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徐霞客游记全译

（二）

（修订版）

［明］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全译

〔明〕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

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粤西游日记一[1]

【题解】

《粤西游日记一》为徐霞客旅游广西东北部的游记。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闰四月初八日,徐霞客从黄沙铺向西南行,途经全州、兴安县,游柳山和湘山寺,登金宝鼎,探湘江源,考察灵渠运河和严关。二十八日至桂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徐霞客在桂林近一个半月,徜徉在青山绿水间,游遍桂林四周的虞山、叠彩山、伏波山、七星岩、隐山、雉岩、南溪山、崖头山、荷叶山、刘岩山、象鼻山、穿山、龙隐岩、屏风岩、中隐山、侯山、牛角岩、狮子岩等。远者又东北攀登桂林的最高峰尧山,过靖江王墓群;东南畅游漓江山水,考察阳朔附近的龙洞、来仙洞、读书岩、白鹤山,登富教山,对"碧莲玉笋世界"倍加赞美。霞客游桂林诸山的兴趣甚浓,曾两探七星岩、三上雉山;多次要求登独秀峰,因该峰处王城禁地,未能如愿,成为终身遗憾。三百多年前徐霞客对桂林附近60多个岩洞的全面考察和对各洞内部形态准确生动的描述,被国内外学术界叹为观止。桂林是今本《徐霞客游记》记载最详的大城,记述了府城、王城、衙署、街市的布局,大量碑刻文物的位置、内容和作者,礼忏、演剧、端阳、拓碑、饮食、水灾等社会生活,展现了一幅明末桂林城市生活的生动图景。

六月初十日,徐霞客离开桂林,沿途游琴潭岩、荔枝岩、牛洞、上岩等。十一日到苏桥,"遂与桂山别"。

【原文】

丁丑闰四月初八日[2] 夜雨霏霏，四山叆叇，昧爽放舟。西行三十里，午后，分顾仆舟抵桂林，予同静闻从湘江南岸登涯，舟从北来，反曲而南，故岸在北。是为山角驿，地名黄沙[3]。西南行，大松夹道，五里，黄沙铺。东面大岭曰紫云岩，西面大岭曰白云岩。湘江在路东紫云岩西。又南三里，双桥[4]。有水自西大岭注于湘。又七里，石月铺，其西岭，曰黄花大岭。又西南五里，出山陇行平畴间。又五里，深溪铺。过铺一里，有溪自西大山东注，小石梁跨之，当即深溪也。又一里，上小岭，舍官道，深溪一十里官道至太平铺，又十里至全。右入山。西向大山行，二里，直抵山下，又二里，宿于牛头冈蒋姓家。夜大雨。

初九日 冒雨西行五里，至硥岩普润寺。寺有宋守赵彦晖诗碑，宋李时亮记。岩洞前门东向如桥，出水约三十丈；后门北向，入水约十五丈。泉自山后破石窟三级下，故曰"硥"。西入甚奥，中有立笋垂柱。出岩，西三里，有小石山兀立路旁。又西三里，张家村，村后大山曰回龙岩。南五里，冈岭高下，出平坞中西行一里，上大冲，西行半里，为福寿庵，饭于庵。又西半里，西北上柳山，有阁。曹学佺额，为柳仲涂书院。又上为寸月亭，亦曹书。亭前为清湘书院。有魏了翁碑。此山为郡守柳开讲道处。院为林岊所建，与睢、岳、嵩、庐四书院共著[5]。其南有泉一方，中有石题曰"虎踞石"。由此蹑岭，逾而西，一里，为慈慧庵。转北一里，为狮子岩，岩僧见性。宿狮子岩南清泉庵。



初十日 由狮子岩南下，二里，至湘山寺[6]。由寺东侧入，登大殿，寄行李。东半里，入全州西门[7]。过州前，出大南门，罗江在前。东至小南门，三江合处。约舟待于兴安。复入城，出西门至寺，登大殿，拜无量寿佛塔。无量寿佛成果于唐咸通间，《传灯录》未载，号全真，故州以全名。肉身自万历初毁，丙戌又毁，后又毁。塔后有飞来石。从塔东上长廊，西有观音阁。下寺，由寺西溯罗江一里，上卷云阁，绝壁临江。阁西为盘石，半嵌江中。绝壁有莲花一瓣，凹入壁间，白瓣黑崖；有无量指甲印石，作细点字六个。又西，一洞临江，泉由洞东裂石出，名玉龙泉。又西，有一石峰高竖如当关者，上大书"无量寿佛"四大字。共五里，又西为断桥。又西十里，度石蚬冈。石蚬，志作石燕。南为龙隐洞，小山独立江上，洞门西向。出洞而西，即为桫木渡桥[8]，宿。桥度水东自龙水出口，山耸秀夹立。

注释

①粤(yuè)西:广西的别称。"粤"同"越",广东、广西本古百越族地,故别称粤。广东称粤东,广西称粤西,又合称两粤。粤西今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粤西游日记一》在乾隆刻本第三册上。自闰四月初八至七月十七日,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三册,原题"粤西",有提纲云:"入全州,过兴安县,抵桂林府,至阳朔县,仍返桂林。自桂林起,过洛容县,抵柳州府,过柳城县,至融县,仍返柳州。"

②乾隆本分系该日于两处。《楚游日记》尚有初八日日记一则,云:"放舟南行三十里,为黄沙铺,粤舟可直抵桂林。予欲尽全州诸山,遂止此从陆,为粤游始。"

③黄沙:今称黄沙河,在全州东北隅,湘江东岸。

④双桥:今名同,在全州东北境,湘江稍西。

⑤院为句:书院盛于宋代,有私人办的,也有官府办的,选择山林名胜为院址,作为藏书与讲学之所,不少著名学者讲学其间。明代书院仍盛,很多府州都设有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睢即睢阳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岳即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嵩即嵩山的嵩阳书院;庐即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⑥湘山寺:俗称寿佛寺,在全州城西郊。寺已圮。寺后有无量寿佛塔,高七层。山顶有飞来石,传为自罗浮山飞来。

⑦全州:隶桂林府,即今全州县。

⑧杪木渡桥:乾隆本作"桥度",今仍称桥度,在全州西北境。

【今译】

丁丑年(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闰四月初八日　夜雨霏霏,四围群山浓云笼罩,黎明开船。往西行船三十里,午后分道走,顾仆乘船到桂林,我同静闻从湘江南岸登岸〔船从北边行来,反向弯曲朝南,所以江岸在北面。〕这是山角驿,地名叫黄沙。往西南行,高大的松树夹道而立,五里,到黄沙铺。〔东面的大山岭叫紫云岩,西面的大山岭叫白云岩。〕湘江在路的东边紫云岩的西面。又往南行三里,到双桥。〔有水流自西面的大山岭注入湘江。〕又走七里,到石月铺,它西面的山岭叫黄花大岭。又往西南行五里,走出山陇行走在平坦的田野间。又走五里,到深溪铺。过铺后一里,有条溪水自西面的大山往东流注,小石桥跨在溪上,应当就是深溪了。又走一里,登上一座小岭,离开了官道,〔从深溪走官道十里到太平铺,再走十里到全州。〕从右侧入山。向西朝着大山走,二里,直抵山下,又走二里,住宿在牛头冈姓蒋的人家。

夜里下大雨。

初九日　冒雨往西行五里，到了硥岩普润寺。寺中有宋代州官赵彦晖题诗的石碑，宋代李时亮的记文。岩洞的前洞口向东，如桥一样，高出水面约三十丈；后洞口向北，浸入水中约十五丈。泉水自山后冲出石窟分三级流下，所以称为“硥”。向西进去十分深邃，洞中有竖立的石笋和下垂的石柱。出了岩洞，往西三里，有座小石山竖立在路旁。又向西三里，到张家村，村后的大山叫回龙岩。往南五里，冈峦山岭高下不一，走到平坦的山坞往西行一里，登上大冲，向西行半里，是福寿庵。在庵中吃了饭，又向西半里，往西北登上柳山，有座楼阁，是曹学佺题写的匾额，这是柳仲涂书院。又上去是寸月亭，〔也是曹学佺写的。〕亭子前边是清湘书院。〔有块魏了翁碑。此山是州官柳开讲学的场所。书院是林蚆建立的，与睢阳、岳麓、嵩山、庐山四大书院一样著名。〕它的南面有一塘泉水，水中有块岩石，题为“虎踞石”。由此登岭，越岭往西，一里，是慈慧庵。转向北一里，是狮子岩，〔岩洞中的僧人叫见性。〕住宿在狮子岩南面的清泉庵。

初十日　由狮子岩往南下行，二里，到湘山寺。由寺东侧进去，登上大殿，寄放了行李。往东半里，进入全州城西门。经过州衙前，出大南门，〔罗江在城门前。〕往东到小南门，〔是三江汇合之处。〕约定船在兴安等候。再次进城，出西门到了寺中，登上大殿，拜了无量寿佛塔。〔无量寿佛在唐朝咸通年间（公元 860—873 年）成正果，《传灯录》未记载，法号叫全真，因而此州用“全”来起名。肉身在万历初年毁坏，丙戌年（即万历十四年，公元 1586 年）又被毁，后来又一次被毁。〕塔后有块飞来石。从塔东边走上长廊，西边有观音阁。下到寺中，由寺西溯罗江行一里，登上卷云阁，绝壁下临江流。阁西是一块盘石，一半嵌入江中。绝壁上有一朵莲花，凹入石壁间，白色的花瓣黑色的石崖；有块上有无量寿佛指甲印的岩石，写着六个细点组成的字。又往西，一个山洞面临江流，泉水从洞东侧裂石中流出，名叫玉龙泉。再往西，有一座石峰高高竖立如同把守关口的人一样，上面写着“无量寿佛”四个大字。共行五里，又往西是断桥。又向西十里，越过石蚬冈。〔石蚬，志书写作石燕。〕南面是龙隐洞，一座小山独立在江上，洞口向西。出洞后往西走，就是椮木渡桥，住下来。桥横跨的水流往东在龙水流出河口，山峰耸秀，相对而立。

【原文】

十一日　由渡桥西北行，五里为石鼓村，又三里为白沃村，过七里冈为寨墟[①]。有大溪自四川岭出。北入峡为山川口，十里为阎家村。又五里为白竹江[②]，饭于李念嵩家。云开日丽，望见西北有山甚屼突，问之为钩挂山，其上又有金宝顶，甚奇异。始问一僧，曰："去金宝有六十里。"复问一人，曰："由四川岭只三十里。"时已西南向宝顶，遂还白竹桥边，溯西北江而上。五里，进峡口，两山壁立夹溪，甚峭。路沿溪西北崖上行[③]，缘崖高下屈曲，十里出峡，为南峒。闻南洞北五里洞尽，可由四川岭达宝顶。有一僧同行，曰："四川路已没，须从打狗岭上，至大竹坪而登，始有路。"遂随之行。由溪桥度而西上岭，有瀑布在其左腋，其上峻极。共三十里至打狗凹，已暮，宿于兴龙庵，庵北高岭即金宝顶也。

十二日　由兴龙庵西上，始沿涯北转，钩挂山在其北，为本山隐而不见。三下三上，三度坳曲，共三里，逾土地坳，西望新宁江已在山麓[④]。下山五里，为大竹坪。由坪右觅导登金宝者，一人方插秧，送余二里，逾一岭，又下一里，至大鼻山。余因寄行李于山下刘秦川家。兄弟二人俱望八[⑤]，妻寿同。其家惟老者在[⑥]，少者已出。余置行李，由村后渡溪，溯而上二里，当逾岭西登大道，误随溪直东上，二里路穷。还至中道，觅歧草中，西二里，逾岭上，得南来大道，乃从之。北二里，又登岭，又北上一里，为旧角庵基。由基后丛木中上六七里，不得道，还宿刘家。刘后有涧，其上一里，悬峡飞瀑，宛转而下，修竹回岩，更相掩映。归途采笋竹中，闻声寻壑，踏月乃返。



十三日　早饭于刘，倩刘孙为导，乃腰镰裹餐[⑦]，仍从村后夹涧上。一里，中道至飞瀑处，即西攀岭，路比前上更小。一里，至南来大道，乃从南大源上此者。三里，逾岭隘，一里，至角庵基。复从庵后丛中伏身蛇行入，约四里，穿丛棘如故，已乃从右崖丛中蛇行上。盖前乃从东峡直上，故不得道，然路虽异，丛棘相同。由岐又二里，从观音竹丛中行。其竹即余乡盆景中竹，但此处大如管，金宝顶上更大，而笋甚肥美。一路采笋，盈握则置路隅，以识来径。已而又见竹上多竹实，大如莲肉，小如大豆。初连枝折袖中，及返，俱脱落矣。从观音竹中上，又二里，至宝顶殿基，则石墙如环，半圮半立，而栋梁颓腐横地，止有大圣像首存石垆中[⑧]。时日色甫中，四山俱出。南峰之近者为钩挂山，石崖峭

立，东北向若削；再南即打狗岭，再南为大帽，再南宝顶，而宝顶最高，与北相颉颃，仰望基后绝顶更高。复从丛竹中东北上，其观音竹更大而笋多，又采而携之。前采置路侧者较细，不能尽肩，弃之。又上一里至绝顶[9]。丛密中无由四望，登树践枝，终不畅目。已而望竹浪中出一大石如台，乃梯跻其上，则群山历历。遂取饭，与静闻就裹巾中以丛竹枝拨而餐之。既而导者益丛林中采笋，而静闻采得竹菰数枚[10]，玉菌一颗，黄白俱可爱，余亦采菌数枚。从旧路下山，抵刘已昏黑，乃瀹菌煨笋而餐之。

注释

①寨墟：今仍作寨墟，在今州西境，山川河南岸。此从四川岭出的大溪，今称山川河。

②白竹江：今名同，在全州西北境。

③路沿溪西北崖上行："西北"，乾隆本、四库本作"东北"。

④新宁江：明称夫夷水，为资水南源，1936 年在这里析置资源县。因此江从广西境北流经过湖南新宁，故称新宁江。

⑤望八：将八十岁。

⑥老者：至今云贵一些地方仍称男性老年人为"老者"。

⑦镳（biāo 标）：同"镖"，为形如矛头的兵器，可遥掷以击人，作保卫行旅之用。

⑧垆：通"炉"，此处指烧香化纸的石香炉。

⑨绝顶：指金宝顶，今作真宝顶，为五岭最西一个岭越城岭的绝顶，海拔 2123 米，在全州、资源两县界上。闰四月十四日记区别为"北宝顶"。

⑩竹菰（gū 姑）：亦称竹肉、竹蓐，为生在朽竹根节上的菌类，状如木耳，红色。



【今译】

十一日　由渡桥往西北行，五里是石鼓村，又走三里是白沃村，过七里冈是寨墟。〔有条大溪自四川岭中流出。〕往北进峡是山川口，行十里是阎家村。又五里是白竹江，在李念嵩家吃了饭。云开日丽，望见西北方有座山十分突兀，问知是钩挂山，它上面又有个金宝顶，非常奇异。起初问一僧人，说："离金宝顶有六十里。"再问一个人，说："由四川岭走只有三十里。"此时已向西南朝着金宝顶走去，于是返回白竹桥边，溯西北流来的江水而上。五里，进了峡口，两旁的山墙壁样夹住

溪流耸立，非常陡峭。路沿着溪流西北的山崖上行，随着山崖的高低起伏曲曲折折，十里走出峡谷，是南峒。听说从这里往北走五里洞就到了尽头，可由四川岭到达金宝顶。有一个僧人同行，说："四川岭的路已经隐没，必须从打狗岭上走，到大竹坪后登山，这才有路。"便跟随他走。由溪上的桥过去往西上岭，有条瀑布在山岭左旁，岭上极其陡峻。共行三十里来到打狗凹，已经天黑，住宿在兴龙庵，庵北的高岭就是金宝顶了。

十二日　由兴龙庵往西上山，开始时沿着溪岸向北转，〔钩挂山在它的北面，被这座山遮住了看不见。〕三次下走三度上山，三次越过山坳中的山弯，共三里，穿过土地坳，向西远望新宁江已在山麓。下山五里，是大竹坪。在坪右寻找领路登金宝顶的人，一个人正在插秧，送了我二里地，越过一道岭，又下山一里，到了大鼻山。我于是把行李寄放在山下刘秦川家中。〔兄弟二人都年近八十，妻子的寿命相同。〕他家唯有老年人在家，年轻人已出门。我安置了行李，由村后渡过溪水，溯溪而上二里，本应越岭向西登上大道，错随溪流一直往东上走，二里后路断了。返回到半路上，在草中找到岔道，往西二里，越到岭上，找到南边来的大道，便顺着大道走。往北二里，又登岭，又向北上走一里，是旧角庵的废址。由废址后的丛林中上行六七里，找不到路，回来住在刘家。刘家屋后有条山涧，它上边一里处，山峡高悬瀑布飞流，蜿蜒而下，翠竹修长，岩石回绕，更相掩映。归途中在竹林中采笋子，听到水声找到壑谷，踏着月光返回来。



十三日　在刘家吃早饭，请刘秦川的孙子当向导，于是在腰间插上飞镖裹上饭食，仍从村后狭窄的山涧上行。一里，中途到了飞流的瀑布之处，立即向西登岭，路比前边的更小。一里，走到从南面来的大道，就是从南面大源上通此处的路。三里，穿过岭上的隘口，一里，来到角庵废址。再次从庵后丛林中伏下身体蛇行进去，约四里，穿越丛林荆棘与上次一样，不久就从右侧山崖上的丛林中蛇行而上。原来前次是从东面的峡谷中一直上来，所以找不到路，然而路虽然不同，丛林荆棘却相同。从岔道又行二里，从观音竹丛中行走。〔这种竹子就是我家乡栽在盆景中的竹子，但此处的大如箫管，金宝顶上的更大，而且竹笋十分肥美。〕一路上采摘竹笋，采满一把后便放在路旁，以便识别来时的路径。不久又见竹上有许多竹实，大的如莲子，小的如大豆。

起初连枝带叶地折了装在袖中，到返回时，全部脱落了。从观音竹丛中上山，又走二里，到了宝顶殿的废址，就见石墙如环形，一半倒塌了一半竖立着，而且栋梁颓然腐朽横在地上，只有佛像的头部存留在石香炉中。此时天色刚到中午，四面群山全部显现出来。南面山峰近处的是钩挂山，石崖峭立，向东北的一面好似刀削出来的一般；再南边就是打狗岭，再往南是大帽山，再南面是金宝顶，而金宝顶最高，与北面的山峰不相上下，仰望殿基后的绝顶更高。再从竹丛中向东北上山，那里的观音竹更大而且笋多，又采了些带在身上。〔先前采了放在路边的较细，不能全部担着走，把它们扔了。〕又上走一里来到绝顶。在浓密的丛林中无从四处远望，爬上树踩着树枝看，始终不能畅快观望。随即望见竹浪中现出一块大石如像高台，便登到石上，只见群山历历在目。于是取出饭，与静闻就着裹饭的方巾采断竹枝拨着吃饭。随即向导又到竹林中去采笋，静闻采到了几个竹菰，一朵玉菌，笋黄菌白全都很可爱，我也采到几朵菌。从原路下山，来到刘家时天已经昏黑，便煮菌烤笋吃了饭。

【原文】

十四日　别刘而行。随溪西下一里，得大竹坪来道。又三里为大源，则大鼻西峡水与村后东峡水会，置桥其上，有亭随桥数楹，桥曰潮桥。由桥以西为大源村。予往南顶，则从桥东随涧南行。里许，渡木桥，涧忽东折入山，路南出山隘。涧复坠路东破峡出，连捣三潭：上方，瀑长如布；中凹，瀑转如倾；下圆整，瀑匀成帘。下二潭俱有圆石中立承水，水坠潭作势潆回尤异。又三里，度桥为桐初，有水南自打狗岭来会，亦桥其上。二水合而西南，则又观音桥跨之。大道从观音桥西逾岭出，予从桥下随溪南。一里，水从西峡出。逾一岭出西堰，又西四里为陈墓源[1]，有瀑自东山峡中涌跃而出，与东岭溪合，有桥跨其会处，大道与水俱南。余渡桥，东跻岭而上，即涌瀑南岭也。二里，平行岭脊，北望北宝顶岿然，峡中水近，自打狗南崖直逼其下。南望新宁江流，远从巾子岭横界南宝顶之西。其西南有峰尖突，正当陈墓水口，已而路渐出其下。二里，南下岭从坳中行。又二里，逾一小岭，一里至苏家大坪，聚居甚盛，皆苏姓也。饭于苏怀江家。下午大雨，怀江坚留，遂止其处。

十五日　过山路。坪侧大瀑破山西向出，势甚雄伟；下为大溪，西北合陈墓源出口。下午，东南上一岭，误东往大帽岭道。乃西南转六里，出南宝顶，道桃子坪。问上梁宿处，四里而是。逾岭东至新开田所，有路南下伏草中。复误出其东，历险陂三里，不辨所向。已忽得一龛，地名挂幡，去上梁五里矣。其处五里至快乐庵，又十里乃至南顶。以暮雨，遂歇龛[②]。

十六日　雨不止，滞龛中。（仅五里，）快乐庵[③]。

十七日　从定心桥下过脊处，觅莲瓣隙痕，削崖密附，旁无余径。乃从脊东隔峡望之，痕虽岈然，然上垂下削，非托庐架道处也。乃上定心石，过圣水涯，再由舍身崖登飞锡绝顶，返白云庵。宿白云庵，晤相宗师。

十八日　晨餐后，别相宗，由东路下山。一里余，则路旁峭石分列，置悬级出其间，是为天门。门外有耸石立路右，名金刚石，上大书"白云洞天"。从此历磴而下，危峭逾于西路。西庵之名快乐，岂亦以路之坦耶！又四里，过题龙庵[④]，庵北向。先是，从观音静室遥见两人入箐棘中，问云知为掘青暑者，而不辨其为何。过题龙庵，又见两人以线络负四枚，形如小猪而肥甚，当即竹鼺也。笋根稚子，今始见之矣。大者斤许，小者半斤，索价每头二分，但活而有声，不便筐负，乃听而去。盖山中三小珍：黄鼠、柿狐、竹豚，惟竹豚未尝，而无奈其活不能携，况此时笋过而肥，且地有观音美笋，其味未必他处所能及。东下里许，南望那叉山飞瀑悬空而坠。先从宝顶即窥见，至此始睹崇隆若九天也。又东下五里，左渡小溪，深竹中有寺寂然，则苦炼庵[⑤]。庵南向，左右各一溪自后来绕，而右溪较大，桥横其上，水从西南山腋透壁下。从庵前东南渡桥南上岭，其地竹甚大，路始分东西岐。从西岐下，始见那叉瀑北挂层崖，苦炼溪亦透空悬壑，与那叉大小高下势相颉颃。然苦炼近在对山，路沿之同下，朗朗见其捣壑势；其下山环成城，瀑垂其中，出西壁，与那叉东大溪合而东南去。见西峡中又一瀑如线，透山而下，连泄九层，虽细而甚长。路乃转东，共三里，又一溪自西北来。渡而随之，始觉甚微，渐下渐大，遂成轰雷涌雪观。路应从溪右下，而误从溪右[⑥]。又二里，是为大坪。渡溪而右，入一村家问之，则在莲塘庵之下矣[⑦]，竹色丛郁。村妪出所炊粥羹饷，余以炙笋酬之。余自大鼻山刘家炙得观音笋，即觅一山篮背负之，路拾蕨芽、萱菌可食之物，辄投



其中，抵逆旅，即煮以供焉。于是西南渡那叉大溪，溪东北出白沙江。又西上岭，三里，饭于村家，其处乃大坪之极南也。又西南逾岭而上，二里，是为半山岭。屡渡溪，逾岭而上，八里，入望江岭。逾岭溯溪，又十里，为桐源山。南下山二里，为韭菜园。东过坳下山三里，又循一水，为小车江。随江南下四里，有桐源大溪自西来，即桐源韭菜溪，有大路亦自西来，南与小车江合而南去。路渡小车江口桥，从水右上山一里，随江而东南，路行夹江山上，极险峻。有小石山，北面平剖，纹如哥窑，而薄若片板。江绕其南，路绕其北。东北又有小溪，破峡成瀑。又东南二里始下，又一里下至江涯。稍上为木皮口，有溪自东北来入。其北峰曰不住岭。乃宿。

十九日　晨餐后，东南上岭。随江左行四里，下涉跳石江。又上岭，过车湾台，盘石共三里，出两山峡口，有坝堰水甚巨，曰上官坝。坝外一望平畴，直南抵里山限。出峡，水东南入湘，路随峡右西南下。行平畴中又一里，抵赵塘[8]。其聚族俱赵，巨姓也。村后一石山特立，曰西钟山[9]，下俱青石峭削，上有平窝，土人方斥石叠路，建五谷大仙殿。其东峭崖上有洞可深入。时以开道伐木，反隘其路，不得攀缘而渡。又西南渡一溪桥，共四里，过弃鸡岭。又四里，出咸水，而山枣驿在焉，则官道也。咸水之南，大山横亘，曰里山限；咸水之北，崇岭重叠，曰三清界：此咸水南北之界也。咸水溪自三清界发源，流为焦川，自南宅出山，至此透桥东南罗江口入湘[10]。渡桥西南行，长松合道，夹径蔽天，极似道州永明道。十里，板山铺。又十里，石子铺。从小路折而东南，五里抵界首[11]，乃千家之市，南半属兴安，东半属全州。至界首才下午，大雨忽至，遂止不前。是日共行五十里。



注释

①桐初：今作铜座。陈墓源：今作陈木源。皆在资源县东北境，越城岭西坡。

②坪侧大瀑破山以下句：此段乾隆本置于十四日“至苏家大坪”以下，但与宿苏怀江家，显系两日行踪。此段为错简，应系于十五日，为“过山路”的具体内容。上梁：今名同，在资源县东境，越城岭西侧。

③雨不止，滞龛中：乾隆本置于十五日，亦系错简，应系于十六日。该日因雨滞龛中，后仅行五里，至快乐庵宿。

④题龙庵：乾隆本作“显龙庵”。下同。

⑤苦炼庵：原作“若冻庵”，据乾隆本改。

⑥路应从溪右下，而误从溪右：依前后文，后一“溪右”应为“溪左”。乾隆本、四库本作“路循溪北”。

⑦莲塘庵：乾隆本、四库本作“莲花庵”。

⑧赵塘：乾隆本、四库本作“白塘村”。今仍称白塘，在全州西境。

⑨西钟山：乾隆本作“金钟山”。

⑩咸水溪：今仍称咸水。南宅、咸水：今名同，皆在全州西境。南宅在西，咸水在东。

⑪界首：今名同，在兴安县东北隅，湘江西岸。

【今译】

十四日　告别刘秦川后动身。随溪流向西下行一里，遇上从大竹坪来的路。又走三里是大源，就见大鼻山西峡的水与村后东峡的水会合，溪上建了桥，顺着桥身有几间亭子，桥叫潮桥。在桥以西是大源村。我前往南宝顶，就从桥东随山涧南行。一里左右，越过木桥，山涧忽然向东折入山去，路往南走出山隘。山涧再次下坠到路东冲破山峡流出来，一连下捣三个深潭：上面的呈方形，瀑布长如布匹；中间一个下凹，瀑布旋转如同倾倒出来一般；下边的又圆又整齐，瀑布均匀地下流如门帘。下面两个水潭都有圆石在中央竖立承接着水流，流水坠入潭中作出的潆洄旋转的姿态尤其特异。又行三里，过了桥是桐初，有水流从南边自打狗岭流来会合，也在水流上架了桥。两条水流合流后流向西南方，就见又有座观音桥跨在水流上。大道从观音桥西越岭出去，我从桥下顺溪流往南走。一里，溪水从西峡中流出去。越过一道岭来到西堰，又往西行四里是陈墓源，有瀑布从东山峡中涌跃而出，与东岭来的溪水合流，有座桥跨在它们会合之处，大道与溪流都往南去。我走过桥，向东登岭而上，这就是涌流的瀑布南面的山岭了。二里，平缓地行走在岭脊上，北望北宝顶岿然屹立，峡中的水流在近处，从打狗岭南面的山崖直逼到山下。南望新宁江江流，远远地从巾子岭横隔在南宝顶的西方。岭脊西南方有座山峰尖尖突起，正位于陈墓源的河口，不久路渐渐通到它下边。二里，往南下岭从山坳中前行。又走二里，越过一座小岭，一里来到苏家大坪，村落居民十分兴盛，都是姓苏的。在苏怀江家吃饭。下午下大雨，怀江坚决挽留，便住在他这里。



十五日　走过山路。坪侧边有大瀑布冲破山体向西流出，气势非

常雄伟;下面形成大溪,往西北在陈墓源的出口处合流。下午,向东南登上一岭,错往东走去大帽岭的路。于是向西南方转了六里,出了南宝顶,取道桃子坪。打听到上梁住宿的地方,四里路便是。越岭往东来到一处新开垦的田地,有路向南下行隐伏在草中。又一次误走到路东,经历三里险峻的山坡,辨不清方向。不久忽然遇到一个佛龛,地名叫挂幡,离上梁有五里了。此处五里路到快乐庵,再走十里才到南宝顶。因天晚下雨,就歇息在佛龛中。

十六日　雨不停,滞留在佛龛中。仅走五里,来到快乐庵。

十七日　从定心桥下行到延伸而过的山脊处,寻找莲花瓣裂隙的痕迹,陡削的山崖紧靠在一起,旁边没有别的路径。只得从山脊东面隔着峡谷远望它,裂痕虽然十分深邃,然而上边下垂下面陡削,不是庐舍依托架设道路的去处。于是登上定心石,经过圣水涯,再由舍身崖登上飞锡峰的绝顶,返回白云庵。住在白云庵会见了相宗禅师。

十八日　早餐后,告别了相宗,由东路下山。一里多,就见路旁峻峭的山石分为两列,山石之间修有悬梯,这是天门。天门外有高耸的岩石立在路右,名叫金刚石,上面写着"白云洞天"几个大字。从此地沿石磴而下,危险陡峭超过西路。西边的寺庵名叫快乐,莫非也是因为道路平坦而起的名吗?又走四里,路过题龙庵,庵门向北。〔这之前,从观音静室远远望见两个人进入山箐的荆棘丛中,询问之后知道是去挖掘青薯的人,却弄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过题龙庵时,又见两个人用线织成的网背着四只,形状如同小猪而且十分肥壮,应该就是竹鼴了。吃笋根的小子,今天这才见到你了。大的有一斤左右,小的有半斤,要价每头二分银子,但是活的而且有叫声,不方便用筐子背着走,便听任他们离开了。大体上山中有三种小型山珍:黄鼠、柿狐、竹豚,唯有竹豚未尝过,可无奈那东西是活的不能携带,何况此时竹笋发过竹豚长肥了,且此地有美味的观音竹笋,它的滋味未必是别的地方的所能赶得上的。〕往东下行一里左右,南望那叉山飞流的瀑布悬空而坠。先前从金宝顶就窥见到了,到了此地才看清它高高的好像在九天之上。又往东下走五里,从左边渡过小溪,深竹丛中有座寺院寂静无声,就是苦炼庵。庵门向南,左右各有一溪自庵后绕来,而右边的溪流较大,桥横架在溪上,溪水从西南方山侧透过石壁流下去。从庵前向东南过桥往南上岭,此地竹子很大,路开始分为东西两条岔道。从西



边的岔道下走，这才见那叉山的瀑布挂在北面的层层山崖上，苦炼溪也穿过高空悬在壑谷上，与那叉瀑布大小高矮的气势不相上下。不过苦炼溪近在对面的山上，道路沿着溪流一同下山，清清楚楚看见它捣击壑谷的威势；瀑布下的山环绕成城墙一样，瀑布下垂到其中，流出西边的崖壁，与那叉山东面的大溪合流后往东南流去。望见西面峡谷中又有一条瀑布如线一样，穿山而下，一连下泄九层，水流虽细但却非常长。路于是转向东，共走三里，又有一溪从西北流来。渡过溪后顺流而行，起初觉得溪流很小，慢慢下去渐渐大起来，终于变成轰鸣雷响雪花腾涌的景观。路应该从溪右下行，可我错从溪左走。又行二里，这是大坪。渡溪后往右走，走进一农户人家问路，则已在莲塘庵的下边了，竹子成丛，翠色葱郁。村妇拿出她烧制的稀粥和菜汤款待我，我用烤竹笋酬谢她。〔我自从在大鼻山刘家烤了观音竹笋，马上找来一个山里人用的竹篮背着它，路上拾到蕨菜芽、萱菌一类可以食用的东西，就投入篮中，抵达客舍后，立即煮来供餐。〕于是向西南渡过那叉大溪，溪水往东北方流进白沙江。又向西上岭，三里，在农户人家吃饭，此处是大坪极南之处了。又往西南越岭而上，二里，这是半山岭。多次渡溪，越岭而上，八里，走入望江岭。翻过岭溯溪行，又走十里，是桐源山。往南下山行二里，是韭菜园。向东经过山坳下山三里，又沿一条河走，是小车江。顺江南下四里，有桐源大溪自西边流来，就是流经桐源山、韭菜园的溪流，有大路也是从西边来，溪水往南与小车江合流后向南流去。路越过小车江江口的桥，从江右上山一里，顺江往东南走，路通过夹江的山上，极险峻。有座小石山，北面平直剖开，纹路如哥窑瓷器，而且薄如成片的木板。江水绕到它南边，路绕过它的北面。东北又有条小溪，冲破山峡形成瀑布。又向东南二里开始下山，又行一里下到江边。略略上走是木皮口，有溪流自东北流来汇入。它北面的山峰叫不住岭。于是住下。

十九日　早餐后，向东南上岭。顺江左岸行四里，下水涉过跳石江。又上岭，路过车湾台，绕石山共走三里，走出两山之间的峡口，有堤坝拦水非常宽广，叫做上官坝。坝外是一望无际的平整田野，一直往南延抵里山隈。出了峡口，水往东南流入湘江，路沿峡右向西南下走。行走在平坦的田野中又一里，到达赵塘。〔这里聚族而居全姓赵，是大姓。〕村后一座石山独立，叫西钟山，下部全是陡峭削立的青石，上

面有个平缓的山窝，当地人正在采石筑路，修建五谷大仙殿。殿东陡峭的山崖上有山洞可以深入。此时由于开路伐树，反而阻碍了那里的通路，不能攀缘过去。又往西南走过一座溪流上的桥，共四里，过了弃鸡岭。又是四里，到了咸水，而山枣驿就在这里，是官道了。咸水的南边，大山横亘着，叫里山隈；咸水的北面，崇山峻岭重重叠叠，叫三清界：此即咸水南北两境的情况了。咸水溪从三清界发源，流下去叫焦川，自南宅流出山，到此处穿过桥下往东南在罗江口流入湘江。过了桥往西南行，沿路是高大的松树，夹在路旁遮蔽天日，极似道州到永明的道路。十里，到板山铺。又走十里，到石子铺。从小路折向东南，五里抵达界首，是个有千户人家的集市，南半边属兴安县，东半边属全州。到界首时才是下午，大雨忽然来临，就停下不走了。这一天共走五十里。

【原文】

二十日　平明饭。溯湘江而西，五里，北向入塔儿铺，始离湘岸，已入桂林界矣。有古塔，倾圮垂尽。有光华馆，则兴安之传舍也[①]。入兴安界，古松时断时续，不若全州之连云接嶂矣。十里，东桥铺。五里，小宅，复与湘江遇。又五里，瓦子铺[②]，又十里，至兴安万里桥[③]。桥下水绕北城西去，两岸甃石，中流平而不广，即灵渠也[④]，已为漓江，其分水处尚在东三里。过桥入北门，城墙环堵，县治寂若空门，市蔬市米，唯万里桥边数家。炊饭于塔寺。饭后，由桥北溯灵渠北岸东行，已折而稍北渡大溪，则湘水之本流也，上流已堰不通舟。既渡，又东有小溪，疏流若带，舟道从之。盖堰湘分水，既西注为漓，又东浚湘支以通舟楫，稍下复与江身合矣。支流之上，石桥曰接龙桥，桥南水湾为观音阁，已离城二里矣。又东南五里，则湘水自南来，直逼石崖下。其崖突立南向，曰狮子寨。路循寨脚东溯溪入，已东北入山七里，逾羊牯岭，抵状元峰下，内有邓家村[⑤]，俱邓丞相之遗也。村南有静室名回龙庵，遂托宿于其中。僧之号曰悟禅。



二十一日　从庵右逾小山南一里，至长冲，东逼状元峰之麓。又一里，至一尼庵，有尼焉。其夫方出耕，问登山道。先是，路人俱言，上茅塞，决不可登，独此有盲僧，反询客欲登大金峰、小金峰？盖此处山之杰出者，俱以“金峰”名之。而状元峰之左，有一峰片插，曰小金峰，

亚于状元,而峭削过之。盖状元高而尖圆,此峰薄而嶙峋,故有大、小之称。二峰各有路,而草翳之。余从庵后登溪垅,直东而上,二里抵状元、翠微之间,山削草合,蛇路伏深莽中。渐转东北三里,直上逾其东北岭坳,望见其东大山层叠,其下溪盘谷闼,即为麻川[6];其南层山,当是海阳东渡之脊;其北大山即里山限矣;其西即县治,而西南海阳坪,其处山反藏伏也。坳北峰之下,即入九龙殿之峡。地名峡口,又曰锦霄。从坳南直跻峰顶,其峰甚狭而峭,凡七起伏,共南一里而至状元峰,则亭亭独上矣。自其上西瞰湘源,东瞰麻川,俱在足底;南俯小金峰,北俯锦霄坳岭,俱为儿孙行。但北面九峰相连,而南与小金尚隔二峰,俱峭若中断,不能飞渡,故路由其麓另上耳。闻此山为邓丞相升云处。其人不知何处,想是马殷等(僭)窃之佐[7]。土人言,其去朝数百里,夜归家而早入朝,皆在此顶。登云山下即其家,至今犹俱邓姓后。一疑其神异,遂诛而及其孥焉[8]。顶北第三峰,有方石台如舡首,飞突凌空。旧传有竹自崖端下垂拂拭,此旁箐亦有之,未见有独长而异者。坐峰顶久之,以携饭就筐分啖。已闻东南有雷声,乃下,返回龙庵。

二十二日　东行二里,过九宫桥,逾小岭,共二里至锦霄,是为峡口。麻川江自南来,北出界首,截江以渡,江深没股。麻川至此破山出,名七里峡;下又破山出,名五里峡。锦霄在其中,为陆行口。过江,溯东夹之溪入。三里,登山脊,至九龙庙,南北东皆崇山逼夹,南麓即所溯溪之北麓,溪声甚厉。遂下山,过观音阁,支流分环阁四面,惟南面石堰仅通水,东西北则舟上下俱绕之,惜阁小不称。阁东度石桥,循分支西岸,溯流一里,至分水塘。塘以巨石横绝中流,南北连亘以断江身,只以小穴泄余波,由塘南分湘入漓;塘之北,即浚湘为支,以通湘舟于观音阁前者也。遂刺舟南渡分漓口,入分水庙。西二里,抵兴安南门。出城,西三里,抵三里桥。桥跨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石底嶙峋。时巨舫鳞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则去箔放舟焉[9]。宿隐山寺。

二十三日　晨起大雨,饭后少歇。桥西有金鼎山。山为老龙脊,由此至兴安,南转海阳,虽为史禄凿山分漓水,而桥下有石底,水不满尺,终不能损其大脊也。上一里至顶,顶大止丈许;惟南面群峦纷丛岗雾中,若聚米,若流火,俯瞰其出没甚近。下至三里桥西,随灵渠西南去。已而渠渐直南,路益西,路右石山丛立。雨中回眺,共十里,已透金鼎所望乱山堆叠中,穿根盘壑,多回曲,无升降。又三里为苏一坪,

东有岐可达乳洞。予先西趋严关[10]，共二里而出隘口。东西两石山骈峙，路出其下，若门中辟，傍裂穴如圭，梯崖入其中，不甚敞，空合如莲瓣。坐观行旅，纷纷沓沓。返由苏一坪东南行一里，溯灵渠东北上，一溪东自乳洞夹注，为清水，乃东渡灵渠。四里，过大岩堰。渡堰东石桥，转入山南，小石山分岐立路口，洞岈然南向。遂西向随溪入，二里至董田，巨村。洞即在其北一里，日暮不及登，乃趋东山入隐山寺。出步寺后，见南向有洞，其门高悬，水由下出，西与乳洞北流之水合，从西北山腋破壁而出大岩堰焉。时日色尚高，亟缚炬从寺后入洞。攀石崖而上，其石峭削，圮侧下垂，渊壁若裂，水不甚涌而浑，探其暗处，水石粗混，无可着足。出而返寺，濯足于崖外合流处，晚餐而卧。

二十四日　晨起雨不止，饭后以火炬数枚，僧负而导之。一里至董田，又北一里，至乳岩下洞、中洞、上洞[11]。雨中返寺午饭。雨愈大，遂止不行。



注释

①传舍：供来往行人停住的旅舍。

②瓦子铺：今名同，在兴安县治稍北的铁路边。

③兴安：明为县，隶桂林府，即今兴安县。万里桥：在兴安县城东门外灵渠上，唐代建，是广西最古的一座石桥。桥上有亭，现已不存。

④灵渠：秦始皇为进一步统一祖国南疆，命史禄率工兴修的运河，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秦汉以后，中原与岭南的交通多取道于此。初名秦凿渠，后因漓水上游为零水，亦称零渠，唐以后又称灵渠。它用分水铧嘴分湘江水入漓，分为南北两渠，南渠注漓江，占水量十分之三，北渠注湘江，占水量十分之七。全长 33 公里，筑有很多斗门，顺次启门，增高水位，使船只能越过高地，既便舟楫，又利灌溉。因其技术特点，又被称为“陡河”、“埭江”。秦以后，历代共整修灵渠 26 次。现已成为以灌溉为主的河渠，灌溉面积达三万二千亩。

⑤邓家村：今仍名邓家，在兴安县东境。

⑥麻川：今作漠川，在兴安县东境，从南往北流入湘江。

⑦马殷（公元 852—930 年）：唐末许州鄢陵人，少为木工，应募当兵，升为裨将，随军到湖南。公元 896 年自立，公元 907 年被后梁封为楚王，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割据政权之一，主要地域在今湖南省。

⑧孥（nú 奴）：妻子儿女。

⑨桥跨灵渠句：这里说的是灵渠的斗门，又称陡门。塞陡工具有陡杠（大木

杠)、陡脚(三根木头捆成三脚状)、陡编(用竹片交叉编成)、陡笪(dá 达,用竹篾编成,长约五尺,宽约三尺)。在陡门的石穴上架起陡杠,放一排陡脚,再搁上陡编和陡笪,即可拦住水流,提高水位,船即可节节前进。箔(bó 泊):通常指用芦苇和秫秸编成的帘子,这里专指陡编和陡笪。

⑩严关:今名同,在兴安县西7.5公里,灵渠边上。处于狮子、凤凰两山间,西南向,有石砌城垣一道,长43米,关门亦存。《明史·地理志》作"岩关",疑误。

⑪乳岩:在今兴安县城西南6公里茅坪村,共三洞,下洞称喷雷洞,中洞称驻云洞,上洞称飞霞洞。

【今译】

二十日　天大亮吃饭。溯湘江往西走,五里,向北到塔儿铺,才离开湘江沿岸,已进入桂林府境内了。有座古塔,将要全部倒塌了。有个光华馆,就是兴安县的驿站旅舍了。进入兴安县境内,古松时断时续,不像全州境内那样古松一山接一山如连云天。十里,到东桥铺。五里,到小宅,再次与湘江相遇。又走五里,是瓦子铺,又是十里,到了兴安县城的万里桥。桥下的流水绕过县城北面往西流去,两岸砌着石块,河中水流平缓而且不宽,这就是灵渠了,已经是漓江,湘江与漓江的分水处还在东面三里处。过桥进入北门,城墙是环形的,县衙门寂静得好像佛寺,卖菜卖米的,仅有万里桥边的几家店铺。在塔寺中烧火做饭。饭后,从桥北溯灵渠北岸往东走,不久稍向北渡过一条大溪,就是湘江的本流了,上游已筑起堤坝不通船。渡过江后,又在东面有条小溪,稀疏的水流好像衣带,船道顺着这条小溪走。原来是筑坝使湘江分流,既往西流注成为漓江,又在东边疏通湘江的支流以便通舟船,稍微往下又与湘江主流会合了。支流之上,有座石桥叫接龙桥,桥南的水湾处是观音阁,已离县城二里了。又向东南走五里,就见湘江自南边流来,直逼到石崖下。那石崖向南突兀而立,叫狮子寨。路沿狮子寨脚向东溯溪延伸,随即往东北方入山中走七里,越过羊牯岭,到达状元峰下,里面有个邓家村,居民全是邓丞相的后人。村南有处静室叫回龙庵,便寄宿在庵中。僧人的法号叫悟禅。



二十一日　从庵右越过小山往南走一里,来到长冲,向东逼近状元峰的山麓。又行一里,到了一座尼姑庵,有个尼姑在庵中。她丈夫正好出外耕种,打听登山的路。这以前,路上的人都说,山上茅草阻塞,决然不能上登,唯独此处有个瞎眼和尚,反而问客人想要登大金峰

还是小金峰？原来此处的山凡是特异出众的，全都用“金峰”来命名。而状元峰的左侧，有一座山峰呈片状插着，叫小金峰，比状元峰小，可峻峭陡削胜过状元峰。大体上状元峰高些而且又尖又圆，此峰薄些却怪石嶙峋，故而有大、小的称呼。二峰各有路可通，不过被草遮住了道路。我从庵后登上溪畔的土垄，一直向东而上，二里抵达状元峰、翠微峰之间，山势陡削草丛密蔽，蛇形小路隐没在深草丛中。逐渐转向东北三里，直接向上越过状元峰东北的岭坳，望见它东面大山层层叠叠，山下溪流盘绕在幽深的山谷中，这就是麻川；它南面的层层山峦，应该是从海阳山向东延伸的山脊；它北面的大山便是里山隈了；它的西边就是县城，而西南方是海阳坪，那地方的山反而低伏隐藏着。山坳北的山峰下，就是进入九龙殿的峡谷。〔地名叫峡口，又叫锦霄。〕从山坳南径直登上峰顶，此峰十分狭窄而且陡峭，总计上下起伏七次，共往南走一里就到了状元峰，便独自亭亭屹立在上了。从峰顶上西瞰湘江源头，东瞰麻川，全在脚底；往南俯视小金峰，向北俯瞰锦霄坳岭，都是些儿孙辈。但北面九座山峰相连，而南边与小金峰还隔着两座山峰，全很陡峭好似从中断开，不能飞渡过去，所以路要另外从山麓上去。听说此山是邓丞相升天的地方。〔这个人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推想是马殷等人窃踞帝位时的辅佐官员。当地人说，他家离朝廷有数百里，夜里归家而早晨入朝，都是在这个山顶。登云山下就是他的家，至今仍全是姓邓的后人。一说有人怀疑他的神异，便遭诛杀并殃及他的妻儿。〕峰顶北面的第三座山峰，有处方形石台如像船头，飞突凌空。旧时传说有竹子从山崖顶端垂下来拂拭着，此地四旁的山箐中也有这种竹子，未见有此等特别修长而奇异的。坐在峰顶很久，拿出携带着的饭放在一个筐子上分了吃。不久听见东南方有雷声，这才下山，返回回龙庵。

二十二日　往东行二里，走过九宫桥，越过小岭，共二里路来到锦霄，这是峡口。麻川江自南流来，往北流出界首，横江而渡，江水深没大腿。麻川江流到此地破山而出，名叫七里峡；往下又破山而出，名叫五里峡。锦霄在两段峡谷之间，是走陆路的通道口。过了江，溯东面夹谷的溪流深入。三里，登上山脊，来到九龙庙，南、北、东三面都是高山紧逼相夹，南麓就是所溯溪流北面的山麓，溪水声十分凶猛。于是下山，路过观音阁，湘江的支流分别环绕在阁的四面，只有南面是石坝

仅能通过流水，阁的东、西、北三面都有船只上下来往绕着阁走，可惜阁太小不相称。从观音阁向东过了石桥，沿着分出的支流的西岸，溯流走一里，到分水塘。分水塘用巨石块横截中流，南北绵亘相连用来截断江流，只用一个小穴来排泄多余的塘水，在水塘南把湘江分流引入漓江；水塘的北面，疏挖湘江成为支流，以便使湘江的船只通到观音阁前的河道。于是撑船向南渡过分漓口，进入分水庙。西行二里，抵达兴安县城南门。出城后，往西三里，到达三里桥。桥跨灵渠上，渠水到此成为涓涓细流，渠底石骨嶙峋。此时巨舟鳞次栉比，用竹箔拦水，等待水稍深一些，就撤去竹箔放船通行。住宿在隐山寺。

二十三日　早晨起来天下大雨，饭后稍作休息。桥西有座金鼎山。此山是主脉，由此地延至兴安，往南转到海阳山，虽然被史禄凿山分流到漓江，但因桥下有石底，水不满一尺，终归不能损伤此山的主脊。上走一里来到山顶，山顶大处只有一丈左右；唯有南面成群的山峦和纷杂的丛林隐现在山间的雾气之中，如堆积在一起的米粒，似流动的火花，俯瞰它们的出没之处很近。下行到三里桥西，顺着灵渠向西南走去。不久灵渠渐渐转向正南，路越来越向西，路右的石山丛杂矗立。雨中回头眺望，共走了十里，已穿过金鼎山而到了杂乱堆叠的群山之中，穿过山脚，盘绕在壑谷中，曲曲折折很多，没有上下。又行三里是苏一坪，东边有岔道可到达乳洞。我先要赶去严关，共走二里就出了隘口。东西两座石山对峙，路经过山下，好像中央辟开一道门，两旁裂开的洞穴形如玉圭，踩着山崖走入其中，裂穴不怎么宽敞，空合如同莲花的花瓣。坐在洞中观看过往的旅客，纷至沓来。返回来由苏一坪向东南行一里，溯灵渠往东北上行，一条溪水从东边自乳洞流来与灵渠相夹，这是清水溪，于是向东渡过灵渠。四里，经过大石堰。过了堰东的石桥，转入山南，有座小石山立在岔道分开的路口，山洞向南，十分深邃。于是向西随着溪流进去，二里到董田，是个大村子。山洞就在村北一里处，因天晚来不及上登，只好赶到东山进了隐山寺。出外在寺后散步，见到向南的地方有洞，洞口高悬，水从下边流出，往西与乳洞向北流的水合流，从西北方的山腰上冲破崖壁流到大岩堰。此时天色还早，急忙绑了火把从寺后进洞。攀着石崖而上，那崖石峻峭陡削，倒斜下垂，石壁下的深渊好像一道裂缝，水势不怎么汹涌却浑浊，探了探水中昏暗之处，水中石块粗大混杂，无处可插足。出来后返



回寺中，在山崖外合流之处洗脚，吃过晚餐就睡下。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雨不停，饭后拿了几个火把，由僧人背着领路。一里路来到董田，又往北一里，到了乳岩的下洞、中洞、上洞。雨中返回寺中吃午饭。雨更大了，就住下来不再走。

【原文】

二十五日　天色霁甚，晨餐后仍向东行。一里，出山口，支峰兀立处，其上有庵，草翳无人，非观音岩也。从庵左先循其上崖而东，崖危草没，静闻不能从，令守行囊于石畔。余攀隙披窾而入[1]，转崖之东，则两壁裂而成门，内裁一线剖，宛转嵌漏。其内上夹参九天，或合或离，俱不过咫尺；下夹坠九渊，或干或水，俱凭临数丈。夹半两崖俱有痕，践足而入，肩倚隔崖，足践线痕，手攀石窍，无陨坠之虑。直进五六丈[2]，夹转而东，由支峰坳脊北望，见观音崖在对崖，亦幽峭可喜。昨来时从其前盘山而转，惜未一入，今不能愈北也。下山，东南行田塍间，水漫没岸。三里，有南而北小水，急脱下衣，涉其东，溯之南。又二里，为秀塘，转而西南行，复涉溪而北，循山麓行。二里，又一涧自北山夹中出，涉其南，又循一溪西来入，即西岭之溪也。三里，越溪南，登下西岭，入口甚隘，而内有平畴，西村落焉。西南上岭，又二里而逾上西岭，岭东复得坪焉。有数家在深竹中，饭于村妪。又西南平上二里，乃东逾一坳，始东下二里，为开洲，则湘之西岸也。溯湘南行五里，复入冈陀，为东刘村。又五里为西刘村，有水自西谷东入湘。又西南三里为土桥，又二里大丰桥，俱有水东注于湘。又逾岭二里，宿于唐汇田[3]。东有大山岿然出东界上者，曰赤耳山。



二十六日　晨餐后，日色霁甚。南溯湘流二里，渡一溪为太平堡，有堡、有营兵焉。东西山至是开而成巨坞，小石峰一带，骈立湘水东。又南二里，曰刘田。又南二里，曰白龙桥。又三里，逾一小岭，曰牛栏。二里，张村。又一里至庙角[4]，饭于双泉寺，其南即灵川界[5]。又南二里，东南岐路入山，其东高峰片耸，曰白面山。又南二里，渡一桥，湘水之有桥自此。循左山行，南二里，为田心寺。又南一里，古龙王庙。又南一里，有一石峰特立东西两界之中，曰海阳山。有海龙庵，在峰南石崖之半。海龙庵已为临桂界[6]。海龙堡在西南一里，东入山五里为季陵，西十五里，过西岭背为龙口桥，东北五里读书岩、白面山，西北十五

里庙角，南五里江汇[7]。先是，望白面山南诸峭峰甚奇，问知其下有读书岩，而急于海阳，遂南入古殿，以瓦磨墨录其碑。抵海龙庵，日已薄崦嵫，急卸行李于中。乃下山，自东麓二洞门绕北至西，入龙母庙，已圮。即从流水中行，转南，水遂成汇，深者没股。庵下石崖壁立，下临深塘。由塘南水中行，转东登山。入庵，衣裈俱湿，急晚餐而卧以衾衣[8]。是庵始有佛灯。

海阳山俱崆峒贮水[9]。水门二：南平，西出甚急。东旱门二，下一二尺，即水汇其中，深者五六尺。山南水塘有细流，东源季陵亦下此。则此山尚在过脊北，水俱北流，惟为湘源也。漓源尚在海阳西西岭角[10]。

二十七日　晓起，天色仍霁，亟饭。从东北二里，田心寺，又一里，东入山，又一里，渡双溪桥。又东一里，望一尖峰而登。其峰在白面之西，高不及白面，而耸立如建标累塔，途人俱指读书岩在其半，竟望之而趋。及登岭北坳，望山下水反自北而南，其北皆山冈缭绕，疑无容留处，意水必出洞间。时锐于登山，第望高而趋，已而路断，攀崖挽棘而上。一里，透石崖之巅，心知已误，而贪于涉巅，反自快也。振衣出棘刺中，又扪崖直上，遂出其巅。东望白面，可与平揖；南揽巾子，如为对谈。久之，仍下北岭之坳，由棘中循崖南转，扪隙践块而上，得峰腰一洞，南向岈然，其内又西裂天窟，吐纳日月，荡漾云霞，以为读书之岩必此无疑；但其内平入三四丈，辄渐隘渐不容身，而其下路复蔽塞，心以为疑。出洞门，望洞左削崖万丈，插霄临渊，上有一石飞突垂空，极似一巨鼠飞空下腾，首背宛然，然无路可扪。遂下南麓。回眺巨鼠之下，其崖悬亘，古溜间驳，疑读书岩尚当在彼，复强静闻缘旧路再登。至洞门，觅路无从，乃裂棘攀条，梯悬石而登，直至巨鼠崖之下。仰望崖下，又有二小鼠下垂，其巨鼠自下望之，睁目张牙，变成狞面，又如猫之腾空逐前二小鼠者。崖腰有一线微痕可以着足，而下仍峭壁。又东有巨擘一双作接引状[11]，手背拇指，分合都辨。至其处，山腰痕绝不可前。乃从旧路下至南麓，夸耕者已得读书岩之胜。耕者云："岩尚在岭坳之西，当从岭西下，不当从岭东上也。"乃从麓西溯涧而北，则前所涉溪果从洞中出，而非从涧来者。望读书岩在水洞上，急登之。其洞西向，高而不广，其内垂柱擎盖，骈笋悬莲，分门列户，颇幻而巧。三丈之内，即转而北下，坠深墨黑，不可俯视，岂与下水洞通耶？洞内左壁，有宋人



马姓为秦景光大书“读书岩”三隶字。其下又有一洞，门张而中浅，又非出水者。水从读书岩下石穴涌出，水与口平，第见急流涌溪，不见洞门也。时已薄午，欲登白面，望之已得其梗概，恐日暮途穷，不遑升堂入室，遂遵白面西麓而南。二里，过白源山，又二里过季陵路口，始转而西。一里，随山脉登海阳庵，饭而后行，已下午矣。

由海阳山东南过季陵东下，入堂溪桥，遂由塘南循过脊西行，一里，为海阳堡。由堡西南行，则堡前又分山一支南下，与西山夹而成两界，水俱淙淙南下矣。随下一里，则西谷中裂，水破峡而出，又罗姑与西岭夹而成流者[12]，皆为漓水源矣。越之，循水西南下三里，为江汇。于是水注而南，路转而西，遂西逾一岭，一里，登岭坳。三里，西循岭上行，忽有水自东南下捣成涧，路随之下。又一里，直坠涧底。越桥南，其水自桥下复捣峡中，路不能随。复逾岭一里，乃出山口，又西南行平畴中，二里，抵涧上。西有银烛山，尖削特耸，东南则石崖正扼水口也。乃止宿于黄姓家。



注释

①窾（kuǎn 款）：空处。

②直进五六丈：“丈”原作“里”，据乾隆本改。

③东刘村、西刘村：今作东流、西流，在海洋河边。唐汇田：今除谭美田，在兴安县南境，湘江源海洋河西岸。

④刘田：今作刘家。白龙桥：今名同。牛栏：今作流兰。庙角：今作庙脚。以上皆在兴安县南境，从北往南，顺序排列在公路沿线。

⑤灵川：明为县，隶桂林府，治今灵川县三街镇。

⑥临桂：桂林府附廓县，治今桂林市区。现仍有临桂县，治二塘，辖境在桂林市西邻。

⑦海龙堡：应即今海洋，在灵川县东隅。二十七日记作“海阳堡”，此处“龙”字疑误。季陵：今作岐岭，在灵川县东隅，海洋稍乐。西岭背：今名同，在兴安县南隅，庙角稍西。白面山：今作白面，在灵川县东隅，岐岭稍北。江汇：应即今江尾，在灵川县东境，海洋稍南。

⑧裈（kūn 昆）：有裆的裤子。亵（xiè 谢）衣：内衣。

⑨崆峒：通“空洞”，山里空如大洞。

⑩漓源句：按，近代地理考察证明，漓江源在兴安县北隅的苗儿山。

⑪巨擘（bò）：大手。

⑫罗姑:原作“罗始”,据乾隆本、四库本改。即今罗鼓山,在兴安、灵川两县界上。

【今译】

二十五日　天色十分晴朗,早餐后仍向东走。一里,走出山口,一座独峰突兀而立,峰上有座寺庵,深草密蔽,没有人住,不是观音岩。从庵左先沿寺庵上方的山崖往东走,山崖高耸,深草没路,静闻不能跟随,就叫他在石畔守行李。我攀着石缝钻过空处进去,转到山崖的东面,就见两面石壁裂成门,里面剖开一线,曲折通透。其上夹谷上参九霄云天,或合或离,都不过有咫尺;下夹谷坠入九重深渊,或干或湿,全都凭临数丈深。夹谷半腰上两侧的崖壁上都有裂痕,把脚踩进去,两肩紧靠分开的崖壁,脚踏着线一样的裂痕,手攀着石孔,没有坠落下去的担忧。一直进去五六丈,夹谷转向东,从独峰的坳脊往北望去,见到观音崖在对面的山崖上,也是幽深陡峭令人喜爱。昨天来时从它前面绕着山转,可惜未能进去一次,今天不能再往北走了。下山,往东南行走在田野间,水漫出来淹没了溪岸。三里,有条由南往北的小河,急忙脱了裤子,涉到河东岸,溯流往南走。又行二里,是秀塘,转向西南行,再次涉溪向北行,沿山麓走。二里路,又一条山涧从北山夹谷中流出来,涉到涧南,又顺一条西来的溪流进去,这就是源于西岭的溪流了。三里,过到溪南,登上下西岭,入口处十分狭窄,可里面有平坦的田野,西边有村落。从西南上岭,又走二里便越过上西岭,岭东又见到一块平地。有几户人家在深竹丛中,在村妇家中吃了饭。又往西南平缓地上走二里,就向东越过一个山坳,这才往东下山二里,是开洲,就是湘江的西岸了。溯湘江往南行五里,再次走入起伏的山冈间,是东刘村。又走五里是西刘村,有水流自西边的山谷中往东流入湘江。又向西南三里是土桥,又走二里是大丰桥,两处都有水流向东注入湘江。又越岭走了二里,住宿在唐汇田。东面有座大山岿然出现在东境上的,叫赤耳山。



二十六日　早餐后,天色十分晴朗。向南溯湘江江流走二里,渡过一溪,是太平堡,有城堡,有兵营。东西两面的山到这里开阔起来,成为巨大的山坞,一列小石峰似带子一样,并立在湘江东岸。又往南二里,叫做刘田。又向南二里,叫白龙桥。又走三里,越过一道小岭,

叫牛栏。二里,到张村。又一里到庙角,在双泉寺吃饭,寺南就是灵川县的辖地。又南二里,沿东南方的岔路进山,路东高峰呈片状高耸,叫做白面山。又往南行二里,过一座桥,湘江上有桥从这里开始。沿左面的山走,向南二里,是田心寺。又向南一里,到古龙王庙。又南走一里,有一座石峰独立在东面两境之中,叫做海阳山。有个海龙庵,在峰南石崖的半腰上。海龙庵已在临桂县境内。海龙堡在西南一里处,向东进山五里是季陵,往西十五里越过西岭的山背是龙口桥,往东北五里是读书岩、白面山,西北十五里是庙角,南边五里是江汇。这以前,望见白面山南面陡峭的群峰非常奇特,问知峰下有个读书岩,可急于去海阳山,便向南进入古殿中,以瓦片磨墨抄录殿中的碑文。到达海龙庵时,落日已迫近西山,急忙把行李卸在庵中。于是下山,从东麓的两个洞口绕过北面来到西麓,进入龙母庙,庙已经倒塌了。立即从流水中前行,转向南,水就汇成一股,深处淹没了大腿。庵下方石崖壁立,下临深塘。由水塘南的水中行走,转向东登山。进入庵中,衣服裤子都湿了,急忙吃了晚餐穿着内衣睡下。〔此庵才开始有佛灯。〕

海阳山山腹中全空洞贮满了水。水洞口有两个:南面的水势平缓,西边的水流出十分湍急。东面有两个旱洞口,下去一二尺,就有水汇积在洞中,深处有五六尺。山南面的水塘有条细细的水流,东面季陵的源头也下流到此处。那么此山还在延伸而过的山脊的北面,水全往北流去,这是湘江的源头。漓江的源头还在海阳山西边的西岭角。

二十七日　拂晓起床,天色仍然晴朗,急忙吃了饭。从东北方向走二里,到田心寺,又是一里,向东进山,又一里,越过双溪桥。又往东一里,望着一座尖尖的山峰上登。这座山峰在白面山的西面,高处赶不上白面山,可耸立着如同竖起的标杆和层层相叠的高塔,路上的人都指点读书岩在这座山峰的半腰间,竟然望着它快步赶去。登到岭北的山坳,望见山下的水流反而自北往南流,水流北面都是山冈缭绕,怀疑没有水容留之处,意料水流必定是从洞中流出来的。当时急切想登山,只管望着高处赶路,很快路断了,攀着山崖抓着荆棘向上爬。一里路,钻到石崖的顶端,心知走错了路,但贪恋于爬上峰顶,反而感到很痛快。从荆棘丛中走出抖了抖衣服,又抓住石崖一直上登,便到了峰顶。东望白面山,可以和它平起平坐;向南观览巾子岭,好像是在相对

交谈。很久之后，仍旧下到北岭的山坳，由荆棘中沿着山崖向南转，摸着石缝踏着石块而上，在山峰半腰找到一个山洞，洞口向南，十分深邃，洞内又在西边裂开一窟窿露出天空，吞吐日月，荡漾云霞，以为读书岩必定是这里无疑了；但洞内平平进去三四丈，就逐渐狭窄起来，容不下身，而且那下边的路又被遮蔽堵塞了，心里感到很疑惑。出了洞口，望见洞左陡削的万丈悬崖，上插云霄，下临深渊，上方有一块岩石飞突而出，垂在空中，极似一只巨鼠飞空下跃，头部背部都很逼真，然而无路可以摸到那里。于是下到南边的山麓，回头眺望巨鼠之下，那里的山崖悬空横亘，石壁间陈旧的水迹斑斑驳驳，怀疑读书岩还是应该在那里，重又强迫静闻沿原路再次上登。到了洞上，无从找到路，于是分开荆棘抓住枝条，踩着悬空的岩石往上登，直到巨鼠状的悬崖之下。仰望悬崖下方，又有两块如小鼠的岩石下垂，那块巨鼠岩从下面去望它，睁大眼睛，张着牙齿，变成狰狞的面孔，又像是猫在腾空追逐前边两只小老鼠的样子。崖壁半腰上有一线细微的裂痕可以踏脚，而下方仍是峭壁。又在东边有块如一双巨手的岩石作出指路的姿式，手背和拇指，分开合拢的样子都可分辨出来。来到那地方，山腰上的裂痕断了不能前走。于是从原路下到南麓，向耕地的人夸耀已找到读书岩的胜境了。耕地的人说："读书岩还在山岭坳的西边，应当从岭西下去，不应该从岭东上去的。"于是从山麓向西溯山涧往北走，就见先前涉过的溪流果然从洞中流出来，而不是从山涧里流来的。望见读书岩在水洞上方，急忙登上洞。此洞向西，很高却不宽，洞内石柱下垂如伞盖高举，石笋骈列莲花悬垂，分门列户，十分奇幻而精巧。三丈之内，就向北转下去，深坠下去，墨黑一片，不可俯视，莫非是与下边的水洞相通吗？洞内左壁上，有个姓马的宋代人为秦景光写了"读书岩"三个隶书大字。字下边又有一洞，洞口大张可洞很浅，又不是出水的洞。水从读书岩下边的石穴中涌出，水与洞口平齐，只见急流涌入溪中，望不见洞口。此时已接近中午，本打算去登白面山，远望它已得知它的梗概，担心天黑找不到路，顾不上更进一步考察了，便沿着白面山西麓往南走。二里，路过白源山，又行二里经过季陵的路口，开始转向西走。一里，顺山脉登上海阳庵，吃饭之后动身，已是下午了。

从海阳山东南路过季陵向东下行，走到堂溪桥，于是由水塘南边沿延伸过去的山脊往西行，一里，是海阳堡。由海阳堡向西南行，就见

堡前又分出一支山脉向南下延，与西面的山相夹而立成为两边的分界，水流全都淙淙地往南流下去了。随着水流下山一里，就见西面山谷从中裂开，水流冲破山峡流出来，又有罗姑山与西岭相夹形成的水流，都是漓江的源头。越过水流，沿着流水向西南下走三里，是江汇。到了这里水流往南流注，路转向西走，于是往西越过一岭，一里，登上岭坳。三里，向西沿着岭上走，忽然有流水自东南下捣形成山涧，路随着山涧下行。又走一里，一直下坠到涧底。过到桥南，那条水流从桥下又一次下捣到峡中，路不能再跟着它走。又翻过山岭走一里，这才走出山口，又向西南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二里，抵达涧上。西边有座银烛山，尖削独耸，东南方则有石崖正好扼住河口。于是停下来住在姓黄的人家。

【原文】

二十八日　平明，饭而行。二里，西南出涧口，渡水，逾一小岭，又三里得平畴，则白爽村也。由白爽村之西复上岭，是为长冲。五里，转北坳，望西北五峰高突，顶若平台，可夺五台之名。又西五里，直抵五峰之南，乱尖叠出，十百为群，横见侧出，不可指屈。其阳即为镕村[①]，墟上聚落甚盛，不特山谷所无，亦南中所(少)见者[②]。市多鬻面、打胡麻为油者，因市面为餐，以代午饭焉。东南三十里，有灵襟洞；南二里，有阳流岩云。又西五里为上桥，有水自东北丛尖山之南，西过桥下，即分为二。一南去，一西去。又西南穿石山腋，共三里，过廖村[③]。其西北有山危峙，又有尖丛亭亭，更觉层叠。问之，谓危峙者为金山，而其东尖丛者不能名焉[④]。又二里，有水自金山东腋出，堰为大塘。历堰而西，又三里，复穿石山峡而西，则诸危峰分峙叠出于前，愈离立献奇，联翩角胜矣。石峰之下，俱水汇不流，深者尺许，浅仅半尺。诸峰倒插于中，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初二大峰夹道，后又二尖峰夹道，道俱叠水中，取径峰隙，令人应接不暇。但石俱廉厉凿足，不免目有余而足不及耳。其峰曰雷劈山，以其全半也；曰万岁山，以尖圆特耸也。其间不可名者甚多。共五里，始舍水磴而就坦坡。又五里，始得平畴，为河塘村，乃就村家瀹茗避日，下舂而后行。河塘西筑塘为道，南为平畴，秧绿云铺，北为汇水，直浸北界丛山之麓，蜚晶漾碧，令人尘胃一洗。过塘，循山南麓而西，五里，渡一石梁，遂登冈陀行。又五里，直抵两山峡



中，其山南北对峙如门。北山之东垂，有石峰分岐而起，尖峭如削，其岐峰尤亭亭作搔首态，土人呼为妇女娘峰。崖半有裂隙透明，惟从正南眺之，有光一缕[5]，少转步即不可窥矣。南山之首，又有石突缀，人行其下，左右交盼，亦复应接不暇。时日色已暮，且不知顾仆下落，亟问浮桥而趋。西过大石梁，再西即浮桥矣。漓水至是已极汪洋，北自皇泽湾即虞山下。转而南，桂林省城东临其上[6]。城东北隅为驿，在皇泽湾转南之冲，其南即城也。城之临水者，东北为东镇门，南过木龙洞为就日门，再南出伏波山下为桂水门[7]，又南为行春门，又南为浮桥门。此东面临流者，自北隅南至浮桥共五门。北门在宝积、华景二山。浮桥贯江而渡，觅顾仆寓不得，遂入城，循城南去，宿于逆旅。

二十九日　从逆旅不待餐而行。遂西过都司署前[8]，又西，则靖江王府[9]之前甬也[10]。又西，则大街自北而南，乃饭于市肆。此处肉馒以韭为和，不用盐而用糖，晨粥俱以鸡肉和食，亦一奇也。又南登一楼。其楼三层，前有石梁，梁东西大水汇成大沼。自楼上俯眺，朱门粉堞，参差绿树中，湖水中涵，群峰外绕，尽括一城之胜。中层供真武像。时亟于觅顾仆，遂转遵大街北行，东过按察司前[11]，遂东出就日门。计顾仆舟自北来，当先从城北濒江觅，而南从城下北行。已而城上一山当面而起，石脚下插江中，路之在城外者，忽穿山而透其跨下，南北岈然，真天辟关津也。西则因山为城，城以内即叠彩东隅。穿洞出，下临江潭，上盘山壁，又透腋而入，是为木龙洞。其洞亦自南穿北，高二丈，南北透门约十余里[12]。其东开窗剖隙，屡逗天光，其外濒江有路，行者或内自洞行，或外由江岸，俱可北达。出洞，有片石夹峙，上架一穹石，其形屈曲，其色青红间错，宛具鳞鬣[13]，似非本山之石，不知何处移架于此。洞北辟而成崖，缀以飞廊，前临大江，后倚悬壁，憩眺之胜，无以逾此。廊上以木雕二龙插崖间，北压江水。廊北有庵、有院。又循城溯江北一里，过东镇门。又北过城东北隅，为东江驿。驿东向，当皇泽湾南下冲。入驿，问顾仆所附江舟，知舟泊浮桥北。出驿，北望皇泽湾，有二江舟泊山下，疑顾仆或在此舟，因令静闻往视，余暂憩路口。见城北隅，俱因山为城，因从环堵之隙，逼视其下，有一大洞北向穹然，内深邃而外旁穿。有童子方以梯探历其上，盖其附近诸户积薪贮器，俱于是托也。恐静闻返，急出待路口。久之不至，乃濒江北行觅之，直抵泊舟之山，则静闻从松阴中呼曰："山下有洞，其前有亭，其上有庵，可急



往游。”余从之。先沿江登山，是为薰风亭。曹学佺附书。亭四旁多镌石留题，拂而读之，始知是为虞山，乃帝舜南游之地。其下大殿为舜祠，祠后即韶音洞，其东临江即薰风亭。亭临皇湾之上，后倚虞山之崖。刻诗甚多，惟正统藩臬[14]王骥《与同僚九日登虞山》一律颇可观。诗曰：“帝德重华亘古今，虞山好景乐登临。峰连五岭芙蓉秀，水接三湘苦竹深[15]。雨过殊方沾圣泽，风来古洞想韶音。同游正值清秋季，更把茱萸酒满斟[16]。”由亭下，西抵祠后，入韶音洞。其洞西向，高二丈，东透而出约十丈。洞东高崖崭绝，有小水汇其前，幽泽嵌壁，恍非尘世。其水自北坞南来，石梁当洞架其上，曰接龙桥。坐桥上，还眺洞门崖壁，更尽峥嵘之势。洞门左崖张西铭栻刻《韶音洞记》，字尚可摹。仍从洞内西出，乃缘磴东上，有磨崖碑[17]，刻朱紫阳所撰《舜祠记》，为张栻建祠作。乃吕好问所书，亦尚可摹，第崖高不便耳。从此上跻，有新叠石为级者，宛转石隙间，将至山顶，置静室焉，亦新构，而其僧已去。窗楞西向，户榻洒然，室不大而洁。乃与静闻解衣凭几，啖胡饼而指点西山，甚适也。久之，舜殿僧见客久上不下，乃登顶招下山待茶。余急于觅顾仆，下山竟南，循旧路，二里入就日门。从门内循城南行半里，由伏波山下出桂水门，门以内为伏波祠，门以外为玩珠洞。由城外南行又半里，为行春门，又南半里，为浮桥门，始遇顾仆于门外肆中。时已过午，还炊饭于城内所宿逆旅。下午，大雨大至，既霁，乃迁寓于都司前赵姓家，以其处颇宽洁也。



注释

①镕村：五月二十一日记作“榕村”，今作雄村，在灵川县南境。

②南中：泛指我国南部地区。

③上桥：今名同。廖村：今称瘳家。皆在灵川县西南境。

④而其东尖丛者不能名焉：此句乾隆本为：“东丛角亭亭，更觉层叠者，龙潭山也。”

⑤缴（sǎn）：通“闪”，今云贵方言仍有称缴者，形容光线一闪而过。

⑥桂林：明置桂林府，为广西布政司治，即今桂林市。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新修的桂林府城，不仅比宋元城扩大了近一半，而且奠定了现在桂林市的基础。东面滨临漓江，南抵象鼻山脚，至今阳江北岸，西至西濠东缘，北至鹦鹉山、铁封山，因山为城。全城略呈长方形，共十二门。东面滨江五门，最南的浮桥门，又称东江门，在今解放桥西。南面两门：文昌门，宁远门。宁远门又称南门，在今中

山路上，南门桥北。西面四门：武胜门，《游记》多作“振武门”，又称西门，在今西城路西端；丽泽门在今丽君路东端；还有宝贤门、西清门。北面一门即安定门，又称北门，在今中山北路上，鹦鹉山和铁封山间。

⑦桂水门：原作“桂林门”，据下一日记及乾隆本、四库本改。

⑧都司署：明代各省皆设有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管理一省的军事。都司署即都司衙门。

⑨靖江王：南宋时今桂林置为静江府，元代设静江路，但明代封在桂林的藩王作“靖江王”，芦笛岩内保留至今的“靖江王府”采山队题名可以为证。原皆作“静江王府”，从乾隆本、四库本改。下同。

⑩甬（yǒng 勇）：犹“通”，即甬道，官府衙门前面居中的大道。

⑪按察司：明代各省设有提巡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管理一省的司法刑狱。

⑫南北透门约十余里：“里”疑为“丈”之讹。

⑬毸（sāi）：通“腮”。

⑭正统：原作“正德”。王骥生于洪武十一年（公元 1378 年），终于天顺四年（公元 1460 年），与正德无涉，据改。藩（fān 帆）：即藩台，明清时布政使的别称。臬（niè 聂）：即臬台，明清时按察使的别称。



⑮三湘：一说指湘水的三段，湘水发源与漓水合流后称漓湘，中游与潇水合流后称潇湘，下游与蒸水合流后称蒸湘。近代多用作湘东、湘西、湘南三部分的总称，泛指湖南全省。

⑯茱萸（zhū yú 朱于）：植物名，有浓烈的香味，可入药。古人风俗，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将茱萸作囊系在身上或遍插茱萸，表示去邪辟恶。

⑰磨崖：即摩崖。在名山胜景，将天然岩石加以打磨，依山崖石壁镌刻佛经、题赞等文字，称为磨崖。

【今译】

二十八日　天大亮，吃过饭动身。二里，往西南出洞口，渡过涧水，越过一座小岭，又走三里见到平坦的田野，就是白爽村了。由白爽村的西边又上岭，这是长冲。五里，转入北边的山坳，望见西北方高高突起五座山峰，峰顶好像平台，可以夺走五台山的名字。又向西五里，径直来到五座山峰的南面，杂乱的尖峰层层叠叠显露出来，十座百座成群，横着侧着的显现出来，不能屈指计算。山南就是镕村，集市上聚居了居民十分热闹，不仅是山谷中所没有，也是南部地区少见的地方。市场上有很多卖面、榨芝麻油的人，于是买了面当饭，用来代替午饭。东南方三十里处，有个灵襟洞；南边二里，有座阳流岩。又往西行五里

是上桥，有水流源自东北成群的尖山南麓，向西流过桥下，马上分为两条。〔一条向南流去，一条往西流去。〕又向西南穿过石山侧面，共走三里，路过廖村。村西北有山高高耸立，又有成群尖峰亭亭玉立，更觉得层层叠叠。打听地名，说是高高耸立的山是金山，可它东面成群的尖峰叫不出名字来。又行二里，有水流从金山东侧流出来，筑了堤坝成为大水塘。经过堤坝往西，又行三里，再穿过石山山峡往西，就有重重叠叠的险峰分别耸峙在前方，独自矗立，更献奇观，险峰延绵不断，争奇斗胜。石峰之下，都有水汇积不流，深处约一尺左右，浅的仅有半尺。群峰倒插在水中，如露出水面的青莲，亭亭玉立，笔直向上。最初有两座大石峰夹道而立，后又有两座尖峰对峙道旁，道路全垒砌在水中，取道山峰之间的空隙，令人应接不暇。但是铺路的石头全都棱角锋利直刺脚底，不免眼睛看见的有余可脚来不及避开了。其中的山峰有叫雷劈山的，因为它全然是半座山；叫万岁山的，是由于它又尖又圆独自耸立着。这中间不能叫出名字的山峰非常多。共走五里，这才离开水中的石磴而走上了平坦的坡路。又行五里，开始走到平旷的田野中，是河塘村，就到庄户人家去煮茶喝躲避烈日，日落之后才动身走路。河塘村西边修筑了堤坝作为道路，南面是平旷的田野，绿色的稻秧像云层一样铺开，北边是汇积的塘水，一直浸泡到北面群峰山麓，飞闪着晶莹的亮光，荡漾着碧绿的水波，令人尘心一洗而空。过了水塘，顺着山的南麓往西走，五里，走过一座石桥，便登山坡而行。又行五里，一直抵达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中，那两座山南北对峙如同大门。北山的东垂之处，有座石峰分岔而起，尖峭如刀削一般，那座支峰尤其亭亭玉立，作出搔首弄姿的姿态，当地人称为妇女娘峰。山崖半中腰有条裂缝透出亮光，只有从正南方眺望它，才有一线闪动的光亮，略移动几步立即就看不见了。南山的山头，又有岩石突起点缀着，人走在山下，左顾右盼，又再一次应接不暇了。此时天色已晚，而且不知顾仆的下落，连忙打听浮桥后赶路。往西走过大石桥，再往西就是浮桥了。漓江流到这里水势已极其浩大，从北边自皇泽湾〔就是虞山下。〕转向南，省城桂林向东面临着江上。〔城东北隅是驿站，在皇泽湾转向南去的交通要道口，驿站南面就是城了。城面临江水的地方，东北是东镇门，往南过了木龙洞是就日门，再往南到伏波山下是桂水门，又在南边的是行春门，再南边是浮桥门。这些是在东边面临江流的城门，从城

北隅往南到浮桥共有五道城门。北门在宝积、华景二山之间。〕浮桥横贯江流而渡，寻找顾仆住的寓所找不到，便进了城，顺城墙往南走去，住宿在旅店中。

二十九日　从旅店中等不及吃饭便出发。于是往西经过都司衙门前，又向西走，就是靖江王府门前的甬道了。又往西，便有条大街自北而南，就在市场上的店铺中吃了饭。〔此处的肉包子用韭菜拌和，不用盐而用糖，早晨的稀粥全用鸡肉拌和着吃，也是一种奇特的习俗。〕又向南登上一座楼。〔这座楼有三层，前边有石桥，桥东西两面有大河汇积成大水池。从楼上俯瞰，朱红的大门粉白的城墙，参差于绿树丛中，城中蓄着湖水，城外群峰环绕，全部囊括了全城的胜景。中层供着真武大帝的塑像。〕此时急于寻找顾仆，于是转向顺着大街往北走，向东路过按察使司门前，就往东出了就日门。估计顾仆乘的船从北边来，应当先从城北濒江处找起，就自南从城墙下往北行。不久见城墙上一座山峰迎面而起，石脚下插到江中，在城墙外的道路，忽然穿过山脚下，呈南北向，十分深邃，真是天然开辟的关口呀！西边就顺着山势筑城，城墙以内就是叠彩山的东角。穿过洞出来，下方面临深深的江水，上面是盘绕的山壁，又穿过山侧进去，这就是木龙洞。此洞也是自南穿到北，高二丈，穿过南北两个洞口之间约有十多里。洞壁东侧剖裂开一些窗口和裂缝，屡屡透着天光，洞外濒江处有路，走路的人或者在内从洞中走，或者在外边由江岸上走，都可到达北边。出洞后，有片状的岩石夹峙两旁，上面有一块隆起的石头，石头的形状弯弯曲曲，石头的颜色青红错杂，宛如鱼的鳞甲和腮，似乎不是此山原有的石头，不知是从何处移来架在这里的。洞的北面辟成山崖，用飞空的长廊连接着，前临大江，后靠悬崖，休息和凭眺胜景，没有能超过这里的。〔长廊上方用木头雕成两条龙插在崖壁上，伸向北边压在江水上。长廊北面有寺庵，有寺院。〕又沿城墙溯江往北走一里，路过东镇门。又向北走过城墙东北角，是东江驿。驿站面向东，位于皇泽湾南下的要冲上。进入驿站，打听顾仆搭乘的江船，知道船停泊在浮桥北边。出驿站来，北望皇泽湾，有两艘江船停泊在山下，疑心顾仆或许在这两条船上，于是要静闻前往察看，我暂时在路口休息。见到城墙的北隅，全是依山建城，于是从环绕的城墙空隙中，逼视城下，有一个大山洞向北隆起，洞内深邃而外面有旁洞。有个儿童正用梯子爬到洞上探看，大概是附



近的住户堆积柴火贮藏器物，全都寄放在洞里了。担心静闻返回来，急忙出到路口等待。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来，于是沿江向北寻找他，径直来到停船的山下，就听到静闻在松树林中呼叫："山下有个洞，洞前有亭子，亭子上方有寺庵，值得赶快前去游一游。"我听从了他的话。首先沿江流登山，这是薰风亭。〔是曹学佺附带题写的。〕亭子四旁有很多石刻题记，拂试后一读，才知道这是虞山，是大舜帝南游的地方。山下的大殿是舜祠，祠后就是韶音洞，洞东临江处就是薰风亭。亭子前临皇泽湾之上，后靠虞山的山崖。〔刻写的诗词很多，只有正统年间（公元 1436—1449 年）藩台、臬台王骥的一首七律诗《与同僚九日登虞山》很值得观览。诗中这样写道："舜帝的道德重放光华纵贯古今，虞山上美好的风景很乐意登临。山峰连着五岭芙蓉秀丽，江水接着湘江苦竹幽深。春雨过异域浸润着圣上的恩泽，清风到古洞回想起《韶》乐的声音。同游正值清秋节，更插茱萸斟满酒。"〕从亭子上下来，往西来到舜祠后，进入韶音洞。此洞向西，高二丈，往东穿出去约有十丈。洞东高高的悬崖极其险峻，有一小股水汇积在山崖前边，幽深的水泽嵌入石壁，恍如置身仙境。那股流水自北面的山坞中往南流来，石桥正对洞口架在水上，叫做接龙桥。坐在桥上，回头眺望洞口的崖壁，更尽显崖壁的峥嵘气势。洞口左侧的崖壁上刻有张西铭〔名叫栻。〕的《韶音洞记》，字还值得摹拓。仍从洞内向西出来，便沿着石磴往东上山，有摩崖碑，刻有朱紫阳撰写的《舜祠记》，〔是为张栻修建舜祠而作的。〕是吕好问书写的，也还值得摹拓，只是崖壁太高不方便罢了。从此处上登，有新近垒石砌成的石阶，宛转在石缝之间，将要到山顶的地方，建了一处静室，也是新建的，然而静室里的僧人已经离开。窗户向西，门户卧床都自然脱俗，屋子不大却很清洁。于是与静闻脱去外衣靠着茶几，吃着烧饼指点着西面的山川，真惬意呀！很久之后，舜殿的僧人见客人上去很久不见下来，就登上山顶招呼下山款待茶水。我急于去找顾仆，下山后就往南走，沿着原路，二里路进了就日门。从城门内沿着城墙往南行半里，由伏波山下出了桂水门，〔门以内是伏波祠，门以外是玩珠洞。〕从城外往南行又是半里，是行春门，又向南半里，是浮桥门，这才在城门外的店铺中遇到了顾仆。此时已过了正午，返回到城内住宿的旅店烧饭。下午，大雨暴降，转晴之后，就搬到都司衙门前一家姓赵的人家去住，这是因为那个地方十分宽敞整洁。

【原文】

五月初一日　晨餐后，留顾仆浣衣涤被于寓。余与静闻乃北一里，抵靖江王府东华门外。其东为伏波山，其西为独秀峰。峰在藩府内，不易入也。循王城北行，又一里，登叠彩山[①]。山踞省城东北隅，山门当两峰间，乱石层叠错立，如浪痕腾涌，花萼攒簇，令人目眩，所谓"叠彩"也。门额书"北牖洞天"，亦为曹能始书[②]。按北牖为隐山六洞之名，今借以颜此，以此山在城北，且两洞俱透空成牖也[③]。其上为佛殿，殿后一洞屈曲穿山之背，其门南向，高二丈，深五丈。北透小门，忽转而东辟。前架华轩[④]，后叠层台，上塑大士像。洞前下瞰城东，江水下绕，直漱其足。洞内石门转透处，风从前洞扇入，至此愈觉凉飔逼人[⑤]，土人称为风洞。石门北向，当东转之上，有一石刻卧像横置窦间，迦风曲肱，偃石鼓腹，其容若笑，使人见之亦欲笑。因见其上有石板平度，又有圆窦上透，若楼阁之层架，若窗楞之裂。急与静闻择道分趋，余从卧像上转攀石脊，静闻从观音座左伏穿旁窍，俱会于层楼之上。其处东忽开隙，远引天光，西多垂乳，近穿地肺。余复与静闻披乳房而穿肺叶，北出而瞰观音之座，已在足下。以衣置层楼隙畔，乃复还其处，从圆窦中坠下。于是东出前轩，由洞左跻磴，循垣而上，则拱极亭旧址也。由址南越洞顶，攀石磴，半里，遂登绝顶，则越王坛也，是为桂山，又名北山。其上石萼骈发，顶测有平板二方，岂即所谓"石坛"耶？《志》云五代时马殷所筑，有岩桂生其巅，今已无。其前一石峰支起，或谓之四望山，当即叠彩岩。其西一石峰高与此峰并，峰半有洞高悬，望之岈然中空。亟下，仍从风洞出，寺左有轩三楹，为官府燕之所[⑥]。前临四望，后倚绝顶，余时倦甚，遂憩卧一觉，去羲皇真不远[⑦]。由寺中右坳复登西峰，一名于越山[⑧]。上登峰半，其洞穹然东向，透峰腰而西，径十余丈，高四丈余。由其中望之，东西洞然，洞西坠壑而下，甚险而峻。其环砖为门，上若门限，下若关隘，瞰之似非通人行者。



乃仍东下至寺右，有大路北透两峰之间。下至其麓，出一关门，其东可趋东镇，其北径达北门。乃循山西行，一里，仰见一洞倚山向北，遂拾级而登。其下先有一洞，高可丈五，而高广盘曲，亦多垂柱，界窍分岐，而土人以为马房，数马散卧于其中，令人气阻。由其左跻级更上，透洞门而入，其洞北向，以峰顶平贯为奇。而是山之洞，西又以山腰叠透为胜，外裂重门，内驾层洞，各标一异，直无穷之幻矣。既下，又

西行，始见峰顶洞门西坠处，第觉危峡空悬，仰眺不得端倪[9]，其下有遥墙环之[10]，则藩府之别圃也。又西出大街，有大碑在侧，大书"桂岭"二字。转北行一里，则两山耸峡，其中雉堞为关[11]，而通启闭焉，是为北门。门在两山耸夹中，门外两旁，山俱峭拔，即为华景、宝积众胜云。出门有路，静闻前觅素食焉。

既而又南一里，过按察司，觅静闻不得。乃东从分巡司经靖藩后宰门，又东共一里，至王城东北隅，转而西向后宰门内。靖藩方结坛礼《梁皇忏》[12]，置栏演《木兰传奇》，市酒传餐者，夹道云集，静闻果在焉。余拉之东半里，出癸水门[13]，仍抵庆真观下，觅小舟一叶，北渡入玩珠岩。岩即伏波之东麓[14]，石壁下临重江，裂隙两层，一横者下卧波上，一竖者上穹山巅。卧波上者，下石浮敞为台，上石斜骞覆之。一石柱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如莲萼倒挂，不属于下者，仅寸有余焉。是名"伏波试剑石"，盖其剑非竖劈，向横披者也。后壁上双纹若缕，红白灿然，蜿蜒相向。有圆岩三晕，恰当其首，如二龙戏珠，故旧名"玩珠"，宋张维易曰还珠。双纹之后，有隙内裂，直抵竖峡下岩；嵌梯悬级，可直蹑竖峡而上垂柱之西。石台中坼，横石以渡，更北穿小窦，下瞰重江，渊碧无底，所云伏波沉薏苡处也[15]。更南入山腹，穹然中虚，有光西转，北透前门，是其奥矣。但石色波光，俱不若外岩玲珑映彻也。徘徊久之，渡子候归再三，乃舍之登舟。鼓枻回樯[16]，濯空明而凌返照，不意身世之间有此异境也。登涯，由浮桥门入城，共里余，返赵寓。静闻取伞往观《木兰》之剧。余憩寓中，取图、志以披桂林诸可游者[17]。



注释

①叠彩山：又称桂山、北山、风洞山，位于桂林城北，漓江西岸，有于越、四望两山，明月、仙鹤两峰，还有风洞甚奇。今存山崖上的题刻两百多件，有诗文、题名、榜书、图画等多种形式，而且桂树成林，秋香四溢。

②曹能始：即曹学佺（公元1574—1646年），字能始，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按察使等。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为广西右参议，崇祯初起广西副使，力辞不就。家居二十年，著书立说，诗文颇富，著有《石仓集》、《蜀中广记》等。后曾参加南明唐王政权，抗清失败后，入山上吊自杀。曾为霞客《秋圃晨机图》题过诗。

③牖（yǒu 有）：窗。

④轩（xuān 宣）：殿堂前的平台，前檐特起，曲椽无中梁者，称轩。

⑤飔（sī 思）：凉风。

⑥燕：通“宴”，安憩，休息。

⑦羲（xī 希）皇：指伏羲氏。古人想象伏羲以前的人，无忧无虑，生活闲适，因称太古的人为羲皇上人。

⑧于越山：今仍称于越山，季抄本作“千越山”，乾隆本作“干越山”，皆有误。

⑨端倪（ní 尼）：边际。

⑩遥墙：很长的墙。乾隆本、四库本作“长垣”。

⑪雉堞（zhì dié 制牒）：城上排列如齿状的矮墙。

⑫《梁皇忏》：佛教书名。相传梁武帝初为雍州刺史时，夫人郗氏性嫉妒，后病死。武帝梦见她变为蟒蛇，特集录佛经语句，作成忏法十卷，为她忏悔罪孽，称《慈悲道场忏法》，世称《梁皇忏》。

⑬癸水门：即桂水门。

⑭伏波：即伏波山。系一孤峰，耸立在漓江西岸，山顶远眺，山腰游洞，山麓临潭，景色各异。唐时伏波山为桂林佛教胜地，至今还保存唐代摩崖造像二百多尊和唐宋以来游人题刻一百多件。



⑮伏波：即马援（公元前 14 年—公元 49 年），字文渊，陕西茂陵人，被封为伏波将军。征交趾，常煮薏苡以避瘴气，南方薏苡粒大，回军时，传说马援运了一车回来做种，遭人诽谤，诬他载回的是明珠。薏苡（yì yǐ 意以）：俗称“药玉米”、“回回米”、“六谷米”等，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颖果椭圆形，淡褐色，有光泽。种仁可以煮吃，亦可酿酒，入药称苡仁。

⑯枻（yì 曳）：短桨。樯（qiáng 墙）：桅杆，引申为帆。

⑰披（pī）：翻阅。

【今译】

五月初一日　早餐后，留顾仆在寓所里洗衣被。我与静闻就往北走一里，来到东华门外的靖江王府。〔门东面是伏波山，门西边是独秀峰。独秀峰在王府内，不容易进去。〕沿着王城往北行，又走一里，登上叠彩山。叠彩山雄踞在省城东北角，山门正当两座山峰之间，乱石层层叠叠，错杂矗立，如浪涛腾涌，似花萼攒聚，令人眼花，这就是所谓的“叠彩”了。山门上的匾额写着“北牖洞天”，也是曹能始书写的。〔据考察，“北牖”是隐山六洞的名字，现在借用来题写此处的匾额，这是因为此山在城北边，而且两个山洞都空而两头相通成为窗牖。〕山门上边是佛殿，殿后一个洞穴弯弯曲曲穿到山背面，洞口向南，高二丈，深五丈。往北穿过一个小门，忽然转而向东开阔起来。前边架着华美的轩

廊，后面叠着层层高台，上边塑着观音菩萨的像。在洞前下瞰城东，江水下绕，直接冲刷着城脚。洞内石门转弯通过之处，风从前洞吹入，到这里愈加觉得凉风逼人，本地人称为风洞。石门向北，正当向东转的上面，有一尊石刻卧像横放在一小石洞中，卧像袈裟飘逸，鼓起肚子、曲着手臂仰卧石上，那容貌似乎在笑，使人见到他也想笑。随即看见卧像上有块石板平架着，又有个圆圆的小石洞通到上面，好像层层楼阁架着，有如窗户一样敞开。急忙与静闻找路分头赶上去，我从卧像上方转过去攀登石脊，静闻从观音坐像左侧弯腰穿过旁洞，都在层楼之上相会。此处东边忽然裂开缝隙，远远透进天光，西面有很多下垂的钟乳石，贴近钻出地面肺叶样的石笋。我又与静闻分开钟乳石穿过肺叶状的石笋，向北出来，俯瞰观音坐像，已在脚下。由于衣服放在了层楼上的裂缝旁，就再返回到那里，从小圆洞中坠下来。于是往东出到前边的轩廊，由洞左登石磴，顺着墙向上走，就到了拱极亭的旧址。由亭址往南越过洞顶，登石磴，半里，便登上了绝顶，就是越王坛了，这就是桂山，又叫北山。山顶上岩石似花萼绽放，山顶侧面有两块平整的石板，难道就是所谓的“石坛”吗？〔志书上说是五代时马殷修筑的，有岩桂树生在山顶，今天已没有了。〕山前有一石峰独立，有人把它称为四望山，应当就是叠彩岩了。它西面有一座石峰与此峰同样高，山峰半腰有洞高悬，望去洞很空十分深邃。急忙下山，仍从风洞出来，寺左有轩廊三间，是官府休养的场所。前边面临四望山，后靠绝顶，我此时十分疲倦，就躺下睡了一觉，觉得离伏羲皇帝时代真是不远了。从寺中经过右侧的山坳再登西峰，又叫于越山。上登到山峰半腰上，那山洞十分穹隆面向东方，往西穿透山峰腰部，宽十多丈，高四丈多。由洞中往两头望去，东西两边都空荡荡的，山洞往西下坠到壑谷中，非常险峻。洞口用砖砌成环形的门，从上看像门槛，从下看如关隘，俯瞰那里似乎不是人行走的地方。

于是仍往东下到寺右，有大路向北穿过两峰之间。下到山麓，出了一道关门，由关门往东可通往东镇门，由关门向北可直达北门。于是沿山往西行，一里，抬头望见一个山洞依山向北，就沿石阶上登。洞下先有一个洞，高约一丈五，可高处宽处都弯弯曲曲，也有很多下垂的石柱，隔在洞中分出岔洞，而当地人把它当做马厩，几匹马散卧在洞中，令人喘不上气来。由洞左登石阶再向上走，穿过洞口进去，此洞向

北，以平平地横贯峰顶算是它奇特之处。而这座山的洞穴，在西面又以在山腰重叠着穿过去作为它优美之处，外边裂开重重洞口，里面架起层层洞穴，各自显示出一种奇异之处，简直是变幻无穷了。下山后，又向西行，这才看见峰顶洞口向西下坠之处，只觉得高峡空悬，抬头眺望看不出头绪，山下有长长的墙垣围绕着它，是王府的园圃。又向西走上大街，有块大碑在街边，写着“桂岭”两个大字。转向北行一里，就见两旁山峰耸峙成峡谷，在中间修筑了城墙作为关口，以供过往出入，这是北门。城门在两山的耸夹之间，城门外两旁的山全都陡峭挺拔，就是华景山、宝积山诸处胜景了。出城门后有路。静闻往前走去寻找素食。

随后又向南走一里，路过按察使司，找静闻找不到。于是往东从分巡道衙门经过靖江王府的后宰门，又向东共一里，走到王府城墙的东北角，转向西走进后宰门内。靖江王府正搭起高台礼佛念诵《梁皇忏》经文，安设了围栏上演《木兰传奇》，买酒传递饮食的人，夹道云集，静闻果然在人群中。我拉着他往东走了半里，出了癸水门，仍旧来到庆真观下，找到一艘小船，向北渡江进入玩珠岩。玩珠岩就是伏波山的东麓，石壁下临两道江流，有两层裂隙，横着的一层在山下卧在水波之上，竖着的一层向上隆起到山顶。卧在水波上的一层，脚下的岩石浮出水面成为宽敞的平台，顶上的岩石斜吊着覆盖着下方。一根石柱下垂在覆崖外边，直垂到下面的石台，如同莲花倒挂着，与下面不相连接之处的距离，只有一寸多点，这里名叫“伏波试剑石”，原来那砍下的一剑不是竖着劈，而是横向劈开的。岩洞后壁上有两条纹路如像丝带，红白相间鲜明耀眼，蜿蜒相对。有三个模模糊糊的圆孔，恰好正当它们的头顶，如二龙戏珠，所以它原来的名字叫“玩珠”，宋代的张维改叫还珠。双纹的后边，有缝隙向内裂去，直达竖峡下面的岩石；如果砌了台阶或悬了梯子，可以直接登上竖峡就上到下垂石柱的两边。石台中裂，横石而过，再往北穿过小洞，下瞰两条江流，渊深碧绿看不见底，就是传说的伏波将军马援沉薏苡的地方了。再往南进入山腹，穹隆中空，有光线从西边转射进来，向北穿到前洞口，这是洞中的幽深之处了。但这里的石色波光，都赶不上外边的岩洞那样玲珑剔透、映照清澈了。徘徊了很久，渡船的船夫等着回去催促再三，这才离洞登船。摇桨回帆，驶舟在明澈的江水，乘着落日，意想不到人世之间有此等奇



异的胜境呀！登岸后，由浮桥门进城，共一里多，返回赵家寓所。静闻取了伞前去观看《木兰传奇》的戏。我在寓所中休息，取出地图、志书来翻阅桂林各地值得游览的地方。

【原文】

初二日　晨餐后，与静闻、顾仆裹蔬粮，携卧具，东出浮桥门。渡浮桥，又东渡花桥[1]，从桥东即北转循山。花桥东涯有小石突临桥端，修溪缀村，东往殊逗人心目。山峙花桥东北，其嵯峨之势，反不若东南夹道之峰，而七星岩即峙焉[3]，其去浮桥共里余耳。岩西向，其下有寿佛寺，即从寺左登山。先有亭翼然迎客，名曰摘星，则曹能始所构而书之。其上有崖横骞，仅可置足，然俯瞰城堞西山，则甚畅也。其左即为佛庐，当岩之口，入其内不知其为岩也。询寺僧岩所何在[3]，僧推后扉导余入。历级而上约三丈，洞口为庐掩黑暗；忽转而西北，豁然中开，上穹下平，中多列笋悬柱，爽朗通漏，此上洞也，是为七星岩。从其右历级下，又入下洞，是为栖霞洞。其洞宏朗雄拓，门亦西北向，仰眺崇赫。洞顶横裂一隙，有石鲤鱼从隙悬跃下向，首尾鳞鬣，使琢石为之，不能酷肖乃尔。其旁盘结蟠盖，五色灿烂。西北层台高叠，缘级而上，是为老君台。由台北向，洞若两界，西行高台之上，东循深壑之中。由台上行，入一门，直北至黑暗处，上穹无际，下陷成潭，濒洞峭裂[4]，忽变夷为险。时余先觅导者，燃松明于洞底以入洞，不由台上，故不及从，而不知其处之亦不可明也。乃下台，仍至洞底。导者携灯前趋，循台东壑中行，始见台壁攒裂绣错，备诸灵幻，更记身之自上来也。直北入一天门，石楹垂立，仅度单人。既入，则复穹然高远，其左有石栏横列，下陷深黑，杳不见底，是为獭子潭。导者言其渊深通海，未必然也。盖即老君台北向下坠处，至此则高深易位，丛辟交关，又成一境矣。其内又连进两天门，路渐转而东北，内有“花瓶插竹”、“撒网”、“弈棋”、“八仙”、“馒头”诸石，两旁善才童子，中有观音诸像。导者行急，强留谛视，顾此失彼。然余所欲观者，不在此也。又逾崖而上，其右有潭，渊黑一如獭子潭，而宏广更过之，是名龙江[5]，其盖与獭子相通焉。又北行东转，过红毡、白毡，委裘垂毯，纹缕若织。又东过凤凰戏水，始穿一门，阴风飕飗，卷灯冽肌，盖风自洞外入，至此则逼聚而势愈大也。叠彩风洞亦然。然叠彩昔无风洞之名，而今人称之；此中昔有风洞，今无

知者。出此，忽见白光一圆，内映深壑，空濛若天之欲曙。遂东出后洞，有水自洞北环流，南入洞中，想下为龙江者，小石梁跨其上，则宋相曾公布所为也[6]。度桥，拂洞口右崖，则曾公之记在焉。始知是洞昔名冷水岩，曾公帅桂[7]，搜奇置桥，始易名曾公岩。与栖霞盖一洞潜通[8]，两门各擅耳。

余伫立桥上，见涧中有浣而汲者，余询："此水从东北来[9]，可溯之以入否？"其人言："由水穴之上可深入数里，其中名胜，较之外洞，路倍而奇亦倍之。若水穴则深浅莫测，惟冬月可涉，此非其时也。"余即觅其人为导。其人乃归取松明，余随之出洞而右，得庆林观焉。以所负囊裹寄之，且托其炊黄粱以待。遂同导者入，仍由隘口东门，过凤凰戏水，抵红、白二毡，始由岐北向行。其中有弄球之狮，卷鼻之象，长颈盎背之骆驼；有土冢之祭，则猪鬣鹅掌罗列于前；有罗汉之燕[10]，则金盏银台排列于下。其高处有山神，长尺许，飞坐悬崖；其深处有佛像，仅七寸，端居半壁；菩萨之侧，禅榻一龛，正可趺跏而坐；观音座之前，法藏一轮，若欲圆转而行。深处复有渊黑，当桥涧上流。至此导者亦不敢入，曰："挑灯引炬，即数日不能竟，但此从无入者，况当水涨之后，其可尝不测乎？"乃返，循红白二毡、凤凰戏水而出。计前自栖霞达曾公岩，约径过者共二里，后自曾公岩入而出，约盘旋者共三里，然二洞之胜，几一网无遗矣。



出洞，饭于庆林观。望来时所见娘媳妇峰即在其东[11]，从间道趋其下，则峰下西开一窍，种圃灌园者而聚庐焉。种金系草，为吃烟药者。其北复为岩洞种种，盖曾公岩之上下左右，不一而足也。于是循七星山之南麓，北向草莽中，连入三洞。计省春当在其北，可逾岭而达，遂北望岭坳行。始有微路，里半至山顶，石骨崚嶒，不容着足，而石隙少开处，则棘刺丛翳愈难跻；然石片之奇，峰瓣之异，远望则掩映，而愈披愈出，令人心目俱眩。又里半，逾岭而下，复得凿石之级，下级而省春岩在矣。

其岩三洞排列，俱东北向。最西者骞云上飞，内深入，有石如垂肺中悬。西入南转，其洞渐黑，惜无居人，不能索炬以入，然闻内亦无奇，不必入也。洞右旁通一窍，以达中洞。居中者外深而中不能远入，洞前亦有垂槎倒龙之石。洞右又透一门以达东洞。最东者垂石愈繁，洞亦旁裂，中有清泉下注成潭，寒碧可鉴。余令顾仆守已行囊于中洞，与

静闻由洞前循崖东行。洞上耸石如人，蹲石如兽。洞东则危石亘空，仰望如劈。其下清流潆之，曰拖剑江，即癸水也。源发尧山，自东北而抵山之北麓，乃西出葛老桥而西入漓水焉。时余转至山之东隅，仰见崖半裂窍层叠，若云嘘绡幕，连过三窍，意谓若窍内旁通，连三为一，正如叠蕊阁于中天，透琼楞于云表，此一奇也。然而未必可达，乃徘徊其下，披莽隙，梯悬崖，层累而上。既达一窍，则窍内果通中窍。第中窍卑伏，不能昂首，须从窍外横度，若台榭然，不由中奥也。既达第三窍，穿隙而入，从后有一龛，前辟一窗，窗中有玉柱中悬。柱左又有龛一圆，上有圆顶，下有平座，结跏而坐，四体恰适，即刮琢不能若此之妙。其前正对玉柱，有小乳下垂，珠泉时时一滴。余与静闻分踞柱前窗隙，下临危崖。行道者望之，无不回旋其下，有再三不能去者。已而有二村樵，仰眺久之，亦攀跻而登，谓余："此处结庐甚便，余村近此，可以不时瞻仰也。"余谓："此空中楼阁，第恨略浅而隘，若少宏深，便可停栖耳。"其人曰："中窍之上，尚有一洞甚宏。"欲为余攀跻而上，久之不能达。余乃下倚松阴，从二樵仰眺处，反眺二樵在上，攀枝觅级，终阻悬崖，无从上跻也。久之，仍西行入省春东洞内，穿入中洞，又从其西腋穿入西洞。洞多今人磨崖之刻。

出洞而西，又得一洞，洞门北向，约高五丈，内稍下，西转虽渐昏黑，而崇宏之势愈甚，以无炬莫入，此古洞也。左崖大书"五美四恶"章[12]，乃张南轩笔，遒劲完美，惜无知者，并洞亦莫辨其名，或以为会仙岩，或以为弹丸岩。拂岩壁，宋莆田陈黼题[13]，则渚岩洞也[14]，岂以洞在癸水之渚耶？洞西拖涧水自东北直逼崖下[15]，崖愈穹削，高插霄而深嵌渊，甚雄壮也。石梁跨水西度，于是崖与水俱在路南矣。盖七星山之东北隅也[16]，是名弹丸山，自省春来共一里矣。

由其西南渡各老桥[17]，以各乡之老所建，故以为名。望崖巅有洞高悬穹，上下俱极峭削，以为即栖霞洞口也。而细谛其左，又有一崖展云架庐，与七星洞后门有异，亟东向登山。山下先有一刹，盖与寿佛寺、七星观南北鼎峙山前者也。南为七星观，东上即七星洞；中为寿佛寺，东上即栖霞洞；北为此刹，东上即朝云岩也。仰面局膝攀磴，直上者数百级，遂入朝云岩，其岩西向，在栖霞之北，从各老桥又一里矣。洞口高悬，其内北转，高穹愈甚，徽僧太虚叠磴驾阁于洞口，飞临绝壁，下瞰江城，远挹西山[18]，甚畅。第时当返照入壁，竭蹶而登[19]，喘汗交迫。甫

投体叩佛，忽一僧前呼，则融止也。先是，与融止一遇于衡山太古坪，再遇于衡州绿竹庵，融止先归桂林，相期会于七星。比余至，逢人辄问，并无识者。过七星，谓已无从物色。至此忽外遇之[20]，遂停宿其岩。因问其北上高岩之道，融止曰："此岩虽高耸，虽近崖右，曾无可登之级。约其洞之南壁，与此洞之北底，相隔只丈许，若从洞内可凿窦以通，洞以外更无悬杙梯之处也。"凭栏北眺，洞为石掩，反不能近瞩，惟洒发向西山[21]，历数其诸峰耳。西山自北而南：极北为虞山，再南为东镇门山，再南为木龙风洞山，即桂山也，再南为伏波山。此城东一支也。虞山之西，极北为华景山，再南为马留山，再南为隐山，再南为侯山、广福王山。此城西一支也。伏波、隐山之中为独秀，其南对而踞于水口者，为漓山、穿山。皆漓江以西，故曰西山云。

初三日　留朝云岩阁上，对西追录数日游记。薄暮乃别融止下山，南过寿佛寺[22]、七星观，共一里，西渡花桥，又西一里，渡浮桥，入东江门，南半里，至赵寓宿焉。

注释

①花桥：今名同，跨小东江上，水洞四孔，西端连接旱桥七孔，上有长屋，可避风雨，形式美观，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②七星岩：在桂林市东郊，漓江东岸。有七个排列得像北斗七星的残峰，总称为七星山。北面的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峰组成普陀山，形如斗魁；南面的玉衡、开阳、瑶光三峰组成月牙山，形如斗柄。七星山主峰高出地面130米，其中已查明的岩洞多达15个。七星岩即在普陀山内，有八个厅堂似的石灰岩溶洞，由一条长814米的狭窄甬道连为一体，最宽处43米，最高处27米，洞内温度常在20℃左右，冬暖夏凉。依石景特点配上不同的彩色灯光，犹如飘渺的仙景。

③询寺僧岩句：《游记》中的七星岩是现在碧虚亭洞和七星岩洞的总称，入洞后有上下两层洞穴，当时上洞称七星岩，高出游览洞道十多米，下洞称栖霞洞，即今游览洞道。今七星岩有大小五个洞口，即七星岩、豆芽洞、曾公岩、上洞、交洞。曾公岩即今马平街洞口。上洞和交洞洞口系抗日战争时开凿，明代尚无。霞客从七星岩北口即今入口处入洞，向南入三天门，即今白玉长廊一带，所经獭（tǎ）子潭即今癞（lài）子潭，红毡、白毡即今金纱、银纱，再到曾公岩。又从曾公岩入洞，向东经大教场至无底深潭附近，再返从曾公岩出。

④澒：原作"倾"，乾隆本同，从四库本、丁本改。澒（hòng 洪去）洞（tóng 同）：弥漫无际。

⑤龙江：指七星岩内的地下河。

⑥曾公布：即曾布（公元1035—1107年），字子宣，南丰人，官至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元丰初，以龙图阁待制知桂州。

⑦桂：即桂州。北宋置桂州，治临桂，即今桂林市。

⑧栖霞：原作"飞霞"，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⑨此水从东北来："东北"，乾隆本作"西北"。

⑩燕：通"宴"，宴饮。

⑪娘媳妇峰：乾隆本作"搔首峰"，即四月二十八日记的"妇女娘峰"，六月初五日记作"媳妇娘峰"。

⑫"五美四恶"章：即《论语》子张问政一章："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⑬陈黼（fǔ 辅）：即陈谠（dǎng 党），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进士，累官兵部侍郎。

⑭渚岩洞："渚"原作"诸"，但下文有"岂以洞在癸水之渚耶？"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亦作"渚"，据改。

⑮拖涧水：乾隆本、四库本作"拖剑水"，即前拖剑江，今称灵剑溪。

⑯东北隅：乾隆本作"西北隅"。

⑰各老桥：即前"葛老桥"，今作国老桥，跨在灵剑溪上。

⑱挹（yì 邑）：通"揖"，即拱手作揖。

⑲竭蹶（jué 决）：力竭而颠蹶。

⑳至此忽外遇之：依文意，疑脱"意"字，作"至此忽意外遇之"。

㉑洒发：抬头远望，头发散落的样子。

㉒寿佛寺：原倒误为"佛寿寺"，参照五月初二、十一日日记及乾隆本改。下同。



【今译】

初二日　早餐后，与静闻、顾仆包了蔬菜粮食，带上卧具，往东出了浮桥门。走过浮桥，又往东过了花桥，从桥东立即转向北顺着山走。〔花桥东岸有座小石峰突起下临桥头，悠长的溪流点缀着村庄，往东去非常逗惹人心目。〕山耸峙在花桥东北方，它那巍峨的气势，反而不及东南方夹道而立的山峰，然而七星岩就耸立在那里，它距浮桥共一里多路而已。岩洞向西，洞下有座寿佛寺，即刻从寺左登山。首先有座亭子飞檐凌空，如张臂迎客，名叫摘星亭，是曹能始建造的并题写了亭

名。亭子上方有石崖横向高举，仅能放脚，然而俯瞰城池西山，却十分畅快。亭子左边就是佛寺，正当岩洞的入口处，进入寺内不知寺中已是岩洞了。询问寺里的僧人七星岩在何处，和尚推开后门领我进去。顺着石阶上登约有三丈，洞口被房屋遮住又黑又暗；忽然转向西北，洞中豁然开阔起来，顶上穹隆下面平坦，洞中排列着很多石笋和悬垂的石柱，高爽清朗，通风透亮，这是上洞，这就是七星岩。从洞右侧沿石阶下走，又进入下洞，这是栖霞洞。此洞宏大明朗，雄壮开阔，洞口也是向西北，仰面眺望高得吓人。洞顶横着裂开一条裂缝，有条石鲤鱼从裂缝中向下悬跃，头尾和鳞甲鱼腮都有，即使是用石头雕琢成的，也不会如此酷似。它旁边盘结着蟠龙状的伞盖，五色灿烂。西北面层层平台高叠，沿石阶上去，这是老君台。由台上向北去，洞好像被分成两半，西边行走在高台之上，东边顺着深壑之中走去。由台上走，进入一个石门，一直往北来到黑暗之处，上方穹隆无际，下边陷成深潭，弥漫无际，陡峭深裂，平坦忽然变为险阻。当时我事先找了个导游的人，在洞底点燃松明以便进洞，导游的人不从台上走，所以来不及跟随他，却不知道此处也是不能用松明照亮的。于是走下高台，仍来到洞底。导游的人带着灯走在前面，沿着高台东面的壑谷中走，这才看见高台的石壁聚集着的裂缝似锦绣的花纹一样交错在一起，具备了各种灵妙的变幻，更使人感到是从那上面来的。一直往北进入一道天门，石柱垂立，仅能通过一个人。进去之后，就见洞更穹隆高远，左边有石栏杆横列，下边陷入深黑之中，杳然不见底，这是獭子潭。导游的人说这里极深，通着大海，未必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老君台向北下坠之处，到了这里就高深变换位置，繁空相互交错，又自成一境了。从里面一连进两道天门，路渐渐转向东北，里面有"花瓶插竹"、"撒网"、"弈棋"、"八仙"、"馒头"诸种名称的石头，两旁有善才童子，中间有观音菩萨等众神之像。导游的人走得很急，强行留住他仔细观看，顾此失彼。不过我所想要看的，不在这里。又越过石崖上走，石崖右边有个深潭，渊深漆黑全像獭子潭一样，但大处宽处更超过它，这里名叫龙江，它大概与獭子潭是相通的。又北走后转向东，经过红毡、白毡，似悬挂的裘衣下垂的毛毯，纹缕好像是织出来的。又向东路过凤凰戏水，开始穿过一个门洞，阴风嗖嗖，吹卷灯火，冷刺肌肤，大概风是从洞外刮进来，到了这狭窄地方风势就更大了。〔叠彩山的风洞也是这样，不过叠彩山过

去没有风洞的名称，而是现在的人这样称呼；此洞之中从前有风洞的名称，今天没有知道的人了。〕走出这里，忽然见有圆圆的一股白光，映照在洞内的深壑中，迷迷茫茫好像天上将要露出的曙光。于是往东出了后洞，有水流在洞北环流，往南流入洞中，料想流下去就是龙江了，小石桥跨在水流上，是宋朝丞相曾布公所修造的。越过桥，拂拭洞口右侧的石崖，就见有曾公作的碑记在壁上。这才得知此洞从前名叫冷水岩，曾公治理桂林时，搜寻奇景建了桥，才改名叫曾公岩。与栖霞洞大概是一个山洞潜流相通，两个洞口各有特色罢了。

我伫立在桥上，见山洞中有个洗衣汲水的人，我问他："此条涧水从东北流来，可不可以溯流进洞去？"那人说："由水洞的上面可以深入进去几里，洞中的名胜，与外洞相比较，路远一倍但奇特的景致也多一倍。至于水洞则深浅莫测，唯有冬季的几个月可以涉水进去，此时不是适当的季节。"我马上找那人作向导。那人便回家去取松明，我跟随他出洞后往右走，找到庆林观。把背着的包裹寄放在观中，并且拜托观里人做好饭等着。于是同向导进洞，仍由隘口东面的石门，经过凤凰戏水，到达红、白二毡，这才由岔道向北行。其中有舞球的狮子、卷鼻的大象、长颈凸背的骆驼；有土坟丘前的祭坛，而猪鬃鹅掌罗列于前；有罗汉的宴饮，而金杯银座排列于下。那高处有山神，高一尺左右，飞坐在悬崖上；那深处有佛像，仅七寸高，端坐在半壁；菩萨的侧边，一个石龛中有坐禅的禅床，正可以盘腿合十而坐；观音法座之前，有一个圆形的法轮，好像要圆圆转动的样子。深处又有漆黑的深渊，位于那条有桥的山涧的上游。来到此处向导也不敢进去，说："挑着灯笼火把引路，即使是几天也不能走到头，不过此处没有人进去过，何况正当水涨之后，怎么能去尝试这意想不到的危险呢？"只得返回来，沿着红白二毡、凤凰戏水出洞来。计算了一下，先前从栖霞洞到曾公岩，大约直线走过的路共二里，后边一次从曾公岩进去又出来，大约绕来绕去的路共三里，然而两个山洞中的优美景致，几乎一览无遗了。



出洞后，到庆林观吃饭。望见来时见到的娘媳妇峰就在庆林观东边，从小路赶到峰下，则见峰下向西裂开一个洞，种圃灌园的人家聚居在那里。〔种植金系草，是吃烟人的药。〕它北边又有种种形态的岩洞，原来曾公岩的上下左右都是岩洞，数也数不清。于是沿七星山的南麓，向北走入草莽之中，一连进了三个岩洞。估计省春岩应当在山北，

可翻过山岭走到，就望着北边的岭坳走。开始时有条小路，一里半上到山顶，石骨嶙峋，不容落脚，而且石缝中稍微分开一些的地方，却有荆棘刺丛密蔽更难上登；然而石片的奇姿，花瓣状石峰的异态，远望过去则互相掩映，而且愈往前穿过去愈加层出不穷，令人心目都眩晕。又走一里半，越岭而下，又找到开凿出来的石阶，下了石阶便在省春岩了。

省春岩三个山洞排列，都朝向东北方。最西边的一个洞前飞云漫卷，深入进去，有块岩石如下垂的肺叶悬在洞中。向西进去转向南，此洞渐渐黑下来，可惜附近没有居民，不能要火把进去，不过听说里面也没有奇特之处，就不进去了。洞右侧通着一个旁洞，可到达中洞。位于中间的山洞从外看很深，却不能深入，洞前也有些如下垂的木筏倒卷的神龙样的岩石。洞右又通着一个洞口可以到达东洞。最东的一个洞垂石愈加繁多，洞旁也有裂缝，洞中有清泉下注成潭，寒冷碧绿可照人影。我命令顾仆在中洞守行李，自己与静闻由洞前沿着山崖往东走。洞上方耸立的岩石似人一样，蹲着的岩石如野兽。洞东就有高石横亘在高空，仰望如刀劈出来一般。高石下清流萦绕，叫拖剑江，〔就是癸水了。〕发源于尧山，自东北方流抵七星山的北麓，于是向西流出葛老桥而后往西流入漓江。此时我转到山的东隅，仰面望见崖壁半中间裂开的洞穴层层叠叠，好似喷吐出的云雾和薄纱做成的帏幕，一连走过三个洞穴，心里认为若是洞内四通八达，三个洞连为一体，正如叠蕊阁架在空中，玉圭刺穿云天之外，这算是一个奇观了。然而未必能够到达，就徘徊在它下边，在草丛中有一条缝隙，就攀着悬崖，逐层而上。到达一个洞穴后，就见洞果然通到中洞。只是中洞低伏，不能抬起头，必须从洞外横着走过去，好像台榭一样，不经由洞中的深处走。来到第三个洞后，穿过裂缝进去，在后面有一个石龛，前边开了一道窗，窗洞中有玉一般的石柱悬吊在当中。石柱左侧又有一个圆形的石龛，上边有圆顶，下边有平平的座位，盘腿而坐，四肢恰好合适，即使是刀刮斧琢出来的也不能如此奇妙。座位前方正对着玉柱，有个小钟乳石垂下来，珍珠般的泉水不时滴下一滴。我与静闻分别坐在柱前的窗隙中，下临险要的山崖。道上行走的人看见我们，无不在山崖下绕来绕去，有再三徘徊不肯离去的人。不久有两个村中的樵夫，抬头眺望了很久，也攀登上来，告诉我说："在此处建盖房屋十分方便，我们村子



靠近这里，可以不时前来瞻仰。”我告诉他们：“这里是空中楼阁，遗憾的只是略微浅了点，窄了些，假如稍稍宽深一些，便可停下来栖身了。”那两人说：“中洞的上方，还有一个洞十分宽敞。”想要帮我攀登上去，花了很长时间不能到达。我于是下山靠在松荫下，从两个樵夫抬头眺望的地方反过来眺望，两个在山上的樵夫抓着枝条找台阶，始终被悬崖阻挡住，无从上登了。很久，仍旧往西走进省春岩的东洞内，钻入中洞，又从它的西侧钻入西洞。洞里有许多当代人的摩崖石刻。

出洞后向西走，又见到一洞，洞口向北，约高五丈，洞内稍稍下洼，向西转虽然慢慢昏黑下来，可更显出高峻宏大的气势，因为没有火把无法深入，这是个古洞。左边崖壁上用大字刻着“五美四恶”的一段文章，是张南轩的手笔，遒劲完美，可惜无人知道，就连山洞也无人能知道它的名字，有人认为是会仙岩，有的认为是弹丸岩。拂拭洞壁，读宋代莆田人陈黼的题记，却叫渚岩洞，难道是因为洞在癸水江边起的名吗？洞西拖涧水自东北流来直逼到山崖下，山崖愈加穹隆陡削，高插云霄并深嵌进深渊之中，非常雄壮。从石桥跨过江水往西走，于是山崖与江水都在路南边了。大概这是七星山的东北隅，名叫弹丸山，自省春岩走来共一里路。

由弹丸山西南走过各老桥，〔因为是各乡的父老修建的桥，因而以此作为桥名。〕望见山崖顶端有个洞高悬穹隆，上下都极其峻峭陡削，以为就是栖霞洞的洞口了。然而仔细审视它的左方，又有一座山崖，上有人在云层中建有房屋，与七星洞的后洞口有不同之处，急忙向东登山。山下先有一座寺庙，大概是与寿佛寺、七星观呈南北之势鼎立在山前的寺庙。在南边的是七星观，往东上去就是七星洞；中间的是寿佛寺，往东上山就是栖霞洞；北面的就是这座寺庙，往东上去就是朝云岩了。仰面曲膝攀登石磴，一直上去几百级，便进入了朝云岩，这个岩洞向西，在栖霞洞北边，从各老桥来又是一里了。洞口高悬，洞内向北转，更显高穹之势，徽州僧人太虚垒砌了石阶在洞口建了佛阁，飞临绝壁，下瞰江流和城池，远远地向着西山作揖，十分痛快。但只是此时正当落日余辉射入绝壁，竭尽全力跌跌撞撞地登上来，喘息汗水交加。刚刚倒身拜佛，忽然一个僧人在跟前呼叫，这是融止。这以前，与融止第一次相遇是在衡山的太古坪，再次相遇是在衡州绿竹庵，融止先一步返回桂林，互相约定在七星岩会面。等我到七星岩时，逢人就问，并

没有认识他的人。过了七星岩，认为已经无法寻找到了。来到此地忽然意外遇见了他，于是就留下来住在他的岩洞中。于是询问融止向北上登高处岩洞的道路，融止说："这个岩洞虽然高耸，虽然近在山崖右侧，未曾有可以上登的台阶。大约那个岩洞南面的洞壁，与此洞北边的洞底，相隔只有一丈左右，如果从洞内可以凿个孔通过去，洞以外再没有可以悬挂木梯的地方了。"凭栏向北远眺，岩洞被岩石挡住了，反而不能从近处观察，唯有抬头向西山远望，历数西山诸峰而已。〔西山自北往南：极北边是虞山，再往南是东镇门所在的山，再往南是木龙洞、风洞所在的山，即桂山，再往南是伏波山。这是在城东的一支山脉。虞山的西面，极北边是华景山，再往南是马留山，再往南是隐山，再往南是侯山、广福王山。这是在城西的一支山脉。伏波山、隐山之中是独秀峰，它南边雄踞在江口相对峙的山，是漓山、穿山。都在漓江以西，所以称为西山。〕



初三日　留在朝云岩佛阁上，面对西山补记几天来的游记。傍晚时才告别融止下山，往南路过寿佛寺、七星观，共一里，向西走过花桥，又向西行一里，过了浮桥，进入东江门，往南半里，到了赵家寓所住下来。

【原文】

初四日　晨餐后，北一里，过靖江府东门，从东北角又一里，绕至北门。礼忏坛僧灵室，乃永州茶庵会源徒孙也，引余辈入藩城北门[①]。门内即池水一湾，南绕独秀山之北麓，是为月牙池。由池西南经独秀西麓，有碑夹道。西为《太平岩记》，东为《大悲尊胜》两咒。又南，独秀之西，有洞曰西岩。即太平洞。对岩有重门东向，乃佛庐也。方扃诸优于内[②]，出入甚严，盖落场时恐其不净耳。寺内为灵室师绀谷所主。有须，即永州茶庵会源之徒，藩府之礼忏扃优皆俾主之。灵室敲门引客入，即出赴忏坛。绀谷瀹茗献客，为余言："君欲登独秀，须先启王[③]，幸俟忏完，王撤宫后启之。"时王登峰时看忏坛戏台，诸宫人随之，故不便登。盖静闻先求之灵室，而灵室转言师者。期以十一日启，十二日登。乃复启重门[④]，送客出。出门即独秀岩，乃西入岩焉。其岩南向，不甚高，岩内刻诗缕画甚多。其西裂一隙，下坠有圆洼，亦不甚深，分两重而已。岩左崖镌《西岩记》，乃元至顺间[⑤]记顺帝潜邸于

此[6]。手刻佛像，缕石布崖，俱极精巧，时字为苔掩，不能认也。洞上篆方石，大书“太平岩”三字。夹道西碑言：西岩自元顺帝刻像，其内官镌记，后即为本朝藩封。其洞久塞，重垣闭之。嘉靖间，王见兽入其隙，逐而开之，始抉其闭而表扬焉，命曰太平岩[7]。岩右有路，可盘崖而登，时无导者，姑听之异日。

乃仍从月池西而北，出藩城。于是又西半里，过分巡。其西有宗藩，收罗诸巧石，环置户内外。余入观之，择其小者以定五枚，俟后日来取。乃从后按察司前南行大街一里，至樵楼[8]。从楼北西向行半里，穿榕树门[9]。其门北向，大树正跨其巅，巨本盘耸而上，虬根分跨而下，昔为唐、宋南门，元时拓城于外[10]，其门久塞，嘉靖乙卯，总阃周于德抉壅闭而通焉。由门南出，前即有水汇为大池。后即门顶，以巨石叠级分东西上，亦有两大榕南向，东西夹之。上建关帝殿，南面临池，甚为雄畅。殿西下，总阃建牙[11]。路从总阃西循城而南，一里，西出武胜门，乃北溯西江行[12]，一里而达隐山。

其山北倚马留诸岫，西接侯山诸峰[13]，东带城垣，南临西江，独峙坞中，不高而中空，故曰隐山。山西面有六洞环列：东为朝阳洞，寺在其下。洞口东向，下层通水，上层北辟一门，就石刻老君像，今称老君洞。山北麓下为北牖洞。洞东石池一方，水溢麓下，汇而不流，外窦卑伏，而内甚宏深。前有庵，由庵后披隙入，洞圆整危朗，后复上盘一龛，左有一窗西辟，石柱旁列，不通水窦。其北崖之上为白雀洞，在朝阳后洞西。门北向，入甚隘，前有线隙横列，上彻天光，渐南渐下，直通水。又西为嘉莲洞，亦北向，与白雀并列。洞分东西两隙，俱南向下坠，洞内时开小穴，彼此相望，数丈辄合，内坠渊黑，亦抵水。又西过一石隙，西北有石，平庋错萼中，绝胜琼台。乃南转为夕阳。洞西向，洞口飞石，中门为两。门左一侧壑汇水，由水窦东通于内，右有曲穴北转，内甚凄暗，下坠深潭，盖南北皆与水会焉。又南转西南山麓，为南华洞。洞南向，势渐下，汇水当门，可厉人。深入则六洞同流。五洞之底，皆交连中络，惟北牖则另辟一水窦，初不由洞中通云。闻昔唐宋时，西江之水东潆榕树门，其山汇于巨浸中，是名西湖[14]，其诸纪游者俱云“乘舟载酒而入”。今则西江南下，湖变成田，沧桑之感有余，荡漾之观不足矣。

余初至朝阳寺，为东洞僧月印导，由殿后入洞，穿老君之侧上，出山北，乃西过白雀、嘉莲，皆北隅之洞也。西南转平石台，是日甫照不

能停，乃南过夕阳，此西隅之洞也。又南转而东，过南华，则南隅之洞云。余欲从此涉水而入，月印言："秋冬水涸虫蛰，方可内涉；今水大，深处莫测，而蛇龙居焉，老僧不能导。请北游北牖，可炊焉。兹已逾午矣。"余从之，乃东过西湖神庙，又北转过朝阳，别月印，逾隐山东北隅。其处石片分裂，薄若裂绡，耸若伸掌，石质之异，不可名言。有一石峰，即石池一方，下浸北麓，其内水时滴沥，声如宏钟。西入北牖庵，令顾仆就炊于庵内，余与静闻分踞北牖洞西窗上，外揽群峰，内阚洞府。久之出，饭庵前松荫下。复由老君洞入，仍次第探焉。

南抵南华，遇一老叟曰："此内水窦旁通，虽浅深不测，而余独熟经其内。君欲入，明当引炬以佐前驱。"余欲强其即入，曰："此时不及，且未松明。"及以诘旦为期[15]。余乃南随西江之东涯，仍一里，过武胜门，西门。又南循城西一里，过宁远门。南门。由正街南渡桥，行半里，复东入岐。路循西江南分之派，行一里，抵漓山。山之东即漓江也，南有千手观音庵。从山之西麓转其北，则漓水自北，西江自西，俱直捣山下，山怒崖鹏骞，上腾下裂，以厄其冲，置磴上盘山腰，得雉岩寺[16]。时已薄暮，遂停囊岩寺。遇庠友杨子正，方读书其间，遂从其后跻石峡，同蹑青萝阁，谒玉皇像。余与子正倚阁暮谈至昏黑，乃饭岩寺而就枕焉。



初五日　是为端阳节。晨起，雨大注，念令节名山[17]，何不暂憩，乃令顾仆入城市蔬酒。余方凭槛看山，忽杨君之窗友郑君子英[18]、朱君兄弟超凡、涤俱至，盖俱读书青萝阁。上午雨止，下雉岩寺，略记连日游辙；而携饮者至，余让之，出坐雉岩寺亭，杨、郑四君复以柬来订。当午，余就亭中，以蒲酒、雄黄自酬节意。下午，四君携酒至，复就青萝饮之。朱君有家乐，效吴腔，以为此中盛事，不知余之厌闻也。时方禁龙舟，舟人各以小艇私棹于山下，鼍鼓雷殷[19]，回波雪涌，殊方同俗，聊资凭吊，不觉再热。既暮，复下山，西入一洞。洞在山足，门西向，高穹而中平，上镌"乐盛洞"三字，古甚，不知何人题。前有道宫，亦就荒圮。出洞，复东循雉岩崖麓，沿江而东。其东隅有石，上自山巅，下插江中，中剜而透明，深二丈，高三丈，若辟而成户，江流自北汇其中。涉其南透崖以上，即为千手大士庵。余因濯足弄水，抵暮乃上宿雉岩。

雉岩，《一统志》以为即漓山，在城南三里。阳水南支经其北，漓水南下经其东；东有石门嵌江，西有穹洞深入，南有千手大士

庵，俱列其足。雉岩寺高悬山半，北迎两江颓浪，飞槛缀崖，倒影澄碧。寺西为雉山亭，南为雉山洞。洞外即飞崖斗发，裂隙迸峡，直自巅下彻，旁有悬龙矫变，石色都异。前大石平涌为莲台。台右根与后峡相接处，下透小穴入，西向台隙，摩崖登台，则悬龙架峡，正出其上。昔有阁日青萝，今移置台端，登之不知其为台也。然胜概麇集，不以阁掩。是山正对城南，为城外第二重案山。北一里曰象鼻山水月洞，南三里曰崖头净瓶山荷叶洞，俱东逼漓江，而是山在中较高，志遂以此为漓山。范成大又以象鼻山水月洞为漓山，后人漫无适从。然二山形象颇相似。但雉岩石门，不若水月扩然巨观，故游者舍彼趋此。然以予权之，濒江午向三山[20]，不特此二山相匹，崖头西北山脚，石亦刳空嵌水，跨成小门，其离立江水冲合中，三山俱可名漓也。

注释



①藩城：靖江王府始建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严格按照明王朝对藩王府的规制建造，是一庞大的建筑群。王城为长方形，形制规整，全用青石修砌，周围约1.5公里，每方各有一门，共四门。城址在桂林市中心，城墙及城门至今保存完好。王府的主要建筑承运殿早毁，但殿前的云阶玉陛和勾栏望柱保存至今。独秀峰位于王府后花园，山麓的月牙池就是当时开凿的。

②扃(jiōng)：关锁。

③启：陈述，禀告。

④启：打开。

⑤至顺：元代文宗年号，时在公元1330—1332年，共三年。

⑥顺帝潜邸句：元代曾于独秀峰建大园寺。元顺帝即位前曾居住过这里，后来他当了皇帝，便将大园寺改为万寿殿。

⑦太平岩：原作“太后岩”，据上文改。

⑧樵：同“谯”。谯(qiáo 瞧)楼：古时建筑在城门上用以瞭望的高楼。

⑨榕树门：为宋代古城南门，今仍称古南门。在榕湖北岸，过去因有古榕树盘生，故此门称榕树门，桂林也因此被称为榕城。其南的大池，明时称为“莲荡”、“阳塘”，即今榕湖和杉湖，现为桂林市内的风景区。

⑩元时拓城于外：“外”原作“内”，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⑪阃(kǔn 困)：特指郭门的门槛，亦以指阃外负军事专责的人，《游记》中称阃帅。总阃：乾隆本作“大将军”。牙：通“衙”，即衙门。

⑫西江：即今阳江，又称桃花江。

⑬其山北倚马留诸岫，西接侯山诸峰："马留"，今作"骝马山"，下同。侯山距隐山甚远，应是"西接西山诸峰"。

⑭西湖：到元代，西湖已废为田。西湖的残迹在今桂林市区西缘，隐山附近一带。

⑮诘（jié 结）旦：又作"诘朝"，意即明早。

⑯雉岩：有雉山在今桂林市区上海路南侧，桃花江南支西岸，有洞称雉岩。雉岩寺、青罗阁等今已不存。

⑰令节：佳节。名山：著名于世的山。

⑱窗友：同窗学习的朋友，即同学。

⑲鼍（tuó 驼）：亦称扬子鳄，皮可张鼓。鼍鼓即用鼍皮蒙的鼓。

⑳午向：南向。

【今译】



初四日　早餐后，往北走一里，过了靖江王府的东门，从东北角又走一里，绕到北门。礼佛坛的和尚灵室，是永州茶庵会源的徒孙，领着我们几个人进入王城的北门。门内就是一湾池水，南面绕着独秀山的北麓，这是月牙池。由水池西南岸经过独秀峰西麓，有石碑夹道。〔西面的是《太平岩记》，东边的是《大悲尊胜》的两段经咒。〕又向南，独秀峰的西面，有个洞叫西岩。〔就是太平洞。〕面对岩洞有重重大门向东，是佛寺。正把几位演戏的艺人关在寺内，出入十分严格，大概是担心收场时他们手脚不干净而已。寺内由灵室的师傅绀谷主持。〔有胡须，就是永州茶庵会源的徒弟，王府的礼佛、关锁艺人都由他管。〕灵室敲开门领客人进去后，立即出寺赶赴礼佛坛。绀谷烹了茶献给客人，对我说："先生想要登独秀峰，必须事先启奏王爷，希望能等到忏礼完毕，王爷撤回宫后再禀告他。"〔当时靖江王不时登峰观看礼佛坛和戏台，众宫女尾随着他，所以不便登峰。大概是静闻先向灵室央求登峰的事，而灵室又转告他师傅。〕约定在十一日启奏，十二日登峰。于是重新打开了层层大门，送客人出寺。出门就是独秀岩，就向西进入岩洞中。这个岩洞向南，不怎么高，岩洞内有很多刻诗雕画。洞西裂开一条缝，下坠之处有个圆圆的洼洞，也不怎么深，分为两层而已。岩洞左边的崖壁上刻有《西岩记》，是记载元朝至顺年间顺帝秘密居住于此的事。顺帝亲手刻的佛像，纹缕分布在崖壁上，都极为精巧，此时字被苔藓掩盖了，不能辨认。洞上方雕出一块方石，写着"太平岩"三个大

字。〔夹在路旁西边的石碑说:西岩自从元顺帝刻了佛像,他的宦官刻写了碑记,后来就成为本朝藩王的封地。此洞很久以前就堵塞起来了,用层层墙垣封闭了洞口。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靖江王见有野兽进入墙缝中,追逐野兽才打开了墙壁,这才挖开了洞口的堵塞物并宣扬它,命名为太平岩。〕岩洞右边有路,可以绕着山崖登上去,此时没有向导,姑且听任改日再登。

于是仍从月牙池西岸往北走,出了王城。从这里又西行半里,路过分巡道衙门。衙门西侧有家王府的族人,收集了各种各样精巧的石头,环绕在门内外放着。我进去观赏石头,选择其中小点的讲定了五块,等后天来取。于是从后面走到按察使司前由大街向南行一里,来到谯楼。从谯楼北向西行半里,穿过榕树门。城门向北,大榕树正好跨越门顶,巨大的树干曲绕着耸向上,盘曲的树根分两杈跨过下方,从前是唐、宋时朝的南门,元代向外扩城,此门便长期被堵塞起来了,嘉靖乙卯年(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总兵周于德挖开堵塞的封墙通行。由城门往南出来,门前就有水汇积成大水池。后面就是城门顶,用巨石分在东西两边砌成台阶通上去,也有两棵大榕树朝向南方,分在东西夹住城门。门顶上建有关帝殿,向南面临池水,极为雄壮舒展。殿西侧的城墙下,总兵建了衙门。路从总兵府西面沿城墙往南走,一里,向西出了武胜门,于是向北溯西江行,一里路就到了隐山。



隐山北边紧靠马留山诸山,西边连接侯山诸峰,东边围绕着城墙,南边面临西江,独立在坞中,不高但中间却是空的,所以叫隐山。山的四面环列着六个洞:东面的是朝阳洞,朝阳寺在洞下。洞口向东,下层通着水,上层北面裂开一个洞口,就着石壁雕刻了老君像,今天称为老君洞。山北麓下的是北牖洞。洞东有一个方形石水池,池水溢到山麓下,积而不流,外洞低伏,可内洞却十分深广。洞前有座寺庵,由庵后钻过缝隙进去,山洞圆整高朗,后方上部又盘踞着一个石龛,左边有一道窗户开向西边,四旁排列着石柱,不通水洞。它北面山崖上的是白雀洞,在朝阳洞后洞的西边。洞口向北,进去非常狭窄,前边有条线一样的裂缝横向展开,顶上透下天光,渐渐往南渐渐下走,直通到水。再往西是嘉莲洞,也是向北,与白雀洞并排。洞分为东西两道裂隙,都向南下坠,洞内不时开有小穴,彼此相望,几丈之后就合拢过来,里边坠入漆黑的深渊中,也通到水边。又往西经过一条石缝,西北边有块岩

石，平架在错杂的花萼状的山崖之中，绝对胜过华美的楼台。于是往南转是夕阳洞。洞向西，洞口有块飞石，从中把洞口分为两半。洞口左边一侧的壑谷中积着水，由水洞往东通到里面，右边有个弯弯的洞穴向北转去，里边十分寒冷黑暗，下坠到深潭中，大概南北两面都与水相通。又向南转到西南山麓，是南华洞。洞向南，地势渐渐低下去，积水挡在洞口，可涉水进去。深入进去则六个山洞是同一条水流。五个山洞的底部，都有网络般的水流互相连接着，唯有北牖洞却另外辟出一个水穴，开始时并不与洞中相通。听说过去唐宋时期，西江的水在东边潆绕到榕树门，这座山汇积在巨大的湖泽之中，这里名叫西湖，许多记游记的人都说"乘船载酒进去"。今天却西江往南下移，湖泊变成农田，沧桑巨变的感慨有余，而碧波荡漾的景观不足了。

我初到朝阳寺时，是东洞的和尚月印导游，由殿后入洞，穿过老君洞的侧边上去，来到山北，于是往西经过白雀洞、嘉莲洞，都是山北隅的洞。往西南转到平石台，此时烈日正好照射不能停，就向南经过夕阳洞，这是山西隅的洞。又向南转到东，经过南华洞，便是山南隅的洞了。我打算从此涉水进洞，月印说："秋冬时节水干虫子冬眠时，才能涉水进去；现在水大，深处无法揣测，而龙蛇居住在其中，老僧我不能领路。请到北边游览北牖洞，可在那里烧饭吃。现在已过了中午了。"我听从他的话，于是往东过了西湖神庙，又向北转过朝阳洞，辞别了月印，越过隐山东北角。此处石片分裂，薄如剪开的薄纱，高耸如伸开的手掌，石质的奇特之处，无法说出名字来。有一座山峰，靠近一方形石池，下边浸泡着石峰的北麓，池内水滴时常滴落下来，声音如宏亮的钟声。往西进入北牖庵，命令顾仆在庵内烧饭，我与静闻分别坐在北牖洞向西的窗口上，往外观览群峰，向内窥视神仙洞府。很久才出洞，在庵前的松荫下吃了饭。再次由老君洞进去，仍旧依次探历洞穴。



往南来到南华洞，遇上一个老汉说："此洞里边的水洞四通八达，虽然深浅不测，可唯独我经常经历其中。君想入洞，明天应当举着火把在前边帮你领路。"我想强逼他当即进洞，他说："此时来不及了，况且又没有松明。"马上约定明早相会。我便往南顺着西江的东岸走，仍是一里，过了武胜门，〔就是西门。〕又向南沿城墙西侧行一里，经过宁远门。〔就是南门。〕由正街向南过桥，行半里，再向东走上岔路。路沿着西江往南分出的支流走，行一里抵达漓山。漓山的东面就是漓江

了,南边有个千手观音庵。从漓山的西麓转到山北,就见漓江从北边,西江自西边,都径直奔泻到山下,山峰现出怒容,崖壁似大鹏鸟飞举,上面腾空下部崩裂,扼守在两江的要冲,有石磴上绕到山腰,找到了雉岩寺。此时已是傍晚,就停息在雉岩寺。遇见了学友杨子正,正在寺中读书,于是从寺后上登石峡,一同登上青萝阁,拜谒了玉皇大帝像。我与子正凭靠在楼阁上在暮色中交谈到昏黑,这才到雉岩寺吃了饭就躺上床了。

初五日　这一天是端午节。清晨起床,大雨如注,心里想,当此佳节名山,何不暂时休息一下,便命令顾仆进城买酒菜。我正靠着栏杆观看山景,忽然杨君的同窗好友郑子英先生和朱超凡、朱超涤兄弟二位都一起到来,原来都是在青萝阁读书的。上午雨停了,下到雉岩寺,简略记了几天来的游踪;可来了些带着酒食的人,我把地方让给他们,出来坐在雉岩寺亭中,杨、郑四位先生又送请柬来预先约定。当天中午,我在亭中,独自用菖蒲酒、雄黄抚慰过节的心意。下午,四位先生带着酒来到,再迁移到青萝阁饮酒。朱君有自己家里的乐师,模仿着唱吴地的曲调,以为是此地的盛事,却不知我讨厌听到这个腔调。当时正好禁止赛龙舟,赛舟的人各自用小艇私自到山下划,鼍皮鼓似雷鸣般咚咚响,江水波涛回旋雪花飞涌,地方不同风俗相同,姑且用来抚慰思乡之情,不觉心头再热。黄昏以后,再次下山,向西走入一个山洞。洞在山脚,洞口向西,高高隆起而洞中平坦,上面刻有"乐盛洞"三个字,非常古朴,不知是何人所题。洞前有道观,也将近荒芜倒塌。出了洞,又向东顺雉岩的崖脚,沿江向东走。雉岩东隅有石崖,上边起自山顶,下面插入江中,中部有个洞透出光亮来,深有二丈高三丈,好像是开辟而成的门户,江流从北边流来积在门中。涉水到它南面穿过石崖上去,就是千手观音庵。我于是洗脚戏水,到天黑才上到雉岩寺住下。

雉岩,《一统志》认为就是漓山,在城南三里处。阳江往南的支流流经山的北面,漓江向南下流经山的东边;东面有石门嵌入江中,西边有穹隆的山洞深入进去,南面有千手观音庵,都排列在山脚。雉岩寺高悬在半山腰,向北迎着两条江流向下奔流的浪涛,飞空的栏杆点缀在崖壁上,倒影澄彻碧绿。寺西是雉山亭,南边是雉山洞。洞外是飞崖耸立,裂隙迸成峡谷,一直从山顶下插

到底，旁边有崖石呈悬龙状弯曲变化，石色都很奇异。前方巨石平地涌起成为莲台。在莲台右侧根部与后面峡谷相连之处，往下穿过一个小洞进去，向西经过平台的裂缝，手摸山崖登上平台，就见悬龙石架在峡上，正好在平台上。从前有座楼阁叫青萝阁，今天移建在平台的前端，登上它还不知道它就是高台。然而胜景聚集在一起，不会被楼阁遮挡住。这座山正对着城南，是城外的第二重案山。北边一里是象鼻山水月洞，南面三里是崖头净瓶山荷叶洞，全都朝东逼近漓江，而这座山在中间较高，志书便把此山作为漓山。范成大又把象鼻山水月洞当作漓山，后代人茫然无所适从。不过两座山的形象十分相似。但是雉岩的石门，不如水月洞那样宽阔巨大壮观，所以游玩的人都舍弃那里选择此山。不过让我来权衡二者，溯江向南的三座山，不仅与这两座山互相匹敌，而且崖头西北面的山脚，石山也剜空嵌入水中，跨在江中成为小门，它们独自并立于江水波涛中，三座山都可起名叫漓山。

【原文】

初六日　晨餐后，作二诗别郑、杨诸君。郑君复强少留，以一诗酬赠焉。遂下山，西南一里入大道，东南一里过南溪桥。南溪之山高峙桥东，有水自西南直上逼西麓，绕山东北入漓去，石梁跨其上，即所谓南溪也。白龙洞在山椒。累级而上，洞门高涨，西向临溪，两石倒悬洞口，岂即所谓白龙者耶？洞下广列崇殿，仰望不知为洞。由殿左透级上，得璇室如层楼[①]，内有自然之龛，置千手观音。前临殿室之上，环瞻洞顶，为此洞最胜处。从此北向东转，遂成昏黑。先是，买炬山僧，僧言由洞内竟可达刘仙岩，不必仍由此洞出。及征钱篝火入，中颇宽宏多歧。先极其东隅，上跻一隙，余以为刘仙道也，竟途穷莫进。又南下一洼，则支窦傍午，上下交错，余又以为刘仙道也，山僧言："此乃护珠岩道，崄巇莫逾[②]。与其踯躅于杳黑，不若出洞平行为便。"时所赍茅炬已浪爇垂尽，乃随僧仍出白龙。下山至桥，望白龙之右复有洞盘空，而急于刘岩，遂从桥东循山南东转，则南面一崖，层突弥耸，下亦有窍旁错，时交臂而过。忽山雨复来，乃奔憩崖下，跻隙坐飞石上，出胡饼啖之。雨帘外窥，内映乳幕，仙仙乎有凌云餐霞之想。久之雨止，下岩，转岩之东，则刘仙岩在是矣。岩与白龙洞东西分向，由山南盘麓而

行，相去不过一里，而避雨之岩正界其中，有观在岩下。先入觅道士炊饭，而道枕未醒，有童子师导从观右登级。先穿门西入，旋转逾门上，复透门出，又得一岩，东南向，中置三仙焉，则刘仙与其师张平叔辈也。又左由透门之上，再度而北，又开一岩，中置仙妃，岩前悬石甚巨，当洞门，若树屏，若垂帘。刘仙篆雷符于上岩右壁，又有寇忠愍准大书，俱余所(欲)得者。予至岩，即周览各窦。询与白龙潜通处，竟不可得。乃知白龙所通，即避雨岩下窦，导僧所云护珠岩是也。时雨复连绵不止，余仍令顾仆随童子师下观[3]，觅米自炊。余出匣中手摹雷符及寇书，而石崖欹侧，石雨淋漓，抵暮而所摹无几。又令静闻抄录张、刘二仙《金丹歌》，亦未竟。又崖间镌刘仙《养气汤方》及唐少卿《遇仙记》未录，遂宿观。道士出粥以饷。中夜大雨，势若倒峡。

刘仙名景，字仲远，乃平叔弟子，各有《金丹秘歌》镌崖内[4]，又有《佘真人歌》在洞门崖上[5]，半已剥落，而《养气汤方》甚妙，唐少卿书奇，俱附镌焉。

初七日　雨滂沱不止。令顾仆炊饭观中。余与静闻冒雨登岩，各完未完之摹录。遂由玉皇祠后，寻草中伏级，向东北登山。草深雨湿，里衣沾透，而瞻顾岩石，层层犹不能已。而童子师追寻至岩中，顾不见客，高声招餐，余乃还饭寺中。饭后，道士童师导由穿云岩[6]。其岩在上岩东南绝壁下，洞口亦东南向。其洞高穹爽朗，后与左右分穿三窍，左窍旁透洞前，后与右其窍小而暗，不暗行也。洞内镌《桂林十二岩十二洞歌》，乃宋人笔。余喜其名，欲录之，而高不可及。道士取二梯倚崖间，缘缘分录，录完出洞。洞右有文昌祠，由其前东过仙人足迹。迹在石上，比余足更长其半，而阔亦如之，深及五寸，指印分明，乃左足也。其侧石上书"仙迹"二字，"迹"字乃手指所画，而"仙"字乃凿镌成之者。由迹北上，即为仙迹岩。岩在穿云东北崖之上，在上岩东隅，洞口亦东南向，外亦高朗，置老君像焉。其内乳柱倒垂，界为两重，若堂皇之后，屏列窗棂，分内外室者。洞岩穿窦两岐，俱不深，而玲珑有余。



徘徊久之，雨霏不止，仍从仙迹石一里，抵观前。别道士童师，遂南行二里，出十里铺。铺在斗鸡西，郡往平乐大道[7]。由铺南进灵懿石坊，东向歧路，入一里，北望穿山，隔江高悬目窦，昔从北顾，今转作南瞻，空濛雨色中，得此圆明，疑是中秋半晴半雨也。再前，望崖头北隅梳妆台下[8]，飞石嵌江，剜成门阙，远望之，较水月似小，而与雉山石门，

其势相似。然急流涌其中，荡漾尤异，倏忽之间，上见圆明达云，下睹方渚嵌水，瞻顾之间，奇绝未有。共一里，东至崖头庙。其山在雉山之南，乃城南第三重当午之案也。漓江西合阳江于雉山，又东会拖剑水及漓江支水于穿山[⑨]，奔流南下，此山当其冲。山不甚高，而屹立扼流，有当熊之势。西向祀嘉应妃，甚灵，即灵懿庙。宋嘉定间加封嘉应善利妃。其北崖有亭，为梳妆台，下即飞崖悬嵌，中剜成门处，而崖突波倾，不能下瞰，但见回浪跃澜，漩石而出，时趵然有声耳[⑩]。坐久之，返庙中。由其后入一洞，其门西向。穿门历级下，其后岈然通望，有石肺垂洞中，其色正绿，叠覆田田[⑪]，是为荷叶洞。穿叶底透山东北，即通明之口也，漓江复潆其下。由叶前左下，东转深黑中，其势穹然，不及索炬而入。初，余自雉山僧闻荷叶洞之名，问之不得其处，至是拭崖题知之，得于意外，洞亦灵幻，不负雨中踯躅。庙中无居人，赛神携火就崖而炊[⑫]，前后不绝。其东北隅石崖插江，山名“净瓶”以此，须泛舟沿流观之，其上莫窥也。

仍二里出大道，傍十里铺，经白龙洞，北随溪探前所望白龙左洞，则玄岩也[⑬]。岩东向，洞门高耸。下峡，由南腋东入上洞；东登必由北奥，俱祟深幽邃，无炬不能遐历[⑭]。洞前乳柱缤纷，不减白龙。上镌“玄岩”，字甚古。出洞，饭而雨霁。五里入宁远门，南门。返寓，易衣浣污焉。

注释

①璇(xuán 玄)室：雕饰华丽的宫室。

②崄：同“险”。《游记》“险”亦作“崄”。崄巇(xiǎn xī 险希)：艰险崎岖。

③童子师：粗悉法事的道童。

④镌(juān 捐)：凿刻。

⑤佘真人歌：“佘”原作“俞”，据摩崖校改。

⑥道士童师导由穿云岩：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由观左登穿云岩”。据下文，此“由”疑为“游”。

⑦平乐：明置平乐府，即今平乐县。

⑧崖头：即净瓶山，在桂林市南郊，南溪山以南的漓江边。山有荷叶洞，亦称莲叶洞。

⑨又东会拖剑水及漓江支水于穿山：原作“又东会湘水于穿山”，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⑩跫(qióng穷):脚步声。

⑪田田:形容荷叶相连的样子。

⑫赛神:旧俗用仪仗、鼓乐、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称迎神赛会,简称赛神。

⑬玄岩:也称元岩、观音岩。南溪山白龙洞在山腰不在山顶。白龙洞与刘仙岩不通,但与玄岩、龙脊洞却是相通的。

⑭遐(xiá霞)历:远游。

【今译】

初六日　早餐后,作了两首诗辞别郑、杨诸君。郑君又强逼着稍作停留,用一首诗回赠给我。于是下山,向西南一里走上大道,往东南一里过了南溪桥。南溪的山高高耸立在桥东,有水流自西南流来一直向上逼近西麓,绕到山的东北流入漓江去,石桥跨在水上,就是所谓的南溪了。白龙洞在山顶。沿层层台阶上去,洞口高张着,朝向西边面临溪流,两块岩石倒悬在洞口,莫非就是所谓的白龙吗?洞下排列着许多高大的殿宇,抬头望去不知道是山洞。由殿左通过台阶上去,走到一处雕饰华丽的殿堂,如同高楼,里边有自然形成的石龛,安放着千手观音。站在前边面临殿堂之上,环顾洞顶,是此洞最优美之处。从此往北转向东,便变得昏黑下来。这之前,向山中的和尚买火把,和尚说由洞内一直走可到达刘仙岩,不必仍从此洞出来。到拿出钱买火把点亮后进洞,只见洞中十分宽阔宏大,岔洞很多。首先走到洞内东隅的尽头,上登一条裂缝,我以为是去刘仙岩的路了,路竟然断了无法前进。又向南走下一个洼坑,就见旁洞四通八达,上下交错,我又以为是去刘仙岩的路了,山上的和尚说:“这是去护珠岩的路,艰险崎岖无法通过。与其徘徊在深黑之中,不如出洞在平地走更为方便些。”此时带着的茅草火把已经白白地将要烧尽,只好跟随和尚仍然出了白龙洞。下山走到桥边,望见白龙洞的右边又有个洞盘在高空,但急着去刘仙岩,便从桥东头沿南面的山向东转,就见南面有一座石崖,层层突起更加高耸,下边也有洞穴四处交错,时时擦肩而过。忽然山雨再次降临,便跑到石崖下休息,登上裂缝坐在飞突的岩石上,拿出烧饼来吃。向外看去是一层雨帘,里边如映照着乳白色的帏幕,仙仙然使人有腾云驾雾吞吐云霞的想法。很久雨才停,下了岩洞,转到岩洞的东边,刘仙岩就在这里了。刘仙岩与白龙洞分一个朝东,一个朝西,由山南绕着



山麓走相距不超过一里，而避雨的那个岩洞正隔在当中，有个道观在岩洞下，先进去找道士做饭，可道士睡在床上未醒，有个道童领着从道观右侧登台阶上去。先穿过洞口往西进去，随即转来转去爬到洞口上方，又钻出洞，又找到一个岩洞，洞口向东南，洞中安放着三位神像，就是刘仙人与他的师傅张平叔等人了。又向左由钻出来的那个洞口的上方，再越到北边，又开有一个岩洞，洞中放置着仙妃像，洞前悬着的岩石十分巨大，挡在洞口，像竖立的屏风，似下垂的门帘。在上洞右壁刘仙人用篆字刻有雷符，又有寇忠愍公〔寇准。〕的大字，都是我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来到刘仙岩，立即遍览了各个洞穴。询问与白龙洞暗中相通之处，始终找不到。这才知道白龙洞通着的，是避雨那个岩洞的下洞，也就是导游的僧人所说的护珠岩了。此时雨又连绵不停地下起来，我仍旧命令顾仆随道童下到道观中，找米自己做饭。我拿出匣子中的纸笔亲手摹拓雷符及寇准的字，但石崖倾斜，石壁上雨水淋漓，到天黑时都没有摹好多少。又命令静闻抄录张、刘二位仙人的《金丹歌》，也没有抄完。另外崖壁间镌刻着刘仙人的《养气汤方》及唐少卿的《遇仙记》，没有抄，只好就住在道观中。道士拿出稀粥来给我们吃。半夜下大雨，雨势如山峡崩塌下来。

刘仙人名叫刘景，字仲远，是张平叔的弟子，各人都有《金丹秘歌》凿刻在崖壁上，又有《佘真人歌》在洞口的崖壁上，一半已经剥落，而《养气汤方》十分奇妙，唐少卿的字很罕见，都附带刻在壁上。

初七日　大雨滂沱不止。命令顾仆在道观中煮饭。我与静闻冒雨登上岩洞，各人完成未摹完的崖刻。于是从玉皇祠后，找到草中隐伏着的石阶，向东北登山。草深雨湿，内衣都湿透了，可环视左右的岩石，一层层的仍见不到头。而道童追寻我们来到岩洞中，四顾不见客人，高声招呼我们去用餐，我便返回寺中吃饭。饭后，道士与道童领路游穿云岩。这个岩洞在上岩东南的绝壁上，洞口也是朝东南。岩洞高高穹隆起，高爽明朗，后面与左右两边分别通着一个洞穴，共三个，左边的洞穴从旁边通到洞前，后面与右边的洞穴又小又暗，无法在黑暗中前行。洞内刻有《桂林十二岩十二洞歌》，是宋代人的笔迹。我喜爱它的名字，打算抄录它，可是太高够不到。道士取来两把梯子靠在崖壁上，分头顺着抄录，抄完出洞。洞右有个文昌祠，由它前面往东经过

仙人足迹。脚印在岩石上，比我的脚掌还长那么一半，而且宽处也是这样，深达五寸，指头印清清楚楚，是左脚。它侧面的石头上写着“仙迹”两个字，“迹”字是用手指画出来的，可“仙”字是凿刻成的。由脚印往北上去，就是仙迹岩。岩洞在穿云岩东北的山崖之上，在上岩的东隅，洞口也是朝向东南，外边也很高大明朗，在洞中放置了老君像。洞内钟乳石柱倒垂，分隔为两层，好像是衙门大堂的后边，陈列着窗格状的屏风，分隔成内、外室的样子。洞中岩石上通着两岔洞，都不深，可玲珑小巧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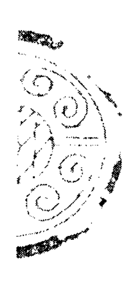
徘徊了很久，雨霏霏不止，仍从仙迹石走一里，到达道观前。告别了道士和道童，就向南行二里，到了十里铺。十里铺在斗鸡山西边，在府城通往平乐府的大道上。由铺南走进灵懿石坊，向东走上岔路，深入一里，朝北望穿山，隔着江流高悬着一个眼睛一样的洞穴，以前从北面看，今天转到南边观看，在这空濛雨色之中，见到这个明亮的圆洞，怀疑是在中秋节的半晴半雨之时了。再往前走，望见崖头北隅的梳妆台下，飞石嵌入江中，剜成门阙，远望它，比水月洞似乎小些，可与雉山的石门，气势相似。然而急流奔涌在石门中，荡漾之状尤其奇异，忽然之间，往上看见明亮的圆洞直达云霄，向下看方方的小洲嵌入水中，顾盼之间，奇绝的景致从未有过。共行一里，往东来到崖头庙。此山在雉山的南面，是城南第三重正南的案山。漓江往西在雉山与阳江合流，又向东在穿山汇合拖剑江及漓江的支流，往南奔流而下，此山正当江流的要冲。山不怎么高，可屹立于此扼住江流，有迎面挡熊的气势。有庙向西，供奉嘉应妃，十分灵验，就是灵懿庙。〔宋代嘉定年间（公元1208—1224年）加封为嘉应善利妃。〕庙北的山崖上有亭子，是梳妆台，下边就是飞崖悬空下嵌，中间剜空成门洞的地方，山崖突起波涛倾注，不能往下俯瞰，只见回浪跃澜，回旋的水流从石门中旋转而出，不时发出脚步声一样的声音。坐了很久，返回庙中。由庙后进入一个洞，洞口向西。穿过洞口沿台阶下去，那后面十分深远，四处都望得见，有肺叶状的岩石垂在洞中，石色纯绿，层层叠叠覆盖下来，似荷叶相连，这就是荷叶洞。穿过荷叶底下钻到山的东北面，就是透入亮光的洞口了，漓江重又潆绕在山下。由荷叶前往左下走，向东转入漆黑之中，洞势穹隆，来不及找火把进去了。起初，我从雉山的僧人那里听到荷叶洞的名字，询问他又不知道它的位置，来到这里擦拭崖壁上的



题记知道是这里，得之于意料之外，山洞也灵光变幻，不辜负在雨中来回走了一趟。庙中无人住，参加赛神的人带着火种来就着石崖烧饭，前后不断。庙东北隅的石崖插入江中，山的名字"净瓶"就是由此得名，必须乘船沿着江流观览它，在上面是无法窥视的。

仍旧二里走上大道，从十里铺旁过，经过白龙洞，向北顺着南溪去探先前所见白龙洞左边的洞，就是玄岩了。岩洞向东，洞口高耸。下到峡中，由南边的山侧向东进入上洞；向东上登必定要经由北面的深洞，全都高深幽远，没有火把不能远游。洞前的钟乳石柱缤纷交呈，不比白龙洞差。上边刻着"玄岩"，字写得十分古朴。出洞后，吃过饭后雨停了。走五里进了宁远门，〔南门。〕返回寓所，换衣服洗去污垢。

【原文】



初八日　晨餐后，市石于按察司东初旸王孙家，令顾仆先携三小者返寓，以三大者留为包夹焉。余遂同静闻里半出北门，转而东半里，北入支径，过一塘，遂登刘岩山。先有庵在山麓，洞当其后，为刘岩洞。洞门西向，东下渊黑，外置门为藏萎之所。此岩以刘姓者名，与城南刘仙同名实异也[①]。由洞右跻危级而上，是为明月洞。其洞高缀危崖之半，上削千尺，下临重壑，洞门亦西向。僧白云架佛阁于洞门之上，层叠倚岩，有飞云缀空之势。洞在阁下，东入岈然，然昏黑莫辨，无甚奇。出洞，觅所谓望夫山。山在其北，犹掩不可睹。乃饭而下，崖半见北有支径，遂循崖少北，复见一洞西向，其门高悬，为僧伐木倒架，纵横洞前，无由上跻。方徘徊间，而白云自上望之，亟趋而下，怂恿引登。梯叠门而上，一石当门树屏，由其左透隙，则宛转玲珑；逾石脊东下，穹然直透山腹；辟门东出，外临层崖，内列堂奥，凭空下瞰，如置身云端也。洞门乳柱纵横，径窦逆裂，北有一径高穹下坠，东转昏黑，亦有门东出，暗不复下。复与白云分踞石脊之中，谈此洞灵异。昔其徒有不逞者，入洞迷昧，不知所往。白云遍觅无可得，哀求佛前。五日，复自洞侧出，言为神所缚，将置之海，以师乞免贯之[②]。然先是觅洞中数遍，不知从何出也。此间东西透豁，而有脊有门中界之。不若穿山、叠彩、中隐、南峰诸洞，扩然平通，下望明皎，内无余奥也。

下洞，别白云。仍一里，西过北门，门西峰当面起，削山为城。循其北麓转西北城角，下盘层石，上削危城。其西正马留山东度之脉；其

南濒城为池，南汇与凉水洞桥新西门外。而南入阳江；其北则洼汇山塘，而东浅于虞山接龙桥下者。志所称始安峤当在其处也。志又有冷水洞，在城东，而曾公岩亦名冷水，而此又有冷水焉。凉水洞桥北，满堂皆莲花，香艳远暨，亦胜地。凉水洞在新西门外。北门在两山夹中，东西二峰峭竖而起，东峰俗呼为马鞍，西峰俗呼为真武。东峰疑即镇南峰，志言有唐人勒石，尚未觅得。西峰南麓，王阳明祠。因之为城，锁钥甚壮。然北城随山南转，故北隅甚狭，渐迤而南，则东西开扩矣。

余少憩城外西北角盘崖之上，旋入北门，西谒阳明祠。复东由大街南行，则望洞西岩之穴正当明处，若皎月高悬焉。又南，共一里，至《桂岭碑》侧[3]，西向濒城，复得一山，则华景洞在焉[4]。洞门东向，前有大池，后倚山，则亦因为西城者。洞前岩平朗，上覆外敞，其南昔有楼阁，今俱倾圮莫支，僧移就岩栖焉。岩后穿穴为门，其内岭岈，分而为三：南入者，洼暗而邃；西透者，昔穿城外，因为城门，后甃石塞而断焉；北转者，上出岩前，下履飞石，东临岩上。崖有旧镌一，为开庆元年手敕，乃畀其镇将者。开庆不知是何年号[5]，其词翰俱为可观。而下有谢表并跋，则渤不能读矣。已复出至前岩，僧言由洞左攀城而上，山之绝顶有《诸葛碑》。余从闻异之，亟西登城陴，乃循而南登，已从石萼丛错中攀跻山顶。此顶当是宝积山。志言宝积与华景相连，上多危石怪木，当今又为卧龙山，想一山而南北异名耳。顶南荒草中有两碑，一为成化间开府孔镛撰文，一为嘉靖间阃帅俞大猷修记[6]。皆言此山昔名卧龙，故因而祀公，以公德业在天下，非以地拘也。今顶祠已废，更创山麓。从其上东俯宫衢，晚烟历历，西瞰濛渚，荷叶田田，近则马留山倒影，远则侯山诸峰列翠，虽无诸葛遗踪，亦为八桂胜地[7]。其侧崖棘中，有百合花一枝，五萼，甚钜，因连根折之，肩而下山，即为按察司后矣。薄暮，共二里，抵寓。



注释

①此岩以刘姓句：即刘岩山，俗称看牛山。其上刘岩洞，俗称牛洞。

②贳：通“赦”，赦免。

③《桂岭碑》：原作“桂林碑”，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④华景洞：在宝积山北，洞前有铁佛寺。宝积山：在桂林市中山北路西侧，与叠彩山的四望山东西对峙。山南有诸葛武侯祠，俗称孔明台，故又名卧龙山。

⑤开庆：南宋理宗年号之一，时在公元1259年，仅一年。

⑥俞大猷（？—公元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负责广东地区的抗倭斗争，为抗倭名将。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又打退了安南对钦、廉等州的侵犯。后为广西总兵官，带兵镇压了韦银豹领导的农民起义，分兵七路，斩获达八千四百多人。

⑦八桂：源自《山海经》："桂林八树，在贲隅东。"宋代以后，八桂所指范围逐步集中到广西，成为桂林府的别称，但也泛称广西为八桂。《明一统志》："八桂，广西桂林府郡名。""八桂堂、在桂林府治，宋范成大建。"

【今译】

初八日　早餐后，到按察使司东侧王孙朱初旸家买石头，命令顾仆先一步带着三块小的返回寓所，把三块大的留下为我用夹板包装好。我于是同静闻走一里半出了北门，转向东行半里，向北走上岔开的小径，路过一个水塘，于是上登刘岩山。先有座寺庵在山麓，洞正位于庵后，是刘岩洞。洞口向西，往东下去是漆黑的深渊，外边安了门作为收藏萎蒿的地方。这个岩洞是因姓刘的人得的名，与城南的刘仙岩同名而实际上是不同的。由洞右登高高的石阶上去，这是明月洞。这个洞高高点缀在高崖的半中腰，上面陡削有千尺高，下临重重深壑，洞口也是向西。白云和尚在洞口之上架设了佛阁，层层叠叠靠着岩石，有飞在云上点缀在天空的气势。洞在佛阁下，向东走进去十分深邃，但是昏黑得无法辨清东西，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出洞来，寻找所谓的望夫山。山在洞的北面，仍然被挡住不能看见。便吃了饭下山，在山崖半腰看见北边有条岔开的小径，就沿着山崖稍往北走，又见到一个山洞向西，洞口高悬，僧人砍伐树木，纵横交错地倒架在洞前，无从上登。正在徘徊之间，白云从上边望见了，连忙赶下来，鼓励并领我们上登。用梯子一层层上到洞口，一块岩石挡在洞口，像竖立的屏风；由岩石左侧穿过石缝，则弯弯曲曲玲珑精致；越过石脊向东下走，十分深广，直通到山腹之中；从东边张开的洞口出来，外边下临层层山崖，洞内罗列着深深的殿堂，凌空下瞰，如置身于云天之上。洞口钟乳石柱纵横排列，迸裂的缝隙径穿石洞，北边有一条通道，从高高隆起的崖上深坠下去，转向东洞昏黑下来，也有洞口往东出去，因为太暗不再下走。又与白云分别坐在石脊的中间，谈论此洞的灵异之处。以前他的徒弟中有个迷胡的人，进洞神志迷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白云四



处寻找无法找到，在佛前哀求。五天后，那徒弟又从洞旁出来，说是被神捆绑起来，将要投入苦海，因为师傅乞求免罪才赦免了他。然而在这之前在洞中寻找了几遍，不知是从何处出来的。洞的东西两头透亮开阔，有道石脊有个石门隔在中央，不像穿山、叠彩山、中隐山、南峰各山诸洞，十分空阔，平敞相通，向下望去，明亮皎洁，里边没有其他隐秘之处了。

由洞中下来，告别了白云。仍然走一里路，往西经过北门，城门西边的山峰迎面耸起，辟山筑起城墙。沿着山的北麓转到城墙的西北角，下面盘踞着层层岩石，上面耸立着高峻的城墙。它的西面正是马留山往东延伸的山脉；它的南面濒临城墙处是护城河，往南与凉水洞桥〔在新西门外。〕之水会流再向南流入阳江；它的北面则低洼汇水，成为群山环绕的水塘，而东边比虞山龙桥下的水塘浅。志书所称的始安峤应当就在那个地方了。〔志书中又记有冷水洞，在城东，可曾公岩也叫冷水洞，而此处又有个冷水洞。凉水洞桥北边，满塘都是莲花，香艳远及，也是一处景色优美的地方。凉水洞在新西门外。〕北门在两座山相夹之中，东西两座山峰陡峭地竖起，〔东峰俗称为马鞍山，西峰俗称为真武岩。东峰怀疑就是镇南峰，志书上说有唐代人刻的石碑，还没有找到。西峰的南麓，有王阳明祠。〕顺着山势筑城，是军事要地，极其雄壮。不过北面的城墙随着山势转向南，所以城北隅十分狭窄，渐渐逶迤向南，则东西方向就开阔起来了。

我在城外西北角盘踞的石崖上稍作休息，随即进入北门，向西去拜谒了王阳明祠。再向东经由大街往南行，就望见洞西岩的洞穴正好位于透出亮光的地方，如皎洁的明月高悬着。又向南，共一里，来到《桂岭碑》侧边，向西走近城墙，又见到一座山，就见华景洞在这里。洞口向东，前边有个大水池，后面靠山，便也是顺着山势建西面的城墙。洞前部岩洞平坦明亮，上面有岩石覆盖着，外边宽敞，洞南从前有楼阁，今天全部倒塌了，没有任何支撑物，僧人搬到岩洞中栖身。岩洞后面穿穴为洞门，洞内十分幽深，又分为三个洞：向南进去的，低洼黑暗而深邃；往西穿去的，从前通到城外，因而作为城门，后来用石块砌起来塞断了；转向北的，往上出岩前，脚下踩着飞突的岩石，在岩洞上方向东俯视。崖壁上有旧时的刻石一块，是开庆元年皇帝的亲笔诏书，是赐给他镇守边地的大将的。开庆不知是什么年号，诏书的词章文采

都值得观赏。而下边有谢恩的奏章与跋文,却剥落得不能读了。不久又出到前边的岩洞来,和尚说从洞左沿城墙攀登上去,山的绝顶之上有《诸葛碑》。我听了他的话很惊奇,急忙往西登上城墙上的女墙,就沿着城墙往南上登,不多一会儿,从花萼般成丛错杂的岩石中攀登到山顶。〔这处山顶应该是宝积山。志书上记载宝积山与华景山相连,山上有许多高石怪树,当今又称为卧龙山,想来是一座山而南北两面名称不同罢了。〕山顶南边的荒草中有两块碑,一块是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开府孔镛撰写的碑文,一块是嘉靖年间总兵俞大猷撰修的碑记。都是说,此山从前名叫卧龙山,所以就在这里祭祀诸葛亮先生,因为先生的功德勋业遍天下,不能拘泥于地区。今天山顶的祠堂已经废弃了,重新建在山麓。从山顶上向东俯视宫室街道,傍晚炊烟历历在目,往西鸟瞰空濛中的小洲,荷叶田田,近处就是马留山的倒影,远处则是侯山诸峰遍环翠色,虽然没有诸葛亮的遗踪,也算是桂林府的胜地。山顶侧面山崖上的荆棘中,有一枝百合花,有五朵花,很大,因而连根折了它,扛在肩上下山来,马上就是按察使司后面了。傍晚,共走二里,到达寓所。

【原文】

初九日　余少憩寓中。上午,南自大街一里过谯楼,市扇欲书《登秀诗》赠绀谷、灵室二僧,扇无佳者。乃从县后街西入宗室廉泉园。廉泉丰仪修整,礼度谦厚,令童导游内园甚遍。园在居右,后临大塘,远山近水,映带颇盛,果树峰石,杂植其中,而亭榭则雕镂缋饰,板而无纹也。停憩久之。东南一里,过五岳观。又一里,出文昌门,乃东南门也。南溪山正对其前。转若一指,直上南过石梁,梁下即阳江北分派[①]。即东转而行,半里,过桂林会馆,又半里,抵石山南麓[②],则三教庵在焉。庵后为右军崖[③],即方信孺结轩处[④]。方诗刻庵后石崖上,犹完好可拓。其山亦为漓山,今人呼为象鼻山,与雉山之漓,或彼或此,未知袒当谁左。山东南隅,亦有洞南向,即在庵旁而置栅锁,则因土人藏委其中也[⑤]。洞不甚宽广,昔直透东北隅,今其后窍已叠石掩塞。循石崖东北,遂抵漓江。乃盘山溯行,从石崖危嵌中得一洞,北向,名南极洞。其中不甚深。出其前,直盘至西北隅,是为象鼻岩,而水月洞现焉。盖一山而皆以形象异名也。飞崖自山顶飞跨,北插中流,东西俱

高剜成门，阳江从城南来，流贯而合于漓。上既空明如月，下复内外潆波，“水月”之称以此。而插江之崖，下跨于水，上属于山，中垂外掀，有卷鼻之势，“象鼻”之称又以此。水洞之南，崖半又辟陆洞。其崖亦自山顶东跨江畔，中剜圆窍，长若行廊，直透水洞之上，北踞窍口，下瞰水洞，东西交穿互映之景，真为胜绝。宋范石湖作铭勒窍壁以存[6]。字大小不一，半已湮沕[7]，此断文蚀柬，真可与范铭同珍，当觅工拓之，不可失也。时有渔舟泊洞口崖石间，因令棹余绕出洞外，复穿入洞中，兼尽水陆之观。

乃南行一里，渡漓江东岸，又二里抵穿山下。其山西与斗鸡山相对。斗鸡在刘仙岩南，崖头山北，漓江西岸濒江之山也。东西夹漓，怒冠鼓距，两山当合名斗鸡，特东山透明如圆镜，故更以穿山名之。山之西又有一峰危立，初望之为一，抵其下，始见竖石下剖，直抵山之根，若岐若合，亭亭夹立。盖山以脆薄飞扬见奇也，土人名为荷叶山[8]，殊得之也。穿山北麓，嘉熙拖剑之水直漱崖根，循山而南，遂与漓合。余始至其北，隔溪不得渡。望崖壁危悬，洞门或明或暗，纷纷错列，即渡亦不得上。乃随溪南行，隔水东眺，则穿岩已转，不睹空明，而山侧成峰，尖若竖指矣。又以小舟东渡，出穿山南麓，北面而登。拨草寻磴，登一岩，高而倚山半，其门南向，疑即穿岩矣。而其内乳柱中悬，琼楞层叠，殊有曲折之致。由其左深入，则渐洼而黑，水汇于中。知非穿岩，乃出。由其右复攀跻而上，则崇岩旷然，平透山腹，径山十余丈，高阔俱五六丈，上若卷桥，下如甬道[9]，中无悬列之石，故一望通明。洞北崖右有镌为“空明”者。由其外攀崖东转，又开一洞，北向与穿岩并列，而后不中通，内分层窦，若以穿岩为皇堂，则此为奥室矣。其东尚有三洞门，下可望见，至此则峭削绝径。穿岩之南，其上复悬一洞，南向与穿岩叠起，而后不北透，内列重帏，若以穿岩为平台，则此为架阁矣。凭眺久之，仍由旧路东下汇水岩。将南抵山麓，复见一洞，门亦南向，而列于汇水之东。其内亦有支窍，西入而隘黑无奇。时将薄暮，遂仍西渡荷叶山下。北二里，过河舶所，溯漓江东岸，又东北行三里，渡浮桥而返寓[10]。

初十日　余憩寓中。上午，令取前留初旸所裹石，内一黑峰，多斧接痕。下午，复亲携往换，而初旸观戏王城后门，姑以石留其家。遂同静闻以所书诗扇及岳茗赍送绀谷。比抵王城后门，时方演剧，观者拥

列门阑，不得入。静闻袖扇、茗登忏坛。适绀谷在坛，更为订期十三日。余时暴日中暑甚，不欲观戏，急托阑内僧促静闻返，乃憩寓中。

注释

①梁下句：明初将桂林府城往南扩展，同时引阳江水由象鼻山下出口，凿通南门桥至象鼻山脚一段水道，使它成为城壕。自此阳江始有南北两派，且北派成为阳江主流。

②抵石山南麓："南"后衍"行"字，据乾隆本、四库本删。

③右军崖：乾隆本、四库本作"古云崖"。

④方信孺（公元 1177—1222 年）：字孚若，福建莆田人。曾被遣三次使金，"以口舌折强敌，金人计屈情见"，信孺坚持不屈。嘉定间任广西转运使，在桂数年。著有《南海百咏集》。

⑤则因土人藏萎其中也："则因"，原倒误为"因则"。

⑥范石湖（公元 1126—1193 年）：即范成大，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谥"文穆"，吴县人。曾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在广西有德政。工于诗文，主要著作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志》等。



⑦泐（lè 勒）：石依其纹理而裂开。湮（yān 烟）泐：裂坏磨灭。

⑧荷叶山：山上建有七级六角实心塔，今名塔山。远看如一只溯江而上的军舰，又称军舰山。

⑨甬道："甬"原作"周"，从沪本改。甬道：此处为两旁有墙的通道。

⑩时将薄暮句：此句乾隆本、四库本作："西渡荷叶山下，北过訾家洲，度浮桥而返。"訾（zī 资）家洲，今名同，在象鼻山对岸漓江中，明代河舶所可能设在訾家洲上。

【今译】

初九日　我在寓所中稍作休息。上午，往南自大街走一里过了谯楼，买扇子打算写《登秀诗》赠给绀谷、灵室二位僧人，没有好扇子。于是从临桂县衙的后街向西走入王族廉泉的花园。〔廉泉的体态丰满，容貌英俊整洁，礼貌气度谦逊忠厚，命令书童领路游览内园极为周遍。〕园子在居室的右方，后边临近大水塘，远山近水，互相映衬，十分优美，果树石峰，杂乱地种植在园中，可亭台楼榭却雕镂绘饰，搞得很呆板而花纹没有特点。停下休息了很久。往东南一里，过了五岳观。又一里，走出文昌门，就是东南方的城门，南溪山正面对城门前。转过好像一指宽的地方，直接上桥向南过石桥，桥下就是阳江在北边分出

的支流。马上转向东行，半里，过了桂林会馆，又走半里，抵达石山南麓，就有三教庵在这里。庵后是右军崖，就是方信孺建造书斋的地方。方信孺的诗刻在庵后的石崖上，还保存完好可以摹拓。此山也是漓山，现在的人称为象鼻山，与雉山的漓山，一座在彼一座在此，不知应当偏袒谁贬低谁。山的东南隅，也有洞向南，就在庵旁，但设了栅栏加了锁，这是因为当地人在洞中收藏萎蒿。洞不怎么宽广，从前一直通到东北隅，现在它的后洞已砌上石块堵塞起来。沿石崖往东北走，便抵达漓江边。于是绕着山溯江行，在高高嵌入江中的石崖上又见到一个洞，洞口向北，名叫南极洞。洞中不怎么深。出来到洞前，一直绕到西北隅，这是象鼻岩，而水月洞出现在这里。原来这一座山便都是由于形状相象而名称不同。飞崖自山顶飞跨而下，向北插在江流之中，东西两面都高高地剜空成为石门，阳江从城南流来，从门中穿流而过又与漓江合流。上边既是中空明亮有如月亮，下边又在内外潆洄着水波，"水月"的名称就因此而得。而插入江中的石崖，下边跨在水中，上面连着山，中部下垂外侧举起，有卷起鼻子的气势，"象鼻"的名称又是因此而得。水洞的南面，石崖半中腰又开有一个陆洞。那石崖也是从山顶向东跨到江畔，中间剜成圆洞，长长的好像走廊，直通到水洞之上，向北坐在洞口，下瞰水洞，东西两面相通互相掩映的景色，真是优美绝顶。宋代范石湖作有碑铭刻在洞壁上以便存世。字的大小不一致，一半已经磨灭脱落，这一处断缺蚀坏的铭文，真与范成大的铭记同样珍贵，应当找工匠来摹拓它，不可错过了。此时有渔舟停泊在洞口的崖石间，就叫他载着我绕出洞外，再穿进洞中，兼带尽览水陆的景观。

于是向南行船一里，渡到漓江东岸，又走二里抵达穿山下。此山与西面的斗鸡山相对。斗鸡山在刘仙岩南边，崖头山的北边，是漓江西岸濒江的山。两座山在东西两面夹住漓江，鸡冠怒张，鸡爪凸起，两座山应当合起来叫斗鸡山，只不过东面的山中空透亮如同圆圆的镜子，所以另外用穿山来命名它。山的西侧又有一座山峰矗立，乍一望以为是一座山，到达山下，才见到竖起的石峰向下剖开，直达山峰的根部，如分如合，高高地相对耸立。原来此山是以脆薄飞扬见奇的，本地人起名叫荷叶山，这是非常恰当的。穿山的北麓，嘉熙桥下流来的拖剑江水直接冲刷着山崖的根部，沿着山往南流，于是与漓江合流。我起初来到江北，隔着溪流不能渡过去。望见崖壁高悬，洞口或明或暗，

纷纷错杂罗列，即使是渡过去也不能上去。于是顺着溪流往南行，隔着溪水向东眺望，就见穿岩已转换了方位，看不到中空明亮之处，而山的侧面形成峰，尖尖的好像是竖起的手指头了。又乘小船渡到东岸，来到穿山南麓，向北上登。拨开草丛找到石磴，登上一个岩洞，洞高高地斜靠在半山腰，洞口向南，怀疑就是穿岩了。而洞内钟乳石柱悬垂在当中，琼玉般的石棱条层层叠叠，颇有些曲曲折折的景致。从洞壁左侧深入进去，便渐渐下洼并黑下来，水积在其中。明白这不是穿岩，便出来。由洞右再次攀登，就见高大的岩洞十分空旷，平平地穿透山腹，径直穿过山十多丈，高处宽处都有五六丈，上方似拱桥，下边如甬道，中间没有悬挂罗列的岩石，所以一眼望去通明透亮。洞北边右侧的崖壁上凿有“空明”二字。由洞外攀着山崖向东转，又开有一洞，向北，与穿岩并列，可后部中间不通，洞内分出层层洞穴，如果把穿岩比喻为宽敞的殿堂，那么此洞就是幽深的内室了。它东边还有三个洞口，从下面可以望见，来到这里却峻峭陡削没有路。穿岩的南边，洞上又高悬着一个洞，向南，与穿岩重叠着高张而起，可后部不向北方穿透，洞内岩石如罗列着的重重帏帐，如果把穿岩比作平台，那么此洞就是高架起来的楼阁了。凭眺了许久，仍经原路向东下到积水的岩洞。将要往南抵达山麓时，又见到一个洞，洞口也是向南，但位于积水岩洞的东面。洞内也有旁洞，向西进去后又窄又黑，无奇特之处。此时将近傍晚，于是仍然向西渡到荷叶山下。往北行二里，路过河舶所，溯漓江东岸，又向东北行三里，过浮桥后返回寓所。



初十日　我在寓所中休息。上午，叫顾仆去取前天留在朱初旸处包裹的石头，内中有一块黑峰石，有许多斧凿粘接的痕迹。下午，又亲自带着石头前去调换，可朱初旸到王城后门去看戏去了，暂且把石头留在他家。于是同静闻拿着题好诗的扇子及岳麓山的茶叶去送给绀谷。及到王城后门时，正在演戏，看戏的人拥挤在门前的栅栏前，不能进去。静闻把扇子、茶叶装在袖中登上了礼佛坛。恰巧绀谷在坛上，重新约定在十三日登峰。我此时在暴热的太阳下中暑，十分严重，不想看戏，急忙托付栅栏内的僧人催促静闻返回来，便歇息在寓所中。

【原文】

十一日　饭后出东江门，渡浮桥，共一里，过嘉熙桥[1]，问龙隐路。

龙隐岩即在桥东之南崖，乃来时所过。夹路两山，北为七星，南为龙隐，其岩洞俱西向临江。七星之后穿山而东者，为曾公岩[2]，其前有峰分岐，植立路北。龙隐之后逾岭而南者，为隐真岩，其北有石端拱，俯瞰路南。此来时初入之隘，至是始得其详也。从桥上南眺，龙隐与月牙并列东崖，第月牙稍北，度桥循山，有路可通；而龙隐稍南，须从桥下涉江而上；其大道则自端拱之石南逾岭坳，循隐真而西，又从怡云北转始达，其间又迂回里余矣。余欲并眺端拱石人，遂由桥东直趋岭下，乃南上平瞻石人。又南下，即得一大塘。由塘北循山西转，其崖石俱盘削飞突。崖有隐真岩，建阁祠。共里余，抵山之西南隅。其峰益嵯峨层叠，中空外耸，上若鹊桥悬空，心异之，知龙隐在下，始攀隙而登，上有台址，拂崖读记，则怡云亭之废迹也。由其上转罅梯空，穿石锷上跻，其石片片悬缀，侧者透峡，平者架桥，无不嵌空玲珑。既而踞坐桥下，则上覆为龛，攀历桥下，则下悬成阁，此真龙角之宫，蟾(口)之窟也。下至怡云，其右即龙隐在焉。洞门西向，高穹广衍，无奥隔之窍，而顶石平覆，若施幔布幄，有纹二缕，蜿蜒若龙，萃而为头，则悬石下垂，水滴其端，若骊珠焉[3]。此龙隐之所由其名也。其洞昔为释迦寺，僧庐甚盛，宋人之刻多萃其间[4]，后有《元祐党籍碑》，则其尤著者也[5]。今已废弃，寂无人居。岂释教之盛衰，抑世变之沧桑也！洞右近口，复绾台垂柱，环为层龛，内瞩重洞，外瞰深流，此为最胜。出岩，已过午矣。

仍从怡云南麓，东北逾端岭，过"拱石人"处，乃西转循街共里余，将至花桥，令顾仆北炊于朝云岩。即融止所栖处。共里余，余与静闻南沿西麓，随流历磴半里，入月牙岩[6]。其岩西向，与龙岩比肩而立，第此则叠石通磴，彼则断壁削崖，路分通塞耳。其岩上环如玦而西缺其口[7]，内不甚深而半圆半豁，形如上弦之状[8]，钩帘垂幌，下映清泠，亦幽境也。既而仍由街北过七星，入寿佛寺。寺在七星观北，其后即栖霞大洞。僧空生颇雅饬，因留客。时余急于朝云之餐，遂辞。乃从其北而东蹑磴，则朝云之餐已熟，亟餐之，下午矣。

下山，北过葛老桥，东入一王孙之苑，中多果木，方建亭饬庑焉。地幽而制板，非余所欲观也。时余欲觅屏风，而遍询莫识，或有以黄金岩告者，谓去城东北五里，其道路吻合，疑即此山。及询黄金，又多指朝云下佛庐当之，谓内阉王公所建，此乃王公，非黄金也。求屏风而不

得，并黄金而莫从，乃贸贸焉望东北而趋[9]。约三里，遇负担而询之，其指村北山曰："此即是矣。"此中土人鲜知其名，乃从村右北趋，问之村人，仍不知也。中犹疑信参半，及抵山东麓，则削崖平展，列嶂危悬，所云屏风，庶几不远[10]。已转北麓，则洞门如峡，自下高穹，山顶两崖，阔五丈，高十余丈。初向南平入，十丈之内，忽少转东南向，忽明穴天开，自下望之，层楼结蜃，高镜悬空，即非屏风岩，亦异境也。从此遂高跻也，又十余丈而出明穴之口。先，余一人洞，即采嫩松拭两崖，开藓剔翳，而古刻露焉。字尽得松膏之润[11]，如摹拓者然，虽蚀亦渐可辨。右崖镌"程公岩"三大字。西有记文一通，则是岩为鄱阳程公崇宁帅桂时所开[12]，而程子邻嗣为桂帅，大观四年[13]。属侯彭老为记，梵仙赵岍书之者也。志言屏风岩一名程公，至此乃憬然无疑[14]，而转讶负担指点之人所遇之奇也。乃更拭，其西又镌《壶天观铭序》，有"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之洞"之文[15]，而后不著撰名，第复草书二行于后曰："淳熙乙未二十八日[16]，酌别碧虚七人复过壶天观。"姓字在栖霞，必即范公无疑，又不可无栖霞一番详证矣。左崖镌张安国诗题，其字甚放逸。其西又镌《大宋磨崖碑》，为李彦弼大书深刻者。其书甚大而高，不及尽拭而读之。遂西向登级，上登穴口，其内岩顶之石，层层下垂，若云翼势空[17]，极其雄峻。将至穴口，其处少平。北奥有大石幢，盘叠至顶，圆若转轮，累若覆莲，色碧形幻，何造物之设奇若此也！是处当壶天观故址，劫尘荡尽，灵穴当悬，更觉空明不夹。出穴而西，其外山回崖转，石骨森森，下即盘峰成窝。窝底有洞北向，心颇异之，遂不及返观前洞，竟从明穴之后觅径西南下，及抵窝入洞，洞不甚深。乃即逾窝而西，有石峰骈枝并起，一为石工锤凿垂尽，一犹亭亭独立。从其东更南三里，已出葛老桥之西，于是循朝云、七星西麓，西度花桥。时方日落，市人纷言流贼薄永城，省城戒严，城门已闭。亟驰一里，过浮桥，而门犹半启，得返寓焉。



注释

①嘉熙桥：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花桥"，应即花桥。《嘉庆重建一统志》桂林府津梁载：天柱桥"旧名花桥，又名嘉熙。"桥东侧有石笋耸立如柱，故又名天柱桥。

②七星之后穿山而东者，为曾公岩："七星"原作"七里"，有误，此不从。

③骊(lí 离)珠:一种珍贵的珠,传说出自深海中骊龙颔下,因称骊珠。

④萃(cuì 粹):聚集。

⑤后有句:桂林文物甚多,保存至今的摩崖碑刻约有两千多件,有诗文、题名、书札、佛经、规约、告示、图画等,内容涉及到唐宋以来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等各方面,还保存了很多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宋代碑刻特多,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南宋时重刻的《元祐党籍碑》,至今仍保存在龙隐岩。解放后,在龙隐岩建立了桂海碑林石刻馆。

⑥月牙岩:在桂林市东郊,前临小东江。近年新建了月牙楼,月牙岩内外又建了小广寒与襟江阁,颇便眺览。端拱石人在月牙山北,一石端直峭立,高数丈,形似剑柄,今称剑柄石。

⑦玦(jué 决):古代的一种玉器,环形而有缺口。

⑧上弦:此处系指月相。中历每月初八、九,从地球上可以看见月球西边的半圆,这时月相如弓,因称上弦。

⑨贸(mào)贸:蒙昧不明的样子。

⑩庶几(shù jī):也许可以。

⑪松膏:墨按其原料不同分为松烟墨与油烟墨。用松煤制的称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用油烟制的称油烟墨,则姿媚而不深重。松膏即松烟墨。

⑫崇宁:北宋徽宗年号,时在公元1102—1106年,共五年。

⑬大观:北宋徽宗年号,时在公元1107—1110年,共四年。大观四年为公元1110年。

⑭憬(jǐng 景)然:觉悟。

⑮有"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之洞"之文:原作"有石湖居士命曰空之文",据《广西通志》载《壶天观铭序》改。

⑯淳熙乙未: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

⑰云翼势空:下一日记有"云翼劈空",疑此处"势"应作"劈"。



【今译】

十一日　饭后出了东江门,走过浮桥,共行一里,过了花桥,就打听去龙隐岩的路。龙隐岩就在桥东南面的山崖上,是来桂林时路过的地方。两座山夹路而立,北面的是七星山,南边的是龙隐山,山上的岩洞都向西临江。七星岩的后面穿过山往东去的,是曾公岩,洞前有座支峰,独立在路北。龙隐岩的后方越过山岭往南的,是隐真岩,洞北有块岩石如正身拱手的人,俯瞰着路南。这是最初来桂林时走入的隘口,到这时才得以知道它的详情了。从桥上向南眺望,龙隐岩与月牙

岩并列在东面的山崖上，只是月牙岩稍偏北些，过了桥顺着山走，有路可以通行；而龙隐岩稍偏南，必须从桥下涉过江爬上去；通往那里的大道却从如正身拱手的岩石旁往南越过岭坳，沿隐真岩往西走，又从怡云亭转向北才能到达，这中间又迂回了一里多路了。我想要一并眺望正身拱手的石人，便由桥东径直赶到岭下，于是向南上岭平视石人。又向南下走，马上见到一个大水塘。由水塘北岸沿着山向西转，那里的崖石全屈曲陡削，飞突而起。〔石崖上有隐真岩，建有楼阁祠庙。〕共一里多，到达山的西南隅。此处的山峰更加巍峨，层层叠叠，山腹中空，外形高耸，上面好像鹊桥悬在空中，心中很奇怪，明白龙隐岩就在下面，开始攀着石缝上登，上面有高台的基址，拂拭崖壁读了碑记，原来是怡云亭的废址。由亭址上方转到裂缝处，踏着空处，穿过剑刃般的岩石上登，那片片岩石悬缀着，那倾斜着的刺到峡谷对面，平卧着的架为桥梁，无不嵌入空中，玲珑剔透。随即盘腿坐在桥下，则上边下覆着成为石龛，攀援跋涉到桥上，则下边悬空成为楼阁，这真是龙角星君的宫殿，月宫中的窟穴呀！下山来到怡云亭址，它右边便是龙隐洞在那里。洞口向西，高处穹隆而起，宽处扩展开来，没有幽深隔绝的洞穴，但洞顶的岩石平滑地下覆，有如铺展开的帷幔，有两条石纹，蜿蜿蜒蜒好像游龙一样，聚集在一起成为龙头，而悬石下垂，水滴从石端滴下来，好似宝珠一般。这就是龙隐岩得名的由来了。这个洞过去是释迦寺，僧人和房舍十分兴盛，宋代人的刻石大多会集在洞壁之间，后面有《元祐党籍碑》，就是其中特别著名的碑刻。今天寺已废弃，安安静静无人居住。真是佛教的盛衰，也同人世一样沧桑巨变啊！洞右靠近洞口之处，又盘结为石台，垂挂着石柱，环绕成层层石龛，向内看去是一重重洞穴，往外俯瞰是深深的江流，这是最优美的景致。出了岩洞，已过了中午了。

仍从怡云亭南的山麓，往东北越过端岭，经过“拱手石人”之处。于是转向西顺着街道共走一里多，将到花桥时，命令顾仆往北到朝云岩去做饭。〔就是融止栖身的地方。〕共走一里多，我与静闻向南沿着山的西麓，顺江水经过石磴行半里，走入月牙岩。这个岩洞向西，与龙隐岩并肩而立，只是这里砌通了石磴，那里却是断壁削崖，道路分为通与不通罢了。这个岩洞上部呈环状，在西边缺了一个口子，如玉玦一样，洞内不怎么深可半圆半缺，形状如上弦月的样子，似钩着的帘子垂

着的布幔，下边映衬着清冷冷的水，也是一处幽静的地方。不久仍由街北过七星岩，进入寿佛寺。寺院在七星观北面，寺后就是栖霞大洞。僧人空生十分风雅谨慎，因而留客。此时我急着到朝云岩吃饭，便辞谢了。于是从寺北往东登石磴，朝云岩的饭已经熟了，连忙吃了饭，已是下午了。

下山后，向北过葛老桥，往东走入一家王孙的园子，园中果树很多，正在建造亭子修整廊庑。地点幽静可形制呆板，不是我所想要观览的地方。此时我打算寻找屏风岩，但四处打听无人认识，有人告诉我是黄金岩，说是在离城东北五里处，他说的路线吻合，怀疑就是这座山。到打听黄金岩时，又有很多人指为朝云岩下的佛寺，说是宦官王公建造的，这是王公岩，不是黄金岩了。寻找屏风岩找不到，一并连黄金岩也无从寻找，只好闷头转身望着东北方赶去。约走了三里，遇上挑担子的人便向他打听，他指着村北的山说："这就是了。"这一带的本地人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就从村右向北赶去，向村里人打听屏风岩，仍旧不知道。途中还半信半疑，等来到山东麓时，就见陡峭的山崖平平地展开，众多屏风似的山峰高高悬起，所说的屏风岩，大概差得不远了。随即转到北麓，就见洞口好像峡谷，从下方高高穹隆而起，山顶两侧的崖壁，宽五丈，高十多丈。开始时向南平平地走进去，十丈之内，稍稍转向东南方，突然一个明亮的洞穴在天上张开，从下望它，如层层高楼结成海市蜃楼，如明镜高悬在空中，即便不是屏风岩，也是奇异的胜境了。从这里登高，又走十多丈便出了明亮洞穴的洞口。先前，我一进洞，马上采来嫩松枝擦拭两侧的崖壁，剥开苔藓剔除蒙在上边的东西，于是古老的碑刻露了出来。字全都有松烟墨的润泽，好像摹拓过的一样，虽然剥蚀了也慢慢地可以辨认出来。右边崖壁上刻着"程公岩"三个大字。西侧有记文一块，原来这个岩洞是鄱阳人程公在崇宁年间任桂林地方长官时开辟出来的，而程子邻继任为桂林长官，〔大观四年时。〕属官侯彭老作了记文，是僧人赵岍写的碑文。志书说屏风岩又叫程公岩，到此时才醒悟过来不再疑惑，转而惊讶遇上挑担子指点的人真是神奇。于是再拂拭崖壁，它西面又刻有《壶天观铭序》，有"石湖居士把它起名叫空明之洞"的碑文，可后面不署撰写人的名字，只是又用草书在后边写了两行字，说："淳熙乙未年二十八日，设酒宴辞别碧虚等七人又路过壶天观。"姓名在栖霞洞，必定就是范成



大先生无疑了，又不能不到栖霞洞去做一番详细的考证了。左边崖壁上刻有张安国的题诗，他的字非常奔放飘逸。它的西面又刻有《大宋磨崖碑》，是李彦弼写的，大字深刻在壁上。他的字非常大而且很高，来不及全部擦拭出来读它。于是向西登石阶，上登到洞口，洞内岩洞顶上的岩石，一层层垂下来，好像云中的飞鸟排空而来，极其雄壮险峻。将到洞口时，那地方稍稍平缓些。北边深处有个大石幢，盘绕着直叠到顶，圆得好像转动的车轮，累起来好似下覆的莲花，颜色碧绿，形态奇幻，造物主是怎么创造出如此奇特的东西来的呢！此处应当是壶天观的旧址，尘世的劫难把它涤荡净尽，灵异的洞穴正中高悬，更觉得空旷明亮不感狭窄。出洞后往西走，洞外山回崖转，石骨森森，下方就是山峰环绕成山窝。山窝底部有洞向着北方，心中感到很奇异，便来不及返回去观看前洞，竟然从明亮洞穴的后边找到小径向西南下去，抵达山窝进洞后，洞不怎么深。于是立即越过山窝往西行，有石峰似骈拇指一样并排耸起，一座快被采石工用锤子凿子开采完了，一座仍独自亭亭玉立。从山峰东边再往南走三里，已走到葛老桥的西头，于是沿着朝云岩、七星岩的西麓，往西过了花桥。此时刚刚日落，市上的人纷纷传言流贼逼近永州城，省城戒严，城门已经关闭。急忙快跑一里，过浮桥，城门还半开着，得以返回寓所。

【原文】

十二日　复二里，过初旸宗室，换得一石，令顾仆肩之，欲寄于都府街东裱工胡姓家。适大雨如注，共里余抵胡。胡亟来接，入手而石尖砉然中断[①]，余无如之奈何，姑置其家。候雨少止，遂西过都府前，又西径学宫，乃南行，共二里而出丽泽门。门外有巨塘汇水，水自西北城角马留过脊处，南抵振武门北，入阳江，自北而南，有石梁跨之，曰凉水洞桥。其梁北塘中，莲花盛开，幽香艳色，坐梁端树下眺之，令人不能去。又西南行一里，已出隐山之外。从其西度西湖桥，溯阳江北岸而西，通侯山背；而大道犹在西南，当自振武门西度定西桥。时余欲觅中隐山，久询不得，志言在城西南十里，乃转而南向行。又一里抵振武门，于是越桥西行，一里，忽见路右有山森然，有洞岈然，即北趋其下。前有古寺，拭碑读之，则西山也。

西山之胜[②]，余以为与隐山、西湖相近，先是数询之不获，然亦不知

有洞也。亟舍寺趋洞，洞门南向。其东又有裂石，自峰顶下跨成门。复舍洞趋之，则其门南北豁然，亦如雉山、象鼻之中空外跨，但彼则急流中贯，此则澄潭外绕耳。然其外跨之石，其上攲叠交错，尤露奇炫异放。亦未遽入门中，先绕其东，遂抵山北，则北向亦有洞岈然。穿洞而南，横透山腹，竟与南洞南北贯彻，第中有夹门，有垂柱，不若穿山中洞、风洞西岩一望皎然耳。然其内平整曲折，以小巧见奇，固居然一胜也。出南洞，望洞左有磴叠嵯峨中。循之北跻峰顶，则怪异之石，锷簇锋攒，中旋为平凹，长若沟洫，光滑特异。既下至南洞前，始东入石门。其门乃片石下攒，垂石上覆，中门高辟，众窍旁通，内穹一室，外启八窗，亦以小巧见奇，又一胜也。停憩久之，望其西峰，石亦耸列。从寺后西历其上，由峰嵔中历级南下，出庆元。伯祠。乃弘治时孝穆皇太后祠其父者。

西循大道行，又三里，由岐径北趋木陵村[3]。先是，求中隐不(得)，至此有居人朱姓者，告余曰："中隐、吕公，余俱未之闻，惟木陵村有佛子岩，其洞三层，道里相(同)，或即此岩未可知。"余颔之，遂从此岐入。西北二里，望见石峰在侯山东麓，洞门高悬。乃令顾仆就炊村氓家，余同静闻北抵岩下。其岩之东，先有二洞南向，余先入最东者，则洞敞而不深。稍西，则洞门侧裂，外垂列乳，中横一屏。屏后深峡下坠，屏东西俱有门可瞰而下。由峡中北入，其窍旁裂，渐隘而黑。乃复出，又西上入大洞。其洞南下北上，穹然高透，颇如程公岩。瞻右崖有题，亟以松枝磨拭之，则宋绍兴甲戌七月望吕愿忠题中隐山《吕公洞诗》也[4]。后署云："假守洛阳吕叔恭游中隐山无名洞，客有言：'此洞自君题，当以吕公名之。'余未敢披襟。在坐者皆曰：'当甚。'因书五十六字镌于壁。"[5]余见之，更憬然喜，始知佛子岩之即吕公，吕公岩之即中隐也。于是北跻后穴，其内云翼劈空，叠层倒骞，与洞俱上，不作逼隘之观。而穴口高朗，更大于程公岩之后穴也。出口而北，有石磴二道，一东北下山麓，一西北跻山顶。余先从其下者，则北向之麓，皆崆峒如云嘘幔覆，外有倒石，界而为门，列而为窗，而内蜿蜒旁通，绕若行廊复道，此下洞之最幽奇者也。既而复上中洞后穴，从其左西北跻级而上，忽复得一洞。其洞北入南穹，扩然平朗，南向之中一石耸立如台，上有石佛，不知其自来，洞右有记，言此洞从前路塞莫上，一日有樵者入憩，忽睹此像，异而建之，此宋初也。佛子洞之名所由也。其前

有巨石柱，如屏中峙，东西界为两门：西窍大而正，自下远眺，从窍直透北山，而东则隐焉；东窍狭而偏，其窍内东旋一龛，中圆覆而外夹如门，门上龙虎交两旁，有因而雕缋之者[6]，反失天真，则真之宫也[7]。窍外循崖东转，又辟一门，下临中洞之上，则关帝之座也。余得一佛子，而中隐、吕公岩诸迹种种毕现，诚意外之奇遇也。仍由洞北东下，穿中洞南出，再读吕公五十六字题[8]，识之以待归录。出中洞，复循山西行。又开一洞，南向与中洞并列，中存佛座、柱础，则昔时梵宇也，而内不甚宏[9]。

由其西攀磴而上，又有南向之洞，余时腹已枵然，急下山，饭于木陵氓家。氓言："西向侯山之下，尚有铜钱岩，可透出前山；北向赵家山，亦有洞可深入；南向茶庵之西，又有陈抟岩，颇奇。"余思诸岩不能遍历，而侯山为众峰之冠，其岩不可交臂而过。遂由中隐旧路越小桥西，共一里，登侯山东麓，抵侯山庙。庙后山麓漫衍，蹈水披丛，茫不得洞。但见有级上跻，几欲贾勇一登绝顶，而山前行者，高呼日暮不可登。第西南遥望大道之南，削峰东转，有洞东北穹焉，不知为铜钱、为陈抟，姑望之而趋。交大道南去，共一里抵其下。洞门东北向，高倚山半，而前有潴水，汇而成潭。从潭上拾级攀棘，遂入洞中。其洞乱石堆门，外高内深，历石级西南下，直坠洞底，则水涯渊然。内望有一石横突而出，若龙首腾空，下有仄崖嵌水，内有裂隙旁通。余抵龙首之下，畏仄崖峭滑，逡巡未前[10]，而从者高呼："日暮，路险。此可莫入！"乃从之出，下山。循麓转出东南，则此山之背，似复有门，前复汇水，岂所云铜钱岩可透前山者，乃即此耶？其处西峰骈耸，无侯山之高，而峭拔过之。日暮急驰，姑留以为后日之游。共二里，南出大道，回顾其西路南夹道之山，上有一窍东西透空，亦与佛子穿岩无异，俱留为后游，不暇入。执途人而问："前所入北向洞何名？"则架梯岩，一名石鼓洞也。时途中又纷言城门已闭，竭蹶东趋三里，过茶庵，又二里，过前木陵分岐处，已昏黑矣，度已不及入城。又三里抵振武门，犹未全掩也，侧身而入，从容抵寓。



注释

①硁（kēng 坑）：打击石头的声音。

②西山：从记叙内容及方位看，本日所游西山系今牯牛山，与现在通常所称的

西山不同。六月五日记有西峰，则指今西山的西峰。

③木陵村：六月五日记又作“穆陵村”，即今睦邻村，在红铜崆西北。

④绍兴：南宋高宗年号，时在公元1131—1162年，共32年。绍兴甲戌为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

⑤后署云句：此段乾隆本有删节，文字最少。季抄本亦非全文。兹录原文于后：“假守吕叔恭游中隐岩无名洞，坐客鄱阳朱国辅云：‘此洞未有名，因公而显’，欲名曰吕公岩。予未敢披襟。而刘子思、陈朝彦皆曰：‘甚当。’戏书五十六字镵于石壁间。”

⑥缋（huì 汇）：同“绘”，指用彩色画或绣的花纹图像。

⑦则真之宫也：“宫”疑为“害”，因形近而误。

⑧再读吕公五十六字题：原作“二十六字”，有误，据前文改。

⑨内不甚宏以上句：指中隐山，在桂林市西5公里，有上、中、下三洞。下洞称张公洞，回环曲折，如九曲回廊。中洞称吕公岩，如大圆厅。上洞为佛子岩，象个大舞台。其后洞危崖陡壁，可凭栏远眺。

⑩逡（qūn）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今译】

十二日　又是二里路，拜访王族朱初旸，换到一块石头，命令顾仆扛着它，打算寄放在都府街东头姓胡的裱工家。恰逢大雨如注，共走一里多到了胡家。姓胡的慌忙来接石头，刚到手中石尖铿的一声断了，我拿它不知怎么办，姑且放在他家。等雨稍停后，就往西走过都指挥使司府衙前，又向西取道学宫，于是往南行，共二里便出了丽泽门。门外有个巨大的水塘积着水，塘水从城西北角马留山延过的山脊处，往南流抵振武门北，流入阳江，自北往南，有石桥跨在水上，叫凉水洞桥。此桥北边的池塘中，莲花盛开，幽香艳色，坐在桥头树下眺望过去，令人不忍离去。又向西南行一里，已走出隐山之外。从这里向西越过西湖桥，溯阳江北岸往西行，通到侯山背面；可大道还在西南方，应当从振武门向西越过定西桥。此时我想要寻找中隐山，打听了很久找不到，志书说在城西南十里处，于是转向南行。又走一里来到振武门，于是越过桥往西行，一里，忽然见路右有座山森然直立，有个洞十分深邃，马上向北赶到山下。山前有座古寺，拂拭石碑读了碑文，就是西山了。

西山的优美之处，我认为与隐山、西湖相近，在此之前几次打听它

找不到，这样也不知道有洞了。急忙放弃古寺赶去山洞，洞口向南。洞东边又有迸裂的岩石，自峰顶下跨为石门。又放弃了山洞赶到那里，就见这石门南北向豁然相通，也像雉山、象鼻山一样中间是空洞外侧跨出去，但那两处是急流从洞中穿流而过，此处却是清澄的潭水环绕在外边罢了。然而它那外跨的岩石，在洞上倾斜重叠交错在一起，尤其显露出奇特的光芒和异彩。也没有马上进入石门中，先绕到它的东面，便来到山北，北面也有山洞十分深邃。穿过洞往南走，横穿山腹，竟然与南面的山洞南北贯通，只不过中间有狭窄的石门，有下垂的石柱，不像穿山的中洞、风洞西边的岩洞那样一眼望去皎洁明亮罢了。但是洞内平整曲折，以小巧见奇，固然也是一处胜境了。走出南洞，望见洞左有石磴垒砌在巍峨的山间。顺着石磴向北登上峰顶，就见怪异之石，似刀刃剑锋一样成簇攒聚在一起，中部下旋为平坦的凹地，长长的好像沟洫，特别光滑。下到南洞前，才向东进入石门。这石门是片状的岩石往下聚集，下垂的岩石覆盖在上面，中间门洞高张，旁边通着众多小石洞，里面隆起一个石室，外边开有八个石窗，也是以小巧见奇，又是一处胜境。停下休息了很久，望见它的西峰，岩石也是高耸排列着。从寺后往西跋涉到峰上，从峰峦山崖之中经由石阶向南下山，出到庆元伯祠。〔是弘治时期（公元 1488—1505 年）孝穆皇太后祭祠她父亲的祠堂。〕

往西沿着大道行，又走三里，由岔开的小径向北赶到木陵村。这以前，寻找中隐山找不到，来到此地有个姓朱的居民，告诉我说："中隐山、吕公岩，我全没有听说过，只是木陵村有个佛子岩，那洞有三层，道路和里程相同，或许就是这个岩洞也未必可知。"我点头同意他，于是从此处的岔路进去。往西北行二里，望见有石峰在侯山东麓，洞口高悬。于是叫顾仆到村民家去做饭，我与静闻向北走到岩洞下。这个岩洞的东边，先有两个洞向着南方，我首先进入最东边的一个，就见山洞宽敞却不深。稍往西走，就见侧边裂开洞口，外面垂着许多钟乳石，中间横着一道屏风似的岩石。后面下坠成深峡，屏风石东西两侧都有洞口，可以俯瞰，往下走经由峡中向北进去，石窍在两旁裂开，渐渐变窄变黑。于是重又出来，又向西往上进入大洞。此洞南低北高，穹然隆起，高大通透，颇像程公岩。抬头望见右边石崖上有题字，急忙用松枝磨擦石壁，原来是宋朝绍兴甲戌年七月十五日吕愿忠为中隐山题写的

《吕公洞诗》。后边题写道:"代理知府洛阳吕叔恭游览中隐山无名洞,宾客中有人说:'此洞由大人题词,应该用吕公来命名它。'我不敢贸然而动。在座的人都说:'十分恰当。'因此写了五十六个字刻在壁上。"我见了这段话,醒悟过来,更加高兴,这才明白佛子岩就是吕公岩,吕公岩就是中隐山了。于是往北登上后洞,洞内的岩石有如云层中的飞鸟凌空而来,层层叠叠倒立高举,与山洞一同向上,没有显出逼窄的景象来。而洞口高敞明亮,更比程公岩的后洞大了。出洞口往北去,有两条石磴,一条向东北下达山麓,一条往西北上登山顶。我先从那条向下的石磴走,就到了向北的山麓,山麓全是空洞,像是云气喷出帷幔下覆,外边有倒立的岩石,分隔成门,排列为窗,而里面蜿蜿蜒蜒四通八达,绕着走好像走在回廊与双层通道之中,这是下洞中最幽深奇妙的地方了。随即再上到中洞的后洞,从它左侧往西北登石阶上去,忽然又见到一洞。此洞北边深入进去,南边高高隆起,十分空旷、平坦、明亮,中央向南之处有一块岩石耸立,好像高台,上边有尊石佛,不知它是从哪里来的,〔洞右壁上有碑记,说此洞从前道路堵塞无法上去,一天有个樵夫进洞歇息,忽然间见到这尊佛的影像,十分惊异便建造了它,这是宋朝初年的事了。〕佛子洞的名字就是由此来的。石佛前有根巨大的石柱,如屏风样屹立在中央,把东西两面分隔成两道石门:西边的石窍又大又正,从下边远望去,从窍中一直看到北面的山,可东边的却隐而不见;东边的石窍又狭又偏,此窍之内在东面旋绕出一个石龛,中间圆圆地覆盖下来而外边两旁相夹如门,门上龙虎交立两旁,有人因而把它们加以雕凿彩绘,反而失去了天然的真趣,损害了真实。从石窍外沿着崖壁向东转,又开有一个门洞,下临中洞的上方,是关帝的神座。我找到一个佛子岩,随即中隐山、吕公岩各处胜迹的种种奇观全都出现了,真是意外的奇遇呀!仍从洞北向东下走,穿过中洞往南出来,再读了吕公五十六个字的题词,把它记住以便等回去后记录下来。出了中洞,再沿着山往西行。又开有一个洞,朝向南方,与中洞并列,洞中残存有佛座、柱础,是往昔的佛寺,然而洞内不十分宽阔。

由洞西攀石往上走,又有个向南的洞,我此时已肚内空空如也,急忙下山,在木陵村村民家吃饭。村民说:"向西走到侯山之下,还有个铜钱岩,可通到前山;向北到赵家山,也有洞可以深入;向南到茶庵的西边,又有个陈抟岩,十分奇妙。"我考虑各处岩洞不能遍游,而侯山在

群峰之中数第一,这个岩洞不可擦肩而过。于是由中隐山的原路越到小桥西头,共走一里,登上侯山东麓,来到侯山庙。庙后的山麓上水流漫溢,踩着水分开草丛,茫然找不到洞。只见有石阶上登,差一点想要鼓足勇气一口气登上绝顶,可山前走路的人高声呼叫天晚了不可上登。只是向西南遥望大道的南面,有陡削的山峰往东转去,有山洞面朝东北高高隆起,不知是铜钱岩还是陈抟岩,姑且望着它赶去。与大道相交向南走去,共一里抵达山下。洞口朝向东北,高高依傍在半山腰,而山前有积水,汇流成深潭。从水潭上沿石阶抓住荆棘上登,就进入了洞中。这个山洞的洞口堆积着乱石,外高内深,沿石阶向西南下去,一直坠到洞底,就到了水边,潭水十分幽深。向内望去,有一块岩石横突而出,好似龙头腾空,下方有道倾斜的石崖嵌入水中,里面有条裂隙通往旁侧。我来到龙头之下,害怕倾斜的石崖太陡太滑,犹疑不前,而此时跟随来的人高呼:"天黑了,此路危险。此处可莫要进去!"只得跟随他出来,下山。沿山麓转到东南方,就是此山的山背后,似乎又有个洞口,洞前又有积水,莫不是所说的铜钱岩可以通到前山的地方,便就是此处了吗?此处西面的山峰成双耸立,没有侯山那么高,可陡峭挺拔超过侯山。天晚了急忙赶路,暂且留着作为日后游览的地方。共行二里,往南走上大道,回头望西面大路和在南边夹住道路的山,上面有一个洞穴东西两头穿空,也与佛子岩两头穿通的岩洞无异,都留作以后游览之地,来不及进去。拉住路上的人问:"前面所进的北向的洞叫什么名?"原来是架梯岩,又名石鼓洞。此时途中又纷纷传说城门已关,竭力跌跌绊绊向东赶了三里路,路过茶庵,又赶了二里,经过先前到木陵村分岔的地方,天已经昏黑了,估计已来不及进城了。又行三里到达振武门,城门还没有全掩上,侧着身子进了城,从从容容来到寓所。

【原文】

十三日　早促饭,即出靖藩城北门,过独秀西庵,叩绀谷,已入内宫礼忏矣。登峰之约,复欲移之他日。余召与其徒灵室期:姑先阳朔,而后来此。乃出就日门,过木龙南洞,由其下渡江。还望木龙洞下层,复有洞滨江穿麓,潆流可爱。上江东涯,即溯江流北行,不半里,入千佛阁,乃平殿也。前有大榕一株。问所谓辰山者,自庵至渡头东街,僧

俗少及长俱无一知。乃东向苍莽行,冀近山处或得一识者,如屏风岩故事。随大路东北五里,眺尧山在东,屏风岩在南,独辰山茫然无辨。一负刍者,执而问之,其人曰:"余生长于此,未闻所谓辰山。无已,则东南数里有寨山角,其岩前后相通,或即此也。"余欲从之,将东南行,忽北望一山,去路不一里,而其山穹然有洞,洞口有石当门,赭色斑斓,彪炳有异[①]。亟问何名,负刍者曰:"老虎山也。"余谓静闻:"何不先了此,而后觅辰山。"遂北由岐行一里,抵山下。有耕者,再问之,语如初。乃望高贾勇,遂先登洞口斑斓石畔,穿入跨下,其内天光自顶四射。由下北透其腹,再入重门,支峡后裂,层庋上悬,俱莫可度。返南向重门内,攀崖上跻,遂履层楼,徘徊未下。忽一人来候洞前,乃下问之,曰:"是山名老虎山,是洞名狮子口,以形也。又名黄鹂岩,以色也。山前有三洞:下曰平地,中曰道士,上曰黄鹂。"似欲为余前驱者。余出洞,见山顶石丛参错,不暇与其人语,遂循路上跻。其石片片,皆冰棱铁色。久之下岭,石棱就夷,棘道转没。方踯躅间,前候者自山下释耒趋上[②],引余左入道士岩。岩亦南向,在黄鹂之东而稍下,所谓中洞也。洞之前壁,右镌李彦弼,左镌胡槻诗,皆赠刘升之者。升之家山下,读书洞间,故当道皆重之。拂读诗叙,始知是山之即为辰山[③]。又得辰山之不待外索,更奇甚。前得屏风岩于近山之指示,又得中隐山于时登之摹拟,若此山近人皆以为非,既登莫知其是,而数百年之遗迹,独耿然示我也,其孰提醒而孰嘿导之耶[④]?



余就岩录诗,因令顾仆随导者往其家就炊,其人欣然同去。录未竟,其人复来,候往就餐,余乃随之穿东侧门而出。其门内剖重龛,外耸峡壁。东向下山,以为其家不远,瞻眺无近村,始知尚在东北一里外也。其人姓王名世荣,号庆宇,山四旁惟兹姓最近,为山之主。抵王氏,主人备餐加豆,且留宿焉。余见尧山渐近,拟为明日游,因俞其请[⑤],而以余晷索近胜。庆宇乃肩梯束炬前导,为青珠洞游。不约而随者数十人,皆王姓。遂复趋辰山北麓。

其洞北向,裂峡上并山顶,内界两层。始向南,入十余丈,乃攀崖而上,其中穹窿而暗。稍转而西,乃竖梯向北崖上跻。既登,遂北入峡中五丈余,透出横峡。其峡东西横亘,上高俱不见顶。由东行四五丈,渐辟生光,有大石柱中悬。绕出柱西,其峡又南北竖裂:南入而临洞底,即穹窿暗顶之上也;北出而临洞门,即裂峡分层之巅也。洞门中列

二柱，剖为一门二窗，延影内射，正当圆柱。余诧以为奇，而导者曰：“未也。”转从横峡口，又由西行四五丈，有窍南入，甚隘。悉去衣赤体，伏地蛇伸以进。其穴长三丈，大仅如筒，又曲折而有中悬之柱，若范人之身而为之窍者[⑥]。时从游两人以火炬先入，余继之。半晌而度，即西坠度板，然后后入者得顶踵而入，几几乎度一人须磨捱一时矣。过隘，洞复穹然，上崇下陷，乃俯南降，垂乳纷列，迥与外异。导者曰：“未也！”又西逾一梁，梁横南北若阈，下可由穴以坠，上可截梁而度。越梁西下，石乳愈奇。西洼既穷，复转北上，靡丽盈眸，弥转弥胜。盖此洞与山南之黄鹂正南北相当，而南则层叠轩朗，涤虑怡神，可以久托；北则重闳崄巇，骇心恫目，所宜暂游。洵一山皆空，其环峙分门者虽多，无逾此二妙矣。北向开洞门者三，此为中，东西二门俱浅。

出，复东循北麓，过洞门一，不甚深。转南向而循东麓，先过高穹之洞一，又过内削三曲一[⑦]，又过狗头岩一，皆以高悬不入。又南过道士后峡门，又南得和合岩。其岩亦东向，内辄南裂成峡，而峡东壁上镌和、合二仙像，衣褶妙若天然，必非尘笔可就。南向者三，即平地、道士、黄鹂也。志称辰山有洞三级，第指其南耳。惟西面予未之穷。出青珠洞，过北洞一，东麓洞五，转西向而循南麓，遂入平地岩。其门南向，初入欹侧，不堪平行，侧身挨北缘东隙而上，内境既穹，外光渐闷。时火炬俱弃北隅，庆宇复欲出取，而暮色亦上，不堪栖迟，乃谢之出。亦以此洞既通中洞，已穷两端，无复中撷矣[⑧]。乃从山东北一里，复抵王氏。庆宇之母，已具餐相待。是夜月色甚皎，而蚊聚成雷，庆宇撤己帐供客，主仆俱得安寝。



注释

①彪炳：文采焕发。

②耒（lěi 垒）：即耒耜。古代耕地翻土的农具，亦以耒耜为农具的总称。

③辰山：即虎山，俗称猫儿山，在桂林市东北郊。霞客所住的王庆宇家，应即今猫儿山北面的王家碑。

④嘿（mò）：同“默”。嘿导：暗中引导。

⑤俞（yú）：犹言“然”，表示应允。

⑥范：模子。范人之身：以人的身体做模子。

⑦三曲：原作“三门”，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⑧撷（xié 协）：采摘。

【今译】

十三日　早晨催着吃了饭，立即到靖江王王城的北门，探访独秀峰西面的寺庵，拜见绀谷，已进内宫礼佛去了。约定好的登峰，又想把它推到别的日子。我召唤他徒弟灵室过来与他讲定：暂且先去阳朔，然后再来此地。于是出了就日门，经过木龙洞的南洞，由洞下渡江。回头望木龙洞的下层，又有洞濒临江流穿过山麓，流水潆绕十分可爱。登上漓江东岸，立即溯江流往北行，不到半里，走入千佛阁，是单屋的佛殿。寺前有一棵大榕树。打听所谓的辰山这地方，从寺庵到渡口东街，和尚俗人老的少的全无一人知道。只好向着东方在空旷无际的原野中行走，希望在靠近山的地方或许能遇到一个知道的人，如在屏风岩发生的事一样。顺大路向东北走五里，远眺尧山在东，屏风岩在南，唯独辰山茫然无法辨认出来。见一个背草的人，拉住他问路，那人说："我生长在此地，没听说过所谓的辰山。如有的话，那么东南几里外有个寨山角，山上的岩洞前后相通，或许就是此处了。"我打算听从他的话，将要向东南方走去，忽然望见北方有一座山，相距的路不足一里，而且那座山有洞穹然隆起，洞口有岩石挡住入口，赭色斑斓，光彩焕发，有奇异之处。连忙打听叫什么名字，背草的人说："是老虎山。"我对静闻说："为何不先了结了此山，然后再去找辰山。"便向北经由岔道行一里，抵达山下。有个耕地的人，再次询问他，说的话如先前那人说的一样。于是望着高处鼓足勇气，就首先登到洞口色彩斑斓的岩石旁，穿过横跨的岩石下去，见天上的亮光从洞顶上四处射下来。由下边往北穿到山腹中，两度进入两道石门，后面裂开支峡，上方悬着层层石板，都不能过去。返回到向南的重门之内，攀着石崖上登，便踏在了如层楼的岩洞上，正徘徊没有下去。忽然有一个人来等在洞前，就下去问他，回答说："此山名叫老虎山，此洞名叫狮子口，是因为形状相似。又叫黄鹂岩，是据颜色起名。山前有三个洞：下边的叫平地岩，中间的叫道士岩，上边的叫黄鹂岩。"似乎想要为我在前引路的样子。我出洞来，见山顶岩石成丛，参差交错，顾不上与那人说话，就顺着路登山。山顶的岩石一片片，都是冰凌样的石条，铁样的颜色。很久才下岭来，石棱没有了，变为平地，荆棘丛生的小道转而隐没了。正在徘徊之间，先前等候的那人从山下放下农具赶了上来，领我向左进入道士岩。岩洞也是向南，在黄鹂岩的东边而稍微偏低一些，就是所谓的中



洞了。洞的前壁上,右边刻着李彦弼的诗,右边刻着胡榞的诗,都是赠给刘升之的。刘升之的家在山下,在洞中读书,故而当官的人都敬重他。拂拭洞壁读了诗前的序文,这才知道此山就是辰山。又一回找到辰山不必另去寻索,更是十分奇异。先前找到屏风岩是由于在近山之处有人指点,又一次找到中隐山在于登山时的揣摩思考,至于说到此山,附近的人都认为不是,登山后也不知它就是,然而几百年前的遗迹,独独明明白白地显示给我,那是谁提醒谁在默默地引导着呢?

我凑近岩壁抄诗,因而命令顾仆跟随引路的人前往他家就火烧饭,那人欣然一同前去。没有抄完,那人又来了,等候前去就餐,我就跟着他穿过东侧的石门出来。此石门内剖开重重石龛,外面耸立着峡壁。向东下山,以为他家不远,抬头眺望附近没有村庄,这才知道还在东北一里之外。〔那人姓王,名叫世荣,别号叫庆宇,山的四周唯有此姓人家最近,是这座山的主人。〕来到王家,主人准备了饭食添加了豆,并且挽留我们住宿。我见尧山渐渐接近了,准备到明天去游,因此应允了他的邀请,而因为有剩余的时间就去搜寻近处的胜境。庆宇于是肩扛梯子绑了火把在前领路,去游青珠洞。没有邀约便有几十个人跟随而来,都姓王。于是又赶到辰山北麓。



青珠洞向北,裂开的峡谷向上进裂到山顶,洞内分隔为两层。开始时向南进去十多丈,就攀崖而上,洞中穹窿且很暗。慢慢转向西,于是竖起梯子向北面的石崖上登。登上去后,就向北走入峡中五丈多,钻出到横着的峡谷中。此峡呈东西向横亘着,上边高得都见不到顶。往东走四五丈,慢慢开阔生出光亮来,有大石柱悬在中央。绕到石柱西侧,这里的峡谷又呈南北向纵向裂开:往南进去就面临洞底,就是穹窿黑暗的洞顶的上方了;向北出去就下临洞口,就是裂开峡谷分层的顶上了。洞口中央排列着两根石柱,把洞口剖为一道门两个窗,引进光影射入洞内,正照着圆形的石柱。我十分诧异认为很奇特,可向导说:“不算。”转而从横向的峡谷口,又往西行四五丈,有洞穴往南进去,十分狭窄。脱去全部衣服赤着身体,伏在地上像蛇一样一伸一屈地前进。这个洞穴长三丈,大处仅如竹筒一样,又曲曲折折而且中间有悬垂的石柱,洞窄得如同是用人的身子作模子而成的。此时跟随游览的两个人拿着火把先进去,我紧跟着他们。半晌才过去,马上往西下坠越过平板状的坡道,这样之后后面进来的人才得以顶着脚跟进来,几

几乎过一个人须要磨蹭一个时辰了。过了隘口，洞重又穹然隆起，上高下陷，于是俯身向南下降，下垂的钟乳石纷纷罗列，迥然与外边不同。向导说："不算奇异！"又往西越过一座桥，桥横架在南北好像门槛，下边可由洞穴中坠下去，桥上可横截过桥。过了桥向西下去，钟乳石愈加奇异。西边的洼地走到头后，又转向北上走，绮丽的景色充满眼中，越转进去越优美。原来此洞与山南面的黄鹂岩正好南北相对，可南边的层层叠叠，轩敞明朗，消愁怡神，可以长时间托身；北边的却一重重隐秘幽深，艰险难行，惊心触目，只适宜作短暂的游览。确实是整座山都是空的，其中环山耸峙分出的洞口虽然很多，没有超得过这两个洞奇妙的了。向北开的洞口有三个，此洞在中间，东西两个洞都浅。

出洞后，再往东沿着北麓走，路过一个洞口，不十分深。转向南后沿着东麓走，首先路过高大穹窿的山洞一个，又经过洞内陡削的三个、曲曲折折的一个，又路过狗头岩一个，都因为悬在高处没进去。又往南路过道士岩后面的峡口，又向南找到和合岩。这个岩洞也是向东，洞内则往南裂成峡谷，而峡谷东壁上刻有和、合二仙的像，衣服的皱褶巧妙得如同天然的一样，必定不是凡俗的画笔可以画就的。向南的岩洞有三个，就是平地岩、道士岩、黄鹂岩了。志书上称辰山的岩洞有三层，仅是指山南的洞而已。唯有西面我未穷究它。出了青珠洞，经过北面的山洞一个，东麓的洞五个，转向西后沿着南麓走，就进入平地岩。洞口向南，刚进去就倾斜下去，不能平走，侧着身子挨近北面沿东边的裂隙中上去，里面的地方既穹窿而起，外边的光亮又渐渐幽暗下来。此时火把全部丢弃在北边的角落里，庆宇想出去取，可暮色降临，不能停留得太晚，便谢过他出来。也因为此洞既然通到中洞，已经穷究了两头，不必再摘取中间了。于是从辰山往东北行一里，再次来到王家。庆宇的母亲，已备好饭相待。这天夜里月色十分皎洁，而蚊子聚集声音成雷，庆宇撤了自己的蚊帐给客人用，主仆都得以安睡。

【原文】

十四日　早餐于庆宇处，遂东行。过一聚落，又东北共三里，过矮山。其山在尧山之西，漓水之东，其北复耸一枝，如拇指之附，乃石山最北之首峰也。山南崖削立，下有白岩洞。洞门南向，三窦旁通；其内

垂石，如莲叶卷覆，下多透漏，列为支门；其后少削，而下辄复平旷；转而西入数丈，仍南透天光。出洞而东，有庵两重，庵后又有洞甚爽，僧置牛栏猪笠于中[1]，此中之点缀名胜者如此！北小山之顶，一小石尖立，特起如人。山之名“矮”，以矮于众山；余见其嶙峋，欲以雅名易之，未能也。

于是东向溯小溪行，共二里，抵尧山西麓。由王坟之左渡一小石桥[2]，乃上山，入古石山坊，共二里，抵玉虚殿。其处小回成坞，西向开洋，水自山后转峡而来，可润可耕，名天赐田，而土人讹为天子田。由殿右转入山后，则两山夹而成涧。乃南向溯涧半里，又逾涧东上半里，始登岭角，于是从岭上望东北最高峰而登。适得樵者，询帝尧庙所在。其人指最高峰曰：“庙在此顶，今已移麓，惟存二石为识，无他可睹也。”乃益东北上，三过狭脊，三登三降。又二里，始登第一高峰，然庙址无影响，并二石亦莫辨焉。盖此中皆石峰森立，得土山反以为异，故群而称之，犹吾地皆土山而偶得一石峰也。大舜虞山已属附影，犹有《史记》苍梧之文，而放勋何与于此哉[3]！若谓声教南暨[4]，则又不独此山也。或者曰：“山势岧峣[5]。”又或曰：“昔为瑶人所穴。”以声音之同，遂讹为过化所及，如卧龙之诸葛，此岂三国版图哉！其山之东，石峰攒丛，有溪盘绕其间，当即大坝之上流，出于廖家村西者也。



凭眺久之，仍五里下，饭于玉虚殿。又二里，抵山麓小桥。闻其北有尧庙，乃县中移以便伏腊故事者[6]，其东南有寨山角、铁峰山，其名颇著。乃又南渡一桥，于是东南循尧山南麓而趋，将先探铁峰，遂可西南转及寨山、黄金而返也。五里，已出尧山东南坞。其南石峰森森，而东南一峰，尤铮铮屼突。余疑其为铁峰山，得两人自东来，问之，曰：“铁峰在西，已逾而东矣！”余不信，曰：“宁失铁峰，此铮铮者不可失也！”益东南驰松篁间，复得一小沙弥，询铁峰，曰：“前即是矣！”出林，夹右转石山而南，将抵铮铮突峰之西，忽一老者曳杖至。再询之，则夹右而转者即铁峰，其东南铮铮者乃天童观后峰，铮铮者可望而不可登，铁峰山则可登而不可入。盖铁峰颇似独秀，其下有岩洞，昔有仙留记，曰：“有人开得铁峰山，真珠金宝满担担。”故先后多凿崖通窍者，及将得其门，辄坠石闭塞焉。老者指余循南麓遍探，仍返勘东麓，俱无深入容身之窍。

乃西驰一里，转入南岐。又一里抵冷水塘[7]。小桥跨流，急涌西南

而去，一村依山逐涧，亦幽栖之胜，而其人不之觉也。村南石峰如屏，东西横亘，从西嘴望之，只薄若立指。从其腋东转南山之坳，则遂出山南大道。始驰而西，共三里过万洞寺，则寨山在其西矣。其地石山始开，平畴如砥，而寨山兀立其中。望其东崖，穹然壁立，悬崖之上，有室飞嵌，而不见其径。转循山南，抵山西麓，乃历级北上。当寨山西北隅，崖开一罅，上架横梁，乃逾梁入洞，贯腹而东，透出东崖，已在嵌室之内矣。余时急于东出，西洞真形俱不及细按。及透东洞，始解衣憩息，竟图托宿其间，不暇更问他胜矣。

注释

①笠（lì 立）：竹篾编成的笠形覆盖物。

②王坟：即明代靖江王墓群，有王墓十一座，王室墓百余座，占地近万亩。

③放勋（fàng xūn 访薰）：唐尧的称号，一说是尧的名。

④暨（jì 既）：及，到。

⑤峣（yáo 尧）：山高的样子。尧山位于桂林东北隅，海拔 909 米，为桂林市境最高峰，也是桂林唯一的土山。

⑥伏，指夏天的伏日；腊，指冬天的腊日。古代伏腊日皆举行祭祀。后也用伏腊泛指节日。

⑦冷水塘：今名同，在桂林市东郊。



【今译】

十四日　在庆宇处吃了早餐，便往东行。路过一个村落，又向东北共走三里，路过矮山。这座山在尧山的西边，漓江的东岸，山北又耸起一座支峰，像大拇指附着在手掌上，是石山最北边的第一座山峰。山南崖壁削立，下面有个白岩洞。洞口向南，旁边通着三个旁洞；洞内垂着岩石，如荷叶样卷覆下来，下方有许多孔隙，排列为支洞；洞后略有些陡峻，可下去后就又平敞空旷起来；转向西走进去几丈，仍然从南边透进天光。出洞后往东走，有两重寺庵，庵后又有洞十分明朗，和尚在洞中设置了牛圈和养猪的篱笆，这地方点缀名胜的东西竟然如此！北边小山的山顶，一块小石尖尖立起，好像一个人。此山名叫“矮”，是因为比群山矮；我见它山势嶙峋，想要用优雅点的名字来给它改名，没能想出来。

从这里向东溯小溪行，共二里，抵达尧山西麓。由靖江王王室墓

地的左侧过一座小石桥，就上山，进入古老的石山坊，共二里，来到玉虚殿。此处环绕成小山坞，向西一面开阔，水自山后转过山峡流来，可以灌溉可以耕种，名叫天赐田，但本地人错读成天子田。由殿后转入山后，就见两座山相夹形成的山涧。于是向南溯山涧走半里，又越过山涧往东上行半里，这才登上岭角，于是从岭上望着东北方的最高峰登去。恰好遇到打柴的人，打听帝尧庙在的地方。那人指着最高峰说："庙宇在这个山顶，现在已移到山麓，仅存留下两块石头作为标记，没有其他可看的了。"于是愈加向着东北上登，三次走过狭窄的山脊，三次上登三次下降。又行二里，才登上第一高峰，然而庙址没有痕迹，连两块石头也无法辨认出来。大概这一带都是森然耸立的石峰，见到土山反而认为很奇特，因此大家都称颂它，就好像我家乡都是土山而偶尔见到一座石峰一样的了。大舜的虞山已属望影附会，尚且还有《史记》记载的大舜游苍梧的文章，但是唐尧何时涉足到此地的呢！如果说是声威与教化传到南方，那么又不仅仅是此山了。有人说："是山势险要高峻。"又有人说："过去是瑶人的巢穴。"由于声音相同，便误为唐尧经过教化所到的地方，如卧龙山的诸葛武侯祠，此地难道是三国的版图吗！此山的东面，石峰成丛攒聚，有溪流环绕在其间，应当就是大坝的上游，源出于廖家村西边的水流了。

凭眺了很久，仍然走了五里下山来，在玉虚殿吃了饭。又是二里，到达山麓的小桥。听说桥北有尧庙，是县里移来以便在伏腊日举行祭祀的场所，庙东南有寨山角、铁峰山，它们十分著名。就又向南走过一座桥，于是往东南沿尧山南麓快步赶去，将要先去探寻铁峰山，顺道可向西南转到寨山角、黄金岩再返回城。五里，已到了尧山东南的山坞中。山坞南面石峰森森，而东南方的一座山峰，尤其峥嵘突兀。我怀疑它就是铁峰山，遇到两个人自东边过来，问他们，回答说："铁峰山在西面，已经走过头来到东边了！"我不信，说："宁愿失去铁峰山，这座峥嵘的高山是不能错过的！"越发向着东南在松林竹丛间疾行，又遇上一个小和尚，打听铁峰山，回答说："前边就是了！"出了树林，靠右转过石山往南走，将要来到峥嵘突起的山峰的西麓，忽然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走来。再次询问他，原来靠右转过来的石山就是铁峰山，那在东南方的峥嵘之山是天童观后的山峰，峥嵘之峰可望却不可登，铁峰山却可以登上去但不能进去。原来铁峰山颇有些像独秀峰，山下有个岩洞，

从前有仙人留下了题记，说："有人开得铁峰山，珍珠金宝满当当。"所以先后有很多在崖壁上凿洞穴想进去的人，到将要找到石门时，总是有岩石坠下把石门堵塞住了。老人指引我沿着南麓四处探寻，仍旧返回来踏勘东麓，全无可以容身深入的洞穴。

于是向西疾行一里，转上往南的岔路。又走一里抵达冷水塘。小桥跨过流水，急流涌向西南而去，一个村庄依山逐涧，也是幽静栖息的胜地，可村里人没有觉察到它的优美之处了。村南的石峰如屏风，东西向横亘着，从西边的山嘴望它，只薄得如立着的手指头。从峰侧向东转到南山的山坳，便竟然出到了山南的大道上。开始向西疾行，共三里路过万洞寺，就见寨山角在它的西边了。此地石山开始开阔起来，平坦的田野如平滑的磨刀石，可寨山角兀立在田野中。远望它的东崖，穹然壁立，悬崖之上，有石室飞嵌在上，可不见有通往那里的路径。转弯沿着山的南麓走，到达山的西麓，于是沿石阶向北上登。位于寨山角西北隅，山崖裂开一道裂缝，上边横架着桥，就走过桥进洞，横贯山腹往东走，钻出到东面的悬崖上，已在飞嵌的石室之内了。我此时急于往东出去，西面山洞的真实情形都来不及细细考察。等钻出了东面的山洞，这才脱去衣服休息，竟然考虑寄宿在洞中，顾不上再去问津别的胜景了。

【原文】

十五日　寨山洞中多蚊，无帐睡不能熟。晨起，晓日即射洞而入，余不候盥栉，辄遍观洞中。盖其洞西北东南，前后两辟，而中则通隘，仅容一人。由西麓上山腰，透入飞石下，旋转蹑其上，卷石为桥，以达洞门。门西北向，门内洞界为两，南北并列，俱平整可居。北洞之后，即通隘透腹处也，隘长三丈。既入，既宽辟为岩，悬乳垂莲，氤氲左右，而僧结屋掩其门。东岩上下，俱极崇削，惟屋左角余飞台一掌，不为屋掩。余先是中夜为蚊所驱，时出坐其上。月色当空，见平畴绕麓，稻畦溢水，致其幽旷。东岩之下，亦有深洞，第不透明。路当山麓，南转始得东上。余既晨餐，西北望黄金岩颇近，亟趋焉，不复东寻下洞也。

下山西麓，过竹桥，由村北西北行[1]，三里，抵岩之阳。其山骨立路北，上有竖石如观音，有伏石如虾蟆，土人呼为"蟆拐拜观音"。拐即蛙之土名也。自九疑瑶峒，俱以取拐为务。其下即裂为洞，洞不深而高，

南北交透，前低后峻。后门之半，复有石横飞，若驾虹空中，门界为二。既内外分启，亦上下层分，映彻之景，莫此为甚，土人俱指此为黄金岩。余既得之黄公之外，又觉此洞之奇，虽中无镌刻，而心有余幸。由洞内上跻，北出驾虹之下，俯瞰北麓，拖剑江直啮其下而西去焉。踞坐久之，仍南下出洞。其右复有一洞，门亦南向高裂，其内则深入而不透，若重峡而已。已从西麓北转，山之西北，亦有一洞西向，则中穹而不深，亦不透。其对山有东向之洞，与此相向，若门庑对列。其洞则内分四支如"十"字。东北二门则外透而明，然东其所入，北乃悬崖也；西南二峡则内入而黑，然西其上奥，南乃深潭也。拖剑之水在东峰之北，抵此洞前，转北循山。当洞有桥跨之，桥内汇而为池，亦山丛水曲之奥矣。出洞，不知其名，心诧其异，见汲水池中者，姑问之。其人曰："此洞无名。其上更有一洞，可跻而寻也。"亟从之，适雨至不为阻，披箐透崖而上。南北两石屏并立而起，微路当其中，甚峻。洞峙南屏后，门亦东向，而不甚宏。门左刻石一方，则宋人遗迹也，言此洞山回水绕，洞名黄金，为东坡居士香火院[2]。岩中东坡题额可拓，予急觅之。洞右有旧镌，上有"黄金岩"三字可辨。其下方所书，则泐剥无余矣。始知是洞为黄金，而前乃其东峰之洞。一黄金洞而既能得土人之所不知，又能知土人之所误指，且又知其为名贤所遗；第东坡不闻至桂为可疑耳。洞内无他奇，而北转上透天光，断崖崩溜，无级可攀。乃出门左，见北屏内峡，有路上跻，第为积莽所翳，雨深蔓湿，不堪置足，余贾勇直前，静闻不能从焉。既登，转而南，则上洞也。洞门北向。门外棘蔓交络，余缕分而节断之，乃得入门。门内旁窦外通，重楼三叠，下俯甚深，上眺亦异，然其上俱无级罅可攀。谛视久之，见中洞之内，有旁窦玲珑，悬隙宛转，可穿而上，第隘而层折，四体难舒。于是脱衣赤体，蛇伸蠖曲[3]，遂出上层平庋阁上，踞洞口飞石驾梁之上，高呼静闻，久而后至，亦以前法教猱而升，乃共下焉。

时顾仆待下洞桥端甚久，既下，越桥将西趋屏风山，欲更录《程公岩记》并《壶天(观)铭序》。回望黄金岩下，其西北麓诸洞尤多，乃复越桥而西[4]，随拖剑绕山北麓，其处又得北向洞二，西向洞三，或旁透多门，或内夹深峡，一山之麓，靡不嵌空，若垂云覆翼焉。极西一洞门，亦自西北穿透东南，亦北低南峻，与东峰(缺。)午，令顾仆先炊王庆宇处，余与静闻西望屏风山而趋。将度拖剑水，望屏风、黄金两山之中，又南

界一山，其下有洞北向，复迂道从之。则其洞亦旁分两门，一北一东，此山之东北隅洞也。其西有级上跻，再上而级崩路削，又有洞北向。其前有垣，其后有座，乃昔时梵宇所托，虽后左深窍可入，然暗不能穷。乃下抵西北隅，则旁透之洞，中空之峡，又连辟焉，颇与黄金岩之西北同。而正西一洞，高穹层列，纷拿杰张，此又以雄历见奇，非寻常窈窕窟也。土人见予久入，诧而来视，余还问其名，知为飞石洞。从此遂西度石堰，共一里入程公岩，录东崖记、铭二纸。铭乃范成大，记乃侯彭老。崖高石侧，无从缘拭，抄录甚久，有数字终不能辨。时已过午，腹中枵然，乃出岩北趋王氏。不半里，过一村，以衣质梯[5]，复肩至岩中，缘拭数字，尽录无遗。复缘拭西崖《张安国碑》，以其草书多剥，有数字不辨焉。

时已下午，于是出洞还梯，北二里，饭于王氏。王氏杀鸡为黍，待客愈隆。其母再留止宿，余急于入城，第以胡槻诗下刘居显跋未录，居显，升之乃郎。攀凳拂拭，而庆宇复负而前趋。西一里，入道士岩东峡门，穿入洞中，拭左崖，再读跋，终以剥多置。又校得胡诗三四字，乃入洞右隅之后腋，即与下洞平地岩通者。其隙始入甚隘，少进而西，则高下穹然，暗不可辨。庆宇欲取火为导，余曰："不若以余晷探外未悉之洞也。"遂仍出东峡，循东麓而北，过狗头洞。洞虽奇而名不雅，竟舍之。其北麓又有一洞，北门亦东向，外若裂罅。攀隙而上，历转三曲，遂透三窗，真窈窕之鹫宫，玲珑之鹫宇也[6]。出洞再北，即为高穹之洞。其门南向，上盘山顶，与北之青珠并。入其内，即东转而上跻，已而北转，渐上渐黑，虽崇峻自异，而透朗独悭[7]，非余之所心艳也。出洞，日已薄暮，遂别庆宇南趋二里，过屏风山西麓，至是已周其四面矣。又三里，过七星岩，又一里，入浮桥门，浮桥共三十六舟云[8]。则离寓已三日矣。

注释

①由村北向：此村应即今竹桥村，在桂林市东郊，乌山里稍北。

②东坡居士：即苏轼（公元 1036—1101 年），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曾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永州。后为黄州团练副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有《东坡集》四十卷。香火院：施舍财物，供神拜佛的寺院。

③蠖（huò 获）：即尺蠖，为一种昆虫。它必须先弯曲身体，再向前伸，故北方

称它为步曲，南方称它为造桥虫。

④乃复越桥而西：疑“西”字应为“东”字。

⑤质：抵押。

⑥鹫(jiù 就)：鹰科部分大型猛禽的通称。鷟(zhuó 浊)：即鸑鷟，凤的别称。

⑦悭(qiān 牵)：欠缺。

⑧浮桥：跨漓江上，在桂林市东隅，其址即今解放桥。《嘉庆重修一统志》桂林府津梁载：“永济浮桥，在临桂县东江门外，明正德四年(公元 1509 年)，抚臣陈金造舟五十，两岸植铁柱四，中贯以铁缆二，各长百余丈，后废。本朝顺治十七年重建，雍正六年修。”

【今译】

十五日　寨山角的山洞中蚊子很多，没有蚊帐不能熟睡。清晨起床，旭日就射入洞中，我等不得洗脸梳头，就遍观洞中。大体上此洞呈西北东南向，前后两头开阔，中间只通着一个狭窄的隘口，仅能容下一个人。由西麓上到山腰，钻入飞石下边，随即转而登到飞石之上，翻卷的岩石成为桥，得以通到洞口。洞口朝西北方，洞口以内山洞被分隔成两半，南北两洞并列，全都平整可以居住。北洞的后边，就是通往隘口穿透山腹之处了，隘口长三丈。进去以后，立即拓宽成为岩洞，悬挂着的钟乳石似下垂的莲花，左右云烟氤氲，但和尚建了屋子关着屋门。东面岩洞的上下，都极其高峻陡削，唯有屋子左角余下一块手掌大的飞台，未被屋子遮挡住。我在此之前半夜被蚊子驱赶，时常出来坐在石台上。月色当空，望见平坦的田野绕着山麓，稻田溢满水，景致极为幽静空阔。东面岩洞的下边，也有个深洞，只是不透亮。路就在山麓，往南转才能向东上去。我早餐之后，望见西北方的黄金岩很近，急忙赶去那里，不再往东去寻找下洞了。



下到山的西麓，过了竹桥，由村北往西北行，三里，抵达黄金岩的南面。此山似骨头样竖立在路北，上面有块竖石很像观音，有块趴伏着的岩石好似蛤蟆，当地人称为“蟆拐拜观音”。〔拐就是青蛙的土名。从九疑山的瑶峒起，都把抓青蛙作为重要的事。〕那下边马上裂成洞，洞不深却很高，南北相通，前低后高。后洞上的半中间，又有岩石横向飞起，如彩虹架在空中，洞口被分隔成两半。内外既分别开启，上下也分层，映照通透的景致，没有比这里更优美的了，当地人都指认这里是黄金岩。我既在黄公岩之外找到它，又觉得此洞很奇特，虽然洞

中没有碑刻，可心里有种出乎意料的幸运感。由洞内上登，往北出洞到了架空的彩虹之下，俯瞰北麓，拖剑江直接啃咬着山下而后向西流去。盘腿坐了很久，仍然往南下走出了洞。洞右又有一洞，洞口也是向南高高裂开，洞内深入进去却不通，好像深峡而已。不久从西麓向北转，山的西北面，也有一个洞向西，则洞中穹窿却不深，也不通。它对面的山上有个向东的洞，与此洞相对，好像大门两侧的厢房样相对排列。那个山洞里面则分出四个岔洞如像“十”字。东北两个洞口则通到外面而且明亮，然而东边的是入洞之处，北面的是悬崖；西南两边是两个峡谷，一进去便黑暗下来，然而西边的是此洞在上层的隐秘之处，南面的是深潭。拖剑江的江水在东峰的北边，流到此洞前，转向北沿着山流去。正对洞口有桥跨过江流，桥内侧积水成为水池，也是山重水曲的幽深之处了。出了山洞，不知道它的名字，心里对它的奇异之处很诧异，见到有在水池中取水的人，姑且问问他。那人说：“此洞没有名字。它上面还有一个洞，可登上去找。”急忙听从他的话，恰好雨来了也不能阻止，披开深箐穿过山崖向上登。南北两面的石屏风并立而起，中间有条小路，非常陡峻。洞位于南面的石屏风后，洞口也是向东，但不怎么宽敞。洞口左侧刻有一块方形石碑，是宋朝人的遗迹，说此洞山回水绕，洞名叫黄金岩，是东坡居士供奉香火的寺院。岩洞中苏东坡题写的匾额值得摹拓，我急忙去寻找它。洞右有旧时的刻石，上面有“黄金岩”三个字可以辨认出来。它下方所写的字，却剥蚀无存了。这才知道此洞是黄金岩，而先前的那一个是它东面山峰上的洞。找到一个黄金洞就既能得知当地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又能知道当地人误指之处，而且又知道它是古代名贤遗留下来的；只是没有听说过苏东坡到过桂林，这一点值得怀疑。洞内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可转到北面上边透进天光，断崖崩塌溜滑，没有石阶可攀。于是出到洞口左侧，看见北面石屏风内的峡谷，有路上登，只是被堆积的草丛遮住了，雨大草湿，不能落脚，我鼓足勇气一往直前，静闻不能跟随。登上去后，转向南走，就是上洞了。洞口向北。洞口外荆棘蔓草交织在一起，我一缕缕分开一节节折断它们，这才得以进洞。洞口以内旁洞外通，三层重楼，向下俯视非常深，往上眺望也很奇异，然而那上边全无石阶缝隙可以攀援。审视了很久，看见中洞之内，有个旁洞小巧玲珑，悬空的裂隙宛宛转转，可以穿上去，只是狭窄又一层层曲曲折折的，四

肢难以舒展。于是脱去衣服赤裸着身体，如蛇和尺蠖一样一伸一曲地上爬，终于出到上层平架着的楼阁上，坐在洞口飞石架成的桥上，高声呼唤静闻，很久以后才到来，也用先前的方法教给他像猿猴一样登上来，这才一同下去。

此时顾仆在下洞的桥头等了很久，下来之后，走过桥将向西赶去屏风山，打算再去抄录《程公岩记》及《壶天观铭序》。回头望黄金岩下，山西北麓的各种洞穴尤其多，就又过桥往东走，顺着拖剑江绕到山的北麓，此处又找到向北的洞两个，向西的洞三个，有的旁侧穿通有许多洞口，有的洞内夹成深峡，一座山的山麓，无处不镶嵌着空洞，好似下垂的云朵下覆的鸟翼一样。极西处的一个洞口，也是从西北穿透到东南，也是北低南高，与东峰(下缺。)中午，命令顾仆先到王庆宇处去烧饭，我与静闻向西望着屏风山赶去。将要渡过拖剑水时，望见屏风山、黄金岩两山之中，又在南面隔着一座山，山下有洞朝向北方，又再绕道望着它赶去。就见此洞也是在两旁分为两个洞口，一北一东，这是山东北隅的洞了。洞西有石阶上登，再上去却见石阶崩塌道路陡削，又有个山洞向北。洞前有墙，洞后方有佛座，是往时佛寺建宅之处，虽然后面左侧有个深窍可以进去，但很暗不能走到头。于是下山走到西北隅，就见旁通之洞，中空之峡，又接连展现出来，与黄金岩的西北麓颇有些相同。然而正西有一个洞，高高隆起，一层层排列，纷纭杂乱，高大舒展，这又是以雄壮飞扬见奇，不是平常窈窕玲珑状的洞穴了。当地人见我进洞的时间太久，觉得诧异便来探视，我返回来打听洞名，知道是飞石洞。从此便往西越过石坝，共一里进入程公岩，抄录东面石崖上的记文、铭文。〔铭文是范成大作的，记文是侯彭老写的。〕石崖又高又斜，无从攀援拂拭，抄录了很长时间，有几个字始终不能辨认。此时已过中午，肚中空空然，于是出了岩洞向北赶到王家。不到半里，经过一个村庄，用衣服抵押借了一架梯子，重又扛来岩洞中，攀上去擦拭那几个字，全部抄完没有遗漏。又攀上西面的崖壁擦拭《张安国碑》，因为它是草书多有剥落，有几个字不能辨认出来。



此时已是下午，于是出洞还了梯子，向北走二里，到王家吃饭。王家人杀了鸡作饭，款待客人愈加丰盛。他母亲再次挽留住下，我急于进城，只是因为胡槻的诗下边刘居显的跋没有抄录，〔刘居显，是刘升之的公子。〕攀着凳子拂拭，而庆宇又背着凳子在前头奔走。往西行一

里，进入道士岩东峡的峡口，穿进洞中，擦拭左侧的崖壁，再读了跋文，最终由于剥落太多放弃了。又校对胡榥的诗校出三四个字，于是进入洞右隅的后侧，就是与下洞平地岩相通之处。此道裂隙开始进去时十分狭窄，稍微进去后往西走，便上下都似苍穹一样，黑暗得不能辨认东西。庆宇想要取火来领路，我说："不如用剩余的时间去探外边没有探完的洞。"于是仍旧出了东峡，沿东麓往北走，经过狗头洞。洞虽奇特可名字不雅，竟然放弃了它。山的北麓又有一个洞，北面的洞口也是向东，外边好似裂隙。攀着裂隙上去，转过三个弯，但通着三个石窗，真是窈窕的灵鹫宫府，玲珑的凤凰殿宇呀！出洞再往北，马上就是高高隆起的山洞。洞口向南，高高地盘踞在山顶，与北面的青珠洞并列。走入洞内，马上向东转后上登，随即往北转，渐渐上去渐渐黑下来，虽然高峻自有特点，可独缺通透明朗之处，不是我心里所喜爱的地方。出了洞，天色已近傍晚，便告别庆宇向南赶了二里路，走过屏风山西麓，来到这里已遍历了山的四面了。又行三里，过了七星岩，又一里，进入浮桥门，浮桥共由三十六条船组成。则离开寓所已经三天了。

【原文】

十六日　余暂憩赵寓，作寄衡州金祥甫书，补纪游之未尽者。

十七日　雨。余再憩赵寓，作家报并祥甫书，简点所市石。是日下午，辄闭诸城门，以靖藩燔灵也。先是，数日前先礼忏、演剧于藩城后，又架三木台于府门前。有父、母及妃三灵，故三台。至是夜二鼓，遍悬白莲灯于台之四旁，置火炮花藏于台上[①]，奉灵主于中，是名"升天台"。司道官吉服奠觞[②]，王麻冕拜[③]，复易吉服再拜，后乃传火引线发炮，花焰交作，声震城谷。时合城士女喧观，诧为不数见之盛举。促余往寓目，余僵卧不起，而得之静闻者如此。

十八日　托静闻从朝云岩觅融止上人入寓。饭后，以所寄金祥甫书及家报、石帐付之，托转致于衡，嘱祥甫再寄家中。

十九日　以行囊简付赵主人时雨。余雨中出浮桥，将附舟往阳朔。时即开之舟，挨挤不堪；姑入空舟避雨，又不即去；乃托静闻守行李于舟，余复入城。登城楼，欲觅逍遥楼旧迹，已为守城百户置家于中[④]。遂由城上南行，二里，抵文昌门。门外为五胜桥[⑤]，漓之支流与阳江之分派交通于下。复循城外西过宁远门，乃南越南门桥，觅摹碑

者，已他出。余初期摹匠同往水月，拓陆务观、范石湖遗刻。至是失期，乃赴雉山别郑、杨诸君，以先两日二君托人来招也。比至，又晤白益之，名弘谦，真谦谦君子也。时杨君未至，余少待之，雨大至，遂坐雉岩亭。方伸纸欲书补纪游，而杨君、朱君继至，已而郑君书小序见投，而朱君之弟涤凡亦以诗贶，余交作诗答之。暮，抵水月岩西舟中，宿。

二十日　舟犹欲待附者[⑥]，因令顾仆再往觅拓工。遂同抵水月观洞，示所欲拓，并以纸价付之，期以阳朔游还索取所拓。是日补纪游程于舟中。舟泊五胜桥下，晚仍北移浮桥，以就众附也。是日晴丽殊甚，而暑气逼人。当午有王孙五人入舟强丐焉[⑦]，与之升米而去。

注释



①花藖（xiàn 线）：相当于现在燃放的礼花。

②奠（diàn 电）：向鬼神敬献祭品。觞（shāng 伤）：敬酒。

③麻冕（miǎn 免）：古代帝王、诸侯等的丧服。

④百户：明代兵制实行卫所制，千户所下设有百户所，统兵 120 人，分为二总旗，十小旗。百户为百户所的长官。

⑤文昌门：在今文明路南端。其南的五胜桥，跨在阳江上，今称文昌桥。

⑥附者：乘船的人。

⑦丐（gài 盖）：乞讨。

【今译】

十六日　我暂时歇息在赵家寓所，写了寄给衡州金祥甫的信，补记游记未完的部分。

十七日　下雨。我再歇息在赵家寓所。写家信及给祥甫的信，检点买来的石头。这天下午，老是关闭着各道城门，是因为靖江王府祭灵。这之前的前几天就先在王城礼佛、演戏，又架了三座木台在王府门前。〔有父、母及王妃的三个灵位，所以有三座木台。〕到这天夜里二更时，在木台的四旁悬挂白色的莲灯，在台上放置了爆竹花炮，供奉灵牌于正中，这名叫“升天台”。司、道一级的官员身穿吉服敬酒祭奠，靖江王穿着麻衣麻帽跪拜，又换了吉服两次祭拜，然后就传火种点燃导火绳引发鞭炮，火花焰火并作，响声震荡城垣山谷。当时全城男女喧闹着观看，十分诧异认为是不多见的盛大举动。催促我前往观看，我僵睡床上不起，而是从静闻那里听到的情况如此。

十八日　托付静闻从朝云岩找到融止法师来到寓所中。饭后，把寄给金祥甫的信及家信、买石头的账单交付给融止，托他转送到衡州，再嘱托祥甫寄到家中。

十九日　把行李点清托付给主人赵时雨。我在雨中走出浮桥，将要搭船前往阳朔。当时马上要开船，人挨挤不堪；暂且进入空船中避雨，又不马上离开；只好托静闻在船上守行李，我再进城去。登上城楼，想要寻找逍遥楼旧迹，已经被守城的百户在那安了家。于是由城墙上往南行，二里，抵达文昌门。门外是五胜桥，漓江的支流与阳江的支流交汇于桥下。再沿着城外向西经过宁远门，便向南越过南门桥，寻找拓碑的人，已出门到其他地方去了。我当初与拓碑的匠人约好一同前往水月洞，去拓陆务观、范石湖遗留下的碑刻。至此失约，只有赶到雉山辞别郑、杨诸君，因为前两天二位先生托人来招唤。及来到时，又会见了白益之，〔名叫弘谦。〕真是个谦谦君子。此时杨君未来，我暂时等一等他，雨大降，便坐在雉岩亭中。刚铺开纸想要补写游记，杨君、朱君相继来到，不久郑君写了小序来赠，而朱君的兄弟超涤、超凡也拿诗相赠，我先后作了诗答赠他们。傍晚，来到水月岩西侧的船中，睡下。



二十日　船仍想要等人来搭船，因而命令顾仆再去找拓碑的工匠。于是一同来到水月洞观察岩洞，把想拓的碑刻指给他，并拿出纸钱付给他，约定在阳朔游览完返回时索取所拓的拓片。这天在船中补记游览的路程。船停泊在五胜桥下，到晚上仍旧往北移到浮桥下，以便大家就便搭乘。天气特别晴朗艳丽，可暑气逼人。当天中午有王孙五人进船来强行乞讨，给了他们一升米便离开了。

【原文】

二十一日　候附舟者，日中乃行。南过水月洞东，又南，雉山、穿山、斗鸡、刘仙、崖头诸山，皆从陆遍游者，惟斗鸡未到，今舟出斗鸡山东麓。崖头有石门净瓶胜，舟隔洲以行，不能近悉。去省已十里。又东南二十里，过龙门塘[①]，江流浩然，南有山嵯峨骈立，其中峰最高处，透明如月挂峰头，南北相透。又东五里，则横山岩屼突江右。渐转渐东北行，五里，则大墟在江右[②]，后有山自东北迤逦来，中有水口，疑即大涧榕村之流南下至此者。于是南转又五里，江右复有削崖屏立。其

隔江为逗日井，亦数百家之市也。又南五里，为碧崖，崖立江左，亦西向临江，下有庵。横山、碧崖二岩，夹江右左立，其势相等，俱不若削崖之崇扩也。碧崖之南，隔江石峰排列而起，横障南天，上分危岫，几埒巫山，下突轰崖，数逾匡老。于是扼江而东之，江流啮其北麓，怒涛翻壁，层岚倒影，赤壁、采矶[3]，失其壮丽矣。崖间一石纹，黑镂白章，俨若泛海大士，名曰沉香堂。其处南虽崇渊极致，而北岸犹夷豁，是为卖柴埠。共东五里，下寸金滩，转而南入山峡，江左右自是皆石峰巑岏[4]，争奇炫诡，靡不出人意表矣。入峡，又下斗米滩，共南五里，为南田站。百家之聚，在江东岸，当临桂、阳朔界。山至是转峡为坞，四面层围，仅受此村。过南田，山色已暮，舟人夜棹不休。江为山所托，俛东俛南[5]，盘峡透崖，二十五里，至画山，月犹未起，而山色空濛，若隐若现。又南五里，为兴平[6]。群峰至是东开一隙，数家缀江左，真山水中窟色也。月亦从东隙中出，舟乃泊而候曙，以有客欲早起赴恭城耳[7]。由此东行，有陆路通恭城。



漓江自桂林南来，两崖森壁回峰，中多洲渚分合，无翻流之石，直泻之湍，故舟行屈曲石穴间，无妨夜棹；第月起稽缓，暗行明止，未免怅怅。

二十二日　鸡鸣，恭城客登陆去，即棹舟南行。晓月漾波，奇峰环棹，觉夜来幽奇之景，又翻出一段空明色相矣。南三里，为螺蛳岩。一峰盘旋上，转峙江右，盖兴平水口山也。又七里，东南出水绿村[8]，山乃敛锋。天犹未晓，乃掩篷就寐。二十里，古祚驿[9]。又南十里，则龙头山铮铮露骨，县之四围，攒作碧莲玉笋世界矣。

阳朔县北自龙头山[10]，南抵鉴山，二峰巍峙，当漓江上下流，中有掌平之地，乃东面濒江，以岸为城，而南北属于两山，西面叠垣为雉，而南北之属亦如之。西城之外，最近者为来仙洞山，而石人、牛洞、龙洞诸山森绕焉，通省大路从之，盖陆从西而水从东也。其东南门鉴山之下，则南趋平乐，水陆之路，俱统于此。正南门路亦西北转通省道。直南则为南斗山延寿殿，今从其旁建文昌阁焉，无径他达。正北即阳朔山，层峰屏峙，东接龙头。东西城俱属于南隅，北则以山为障，竟无城，亦无门焉。而东北一门在北极宫下，仅东通江水，北抵仪安祠与读书岩而已，然俱草塞，无人行也。惟东临漓江，开三门以取水。从东南门外渡江而东，濒江之聚有白沙湾、佛力司诸处，颇有人烟云。

上午抵城，入正东门，即文庙前，从其西入县治，荒寂甚。县南半里，有桥曰"市桥双月"，八景之一也。桥下水西自龙洞入城，桥之东，飞流注壑。壑大四五丈，四面丛石盘突，是为龙潭，入而不溢。桥之南有峰巍然独耸，询之土人，名曰易山，盖即南借以为城者。其东麓为鉴山寺，亦八景之一。"鉴寺钟声。"寺南倚山临江，通道置门，是为东南门。山之西麓，为正南门。其南崖之侧，间有罅如合掌，即土人所号为雌山者也。从东南门外小磴，可至罅傍。余初登北麓，即觅道上跻，盖其山南东二面即就崖为城，惟北面在城内，有微路级，久为莽棘所蔽。乃攀条扪隙，久之，直造峭壁之下，莽径遂绝。复从其旁蹑巉石，缘飞磴，盘旋半空，终不能达。乃下，已过午矣。时顾仆守囊于舟，期候于东南门外渡埠旁。于是南经鉴山寺，出东南门，觅舟不得，得便粥就餐于市。询知渡江而东十里，有状元山，出西门二里，有龙洞岩，为此中名胜，此外更无古迹新奇著人耳目者矣。急于觅舟，遂复入城，登鉴山寺[11]。寺倚山俯江，在翠微中，城郭得此，沈彬诗云"碧莲峰里住人家"，诚不虚矣！时午日铄金[12]，遂解衣当窗，遇一儒生以八景授。市桥双月，鉴寺钟声，龙洞仙泉，白沙渔火，碧莲波影，东岭朝霞，状元骑马，马山岚气。复北由二门觅舟，至文庙门，终不得舟。于是仍出东南门，渡江而东，一里至白沙湾，则舟人之家在焉。而舟泊其南，乃入舟解衣避暑，濯足沽醪，竟不复搜奇而就宿焉。

白沙湾在城东南二里[13]，居民颇盛，有河泊所在焉。其南有三峰并列，最东一峰曰白鹤山。江流南抵其下，曲而东北行，抱此一湾，沙土俱白，故以白沙名。其东南一溪，南自二龙桥来，北入江。溪在南三峰之东，逼白鹤西址出。溪东又有数峰，自南趋北，界溪入江口，最北者，书童山也，江以此乃东北逆转。

注释

①龙门塘：今仍作龙门，在漓江北岸，桂林市东隅。

②大墟：明时为广西四大墟市之一。今名同，又作大圩，在漓江转折处，灵川县西南隅。

③赤壁：公元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军败曹操的战场。习惯上认为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赤壁山，近人考证应在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采矶：即采石矶，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东岸。江面较狭，形势险要，为江防重地和古战场。

④江左右自是皆石峰巑岏:"江"原作"山",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⑤侂(guǐ 鬼):偶然。

⑥兴平:今作兴坪,在阳朔县北境,漓江东岸。熙平河从此汇入漓江。北距桂林53公里。

⑦恭城:明为县,隶平乐府,即今恭城县。

⑧水绿村:今作水洛,在阳朔县北境,漓江东岸。

⑨古祚驿:应即今高州,在阳朔县北境,漓江西岸。

⑩阳朔县:隶桂林府,即今阳朔县。

⑪鉴山:即通常所称碧莲峰,在阳朔县城边,漓江西岸。山麓的鉴山寺,抗日战争时被毁。近年重建为鉴山楼,并有迎江阁。通过阁四周的画窗,能眺览如画的阳朔胜景。

⑫铄(shuò 朔):熔化。午日铄金:形容天气酷热,中午的太阳能使金属熔化。

⑬白沙湾:在阳朔城东南,漓江转一大湾。河湾岸上,遍地白沙,称白沙湾。岸上的村子也叫白沙湾村。



【今译】

二十一日　等人来搭船,日上中天才开船。往南经过水月洞东面,又向南,是雉山、穿山、斗鸡山、刘仙岩、崖头诸山,都是陆地所游之处,唯有斗鸡山未到过,今天船经过斗鸡山东麓。崖头有石门、净瓶两处胜景,船隔着小洲行走,不能接近详细观看。离省城已有十里。又往东南行船二十里,经过龙门塘,江流浩浩荡荡,南面有山巍峨并立,此山中峰最高处有亮光透出,如同明月挂在峰头,南北相通。又向东行五里,就见横山岩突兀在江右。渐渐转向东北行,五里,就见大墟在江右,后面有山从东北方逶迤而来,市中有河口,怀疑就是大涧榕村的水流向南下流至此的河口。于是转向南又行五里,江右又有削崖屏风样矗立。那隔江之处是逗日井,也是有数百家人的集市。又向南五里,是碧崖,石崖立在江左,也是向西面临江流,下边有寺庵。横山、碧崖两座高峻的山崖,夹立在江流左右,它们的山势相等,都不如削崖那样高大。碧崖的南边隔江处石峰排列而起,横向遮挡住南面的天空,上边分出险峰,几乎与巫山相等,下部突出崩裂的石崖,每每超过庐山。石峰在这里扼住江流往东延去,江流啃咬着它的北麓,怒涛翻卷上石壁,层层雾气倒映着山影,赤壁、采石矶与之相比都失去了壮丽。崖壁间有一条石纹,黑白花纹相间,俨然似飘洋过海的观音大士,名叫

沉香堂。此处南面虽然极其高峻渊深，但北岸仍然平坦开阔，这里是卖柴埠。共往东行五里，下了寸金滩，转向南驶入山峡间，江左右两岸从这里起都是突兀的石峰，争奇夸异，无不出人意料。进入峡中，又下了斗米滩，共向南五里，是南田站。是有百户人家的村落，在江东岸，位于临桂县、阳朔县的交界处。山到了这里峡谷变成了山坞，四面层层围住，仅能容纳此村。过了南田站，山色已晚，船夫夜间划船不止。江流被山体衬托，忽而往东忽而往南，绕着峡谷穿过山崖，行二十五里，来到画山，月亮还未升起，可山色空濛，若隐若现。又向南五里，是兴平。群峰至此在东面张开一道缝隙，几户人家点缀在江左岸上，真是山水中隐居的景色呀！月亮也从东面的缝隙中露出来，船便停泊下来等待天明，因为有乘客打算一早起身赶到恭城去。〔由此往东走，有陆路通到恭城去。〕

漓江自桂林往南流来，两岸的山崖石壁森立，峰峦回绕，江中有许多小洲时分时合，没有翻卷江流的岩石和直泻的急流，所以船虽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石洞穴之间，不妨害夜里行船，但是月亮升起得太迟缓，在暗中行船，月明了却停下不走，心中未免怅怅不乐。



二十二日　鸡鸣时，去恭城的乘客登陆离开了，马上划船往南行。晓月荡漾在碧波之中，奇峰环绕着小船，觉得夜里幽奇的景色，又呈现出一片空旷明澈的景象来了。往南三里，是螺蛳岩。一座山峰盘旋而上，转峙在江右，大概是兴平的水口山。又行七里，从东南方经过水绿村，山体这才收敛了锋芒。天还未发亮，我就掩下船篷上床睡觉。二十里，到古祚驿。又向南十里，就见龙头山露出铮铮石骨，县城的四周围，山峰攒聚成碧莲玉笋的世界了。

阳朔县北面起自龙头山，南边抵达鉴山，两座山峰巍峨雄峙，正在漓江的上、下游，当中有块手掌大的平地，却东面濒江，凭借江岸筑城，而南北两面连接着两座山，西面筑墙作为城墙，而且南北两面连接山的地方也如此。城西之外，最近的地方是来仙洞山，而石人、牛洞、龙洞诸山森然环绕着，通往省城的大路经由那里，大概是陆路从西面走而水路从东边走。阳朔县城东南门的鉴山之下，是往南通向平乐府的路，水路陆路，全会聚于此。正南门的道路也是向西北转通到省城。一直往南就是南斗山延寿殿，今天在它旁边建起了文昌阁，没有路通

到其他地方。正北就是阳朔山，层层山峰似屏风样耸峙，东边接着龙头山。东西两面的城墙都连接到城南隅，北面就以山作为屏障，竟然没有城墙，也无城门。而东北的一道城门在北极宫下，仅往东通到江水，往北抵达仪安祠与读书岩而已，然而全被荒草堵塞了，无人行走。唯有在东边濒临漓江处，开了三道城门以便取水。从东南门外渡江往东去，濒江的村落有白沙湾、佛力司各地，有很多人烟。

上午到达县城，进入正东门，就是文庙前，从文庙西边走入县衙，十分荒凉寂寥。县城南面半里，有座桥叫"市桥双月"，是八景之一。桥下的水流自西边龙洞岩流入城中，桥的东面，飞流注入壑谷中。壑谷大四五丈，四面成丛的岩石盘结飞突，这是龙潭，水流进去却不见溢出。桥的南边有山峰峭然独耸，向本地人打听它，名叫易山，大概就是南面借以筑城的山。它的东麓是鉴山寺，也是八景之一。〔叫"鉴寺钟声"。〕寺南面依山临江，通有道路，设置了城门，这就是东南门。山的西麓，是正南门。山南面山崖的侧边，壁间有裂缝如合起来的手掌，就是当地人号称为雌山的地方了。从东南门外的小石磴，可走到裂缝旁。我起初登上北麓，马上找路上登，原来此山南东两面便就着山崖筑城，唯有北面在城内，有小路石阶，长期被丛莽荆棘所遮蔽。只好攀着枝条抓住石缝走，很久，径直到达峭壁之下，从草杂生的小径便断了。再从峭壁旁踩着高险的岩石，沿着飞空的石磴，盘旋在半空中，始终不能到达。只好下山，已过了中午了。此时顾仆在船上守行李，约定在东南门外的渡口码头旁等候。从这里往南经过鉴山寺，出了东南门，找不到船，在市场上买到些方便稀粥就餐。问知渡江后往东走十里，有座状元山，出了西门走二里，有个龙洞岩，是这一带的名胜，此外再无古迹与新奇的景色能吸引人的耳目了。急于找到船，便再次进城，登上鉴山寺。寺院靠山临江，在一片翠微之中，在城郭中能有此种景色，沈彬的诗所说的"碧莲峰里住人家"，确实不假呀！此时正午的太阳能熔化金属，便解开衣服站在窗前，遇到一位儒生把八景讲给我听。〔八景是市桥双月、鉴寺钟声、龙洞仙泉、白沙渔火、碧莲波影、东岭朝霞、状元骑马、马山岚气。〕再向北经过两道城门去找船，走到文庙门，始终找不到船。于是仍出了东南门，渡江后往东走，一里路来到白沙湾，就是船夫的家在这里。但船停泊在他家南边，于是进船脱衣避暑，洗脚买酒，居然不再去搜寻奇景就上床睡下了。



白沙湾在县城东南二里处，居民十分兴盛，有河泊所在这里。它南边有三座山峰并列，最东的一座山峰叫白鹤山。江流向南流抵山下，曲向东北流去，围抱着这一处水湾，沙土都是白色的，所以用白沙来起名。它东南方有一条溪流，在南面自二龙桥流来，往北流入漓江。溪流在南边三座山峰的东面，逼近白鹤山西面的山脚流出去。溪东又有几座山峰，自南奔向北，隔在溪流的入江口处，最北面的是书童山，江水从此处便向东北逆转而去。

【原文】

二十三日　早索晨餐，从白沙随江东北行。一里，渡江而南，出东界书童山之东。由渡口东望，江之东北岸有高峰耸立，四尖并起，障江南趋。其北一峰，又岐分支石，缀立峰头作人形，而西北拱邑，此亦东人山之一也。既渡，南抵东界东麓。陂塘高下，林木翛然，有澄心亭峙焉，可憩。又东一里，过穆山村，复渡江而东，循四尖之南麓趋出其东，山开目旷，奇致愈出。前望东北又起一峰，上分二岐，东岐矮而欹斜，若僧帽垂空，西岐高而独耸，此一山之二奇也。四尖东枝最秀，二岐西岫最雄，此两山之一致也。而回眺西南隔江，下则尖崖并削，上则双岫齐悬，此又即书童之南，群峰所幻而出者也。时循山东向，又五里已出二岐，东南逾一岭而下，是为佛力司[1]。司当江南转处，北去县十里。置行李于旅肆，问状元峰而上，犹欲东趋，居人指而西，始知即二岐之峰是也。西峰最高，故以状元名之。乃仍逾后岭，即从岭上北去，越岭北下，西一里，抵红旗峒。竟峒，西北一里抵山下，路为草没，无从得上，乃攀援踯躅，渐高渐得磴道，旋复失之，盖或翳或现，俱草之疏密为致也。西北上一里，逾山西下坳，乃东北上二里，逾山东上坳，此坳乃两峰分岐处也。从坳西北度，乱石重蔓，直抵高峰，崖畔则有洞东向焉。洞门虽高，而中不深广，内置仙妃像甚众，土人刻石于旁，言其求雨灵验，又名富教山焉。洞上悬窍两重，檐覆而出，无由得上。洞前有峰东向，即似僧帽者。其峰亦有一洞西与兹山对，悬崖隔莽，不能兼收。坐洞内久之，东眺恭城，东南瞻平东，西南睨荔浦[2]，皆重山横亘。时欲一登高峰之顶，洞外南北俱壁立无磴，从洞南攀危崖，缘峭石，梯险踔虚，猿垂豹跃，转从峭壁之南，直抵崖前，则穹然无片隙，非复手足之力所及矣。时南山西市，雨势沛然，计上既无隙，下多灌莽，雨湿枝



缪，益难着足。亟投崖而下，三里，至山足，又二里，逾岭，饭于佛力肆中。居人苏氏，世以耕读起家，以明经贡者三四人[3]。见客至，俱来聚观，言此峰悬削，曾无登路。数年前，峰侧有古木一株，其仆三人祷而后登，梯转絙级，备极其险，然止达木所，亦未登巅，然后从无问津者。下午，雨中从佛力返，共十里，仍两渡而抵白沙湾，遂憩舟中。

佛力司之南，山益开拓，内虽尚余石峰离立，而外俱绵山亘岭，碧簪玉笋之森罗，北自桂林，南尽于此。闻平乐以下，四顾皆土山，而巉厉之石，不挺于陆而藏于水矣。盖山至此而顽，水至此而险也。

二十四日　早饭白沙，即截江渡南峰下，登岸问田家洞道[4]。乃循麓东南，又转一峰，有岩高张，外有门垣。亟入之，其岩东向，轩朗平豁，上多垂乳，左后有窍，亦幽亦爽。岩中置仙像，甚潇洒，下有石碑，则县尹王之臣重开兹岩记也[5]。读记始知兹岩即土人所称田家洞，即古时所志为白鹤山者。三日求白鹤而不得，片时游一洞而两遂之，其快何如！余至阳朔即求白鹤山，人无知者；于入田家岩，知其即白鹤也。其山东对书童山，排闼而南，内成长坞，二龙桥之水北注焉。坞中舟行六十里，可抵二龙桥。



既出白鹤，遂循北麓溯江而西，三里，入东南门。复由正南门出，置行囊于旅肆，乃携火肩炬，西北循大道向龙洞岩[6]。先一里，望见路右一山，峆岈崆峒，裂窍重重，以为即龙洞矣。途人指云："犹在北山。"乃出一石圈卷门，共一里，越小桥而东，有两洞门俱西向，一南列、一北列。其南列者为龙跃岩，地稍下，门极危朗；北洞地稍高，草塞门径。先入南洞，洞内东五丈，层陟一台，台右有窍深入洞前。左有石台、石座、石龛，可以憩思；右有乡人莫孝廉之先《开洞记》[7]，谓："北乃潜龙幽蛰之宫，此乃神龙腾跃之所，因命之曰龙跃岩。"出，由洞北登龙洞岩。

爇炬而入，洞阔丈五，高一丈，其南崖半壁，平亘如行廊；入数丈，洞乃南辟，洞顶始高。其后壁有龙影龙床，俱白石萎蕤，上覆下裂，为取石锤凿半去，所存影响而已。其下有方池一、圆池一，深五六寸，内有泉澄澈如镜，久注不泄，屡斟辄满。幽閟之宫有此灵泉，宜为八景第一也。池前又有丹灶一圆，四围环起，下剜一窍如门，宛如砌造成者。池上连叠小龛，如峰房燕窝，而俱无通道处。由左壁洼陷处伏地而入，

渐入渐小，穴仅如巨管，蛇游南透五六丈后，始可屈伸。已乃得一旁裂之龛，得宛转焉。于是南明、小西各启洞天，遂达龙跃后腋。

出洞，仍半里，由圈门入，东望龙洞南列之峰，闾阖重重，不胜登龙之企。遂由圈内渡溪东行，从棘莽沮如中[8]，又半里，抵山下。初入西向第一门，高穹如峡，内皆牛马践秽，不可容足。东入数丈，转北者愈昏黑莫穷，转南者旋明穴西透。随明蹑峡，仍西出洞门之上，盖初入洞，南上西向第二门也。由其外更南上西向第三门。其洞东入，成峡如初洞，第峡下逼仄如胡同，峡上层叠如楼阁。五丈之内，下峡既尽，上悬重门，圆整如剜琢而成者。第峡壁峭削，俱无从上。与静闻百计攀跻，得上峡一层，而上层复悬亘莫达。乃出洞前，仰望洞上又连启二门，此又南上西向第四、第五门也。冀其内下与峡内重门通。静闻欲从洞外攀枝蹑缝直上，余欲从洞外觅窦寻崖另入，于是又过南上西向第六门，仰望愈高，悬崖愈削，弥望而弥不可即。又过南上西向第七门，见其石纹层层，有突而出者，可以置足，有窍而入者，可以攀指。遂覆身上蹑，凌数十级而抵洞门。洞北又夹坳竖起，高五六丈。始入上层，其夹光腻无级，无计可上。乃令顾仆下山觅树，竟欲嵌夹以登，而时无佩刀，虽有竖条，难以断取，姑漫往觅之。时静闻犹攀蹑于第五门外，度必难飞陟，因令促来并力于此。顾仆下，余独审视，其夹虽无隙级，而夹壁宛转，可以手撑足支，不虞悬坠[9]。遂耸身从之，如透井者然，皆横绷竖耸，不缘梯级也。既升夹脊，其北复陨而成峡，而穿映明透，知与前所望洞必有一通，而未审所通果属何门。因骑墙而坐，上睇洞顶，四达如穹庐；下瞰峡底，两分如璇室。因高声促静闻，久之，静闻与顾仆后先至。顾仆所取弱枝细不堪用，而余已升脊，亦不必用，教静闻如余法登，真所谓教猱也。静闻既登，余乃从脊西南上，静闻乃从脊东北上，各搜目之所未及者，俱不能远达。于是乃从脊北下峡中北进。西上高悬一门，则第六重门也，不及上。循峡更进，转而西出，则第五门也。门有石龙，下垂三四丈，头分两岐，击之铿然。旁有一坐平庋，下临重崖，上瞩垂乳，悬龙在旁，可卧而扰也。由龙侧循崖端而北，又得一门，则第四门也。穿门东入，稍下次层，其中廓然四辟。右向东转，深黑无穷，左向西出，即前第三门之上层也。知重门若剜处即在其内，因循崖穷之，复隔一柱。转柱隙而入，门内复另环一幽，不远亦不透也。自第三门而上，连历四门，初俱跻攀无路，一入第七门，如连环



贯珠，络绎层分，宛转俱透，升陟于层楼复阁之间，浅深随意，叠层凭空，此真群玉山头、蕊珠宫里也。有莫公臣者，遍题"珠明洞"三字于四、五二洞之上，此亦有心表章兹洞者。时当下午，令顾仆先趋南门逆旅，烘黄粱以待。余与静闻高憩悬龙右畔，飘然欲仙，嗒然丧我[10]，此亦人世之极遇矣。久之，仍从第六门峡内，西向攀崖以上。其门虽高张，内外俱无余地，不若四、五二门，外悬台榭，内叠楼楹也。既乃逾脊，仍南下第七门，由门外循崖复南，又得南下东向第八门[11]。其洞亦成峡，东上虽高峙，而不能旁达。洞右有大理寺丞题识[12]，然不辨其为何时何姓名也。此山西向八洞，惟南北之洞不交通，而中央四洞最高而可旁达，较之他处一二门之贯彻，一二洞之勾连，辄揽奇誉，真霄壤矣。

南崖复北转至第一洞，乃下山循麓南行半里，有峰巍然拔地屏峙于左，有峰峭然分岐拱立于右。东者不辨为何名，西者心拟为石人，而志言石人峰在县西七里，不应若是之近，然使更有一峰，则此峰可不谓之"人"耶？既而石人之南，复突一石，若伛偻而听命者，是一是二，是人是石，其幻若此，吾又焉得而辨之！又南半里，将抵南门逆旅，见路南山半，梵宇高悬，一复新构，贾余勇登之。新构者文昌阁，再上为南斗延寿堂，以此山当邑正南，故"南斗"之也。时当午，暑极，解衣北窗，稍凉而下。饭肆中，遂入南门，抵北山，过城隍庙、报恩寺，俱东向。觅所谓"大石岩"者，乃大乘庵也，废然而下。乃东过察院，东向，临城上。北上北宸宫，以为即龙头山慈光寺也。比至，乃知为北宸。问："龙头山何在？"云："北门外。"问："慈光寺何似？"云："已久废。"问："读书岩何托？"云："有名而无岩，有室而无路，可无烦往也。"余不顾，亟出北门，沿江循麓，忽得殿三楹，则仪安庙也，为土人所虔事者。又北，路为草蚀，荆蔓没顶，已得颓坊敝室，则读书岩矣。亦莫孝廉之先所重建，中有曹能始学佺碑记，而旁有一碑，则嘉靖重建，引解学士缙诗曰："阳朔县中城北寺，云是唐贤旧隐居；山空寺废无僧住，惟有石岩名读书。"观此，则寺之废不自今日矣。时殷雷催雨，急入北门，过市桥，入龙潭庵，观所谓龙潭。石崖四丛，中洼成潭，水自市桥东注，陨坠潭中，有纳无泄，潜通城外大江也。



甫入庵，有莫姓者随余至，问："游岩乐否？"余以珠明岩夸之。曰："牛洞也。数洞相连，然不若李相公岩更胜。此间岩洞，山山有之，但少芟荆剔蔓为之表见者耳。惟李岩胜而且近，即在西门外，不可失

也。”余仰见日色尚高，急别莫，曳杖出西门，觅火携具，即从岐北行，遇一小石梁，从梁边岐而西行，已绕此山东北两面矣。始知即前拔地屏峙之峰，即西与石人为对者也。既乃绕至西麓，其洞正西向石人峰，洞门之右，有镌记焉。急读之，始知其洞有来仙之名，李公为闽人李杜。更知其外列之山，有天马、石人诸名，则石人之不在七里，而即在此益征矣。李杜《来仙洞记》曰：“隆庆四年长至，闽云台山人李杜至阳朔，出郭选胜，得兹山倚天而中立，其南面一窍，可逾而入也。内有巨石当门，募工凿之，如掘泥折瓦然。其中有八音、五采，千怪万奇，其外则屏风、蟠桃、石人、天马、陈抟、钟离诸峰，环列而拱向，敞朗宏深，夏凉冬燠，真足娱也。其明年大水，有巨蛟长数丈乘水而去，洞中故有专车之骨[13]，亦忽不见。邑之人异之，以余为仙人来也，名之曰来仙洞。夫余本遵伦谨业，恬淡为愉，非有缪巧仙理也，安足以驱蛟而化骨！然此山之幽奇，涵毓于开辟之初，而闷伏于亿万年之久。去邑不能一里，邑之人不知有斯洞也。一旦而是表于余，夫不言而无为，莫道于山川，而含章以贞终，以时发，是以君子贵夫需也。于稽其义，有足以觉世者矣。故为之记。门人靖藩朱经弇书。”记谓其洞南面，余时占日影，指石人似为西面，大抵西向而少兼夫南者也。入洞东行，不甚高爽，转而南，遂昏黑。秉炬南入，有岐窍焉。由正南者，数丈辄穷；由东南者，乳窦初隘，渐入渐宏，琼葩云叶，缤纷上下。转而东北，遂成穹峡，高不见顶，其垂突蹲裂，种种开胜。深入，忽峡复下坠渊黑，不可以丈数计。以炬火星散投之，荧荧直下，久而不得其底。其左削崖不能受趾，其右乳柱分楞，窗户历历，以火炬隔崖探之，内若行廊，玲珑似可远达，惟峡上难于横度，而火炬有尽，恐深入难出，乃由旧道出洞前，录《来仙洞记》[14]。从南麓东入西门，出东南门渡口，则舟人已舣舟待，遂入舟宿。

注释

①佛力司：今作福利，在阳朔县东境，漓江南转处，为阳朔主要圩市之一。

②荔浦：明为县，隶平乐府，即今荔浦县。

③明经：唐时科举制度的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经义。明清时用作贡生的别称。

④田家洞：今称田家河，在阳朔县城东南郊，金宝河与玉龙河汇合后流入漓江处。

⑤县尹：元代称统治一县的行政长官为县尹，明清时则称知县。

⑥龙洞岩：阳朔城西钟灵山有八洞，龙洞岩、龙跃岩、珠明洞皆为其中之一，八洞形态各异，彼此通透，洞口刻有“洞分八门，勾连曲畅”。

⑦莫孝廉：原作“莫孝塵”据本日记后文改。

⑧如：同“洳”。沮洳(jù rù)：低湿的地方。

⑨虞(yú于)：料想、臆度。

⑩嗒(tà榻)然丧我：心境空虚，物我皆失。

⑪又得南下东向第八门：“东”，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西”。

⑫大理寺：我国从南北朝到清代的中央审判机关，负责审核刑狱案件。其主要官吏称卿，以下按级别顺序为卿、少卿、丞。

⑬专车：占满一车。

⑭来仙洞：来仙洞、石人峰、牛洞、龙洞诸山，现都在阳朔公园内。

【今译】



二十三日　早晨找早餐吃了，从白沙湾顺江往东北行。一里，渡江往南走，到了东面分界的书童山的东边。由渡口向东望，江的东北岸有高峰耸立，四个山尖并排耸起，挡住江水往南流。它北面的一座山峰，又岔出分支的岩石，缀立在峰头如人的样子，并面向西北拱手作揖，这也是东人山之一了。渡江后，往南到达东面分界山的东麓。上上下下都是池塘，林木秀美自然，有个澄心亭屹立在那里，可以歇息。又往东一里，路过穆山村，再渡江往东走，沿着四座尖峰的南麓赶到它的东面，山体开阔眼界宽广，奇异的景致愈加显现出来。望见前边东北方又突起一峰，上边分为两岔，东岔矮而倾斜，好似和尚的帽子垂在空中，西侧高而独耸，这是一座山上的两处奇景。四座尖峰中东面的支峰最秀丽，分出两岔的峰西峰最雄壮，这是两座山一致之处。回头眺望西南方隔江之处，下边则尖尖的石崖都很陡削，上面却双峰一同高悬，这又是书童山的南面，群峰变幻而出现的景观。此时沿着山向东行，又走五里已走出分为两岔的那座山，往东南越过一岭向下走，这是佛力司。佛力司正当江流向南转之处，北边距县城十里。把行李放在旅店中，问了去状元峰的路就上登，还打算往东赶，居民指向西，这才知道就是那分出两岔的山峰了。西峰最高，所以用状元来命名。于是仍越过后岭，马上从岭上往北去，越过岭向北下山，向西一里，抵达红旗峒。走遍全洞，向西北一里来到山下，路被草淹没了，无法上去，

只得跌跌绊绊地攀援而上，渐渐登高渐渐找到有石磴的路，随即路又消失了，大体上一段路被遮住了一段路又显现出来，全是草丛的疏密所导致的。往西北上山一里，翻过山向西下到山坳中，就往东北上山二里，翻过山向东登上山坳，这个山坳就是两座山峰分岔的地方了。从山坳往西北越过去，乱石重叠杂乱，一直抵达高峰，山崖侧旁就有个洞朝向东方。洞口虽高，可洞中不深也不宽，里面放置很多仙妃像，当地人在旁边刻有石碑，说向她们求雨灵验，名字又叫富教山。洞上方悬着两层洞穴，像屋檐样倾覆出来，无法上去。洞前有座山峰向东，就是那像和尚帽子的山峰。那座山峰也有一个洞向西与此山对望，隔着悬崖丛莽，不能兼收。坐在洞内很久，向东眺望恭城县，往东南远瞻平乐府，朝西南斜视荔浦县，都有重重山峰横亘着。此时想要一气登上高峰之顶，洞外南北两面全是绝壁耸立没有石磴，从洞南攀着险峻的山崖，沿着陡峭的岩石，踏着险要之处，跳过虚空，如猿猴样垂吊着，豹子般的跳跃，转而从峭壁的南边，一直抵达悬崖半中腰，却是穹窿状没有丝毫缝隙，不再是手脚的力量所能及的了。此时南山和西面的集市上空，雨势很大，考虑上边既没有裂缝，脚下灌木草丛很多，雨水潮湿，枝条纠结，益加难以落脚。急忙跳下悬崖来下山，三里，来到山脚，又走二里，越过山岭，到佛力司旅店中吃饭。居民苏姓，世代靠种田读书起家，〔靠考明经科成为贡生的有三四人。〕见有客人来，都来聚在一起观看，讲说此峰高悬陡削，从来没有登上去的路。几年前，峰侧有一棵古树，他家的三个仆人祷告后登山，用梯子、粗绳一层层转上去，备尝那各种危险，然而只到达树在的地方，也未登上峰顶，此后从无人问津。下午，在雨中从佛力司返回来，共走十里，仍两次渡江后抵达白沙湾，便歇息在船中。



佛力司的南面，山体益加开阔，里边虽然还有残余的石峰独立，可外围都是绵亘的山岭，似碧玉簪白玉笋般地森然罗列，北边起自桂林，南面尽于此地。听说平乐府以下，四面环顾都是土山，而险峻危峭的岩石，不挺拔于陆上却藏在水中。大体上山势至此便圆浑起来，水势到此却险恶起来了。

二十四日　在白沙湾吃了早饭，立即截江横渡到南峰下，登上岸打听去田家洞的路。于是沿山麓往东南行，又转过一峰，有个岩洞高张着，外边有门有墙。急忙走入此洞，这个岩洞向东，轩敞明朗，平坦

开阔，顶上有很多下垂的钟乳石，左后方有个石窍，又幽静又明朗。岩洞中放置了神仙像，十分潇洒，像下有石碑，是县官王之臣重开这个岩洞的碑记。读了记文才知道这个岩洞就是本地人所称的田家洞，也就是古时候记载为白鹤山的地方。三天寻找白鹤山却找不到，片刻之间游览一个洞却两处都遂了心愿，那种快乐如何！〔我到阳朔后立即寻找白鹤山，人们没有知道它的；到了田家岩，知道它就是白鹤山。〕此山东对书童山，似门扇样排列向南延去，里面形成长条形的山坞，二龙桥的水流向北注入漓江。在坞中乘船行六十里，可以抵达二龙桥。

出了白鹤山之后，就沿着北麓溯江往西行，三里，走进东南门。再由正南门出来，把行李放在旅店中，于是带上火种扛着火把，往西北沿大道走向龙洞岩。起先一里路，望见路右有一座山，幽深高峻，裂开层层石窍，以为就是龙洞岩了。路上的人指点说："还在北山。"于是走出一个石圈卷门，共走一里，越过小桥往东行，有两个洞口都朝向西方，一个排列在南，一个排列在北。那排列在南的是龙跃岩，地势稍稍低下，洞口极其高峻明朗；北洞地势稍高，草丛堵塞了洞口的路。先进入南洞，洞内向东走五丈，一层层登上一个高台，高台右侧有个洞穴深入到洞前。左边有石台、石座、石龛，可以歇息遐思；右侧有本乡人莫之先孝廉写的《开洞记》，其中说："北面是神龙潜藏幽居蛰伏的龙宫，这是神龙腾跃的处所，因而把它命名为龙跃岩。"出来，由洞北登上龙洞岩。



点燃火把走进去，洞宽一丈五尺，高一丈，它南面石崖的半壁上，平坦地绵亘着如同走廊；进去几丈，洞于是向南开阔起来，洞顶开始高起来。洞后石壁上有龙影龙形石床，全是似玉竹的白色石头，上方下覆下边绽裂开来，被取石头的用锤子凿了一半去，留存下来的仅有点影子而已。它的下面有一个方池、一个圆池，深有五六寸，池内有泉水澄澈如镜，泉水长期注入却不外泄，屡次舀去总是立刻流满。幽深隐秘的宫府有此等灵妙的泉水，应该列为八景的第一位。水池前又有一个圆形炼丹灶，四周呈环状突起，下边挖了一个孔洞如门，宛如垒砌成的灶。水池上方接连重叠着小石龛，如像蜂房燕窝，然而全然没有什么地方有通道。由左面洞壁洼陷之处伏在地上进洞，渐渐进去渐渐变小，仅如大一点的竹管，像蛇一样游动往南钻过五六丈后，这才可以屈伸身体。不久遇到一处在旁边裂开的石龛，才能够转动身体。从这里

起南明、小西各自开启为洞天，于是到达龙跃岩的后侧方。

出洞后，仍走半里，从石圈门进去，东望龙洞岩南面排列的山峰，天门重重，禁不住有登龙门的愿望。于是由圈门内渡过溪流往东行，从长满荆棘丛莽的泥沼中，又走半里，抵达山下。最初走进向西的第一个洞口，高高隆起好像峡谷，里面都是牛马践踏的污秽，不能容脚。向东进去几丈，转向北的地方愈加昏黑无法走到头，转向南的地方随即是明亮的洞穴穿透西面。顺着明亮之处登上峡谷，仍向西出到洞口之上，原来是最初入洞时南面上方向西的第二个洞口。从它外边再往南登上向西的第三个洞口。此洞向东进去后，形成峡谷与最初进去那个洞一样，只是峡谷下狭窄得像胡同，峡上层层叠叠好似楼阁。五丈之内，下面的峡谷到头之后，上方悬着两重洞口，圆滑整齐有如挖凿而成的样子。只是峡壁峻峭陡削，都无从上去。与静闻百般谋划攀登上去，得以登上一层峡壁，可上层又悬垂横亘无法通过。于是出到洞前，仰望洞上又接连张开两个洞口，这又是往南上去向西的第四第五个洞口了。希望洞内下边与峡谷内的两重洞口相通。静闻想要从洞外攀树枝踩石缝径直上去，我打算从洞外寻找孔洞和山崖由他途进去，于是又经过南面上方向西的第六个洞口，抬头望去更加高了，悬崖更加陡削，越望而越不可走近。又经过南面上方向西的第七个洞口，见这里的石纹一层层的，有突出来的地方，可以落脚，有孔洞凹入之处，可以嵌手指攀登。于是伏下身体上登，凌空数十层才抵达洞口。洞北又有相夹的山坳竖起，高五六丈。开始进入上层时，那峡壁光滑细腻没有台阶，无法可上。只得叫顾仆下山去找树，打算嵌在峡壁上以便上登，可当时没带佩刀，虽有竖直的枝条，难以弄断取来，姑且漫无边际地寻找树枝。此时静闻仍攀登在第五个洞口之外，估计必定难以飞登上去，因而我强行催促他下来一起在这里攀登。顾仆下山后，我独自审视，那处峡谷虽然没有缝隙和台阶，可峡壁弯弯曲曲，可以用手脚支撑着，料想悬在空中不会坠落下来。于是挺身采用这个方法，如钻出水井那样，都是横向绷紧竖直向上耸动，不必靠梯子台阶了。升上峡上的石脊，石脊北面又坠落下去成为峡谷，而穿通进去有亮光照进，知道与先前望见的洞必有一处相通，但不清楚所通之处究竟是哪个洞口。于是骑在石墙上坐下，向上斜视洞顶，四通八达好似帐篷；下瞰峡底，两侧分开如同美玉饰成的屋子。于是高声催促静闻，很久之后，静



闻与顾仆先后来到了。顾仆取来的嫩树枝细得不能用，而我已登到石脊上，也不必用了，教静闻按我的方法上登，真是所谓的教猿猴了。静闻登上来后，我就从石脊向西南上走，静闻便从石脊向东北上去，各自搜寻眼睛所不能看见的地方，都不能通到远处。于是就从石脊北边下到峡中向北前进。西面上方高悬的一个洞口，就是第六洞双重的洞口了，来不及上去。顺着峡谷再向前走，转向西出来，就是第五个洞口了。洞口有石龙，下垂有三四丈，头部分为两岔，敲击它发出铿锵声。旁边有一个石座平架着，下临重重山崖，向上注视着下垂的钟乳石，悬龙在旁侧，可躺下去驯服它。由石龙侧沿着崖端往北走，又找到一个洞口，是第四个洞口。穿过洞口往东进去，稍稍下到第二层，洞中空旷，四面扩展开去。从右边向东转，深黑无底；从左边向西出来，就是先前第三个洞口的上层了。心知双重洞口如刀挖之处就在那里边，于是顺着山崖去穷究它，又隔着一根石柱。从石柱旁的缝隙转进去，洞口内又另外环绕成一处幽境，不远也不通。从第三个洞口往上登，一连经过四个洞口，起初全然无路攀登，一进入第七个洞口，如同连在一起的玉环穿在一起的珠子，络绎不绝，层层分开，宛宛转转地全部相通，升登如在层楼重阁之间，深浅之处随意，层层叠叠登临虚空，这真是在群玉山头、蕊珠宫里了。有莫公臣这样一个人，在第四第五个洞的上方遍处题写了“珠明洞”三个字，这也是个有心表彰宣扬此洞的人。此时正当下午，叫顾仆先一步赶到南门的旅店中，煮好饭等着。我与静闻高高地歇息在悬垂石龙的右侧，飘然欲仙，嗒然丧我，这也是人世间最快乐的时候了。许久，仍然从第六个洞口的峡谷内，向西攀石崖上来。此处洞口虽然高张着，内外都没有空余之地，不如第四第五两个洞口，外边悬石如台榭，里面叠石如楼阁。随即越过石脊，仍旧向南下到第七个洞口，由洞口外沿着山崖再往南，又找到南面下方向西的第八个洞口。此洞也形成峡谷，东面上方虽然高高耸峙，但不能旁通。洞右则有大理寺丞的题记，然而不能辨认出他是何时人姓什名谁。此山向西的八个洞，仅有南北两面的洞不相通，而中央的四个洞最高而且可以四通八达，与其他地方一两个洞口贯通，一两个山洞相连相比，这里独揽奇观、独有美名，真是天地之别了。

从南面的山崖再往北转到第一个洞，就下山沿山麓往南行半里，有座山峰巍然拔地而起如屏风屹立在左边，有座山峰峭拔地分为两岔

对立在右边。在东面的辨不清叫什么名字,在西面的心里揣测是石人峰,可志书说石人峰在县城西边七里,不应像此峰这样近,然而假使另外还有一峰,那此峰能不把它称为“人”吗?紧接石人的南边,又突起一块岩石,像弯腰曲背俯首听命的样子,是一座峰又是两座峰,是人又是石,它的变幻如此,我又怎能辨得清它!又往南半里,将抵达南门的旅店,看见路南的半山腰,佛宇高悬,有一处是重新建造的,鼓足剩余的勇气登上去。新建的是文昌阁,再上去是南斗延寿堂,因为此山位于县城正南方,所以把它叫做“南斗”了。此时正当中午,天气炎热极了,解开衣襟向着北窗,稍凉爽些便下山。在客店中吃了饭,就进了南门,到达北山,路过城隍庙、报恩寺,都面朝东方。寻找所谓的“大石岩”这地方,却是大乘庵,颓然败兴而下。于是往东路过按察院,〔向东,高临城上。〕向北上了北宸宫,以为就是龙头山慈光寺了。及到了之后,才知是北宸宫。问道:“龙头山在哪里?”答:“在北门外。”问:“慈光寺像什么样?”答:“已荒废了很久。”问:“读书岩坐落在什么地方?”答:“有名字却没有岩洞,有房屋却没有路,可以不必麻烦前往了。”我不理会,连忙出了北门,沿江顺山麓走,忽然见到佛殿三间,就是仪安庙了,是被本地人虔诚供奉的庙宇。又向北走,路被草侵蚀了,荆棘蔓草没过头顶,不久找到坍塌的牌坊和破烂的房屋,就是读书岩了。也是莫之先孝廉所重建的,其中有曹能始学佺的碑记,而旁边有一块碑,则是嘉靖年间重立的,碑文引学士解缙的诗说:“阳朔县中城北寺,说是唐贤旧隐居;山空寺废无僧住,只有石岩名读书。”看了这首诗,知道这座寺庙的荒废不是今日的事了。此时隆隆雷声催雨,急忙进入北门,过了市桥,走入龙潭庵,观览所谓的龙潭。石崖四面成丛,中间下洼成水潭,水流从市桥往东流注而来,坠落到潭中,有流进去的没有外泄的,这潭内潜流暗通城外的大江了。

刚进庵时,有个姓莫的人跟随我来到,问我说:“游览岩洞快不快乐?”我把珠明岩向他夸赞了一番。他说:“这是牛洞。几个洞相连,但是不如李相公岩优美。这一带的岩洞,山山都有,只是少了割去荆棘剔除蔓草表彰宣扬它们的人罢了。唯有李相公岩优美而且近便,就在西门外,不可错过呀!”我抬头见天色还早,急忙告别了姓莫的,拄着手杖出了西门,找来火种带上用具,立即从岔道往北行,遇上一座小石桥,从桥边的岔路往西行,随即绕过此山的东、北两面。这才知道就是

先前拔地而起似屏风样屹立着的山峰，也就是西与石人峰相对的山峰。既而绕到西麓，那个岩洞正西向着石人峰，洞口的右边，刻有碑记。急忙读了碑文，才知道此洞有来仙洞的名称，李公是福建人李杜。另外了解了洞外排列的山，有天马、石人各种名字，那么石人峰不在县城西边七里，而就在此地更加得到了证实。〔李杜的《来仙洞记》说："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夏至日，福建云台山人李杜来到阳朔，出城览胜，见到此山倚天而中立，山南面有一个洞穴，可以登越进去。里边有巨石挡在洞口，招募工匠凿开此石，如同挖掘泥土折断瓦片一样。洞内有金、石、丝、竹、匏、土、草、木八音和青、黄、赤、白、黑五彩颜色的景致，千奇百怪，洞外就是屏风、蟠桃、石人、天马、陈抟、钟离诸峰，环绕排列着拱形相向，宽敞明朗，宏大幽深，夏凉冬暖，真值得欢快呀。那年的第二年发大水，有条长数丈的巨大蟒蛇乘着水势离开了洞，洞中原有能装满一车的白骨，也忽然不见了。县里的人对此事很奇怪，把我当作是仙人来了，把它起名叫来仙洞。我本来遵守人伦，谨慎行事，把清静淡泊视为快乐，并没有荒谬巧诈神仙的道理，哪里能够驱赶蛟龙并化除白骨！然而此山的幽雅奇妙，孕育于开天辟地之初，并隐秘潜伏了亿万年之久。离县城不及一里路，县里的人却不知有这个洞。一旦被我这样宣扬，不用言语也不必做什么，不用大讲山川美景，可洞内包含的秀美始终不变，只等待时机显露出来，所以正人君子贵在等待。至于稽考它的意义，这一点足以警觉世人了。故而为它作了记。弟子靖江王朱经弁书写。"〕记文说此洞西向南方，我此时观测太阳的影子，指向石人峰似乎是面向西方，大致是向西却稍微兼向南的山洞。进洞后往东走，不十分高大明亮，转向南，便昏黑下来。举着火把向南进去，有岔洞。向正南去的，几丈远就到了头；从东南去的，缀满钟乳石的洞穴起初很狭窄，渐渐进去渐渐宽敞起来，美玉般的花朵，云朵状的叶片，上下缤纷。转向东北，便成了穹窿的峡谷，高得不见顶，那些悬垂奔突蹲踞迸裂的景致，种种姿态现出胜景。深入进去，忽然峡谷又下坠到一片渊深漆黑之中，不能用丈来计数。把火把散开投下去，火花荧荧一直往下落，很久都不能见到峡底。它左边陡削的崖壁不能承受脚掌，它右边钟乳石柱分为格子状，如门窗清清楚楚，举着火把隔着悬崖探视它，里面好像走廊，玲珑小巧似乎可以通到远处，只是峡谷上方难以横度，而且火把又要完了，担心深入进去难以出来，只

有经原路出到洞前，抄录《来仙洞记》。从南麓向东进了西门，出了东南门来到渡口，就见船夫已把船泊在岸边等候，于是进船睡下。

【原文】

二十五日　自阳朔东南渡头发舟[1]，溯流碧莲峰下。由城东而北，过龙头山，自是石峰渐隐。十里，古祚驿。又十五里，始有四尖山在江左，其右亦起群尖夹江，是为水绿村。又北七里，有岩在江之西岸，门甚高敞，东向临江。由右腋深入，渐高而黑，久乃空濛，复东辟门焉。由岩左腋上登，其上前亘为台，后结一窦，有尼栖焉。不环堵，不覆屋，因台置垣，悬梯为道，甚觉轩爽。窦后复深陷成峡，昏黑。东下欲索炬深入，尼言无奇多险，固止之。而雷声复殷殷促人，时舟已先移兴平，遂出洞。由洞左循麓溯江，草深齐项，半里，达螺蛳峰下。其峰数盘而上，层累若螺蛳之形，而卓耸压于群峰，乃兴平东南水口山也。以前岩在其下，土人即指为螺蛳岩。余觉岩在螺峰之南，双岐低峰之麓，及入岩读碑，而后知其为蛟头，非螺蛳也。螺蛳以峰胜，蛟头以岩胜，螺蛳穹而上盘，蛟头垂而下络，不一山，亦不一名也。绕螺蛳又二里，及舟，入半里，少舣兴平。其地有溪自东北来，石山隙中，遥见巨岭亘列于内，即所趋恭城道也。崖上有室三楹，下临江渚，轩栏横缀，为此中所仅见，额曰“月到风来”，字亦飞逸，为熊氏书馆[2]。余闯入其中，竟不见读书人也。下舟已暮，又北二里而泊。



二十六日　昧爽发舟，西北三里，为横埠堡，又北二里为画山。其山横列江南岸，江自北来，至是西折，山受啮，半剖为削崖；有纹层络，绿树沿映，石质黄红青白，杂彩交错成章，上有九头，山之名“画”，以色非以形也。土语：“尧山十八面，画山九筒头[3]，有人能葬得，代代出封侯。”后地师指画山北面隔江尖峰下水绕成坪处为吉壤，土愚人辄戕其母欲葬之。是夕峰坠，石压其穴，竟不得葬，因号其处为忤逆地。余所恨者，石坠时不并毙此逆也。舟人泊舟画山下晨餐。余遂登其麓，与静闻选石踞胜，上罨彩壁，下蘸绿波，直是置身图画中也。崖壁之半，有洞北向，望之甚深，上下俱无所着足。若缘梯缀级于石纹之间，非直空中楼阁，亦画里岩栖矣。

返而登舟，又北一里，上小散滩。又北二里，上大散滩。又北七里为锣鼓滩，滩有二石象形，在东岸。其处江之西涯，有圆峰端丽；江之

东涯，多危岩突兀。其山南岩窍，有水中出，缘突石飞下坠江，势同悬瀑。粤中皆石峰拔起，水随四注，无待破壑腾空。此瀑出崇窍，尤奇绝。

又北八里，过拦州[4]。西北岸一峰纯透，初望之，疑即龙门穿穴，以道里计之，始知另穿一峰，前以夜棹失之耳。舟转西北向，又三里，为冠岩[5]。先是江东岸崭崖，丹碧焕映，采艳画山。冠岩即在其北，山上突崖层出，俨若朝冠。北面山麓，则穹洞西向临江，水自中出，外与江通。棹舟而入，洞门甚高，而内更宏明，悉悬乳柱，惜通流之窦下伏，无从远溯。壁间在临海王宗沭题诗，号敬所，嘉靖癸丑学宪。诗不甚佳，时属而和者数十人，吉人刘天授等。俱镌于壁。觇玩久之，棹舟出洞，望隔江群峰丛合，忆前拦州所见穿山当正对其面，惜溪回山转，并其峰亦莫能辨识。顷之，矫首北见皎然一穴，另悬江东峰半，即近在冠岩之北。急呼舟人舣舟登岸，而令其以舟候于南田站。余乃望东北峰而趋，一里，抵山腋。先践蔓凌巉，既乃伏莽穿棘，半里逾岭坳。度明穴在东，而南面之崖绝不可攀，反循崖北稍下悬级，见有叠石阻隘者，知去洞不远矣。益北下，则洞果南透。其山甚薄，上穹如合掌，中罅。北下俱巨石磊落，南则峭崖悬亘，故登洞之道不由南，而由北云。洞右复有旁门复室，外列疏楞，中悬团柱，分帏裂隙，东北弥深，似昔有居者。而洞北复时闻笑语声，谓去人境不远，以为从北取道，可近达南田。时轰雷催雨，亟出明洞。北隅则巨石之隙，多累块丛棘，宛转数处，北望一茅甚迩，而绝不可通。不得已，仍逾西坳，循前莽南下，幸雷殷而雨不至。一里，转至西北隅，又得一洞，南北横贯。其北峰之麓，自冠岩来，此为北峰。北端亦透，而不甚轩豁。仍出南门，遂西北行平畴中。禾已将秀，而槁无滴水[6]，时风雨忽至，余甚为幸之。其西隔江屏立者，皆穹崖削壁，陆路望之，更觉峥嵘；东则石峰离立，后托崇峦。共四里抵南田驿[7]，觅舟不得，遂溯江而北，又一里，乃入舟。舟人带雨夜行，又五里，泊于斗米、寸金二滩之间。中夜仰视，萤阵烛山，远近交映，以至微而成极异，合众小而现大观。余不意山之能自绘，更无物不能绘也。



二十七日　昧爽出峡口，上寸金滩，二里至卖柴埠[8]。西面峰崖骈立，沉香堂在焉。又西北三里，其北麓有洞嵌江，舟转而东，不及入。东三里，至碧岩。其岩北向，石嘴啖江。其上削崖高悬，洞嵌其中，虽

不甚深，而一楹当门，倚云迎水，帆樯拂其下，帏幄环其上，亦凭空掣远之异胜地也。于是北转五里，过豆鼓井。又西北五里，至大墟，市聚颇盛，登市蔬面。又西北五里，至横山岩。其岩东向，瞰流缀室，颇与碧岩似。右腋有窦，旁穿而南，南复辟一洞，甚宏，有门有奥。奥西上则深入昏冥，奥之南坠，皆嵌空透漏。门在坠奥东，郭然凭流，与前门比肩立。又北五里，为龙门塘。南望横山岩，西透顶峰，虽似穿石，无从上跻。又西五里，为新江口，又夜行十里而泊。

注释

①阳朔：世称"阳朔山水甲桂林"。确切地说，桂林山水以漓江两岸最胜。漓江水的最大含沙量约为万分之三，多年平均含沙量仅为万分之零点六，数值之低，世界少有。桂林至阳朔间90公里的漓江两岸，风景点甚多，宛如一条赏心悦目的山水画廊，集中了桂林风景山秀、水清、洞奇、石美的特点。

②书馆：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

③画山：今称九马画山。群众把峭壁上的轮廓线条想象成九匹骏马，或立或卧，或仰或俯，或奔驰，或漫饮，神态各异，宛如一幅巨大的壁画。"筒"，疑为"箇"即"个"，因形近而误。



④拦州：今作浪洲，在阳朔县北隅，漓江东岸。

⑤冠岩：又称甘岩，在桂林以南的漓江边，是地下河的一个出口，水从洞内流入漓江。岩分四洞，循序深入。船上看到的是第一洞，第二、三、四洞洞口较低，必须枯水期才能进入。

⑥秀：指禾类植物开花。槁(gǎo 搞)：枯干。

⑦南田驿：今作南亭，在灵川县西南隅，漓江东岸。

⑧卖柴埠：约当今明村，在灵川县西南隅，漓江西岸。

【今译】

二十五日　自阳朔东南的渡口码头开船，溯江流来到碧莲峰下。由城东往北行，经过龙头山，从这里起石峰渐渐隐去。十里，到古祚驿。又行十五里，这才有四座尖山出现在江左，江右也突起成群的尖峰夹住江流，这是水绿村。又向北行七里，有个岩洞在江的西岸，洞口十分高敞，向东临江。从右侧深入进去，逐渐高起并黑下来，很久才变得空濛一片，东边又开启了一个洞口。由岩洞的左侧上登，那上边前边横亘为平台，后面盘结成一个洞穴，有尼姑住在里边。没有围墙，不

盖屋顶，就着平台建了矮墙，悬挂着梯子作为通道，觉得非常高敞明亮。洞穴后方又深陷成峡谷，昏暗一片。往东下去想要索取火把深入，尼姑说没有奇特之处，险阻很多，坚决阻止我。而且雷声又隆隆催人，此时船已先一步移到兴平，便出了洞。由洞左沿山麓溯江走，荒草深齐脖子，半里，到达螺蛳峰下。此峰分数层盘绕而上，层层堆叠好似螺蛳的形状，而且高高耸起压过群峰，是兴平东南的水口山。由于先前的那个岩洞在它下方，当地人就指认为螺蛳岩。我觉得岩洞在螺蛳峰的南面，位于分为两岔的低峰的山麓，到进岩洞读了碑文之后，这才知道它是蛟头岩，不是螺蛳岩。螺蛳峰以山峰取胜，蛟头岩以岩洞取胜，螺蛳峰隆起向上盘绕，蛟头岩低垂往下缠绕，不是一座山，也不是一个名字。绕过螺蛳峰又走二里，赶上船，行半里，暂时停靠在兴平。此地有溪水自东北流来，从石山缝中，远远望见有巨大的山岭横亘着排列在里面，就是通往恭城的道路了。山崖上有三间屋子，下临江中的小洲，栏杆横横地点缀着，是这一带所仅见的，匾额上写着“月到风来”，字体也飞舞飘逸，是熊家的私塾。我闯入私塾中，竟然不见读书的人。下船时天已晚，又往北行船二里才停泊下来。



二十六日　黎明开船，往西北三里，是横埠堡，又往北二里是画山。此山横列在漓江南岸，江水自北流来，到了此地向西折去，山体受到侵蚀，一半剖为陡削的悬崖；有石纹一层层交织在一起，绿树沿岸映衬，石质呈黄、红、青、白之色，各种色彩交错成花纹，上边有九个头，山之所以起名叫“画”，是根据颜色而不是根据形状。〔当地谚语：“尧山十八面，画山九个头，有人能葬得，代代出王侯。”后来风水先生指出，画山北面隔江的尖峰下江水环绕成平地之处是吉地，当地的一个蠢人便残杀了自己的母亲想要葬在那里。当天傍晚山峰坠落，岩石压住了那个墓穴，终于不能葬下去，因此把那地方称为忤逆地。我感到遗憾的是岩石坠落时不一起砸死这个不孝之子。〕船夫把船泊在画山下吃早餐。我于是登上画山山麓，与静闻选了块岩石盘坐在这景色优美的地方，上方覆盖着彩色的石壁，下边蘸着绿色的水波，简直是置身于图画之中了。崖壁的半中腰，有个洞向北，远望它非常深，上下都无处落脚。如果沿着石纹之间有梯子或石阶，不仅只是空中楼阁，也如置身在图画中隐居在岩穴中。

返回来登上船，又向北行一里，上了小散滩。又往北二里，上了大

散滩。又往北七里是锣鼓滩，河滩上有两块岩石似大象的形状，在东岸。此处江的西岸，有座圆峰端庄秀丽；江的东岸，有很多高岩突兀。此山南面的岩洞中，有水从洞中流出，顺着突出的岩石向下飞洒坠入江中，势同悬空的瀑布。粤中都是石峰拔地而起，水顺势四处流淌，无须穿破壑谷腾空而下。此条瀑布从高高的岩洞中流出，尤其奇妙绝伦。

又向北行八里，路过拦州。西北岸上有座山峰全部穿透，开初望见它，怀疑就是龙门的穿洞，按里程来计算它，才知道是另一座穿洞的山峰，先前因为夜里行船错过了它罢了。船转向西北行，又走三里，是冠岩。这之前江东岸有高峻的山崖，红绿之色鲜明映照，色彩的艳丽似画山。冠岩就在它的北面，山上层层石崖突出来，俨然似上朝时戴的帽子。北面的山麓，就有穹窿的洞穴向西临江，水从洞中流出来，外边与江流相通。划着船进去，洞口非常高，洞内更加宏大明朗，全部垂吊着钟乳石柱，可惜通水流的洞穴低低下伏，无从溯流远入。洞壁上有临海人王宗沭题的诗，〔别号敬所，是嘉靖癸丑年（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的上级学官。〕诗不怎么好，当时跟着应和的有几十人，〔是吉人刘天授等人。〕全都刻在洞壁上。观览玩赏了很久，划船出洞，望见隔江处群峰聚合，回想起先前在拦州见到的有穿洞的山应当对着它的正面，可惜山回水转，连它是哪些山峰也没能辨认出来。不久，举头望见北边有一个明亮的山洞，另外悬在江东岸山峰的半山腰，就近在冠岩的北边。急忙呼叫船夫停船登岸，并叫他驾船在南田站等候。我于是望着东北方的山峰赶过去，一里，抵达山侧。起先踏着草丛登上巉岩，随即弯腰穿过丛莽荆棘，半里越过岭坳。估计那透亮的洞穴在东面，而南面的山崖悬绝不可攀，反身沿山崖往北稍稍走下悬空的石阶，见到有一处垒砌石块堵住隘口的地方，心知离洞不远了。越往北下去，就果然见山洞穿透到南面。这座山非常薄，上部隆起像合起来的手掌，中央裂开一道缝。北面下方全是累累巨石，南面便是悬崖悬空横亘着，所以登上洞去的路不由南面而从北面了。洞右又有旁洞和重叠的石室，外边罗列着稀疏的石棱，中间悬着圆柱，裂隙似分开的帏幔，向东北进去更深，似乎从前有人居住。洞北边又不时听到笑语之声，认为距有人的地方不远了，以为从北面取道，可以就近到达南田站。此时轰轰雷声催雨，连忙出了透亮的山洞。在北隅巨石的缝隙



间，有许多叠累着的石块和丛生的荆棘，曲曲折折走过几处，望见北边有一间茅屋很近，但绝对不可通行。不得已，仍旧越过西面的山坳，沿着先前走过的丛莽往南下山，幸好雷声隆隆雨却没下下来。一里路，转到西北隅，又见到一个洞，南北横向贯通。它北峰的山麓，〔从冠岩前来，这里是北峰。〕北头也穿透了，但不怎么高敞。仍出了南面的洞口，于是往西北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稻禾已将开花，可田干枯得没有一滴水，此时风雨忽然来临，我为此感到十分庆幸。那在西面隔江屏风样矗立着的山，都是穹隆的石崖陡削的绝壁，在陆路上望它，更觉得山势峥嵘；东面就是石峰并立，后面衬托着高峻的峰峦。共走四里到达南田驿，找船没找到，就濒江往北走，又行一里，才进了船。船夫在夜色里冒雨行船，又行五里，停泊在斗米、寸金二滩之间。半夜昂首远视，萤火虫组成的军阵照亮了山峦，远近交相映照。以非常微小的身躯而构成极奇异的景象，集合众小却现出宏大的景观，我没想到山都能够自己描绘自己，那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描绘的了。



二十七日　黎明时出了峡口，上了寸金滩，二里路来到卖柴埠。西面山峰石崖并立，沉香堂在那里。又向西北行三里，山的北麓有洞嵌入江中，船转向东走，来不及进去。往东三里，到了碧岩。这个岩洞向北，石嘴饮吸着江水。它的上方削崖高悬，洞嵌在当中，虽不怎么深，可一柱正当洞口，依傍着云雾迎着江流，船帆拂拭着它的下方，帏幔般的岩石环绕在它的上方，也是临空观览远景的奇异胜地。从这里往北转去五里，路过豆豉井。又往西北行五里，到大墟，集市村落十分兴盛，登岸买蔬菜面粉。又向西北行五里，到横山岩。这个岩洞向东，俯瞰江流，点缀着石室，与碧岩很相似。右侧有个洞穴，向旁侧穿透到南边，南面又开有一个洞，十分宽大，有洞口有隐秘之处。深处西头上去就深入到昏黑幽暗之中，深处往南下坠之处，全镶嵌着空洞，通明透亮。洞口在那下坠深处的东面，十分空阔，靠临江流，与前洞口并肩而立。又往北行五里，是龙门塘。往南望横山岩，西面穿透顶峰，虽似乎是穿通的石洞，却无从往上登。又向西五里，是新江口，又在夜色中行船十里才停泊下来。

【原文】

二十八日　昧爽刺舟，亟推篷，已过崖头山。十余里，抵水月洞北

城下，令顾仆随舟往浮桥，余同静闻过文昌门外，又西抵宁远门南，过南关桥。觅拓碑者，所拓犹无几[1]，急促之。遂由宁远门入，经靖藩城后门，欲入晤绀谷，询独秀游期，而后门闭，不得入。乃循其东出东江门，命顾仆以行囊入趋赵时雨寓，而其女出痘，遂携寓对门唐葵吾处。闻融止已欲行，而石犹未取。饭后令静闻往觅之，至则已行，止留字云："待八月间来取。"殊可笑也。

二十九日　令静闻由靖藩正门入晤绀谷。余同顾仆再出宁远门促拓碑者。至是拓工始市纸携具为往拓计，余仍还寓。午暑不堪他行，惟偃憩而已。下午，静闻来述，绀谷之言甚不着意。余初拟再至省，一登独秀，即往柳州，不意登期既缓，碑拓尚迟，甚怅怅也。

三十日　余在唐寓。因连日炎威午烁，雨阵时沛，既倦山踄，复厌市行。止令静闻一往水月洞观拓碑者，下午反命，明日当移拓龙隐云。

六月初一日　在唐寓。是日暑甚，余姑憩不出。闻绀谷以焚灵事与藩王有不惬，故欲久待。而是时讹传衡、永为流寇所围[2]，藩城亦愈戒严，余遂无意候独秀之登。而拓者迁延索物，余亦不能待，惟陆务观碑二副先拓者，尾张少二字，令彼再拓，而彼复拓一付，反并去此张，及促再补，彼愈因循，遂迟吾行。

独秀山北面临池，西南二麓，余俱绕其下，西岩亦已再探，惟东麓与绝顶未登。其异于他峰者，只亭阁耳[3]。

注释

①拓(tà 踏)：把石碑或器物上的文字、图象刷印在纸上。

②流寇：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蔑之词。

③独秀峰：在桂林市中心今王城北部正中。从西麓上山，过允升门、小谢亭遗址、南天门，历 275 级到达山顶。山麓有读书岩、太平岩。北麓有涌泉，建有月牙池。

【今译】

二十八日　黎明撑船，急忙推开船篷，已过了崖头山。十多里水路，抵达水月洞北的城下，命令顾仆随船前往浮桥，我同静闻经过文昌门外，又往西走到宁远门南边，过了南关桥。找到拓碑的工匠，所拓的碑帖仍然没有几张，急切地催促他。于是由宁远门进城，经过靖江王

城的后门，打算进去与绀谷会面，询问游独秀峰的日期，可后门关闭着，不能进去。于是顺着王城往东出了东江门，命令顾仆拿上行李进城赶到赵时雨的寓所，但他的女儿出痘，便到他寓所对门的唐葵吾之处。听说融止已打算动身，可石头还未取来。饭后命令静闻前去找融止，到了却已经走了，只留下字条说："等到八月间来取。"真是可笑呀。

二十九日　命令静闻由靖江王城的正门进去会见绀谷。我同顾仆再次出宁远门催促拓碑的人。到这时拓工才买来纸带上工具为前去拓碑做准备，我仍返回寓所。中午太炎热不能去别的地方，唯有躺下休息而已。下午，静闻前来述说，绀谷的话十分不在意。我起初准备再度到省城时，登一次独秀峰后，马上前往柳州，不料登峰的日期既已拖延，拓碑还要推迟，心中十分怅怅不乐。

三十日　我在唐家寓所。因为连日来午日灼灼炎热威烈，阵雨不时暴淋，既厌倦去山中跋涉，又厌烦在街市中行走。只是命令静闻一人前去水月洞观察拓碑的人，下午回来报告，明天应该会移到龙隐岩去拓了。



六月初一日　在唐家寓所。这天异常炎热，我暂且休息不出门。听说绀谷因为焚香祭灵的事与靖江王有不快之事，所以要等待很久。可此时谣传衡州、永州已被流寇包围了，王城也更加戒严，我便无意再等着去登独秀峰。而拓碑的人拖延时间索取财物，我也不能等待下去，只是先拓好的二副陆务观的碑帖，末尾一张少了两个字，命令他再去拓，可他重拓的这一副，反而掉了一张，到催他再去补时，他愈加拖拖拉拉，终于延迟了我的行期。

独秀山北面面临池水，西南两面的山麓，我都绕着走过它们的下方，西岩也已探察了两次，唯有东麓与绝顶未登上去过。它不同于其他山峰之处，只是亭台楼阁罢了。

【原文】

初二日　令顾仆促拓工，而余同静闻再为七星、栖霞之游。由七星观左入岩洞"争奇门"，乃曹能始所书者，即登级为碧虚阁。是阁在摘星亭之左，与七星洞前一片云同向，"一片云"三字乃巡抚都御史许如兰所书，字甚古拙。而稍在其南，下登者先经焉。余昔游时急于七星，以为此轩阁不必烦屐齿，后屡经其下，见上有岩石倒垂，心艳之，至

是先入焉。则其额为歙人吴国仕所题。"碧虚"之名，昔在栖霞，而今此复踵之，岂彼以亭，而此以阁耶？余啜茗其间，仰视阁为瓦掩，不见岩顶；既而转入玄武座后，以为石窟止此，而不意亦豁然透空，顶上仅高跨如梁。若去其中轩阁，则前后通映，亦穿山月岩之类，而铺瓦叠户，令人坐其内不及知，可谓削方竹而淹断纹者矣。阁后透明之下，复垒石为垣，高与阁齐，以断出入。余讯其僧："岩中何必叠瓦？"曰："恐风雨斜侵，石髓下滴。""阁后何必堵墙？"曰："恐外多山岐，内难幽栖。"又讯："何不移阁于岩后，前虚岩为门，以通出入；后倚阁为垣，以便居守，岂不名山面目，去室襟喉，两为得之！"曰："无钱粮。"然则岩中之结构，岩后之窒塞，又枵腹画空而就者耶？又讯："垣外后山，从何取道？"曰："须南自大岩庵。"此庵即花桥北第一庵，庵僧自称为七星老庵，余向所入，见后有李彦弼碑者[1]。余颔之，遂出，仍登摘星，由一片云入七星前洞。由阁后东上数十级，得小坪，石盘其中。遂北出后洞。洞右壁外崖之上，裂窍悬葩，云楞历乱。余急解衣攀缘而上，连上重龛二层，俱有列户疏楞、莲垂幄飔之势，其北下则栖霞洞穹然西向盘空矣。洞外右壁古刻多有存者，则范文穆《大成碧虚亭铭》，并《将赴成都酌别七人》题名在焉。七人即《壶天观铭》所题名字，在栖霞者，其岁月俱为乙未二十八日。碧虚亭以唐郑冠卿入栖霞遇日华、月华二君赠诗，有"不因过去行方便，那得今朝会碧虚"之句，遂取以名亭，石湖铭中所云"名翁所命而我铭之"者也[2]。今亭已废，而新安吴公借以名南岩之阁，不若撤南阁以亭此，则南岩不掩其胜，而此名亦宾其实，岂不快哉！盖此处岩洞骈峙者三：栖霞在北，而下透山之东西；七星在中，而曲透山之西北；南岩在南，而上透山之东西。故栖霞最远而幽暗，七星内转而不彻，南岩飞架而虚明。三窍同悬，六门各异，可谓异曲同工，其奈南岩之碧虚阁，反以人掩何！栖霞再北，又有朝云、高峙二岩，俱西向。此七星西面之洞也，其数共五。



下栖霞，少憩寿佛寺，乃过七星观，遂南入大岩庵。望南岩之后，山石丛薄，若可由庵外东北而登者。时已过午，余曰："何不了此而后中食。"余遂从庵门右草坪中上，静闻就荫山门，不能从焉。既抵山坳，草中复有石级，而右崖石上镌张孝祥《登七星山诗》，张维依韵和之[3]。共一里，再上，得坪一区，小石峰环列而拱之，薄若绡帷，秀分萼瓣。其北壁棘莽中，亦有记，磨崖为凿穴者戕损不可读[4]。盖其处西即南岩透

明之窦，为僧人窒垣断之者；北即七星之顶，与余峰攒而斗列者。昔人上登七星，此其正道，而今则无问津者矣。觅道草中，有小径出东南坳中。从之，共一里，东南下山，得一岩，列众神焉，而不知其名。下山而西，则曾公岩在望矣。忽凉飙袭人⑤，赤日减烈，则阴气自洞中出也。此有玄风洞，余夙求之不得，前由栖霞入，将抵曾公，先过一隘口，忽寒风拂灯，至此又阴气薄日，信乎玄风当不外此，后来为曾公所掩耳，非二洞也。入洞，更采叶拂崖，观刘谊《曾公岩记》及陈倩等诗已，乃濯足涧水中。久之出，仰见岩右又有一洞在峰半，与列神之岩东西并峙。执入洞汲水者问之，曰："此亦有洞，已不可登。"余再问其故，其人不答去。余亟攀崖历莽而上，则洞口亦东南向如曾公岩。初由石峡入，得平展处，稍转而北，其外复有龛东列，分楞叠牖，外透多明，内环重幄，若堂之有室焉。其后则穿门西入，门圆若圈，入其内，渐转渐深，而杳不可睹。乃转而出，甫抵洞外，则一人亦攀隙历险而至，乃庆林观道士也。见余独入，疑而踪迹之，至则曰："庆林古观，而今移门易向，遂多伤损，公必精青乌家言，乞为我指示。"余谢不敏，且问其岩何名，道者不告，强邀入观。甫下山，则静闻见余久不返，亦踵至焉。时已下舂，亟辞道者。道者送余出观前新易门，余再索其岩名，道者曰："岩实无名。昔有僧居此，皆以为不利于观，故去之而湮其路，公岂亦有意于此乎？第恐非观中所宜耳。"余始悟其踪迹之意，盖在此不在彼也，一笑与别。已，出花桥东街矣。盖此处岩洞骈峙者亦三：曾公在中，而下透于西；列神之岩在东上，而浅不旁通；庆林后岩在西上，而幽不能悉。然曾公与栖霞，前后虽分门，而中通实一洞。其北下与之同列者，又有二岩，予昔游省春，先经此，亦俱东南向。此七星山东南面之洞也，其数亦共五焉。若北麓省春三岩、会仙一洞，旁又浅洞一，乃余昔日所游者，亦俱北向。此七星山北面之洞也，其数亦共五焉。一山凡得十五洞云。既度花桥，与静闻就面肆中，以补午餐。过浮桥返唐寓，则晚餐熟矣。



注释

①有李彦弼碑者："彦"原作"丽"，据摩崖校改。

②铭(míng 名)：记载，镂刻。这种专门刻铭于碑版或器物上，用以称功德、申鉴戒的文体，因称铭或铭文。

③张孝祥(公元1132—1169年)：字安国，历阳人，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出

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南宋著名诗人,在桂林题刻甚多。

④戕(qiāng 枪)损:砍坏。

⑤飙(biāo 标):疾风。

【今译】

初二日　叫顾仆去催促拓工,而我同静闻再去七星岩、栖霞洞游览。由七星观左侧进入岩洞的"争奇门",字是曹能始书写的,即刻登上台阶是碧虚阁。此阁在摘星亭左方,与七星洞前的一片云同一方向,〔"一片云"三个字是巡抚都御史许如兰所写,字体十分古朴。〕而在洞稍南,下走上登的人都要先经过这里。我过去游览时急于去七星岩,认为此处轩阁不必麻烦移步前去,后来屡次经过它下方,见上面有岩石倒垂,心里喜爱它,到此时首先进去。就见它的匾额是歙县人吴国仕题写的。"碧虚"的名称,从前在栖霞洞,而今天此处又沿袭了这个名字,莫非那是用于亭子,而此处是用于楼阁吗?我在阁中饮茶,仰视楼阁被瓦片遮住了,看不见岩洞顶;随后转入玄武座后,以为石窟仅到此处,可不料也是豁然通透,顶上仅岩石高高横跨如同桥梁。如果去掉其中的轩阁,那么前后通明透亮,也是穿山、水月岩之类,但铺了瓦装上重重门窗,让人感到坐在其中不感到是岩洞,真如所说的把竹子削方来掩饰上面断裂的裂纹那样的事了。楼阁后方透进亮光之处的下方,又用石块垒砌成墙垣,高处与楼阁平齐,以阻断行人出入。我询问这里的僧人:"岩洞中何必铺瓦?"回答说:"担心风雨斜溅,石钟乳下滴。""楼阁后边何必堵上墙?"答:"担心外边山上岔路多,洞内难以隐居。"又讯问道:"为什么不把楼阁移建到岩洞后边,前边空出岩洞作为大门,以便通路出入;后面紧靠楼阁筑墙,以便居住防守,难道不是还名山的本来面目,把房屋迁离这要害之处,两者都各得其所!"答:"没有钱粮。"既然这样,岩洞中的建筑,岩洞后边的堵塞物,又是能饿着肚子在空中画成的吗?又询问:"墙外的后山,从哪里取道去?""必须往南从大岩庵走。"〔此庵就是花桥北面的第一座寺庵,庵里的僧人自称是七星老庵,我从前进去过,见到后边有李彦弼碑的地方。〕我点头同意他,于是出来,仍登上摘星亭,由一片云进入七星岩前洞。由楼阁后面往东上登几十级台阶,见到一小块平地,岩石盘绕在其中。于是向北出了后洞。洞右壁外面的山崖之上,石窍裂开,岩石如奇葩高



悬,云状的石棱凌乱不堪。我急忙脱下衣服攀援而上,一连上去两层重叠着的石龛,全都有门户排列窗棂稀疏、莲花下垂帏幔飞扬的气势,它北面的下方就是栖霞洞呈穹隆状向西盘空而起了。洞外右壁上保存了些古代碑刻,有范文穆的《大成碧虚亭铭》,连同《将赴成都酌别七人》的题名都在其中。〔这七个人就是《壶天观铭》所题的名字,在栖霞洞的碑刻,它们的年月都是乙未年(南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二十八日。〕碧虚亭因为唐代郑冠卿进入栖霞洞遇见日华、月华二君赠诗,诗中有"不因过去行方便,哪能今朝会碧虚"的句子,便拿来命名亭子,是范石湖铭文中所说的"亭子是老先生命名的而我为它作了铭文"的地方了。今天亭子已荒废,而新安人吴公借用来命名南岩的楼阁,不如撤掉南岩的楼阁来在此处建亭,那么南岩的胜景不会被遮住,而此名也就名符其实了,难道不痛快吗!大体上此处的岩洞并列的有三个:栖霞洞在北面,而在下层穿透山的东西两面;七星岩居中,而弯弯曲曲通到山的西北面;南岩在南边,而在上层穿透山的东西两面。所以栖霞洞最长而且幽暗,七星岩里面转来转去却不贯通,南岩飞架高空而且空虚明亮。三个洞穴一同高悬,六个洞口各有不同,可说是异曲同工,无奈南岩的碧虚阁,反而人为地把它掩藏起来!栖霞洞再往北,又有朝云岩、高峙岩两个岩洞,都朝向西方。这是七星岩西面的洞了,它们的数目共有五个。

下了栖霞洞,在寿佛寺稍作歇息,于是走过七星观,便向南进入大岩庵。远望南岩的后方,山石成丛密密层层,好像是可由庵外往东北登上去的样子。此时已过了中午,我说:"为什么不游完此地然后再吃中饭。"我于是从庵门右边的草坪中上去,静闻到山门下去遮荫,不能跟随了。抵达山坳之后,草丛中又有石阶,而右侧的崖石上刻有张孝祥的《登七星山诗》,张维依照韵脚应和他。共走一里,再往上,走到一块平地上,小石峰环列着拱卫它。石峰薄如纱帐,岩石如开放的花朵能分出花萼来。在它北壁的荆棘丛莽中,也有碑记,刻有文字的摩崖被凿洞的人破坏不能读了。大概此处西边就是南岩透出亮光的洞穴,被僧人堵墙阻断之处;北面就是七星岩的峰顶,与其他山峰攒聚在一起争斗并列的地方。从前的人上登七星岩,这是通往那里的正道,可今天却无人问津了。在草丛中找路,有条小径通到东南方的山坳中。顺着这条路走,共一里,往东南下山,见到一个岩洞,众神排列在其中,

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下山后往西行，则曾公岩在望了。忽然间凉风袭人，赤日减了威烈，原来是阴凉的气流从洞中吹出来。此地有玄风洞，我过去找不到，先前由栖霞洞进去，将到达曾公岩时，先路过一个隘口，忽然寒风吹拂灯火，来到这里又阴风逼日，相信玄风洞应当不外就是此地，不过后来被曾公岩遮住罢了，不是两个洞。进了洞，又采来树叶擦拭崖壁，观览刘谊的《曾公岩记》及陈倩等人的诗，读完后，就在涧水中洗脚。很久以后出来，仰面见岩洞右边又有一个洞在山峰半中腰，与陈列神像的岩洞东西并列。拉住进洞来汲水的人打听它，说："这里也有洞，已经不能登上去。"我再问其中的缘故，那人不回答便离开了。我急忙攀着石崖经由丛莽上去，就见洞口也是朝向东南如同曾公岩。起初由石峡中进去，遇到一处平坦舒展的地方，稍稍转向北去，那外边又有石龛排列在东面，如分出窗楞，叠为窗口，外边透入多处亮光，里面岩石环绕如重重帏幔，好像堂屋里有内室一样。它后边便穿过石门向西进去，石门圆如圆圈，进入门内，渐渐转进渐渐幽深，昏暗得不能看清东西。于是转身而出，刚到洞外，就有一个人也攀着石缝历经险阻而来，是庆林观的道士。见我独自一人进洞，怀疑而跟踪进来，来到便说："庆林观是古道观，而今观门迁动调换了方向，于是多有损伤，尊公必定精通风水术士的理论，求您为我指点指点。"我以学识浅薄推辞，并且打听这个岩洞叫什么名字，道士不告诉，强行邀我进观。刚下山，就见静闻因见我去了很久不见返回，也尾随而来了。此时已是日落之时，急忙辞别道士。道士送我出到道观前新换的门前时，我再次追问那个岩洞的名字，道士说："岩洞其实没有名字。从前有和尚住在这里，都认为不利于道观，所以赶走了和尚并填塞了通往那里的路，尊公莫非也是有意于此地吗？只恐怕对道观不利吧。"我这才明白了他跟踪而来的意思，原来为了这而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便笑了一笑与他告别了。不久，出到花桥以东的街上了。大体上此处的岩洞并列的也有三个：曾公岩在中间，而往下穿透到西边；陈列神像的岩洞在东面的上方，可很浅不旁通；庆林观后面的岩洞在西面的上方，却幽暗不能尽游。然而曾公岩与栖霞洞前后虽然分别有洞口，但中间相通实际上是一个洞。洞北面下方和洞并列的，又有两个岩洞，我从前游省春岩，先经过此处，也都是朝向东南。这是七星山东南面的洞了，它们的数目也一共是五个。至于说北麓省春岩的三个岩洞、会仙

岩一个岩洞，旁边又有一个浅洞，是我昔日游历过的，也全部向北。这是七星山北面的洞了，它们的数目也一共是五个。一座山总共找到十五个洞。过了花桥后，与静闻到面馆补吃午餐。过了浮桥返回唐家寓所，却晚饭都熟了。

【原文】

初三日　简顾仆所促拓工《水月洞碑》[1]，始见陆碑尾张上每行失拓二字，乃同静闻亲携此尾往令重拓。二里，出南门，一里，抵拓工家，坐候其饭。上午乃同往水月，手指笔画之。余与静闻乃少憩山南三教庵，录张鸣凤羽王父所撰方、范二公《漓山祠记》。遂二里，南过雉山岩，再登青萝阁，别郑、杨诸君。欲仍过水月观所拓，而酷暑酿雨，雷声殷殷。静闻谓拓工必返午餐，不若趋其家便，遂西一里，至拓工家，则工犹未返也。于是北一里，入南门，就面肆为午餐，已下午矣。雨势垂至[2]，余闻郑子英言，十字街东口肆中，有《桂故》、《桂胜》俱张鸣凤羽王辑。及《西事珥》学宪魏濬辑、《百粤风土记》司道谢肇淛辑。诸书[3]，强静闻往市焉。还由靖藩正门而南，甫抵寓而雨至。



初四日　令顾仆再往拓工家索碑。及至，则所拓者止务观前书碑三张，而此尾独无，不特前番所拓者不补，而此番所拓并失之，其人可笑如此。再令静闻往，曰："当须之明日。"是日，余换钱市点，为起程计。

注释

①简：通"检"。检查，清点。

②垂(chuí)至：将至。

③《桂胜》：十六卷，以山水标目，志桂林胜概。《桂故》：八卷，分郡国、官名、先政、先献、游寓、杂志等六门，志桂林故实。二书皆明代桂林人张鸣凤撰，成书于万历年间，所记内容止于南宋。《西事珥》：八卷，明代魏濬撰，一卷讲山川地理，二卷讲风土，三卷讲时政，四卷、五卷讲故事及人物，六卷讲物产，七卷讲仙释神怪，八卷讲对少数民族的统治。《百粤风土记》：一卷，明人谢肇淛撰。

【今译】

初三日　清点顾仆催促拓工拓来的《水月洞碑》，这才见陆务观碑

文末尾一张上每行漏拓了两个字，于是同静闻亲自带着这末尾一张前去叫他重拓。二里，出了南门，一里，来到拓工家，坐下等他吃饭。上午才一同前往水月洞，用手给他指出笔划。我与静闻就到山南的三教庵稍作休息，抄录张鸣凤羽王的父亲撰写的方、范二公的《漓山祠记》。于是走了二里路，往南过雉山岩，再次登上青萝阁，辞别郑、杨诸君。打算仍然前去水月洞察看拓碑的情况，可酷暑酝雨，雷声隆隆。静闻认为拓工必定回家去吃午饭了，不如赶到他家去方便，便向西一里，来到拓工家，拓工却还未回家。于是往北一里，进了南门，在面馆中吃了午餐，已是下午了。雨势将至，我听郑子英说过，十字街东口的书铺中，有《桂故》、《桂胜》〔都是张鸣凤羽王辑的。〕及《西事珥》〔学官魏濬辑的。〕、《百粤风土记》〔司道谢肇淛辑。〕诸书，强逼静闻前往购书。返回时由靖江王城正门往南走，刚到寓所雨就来了。

初四日　命令顾仆再去拓工家索取碑帖。到返来时，就见所拓的碑帖只有陆务观所写碑文的前面三张，而这末尾一张唯独没有，不仅前次所拓的不补，而且此次所拓的也一并把它漏掉了，这个人可笑如此。再次叫静闻前往。拓工说："等明天才行。"这一天，我换钱买了点心，为上路做准备。

【原文】

初五日　晨餐后即携具出南门，冀得所补碑，即往隐山探六洞之深奥处。及至，而碑犹未拓也。订余："今日必往，毋烦亲待。"余乃仍入南门，竟城而北，由华景之左出西清门。门在西北隅，再北则为北城门，西之山即王文成守仁祠在其南者。与之属焉。城外削崖之半，有洞西向，甚迥时读《清秀岩记》，欲觅清秀岩，出城即渡濠坝而趋西。濠中荷叶田田[①]，花红白交映，香风艳质，遥带于青峰粉堞间，甚胜也。有二岐，一乃循山北西行，一南从山南入峡。其循北麓者，即北门西来之大道。更有石峰突峙其北，片片若削，而下开大洞，西南向焉，与城崖西向之洞一高一下，俱峆岈诱人欲往，但知非清秀，姑取道岐南峡中。西行一里，则峡北峡南，其山俱中断若辟门，南北向，其门径路遂四交焉。径之西北，有洞南向。急觅道而登，其洞北入，愈入愈深，无他旁窦，而夹高底平，湾环以进，幽莫能测。

仍出洞，候行者问之，曰："此黑洞也。"问："清秀何在？"曰："不

知。”问：“旁近尚有洞几何？”曰：“正西有山屏立峡中者，其下洞名牛角。西南出峡为隐山，其洞名老君。由北出峡，有塘曰清塘，东界山岩曰横洞，西南濒塘，洞名下庄。近洞惟此，无所谓清秀者。”余得清塘之名，知清秀在此，遂北转从大道出峡门。其峡门东西崖俱有小洞，无径路可登。北出临塘，则潴水一泓，浸山西北麓大道。余循大道而西，沿清塘而绕其右，疑清秀在其上，急遵之。其路南嵌崖端，北俯渊碧。既而一岐南上，余以为必清秀无疑。攀跻渐高，其磴忽没，仰望山坳并无悬窍，知非岩洞所在。乃下，随路出塘之西，其南山回坞转，别成一壑，而洞门杳然无可觅也。其地去黑洞已一里矣。

于是仍从崖端东返，复由峡门南下，竟不得登岩之径。再过黑洞前，乃西趋屏立峡中山。一里，抵屏之东北，即有洞斜骞，门东北向，其内南下，渐入渐暗，盖与黑洞虽南北异向，高下异位，而湾环而入，无异轨焉。出洞，绕屏北而西，闻伐木声丁丁，知有樵不远，四望之，即在屏崖之半。问此洞名，亦云：“牛角。”问：“清秀何在？”其人谬指曰：“随屏南东转，出南峡乃是。”余初闻之喜，绕西麓转南麓，则其屏南崖峭削，色俱赭黄，下有洼潴水，从山麓石崖出。崖不甚高，而中若崆峒，盖即牛角南通之穴，至此则坠成水洼也。



又东一里，抵南峡门，入北来大道。复遇一人，询之，其人曰：“此南去即老君洞，不闻所谓清秀。惟北峡有清塘，其上有洞，南与黑洞通。此外无他洞。此是君来道。”余始悟屏端所指，乃误认隐山，而清秀所托，必不离北峡。时已当午，遂不暇北转，而罔南炊隐山。又一里，则隐山在望矣。仰见路西径道交加，多西北登崖者，因令顾仆先往朝阳，就庵而炊，余呼静闻遵径西北入。已而登崖蹑峤，丛石云骈[2]，透架石而入，上书“灵咸感应”四大字，知为神宇。入其洞，则隙裂成龛，香烟纸雾，氤氲其间，而中无神像，外竖竿标旗，而不辩其为何洞何神也。下山，见有以鸡酒来者，问之，知为都篆岩[3]。言其神甚灵异，而好食犬，时有犬骨满洞中。

遂南半里，抵隐山，候炊于朝阳庵。复由庵后入洞谒老君，穿上下二岩，乃出，饭庵中。僧月印力言：“六洞之下，水深路闷，必不可入。”余言：“邓老曾许为导。”僧曰：“此亦谩言[4]，不可信而以身试也。”既饭，又半里，南过邓老所居，邓老方运斤斫木[5]，余告以来求导游之意。邓老曰：“既欲游洞，何不携松明来。余无觅处，君明晨携至，当为前驱

也。"余始怅怅，问："松明从何得?"曰："须往东江门。此处多导游七星者，故市者积者俱在焉。"余复与之期，乃西过西湖桥，一里，抵小石峰下。

其峰片裂如削，中立于众峰之间，东北西之三面，俱有垣环之，而南则濒阳江，接南岭，四面俱不通。出入大路至此折而循其北麓，乃西还阳江之涯。窥其垣中，不知是何橐钥。遍绕垣外，见西北隅有逾垣之隙，从而逾之。其中荆莽四塞，止有一家在深翳中。披其东北，指小峰南麓，则磴级依然，基砌叠缀。其峰虽小，如莲瓣之间，瓣瓣有房，第云构已湮，而形迹如画。其半崖坪中有石如犀角，独耸无依，四旁多磨剔成碑，但无字如泰山，令人无从摸索耳。其后又盘空而上，片削枝攒，尤为奇幻。从其东下，崖半又裂石成岩，上镌三字，只辨其一为"东"字，而后二字，则磨拭再三，终莫得其似焉。桂林城之四隅，各有小峰特立。东有曾公岩，东有媳妇娘焉，其峰双岐而中剖；北则明月洞，西有望夫山焉，其峰片立而端拱；南则穿山岩，西有荷叶山焉，其峰窈窕中剖，而若合若分；西则西峰顶，南有兹山焉，其峰层叠中函，而若披若簇。四峰各去城一二里，以小见奇，若合简节焉。搜剔久之，知其奇而不知其名，仍西蹈莽棘，逾垣以出。候途人问之，曰："秋儿庄。"云昔宗室有秋英之号者，结构此山为菟裘[⑥]，后展转他售，丰姓者得之，遂营为地[⑦]，父子连掇乡科，后为盗发，幸天明见棺而止，故窒垣断道云。秋儿者，即秋英之误也。其西即阳江西来，有叠堰可渡；而南赵家山、穆陵村、中隐诸洞，隐隐在望。

循江北岸入，西一里，为狮子岩。西峰顶之西，峰尽而南突，若狮之回踞而昂首者，则狮岩山也。其西又峙一峰，高耸特立，与狮岩相夹，下有村落，是为狮岩村。其西耸之峰，有岩东向者，凭临峭石之上，中垂一柱，旁裂双楞，正东瞰狮岩之首。其岩不深，而轩夹有致，可以驾风凌烟。北转有洞北向，其门高穹，其内深坠。土人以为中通山南，而不知其道；以为旧有观址，而不知其名。拭碑读之，知为天庆岩。由级南下，中亘一壁，洞界为两，入数丈，两峡复合。其北峡之上，重门复窍，悬缀甚高，可望而不可攀焉，想登此则南通不远矣。

出洞北下，由西北行，石山从薄间，山俱林立圆耸，人行其间，松阴石影，参差掩映。又北一里，经石山西麓，见两洞比肩俱西向。辄扪棘披崖入，由南洞进五六丈，转从北洞出。其中宛转森寒，虽骄阳西射，

而不觉其暑。出洞再北，仰望洞上飞崖，片片欲舞，余不觉神飞。适有过者，问之，以为王知府山。其西有林木回丛在平畴间，阳江西环之，指为王知府园[8]。而沧桑已更，山峦是而村社非，竟不悉王知府为何代何名也。余一步一转眺，将转西北隅，思其西南有坳可逾，仍还南向，从双洞之左东北而登。忽得石磴，共一里，逾其坳间，磴断径绝，乃西攀石锷而上，静闻与顾俱不能从。所攀之石，利若剑锋，簇若林笋，石断崖隔，中俱棘刺，穿棘则身如蜂蝶，缘崖则影共猿鼯。盘岭腰而西，遂出舞空石上，而为丛棘所翳，反不若仰望之明彻焉。久之，仍下东坳，瞰其北麓陡绝难下，遂寻旧登之磴，共一里，下西麓，而绕出其北。又北过一峰，其南有支峰叠石，亦凫云异。抵其东麓，有洞东向，亟贾勇而登，中皆列神所栖，形貌狞恶。从其右内转，复得明窍，则支窦南通者也。

仍出洞，东望有一村在丛林中，时下午渴甚，望之东趋，共一里，得宋家庄焉。村居一簇，当南北两山坞间，而西则列神洞山为屏其后，东则牛角洞山为屏其前，其前皆潴水成塘，有小石梁横其上。求浆村妪，得凉水一瓢共啜之。随见其汲者东自小石崖边来，趋而视之，则石崖亦当两山之中，其西潴泉一方，自西崖出，盖即牛角洞西来之流也。其泉清泠，可漱可咽，甘沁尘胃。又东一里，即屏风中立牛角洞之山。从其南麓东趋，又一里，过北峡门，北眺西峡之半，有洞岈然，其为清秀无疑。而暮色已上，竭蹶趋城，又一里，入西清门。回顾静闻、顾仆，俱久不至，仍趁至门[9]，始知二人为阍者所屏[10]。自闻衡、永有警，即议省城止开四门，而余俱闭塞，居人以汲水不便，苦求当道，止容樵汲，而行李俱屏之四门。乃与俱出，循城而北。半里，过城外西悬之洞，其下有级可攀而登，日暮不及。遂东转，又半里入北门焉，已昏黑矣。又二里，抵唐寓。

注释

①濠（háo 豪）：护城河。这一片从北往南连延的水面至今犹存，称西濠，系明清桂林府城西边的护城河。

②軿（píng 平）：通“屏”，屏蔽。

③箓（lù 录）：道教的秘文秘录。

④谩（mán）言：骗人的话。

⑤运斤：挥动斧头。

⑥菟裘（tú qiú 图求）：原为古邑名，春秋鲁国地，在今山东泰安东南楼德镇。鲁隐公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世因称士大夫告老退隐的处所为菟裘。

⑦地：即坟地。至今还有些地方习惯称坟地为"地"。

⑧王知府山：乾隆本、四库本作"虾笆山"。王知府园：乾隆本、四库本作"王太守园"。

⑨趁（chèn）：追赶。

⑩屏：通"摒"，排除。

【今译】

初五日　早餐后立即带上工具出了南门，希望得到所补的碑帖后，马上前往隐山去探察六个洞的深奥之处。及到时，碑却仍旧未拓。与我讲定："今天一定去，不必麻烦亲自等待了。"我于是仍然进了南门，一直往北走过全城，从华景山的左侧出了西清门。城门在城的西北隅，再往北就是北城门，西面的山〔就是王文成守仁祠在它南麓的山。〕与它相连。城外削崖的半中腰，有个洞向西，非常深远。此时读了《清秀岩记》，打算去找清秀岩，出城后马上越过护城河的堤坝往西赶去。〔护城河中荷叶亭亭玉立，荷花红白之色交相映衬，香风艳骨，远远围绕在青翠的山峰和粉色的城墙之间，极其优美。〕有两条岔道，一条是沿着山的北麓往西行，一条往南从山的南麓进入峡谷。那沿着北麓走的，就是从北门往西来的大道。另外有座石峰突起耸峙在它的北面，一片片好像刀削般，而下面张开一个大洞，朝向西南，与城墙所在山崖上向西的洞一高一低，全都十分深邃诱人想要前去，但心知不是清秀岩，姑且取道岔向南面的峡中去。往西行一里，就见峡北峡南，那山都从中断开好似开启的门洞，呈南北向，这门洞中的小径与大路四面相交。小径的西北方，有个洞向南。急忙找路往上登，此洞向北通进去，越进越深，没有其他旁洞，可夹壁高耸底部平坦，弯弯绕绕地进去，幽深不能探测。



仍然出洞来，等候过路的人问他，说："这是黑洞。"问道："清秀岩在哪里？"答："不知道。"问："近旁还有几个洞？"答："正西有座山似屏风矗立在峡中的，它下边的洞名叫牛角洞。向西南出了峡是隐山，那里的洞名叫老君洞。由北面出峡，有个水塘叫清塘，东面分界之山的岩洞叫横洞，西南方濒临塘水的洞名叫下庄岩。附近的洞只有这些，

没有所谓的清秀岩这地方。”我听到清塘的名字，心知清秀岩在此地，于是转向北从大道走出峡口。这个峡口东西两面山崖上都有小洞，无直接到的路可登。向北出去面临水塘，就见积水一片，浸泡到山西北麓的大道上。我顺着大道往西走，沿着清塘绕到它的右岸，怀疑清秀岩就在那上边，急忙顺着它走。这路向南镶嵌在山崖顶端，朝北俯视着渊深的碧波。随即一条岔道往南上延伸，我以为必定是通到清秀岩无疑了。渐渐攀登到高处，那石磴突然隐没了，仰望山坳上并无高悬的洞穴，知道不是岩洞所在之处。于是下山，顺路出到水塘的西南，它南边山回坞转，另外形成一个壑谷，可洞口无影无踪不能找到。此地距黑洞已有一里路了。

于是仍从山崖顶端往东返回来，再由峡口南下，始终找不到登岩洞的小径。再次经过黑洞前，就向西赶到似屏风矗立在峡中的山去。一里，抵达屏风山的东北面，立即有个洞斜斜地高张着，洞口朝向东北，洞内往南下倾，渐渐进去渐渐暗下来，大体上与黑洞虽然一南一北方向不同，高低位置相异，可弯弯绕绕地进去，没有不同之处。出洞后，绕过屏风山北麓往西走，听到有丁丁冬冬的伐木声，知道有樵夫在不远处，四处望去，樵夫就在屏风样山崖的半中腰。询问此洞的名字，也是说：“牛角洞。”问道：“清秀岩在哪里?”那人错指路说：“顺着屏风山向南往东转，出了南边的峡谷就是。”我起初听到这话很高兴，绕过西麓转到南麓，就见那屏风山南面的山崖陡峭峻削，石色全是赭黄色，下方有洼地积水，水从山麓的石崖上流出来。石崖不怎么高，可里边好像有空洞，大概就是牛角洞通到南边的洞穴，到这里便下陷成积水的洼地了。



又往东行一里，到达南面的峡口，走上北来的大道。又遇见一个人，向他问路，那人说：“此地往南去就是老君洞，没听说过所谓的清秀岩。唯在北面的峡谷中有个清塘，它上方有个洞，南边与黑洞相通。此外没有别的洞。这是先生来的路。”我这才醒悟过来，屏风山顶端指路的人，把这里误认为是隐山，而清秀岩所在之处，必定不会离开北面的峡谷。此时已当正午，来不及转到北边去，只好惘然若失地往南到隐山煮饭吃。又走一里，就见隐山在望了。抬头见路西边小径大道交织在一起，有很多是往西北上登山崖的路，因而叫顾仆先一步前往朝阳洞，到庵中去煮饭，我招呼静闻顺着小路向西北入山。继而登上山

崖踏上山尖，成丛的岩石云层样屏蔽着，穿过架空的岩石进去，上方写着“灵咸感应”四个大字，知道是神庙。走入这个洞，只见缝隙裂成石龛，香烟纸雾，弥漫缭绕于洞中，可洞中无神像，外边竖着竿子，竿顶挂着旗子，辨不清这是什么洞什么神。下山来，见有拿着鸡、酒前来的人，询问他们，知道这是都篆岩。〔说此处的神灵非常灵验，但爱吃狗肉，时常有狗骨头堆满洞中。〕

于是向南半里，到达隐山，在朝阳庵中等待煮饭吃。再由庵后进洞拜见老君，穿过上、下两个岩洞，这才出来在庵中吃饭。僧人月印竭力劝说：“六个洞的下面，水深路塞，必定不能进去。”我说：“邓老曾答应作向导。”僧人说：“这也是骗人的话，不可信以为真以身相试。”饭后，又行半里，向南去探访邓老居住的地方，邓老正在挥动斧头砍木头，我把求他作导游的来意告诉了他。邓老说：“既然想游洞，为什么不带着松明来。我无处去找，先生明早带来，一定为您作前导。”我感到怅怅不乐，问道：“松明从哪里能得到？”答：“必得去东江门。那里有许多导游七星岩的人，所以买松明的人和积储松明的人都在那里。”我再与他约好日期，就向西走过西湖桥，一里路，抵达一座小石峰下。



此峰片片裂开如同刀削，矗立于群峰之中，东、北、西三面，都有墙环绕着它，而南面却濒临阳江，接着南岭，四面都不通。出入的大路到了这里要转弯顺着它的北麓走，然后往西返回到阳江边来。窥视那围墙里边，不知是何等的紧要处所。绕遍墙外，见墙西北角。有可越过墙的裂缝，从而翻过了墙。墙内四处阻塞着荆棘丛莽，只有一个坟丘在深草密蔽之中。分开草丛走到坟东北，指向小峰南麓，就见石磴梯级依然可见，铺砌的石基重重叠叠点缀着。这座山峰虽小，如同在莲花瓣之间，瓣瓣都有莲房，只是高大壮丽的建筑物已经湮没，可形制的痕迹如画一般。它山崖半腰上的平地中有块岩石如像犀牛角，独自耸立无依无靠，四旁多被磨削成石碑，但碑上无字如同泰山的无字碑一样，令人无从探索。它的后部又盘空而上，片片石块如刀削似树枝一样攒聚在一起，尤为奇幻。从它东边下走，山崖半中间岩石又裂成岩洞，上方刻着三个字，只能辨出其中的一个是“东”字，而后边的两个字，却再三擦拭，始终不能认出像什么字。〔桂林城的四隅，各有小峰独立。东面有曾公岩，曾公岩东边有媳妇娘峰，此峰分为两岔而从中间剖开；北面是明月洞，西边有望夫山，此峰呈片状竖立而正身拱手；

南面是穿山岩，西边有荷叶山，此峰窈窕秀丽中部剖开，而若即若离；西面是西峰顶，南边有此山，此峰层层叠叠中部下凹，而又似裂开又似成簇。四座山峰各自离城一二里，以小见奇，好像竹筒竹节合在一起一样。]搜寻了很久，了解了它的奇特之处却不知它的名字，仍踩着丛莽荆棘向西走，越墙而出。等候过路人问他，说："是秋儿庄。"讲起过去皇族中有个别号叫秋英的人，在此山大兴土木作为退隐的场所，后来辗转卖给他人，姓丰的人买到了它，便改建为坟地，父子连中乡试，后来被盗墓贼挖开了坟，幸好天明时见到棺材便住手了，所以砌墙阻断了道路。秋儿的名字，就是秋英的误读了。它西面就是阳江从西面流来，有垒砌的堤坝可以渡过江去；而南边的赵家山、穆陵村、中隐山诸洞，隐隐约约望得见。

沿阳江北岸走进去，向西一里，是狮子岩。西峰顶的西边，山峰尽头便向南突出，好像狮子转身蹲着并昂着头的样子，这就是狮岩山了。它西边又屹立着一峰，高耸独立，与狮岩山相对夹立，下边有村落，这就是狮岩村。它西边耸立的山峰，有处向东的岩洞，凭临在陡峭的山石之上，洞中一柱下垂，两旁裂成两个石窗，正对东方俯瞰着狮岩山头。这个岩洞不深，可高低宽窄有致，可以驾风凌云。向北转有个洞向北，洞口高大穹隆，洞内深坠下去。本地人认为洞通到山的南面，但不认识洞中的路；认为有旧时道观的废址，却不知它的名字。擦拭石碑读过碑文，知道是天庆岩。由石阶往南下走，当中横亘着一道石壁，洞被分隔为两半，进去几丈，两条峡谷重又合在一起。那北边峡谷的上方，石门洞穴重重叠叠，悬缀得非常高，可望而不可登了，心想登上此处到山南就不远了。



出洞往北下山，向西北方行，在石山丛生之间，山峦林立，圆圆地耸起，人走在其间，松荫石影，参差掩映。又往北行一里，经过石山西麓，见到两个洞并肩而列，都朝向西方。就抓着荆棘分开石崖进去，由南洞进去五六丈，转而从北洞出来。洞中弯弯转转阴森寒冷，虽然骄阳西射，但不觉得天气炎热。出洞后再往北走，仰望洞上的飞崖，片片像要起舞，我不由神魂飞动。恰好有过路的人，向他打听，认为是王知府山。山西面有林木成丛回绕在平旷的田野间，阳江在西边环绕着它，过路人说是王知府园。可是沧海桑田已经改变，山峦依旧而乡村人世已非原样，竟然不能知悉王知府是哪朝人什么名字了。我一步一

转身地眺望，将要转到西北隅时，考虑此山的西南有山坳可以越过去，仍返回来向南走，从双洞的左边往东北上登。忽然间找到石磴，共一里，穿越在山坳之间，石磴小径断了，就向西攀着刀刃样的岩石往上爬，静闻与顾仆都不能跟随。所攀的岩石，锋利如剑锋，簇聚似林间的竹笋，岩石断开石崖阻隔，中间全是荆棘刺丛，穿荆棘则身体就像蜜蜂蝴蝶一般，沿着石崖走则身躯便与猿猴鼯鼠一样。绕着岭腰往西走，终于走到如飞舞在空中的岩石之上，但被成丛的荆棘遮住了，反而不如抬头仰望那样清楚透彻。停留了很久，仍然下到东面的山坳，俯瞰山的北麓陡绝难下，便找到原来上登的石磴，共一里，下到西麓，然后绕到山北面。又往北路过一座山峰，峰南有座支峰岩石叠垒，也像冠冕云朵一样奇异。走到它的东麓，有个洞向东，急忙鼓足勇气上登，洞中都是众神的栖身之所，形状相貌狰狞凶狠。从神像右边向内转进去，又见到一个透进光亮的洞穴，是旁洞通到南面的地方。

仍旧出洞，向东望去有一座村庄在丛林中，此时是下午，口渴得厉害，望着村庄往东赶去，共走一里，到了宋家庄。村子聚居成一团，位于南北两山的山坞间，而西面是有众神所在山洞的山成为屏障列于村后，东边是牛角洞山作为屏障立于村前，村前都积水成为水塘，有小石桥横在水塘上。求村妇给点水，得到一瓢凉水，几人同饮。随后见那些汲水的人从东边的小石崖边走来，赶过去观看，就见石崖也正当两山之中，石崖西侧积着一池泉水，从西面山崖上流出来，大概就是牛角洞向西流来的水流了。此泉清澈凉爽，可以漱口可以下咽，甘甜沁入满是尘垢的肠胃。又向东一里，就是如屏风中立的牛角洞山。从它的南麓向东赶路，又行一里，过了北峡的峡口，向北眺望西峡的半山腰，有个洞很深邃，那是清秀岩无疑了。可暮色已降临，竭力跌跌绊绊赶回城，又是一里，进入西清门。回头看静闻、顾仆，都很久没来到，仍赶到城门，才知两人被守门人拦住了。〔自从传闻衡州、永州有警，立即主张省城只开四道门，而其余的全部关闭。居民因为汲水不方便，苦苦请求当权的官吏，只容许打柴汲水，但行李都被挡在四道城门之外。〕只好与他们一同出城，顺着城墙往北走。半里，经过城外悬在西边的山洞，它下方有石阶可以攀登上去，因天晚来不及登。于是往东转，又走半里进入北门，已经昏黑了。又行二里，到达唐家寓所。

【原文】

初六日　晨起，大雨如注。晨餐后，急冒雨赴南门，行街衢如涉溪涧。抵拓之家，则昨日所期仍未往拓，以墨沈翻澄支吾[①]；再促同往，又以雨湿石润，不能着纸为解。窥其意，不过迁延需索耳。及征色发声，始再期明日往取，余乃返寓。是日雨阵连绵，下午少止，迨暮而倾倒不绝，遂彻夜云。

初七日　夜雨达旦，市间水涌如决堤，令人临衢而叹河无舟也。令静闻、顾仆涉水而去索碑拓工家。余停屐寓中，览《西事珥》、《百粤风土记》。薄暮，顾仆、静闻返命。问："何以迟迟？"曰："候同往拓。"问："碑何在？"曰："仍指索钱。"此中人之狡而贪，一至于此！付之一笑而已。是日以仆去，不及午餐，迨其归执爨[②]，已并作晚供矣。



初八日　夜雨仍达旦，不及晨餐，令静闻、顾仆再以钱索碑。余独坐寓中，雨霏霏不止。上午，静闻及仆以碑至，拓法甚滥恶，然无如之何也。始就炊，晨与午不复并餐。下午整束行李，为明日早行计，而静闻、顾仆俱病。

初九日　晨起，天色暗爽，而二病俱僵卧不行，余无如之何，始躬操爨具，市犬肉，极肥白，从来所无者。以饮啖自遣而已。桂林荔枝极小而核大，仅与龙眼同形，而核大过之，五月间熟，六月即无之，余自阳朔回省已无矣。壳色纯绿而肉甚薄，然一种甘香之气竟不减枫亭风味，龙眼则绝少矣。六月间又有所谓"黄皮"者，大亦与龙眼等，乃金柑之属，味甘酸之，其性热，不堪多食。不识然否？

注释

①墨沈：墨汁。

②执爨(cuàn 窜)：烧火做饭。

【今译】

初六日　早晨起床，大雨如注。早餐后，急忙冒雨奔赴南门，走在街道上如涉过溪涧。来到拓工的家中，可昨天讲定的却仍未去拓，用墨汁倾翻的话来搪塞；再次催促他一同前去，他又拿雨湿石润，纸不能附着的话来辩解。推测他的意思，不过是故意拖延敲诈勒索罢了。到变脸厉声发作时，这才再次约定明天去取，我于是返回寓所。这一天

淫雨阵阵连绵不断，下午稍微停了一下，到天晚时又倾盆不绝，竟下了一个通宵。

初七日　夜里下雨直到天明，街市上雨水腾涌如同决堤，让人面对街道却感叹河里无船了。叫静闻、顾仆涉水前去拓工家索取碑帖。我停息在寓所中，阅读《西事珥》、《百粤风土记》。将近傍晚，顾仆、静闻回来复命。问道："为什么迟迟不来？"答："等着一同去拓。"问："碑帖在哪里？"答："仍指望要钱。"这一带人的狡诈与贪婪，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付之一笑而已。这天因为仆人离开了，来不及吃午餐，等他归来才烧火做饭，已一并作为晚餐了。

初八日　夜雨仍通宵达旦，来不及吃早餐，命令静闻、顾仆再拿着钱去索取碑帖。我独自坐在寓所中，雨霏霏不止。上午，静闻及仆人拿着碑帖来到，拓碑的技法极其粗糙恶劣，然而拿它无可奈何了。开始动手烧饭，早餐与午饭不再并在一起吃了。下午整理捆扎行李，为明日早晨动身做准备，但静闻、顾仆都病了。



初九日　早晨起床，天色昏暗，可两个病人都僵卧着不能走路，我对他们无可奈何，开始亲自操持炊具，〔买来狗肉，极为肥美白嫩，是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用饮酒吃肉来自我消遣而已。〔桂林的荔枝极小而且核大，仅与龙眼的形状相同，可核很大，超过龙眼，五月间成熟，六月份就没有了，我从阳朔回到省城时已经没有了。外壳的颜色纯绿而且肉头非常薄，然而一种甘甜芳香的气息竟然不弱于枫亭荔枝的风味，龙眼却绝少见到了。六月间又有所谓"黄皮"的东西，大小与龙眼相同，是金柑之类的东西，味道甜中夹酸，性能燥热，不能多吃。不知对不对？〕

【原文】

初十日　早觅担夫，晨餐即行。出振武门，取柳州道。五里，西过茶庵，令顾仆同行李先趋苏桥，余拉静闻由茶庵南小径经演武场，西南二里，至琴潭岩。岩东有村，土人俱讹为陈抟。其西北大道，又有平塘街。余前游中隐山，即询而趋之，以晚不及，然第知为陈抟，不知即琴潭也。后得《桂胜》，知方信孺孚若记云[1]："最后得清秀、玉乳、琴潭、荔枝四岩。"故初四西出，即首索清秀，几及而复失之。以下三洞，更无知者。然余已心疑陈抟之即琴潭，姑俟西行时并及之。及今抵其村，

觅导者，皆以为水深不可入。已得一人，许余为导，而复欲入市，订余下午方得前驱。余颔之，闻其东南又有七宝岩，姑先趋焉。乃东南行，度一岭，共三里，又度一桥，桥下水自西而东。又南为李家村。村之南有石峰西向巉突，有庵三楹缀其下，前有轩，已圮，而中无居者。其岩不深而峭，其地盖在南溪山白龙洞之正西，即向游白龙洞时西望群山回曲处也。时静闻病甚，憩不能行，强之还陈抟村，一步一息，三里之程逾于数里。及抵村，其人已归，余强老妪煮茶啖饵为入岩计，而令静闻卧其家待之。已而导者负松明并梯至，遂西趋小山之南，曰："请先观一水洞，然不可入也。"余从之。其门南向，水汇其内，上浸洞口，而下甚满黑，深洞中宽衍，四旁皆为水际。其左深入，嵌空崯岈，洞前左崖濒水之趾，有刻书焉，即方孚若笔也。因出洞前遍片征之，又得"琴潭"二大字，始信"陈抟"之果为音讹，而琴潭之终不以俗没矣。洞左复开一旁门，后与洞通，其不甚异[②]。余既得琴潭之征，意所谓荔枝者当不远。导者篝火执炬，请游幽洞。余征幽洞何名，则荔枝岩也。问："有水否？"则曰："无之。"然后知土人以为水深不可入者，指琴潭言；导者以为梯楼可深入者，指荔枝言。此中岩洞繁多，随人意所指，迹其语似多矛盾，循其实各有条理也。

出琴潭岩，沿山左潴塘而行。绕塘北转而西，洞门东向琴潭西麓者，荔枝岩也。门不甚高，既入稍下，西向进数丈，循洞底右窍入其下穴。其内不高而宽平，有方池，长丈余，阔五六尺，而深及丈，四旁甚峻，潴水甚冽。再东南转，平入数十丈，两转度低隘，右崖之半有窍，阔二尺，高一尺，内有洞，上穹下平，潴水平窍。以首入窍东望，其水广邃，中有石蜿蜒，若龙之浮游水中。穴内南崖，有石盆一方，长二尺，阔一尺，高六七寸，平度水面，若引绳度矩，而弗之爽者。不能以身入也。仍出至洞底，少西进，又循一右窍入其上峡。其内忽庋为两层：下穴如队，少西转，辄止；上穴如楼，以梯上跻，内复列柱分楞。穿楞少西，遂下南峡中。平入数十丈，又南旋成龛，龛外洞顶有石痕二缕，分络夭矫，而交其端。仍出，度梯下至洞底，又循一左窍入其上峡，则层壁累垂，悬莲嵌柱，纷缀壁间，可披痕蹈瓣而登也。大抵此洞以幽闷见奇而深入，在右水窍之侧，有小石块如弹丸，而痕多磊落，其色玄黄，形如荔枝，洞名以此，正似九疑之杨梅，不足异也。

出洞，由琴潭之北共一里，仍至其村，已下午矣。携静闻西北由间

道共二里，抵平塘街。其西石峰峭甚，夹立如门，南峰山顶忽有窍透腹，明若展镜。余向从中隐寻铜钱岩不得，晚趋西门，曾过而神飞，兹再经其下，不胜跃跃。问之，皆云无路可登。会静闻病不能前，有卖浆者在路旁，亦向从中隐来，曾与之询穿岩之胜者。其人曰："有岐路在道旁打油坊后，可扪而入，东南转至一古庙，可登山而上也。"余乃以行李挂其桁间[3]，并令静闻卧茅下以待，曳杖遂行。过打油者家问之，则仍云岩无可登，其居旁亦无径可入。余回眺其后，有蛇道伏草间，遂披篱穿隙，随山麓东行。转而南向，将抵古庙，见有路西上，遂从之。始扪级，既乃梯崖。崖之削者，有石纹锋利，履足不脱，拈指不滑；崖之觉者[4]，有枝虬倒垂，足可蹑藤，指可攀杪。惟崖穷跻峡[5]，棘蔓填拥，没顶牵足，钩距纷纷，如蹈弱水，如蹈重围，淬不能出[6]。乃置伞插杖于石穴，而纯用力于指足，久之，抵丛石崖下。其上回狮舞象，翥凤腾龙，分形萃怪，排列缤纷。计透明之穴已与比肩，乃横涉而北逾，转逾出峰头，俯瞰嵌崖削窟，反在其下，而下亦有高呼路误，指余下践之级者。余感其意，随之下，竟不得所置伞杖处。呼者乃二牧翁，疑余不得下而怜之者，余下谢之。其人指登崖之道尚在古庙南，盖其岩当从崖后转入，不能从崖东入也。余言伞置崖间，复循上时道觅之。未几，闻平塘街小儿呼噪声，已而有数十人呼山下者，声甚急，余初不知其为余，迨获伞下而后知之。下至古庙侧，则其人俱执枪挟矢，疑余为伏莽而询之者[7]。余告以游岩之故，皆不之信。乃解衣示之，且曰："余有囊寄路口卖浆者茅中，汝可往而简也。"众乃渐散。余仍从古庙南历磴披棘上。遂西南转出山后坳间，眺其南，一峰枝起，顶竖一石，高数丈。予所见石峰缀立，雁岩翔鸾，龟峰灵芝，及此地笋石骈发，未有灵怪至此者。度已出岩后，而遥瞻石壁之下，犹未见洞门。忽下有童子，复高声呼误，言不及登者。时日已坠西峰，而棘蔓当前，度不可及，且静闻在茅店，其主人将去，恐无投宿，乃亟随之下，则此童已飏而去，不知其为怜为疑，将何属者？乃仍转北麓，出打油坊后，则卖浆主人将负所铺张为返家计。余取桁间挂物，随其人东趋平塘街求托宿处。其人言："家隘不能容。"为余转觅邻居以下榻，而躬为执爨，且觅其宗人，令明晨导游焉。是暮，蕴隆出极[8]，而静闻病甚，顾仆乍分。迨晚餐后，出坐当衢明月下，而清风徐来，洒然众峰间，听诸村妇蛮歌谑浪[9]，亦是群玉峰头一异境也。

注释

①方信孺:"孺"原作"儒",从方信孺条注改。
②其不甚异:乾隆本、四库本作"中多列柱垂葩,嵌空虚皮。"
③桁(héng 衡):梁上的横木。
④崖之觉者:"觉"疑为"亹",意即罅隙。
⑤踄(bù 步):步行。
⑥淬:通"卒",终。
⑦伏莽:潜匿的盗匪。
⑧蕴(yùn 运):通"煴",闷热。隆:即隆隆,雷的声音。
⑨蛮歌:指壮族农村对歌。谑(xuè 血)浪:开玩笑的声浪。

【今译】

初十日 清早找到挑夫,早餐后立即动身。出了振武门,走上去柳州的路。五里,往西经过茶庵,叫顾仆同行李先赶到苏桥,我拉着静闻由茶庵南边的小径途经演武场,向西南二里,来到琴潭岩。岩洞东边有个村庄,当地人都错读为"陈抟"。它西北面的大道,又有个平塘街。我以前游中隐山时,就打听这个地方而后赶去那里,由于天晚来不及走到,然而只知道是陈抟岩,不知道就是琴潭岩了。后来得到了《桂胜》,知道方信孺孚若的题记说:"最后见到清秀、玉乳、琴潭、荔枝四岩。"所以初四那天往西出游时,便首先寻找清秀岩,几乎走到却又错过了。以下三个洞,更没有知道的人。不过我已疑心陈抟岩就是琴潭岩,姑且等到西行时一并到那里。至今天来到这个村子时,寻找向导,都认为水深不能进去。随后找到一个人,答应为我作向导,可又打算进城去,与我约定下午才能领路。我点头同意了他,听说这里的东南方又有处七宝岩,姑且先赶去那里。于是向东南行,越过一座岭,共三里,又越过一座桥,桥下的水自西往东流。又往南是李家村。村子的南边有座石峰,面向西方,高峻突兀,有三间寺庵点缀在峰下,前边有轩,已坍塌,而庵中无人居住。这里的岩洞不深但很陡峭,此地大概在南溪山白龙洞的正西,就是从前游白龙洞时望见西面群山曲绕之处了。此时静闻病得厉害,坐下歇息不能行走,强逼他返回陈抟村,走一步歇一歇,三里的路程胜过走几里。到村里时,那人已经回来,我强逼老妇人煮茶吃点心为进洞做准备,并叫静闻躺在她家等我。不久向导扛着松明与梯子到来,就向西赶到小山的南麓,向导说:"请先去观看



一个水洞，但是不能进去。"我听从他。水洞洞口向南，水积在洞内，上边浸到洞口，而下边十分溢满深黑，深洞之中宽敞低平，四旁都临水。由洞左深入进去，嵌入空中十分深邃，洞前左侧濒水的石崖根部，有刻写的字，是方孚若的手笔。于是出到洞前遍处察看，又找到"琴潭"两个大字，才相信了"陈抟"果然是音读错所致，但琴潭到底没有因为世俗而湮没。洞左又开有一个旁洞口，后边与此洞相通，其中没什么特点。我得到琴潭的证据后，料想所谓的荔枝岩的地方应当不远了。向导点燃火执着火把，请求去游深洞。我追问此深洞叫什么名字，就是荔枝岩了。问道："有水没有？"却答道："无水。"这样之后明白了当地人认为水深不能进去的洞，说的是琴潭岩；向导认为用楼梯可以深入的洞，说的是荔枝岩。这一带的岩洞繁多，随人意所指，追究他们的话似乎矛盾很多，考察岩洞的实情却都各有千秋。

走出琴潭岩，沿着山左的积水塘走。绕过水塘北边转向西，洞口向东朝着琴潭岩西麓的，是荔枝岩。洞口不十分高，进去后略略向下倾，向西前进数丈，沿洞底右侧的石窍进入它的下洞。那里面不高却宽阔平坦，有个方形水池，长一丈多，宽五六尺，而深处达一丈，四旁十分陡峻，积水非常凉。再向东南转去，平缓地进去几十丈，两次转过低矮的隘口，右边崖壁的半中腰有个石窍，宽二尺，高一尺，里边有洞，上边隆起下面平坦，积水与石窍口平齐。把头探入石窍中向东望，那积水广阔深远，当中有岩石蜿蜿蜒蜒，好似龙浮游在水中。洞穴内南面的石崖，有一个方形石盆，长二尺，宽一尺，高六七寸，平地量一量水面，好像是用墨线直尺制成，毫厘不差。身体不能进去。仍出到洞底，略往西进去，又沿着一个右侧的石窍进到它上面的峡谷。峡内忽然架成两层：下面的洞穴如队列，稍向西转，便到了头；上边的洞穴像楼阁，用梯子爬上去，里面又排列着石柱分成石窗。穿过石窗稍往西走，便下到南面的峡中。水平深入数十丈，又在南边旋成一个石龛，石龛外的洞顶有两条石痕，分别缠绕屈伸，而它们的顶端交织在一起。仍旧出来，爬梯子下到洞底，又沿着一个左边的石窍进到它上面的峡谷，就见层层石壁叠累下垂，悬垂的莲花，嵌空的石柱，纷纷点缀在壁间，可以分开石痕踩着莲瓣上登。大体上此洞以幽深隐秘见奇而且深邃，在右边贮水石窍的侧边，有些小石块如同弹丸，而且石痕众多杂沓，石色玄黄，形状如荔枝，洞名是由此得来的，正好像九疑山的杨梅洞一样，

不值得惊异。

出洞后，从琴潭岩的北边共走一里，仍来到那个村子，已是下午了。带着静闻向西北由近道共行二里，来到平塘街。此地西面石峰非常陡峭，夹立如门，南峰的山顶忽然有洞穴穿透山腹，明亮得好像平展的镜子。我先前在中隐山找铜钱岩找不到，晚上赶去西门，曾经路过而神魂飞舞，此番再次经过它下边，禁不住跃跃欲试。向路人打听，都说无路可登。恰巧静闻病得不能前走，在路旁有个卖水的人，也是从前从中隐山来，曾向他打听过穿岩胜景的人。那人说："有岔路在大道旁打油坊的后面，可以摸着进去，往东南转到一座古庙，就可登山上去了。"我于是把行李挂在檩子上，并叫静闻躺在茅屋下等着，我拄着手杖便走。路过打油人的家，向他打听，却仍是说岩洞无路可登，他的住处旁也无小径可以入山。我回头眺望屋后，有条蛇形小道伏在草丛间，就分开篱笆钻出篱笆缝，顺着山麓往东行。转而向南走，将到古庙时，见有路向西上去，便沿着这条路走。开始时摸着石阶爬，随后踏着石崖登。石崖陡峭之处，有锋利的石纹，脚踩上去不会脱，手抓住不会滑；石崖高大竖立之处，有枝条盘曲倒垂，脚可以踩着藤条，手可以攀住树梢。唯有石崖走尽涉过峡谷，荆棘蔓草填塞抱成团，没过头顶扯住脚下，似钩子剑戟一样乱纷纷，如踩在弱水之上，像蹈进重围之中，始终不能出来。只得放下雨伞把手杖插在石穴中，而把全部力量用在手脚上，很长时间，抵达成丛的石崖下。石崖上岩石如狮子回头，大象舞动，凤凰飞翔，神龙升腾，分为不同形态，荟萃着各种怪兽，缤纷排列。估计透亮的洞穴已与我并肩而立，便横向往北跋涉，转过去越到峰头，俯瞰深嵌的山崖和陡削的石窟，反而在脚下，而且下边也有人高呼路走错了，给我指点下山的台阶。我感激他们的好意，顺着他们指点的路下来，竟然找不到放雨伞和手杖的地方。呼叫的人是两位放牧的老翁，是怀疑我不能下山而同情我的人，我下来后谢过了他们。那两人指点说登上山崖的路还在古庙南边，原来那个岩洞应当从山崖后转进去，不能从山崖东面进去。我说伞放在石崖之间，又沿着上山时的路去找伞。不多时，听见平塘街小孩的呼叫喧哗声，随即有数十人在山下呼叫，声音十分急切，我开始不知他们是为了我，及拿到伞下山之后才知道。下到古庙侧边，就见那些人都握着刀枪带着弓箭，怀疑我是伏在草丛中的强盗而来讯问我。我把游岩洞的缘故相告，都不信



我的话。只好解开衣服给他们查看，并说："我有行李寄放在路口卖水人的茅屋中，你们可前去检查一下。"众人这才渐渐散去。我仍从古庙南经由石磴分开荆棘上山。于是往西南转出到山后的山坳间，眺望它的南边，一座石峰岔出，顶上竖着一块岩石，高数丈。我所见过的缀立的石峰，雁岩的翔鸾峰，龟峰的灵芝峰，以及此地竹笋状并列开放的石峰，没有奇妙怪异如这般的。估计已到了岩洞后方，可遥望石壁之下，仍不见洞口。忽然山下有个儿童，又高声呼叫路错了，说来不及登上去了。此时太阳已坠入西峰，而荆棘蔓草挡在前面，估计不能登到了，况且静闻在那茅草店铺中，店主人即将离开，恐怕无处投宿，只好听他的话连忙下山，却见这个儿童已扬长而去，不知他是同情还是怀疑，究竟属于何者？于是仍转到北麓，出到打油坊的后边，就见卖水的店主人正要背着他摆设的东西作回家的打算。我取了檩子上挂着的物品，跟随那人向东赶到平塘街寻找投宿之处。那人说："家窄不能容纳。"替我转寻邻居家住下，并亲自为我烧火做饭，而且找来他的族人，叫明早领我游览。这天傍晚，闷热到极点，雷声隆隆，而静闻病得十分严重，顾仆突然分手。到晚餐后，出门坐在当街的明月之下，而清风徐徐吹来，潇潇洒洒身在群峰之间，听着众村姑唱山歌对开玩笑，也是在这群玉峰头的一个奇异境遇。

【原文】

十一日　晨起，静闻犹卧，余令主宿者炊饭，即先过卖浆者家，同其宗人南抵古庙南登山。导者扬镳斩棘，共一里，抵山西南坳。从石隙再登一二步，即望见洞门西南向。又攀石崖数十步，即入洞焉。盖其门前向东北，后向西南，中则直透，无屈曲崚嶒之掩隔。导者谓兹洞曰榜岩洞，兹山曰枫木山。下山，仍过古庙，遂南由田塍中渡西来小涧，水自两路口西塘迤逞东穿山麓，即南溪发源也。共东南一里，入石岩洞。其门西北向，后门东北向，其中幽朗曲折，后门右崖，有架虚之台，盘空之盖，皆窗楞旁透，可憩可读。由后洞出，北一里，仍抵平塘街。街北有石峰巑岏若屏，东隅有岩东向，是为社岩。外浅而不深，土人奉社神于中。导者又指其西北，有石蜂中立，山下南北俱有汇塘，北塘之上，岩口高列，南塘之侧，穴门下伏，其内洞腹潜通，水道中贯，是名架梯岩，又名石鼓洞，盖即予前觅铜钱岩不得而南入之者。导者言

之，而不知余之已游；余昔游之，而不知洞之何名。今得闻所未闻，更胜见所未见矣。

于是还饭于宿处，强静闻力疾行。西二里，经两山之峡。峡北山则巍然负扆，下为广福王庙；峡南山则森然北拱，其东有岩焉。门东向，当门有石塔，甚整而虚其中，塔后不甚崇宏。由其右穴入，渐入渐隘而黑，有狼兵数人调守于此，就岩爨寝焉。岩门外，右有旧镌磨崖，泐不可读。乃下，西出峡门，是为两路口[①]。市肆夹路。西北循山，为义宁道[②]；西南循山，为永福道。余就西南行，不一里，静闻从而后，俟之不至。望路东有岩西向，拨棘探之，岩不深而门异。下瞰静闻，犹然不见其过；欲返觅，又恐前行。姑急追之，又迟待之，执前后至者询焉，俱茫然无指，实为欲前欲却。久之，又西行四里，路右有小峰，如佛掌高擎，下合而上岐，下束而上展，于众峰中尤示灵怪。其南又骈峙两山，束而成峡，路由其中。峡南之峰，其东层裂两岩，转盼间，觉上岩透明。亟南向趋之，只下岩可入，而上岩悬叠莫登，乃入下岩。岩中列柱牵帷，界而为峡，剖而为窗，曲折明朗，转透其后，则亦横贯山腹者也。以为由后窍西出，可反跻上岩透处，而后窍上下俱削，旁无可攀。乃仍东出洞前，见东北隅石颇坎坷，姑攀隙而登，遂达上层。则前后二门，俱与下岩并列；门内乳幄莲柱，左右环转以达后门，数丈之内，纡折无竟。前门一台，正对东北佛掌峰。凭后门龛牖，遥瞰近视，岩外之收揽既奇，岩内之绾结亦异，诚胜境也。予所见粤中重楼之胜，此为第一。



既而下山，不知静闻之或前或后，姑西向行。又见大路之左，复有岩北向，登之亦浅而不深，此亦峡南之山也。其在峡北者，西向亦有二洞层列，洞门上下，所悬亦无几，而俱石色赭黄，若独为之标异者。一出峡门，则汇水直浸两峡之西，中叠石为堤，以亘水面，旁皆巨浸，无从渡水一登赭岩。既又闻有八字岩，亦不能至。遂由石道西向行汇水中。又望其西峰之东崖壁高亘，上悬三洞，相去各二十余丈，俱东向骈列，分南、北、中焉。其山在汇水西南，与东峡南峰东西夹塘成汇。遥睇崖端，俱有微痕，自南而北，可以上跻，惟北洞则崭然悬绝，若不可阶焉。途中行人见余趋岩，皆伫呼莫前，姑缓行堤间。俟前后行人少间，视堤西草径，循水遵南麓而行，虽静闻之前后，俱不暇计。已而抵南洞之下，仰睇无级。仍以攀崖梯隙之法，猿升猱跃而上，遂入南洞，则洞门甚崇，其内峗峒宏峻，规模迥异。稍下，一岐由右入，转而西南，渐觉

昏黑，莫究厥底；一岐由左入，不五丈，忽一门西透山后，返照炳焉；一门北通中洞，曲景穿焉。于是先西向披后岩，洞门高与东埒，上下俱悬崖陟绝，可瞰而不可下。遥望西南对山，有洞亦若覆梁，而门广中邃，曰牛洞，东向暗黑而不知其涯。仍入内，旋北向上中洞，洞内北转而东透。先探其北，转至洞门，有石内庋，架为两层，上叠为阁，倒向洞内，下裂为门，直嵌壁间，盖即所望之北洞矣。至此则兹洞之旁通曲达，既极崇宏，复多曲折，既饶旷达，复备幽奇，余所观旁穿之胜，此为最矣。仍入中洞之内，东临洞门，门愈高穹，下则其外路绝崖轰，遂仍返其中，循南洞而出焉。始知是三洞者，外则分门，内俱连窍，南洞其门户也，北洞其奥窟也，中洞则左右逢原，内外共贯，何岩洞之灵异，出人意表如此！

于是仍由旧级下，共一里，北出大道，亟西行。循南山北麓而西，三里，越一平坡，其南北岩洞甚多，不暇详步。岐而南为通城墟。墟房累累，小若鸽户，列若峰房，虚而无人，以俟趁墟者[③]。从墟又南一里，是为上岩后洞。余循西路登岩，门北向，前临深塘。入其内，扩然崇宏，峡分左右。右峡下坠，已浚为渊，水潴其底，石壁东西夹之，峻不可下。其底南眺沉沉，壁西之崖，回覆渊上，予所驻足下瞰者；壁东则绝壁之下，骈通二穴，若环桥连亘，水通其中，不知所往；北则石壁自洞顶下插渊底，壁半裂柱成隙，泉淙淙隙端下注。出右峡，由左峡上入，蹲石当门，中耸为台，台上一顶柱直挂洞顶。路从两旁入，其西复有石崖，由洞北突而南，若塞门焉，与洞之南壁夹而成罅。路循崖西出，转绕崖后，外穹为门，门下横阈，而上多垂檐。踞门阈而坐，门外峡复峭峙，两旁多倒悬下攫之石，若龙爪猿臂，纷拿其门，俯仰双绝。出洞，循其东麓，复开一门，东向内洼，下滴水空声，转南渐黑，当即通后洞环桥水穴者。而下洞门之南，则上岩村村居萃焉。村后叠石开径，曲折而上，是为上岩前洞。其门东向，高齐后洞肩，深折不及。前有神庐，侧有台址。有村学究聚群蒙于台上[④]。由台直跻洞后，迸窦成龛，垂石如距：有垂至地下离一线者，有中悬四旁忽卷者，有柱立轮囷其中者[⑤]，有爪攫分出其岐者。其东南对山有泉源，曰龙泉云。

下台端，仍出后洞塘北，西北行一里，入东来大道。又二里，为高桥，石梁颇整。越桥西南，石山渐开，北眺遥山连接，自西而东，则古田[⑥]、义宁西来老龙矣。又七里为山蚕铺，其四旁虽间出土阜，而石峰

尤屼突焉。又西南八里，为马岭墟。其日当市，余至已下午，墟既散，而纷然俱就饮啜浆矣。始于墟间及静闻，复与之饭。又西南二里，至缭江桥，越桥为缭江铺，于是山俱连阜回冈，无复石峰峥峥矣。又南八里为焉石铺，乃西入山坞。二里转而西南，又十里为苏桥⑦，为洛青江上流，水始舍桂入柳去，予遂与桂山别。桥西是为苏桥之堡。入东门，抵南门，时顾仆已先抵此一日，卧南门内逆旅中。是晚蕴隆之极，与二病人俱殊益闷闷。幸已得舟，无妨明日行计也。

注释

①两路口：今称路口，在桂林市西隅，公路和铁路皆从近旁经过。

②义宁：明为县，隶桂林府永宁州，治今临桂县五通。

③墟（xū 虚）：岭南一带的农村定期集市。赶集的地方，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集市满时少，虚时多，故称为虚，或作墟、圩、墟市。一般三日一次，定期赶集，称为趁墟。赶集的日子称为墟期。平时搭盖供墟市交易用的一排排小屋称为墟房。很多定期趁墟的地名，亦以“墟”字为词尾命名。



④蒙（méng）：即蒙童，正进行启蒙教育的儿童。

⑤轮困（qūn 逡）：高大的样子。

⑥古田：明有古田县，时在公元1381—1571年间，后改为永宁州，又有古田所与州同城。治所先在今永福县北境寿城稍南的旧县，公元1482年移至今寿城。

⑦苏桥：今名同，在永福县东北境，洛清江东岸。

【今译】

十一日　清晨起床，静闻还躺着，我叫寄宿的这家主人烧饭，马上先去拜访卖水人的家，同他的族人向南来到古庙南登山。向导扬起飞镖斩断荆棘，共走一里，到达山西南的山坳。从石缝中再登一两步，立即望见洞口朝向西南。又攀着石崖走了几十步，马上进入了洞中。大体上前洞口朝向东北，后洞口朝向西南，中间则径直穿透，没有曲折突起之处的遮挡和阻隔。向导告诉说此洞叫榜岩洞，此山叫枫木山。下山，仍走过古庙，于是向南由田野中渡过西面流来的小涧，涧水自两路口西边的水塘逶迤往东穿过山麓，就是南溪的源头了。共往东南行一里，进入石岩洞。洞口向西北，后洞口向东北，洞中幽静明朗，曲曲折折，后洞口右边的山崖上，有架空的平台，盘旋在空中的顶盖，旁边都通有窗棂，可以歇息可以读书。由后洞出来，向北走一里，仍抵达平塘

街。街北有座石峰突兀好像屏风，东隅有岩洞向东，这是社岩。外边浅而不深，当地人在洞中供奉土地神。向导又指着它的西北方，有座石峰当中而立，山下南北都有积水塘，北边水塘的上方，岩洞口高列，南面水塘的侧边，洞穴口低伏，它们里面山洞暗中相通，水道从中流贯而过，这里名叫架梯岩，又叫石鼓洞，原来就是我前次寻找铜钱岩未找到却向南走进去的洞。向导介绍着它，却不知我已游览过它；我从前游览它时，却不知洞叫什么名字。今天得以闻所未闻，更胜于见所未见了。

于是返回住宿处吃饭，静闻尽力带病上路。向西二里，经过两座山之间的峡谷。峡谷北面的山巍然而立似屏风，下边是广福王庙；峡谷南面的山森然向北拱立，它东边有个岩洞。洞口向东，正当洞口有座石塔，十分整齐而塔中是空的，塔后面不怎么高大宏伟。由塔右的洞穴进去，逐渐进去慢慢变得又窄又黑，有几个土司兵调守在此地，就着岩洞在里边煮饭睡觉。岩洞口之外，右边有旧时刻的摩崖，剥落不可读。于是下去，向西走出峡口，这里是两路口。街市中店铺夹路。往西北沿着山走，是去义宁县的路；向西南顺着山走，是通永福县的路。我踏上往西南的路，不到一里，静闻在后面就跟不上了。望见路东有个岩洞向西，拨开荆棘去探洞，洞不深可洞口很奇特。下瞰静闻，仍然不见他走过；想要返回去找，又担心他走到了前边。姑且急忙去追赶他，又等了他很长时间，拉着前后来到的人打听，都茫然不知所指，实在是又想前进又想后退。许久，又往西行四里，路右边有座小峰，如佛掌高高举起，下部合拢而上面分岔，下面紧束而上边舒展，在群峰中尤其显得神奇怪异。它南边又并立着两座山，束拢来形成峡谷，路经由峡中。峡南面的山峰，它的东边分层裂开两个岩洞，转眼间，觉得在上的洞透出亮光。急忙向南赶到那里，只有下洞可以进去，而上洞层层叠叠悬在高处无法上登，只好进入下洞。洞中排着石柱挂着石帏幔，分隔为峡谷，剖成石窗，曲折明朗，钻进去转到洞的后边，却也是横贯山腹的洞。以为由后洞向西出去，可以返回来登到上洞穿通之处，可后洞上下都如刀削，旁边无处可攀。于是仍向东出到洞前，见东北隅的岩石坑坑洼洼，姑且攀着石缝上登，竟然到达了上层。就见前后两个洞口，都与下洞并列；洞口内帏幔状的钟乳石，莲花状的石柱，分在左右环绕着直达后洞口，几丈之内，曲曲折折没有尽头。前洞



口有一平台，正对东北方佛掌样的山峰。凭靠在后洞口石龛石窗间，远瞰近视，洞外收入眼底的景色既已奇异，洞内盘结着的钟乳石也很奇特，真正是胜境。我在粤中所见过的重楼胜境，这里算第一。

不久下山，不知静闻是在前还是在后，姑且向西走。又见大路在左边，又有岩洞朝向北方，登上洞也是浅而不深，这也是峡谷南面的山。那在峡谷北面的山，向西处也有两个洞分层排列，洞口一上一下，悬隔之处也不多远，但岩石的颜色全是赭黄色，好像单独为它们标新立异的模样。一走出峡口，就有积水直浸到两侧峡谷的西边，当中垒石筑成堤坝，以便横截水面，旁边都是巨大的水泽，无从渡水去登一次赭黄色的岩洞。随即又听说有个八字岩，也不能去到。于是经由石头路向西行走在积水中。又望见水西山峰的东崖高高横亘着，壁上悬着三个洞，相距各有二十余丈，都向东并列，分为南、北、中。那座山在积水的西南，与东面山峡的南峰东西相夹形成积水塘。遥视崖顶，都有微小的石痕，自南往北，可以上登，唯有北洞却在特别高峻的悬崖绝壁上，似乎不能登上去。途中的行人见我向岩洞赶去，都站下高呼不要前去，暂且在堤上慢慢走。等到前后行人少些的间隙，看着堤西边草丛中的小径，顺着水边沿南麓走，即使静闻是在前还是在后，全都无暇顾及。不久抵达南洞之下，仰视没有台阶。仍然用攀石崖踏裂隙的方法，似猿猴上登猴子跳跃一样往上爬，终于进入南洞。洞口十分高大，洞内空旷宏大十分险峻，规模迥然不同。稍稍下走，一个岔洞由右边进去，转向西南，渐渐觉得昏黑，无法穷究洞底；一个岔洞向左边进去，不足五丈，忽见一个洞口向西通到山后，光线反照进来，十分明亮；一个洞口往北通到中洞，曲射的光影穿透到那里。于是先向西钻入后洞，洞口高处与东洞相等，上下都是悬崖，上登的路断了，可以俯瞰却不能下去。遥望西南方对面的山，有个洞也像下覆的桥梁，而洞口宽阔洞中深邃，叫做牛洞，朝向东方，黑暗得不知洞底。仍进到洞内，随即向北上到中洞，洞内往北转去穿透东面。先探它的北面，转到洞口，有岩石在内架着，分成两层，上面叠架成楼阁，倒向洞内，下边裂成门洞，直直地镶嵌在崖壁上，原来就是望见的北洞了。到了这里就见到弯弯曲曲四通八达的旁洞，既极其高大，又多环绕曲折，既空旷豁达，又幽雅奇绝，我所观赏过的旁通的胜景，这里是最好的了。仍进入中洞之内，东临洞口，洞口愈加高高隆起，下边洞外则是路断崖崩，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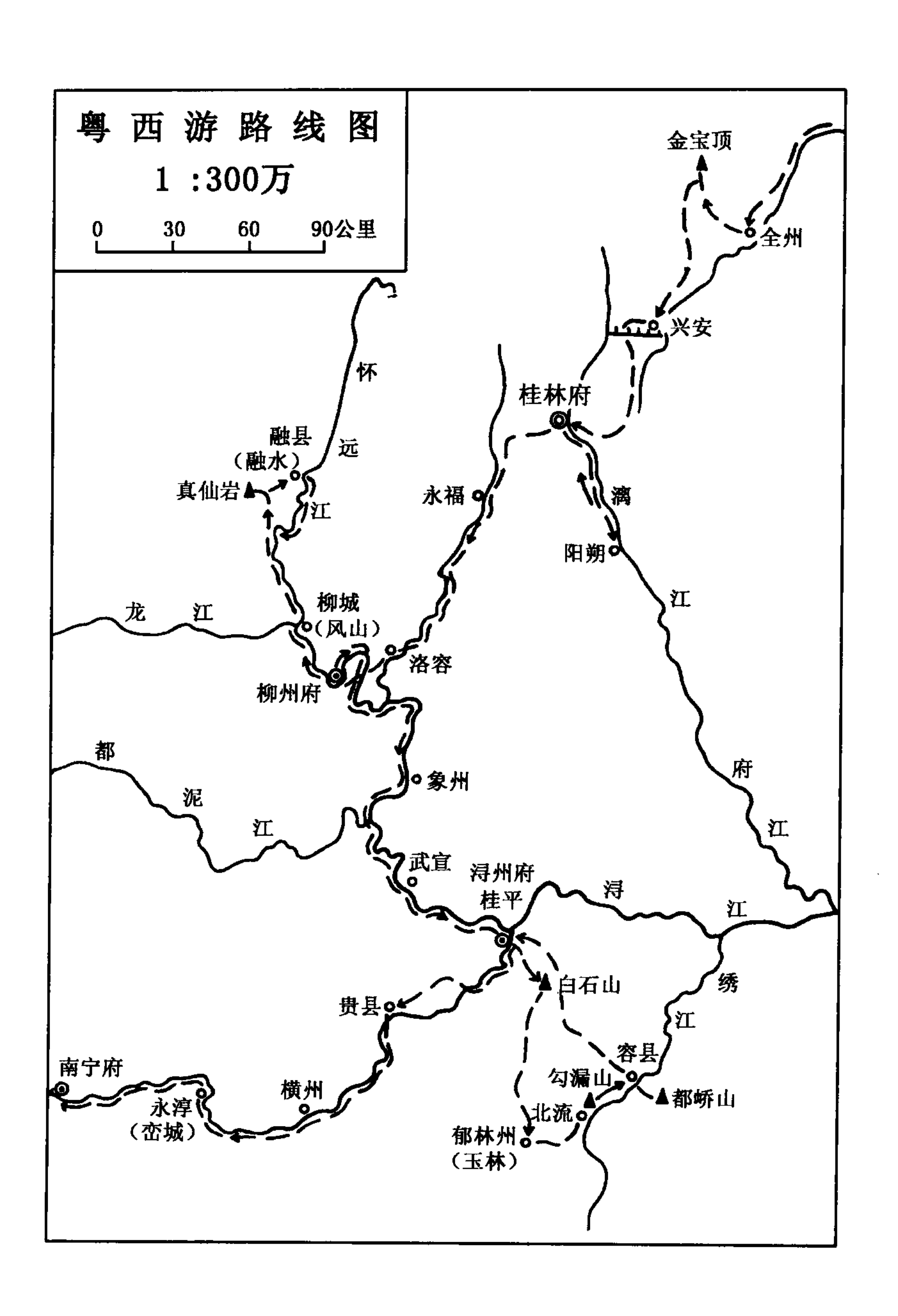


仍返回洞中，沿着南洞出来。这才知道这三个洞，外面虽分几个洞口，里面的洞穴都连着，南洞是它的门户，北洞是它深处的洞窟，中洞则左右逢源，内外连贯在一起，为何岩洞的神奇怪异如此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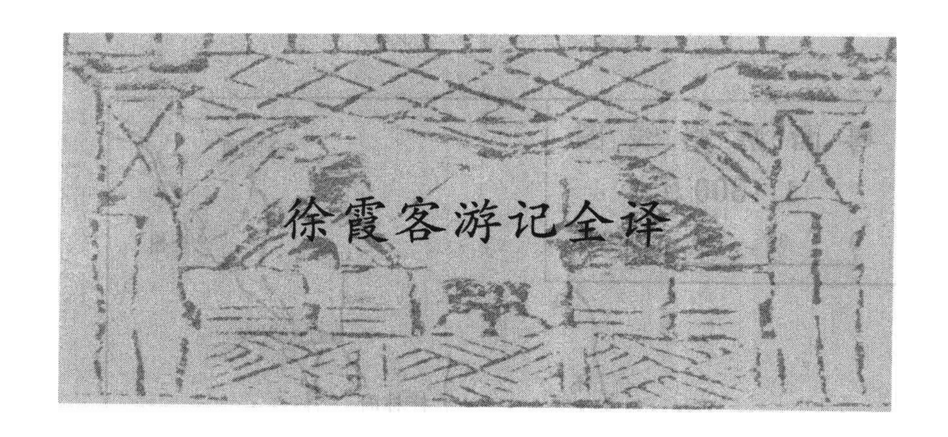
于是仍由来时的台阶下山，共走一里，向北出到大道上，急忙往西行。沿南山的北麓往西走，三里，越过一个平坡，平坡南北两面的岩洞非常多，无暇四处走到。沿岔路往南走是通城墟。墟上房屋层层叠叠，小得像鸽笼，好似蜂房排列着，空而无人，以等待赶集的人。从墟上又向南走一里，这是上岩后洞。我沿着西边的路登上岩洞，洞口向北，前临深塘。进入洞内，空旷高大，分为左右两个峡谷。右边的峡谷向下深坠，已经疏浚为深潭，水积在峡底，石壁在东西两面夹着它，高得无法下去。向南眺望，峡底黑沉沉的，石壁西面的山崖，环绕着下覆在深渊之上，这是我所停脚下瞰的地方；石壁东面却在绝壁之下，双双通着两个洞穴，好像环形的桥相连横亘着，水通到洞穴中，不知流往哪里；北面便是石壁自洞顶下插到深潭底部，石壁半中腰石柱裂开一条缝，泉水淙淙地从缝隙下端往下流注。出了右峡，由左峡往上进去，洞口蹲着一块岩石挡住去路，中央耸成高台，高台上方一根顶柱垂直挂在洞顶。路从两旁进去，它西侧又有石崖，由洞北突向洞南，好像要堵住洞口一样，与洞的南壁夹成一条裂缝。路沿着石崖向西出去，转弯绕到石崖后，外边隆起成为洞口，洞下岩石横着如门槛，而上方岩石下垂如飞檐。盘腿坐在石槛上，洞口外的峡谷重又峻峭耸峙，两旁多有倒悬下垂的岩石，好似龙爪猿臂，纷纭杂乱地挡住洞口，一俯一仰都双双绝妙。出洞来，顺着山的东麓走，又见一个洞口张着，朝向东方，洞内下洼，向下滴水发出空荡荡的声音，转向南渐渐黑下来，应当就是通往后洞环形桥样水洞的地方。而下洞洞口的南边，就是上岩村的村庄房屋聚集在那里了。村后垒砌石块开了一条小径，曲折向上，这是上岩前洞。洞口向东，高处与后洞平肩相等，深处和曲折之处赶不上。洞前有神庙，侧边有处台基。有个乡村的读书人聚了一群蒙童在台上。由高台一直上登到洞后，洞穴迸裂成石龛，下垂的岩石似鸡爪：有下垂到地下相离仅有一线的，有中央悬垂四旁忽然上卷的，有柱子状高大地立在洞中的，有爪子样下分出脚趾的。它东南方相对的山上有泉水，叫做龙泉。

下了高台的前端，仍然出到后洞水塘的北边，向西北行一里，走上东来的大道。又走二里，是高桥，石桥十分整齐。越过桥往西南行，石山渐渐退开，往北眺望，远山连接，自西往东延伸，就是古田所、义宁县往西来的主脉了。又行七里是山蚕铺，它的四旁虽然间或出现土山，而石峰更加突兀了。又向西南走八里，是马岭墟。这天正当赶集，我到时已是下午，集市已经散了，而人们都纷纷就着店铺饮茶喝酒。这才在集市上赶上静闻，再与他吃了饭。又向西南行二里，来到缭江桥，过了桥是缭江铺，到了这里，山全是土山，山冈相连回绕，不再有峥嵘的石峰了。又向南八里是焉石铺，于是往西走入山坞。二里后转向西南，又行十里是苏桥，是洛青江的上游，水流开始离开桂林流入柳州府去，我于是与桂林的群山告别了。桥西是苏桥的城堡。走入东门，来到南门，此时顾仆已先一天到达此地，躺在南门内的旅店中。这天晚上极其闷热，雷声隆隆，我与两个病人都觉得特别郁闷。幸好已找到船，不妨碍明天动身的计划。





粤西游路线图
1 :300万
0
30
60
90公里
金宝顶
全州
兴安
桂林府
怀
远
江
融县
（融水）
真仙岩
永福
漓
阳朔
江
龙
江
柳城
（风山）
洛容
柳州府
都
泥
江
象州
府
江
武宣
浔州府
桂平
浔
江
白石山
绣
江
贵县
容县
南宁府
横州
勾漏山
都峤山
永淳
（峦城）
北流
郁林州
（玉林）



粤西游日记二[1]

【题解】

《粤西游日记二》是徐霞客旅游广西北部及东南部的日记。

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六月十二日徐霞客登舟,经永福县、洛容县至柳州府,又往北经柳城县至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返柳州,继续南下,过象州及武宣县,到浔州府(今桂平县)。从陆路往郁林州、北流县、容县绕了一圈,回浔州府。再取郁江水行,经贵县、横州、永淳县(在今横县西境),八月二十三日抵南宁府。以后皆在南宁府,但日记缺佚,整理者季梦良在乱帙中仅找到九月初九日登罗秀山一则。

这是徐霞客万里遐征中又一段最困难的时期。静闻、顾行在临离桂林时都生了病,"奄奄垂毙"。霞客"因两病人僵卧两处,忧心忡忡,进退未知所适从",既要照顾病人,又坚持地理考察和旅游。在柳州游立鱼山,谒柳侯庙,凭吊柳宗元遗迹。在融水畅游真仙岩,从巨蛇身上跨过,或坐在木盆中浮水钻洞;为了搜览碑刻,梯滑人坠,"眉膝皆损"。过大藤峡,考察农民起义军利用过的险要地形。游勾漏、白石、都峤三山,考订葛洪行踪。游宝华山,访建文皇帝遗迹。沿途重视各河的考察,深入进行各地喀斯特地貌的比较研究,也记录了"流贼"活动的情况,为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原文】

丁丑六月十二日　晨餐后登舟，顺流而南，曲折西转，二十里，小江口，为永福界。又二十里，过永福县[②]。县城在北岸，舟人小泊而市蔬。又西南三十五里，下兰麻滩。其滩悬涌殊甚，上有兰麻岭，行者亦甚逼仄焉。又二十里，下陟滩为理定[③]，其城在江北岸。又十五里而暮。又十五里，泊于新安铺[④]。

十三日　昧爽行四十里，上午过旧街[⑤]，已入柳州之洛容界矣，街在江北岸。又四十里，午过牛排。又四十里，下午抵洛容县南门[⑥]。县虽有城，而市肆荒落，城中草房数十家，县门惟有老妪居焉。旧洛容县在今城北八十里，其地抵柳州府一百三十里。今为新县，西南抵柳州五十里。水须三日溯柳江乃至。是晚宿于舟中。预定马为静闻行计。

十四日　昧爽起饭，觅担夫肩筐囊，倩马驼静闻，由南门外绕城而西。静闻甫登骑，辄滚而下。顾仆随静（闻）、担夫先去，余携骑返换，再易而再不能行。计欲以车行，众谓车之屼嵲甚于马，且升降坡岭，必须下车扶挽，益为不便。乃以重价觅肩舆三人，餍其欲而后行[⑦]，已上午矣。余先独行，拟前铺待之，虑轿速余不能踵其后也。共一里，过西门，西越一桥而西，即升陟坡坂。四顾皆回冈复岭，荒草连绵，惟路南隔冈有山尖耸，露石骨焉。跋荒莽共十八里，逾高岭，回望静闻轿犹不至。下岭又西南二里，为高岭铺，始有茅舍数家，名孟村。时静闻犹未至，姑憩铺肆待之。久之乃来，则其惫弥甚。于是复西一里，乃南折而登岭，迤逦南上，共四里，抵南寨山之西，则柳江逼其西崖矣。乃西向下，舟人舣舟以渡。有小溪自南寨破壑[⑧]，西注柳江，曰山门冲。江之东为洛容界，江之西为马平界[⑨]。登西岸，循山濒江南向行，是为马鹿堡[⑩]。东望隔江，石崖横亘其上，南寨山分枝耸干，亭亭露奇。共五里，乃西向逾坳入，则石峰森立，夹道如双阙。其南峰曰罗山，山顶北向有洞，斜骞侧裂，旁开两门，而仰眺无跻攀路，西麓又有洞骈峙焉。其北峰曰李冯山，而南面峭削尤甚[⑪]。又二里，双阙之西，有小峰当央而立[⑫]，曰独秀峰。



行者共憩树下，候静闻舆不至。问后至者，言途中并无肩舆，心甚惶惑。然回眺罗山西麓之洞，心异之。同憩者言："从其南麓转山之东，有罗洞岩焉，东面有坊，可望而趋也。"余闻之益心异，仰视日色尚未令昃[⑬]，遂从岐东南披宿草行[⑭]。一里，抵罗山西南角，山头丛石叠

架，侧窦如圭，横穴如梁。从此转而南，东循其南麓，北望山半亦有洞南向，高少逊于北巅，而面背正相值也。东南望一小山濒江，山之南隅，石剖成罅，上至峰顶，复连而为门。其时山雨忽来，草深没肩，不虞上之倾注，而转苦旁之淋漓矣。转山之东，共约一里，遂逾坳北入，一坪中开，自成函盖。右峰之北，有巨石斜叠而起，高数十丈，俨若一人北向端拱，衣褶古甚。左崖之北，有双门坠峡而下，内洞北向，深削成渊，底有伏流澄澈，两旁俱峭壁数十丈，南进窅然不知其宗。北抵洞口，壁立斩绝，上有横石高二尺，栏洞口如阈，可坐瞰其底，无能逾险下坠，亦无虞失足陨越也。阈之左壁，有悬绠数十丈，圈而系之壁间，余疑好事者引端悬崖以游洞底者。惜余独行无偶，不能以身为辘轳，汲此幽闷也。既北出峡门上，复西眺西峰，有道直上，果有石坊焉。亟趋之，石坊之后，有洞东向，正遥临端拱石人，坊上书“第一仙区”，而不署洞名。洞内则列门设锁，门之上复横栅为栏，从门隙内窥，洞甚崆峒，而路无由入。乃攀栅践壁逾门端入，则洞高而平，宽而朗，中无佛像，有匡床、木几，遗管城、墨池焉[15]。探其左，则北转渐黑而隘；穷其右，则西上愈邃而昏。余冀后有透明处，摸索久之不得。出，仍逾门上栅，至洞前。见洞右有路西上，拨草攀隙而登，上蹑石崖数重，则径穷莫前，乃洞中剪薪道也。山雨复大至，乃据危石倚穹崖而坐待之。忽下见洞北坪间翠碧茸茸，心讶此间草色独异，岂新禾沐雨而然耶？未几，则圆绕如规。五色交映，平铺四壑，自上望之，如步帐回合，倏忽影灭。雨止乃下，仍从石坊逾南坳，共二里，转是山西麓。先入一洞，其门西向，竖若合掌，内洼以下，左转而西进，黑不可扪；右转而东下，水不可穷，乃峻逼之崖，非窈窕之宫也。出洞又北，即向时大道所望之洞。洞门亦西向，连叠两重。洞外有大石，横卧当门，若置阈焉，峻不可逾。北有隘，侧身以入，即为下洞。洞中有石中悬，复间为两门，南北并列。先从南门入，稍洼而下，其南壁峻裂斜骞，非攀跻可及；其北崖有隙，穿悬石之后，通北门之内焉。其内亦下坠，而东入洞底，水声汩汩，与南洞右转之底，下穴潜通。由北门出，仰视上层，石如荷叶下覆，虚悬无从上跻。复从南门之侧，左穿外窍，得一旁龛。龛外有峡对峙，相距尺五，其上南即龛顶尽处，北即覆叶之端。从峡中手攀足撑，遂从虚而凌其上。则上层之洞，东入不深，而返照逼之，不可向迩；惟洞北裂崖成窦，环柱通门，石质忽灵，乳然转异；攀隙西透，崖转南向，连开二楹，下

跨重楼，上悬飞乳，内不深而宛转有余，上不属而飞凌无碍。岩之以凭虚驾空为奇者，阳朔珠明之外，此其最矣。

坐憩久之，仍以前法下。出洞前横阈，复西北入大道，一里抵独秀峰下。又西向而驰五六里，遇来者，问无乘肩舆僧，止有一卧牛车僧。始知舆人之故迟其行，窥静闻可愚，欲私以牛车代易也。其处北望有两尖峰亭亭夹立，南望则群峰森绕，中有石缀出峰头，纤幻殊甚，而不辨其名。又西五六里，则柳江自南而北，即郡城东绕之滨矣。江东之南山，有楼阁高悬翠微，为黄氏书馆。即壬戌会魁黄启元[16]。时急于追静闻，遂西渡江，登涯即阛阓连络，从委巷二里入柳州城[17]。东门以内，反寥寂焉。西过郡治，得顾仆所止寓，而静闻莫可踪迹。即出南门，随途人辄问之，有见有不见者。仍过东门，绕城而北，由唐二贤祠蹑之开元寺。知由寺而出，不知何往，寺僧言："此惟千佛楼、三官堂为接众之所，须从此觅。"乃出寺，由其东即北趋，里余而得千佛楼，已暮矣。问之僧，无有也。又西趋三官堂。入门，众言有僧内入，余以为是矣；抵僧栖，则仍乌有。急出，复南抵开元东，再询之途人，止一汲者言，曾遇之江边。问："江边有何庵？"曰："有天妃庙。"暗中东北行，又一里，则庙在焉。入庙与静闻遇。盖舆人以牛车代舆，而车不渡江，止以一人随携行李，而又欲重索静闻之资，惟恐与余遇，故迂历城外荒庙中，竟以囊被诒僧抵钱付去[18]。静闻虽病，何愚至此！时庙僧以饭饷，余、舆同卧庙北野室中[19]，四壁俱竹篱零落，月明达旦。

注释

①《粤西游日记二》：在乾隆刻本第三册下。

②永福县：隶桂林府永宁州，即今永福县。

③理定：今作里定，在鹿寨县北隅。

④新安铺：今作西岸，在鹿寨县北境，洛清江西岸。

⑤旧街：今名同，在鹿寨县北境，洛江与洛清江汇口外。

⑥洛容县：隶柳州府，治今鹿寨县西部的洛容。

⑦餍（yàn 厌）其欲：尽量让他们吃饱。

⑧南寨：今名同，在鹿寨县西南隅，柳江东岸。

⑨马平：柳州府附郭县，治今柳州市。

⑩马鹿堡：今仍称马鹿，在柳州市东隅，柳江西岸，有公路经过。

⑪而南面峭削尤甚："南"，原作"来"，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⑫当央：当中。

⑬昃（zè 仄）：太阳西斜。

⑭宿草：隔年的深草。

⑮匡床：方正而安适的床。管城：即管城子、管城侯，为毛笔的别称。墨池：磨墨的砚台。

⑯魁（kuí 奎）：第一。科举考试时，各省举人到京会考称为会试，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或会魁。

⑰柳州：明置柳州府，治马平，即今柳州市。

⑱诒（yí 夷）：通“贻”，遗留。

⑲野室：村舍。

【今译】

丁丑年（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六月十二日　早餐后登船，顺流往南行，曲曲折折向西转，二十里，到小江口，是永福县的辖境。又行二十里，路过永福县。县城在北岸，船夫临时停船去买菜。又向西南行船三十五里，下了兰麻滩。这个河滩悬浪腾涌得特别厉害，河岸上有兰麻岭，行路的人也感到这里非常狭窄。又行二十里，下了陟滩是理定，理定城在江北岸。又行十五里天便黑下来了。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新安铺。



十三日　黎明行船四十里，上午经过旧街，已进入柳州府洛容县的境内了，街在江北岸。又行四十里，中午过了牛排。又行四十里，下午抵达洛容县的南门。县虽然有城，可街市店铺荒凉冷落，城中有草房数十家，县城门唯有一个老妇人住在里面。〔旧的洛容县在今天县城北边八十里，那地方到柳州府有一百三十里。今天的是新县城，向西南到柳州五十里。水路须溯柳江走三天才到。〕晚上住在船上。预定了马匹为静闻上路做准备。

十四日　黎明起床吃饭，找来挑夫担着筐子包袱，让马驮着静闻，由南门外绕过城往西走。静闻刚一登上坐骑，马上翻滚而下。顾仆跟随静闻、挑夫先离开，我带着坐骑返回来调换，换了两次马可两次都不能走。打算乘车走，大家认为车子上下颠簸甚于马，而且上坡下岭时，必须下车来扶着拉着，更为不便。只得用重金找来三个人抬轿子，让他们尽量吃饱后上路，已是上午了。我独自先走，打算在前边的驿站等他们，是担忧轿子走得快我不能跟在它后面走。共走一里，路过西

门,向西越过一座桥往西行,立即上登斜坡。四面环顾都是环绕的冈峦重叠的山岭,荒草连绵,唯有路南隔着山冈处有座山尖尖耸起,露出锋利的石棱来。跋涉在荒原草莽中共十八里,翻越一座高岭,回头望去静闻的轿子还没来。下岭又向西南行二里,是高岭铺,这才有茅屋数家,名叫孟村。此时静闻仍未来到,暂且歇在店铺中等他。过了很久他才来到,却见他疲惫得更加厉害。于是再向西一里,就折向南登岭,曲曲折折向南上爬,共四里,到达南寨山之西,就见柳江逼近它西面的山崖了。于是往西下去,船夫停船靠岸渡过江。有条小溪自南寨冲出壑谷,向西注入柳江,叫做山门冲。江的东岸是洛容县的辖境,江的西岸是马平县的属地。登上西岸,顺着山势濒江向南行,这是马鹿堡。隔江往东望去,石崖横亘在江上,南寨山分出支脉,主峰耸立,亭亭玉立露出奇秀。共行五里,就向西越过山坳入山,就见石峰森然矗立,夹在道路两边好像双阙。那南面的山峰叫罗山,山顶向北处有个斜斜的山洞,旁边开有两个洞口,可抬头远眺没有可攀登上去的路,西麓又有洞并列在那里。那北面的山峰叫李冯山,而南面尤其峻峭陡削得厉害。又走二里,双阙的西边,有座小峰当中而立,叫做独秀峰。

与走路的人一同在树下休息,等候静闻的轿子,不见来到。询问后面走来的人,说途中并无轿子,心里十分惶惑。不过回头眺望罗山西麓的山洞,心里觉得它很奇异。一同休息的人说:“从罗山南麓转到山的东面,有个罗洞岩在那里,东面有座牌坊,可望着山走去。”我听了这话心里越加觉得奇异,仰面看天色太阳还未偏西,于是从岔路向东南分开积年深草前行。一里,抵达罗山的西南角,山头成丛的岩石叠架着,侧上的洞穴如玉圭,横卧的洞穴如桥梁。从此处转向南,往东沿山的南麓走,望见北边半山腰也有个洞向南,高处稍低于北山的山顶,可前后正好互相面对着。往东南望去一座小山濒临江流,山的南隅,岩石剖成裂隙,上边裂到峰顶,又连成门洞。此时山雨忽然来临,草深没过肩头,不担忧雨水倾注,却反而为身旁草上淋漓的雨水而苦恼了。转到山的东麓,约共走一里,便越过山坳向北进去,一块平地在当中铺开,自然形成盒盖样的地形。右侧山峰的北面,有块巨石斜斜地叠架而起,高数十丈,俨然一个人向北端端正正拱着手,衣服上的褶皱十分古朴。左边山崖的北面,有两个洞口向下坠入峡中,里边的洞向北,深削成深渊,底下有伏流清彻透明,两旁都是几十丈深的峭壁,往南伸展

进去深远得不知通往何处。向北来到洞口，石壁耸立悬绝，上边有块横卧的岩石，高二尺，挡在洞口像门槛，可坐下来俯瞰深渊底部，不能越过险阻下坠，也不必担忧越过去失足坠落下去了。门槛的左壁上，有根几十丈长的粗绳悬挂着，绕成圈系在石壁上，我怀疑是好事的人从悬崖顶端引下来去游览洞底的绳子。可惜我独自一人走路没有同伴，不能用身体来当做辘轳，到这个幽深隐秘的地方去汲水了。向北出到峡口之上，又向西眺望西峰，有路一直上去，果然有座石牌坊在那里。急忙赶到那儿，石牌坊的后面，有个洞向东，正远远面对着正身拱手的石人，牌坊上写着“第一仙区”，但没写洞名。洞内却安了门设了锁，门的上方又横着栅栏作为护栏，从门缝中向内窥视，洞中非常空阔，可无路可以进去。只得攀着栅栏踩着石壁越过门头进去，就见洞又高大又平坦，宽敞而明朗，洞中无佛像，有方床、木几，留有毛笔、砚台。探测它的左边，就转向北去逐渐变得又黑又窄；穷究它的右侧，却越往西上去就愈加深邃昏暗。我希望后面有透光的地方，摸索了很久找不到。出来，仍翻过门上的栅栏，来到洞前。见洞右有路向西上去，拨开草丛攀着石缝而登，上登数重石崖，则小径到了头无法前进，是洞中人砍柴火的小道。山雨又狂至，只得靠着高岩倚着穹隆的山崖坐着等雨停。忽然见到下边山洞北面的平地上翠色绿茸茸的，心中诧异这里的草颜色为什么唯独不同，莫非是新栽的禾苗淋雨后才这样的吗？不多久，就见绕成圆圈如同圆规，五色交映，平铺在四周的壑谷上，从上边望它，如帏幕环绕合拢来，倏忽之间光影幻灭了。雨停了才下来，仍由石牌坊越过南边的山坳，共走二里，转到这座山的西麓。先走进一个洞，洞口向西，竖立着好像合起的手掌，洞内洼下去，左转后往西进去，黑得摸不到东西；向右转后往东下走，有水走不到头，是陡峻逼窄的石崖，不是幽深优美的宫室。出洞又往北走，就到了前些时候在大道上望见的洞。洞口也是向西，一连重叠着两层。洞外有块大石头，横卧着挡住洞口，像设置的门槛一样，陡峻不可翻越。北面有个隘口，侧着身子才能进去，这便是下洞。洞中有岩石悬在中央，又隔成两个洞口，南北并列。先从南边的洞口进去，慢慢低洼而下，它南面石壁上陡峻的裂口斜举着，不是攀登能到达的；它北面的石崖上有缝隙，穿到悬垂的岩石后边，通到北洞的里面。北洞内也是向下坠，而向东走入洞底，水声潺潺，与南洞向右转的洞底，下面有洞穴暗中相通。由北

洞口出来，仰视上层，岩石如荷叶下覆，悬在虚空中无从上登。再从南洞口的侧边，向左穿过外边的石窍，找到一个开在旁边的石龛。石龛外有峡谷对峙，峡壁相距一尺五，峡谷上方南面就是石龛顶的尽头，北面就是下覆荷叶的顶端。从峡谷中用手攀用脚撑，终于从虚空中登到峡顶之上。就见上层的洞，往东进去不深，可反射的光线逼射着它，不可接近；唯有洞北的石崖裂成洞穴，环列的石柱通到洞口，岩石的质地忽然美妙起来，像乳汁一样变得不同寻常；攀着缝隙向西钻进去，石崖转向南，一连开出两间石室，下面高跨如重楼，上边悬着高飞的钟乳石，里面不深可曲折有余，上不相连而飞凌高空无遮无碍。岩洞以凌驾虚空为奇的，除阳朔珠明洞之外，这里是最奇妙的了。

坐下休息了很久，仍用先前的方法下来。出了洞前横着的门槛，再往西北走上大道，一里路抵达独秀峰下。又向西疾行了五六里，遇到过来的人，向他打听，没见乘轿子的和尚，只有一个躺在牛车上的僧人。这才明白轿夫故意慢慢走的原因，是窥探出静闻可以愚弄，打算私下用牛车来替换轿子。此处往北望去，有两座相夹的尖峰亭亭玉立，南望则见群峰森然环绕，其中有岩石点缀露出峰头，极为纤巧变幻，但辨不出它的名字。又向西走五六里，就见柳江自南往北流，就是绕到府城东面的江滨了。江东的南山，有楼阁高悬在青翠的山色之中，是黄氏书馆。〔就是壬戌年（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会试第一名的黄启元。〕此时急于去追静闻，便向西渡江，登岸后就有街市连接，从曲折的小巷中走二里进柳州城。东门以内，反而寂静了。往西路过府衙，找到顾仆投宿的寓所，但却无法找到静闻的踪迹。立刻出了南门，沿途见人便打听静闻的消息，有人见到有人没见到。仍然经过东门，绕着城往北走，由唐二贤祠追踪到开元寺。知道静闻由寺中出去，不知去了哪里，寺中僧人说："此地唯有千佛楼、三官堂是接待众人的场所，必须到那里去寻找。"于是出了寺，由寺东马上向北赶去，一里多后找到了千佛楼，已是傍晚了。向僧人打听静闻，没有啊。又向西赶到三官堂。进门后，众人说有和尚进里面去了，我以为是了；到了僧房，却仍然没有。急忙出来，又向南走到开元寺东边，再次向过路人打听静闻，只有一个汲水的人说，曾经在江边遇见过静闻。我问："江边有什么寺庵？"答道："有个天妃庙。"在黑暗中往东北行，又一里，便见寺庙在那里了。进庙后与静闻相遇。原来轿夫用牛车来顶替轿子，而车

子没有渡江，只派一个人带着行李随行，而且又想重重勒索静闻的钱财，惟恐与我相遇，故意绕到城外的荒庙中，竟然把静闻的包袱被盖拿给寺中僧人抵为食宿费，然后离去。静闻虽然生病，怎么愚蠢到这个地步！此时庙中的僧人拿饭来吃了，我躺在庙北野外的小屋里，四面墙壁都是零零落落的竹篱笆，月光一直亮到天明。

【原文】

十五日　昧爽起，无梳具，乃亟趋入城寓，而静闻犹卧庙中。初拟令顾仆出候，并携囊同入，而顾仆亦卧不能起，余竟日坐楼头俟之，顾仆复卧竟日，不及出游焉。是日暑甚，余因两病人僵卧两处，忧心忡忡，进退未知所适从，聊追忆两三日桂西程纪，迨晚而卧。

十六日　顾仆未起，余欲自往迎静闻。顾仆强起行，余并付钱赎静闻囊被。迨上午归，静闻不至而庙僧至焉。言昨日静闻病少瘥，至夜愈甚，今奄奄垂毙，亟须以舆迎之。余谓病既甚，益不可移，劝僧少留，余当出视，并携医就治也。僧怏怏去。余不待午餐，出东门，过唐二贤祠，由其内西转，为柳侯庙[①]，《柳侯碑》在其前，乃苏子瞻书，韩文公诗。其后则柳墓也。余按《一统志》，柳州止有刘贲墓，而不及子厚，何也？容考之。急趋天妃视静闻，则形变语谵[②]，尽失常度。始问之，不能言，继而详讯，始知昨果少瘥，晚觅菖蒲、雄黄服之，遂大委顿[③]，盖蕴热之极而又服此温热之药，其性悍烈，宜其及此。余数日前阅《西事珥》，载此中人有食饮端午菖蒲酒，一家俱毙者，方以为戒。而静闻病中服此，其不即毙亦天幸也。余欲以益元散解之，恐其不信。乃二里入北门，觅医董姓者出诊之。医言无伤，服药即愈。乃复随之抵医寓，见所治剂俱旁杂无要。余携至城寓，另觅益元散，并药剂令顾仆传致之，谕以医意，先服益元，随煎剂以服。迨暮，顾仆返，知服益元后病势少杀矣。



十七日　中夜雷声殷殷，迨晓而雨。晨餐后，令顾仆出探静闻病，已渐解。既午雨止，湿蒸未已。匡坐寓中，倦于出焉。

柳郡三面距江，故曰壶城。江自北来，复折而北去，南环而宽，北夹而束，有壶之形焉，子厚所谓“江流曲似九回肠”也。其城颇峻，而东郭之聚庐反密于城中，黄翰简、龙天卿之第俱在焉。龙名文光。黄翰简名启元，壬戌进士，父名化。由乡科任广东平远

令，平盗有功，进佥宪[4]。母夫人许氏，以贞烈死平远[5]，有颛祠[6]。余昔闻之文相公湛持，言其夫人死于平远城围之上，而近阅《西事珥》，则言其死于会昌[7]，其地既异，则事亦有分。此其所居，有祠在罗池东。（缺）当俟考之。翰简二子俱乡科。

十八日　因顾仆病不能炊，余就粥肆中，即出东门观静闻。一里，北过二贤祠，东过开元寺，又共一里，抵天妃庙，则静闻病虽少痊，而形神犹非故吾也。余初意欲畀钱庙僧，令买绿豆杂米作糜[8]，以芽菜鲜姜为供。问前所畀，竟不买米，俱市粉饼食。余恐蹈前辙，遂弗与，拟自买畀之，而静闻与庙僧交以言侵余。此方病者不信药而信鬼，僧不斋食而肉食，故僧以大脯惑静闻[9]，而静闻信之。僧谓彼所恃不在药而在食。静闻谓予不惜其命而惜钱，盖犹惑病狂之言也。余乃还，过开元寺入瞻焉。

寺为唐古刹，虽大而无他胜。又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更觅他拓，见有柳书《罗池题石》一方，笔劲而刻古，虽后已剥落，而先型宛然。余嘱再索几纸，其人欣然曰："此易耳。即为公发硎出一石拓[10]，乃新摹而才镌之者。"问："旧碑何在？"曰："已碎裂。今番不似前之剥而不全。"余甚惋惜，谢其新拓，只携旧者一纸并韩辞二大纸去。询罗池所在，曰："从祠右大街北行，从委巷东入即是。然已在人家环堵中，未易觅也。"余从之。北向大街行半里，不得；东入巷再询之，土人初俱云不知。最后有悟者，曰："岂谓'罗池夜月'耶？此景已久湮灭，不可见矣。"余问何故，曰："大江东南有灯台山，魄悬台上而影浸池中，为此中绝景。土人苦官府游宴之烦，抛石聚垢，池为半塞，影遂不耀，觅之无可观也。"余求一见，其人引余穿屋角垣隙，进一侧门，则有池一湾，水甚污浊，其南有废址两重，尚余峻垣半角，想即昔时亭馆所托也。东岸龙眼二株，极高大，郁倩垂实，正累累焉。度其地当即柳祠之后，祠即昔之罗池庙，柳侯之所神栖焉者。今池已不能为神有，况欲其以景存耶？

凭吊久之，还饭于寓。乃出小南门，问融县舟，欲为明日行计。始知府城北门明日为墟期，墟散舟归，沙弓便舟鳞次而待焉。乃循江东向大南门渡江。江之南，稍西为马鞍山，最高而两端并耸，为府之案山；稍东为屏风山，形伏而端方；其东北为灯台山，则又高而扼江北转者也。马鞍之西，尖峰峭耸，为立鱼山[11]。其山特起如鱼之立，然南复

有山映之，非近出其下不能辨。既渡，余即询仙奕岩，居人无知者。西南一里至立鱼山，而后知其东之相对者，即仙奕岩也。岩在马鞍之西麓，居人止知为马鞍，不知为仙奕，实无二山也。立鱼当宾州大道，在城之西南隅。由东北蹑级盘崖而登，岩门东向，踞山之半。门外右上复旁裂一龛，若悬窝缀阁，内置山神；门外左下拾级数层，又另裂一窍，若双崖夹壁，高穹直入，内供大士。入岩之门，如张巨吻，其中宽平整朗，顶石倒书"南来兹穴"四大字，西蜀杨芳笔也。门外又有诗碑。内列神位甚多，后通两窍，一南一北，穿腹西入，皆小若剜窦。先由南窍进，内忽穹然，高盘竖裂。西复有门透山之西，其中崇彻窈窕，内列三清巨像。后门逾阈而出，西临绝壑，遥瞻西南群峰开绕，延揽甚扩。由门侧右穿峡窍以下，复有洞，门西向。其内不高而宽，有一石柱中悬，杂置神像环倚之，柱后有穴，即前洞所通之北窍也。乃知是山透腹环转，中空外达，八面玲珑，即桂林诸洞所不多见也。由门内左循岩壁而上，洞横南北，势愈高盘。洞顶五穴剜空，仰而望之，恍若明星共曜[12]。其下东开一峡，前达僧栖，置门下键[13]，不通行焉。稍南，西转下峡，复西透一门，前亦下临西壑。由门左转而入，其内下坠成峡，直迸东底，深峻不可下。由其上扪崖透腋，又南出一门。其门南向，前有一小峰枝起，与大峰骈立坳。由其间攀崖梯石，直蹑立鱼之巅焉。盖是洞透漏山腹，东开二门，西开三门，南开一门，其顶悬而侧裂者，复十有余穴，开夹而趣括无穷，曲折而境深莫闷，真异界矣。复由诸洞宛转出前洞，从门右历级南上，少憩僧庐。东瞰山下，有塘汇水一方，中洼而内沁，不知何出；其东北所对者，即马鞍山之西北麓，仙奕岩在焉；其东南所对者，乃马鞍山西南枝峰，又有寿星岩焉。遥望其后重岩回复，当马鞍之奥境，非一览可尽。时日已下春，雨复连绵，余欲再候静闻，并仙奕岩俱留为后游。下山一里，复渡南门，又东北三里，携豆蔬抵天妃殿，而静闻与僧相侵弥甚；欲以钱赎被，而主僧复避不即至。余乃不顾而返，亟入城，已门将下键矣。昏黑抵寓，不得晚餐而卧。

十九日　凌晨而起，雨势甚沛，早出北门观墟市，而街衢雨溢成渠，墟不全集。上午还饭于寓。计留钱米绿豆，令顾仆往送静闻，而静闻已至。其病犹未全脱，而被襆之属俱弃之天妃庙，只身而来。余阴嘱寓主人，同顾仆留栖焉。余乃挈囊出西南门，得沙弓小舟一舱，遂附之，而同舟者俱明晨行，竟宿沙际。

注释

①柳侯：即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山西永济）人，因此人称柳河东。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公元815—819年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因此人称柳柳州。他在柳州期间，释放奴婢，组织群众打井、种竹、植树。他死后，虽然灵柩运回葬于长安郊区的栖凤原，但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停放灵柩的地方修建了衣冠墓；在他经常游憩的罗池边修建了罗池庙，后又改为柳侯祠；在他“手种黄柑二百株”的地方建了柑香亭。这些古迹，一直保存至今，皆包入柳州市柳侯公园内。

②语谵（zhān 占）：病中神态不清时胡言乱语。

③委顿：极度疲困。

④佥（qiān 签）宪：明代都察院置左、右佥都御史，位次于副都御史，通称佥院，敬称佥宪。

⑤平远：明为县，隶潮州府，治所在今广东平远县北的仁居。

⑥颛（zhuān）：通“专”。

⑦会昌：明为县，隶赣州府，即今江西会昌县。

⑧糜（mí 迷）：粥。

⑨铺（bū 补）：食。大铺：大吃油荤。

⑩发：打磨。硎（xíng 刑）：磨刀石。

⑪立鱼山：又称石鱼山，今称鱼峰山，在柳州市区南隅，为著名风景区。传说歌仙刘三姐从此乘鱼上天，山上建有刘三姐对歌亭，洞内有刘三姐石像，至今常有群众来此对歌。

⑫曜（yào 耀）：照耀。

⑬键（jiàn 建）：门上的横插。

【今译】

十五日　黎明起床，没有梳洗的用具，于是急忙赶入城中的寓所，而静闻仍躺在庙中。起初打算让顾仆出城去侍候，并带着行李一同进城，可顾仆也躺着不能起床，我终日坐在楼上守候他，顾仆又躺了一整天，顾不上出游了。这一天热得厉害，我因为两个病人僵卧在两个地方，忧心忡忡，不知该进还是该退，无所适从，姑且追忆近两三天桂林以西的游程，作了日记，到晚上才躺下。

十六日　顾仆未起床，我想自己前去接静闻。顾仆勉强起床出行，我一并付了钱去赎静闻的包袱被盖。直到上午归来时，静闻没来而庙里的僧人却来了。说是昨天静闻的病稍稍痊愈，到夜间病得更严

重了，现在已奄奄待毙，须要赶快用车去接他。我认为既然病得厉害，益加不可搬动，劝和尚稍留些时候，我将出城去探视，并带医生去医治。和尚快快不乐地走了。我不等吃午餐，出了东门，经过唐二贤祠，由祠堂内往西转，是柳侯庙，〔《柳侯碑》在庙前，是苏东坡书写的，韩愈的诗。〕庙后就是柳宗元的墓了。〔我查对《一统志》，柳州只记有刘蕡墓，却没有谈及柳子厚，为什么呢？容我考证一下。〕急忙赶到天妃庙探视静闻，就见他容貌改变，说着胡话，完全失去常态。起初问他话，不能回答，继而详细询问，才知道昨天果然病痊愈了些，晚上找来菖蒲、雄黄服下去，便感到极度疲困，大概是体内郁积着极度的燥热却又服了这种温热之药，药性悍烈，难怪他到此地步。〔我几天前读《西事珥》，记载这一带有人饮了端午节的菖蒲酒，一家人全毙命的，正以此为戒。而静闻病中服下这种东西，他不立即丧命也算是万幸了。〕我想用益元散解药性，担心他不相信。于是行二里进了北门，找到姓董的医生出城为他诊治。医生说没有妨碍，服药后就会痊愈。于是又随医生来到他的寓所，见他治病的药剂全都旁杂不切要害。我把药带到城中的寓所，另外找来益元散，连同药剂命令顾仆转交给静闻，把医生的意思告诉他，先服益元散，随后煎药给他服下。到天黑时，顾仆返回来，知道服益元散后病势稍微减轻了。

十七日　半夜雷声隆隆，至拂晓时才下雨。早餐后，命令顾仆出城去探望静闻的病，已渐渐缓解。中午雨停之后，天气湿热如蒸。端坐在寓所中，倦于出游了。

柳州府城三面环江，所以称为壶城。柳江自北面流来，又折向北流去，南面环城之处宽阔，北面两道江流相夹并紧束在一起，有着茶壶一样的形态，正是柳子厚所说的“江流曲似九回肠”。它的城墙十分高峻，而东边外城聚居的房屋反而比城中密集，黄翰简、龙天卿的府第都在那里。〔龙天卿名叫文光。〕黄翰简〔名叫启元。〕是壬戌年的进士，父亲〔名叫化。〕由于中乡试出任广东平远县县令，平定盗贼有功，提升为佥宪。母亲许夫人，因为贞烈死在平远县，有专门的祠堂。我从前从文湛持相公那里听说过这事，说他的夫人死在平远县被围的城墙上，可是近来读《西事珥》，却是说她死在会昌县，她死的地点既然不同，那么事迹也应有所区别。此地是她的居住地，有祠堂在罗池东面。（缺）这事有待考

证。〔黄翰简的两个儿子都中了乡试。〕

十八日　因顾仆生病不能烧饭,我到店铺中吃了稀粥,立即出东门去看望静闻。一里路,往北路过二贤祠,往东路过开元寺,又共走一里,来到天妃庙,就见静闻的病虽然少许痊愈了些,但容貌精神仍不是原来的样子。我起初打算把钱给庙里的和尚,要他买些绿豆杂米来作粥,用豆芽菜和鲜姜作菜给静闻吃。追问先前给的钱,竟然不买米,都买成面饼来吃。我害怕重蹈覆辙,便没有给钱,准备自己买来给他,可静闻与庙里的和尚交相用难听话来伤害我。〔这地方的病人不信医药却信鬼神,和尚不吃斋却吃肉,所以和尚用吃大油大荤来鼓惑静闻,而静闻却相信了他。和尚说他的病靠的不在于药物而在于食物。静闻说我不爱惜他的性命却吝惜钱财,大概仍是惑于病中的疯话。〕我只得回来,路过开元寺进去瞻仰。

寺院是唐代的古刹,规模虽大却无其他胜迹。又向西路过唐二贤祠找到拓碑人的家,买了两张他拓的苏东坡写的韩愈的辞。再找其他拓片,见有一张柳宗元书写的《罗池题石》,笔锋遒劲而刻工古朴,虽然后边已经剥落,可原先的形制宛然在目。我嘱托再找出几张来,那人欣然说:“这容易。马上为尊公用磨刀石打磨出一块石碑来拓,是新近摹拓并才雕刻好的碑。”我问:“旧碑在哪里?”答:“已经碎裂。今天这次不像以前的剥落不全了。”我十分惋惜,辞谢了他的新拓片,只带着一张旧的和两大张韩愈的辞离开了。打听罗池所在的地方,说:“从祠堂右边的大街往北走,从曲折的小巷中向东进去就是。但是已在人家的围墙中了,不容易找到。”我听从他的话。向北经大街行半里,找不到;向东走进小巷再问人,当地人起初都说不知道。最后有人醒悟过来,说:“莫非是说‘罗池夜月’吗?此景已湮没了很久,不能见到了。”我问是什么缘故,说:“大江东南方有个灯台山,月光高悬台上而月影浸在池中,是这里绝妙的美景。本地人苦于官府游玩宴饮的烦扰,抛石块堆垃圾,水池被填塞了一半,月影便不再闪耀,找到它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我请他带我去那里,那人领我穿过屋角的墙缝,进了一道侧门,就见有一池水,非常污浊,水池南边有两层废弃的房址,还剩下高墙的半个角落,想来便是旧时亭台楼馆所在之处了。东岸有两棵龙眼树,极高大,葱郁秀美,垂挂着果实,正累累结果。估计此地应当就是柳侯祠的后方,祠堂就是从前的罗池庙,柳侯的神位居住在那里的

地方。今天水池已不能为神灵拥有,何况想要它靠景色保存下来吗?

凭吊了很久,回到寓所吃了饭。于是出了小南门,打听去融县的船,打算为明天上路做准备。这才知道府城北门明天是赶集天,集市散后船返回时,到沙弓的便船鳞次栉比地等待着。于是顺江向东到大南门渡江。江的南岸,稍西一些是马鞍山,最高处而且两端并排耸立的,是府城的案山;稍东一些是屏风山,形状低伏而端端正正;它的东北面是灯台山,就是又高并扼住江流往北转去的山了。马鞍山的西边,尖峰陡峭耸立,是立鱼山。那山独自耸起如鱼一样竖立着,然而南面又有山映衬着它,不走近它下边是不能分辨出的。渡江后,我立即打听仙奕岩,居民没有知道的。向西南一里走到立鱼山,然后知道了它东面与之相对的山,就是仙奕岩了。仙奕岩在马鞍山的西麓,居民只知是马鞍山,不知是仙奕岩,实际上不是两座山。立鱼山正当去宾州的大道上,在城的西南隅。从东北麓踏着石阶绕着山崖上登,洞口向东,盘踞在半山腰。洞口外右上方又在旁边裂开一个石龛,好像高悬的鸟窝缀空的楼阁,里面放着山神;洞口外左侧下去几层石阶,又另外裂开一个石窍,好像双层的山崖夹层的绝壁,高高隆起一直进去,里面供着观音大士。进入岩洞口,如张开的巨口,其中宽敞平坦,整洁明亮,洞顶的岩石上倒写着"南来兹穴"四个大字,是四川杨芳的手笔。〔洞口外又有题着诗的石碑。〕洞内排列着的神位很多,后边通有两个石窍,一南一北,穿过山腹向西进去,都是小得像刀挖出的孔洞。先由南边的石窍进去,里边忽然穹然隆起,高高弯曲着竖直裂开。西边又有个洞口穿透到山的西面,其中高深幽远,里面陈列着三清的巨像。从后洞口越过石门槛出来,西边面临绝谷,遥望西南方群峰回绕开去,延伸得很广。由洞口侧边往右穿过峡谷中的石窍下来,又有个洞,洞口向西。洞内不高却宽,有一根石柱悬在中央,神像杂乱地放着呈环形背靠石柱,柱后有个洞穴,就是前洞通着的靠北的石窍了。这才知道了这座山弯弯转转穿透山腹,中间是空心的,外边四通八达,八面玲珑,就是在桂林诸洞中也不多见了。由洞口内左侧沿着岩壁往上走,洞横成南北向,洞势愈加高高隆起。洞顶有五个挖空的洞穴,抬头去望它们,仿佛明星在一同闪耀。它下方东面张开一条峡谷,往前直达僧人的住处,安了门下了门闩,不能通行。稍向南走,往西转下峡谷,又向西钻出一个洞口,前边也是下临西面的壑谷。由洞口向左转进



去，那里边下坠成峡，一直迸裂到东面的洞底，深峻不能下去。由峡上抓着石崖钻到侧边，又向南出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向南，前方有座小峰分支耸起，与主峰并立形成山坳。由它们之间攀着山崖踩着岩石，径直登上立鱼山的峰顶。原来这个洞穿透了山腹，东面开有两个洞口，西面开了三个洞口，南面开有一个洞口，山顶高悬并斜向裂开之处，又有十多个洞穴，有宽有窄而包含了无穷的趣味，曲曲折折而境界幽深却不闭塞，真正是奇异的地方啊！又经由诸洞辗转出了前洞，从洞口右侧沿石阶向南上走，在僧房中少许休息一下。往东俯瞰山下，有水塘积了一片水，中间下洼而浸入地里，不知从哪里流出去；它东北相对的山，就是马鞍山的西北麓，仙奕岩在那里；它东南相对的山，是马鞍山西南的支峰，又有个寿星岩在那里。遥望它的后面，重重岩石回绕环复在马鞍山腹地，不是一眼可以观尽的。此时已是太阳西下之时，雨又连绵不绝地下起来，我想再去问候静闻，连同仙奕岩全都留着日后来游。下山走一里，再渡江到南门，又往东北行三里，带上豆子蔬菜来到天妃殿，可静闻与和尚交相伤害我更加厉害；想用钱赎回被盖，而主事的和尚又躲避起来不马上来。我只好不理会返回来，急忙进城，城门已将要下门闩了。在昏黑中来到寓所，没吃到晚餐便躺下了。



十九日　凌晨便起床，雨势非常大，早早出了北门观看集市，可街道中雨水溢成了沟渠，集市没有全部聚集起来。上午回到寓所吃饭。计划留下些钱、米、绿豆，命令顾仆前去送给静闻，可静闻已经来到了。他的病仍未痊愈，但被盖包袱之类都丢弃在天妃庙，只身前来。我暗中嘱托寓所的主人，同顾仆留下住在这里。我于是带上行李出了西南门，找到一艘去沙弓的小船，便搭乘此船，但同船的人都要明天早晨才动身，竟然住宿在沙滩边。

【原文】

二十日　候诸行者，上午始发舟。循城西而北溯柳江，过西门，城稍逊而内，遂不滨江云。江之西，鹅山亭亭，独立旷野中，若为标焉。再北，江东岸犹多编茅瞰水之家，其下水涯，稻舟鳞次，俱带梗而束者，诸妇就水次称而市焉，俱从柳城、融县顺流而下者也。又北二十里，晚泊古陵堡①，在江西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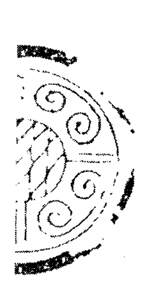
自柳州府西北，两岸山土石间出，土山迤逦间，忽石峰数十，

挺立成队，峭削森罗，或隐或现。所异于阳朔、桂林者，彼则四顾皆石峰，无一土山相杂；此则如锥处囊中，犹觉有脱颖之异耳[2]。

柳江西北上，两涯多森削之石，虽石不当关，滩不倒壑，而芙蓉倩水之态，不若阳朔江中俱回崖突壑壁，亦不若洛容江中俱悬滩荒碛也。

此处余所历者，其江有三，俱不若建溪之险。阳朔之漓水，虽流有多滩，而中无一石，两旁时时轰崖缀壁，扼掣江流，而群峰透迤夹之，此江行之最胜者；洛容之洛青，滩悬波涌，岸无凌波之石，山皆连茅之坡，此江行之最下者；柳城之柳江，滩既平流，涯多森石，危峦倒岫，时与土山相为出没，此界于阳朔、洛容之间，而为江行之中者也。

二十一日　昧爽行。二十里，上午过杉岭，江右尖峰叠出。又三十里，下午抵柳城县[3]。自城北溯怀远江而入，又十里，泊于古旧县[4]。此古县治也，在江北岸。是日暑甚，舟中如炙。



柳城县在江东岸，孤城寥寂，有石崖在城南，西突瞰江，此地濒流峭壁，所见惟此。城西江道分而为二。自西来者，庆远江也，其源一出天河县为龙江[5]，一出贵州都匀司为乌泥江，经忻城北入龙江，合流到此[6]；自北来者，怀远江也，其源一出贵州平越府，一出黎平府，流经怀远、融县至此[7]。二江合而为柳江，所谓黔江也。下流经柳州府，历象州，而与郁江合于浔。

今分浔州、南宁、太平三府为左江道，以郁江为左也；分柳州、庆远、思恩为右江道，以黔江为右也。然郁江上流又有左、右二江，则以富州之南盘为右，广源之丽江为左也，二江合于南宁西之合江镇，古之左右二江指此，而今则以黔、郁分耳。

南盘自富州径田州，至南宁合江镇合丽江，是为右江。北盘自普安经忻城，至庆远合龙江，是为乌泥江[8]。下为黔江，经柳、象至浔州合郁，亦为右江。是南、北二盘在广右俱为右江，但合非一处耳。《云南志》以为二盘分流千里，至合江镇合焉，则误以南宁之左、右二江俱为盘江，而不知南盘之无关于丽江水，北盘之不出于合江镇也。

二十二日　平明发舟。西北二十里，午过大堡[9]，在江东岸。是日暑雨时作，蒸燠殊甚，舟人鼓棹，时行时止，故竟日之力，所行无几。下

午又十五里，大雨倾盆，舟中水可掬，依野岸泊。既暮雨止，复行五里而歇。

二十三日　昧爽，西北行十五里，过草墟，有山突立江右，上盘危岩，下亘峭壁。其地鱼甚贱。十里，马头[⑩]，江左山崖危亘，其内遥峰森列，攒簇天半。于是舟转东行，十里复北，五里，下午抵沙弓[⑪]，融县南界也，江之西南即为罗城县东界[⑫]。沙弓，水滨聚落，北至融五十里，西至罗城亦然，西望隔江群峰攒处，皆罗城道中所由也。是晚即宿舟中。

二十四日　昧爽，仍附原舟向和睦墟。先是沙弓人言："明日为和睦墟期，墟散有融县归舟，附之甚便。"而原舟亦欲往墟买米，故仍附之行。和睦去沙弓十里，水陆所共由也。舟自沙弓西即转而东北行，一里，有江自西北来，舞阳江也[⑬]，内滩石甚险。又直东四里，始转而北，又五里为和睦墟[⑭]。荒墟无茅舍，就高藉草[⑮]，日初而聚，未午而散，问舟不得。久之，得一荷盐归者，乃附行囊与之偕行。始东北行一里，有小溪自西而东。越溪而北，上下陂陀，皆荒草靡靡，远山四绕。又四里过黄花岭，始有随坞之田。直北行五里，过古营，其田皆营中所屯也。又北五里，越一小溪为高桥，有秦姓者之居在峒中。北下一里为大溪，有水自西而东，有堰堰之，其深及膝，此中水之大者，第不通舟耳。又北五里，大道直北向县，而荷行李者陆姓，家于东梁西北，遂由此岐而西北行。二里，上鸡笼岭，其坳甚峻，西有大山突兀，曰古东山。山北东隅为东梁，县中大道所径也。西北隅为东阳[⑯]，亦山中聚落也，而陆姓者聚居于其北坞对山之下，越鸡笼共西北三里，而抵其家。去真仙岩尚十里，去县十五里。时甫逾午，而溽暑疲极[⑰]，遂止其处。

注释

①古陵堡：原作"古城堡"，据乾隆本、四库本改。今仍作古林，在柳江县东北隅，柳江西岸。

②颖（yǐng 影）：尖端。此句比喻好的东西终能自显突出。

③柳城县：隶柳州府，治今柳城县南部的凤山。

④旧县：今名同，在柳城县南境。

⑤天河县：隶庆远府，明时治所累迁，自公元 1591 年迁至今罗城县天河镇。

⑥合流到此以上句：庆远江明时亦称龙江，今仍称龙江。流经天河县者，今称天河，从北往南在宜山县注入龙江。龙江主源从当时广西属的荔波来，明时称劳村江，今称打狗河；经今河池县境称为金城江；至明代柳城县治与怀远江合。对于

龙江，戊寅年三月初十日记有精详的叙述。乌泥江又称都泥江，即今红水河，从贵州来，但不源自都匀司，亦不经都匀府；虽经忻城，但并未北至庆远人龙江。这两点，霞客在七月十九日记中已有校正。

⑦怀远江：明时亦称潭江。融江：今仍称融江。融江源明时称古州江，即今都柳江。

⑧北盘江句：这是霞客对两盘江最早的认识。这些观点后来已校正，此不足据。南盘与富州无涉，北盘亦不至庆远合龙江。

⑨大堡："堡"读"埔"音，今作大埔，为柳城县治。

⑩马头：今作码头，在柳城县北隅，融江东岸。

⑪沙弓：今作沙巩，在融水县南隅，融江东岸转折处。

⑫罗城县：隶柳州府，即今罗城县。

⑬舞阳江：明时又作"武阳江"，即今牛鼻河。

⑭和睦墟：今名同，在融水县南隅，融江北岸。

⑮蓷（tuī 推）：芦苇。

⑯古营：今作古型。高桥：今名同。东阳：今名同。皆在融水县南境，古营最南，高桥稍北，东阳最北。

⑰溽（rù 褥）暑：盛夏又湿又热的气候。



【今译】

二十日　等候诸位上路的人，上午才开船。沿城西往北溯柳江而行，经过西门，城墙稍向内退进去，竟然不濒临江流。江的西岸上，鹅山亭亭玉立，独立在旷野中，好像是标杆一样。再往北，江东岸仍有很多茅草编成俯瞰江水的人家，茅屋下方的水边，载稻谷的船鳞次栉比，全是带着稻梗捆成束的，许多妇女就在水边称了卖，都是从柳城、融县顺流而下的船。又向北行船二十里，晚上停泊在古陵堡，在江西岸。

自柳州府往西北行，两岸的山土山石山间隔着出现，土山逶迤之间，忽然有石峰数十座，挺立成队，陡峭峻削，森然罗列，或隐或现。所不同于阳朔、桂林的地方是那里四面环顾都是石峰，无一处土山相杂；此地即如同锥子装在囊中，仍然觉得有脱颖而出的奇异之处罢了。

沿柳江往西北上行，两岸有许多森然削立的岩石，虽然岩石不挡在关口上，河滩没有倒立成壑谷，却有芙蓉出秀水的姿态，不像阳朔的江中全是回亘的山崖突起的壑谷绝壁，也不像洛容的江

中全是高悬的河滩荒凉的沙石滩。

此处我所经历过的地方，江流有三条，都不如建溪险要。阳朔的漓江，虽然江流中有许多河滩，可其中没有一处是石滩，两旁时时有崩裂的山崖连缀着的石壁，扼住江流，而群峰逶迤夹住江流，这是江中行船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洛容县的洛青江，河滩高悬波涛汹涌，岸上无凌波之石，山全是茅草连接的山坡，这是江中行船景色最差的地方；柳城县的柳江，河滩既与水流平齐，岸上有许多森立的岩石，险峻的山峦倒悬的山峰，不时与土山交替出没，这是介于阳朔、洛容之间，是江中行船景色中等的地方了。

二十一日　黎明开船。行二十里，上午经过杉岭，江右尖峰层层叠叠出现。又行船三十里，下午抵达柳城县。从城北溯怀远江进去，又行十里，停泊在古旧县。〔这里是古时的县城，在江北岸。〕这一天非常炎热，在船中如被火烤。

柳城县在江东岸，一座孤城寥落寂静，有石崖在城南，向西突出俯瞰江流，此地濒临江流的峭壁，所见过的仅有此处。城西河道分为两条。自西边流来的，是庆远江，它的源头一是出自天河县称为龙江，一是出自贵州都匀长官司称为乌泥江，流经忻城县北境流入龙江，合流后流到此地；自北面流来的，是怀远江，它的源头一条出自贵州平越府，一条出自黎平府，流经怀远县、融县到此地。二江合流后称为柳江，就是所谓的黔江了。往下流经柳州府，经过象州，而后与郁江合流汇入浔江。



今天划分出浔州、南宁、太平三府设为左江道，是把郁江视为左了；分出柳州府、庆远府、思恩府设为右江道，是把黔江视为右了。然而郁江的上游又有左、右二江，那么是把富州的南盘江视为右，广源的丽江视为左了，二江合流于南宁西面的合江镇，古代的左、右二江是指这两条，而今天却是根据黔江、郁江来划分了。

南盘江自富州取道田州，流至南宁合江镇会合丽江，这是右江。北盘江自普安流经忻城，流至庆远会合龙江，这是乌泥江。往下流是黔江，经过柳州、象州至浔州会合郁江，也是右江。这样南、北两条盘江在广西都是右江，不过是合流不在一个地方罢了。《云南志》认为两条盘江分流在千里之外，到合江镇合流，那是错把南宁府的左、右二江都当作盘江，却不知南盘江与丽江无关，北

盘江不流到合江镇。

二十二日　天亮开船。往西北行船二十里，中午经过大堡，在江东岸。这一天热雨不时发作，热气蒸腾闷热得十分厉害，船夫摇桨，时走时停，所以终日的力量，所走的路不多。下午又行十五里，大雨倾盆而下，船中的雨水可用手捧起来，靠在野外的江岸边停泊下来。傍晚雨停以后，又行船五里才停歇下来。

二十三日　黎明，往西北行十五里，经过草墟，有座山突立在江右，上面盘结着危岩，下边横亘着峭壁。此地的鱼非常便宜。十里路，到马头，江左岸山崖高高横亘着，山内远处山峰森然罗列，攒聚簇拥到半天高。从这里船转向东行，十里后又往北行，五里，下午到达沙弓，是融县南境了，江的西南面就是罗城县的东境。沙弓，是个江边的村落，往北到融县有五十里，向西到罗城也是这么远，往西望去隔着江流群峰攒聚之处，都是去罗城的途中所经过的地方。这天晚上就住宿在船中。



二十四日　黎明，仍旧搭乘原来的船去和睦墟。这之前沙弓人说："明日是和睦墟的赶集日，集市散后有融县来返回去的船，搭这种船十分方便。"而且原来乘的船也要去集市上买米，所以仍搭乘这艘船去。和睦墟距沙弓有十里，是水路陆路都共同经过的地方。船从沙弓西边马上转向东北行，一里，有条江自西北流来，是舞阳江，江中石滩极险。又一直往东行四里，开始转向北，又行五里是和睦墟。荒野中的集市没有茅屋，就着高处的芦苇茅草，太阳初升时便聚在一起，不到中午就散了，找不到船。很久之后，遇到一个挑盐回去的人，就把行李让他附带挑着与他一同走。开初往东北行一里，有条小溪自西流向东。越过溪流往北走，上下都是斜坡，荒草低伏，远山四面环绕。又走四里越过黄花岭，开始有沿着山坞的田。一直往北行五里，路过古营，那些田都是兵营中屯垦的。又向北走五里，越过一条小溪是高桥，有姓秦的人家住在山洞中。向北下走一里是大溪，有溪水自西流向东，有堤坝拦住溪流，水深及膝，是这一带水流大的了，只是不通船罢了。又向北行五里，大道一直往北通向县城，可挑行李的人姓陆，家在东梁的西北，于是由此岔路往西北走。二里，登上鸡笼岭，这里的山坳十分陡峻，西边有突兀的大山，叫古东山。山北面的东隅是东梁，是去县里的大道经过之处。西北隅是东阳，也是山中的村落，而姓陆的人家聚

居在东阳北面山坞相对的山下，越过鸡笼岭共向西北走三里，便到了他家。距真仙岩还有十里，离县城十五里。此时刚过了中午，但又潮湿又闷热，疲倦极了，便停在了他那里。

【原文】

二十五日　平明起饭，陆氏子仍为肩囊送行。先隔晚，望其北山，有岩洞剨然上下层叠[1]。余晚浴后欲独往一探，而稻畦水溢，不便于行；及是导者欲取径道行，路出于其下，余乃从田间水道越畦而登之。岩有二门，俱南向，东西并列，相去数丈，土人名为读学岩。外幛骈崖，中通横穴，若复道行空，蜃楼内朗，垂莲倒柱，钩连旁映，轩爽玲珑，可庐可憩，不以隘迫为病也。其西又有小石峰特起田间，旁无延附，亦有门东向，遂并越水畦入之。初入觉峡逼无奇，穿门西进，罅进"十"字，西既透明，南北俱裂窍，土人架木窍间，若欲为悬阁以居者，但宛转轩迥，不若前岩之远可舒眺而近可退藏也。甫出洞，导者言："西去一二里，有赤龙岩奇甚，胜当与老君洞等，惜无知者，君好奇，何不迓道观之！"余昨从和睦墟即屡问融中奇胜，自老君洞外更有何景，导者与诸土人俱云无有，盖彼皆以庵栖为胜，而不复知有山石之异也。至是，其人见余所好在此，始以其说进。余奖劳之，令即趋赤龙。于是不北向山坳，而西循溪塍，里余遂抵岩下。其岩北向，高穹山半，所倚之山，即陆氏所居之后岭，自西横列至此，而东下陆村者也。洞前北突两峰，若龙虎然，而洞当其中，高旷宏远，底平而上穹，门之中有石台两重界其间，洞后列柱分楞，别成圭门璇室。洞中直入数丈，脊稍隆起，遂成仙田每每，中贮水焉。更入则渐洼渐黑，导者云："其内门束如窦，只平身入，既入乃复廓然透别窍焉。"恨不从家携炬，得一穷其奥也。山前有溪自西来，分两派，而东萦陆氏之居，又东抵东梁，而北汇安灵潭，为灵寿溪之上流云。下山，越溪而北向，望北山有洞剨然骈列。涉水畦而攀其上，其洞门南向，虽高穹侧裂，而中乃下旋如坠螺。由门外右跻，复飞嵌悬崖，凭踞则有余，深栖则不足，乃下。盖此山正与赤龙岩南北相向，其与读学岩则东西户列者也。北趋间道，正由此山、读学两峰中。此山之东隅，复开两岩，其门皆东向，名钟洞岩：在北者，其岩不深峻，若竖钟而剖其半，中列神像；在南者，峡门甚高，层窦叠见，而内入不深，上透无级。所入下层之洞，当门即巨柱中悬，环转而出，无余地

矣。乃下，直北趋，共二里，越一脊。脊之北为百步塘，四面尖峰环列，中开平壑一围，广漠低洼，下有溺水。塘之西北为古鼎，东北为羊膈山，东南为东梁，西南为此脊。越脊，循岩转又一里，其山分突三峰，北向百步而列。西一峰，山半洞门西向，有牧者憩歌于中，余不及登；中与东二峰前抱中环，有陆氏冢焉，北向古鼎以为案者也。中峰有洞东向，洞门层倚若重楼；东峰有洞西向，岩石下插如象鼻。余先登东峰西向之洞。其洞北迸横峡，南骞斜窦，而有石上自山巅，下嵌峡底，四面可绕而出，所云象鼻者也。但其内浅而不深，不堪为栖托之所。次登中峰东向之洞。其洞北窍下裂，南牖上悬，有石飞架其间，外若垂楞，中可透扃，上牖有石台前突，憩卧甚适，唯峻不如象鼻，而夹曲过之，所恨者亦不深广耳。既下，乃直北径百步塘。二里，越塘之北，先有一小溪自西而北，自古鼎来，横涉而过；又有一大溪自南而北，即赤龙岩前水，东过东梁至此。二水合而北行，有石梁横渡，于是东西俱骈峰成峡，溪流其中，是为灵寿溪。又北一里，溪汇为潭，是为安灵潭，神龙之所窟也。又北一里，当面有山横列，峰半剨然开张洞口，余以为真仙岩矣。至则路转西麓，遂东行环绕其北，则此山之后复有洞焉，不知与南向开张者中通否也？时望真仙岩之山尚在其北，北即安灵溪水流入真仙后洞处。遂蝎蹶东循其麓，姑留此洞以俟后探焉。东出山，又北转一里，则与东梁之大道会。峰转溪回，始见真仙洞门，穹然东北高悬，溪流从中北出，前有大石梁二道骈圈溪上。越梁而西，乃南向入洞焉。洞门圆迥，如半月高穹，中剜一山之半。其内水陆平分，北半高崖平敞，南半回流中贯。由北畔陆崖入数丈，崖叠而起，中壁横拓，复分二道。壁之西有窍南入，而僧栖倚之；壁之东南，溯溪岸入其奥扃，则巨柱中悬，上缀珠旒宝络，下环白象、青牛，稍后则老君危然，须眉皓洁，晏坐而对之，皆玉乳之所融结，而洞之所以得名也。其后则堂皇忽闷，曲户旋分，千门万牖，乳态愈极缤纷，以无炬未及入。其下则溪汇为渊，前趋峡壁，激石轰雷。其隔溪东崖，南与老君对者，溪上平耸为台，后倚危壁，为下层；北与僧栖对者，层阁高悬，外复疏明，为上层，但非鹊桥不能度。后覆重崖，穿云逗日，疑其内别有天地。

方徘徊延伫，而僧栖中有二客见余独入而久不出，同僧参慧入而问焉。遂出憩其栖，将已过午，参慧以饭饷余及陆。既而二客与陆俱别去，参慧亦欲入市，余乃随之。北一里，过下廓[2]，少憩广化寺。寺古

而半圮。又北，则大江在东，自北而南，即潭江，北自怀远[3]、大融南来者；小江在西，自西而东，(即)菜邕江，西自丹江桥绕老人岩，至此东入江。二水交流下廓两旁，道当其中。又一里，渡菜邕桥，又北半里，入融之南关焉[4]。南关之外，与下廓犹居市相望，而城以内则寥落转甚。大江北来，绕城东而南，至下廓遂东南去。其水不回拱，所以萧条日甚耶？既问老人岩道，复从下廓之北，循小江西南行[5]。既西抵一峰，见其石势叠耸，遂披棘登之。至石崖下，乃回削千仞，无池旁窦[6]，乃下。路当北溯溪岸，余误而南入山峡，其峡乃老人岩之南枝，又与南山夹而成者。南山北麓，有石磴盘山而上。其下有石窦一圆，潴水泓然，有僧方汲。急趋而问之，始知其上为独胜岩，而非老人岩也，去下廓西南一里矣。余始上探独胜。其岩北向，高缀峰头，僧庐塞其门，入其下，不知为岩也。时暑气如灼，有三士人避暑其间，留余少憩。觇其庐后有小穴焉，因穿穴入。其内复开窍一龛，稍洼而下，外列垂幛，变有裂隙成楞者，但为僧庐掩映，不得明光耳。独胜北有鲤鱼岩，即古弹子岩。闻乳柱甚丰，不及往。下山，日色犹未薄崦嵫，乃复东北一里，出下廓，又西北溯小溪一里，抵老人岩山下。其下有洞东向，余急于上跻，姑置之。遂西向拾级上，两崖对束，磴悬其间，取道甚胜。已透入一隘门，上镌"寿星岩"三字，甚古。门之上，转而北上，则岩之前门也。盖其岩一洞两门，前门东南向，下瞰下廓，后门东北向[7]，下瞰融城，乃石崖高跨而东突，洞透其下，前后相去不遥，亦穿岩之类，而前后俱置佛龛障之，遂令空明顿失。时前岩僧方剖瓜，遂以相饷。急从庐侧转入后岩，始仰见盘空之顶，而后岩僧方樵而未返，门闭无由入。时日暮雷殷，姑与前岩僧期为后游，遂下山；则后岩僧亦归，余不能复上矣。指小径，仍从独胜东峰披蔓草行，二里乃暮，抵真仙。夜雨适来，参慧为炊粥以供。宿岩中，蚊聚如雷，与溪声同彻夜焉。

注释

①剨(huò 豁)：破裂声。

②下廓：今名同，在融水县南郊。

③怀远：明为县，隶柳州府，治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境的老堡。

④融：即融县，又称大融，隶柳州府，即今融水苗族自治县。

⑤循小江西南行："小江"，乾隆本作"菜邕江"。四库本作"蔡邕江"。

⑥无池旁窦："池"，疑为"他"。

⑦后门东北向："东北"，原作"东南"，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今译】

二十五日　天大亮起床吃饭，陆家的儿子依然为我肩扛行李送行。先前，隔着夜色望这里的北山，见有岩洞豁然分为上下两层叠在一起。我晚上洗澡后想独自前去探察一下，可稻田中的水满溢出来，不便走路；到此时向导想选直路走，路经过它下方，我便从田间浸在水中的小道穿越稻田登上岩洞。岩洞有两个洞口，都朝南，东西并列，相距数丈，当地人起名叫读学岩。洞外有并立的山崖作为屏障，洞中通着横向的洞穴，好似双层通道行走在高空，如海市蜃楼，里面明朗，悬垂的莲花倒立的石柱似钩子状连接着，四旁掩映，高大明亮，玲珑精巧，可以居住可以歇息，不因为狭窄而成为它的缺点。它西面又有小石峰独耸在田间，四旁无延伸的山，也有个洞口向东，便一并穿过水田进入洞中。起初进去觉得狭窄没有奇特之处，穿过洞口向西进去，石缝迸裂成"十"字形，西面既透入亮光，南北又都裂成石窍，当地人在石窍中架了木头，好像打算建成悬空的楼阁以便居住的样子，只是弯弯转转又高又深，不如前边那个岩洞那样，远处可以纵目眺望而近处能够退隐藏身。刚走出洞，向导说："往西去一二里路，有个赤龙岩非常奇特，优美之处应当与老君洞相等，可惜没有人知道，先生好奇，为何不绕道去观览它！"我昨天从和睦墟起就屡次打听融县境内的奇异胜景，除老君洞外还有什么胜景，向导和许多当地人都说没有，大概是他们都把寺庵所在之处作为胜景，却不再知道有山石的奇妙了。到了这里，那人见我喜爱山水，这才把他的建议献出来。我奖励慰劳了他，命令立即赶去赤龙岩。于是不向北边山坳走，而往西沿着小溪的土埂走，一里多就到了岩洞下。这个岩洞向北，高高隆起在半山腰，背靠的山，就是陆家居住之处后面的山岭，是从西面横列到此，而后向东下延到陆村的山。洞前北边突起两座山峰，好似龙虎一样，而洞正当两峰之中，高大空旷宏伟深远，底部平坦而上面穹隆，洞口的中央有两层石台隔在当中，洞后面分别排列着石柱和石棱条，另外形成玉圭样的门洞和美玉装饰的石室。洞中一直进去数丈，石脊稍稍隆起，便成了肥美的仙田，田中贮着水。再深入进去就逐渐下洼渐渐黑下来，向导说：



"那里边的洞口束拢来如一个孔洞,只能躺平身子进去,进去后便又空阔起来通到别的洞穴中去了。"悔恨没从家中带来火把,得以一气穷究它的幽深之处了。山前有溪水自西流来,分为两条支流,而后往东萦绕陆家的居住地,又向东流抵东梁,而后向北汇入安灵潭,是灵寿溪的上游。下山,越过溪流向北走,望见北山有洞豁然并列。涉过水田攀上岩洞,这个洞口向南,虽然高大穹隆斜着裂开,可洞口却向下旋绕如同下坠的螺蛳。由洞口外向右上登,又有飞嵌的悬崖,靠着观赏还可以,长久停留在此就没有必要,于是下来。大体上此山正与赤龙岩南北相对,它与读学岩却是东西并肩排列的。向北抄近路,正经由这座山和读学岩两峰之中。此山的东隅,又张开两个岩洞,洞口都向东,名叫钟洞岩:在北面的,那岩洞不深峻,如竖立的铜钟却剖掉了一半,里边排列着神像;在南边的,峡谷样的洞口十分高,现出层层叠叠的石窦,可进入洞内不深,上方穿通着没有台阶。我进入的下层之洞,正对洞口就有巨大的石柱悬在中央,环绕着转出来,没有空余的地方了。于是下山,一直向北赶,共走二里,翻越一条山脊。山脊的北面是百步塘,四面尖峰环列,中间环绕成一个开阔平坦的壑谷,广漠低洼,下边淹着水。水塘的西北是古鼎,东北是羊膈山,东南是东梁,西南是这条山脊。越过山脊,沿着高峻的山崖又转了一里,此山分别突起三座山峰,向着北面的百步塘排列。西边的一座山峰,半山腰有洞口向西,有牧人在洞中歇息唱歌,我来不及登;中间与东边的两座山峰向前环抱中间呈环形,有陆家的坟地在那里,是北边向着古鼎把它作为案山的地方。中峰有洞向东,洞口层层相依好似重叠的高楼;东峰有洞向西,岩石下插如象鼻。我先登上东峰向西的洞。此洞北面迸裂成横向的峡谷,南面高挂着斜斜的洞穴,并有岩石上边起自山顶,往下嵌入峡底,四面可以绕着出去,就是所说的如象鼻的地方了。但它里边浅而不深,不能作为居住寄身的场所。接着上登中峰向东的洞。此洞北面有石窍下裂,南边有石窗上悬,有岩石飞架其间,外看好似下垂的窗棂,中间可像门扇一样穿过,上面的石窗处有石台向前突出去,躺下休息十分舒服,唯有陡峻不如象鼻,可狭窄曲折却超过它,所遗憾的也是不深广罢了。下山后,就一直往北边的小路经过百步塘。二里,穿越到水塘的北边,先有一条小溪自西往北流,从古鼎流来,横向涉水过去;又有一条大溪自南流向北,就是赤龙岩山前的溪水,向东流过东梁

来到此地。两条溪水合流后往北流去，有座石桥横渡过去，到这里东西都是并列的山峰夹成峡谷，溪水流经峡中，这是灵寿溪。又向北一里，溪水汇成水潭，这是安灵潭，是神龙的窟穴。又向北一里，迎面有山横列，山峰半腰豁然张开洞口，我以为是真仙岩了。走到后路却转向西麓，就向东走环绕到山北，就见此山的后面又有个洞，不知与向南张开的洞中间是否相通呢？此时远望真仙岩所在的山还在它的北面，北面就是安灵溪水流入真仙岩后洞的地方。于是尽力跌跌绊绊向东沿着山麓走，姑且留下此洞等以后来探察了。向东走出山，又往北转一里，就与东梁来的大道会合。峰转溪回，这才见到真仙岩的洞口，在东北方穹然高悬，溪流从洞中向北流出，洞前有两座大石桥双双围在溪上。越过桥往西走，就向南进了洞。洞口浑圆，如半个月亮高高隆起，在当中剜去整座山的一半。洞内水陆平均分为两半，北半边是高出水面的石崖平坦宽敞，南半边是回旋的流水流贯洞中。经由北岸陆路石崖走进去几丈，石崖叠垒而起，中央的石壁横向拓展开来，又分为两条路。石壁的西侧有洞穴向南深入，而僧房在这里；石壁的东南侧，溯溪岸进入洞中幽深锁闭之处，就见巨大的石柱悬在当中，上边的如连缀着玉珠串和宝石缨络，下边的如环列着白象、青牛，稍后些的如老君端坐着，胡须眉毛皎洁，安然坐着面对石柱，都是白玉样的钟乳石溶解凝结成的，而且是岩洞之所以得名的原因了。这里的后面雄伟的殿堂却忽然幽闭起来，曲曲折折旋绕着分出许多门户，千门万窗，钟乳石愈加极尽缤纷之态，因为没有火把顾不上深入进去。它的下边溪水汇成深渊，向前奔流到峡壁，冲激着岩石发出轰雷般的响声。那隔着溪流东面的石崖上，南面与老君相对之处，溪上平平地耸成平台，后边紧靠危壁，是下层；北面与僧房相对的地方，层层楼阁高悬，外边透进淡淡的亮光，是上层，但没有鹊桥是不能过去的。后面下覆着重重石崖，穿破云天逗弄红日，怀疑那里面别有天地。

正在徘徊翘首伫立之时，而僧房中有两位客人见我独自一人入洞却长久不见出去，同僧人参慧一起进来探问。于是出来在僧房中歇息，将已过中午，参慧拿饭来给我和姓陆的吃了。不久两位客人与姓陆的都辞别离开了，参慧也打算去市中，我就随他一起去。向北走一里，路过下廓，在广化寺稍作休息。寺院古旧有一半倒塌了。又往北行，就见大江在东方，自北流向南，就是潭江，是从北方自怀远、大融往

南流来的；一条小江在西面，自西流向东，就是莱邕江，从西方自丹江桥绕过老人岩，至此向东流入潭江，两条江水交叉在下廓两旁流过，道路正当两江之中。又一里，过了莱邕桥，又向北半里，进入融县的南关。南关之外，与下廓仍居室街市相望，可城墙以内却转而十分冷落。大江自北而来，绕过城东往南去，流至下廓便向东南流去。莫非是江水没有环绕，所以此城就萧条日甚一日吗？打听了去老人岩的路后，再从下廓的北边，顺着小江往西南行。向西抵达一座山峰后，见此峰石势层叠高耸，便分开荆棘登上去。来到石崖下，就见曲折陡削有千仞之高，无其他旁洞，只好下来。路应当向北溯溪岸走，我误往南走入山峡，此峡是老人岩南面的支脉，又与南山相夹而成的。南山的北麓，有石磴绕着山往上去。山下有一个圆形石穴，积了水又深又广，有和尚正在汲水。急忙赶过去问他，这才知道山上是独胜岩，而不是老人岩，距下廓西南方有一里了。我这才上山去探独胜岩。这个岩洞向北，高高缀在峰头，僧房堵塞了洞口，走入洞下，不知是岩洞了。此时暑气如火灼，有三个读书人在洞中避暑，挽留我稍微休息一下。偷偷观察到僧房后有个小洞穴，于是穿过洞穴进去。那里边又裂成一个石龛样的石窍，略微洼下去，外边排列着下垂的帏幔，也有裂缝裂成窗户样的地方，只是被僧房挡住了光照，得不到明亮的光线而已。独胜岩北面有鲤鱼岩，就是古代的弹子岩。听说钟乳石柱非常多，来不及前去。下了山，太阳还没有逼近西山，便再往东北行一里，来到下廓，又向西北溯小溪行一里，抵达老人岩山下。山下有个洞向东，我急于上登，暂且放过它。于是向西沿石级上走，两侧的山崖相对束拢来，石磴悬在两面山崖之间，道路经过这样的地方十分优美。不久钻入一个隘口，上面刻着“寿星岩”三个字，十分古奥。隘口之上，转向北上去，就是岩洞的前洞口了。原来这个岩洞一个洞有两个洞口，前洞口朝向东南，下瞰下廓，后洞口朝向东北，下瞰融县县城，而石崖高跨向东突出去，洞穿透石崖之下，前后相距不远，也是穿岩之类，可前后都设置了佛龛遮住了洞口，竟使通明透亮的景致顿时丧失了。此时前洞的僧人正在剖西瓜，便拿来送给我吃。急忙从僧房侧边转入后洞，这才抬头见到盘结在空中的山顶，但后洞的僧人正去打柴还未返回，门关着无从进去。此时天色已晚雷声隆隆，姑且与前洞的僧人约定日后来游览，便下了山；就见后洞的僧人也归来了，我不能再上去了。朝着小

径,仍从独胜岩的东峰拨开蔓生的草丛走,二里路天就黑下来,到达真仙岩。夜雨恰好来临,参慧为我煮了粥来吃。住宿在岩洞中,蚊子群聚声音如雷,与溪水声一同响了个通宵。

【原文】

二十六日　憩息真仙洞中者竟日。参慧出市中。余拂岩中题识读之,为录其一二可备考者。

《真仙岩记游》　嘉熙戊戌正月二十有三日[①],零陵唐容约延平黄宜卿、建安田传震等数人,早自平寨门出行。群山杳蔼间,夹道梅花盛开,清香袭人。二里许,至玉华岩。岩纵可十丈,横半之,无他奇瑰,而明洁可爱。东南诸峰当其前,间见层出,不移席而可以远眺望。乃具饭。饭已,循旧径过香山,历老人岩下。稍折而西,渡舟江桥[②],顷之至弹子岩。洞口平夷,坐百客不啻。少憩,酒三行,始秉炬以进,过若堂殿者三四。火所照耀,上下四方,皆滴乳流注,千奇万怪,恫心骇目,不可正视。有如人立,如兽蹲,如蛟蛇结蟠,如波涛汹涌,又有如仙佛之端严,鬼神之狞恶,如柱,如剑,如棋局,如钟鼓铃铎[③],考击之有声[④]。布地皆小石,正圆如弹丸,此岩之所以得名也。其间玲珑穿穴,大率全山皆空,不可穷极,相与惊叹,得未曾有。遂出至西峰岩,所见比弹子同,尤加奇而岩稍窄。盘薄久之,乃转而东南,驰至真仙岩而休焉。仰瞻苍崖,上与云气接,划然天开,高朗轩豁,溪流贯其间,潺潺有声,东西石壁峭拔,广袤数十亩,弹子、西峰所见,往往皆具。老君晏坐其奥,须眉皓洁,如塑如画,迨造物者之所设施,岂偶然也耶!回视先所夸诩者[⑤],恍然自失矣。正如初入富商巨贾之家,珠玑宝贝,充栋盈室,把玩恋嫪[⑥],殆不能去。而忽登王公大人之居,宫室广大,位置森然,而珍台异馆,洞房曲户,百好备足,而富商巨贾之所有,固亦在其间也。人之言曰:"观于海者难为水。"予亦曰:"游于真仙者难为岩。"于是书于岩口,以识兹游之盛。



洞间勒记甚多,而此文纪诸胜为详,录之。

宋绍兴丁巳融守胡邦用《真仙岩诗叙》[⑦]

融州真仙岩[⑧],耆旧相传,老君南游至融岭[⑨],语人曰:"此洞天之绝胜也。山石巑岏,溪流清邃,不复西度流沙,我当隐焉。"一

夕身化为石，匪雕匪镌，太质具焉。匪垩匪雘[10]，太素著焉[11]。丹灶履迹，炳然在焉[12]。霓旌云幢，交相映焉。有泉湍激，空山（缺）尝以金丹投于其中，使饮之者咸得延寿，故号寿溪。东流十余里，入一村曰灵寿，其民皆享高年，间有三见甲子者[13]。余被命出守，穷文考古，询访土俗，遂得仙迹之祥，皆非图经所载，故作诗以纪之，书其始末，勒石以示来者。诗曰：岭南地势富山川，不似应改"谁似"。仙岩胜概全；石璞浑成尘外像，寿溪直彻洞中天。醮坛风细迎秋月[14]，丹灶云轻压瘴烟；散步使人名利泯，欲求微妙养三田[15]。

荆南龚大器《春题真仙洞八景》[16]

天柱石星　嵯峨盘地轴，错落布琼玖；风吹紫霞散，荧荧灿星斗。

龙泉珠月　冰轮碾碧天，流光下丹井；惊起骊龙眠，腾骧弄蹇影。

鹤岩旭日　仙人跨白鹤，飘飖下九垓；矫羽扶桑上，万里日边来。

牛渚暝烟　朝发函关道，暮入湘水边；一声铁笛起，吹落万峰烟。

寒淙飞玉　悬崖三千尺，寒泉漱玉飞；奔流下沧海，群山断翠微。

碧洞流虹　丹洞连海门，流水数千里；石梁卧波心，隐隐蝃蝀起。

群峰来秀　青山望不极，白云渺何处；郁郁秀色来，遥看峰头树。

万象朝真　真象两无言，物情如影响；回看大始前，无真亦无象。

二十七日　憩息真仙洞中。有拓碑者，以司道命来拓《党籍碑》[17]。午有邑佐同其乡人来宴。余摩拭诸碑不辍，得韩忠献王所书《画鹘行》，并黄山谷书二方，皆其后人宦此而勒之者。



注释

①嘉熙：南宋理宗年号，时在公元1237—1240年，共四年。嘉熙戊戌为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

②舟江桥：沪本作“丹江桥”。

③铃：金属制成的乐器，形似钟而小。铎（duó 夺）：古代金属制成的一种大铃，形如铙、钲而有舌。

④考：即“敲”。

⑤诩（xǔ 许）：说大话。

⑥恋嫪（lào 烙）：留恋。

⑦绍兴丁巳：绍兴七年，公元 1137 年。

⑧融州：宋代有融州，即今融水苗族自治县。

⑨老君：即老子，又叫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春秋时的思想家，著有《老子》一书。后来，道教信奉老聃为教祖，并把他神化，称“太上老君”，简称“老君”。相传融水县真仙岩即为太上老君升天的胜地。

⑩垩（è 饿）：用土粉刷。雘（huò 获）：好的彩色。匪垩匪雘，不刷泥土，不施彩饰。

⑪太素：形成天地的素质。

⑫炳然：十分显著。



⑬甲子：古人以干支相配纪年，甲居十天干首位，子居十二地支首位，自甲子至癸亥，刚好六十年轮完一遍，称六十甲子。“三见甲子”即经历三轮甲子，活到 180 岁。

⑭醮（jiào 叫）坛：僧道为祛除灾祸而设的道场。

⑮田：即丹田。道家称人身上修炼内丹的地方为丹田，认为丹田有三处，在脐下者为下丹田，在心下者为中丹田，在两眉间者为上丹田。合称为“三田。”

⑯荆南；唐方镇名，大体包有今湖北、湖南及四川的一部分，五代时十国之一亦称荆南，治所皆在荆州（今湖北江陵）。

⑰《党籍碑》：即《元祐党籍碑》，是研究宋代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原刻于公元 1105 年，系蔡京手书，第二年，宋徽宗下诏毁碑。原碑无存。此碑系公元 1211 年沈玮根据家藏旧拓本重刻，至今仍存，为该碑全国仅存的两块之一。

【今译】

二十六日　整天在真仙洞中休息。参慧出洞去市中。我拂拭洞中的题辞阅读，因而抄录了其中的一二段可备参考的。

《真仙岩记游》嘉熙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零陵唐容邀约延平人黄宜卿、建安人田传震等几人，清早自平寨门出游。在群山杳渺烟霭之间，夹道梅花盛开，清香袭人。约二里路，来到玉华岩。岩洞纵深约有十丈，横处有一半，没有别的奇异瑰丽之处，但明洁

可爱。东南方诸峰正当洞前，断断续续层层叠叠地展现出来，不必移动座位就可以向远处眺望。于是准备了饭食。吃完饭，顺着原路经过香山，历经老人岩下。略折向西，越过舟江桥，顷刻来到弹子岩。洞口平坦，不止可坐成百的游客。稍作歇息，轮流斟了三遍酒，这才举着火把进去，走过好像殿堂的地方有三四处。火光照耀之处，上下四方，都是下滴的石乳四处流淌，千奇百怪，惊心骇目，不可正视。有的如人站立，如野兽蹲踞，如蛟龙蟒蛇扭结成盘，如波涛汹涌，又有的如仙佛一样端庄威严，似鬼神样狰狞凶恶，如柱子，如长剑，如棋盘，如钟鼓铃铎，敲击它们铿锵有声。遍地都是小石子，正圆如同弹丸，这就是岩洞之所以得名的原因了。其间玲珑剔透四处有洞穴，大略整座山都是空的，不可穷尽，我们相互惊叹这些未曾见过的景象。于是出洞来到西峰岩，见到的东西与弹子岩相同，更加奇异而岩洞稍窄些。盘桓了很久，这才转向东南，疾行到真仙岩去休息。仰望苍翠的山崖，上面与云气相接，天空划然分开，高大明朗，轩敞开阔，溪水流贯洞中，潺潺有声，东西石壁陡峭挺拔，长宽有数十亩，在弹子岩、西峰岩所见的景致，这里种种都具备。老君安然坐在洞中深处，胡须眉毛皎洁，如雕塑似画像，大概是造物主的创造物，难道是偶然的吗！回头看先前所夸耀的话，恍然大悟是自己失言了。正如最初进入富商巨贾的家里，珠玑宝贝，充斥屋宇堆满家室，握住玩赏留恋不舍，几乎不能离去。可忽然登上王公大人的居室，宫室广大，地位森严显赫，而且珍奇的楼台奇异的馆阁，幽室深户，千百种美好之处都齐备充足，而富商巨贾所拥有的东西，固然也就在其中了。人们有句话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我也说："游于真仙岩者难为岩。"于是写在岩洞口，用来记载这次出游的盛况。



洞中雕刻的碑记非常多，但这篇文章记载各处胜境较为详细，抄录了它。

宋绍兴丁巳年融州知州胡邦用《真仙岩诗叙》

融州真仙岩，年高德重的人相传，老君南游到融岭，对人说："这是洞天之中绝顶优美之处。山石巍峨，溪流清幽，不再往西涉过沙漠，我将隐居在这里。"一天夜里身体变成石头，不用雕不用凿，构成万物的本体完备了。不必粉饰不必彩绘，形成天地的素

质显露了。炼丹灶鞋子印，十分显著地留在那里。彩虹般的旌旗云彩状的旗帜，在这里交相辉映。有湍急的泉水，穿空山腹（下缺。）曾经把金丹投入溪中，使饮水的人都得以延寿，所以称作寿溪。往东流去十多里，流入一个村庄叫灵寿村，村民都高寿，间或有见到三轮甲子的人。我肩负使命出京镇守，探究文物考察古迹，询问查访当地风俗，终于得到了神仙遗迹的详情，都不是图书经典上记载的内容，故而作诗来纪念它，写了它的始末，刻在石碑上以便给后人观看。诗云：岭南的地势富山川，不似〔应该改为"谁似"。〕真仙岩胜景全；璞石浑然而成世外像，寿溪径直贯通洞中天。祭坛风细迎秋月，丹灶云轻压瘴烟；闭步使人名利灭，想求微妙养三田。

荆南龚大器《春题真仙洞八景》

天柱石星　巍峨盘绕着地轴，错落散布着美玉；风吹紫色云霞散，荧荧闪光星斗灿。

龙泉珠月　冰轮碾过碧蓝天，流光下坠炼丹井；惊起黑龙千年眠，骏马奔腾戏月影。

鹤岩旭日　仙人胯下乘白鹤，飘飘摇摇下九州；举翅飞上扶桑树，万里之外日边来。

牛渚暝烟　清晨出了函关道，日暮已到湘江边；一声铁笛鸣响起，吹落万峰云和烟。

寒淙飞玉　悬崖高挂三千尺，寒泉飞溅溅白玉；奔流直下入沧海，群山斩断隔葱翠。

碧洞流虹　丹洞潜通连海口，流水奔泻数千里；石桥横跨卧波心，隐隐看似彩虹起。

群峰来秀　远望青山不到头，悠悠白云飘何处；郁郁秀色奔眼底，遥看青青峰头树。

万象朝真　真象两者皆无言，万物人情如影响；回头去看大始前，既无真来也无象。

二十七日　歇息在真仙洞中。有来拓碑的人，是奉司道的命令来拓《党籍碑》。中午有县里的属吏同他的同乡前来宴饮。我谨慎小心地擦拭各处的碑文，找到韩忠献王所写的《画鹘行》，以及黄山谷写的两块碑，都是他们的子孙在此地当官而把它们刻在这里的。

【原文】

二十八日　参慧束炬导游真仙后暗洞。始由天柱老君像后入，皆溪西崖之陆洞也。洞至此千柱层列，百窦纷披，前之崇宏，忽为窈窕，前之雄旷，忽为玲珑，宛转奥隙，靡不穷搜。石下有巨蛇横卧，以火烛之，不见首尾，然伏而不动。逾而入，复逾而出，竟如故也。然此奥虽幽邃，犹溪西一隅，时时由其隙东瞰溪流，冀得一当，而终未能下涉。即出，回顾溪窦，内透天光，对崖旁通明穴，益觉神飞不能已。遂托参慧入市觅筏倩舟，以为入洞计。参慧复爇炬引予，由岩前左石下，北入深穴。穴虽幽深，无乳柱幻空，然下多龙脊，盘错交伏，鳞爪宛然，亦一奇也。出洞，参慧即往觅舟。既而念参慧虽去，恐不能遽得，不若躬往图之，且以了老人、香山诸胜。乃复出洞，北遵大道行。已而西望山峡间，峰峦耸异。适有老农至，询知其内有刘公岩，以草深无导者，乃从下廓南先趋老人岩。共二里至其下，遂先入下岩。岩门东向，其内广而不甚崇。时近午郁蒸，入之即清凉心骨。其西北有窍，深入渐暗，不能竟。闻秉炬以进，其径甚远，然幽伏不必穷也。从门左仍跻石峡，上抵前岩，转透后岩。其内结阁架庐，尽踞洞口，惟阁西则留余地以为焚爨之所，前有台一方，上就石笋镌象焉。由此再西入，石窦渐隘而暗，爇炬探之，侧身而入，悬级而坠，皆甚逼仄，无他奇也。出就阁前凭眺，则上下悬崖峭绝，莱邕江西来漾其北麓，自分自合，抵岩下而北转临城。大江当其前，环城聚其下，渺然如天表飞仙。其直北即为香山，为八景之一。就窗中令道人指示所从道，遂下山。绝流渡莱邕江，水浅不及膝。遂溯江北行，望其西江所从来处，峰峦瑰异，内有鸡场洞。几随路而西，一里，遇一僧荷薪来，问之，始知香山尚在东北也。乃转从草径循北山之东麓，一里抵香山。于是西向登级，有庙在两山坳间，其神为梁、吴二侯。径寂而殿森，赤暑中萧萧令人毛悚。闻其神甚灵异，然庙无碑刻，不知其肇于何代，显以何功也。始余欲就饭香山，既至而后知庙虚无人。遂东北逾一桥，过演武场，南共一里，即入西门，寥寂殊甚，东抵县前饭焉。出南门，欲觅药市纸，俱不能得。遇医者询之，曰："此中猪腰子、山豆根俱出罗城。所云不死草者，乃挂兰，悬空不槁，乃草不死，非能不死人也。"为之一笑。又南过下廓，遇樵者，令其觅舟入真仙，二人慨然许之。先是，余屡觅之居人，俱云："此地无筏，而舟为陂阻，无由入洞，须数人负之以趋。"不意此二人独漫许之，余心



不以为然。然窃计岩中有遗构，可以结桴浮水[1]，但木巨不能自移，还将与参慧图之。既抵岩，则参慧已归，亦云觅舟不得，惟觅人结桴为便，意与余合，余更幸入洞有机，欣然就卧。

二十九日　晨起，余促参慧觅结桴者，未行而所期樵者群呼而至，谓予曰："已入洞否？"余应以待舟。樵者曰："舟不能至。若联木为桴，余辈从水中挟之以入，便与舟同。"余令参慧即以觅人钱畀之。其人群而负木入溪，伐竹为筏。顷间联桴已就，复以岩中大梯架其上，上更置木盆。余乃踞坐盆中，架足梯上。诸人前者纤引，旁者篙挟，后者肩耸，遇深渊辄浮水引之，遥不能引，辄浮水挟之。始由洞口溯流，仰瞩洞顶，益觉穹峻，两崖石壁劈翠夹琼，渐进渐异，前望洞内天光遥遥，层门复窦，交映左右。从澄澜回涌中破空濛而入，诵谪仙"流水杳然[2]"、"别有天地"句，若为余此日而亲道之也。既入重门，崆峒上涵，渊黛下潴，两旁俱有层窦盘空上嵌，荡映幌漾，回睇身之所入，与前之所向，明光皎然，彼此照耀，人耶仙耶，何以至此耶，俱不自知之矣！挟桴者欲从其中爇炬登崖，以穷旁窍，余令先溯流出后洞，以穷明窦。乃复浮水引桴，遂抵洞门。其门西南向，吸川饮壑，溪破石而下。桴抵石为所格，不能入溪，乃舍桴践石而出洞，又剖然一天也。溪石坎坷，不能置踵，望左崖有悬级在伏莽中，乃援莽蹑空而上[3]。不数十步，辄得蹊径。四望平畴中围，众峰环簇，即余昔来横道北岩之东北隅也，第来时大道尚在南耳。乃随山左东过一小坳，计转其前，即双梁以东大道，从小径北跻山椒，即老君座对崖旁透之穴，俱可按方而求。而挟桴者俱候余仍游洞内，乃返而登桴，顺流入洞，仍抵中扃[4]。视东西两旁俱有穴可登，而西崖穴高难登，且前游暗洞，已仿佛近之，而东崖则穴竟门纷，曾未一历，遂爇炬东入。其上垂乳成幄，环柱分门，与老君座后暗洞之胜丝毫无异。从其内穿隙透窍，多有旁穴，上引天光，外逗云影，知其东透山肤甚薄，第穴小窦悬，不容人迹，漫为出入耳。从其侧宛转而北出，已在老君对崖之下层，其处有金星石、龙田诸迹，因崖为台，下临溪流。上有石阈圜池[5]，岂昔亦有结榭以居，架飞梁以渡者耶？其后壁大镌"寿山福(地)"四大字，法甚古异，不辨其为何人笔。再出即为对崖之上层，其上亦列柱纵横，明窍外透，但石崖峻隔，与此层既不相通。仍引桴下浮，欲从溪中再上，而溪崖亦悬嵌，无由上跻。计其取道，当从洞前南转，抵小坳之东北，跻山椒而后可入；洞中非架飞梁，



不能上也。乃从桴更入洞，其下水口旁洞俱浅隘，无他异。始绝流引桴，还登东崖，诸人解桴撤木，运归旧处。余急呼其中一黠者[6]，携余炬，令导为刘公洞游。

北遵大道半里，即西南转入小岐，向山峡中，依前老农所指示行；导者虽屡樵其处，不识谁为刘公岩也。又二里，抵山下。望一洞在南山，东向而卑伏；一洞在南山，北向而高骞；一洞在北山中突之峰，东向而浅列。方莫知适从，忽闻牧者咳嗽声，遥呼而询之，则北向高骞者是。亟披莽从之。其人见余所携炬一束，哂曰："入此洞须得炬数枚乃可竟。此一炬何济？"余始信此洞之深邃，而恨所携之炬少也。伏莽中石磴隐隐，随之而跻，洞门巨石前横。从石隙入，崖石上大镌"西峰之岩"四字，为宝祐三年李桂高书[7]。其前又有碑记二方，其一不可读，其一为绍定元年太守刘继祖重开此岩[8]，而桂林司理参军饶某记而并书者也。其记大约云：桂西灵异之气多钟于山川，故真仙为天下第一，而曰老人者次之，曰玉华、弹子者又次之，而西峰岩则与真仙相颉颃，而近始开之。余始知此洞之名为刘公者以此，而更信此洞之始，其开道建阁，极一时之丽。而今乃荒塞至此，益慨融之昔何以盛，今何以衰耶！入洞，内甚宽敞，先爇炬由其后右畔入，则乳柱交络，户窦环转，不数丈而出。又从其后左畔入，则乳柱宏壮，门窦峻峡，数丈之后，愈转愈廓，宝幢玉笋，左右森罗，升降曲折，杳不可穷，亦不可记。其时恐火炬易尽，竭蹶前趋，尝脔而出[9]，不知蔗境更当何如也[10]。唐容《真仙镌记》谓："西峰岩比弹子同于加奇而稍窄。"所云"窄"者，岂以洞门巨石亏蔽目前，未悉其宫墙之宏邃耶？下山，西望北山中突东向之洞，其外虽浅而石态氤氲，门若双列，中必相通。亟趋其下，则崖悬无路。时导者已先归，见余徘徊仰眺，复还至，引入南麓小洞。其门南向而浅，与上岩不通。盖上岩危瞰峰半，遥望甚异而近眺无奇，且路绝莫援，不得不为却步。既东行，回首再顾，则氤氲之状，复脉脉系人。仍强导者还图攀跻，导者乃芟翳级石，猿攀以登。余亦仿而随之，遂历其上。则削壁层悬，虽两崖并列，而中不相通，外复浅甚，盖徒有玲珑之质，而未通窈窕之关，始兴尽而返。仍东南二里，抵真仙岩。时适当午，遂憩岩中，搜览诸碑于巨石间，而梯为石滑，与之俱坠，眉膝皆损焉[11]。



真仙岩中明夬可栖，寂静无尘，惟泉声轰轰不绝，幽处有蛇，不为害，而蚊蚋甚多，令人不能寐。廿八中夜，闻有声甚宏，若老

人謦咳然，久而不绝。早起询之，乃大虫鸣也。头大于身，夜潜穴中，然惟此夕作声，余寂然。

注释

①桴（fú 扶）：小筏子。

②谪（zhé 折）仙：指唐代诗人李白。

③蹠（zhí 直）：同“跖”，脚底板。

④扃（jiōng）：门户。

⑤圊（qīng 青）池：厕所。

⑥黠（xiá 侠）：聪慧。

⑦宝祐：南宋理宗年号，时在公元 1253—1258 年，共六年。宝祐三年为公元 1255 年。

⑧绍定：南宋理宗年号，时在公元 1228—1233 年，共六年。绍定元年为公元 1228 年。



⑨脔（luán 峦）：切成小块的肉。尝脔而出，只尝了切下来的一小块肉，没有能吃完整个猪就离开了。

⑩蔗境：源自《晋书》，顾恺之每食甘蔗，先吃末梢，渐吃近根部，越吃越甜，渐入佳境。通常即以蔗境称最后得到的佳境。

⑪损：伤。

【今译】

二十八日　参慧捆了火把导游真仙岩后面的暗洞。开始时由擎天柱老君像后进去，都是溪西石崖陆上的洞。洞到此千柱层层排列，成百的洞穴纷纷裂开，前边的高大，忽然变为窈窕之状，前边的雄伟空旷，忽然变得玲珑小巧，弯弯转转幽深的缝隙，没有不尽量搜寻穷尽的。岩石下有条巨蛇横卧着，用火照它，不见首尾，但伏着不动。跨过蛇进去，又越过它出来，居然如故。不过这个隐秘之处虽然幽深，仍只是溪西的一个角落，时时从石缝中东瞰溪流，希望找到一处适当的地方，但始终不能下涉。出来后，回头看溪水流过的洞穴，里面透出天光，对面石崖旁通着一个透亮的洞穴，越觉得神魂飞动不能自已。便托付参慧去市中帮助寻找木筏小船，为进洞作打算。参慧又点燃火把领着我，由洞前左边的岩石下去，向北进入深穴。穴中虽幽深，没有钟乳石柱在空中变幻，但下边有很多龙一样的石脊，盘绕交错地伏着，鳞

甲爪子十分逼真，也是一处奇景。出洞后，参慧立即去找船。随即考虑参慧虽然去了，恐怕不能马上找到，不如亲自去找船，并且去了结老人岩、香山诸处胜境。于是又出洞，向北顺大道走。不久望见西方山峡间，峰峦耸立很奇特。恰好有个老农来到，打听后知道那里面有刘公岩，因为草深没有向导，只好从下廓南先赶到老人岩。共二里来到它下边，便先进入下洞。洞口向东，洞内宽却不怎么高。此时将近中午，郁闷如蒸，进洞后立感清凉沁入心骨。它的西北有个石窍，深入进去渐渐暗下来，不能走到头。听说举着火把进去，那路非常远，不过幽暗低伏不必走到头。从洞口左边仍登上石峡，往上走到前洞，转弯穿到后洞。洞内架设了楼阁房屋，全盘踞在洞口，唯有阁西留有空余的地方作为烧火做饭的场所，前边有一个方台，上边就着石笋雕刻了佛像。由此再往西进去，石穴慢慢变得又窄又暗，点燃火把探看，侧身进去，高悬的石阶往下坠，都十分狭窄，没有其他奇特之处。出来到楼阁前凭眺，就见上下悬崖陡绝，菜邕江自西流来潆洄在山的北麓，自然分开又自然合流，流抵岩洞下便向北转到县城。大江位于山前，环形的城池聚在山下，飘飘渺渺的样子如同天外的飞仙。它的正北方就是香山，是八景之一。凑近窗口令道士指点去香山的路，便下了山。截流渡过菜邕江，水浅不到膝。于是溯江往北行，望见它西面江水流来之处，峰峦瑰丽奇异，山中有鸡场洞。几乎顺路往西去，走了一里，遇上一个和尚挑着薪柴走来，向他打听，才知道香山还在东北。于是转而从草丛中的小径沿北山的东麓，一里走到香山。从这里向西登石阶，有庙在两山的山坳间，庙中的神是梁、吴二侯。小径荒寂而殿堂阴森，赤日炎热之中阴风飕飕令人毛骨悚然。听说这神非常灵验，可是庙中无碑刻，不知它肇始于哪个朝代，是凭什么功劳显赫的。起初我打算到香山吃饭，来到之后才知庙中空虚无人。只好往东北越过一座桥，经过演武场，向南共走一里，马上进入西门，十分冷落荒寂，往东来到县衙前吃了饭。出了南门，想要找药买纸，都不能得到。遇见一个医生向他打听，说："这一带的猪腰子、山豆根都出产在罗城。所说的不死草是挂兰，悬在空中不会枯槁，是草不死，不是能让人不死。"为此付之一笑。又向南路过下廓，遇上打柴人，命令他们去找船进真仙岩，二人慨然应允了。这之前，我多次向居民找船，都是说："此地没有木筏，而船被山坡隔着，无法进洞，须要几个人扛着船走过去。"意想不到唯独这两人很随便地就

答应下来,我心里边不以为然。但是私下盘算岩洞中有遗弃的建筑物,可以造小木筏浮水进去,但木料巨大不能独自移动,还将与参慧谋划这事。抵达岩洞后,参慧已归来,也说船找不到,唯有找人来造小木筏方便些,意思与我相合,我更庆幸入洞有了机会,欣然就寝。

二十九日　早晨起床,我催促参慧去找造木筏的人,未动身而昨天约定的樵夫成群呼唤着来了,告诉我说:"已进了洞没有?"我回答他们在等船。樵夫说:"船不能到这里。如果用木头连接成木筏,我们这些人从水中在两旁拉着进去,便与船一样了。"我命令参慧立即把找人的钱给他们。这些人成群地扛着木头跳入溪中,砍来竹子造成木筏。顷刻间连结的木筏已经造成,又把岩洞中的大梯子架在木筏上,上边再放上木盆。我就坐在盆中,把脚架在梯子上。众人在前边的用绳子拉,在旁边的用竹篙夹持,在后边的用肩头推,遇到深水就浮在水上拉木筏,太远不能拉,就浮水在两旁推木筏。开始时由洞口溯流而入,仰望洞顶,益发觉得穹隆高峻,两侧山崖的石壁如劈开的翡翠夹着的美玉,慢慢进去渐渐异样起来,望前边洞内天光远远的,层层石门重重洞穴,交映在左右。从澄澈回旋汹涌的大浪中冲破空濛进去,诵读着谪仙李白"流水杳然"、"别有天地"的诗句,好像是为我今日而亲自吟咏出来的诗一样。进入重重石门之后,上方涵着空空的山洞,下边积着青黑色的深渊,两旁都有层层洞穴盘结在高空镶嵌在石壁上,水波荡漾映照,回头看自己进来的地方,与前方向着的地方,光明皎洁,彼此照耀,是人呢还是神仙呢,为了什么来到这里的呢,全都不知道了!扶着木筏的人想从半路上点燃火把登上石崖,去穷究旁洞,我命令先溯流出后洞,去探究明洞。于是又浮水拖着木筏,终于到达洞口。洞口向西南,吸进河流饮进壑谷,溪流冲破石崖而下。木筏划到石崖下被挡住,不能进入溪中,只好舍弃木筏踩着石崖出了洞,又是豁然一个天地了。溪水中石头坎坷不平,不能落脚,望见左边山崖上有高悬的石阶在倒伏的草莽中,就抓住草丛踏着高空上登。不到数十步,便找到小径。四面望去中央是一围平野,群峰呈环状簇拥着,就是我先前来时横在路北边岩洞的东北隅了,只不过来时大道还在南面罢了。于是顺着山的左侧往东走过一个小山坳,估计转到它前面,就是两座桥以东的大道,从小径向北登上山顶,就老君神座对面石崖上往旁侧穿透的洞穴,全都可按方位求出来。可扶木筏的人都等着我仍去游洞内,



只得返回来登上木筏，顺流入洞，仍来到中间的门洞。看看东西两旁都有洞穴可登，但西侧石崖上的洞穴高难登，况且先前游暗洞时，已仿佛走近这里了，而东侧石崖上则洞穴争逐石门纷纭，未曾走过一次，便点亮火把向东进去。顶上悬垂的钟乳石形成帏幔，环列的石柱分隔成石门，与老君神座后面暗洞的胜景丝毫无异。从那里边穿缝隙钻石窍，有许多旁洞，上面引入天光，外边逗引着云彩的影子，心知这里往东穿透山的表层十分薄，只是石穴小孔洞高悬，不容人走，只好漫无目的地出入几处而已。从它侧边弯弯转转往北出来，已在老君对面石崖的下层，此处有金星石、龙田诸种胜迹，就着石崖筑为平台，下临溪流。上面有石门槛和粪池，莫非从前也有建房居住，架飞桥渡过来的人吗？它后方的石壁上大大地刻着“寿山福地”四个大字，笔法十分古怪，辨不出它是什么人的笔迹。再出去就是对面石崖的上层，那上边也纵横排列着石柱，透亮的洞穴通到外边，但石崖陡峻隔断了，与此层完全不相通。仍拖着木筏下浮，打算从溪中再上去，可溪边的石崖也悬绝嵌入水中，无从上登。估计到那里经由的路径，应当从洞前往南转，到达小山坳的东北方，登上山顶然后才能进去；洞中如不是架起飞桥，是不能上去的。于是随着木筏再次入洞，溪流下水口旁的洞都浅窄，没有别的奇特之处。这才拉着木筏横过溪流，返回来登上东面的石崖，众人解开木筏拆散了木头，运回原处。我急忙叫住其中一个聪慧的人，带上剩余的火把，命令他领路去游刘公洞。

向北顺大道行半里，立即往西南转入岔开的小路，向着山峡中，依照先前老农指点的路线走；向导虽常在此处打柴，但不认识哪里是刘公岩。又二里，抵达山下。望见一个洞在南山，朝向东方，低伏着；一个在南山，朝向北方，高挂着；一个洞在北山中央突起的山峰上，向着东方，浅浅地排列着。正在不知往哪里去时，忽然听到有牧人的咳嗽声，远远呼叫着向他问路，原来向北高挂着的洞是刘公岩。急忙拨开草丛从那里走去。那人见我仅带着一束火把，讥笑说：“进此洞须得几束火把才可走到头。这一束火把顶什么用？”我这才相信此洞之深邃，而悔恨带来的火把少了。倒伏的草丛中石磴隐隐约约，顺着石磴上登，洞口有巨石横在前边。从石缝中进去，石崖上大大地刻着“西峰之岩”四个字，是宝祐三年李桂高书写的。它前边又有两块碑记，其中之一不可读，其中一块是绍定元年知府刘继祖重新开辟这个岩洞，而桂

林司理参军饶某人作记文并书写的碑刻。〔此碑记大约是说：桂林以西神奇优美的自然现象大多集中于山水，所以真仙岩是天下第一，而称做老人岩的次于它，叫玉华岩、弹子岩的又次一等，可西峰岩却与真仙岩不相上下，近来才开辟了它。〕我这才知道此洞的名字叫刘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而且更相信此洞刚开辟时，开路建阁，一时间极其壮丽。然而今天竟然荒凉闭塞到这种地步，益加感慨融县的昔日是为什么繁盛，而今天是由于什么衰微的呢！入洞后，里面十分宽敞，先点燃火把由洞后右侧进去，就见钟乳石柱交缠，门户样的洞穴弯弯转转，不到数丈便出来了。又从洞后左侧进去，就见钟乳石柱宏伟壮丽，门洞状的洞穴形成陡峻的峡谷，几丈之后，越转进去越宽阔，宝幢玉笋，在左右森然罗列，升降曲折，杳渺不可穷尽，也不能记住。此时担心火把容易燃尽，竭力跌跌绊绊往前赶，就是所谓的浅尝辄止，不知最后的佳境更将如何。唐容的《真仙镌记》说："西峰岩与弹子岩相比，相同之处更加奇异可稍微窄了些。"所说的"窄"，难道是因为洞口被巨石遮蔽了眼前，未详尽了解它宫墙内的宏大深邃么？下山来，西望北山在中央突起向东的洞，它外边虽浅可岩石的姿态云烟氤氲，洞口好像是双双并列，中间必定相通。急忙赶到它下边，却见悬崖无路。此时向导已先回去了，见我徘徊仰视，又返回来，领我进入南麓的小洞。洞口向南而且浅，与上洞不通。原来上洞高高俯瞰在山峰半腰上，远望很奇特，可近看无奇，况且路断了无处攀援，不得不为之却步。往东走了之后，回头再看，则见云烟氤氲之状，又脉脉含情系人心弦。再次强迫向导返回来设法攀登，向导这才割去障蔽的草丛踏着岩石，猿猴样地攀登上去。我也模仿着跟随他走，终于爬到那上面。就见峭壁层层悬绝，虽然两洞的崖壁并列，可中间不相通，外边又非常浅，原来是徒有小巧玲珑的本质，却没有幽深之处相通的通道，这才尽兴而返。仍然往东南行二里，抵达真仙岩。此时恰当正午，便停息在岩洞中，在巨石间搜览诸碑，爬梯子时因为石头滑，人与梯子一同跌落，眉头和膝盖都受了伤。

真仙岩中明亮紧凑可以居住，寂静无尘，唯有泉水声轰轰隆隆不断，幽暗处有蛇，不伤害人，但蚊子非常多，让人不能安睡。二十八日半夜，听见有声音极为洪亮，好像老年人咳嗽一样，很长时间不停。早晨起床后打听此事，却是大虫叫。这种大虫头大过身子，夜间潜入洞中，不过仅在这天夜里发出声响，其他时候都安安静静。

【原文】

七月初一日　早起，以跌伤故，姑暂憩岩中。而昨晚所捶山谷碑犹在石间，未上墨沈，恐为日烁，强攀崖拓之。甫竟而参慧呼赴晨餐，余乃去而留碑候燥，亟餐而下，已为人揭去。先是，余拓左崖上《老君像碑》，越宿候干，亦遂乌有[①]。至是两番失之，不胜怅怅。盖此中无纸，前因司道檄县属僧道携纸来岩拓《元祐党籍》，余转市其连四陆张。拓者为吏所监督，欲候《党籍碑》完，方能为余拓韩忠献大碑，故栖迟以待。余先以余闲取一纸分拓此碑，而屡成虚费。然碑可再拓，而纸不可再得，惟坐候拓者完忠献大碑而已，是日僧道期明日完道碑，初三日乃得为余拓，而韩碑大，两侧不能着脚，余先运木横架焉。

初二日　是日为县城墟期，余以候拓淹留[②]，欲姑入市观墟；出洞而后知天雨，洞中溪声相溷，晴雨不辨。乃还洞，再拓黄碑。下午仍憩岩中。

初三日　早雾，上午乃霁。坐洞中候拓碑者。久之至，则县仍续发纸命拓，复既期初四焉。余乃出洞，往觅对崖明窍之径。东越洞前石梁，遂循山南转而西，径伏草中，时不能见；乃抵后山过脊，竟不得西向登崖之径；乃践棘攀石，莽然跻山半觅之，皆石崖嵯峨，无窍可入。度其处似过，而南乃悬崖，复下。忽有二农过其前，亟趋询之，则果尚在北也。依所指西北上，则莽棘中果有一窍，止容一身，然下坠甚深，俯而瞰之，下深三丈余，即北崖僧栖所对望处也。已闻拓碑僧道笑语声，但崖峻而下悬，不能投虚而坠。眺视久之，见左壁有竖隙，虽直上无容足攀指处，而隙两旁相去尺五，可以臂绷而足撑。乃稍下，左转向隙，而转处石皆下垂，无上岐，圆滑不受攀践，磨腹而过，若鸟之摩空，猿之踔虚，似非手足之灵所能及也。既至隙中，撑支其内，无指痕安能移足，无足衔安能悬身。两臂两足，如胶钉者然，一动将溜而下。然即欲不动，而撑久力竭，势必自溜。不若乘其势而蹲股以就之，迨溜将及地，辄猛力一撑，遂免颠顿。此法亦势穷而后得之，非可尝试者也！既下，则岩宽四五丈，中平而下临深溪，前列柱缀楞如勾栏然，恐人之失足深崖，而设以护之者。岩内四围环壁，有卷舒活泼之意，似雕镂而非雕镂所能及者。前既与西崖罨映，后复得洞顶双明，从其中遥顾溪之两端，其出入处俱一望皎然，收一洞之大全，为众妙之独擅。真仙为天下第一，宋张孝祥题："天下第一真仙之岩。"而此又真仙之第一也。岩



右崖前一石平突溪上，若跏趺之座，上有垂乳滴溜，正当其端，而端为溜滴，白莹如玉，少洼而承之，何啻仙掌之露盘也！由其侧攀崖而北，又连门两龛，内俱明洁无纤污，而右壁回嵌，色态交异，皆如初坠者。其前崖上，亦有一柱旁溪而起，中复纤圆若指，上抵洞顶，复结为幢络，散为蛟龙，绕纤指下垂，环而夭矫者数缕，皆有水滴其端。其内近龛处，复有一石圆起三尺，光莹如瓶卣[③]，以手拍之，声若宏钟，其旁倒悬之石，声韵皆然，而此则以突竖而异耳。此三洞者，内不相通而外成联璧，既有溪以间道，复有窍以疏明，既无散漫之滴乱洒洞中，又有垂空之乳恰当户外，卧云壑而枕溪流，无以逾此！此溪东上层之崖也。其南与下层并峙之崖相隔无几，而中有石壁下插溪根，无能外渡。稍内有隙南入，门曲折而内宛转，倒垂之龙，交缪纵横。冀其中通南崖，而尚有片石之隔，若凿而通之，取道于此，从下层台畔结浮桥以渡老君座后，既可以兼上下两崖之胜，而宛转中通，无假道于外，以免投空之险，真济胜之妙术也。时余虽随下溜其中，计上跻无援，隔溪呼僧栖中拓碑者，乞其授索垂崖，庶可挽之而上。而拓者不识外转之道，漫欲以长梯涉溪。而溪既难越，梯长不及崖之半，即越溪亦不能下。徬徨久之，拟候岩僧参慧归，觅道授索。予过午犹未饭，反覆环眺，其下见竖隙，虽无可攀援，而其侧覆崖反有凹孔，但上瞰不得见，而下跻或可因。遂耸身从之，若鸟斯翼，不觉已出阱而透井，其喜可知也。仍从莽中下山，一里，由石梁转入岩而饭焉。下午，以衣裈积垢[④]，就溪浣濯，遂抵暮。

初四日　拓碑者晨至，以余碑未了，及午乃竟，即往呈县。复约厥明焉。余待之甚闷。闻西南十里古鼎山，有龙岩高悬，铁旗新辟，且可从真仙后溯灵寿上流。欲以下午探古鼎铁旗岩，新开者，而拓者既去，参慧未归，姑守囊岩中，遂不得行。

初五日　吴道与镜禅之徒始至，为拓韩碑。其碑甚大，而石斜列，余先列木横架，然犹分三层拓，以横架中碍，必拓一层解架，而后可再拓也。然所拓甚草率，而字大镌浅，半为漫漶，余为之剜污补空，竟日润色之，而终有数字不全。会拓者以余纸拓《元祐党籍》，此碑为宋知军沈晧所刻。以其祖亦与名籍中也，故以家本刊此，与桂龙隐岩所刊同。但龙隐镌崖而大，此镌碑而整。《老君洞图》与《像》。下午，僧道乃去，余润色韩碑抵暮。

注释

①乌有：没有。

②淹留：停留。

③卣（yǒu 友）：古代青铜酒器，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

④裈（kūn 坤）：有裆的裤子，以别于无裆的套裤而言。

【今译】

七月初一日　清早起床，由于跌伤的缘故，暂且歇息在岩洞中。而昨晚所捶的黄山谷的碑帖还在石壁上，未上墨汁，怕被日晒，勉强攀上石崖去拓。刚拓完而参慧呼唤前去吃早餐，我便离开而留下碑帖等候干燥，慌忙吃了饭下来，已被人揭去。这之前，我拓左侧崖壁上的《老君像碑》，过了一夜等待干燥，也竟然没有了。到此时两次丢失拓片，禁不住怅怅不乐。原来这一带缺纸，先前因司道发文书命县属的和尚道士带着纸来岩洞中拓《元祐党籍碑》，我辗转买了六张连四纸。拓碑的人被官吏监督着，要等《党籍碑》拓完，才能为我拓韩忠献的大碑，所以长时间住下等待。我先在空闲时拿一张纸分别摩拓此碑，可屡次白白浪费。不过碑可以再拓，而纸却不能再找到，唯有坐等拓碑的人来拓完韩忠献的大碑而已。这一天和尚道士约定明日拓完司道要的碑，初三日才能为我拓，而韩忠献的碑大，两侧不能落脚，我事先搬木头横架在这里。



初二日　这天是县城的赶集日，我因为等着拓碑滞留下来，想姑且进城去观看集市；出洞后才知天下着雨，〔洞中溪水声相混，晴天雨天分辨不出。〕只好返回洞中，再去拓黄山谷的碑。下午仍停息在洞中。

初三日　早晨下雾，上午才晴开。坐在洞中等拓碑的人。很久才来到，县里却仍又继续发纸来命令拓碑，又约定初四之后，我就出了洞，去找对面石崖上透亮石窍的路径。向东越过洞前的石桥，便沿着山南向西转，小径伏在草中，时常不能看见；等走到后山延过的山脊时，竟然找不到向西登崖的小径；只得踩着荆棘抓着岩石，莽莽撞撞地登到半山腰找洞，都是巍峨的石崖，无洞穴可入。推测此处似乎走过了，而南边是悬崖，又下山来。忽然有两个农民路过山前，急忙赶去询问他们，则果然还在北边。依照指点的路向西北上走，就见草丛荆棘中果然有一个洞穴，只容得下一个身子，可下坠十分深，俯身下瞰洞

中，下面深三丈多，就是北面石崖僧房对望之处了。不久听见拓碑的和尚道士的说笑声，但崖壁陡峻而下面悬空，不能投身虚空坠落下去。眺望了很久，见左侧石壁上有条竖的裂隙，虽然笔直向上没有落脚抓指的地方，可裂隙两旁相距一尺五，可用手臂绷紧并用脚撑住。于是慢慢下去，往左转向裂隙，可转过去之处岩石都向下垂，没有向上的分岔之处，圆滑不能承受攀踏，擦着肚子过去，好像飞鸟擦过天空，猿猴跳越虚空一样，似乎不是灵巧的手脚所能及的了。来到裂隙中后，支撑在那里边，没有手抓的裂痕怎能动脚，没有容足之处哪能悬吊身体。双手双脚，如胶粘钉钉一般，动一动就将滑下去。然而即便想不动，可撑久了力气用尽，势必自己滑下去。不如乘下滑之势用大腿下蹲接近地面，及将滑到地面时，马上猛力一撑，终于免于跌倒，这种方法也是穷途末路后才想到的，不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方法呀！下去后，就见洞宽四五丈，中央平坦而下临深溪，前方排列着石柱点缀着窗棂如栏杆的样子，像是担心人失足跌入深崖，而设立以保护游人一样。洞内四周环绕石壁，有卷曲舒展活泼的意趣，好似雕镂而成却不是雕镂所能及的。前方既与西面的石崖互相掩映，后边洞顶又有一双明洞，从其中远看溪流的两头，溪流的出入处都是一眼望去皎洁明亮，收揽了整个洞的全部景观，独自拥有众多的奇妙之处。真仙岩是天下第一，〔宋代张孝祥题道："天下第一真仙之岩。"〕而此处又是真仙岩中的第一了。洞右石崖前有一块岩石平平地突出到溪上，好像盘腿打坐的座位，上方有下垂的钟乳石滴下水滴，正当它的顶端，而顶端被水滴下滴，洁白晶莹如玉，微微下注承接着水滴，何止是仙人掌中承接甘露的盘子呢！由它侧边攀石崖往北走，又有门连在一起的两个石龛，里面全很明洁没有丝毫污迹，可右侧石壁旋绕着嵌进去，颜色与形态交相变异，都如最初下坠之处。它前边的石崖上，也有一根石柱依傍着溪流耸起，中段又纤细圆滑如同手指，上达洞顶，又盘结成帏帐与缨络，散开成蛟龙，绕着如纤细的手指处下垂，环形而屈曲的几缕，在它们的尖端都有水滴下滴。那里面靠近石龛之处，又有一块岩石圆圆凸起三尺，光洁晶莹如瓶卣，用手拍击它，声音好似宏钟，它旁边倒悬的岩石，声音都这样，而这块岩石却由于突起竖立着而显出异彩罢了。这三个洞，里边不相通而外边却成为连在一起的玉环，既有溪流在中间作为通道，又有洞穴透入明光，既无散漫的水滴乱洒在洞中，又有垂在高空

的钟乳石恰好正当门外，卧在云雾缭绕的壑谷中，而头枕着溪流，没有地方能超过此处！这是溪流东面上层的石崖。它的南边与下层对峙的石崖相隔不多，可中间有石壁下插到溪底，不能渡到外面。稍内些有裂隙往南进去，裂口曲曲折折而里边弯弯转转，倒垂的石龙，交相纵横扭结。希望这当中有通到南面的石崖，但还有一片岩石隔着，如果凿通这里，从这里取道，从下层的石台畔架浮桥渡到老君神座后边，既可以兼收上下两层石崖的胜景，而且中间弯弯转转通着，不必绕道于外，以免从高空跳下的危险，真是有利于胜境的妙法了。此时我虽顺势下滑到洞中，考虑上登无处可攀，隔着溪流呼叫僧房中拓碑的人，请求他们给条绳子垂下崖壁来，或许可挽着绳子上去。可拓碑的人不认识外面转进来的路，徒劳无益地想用长梯涉过溪水。但溪流既难越过，梯子的长度又不到崖壁的一半，即使是越过溪流也不能下去。彷徨了很久，打算等洞中的僧人参慧归来，找路抛给绳子。我过了中午还未吃饭，反复环视，在它下边见有竖直的裂隙，虽无处可攀援，但它侧面下覆的石崖上反而有凹孔，只是从上俯瞰不能见到，而从下上登或者可以依赖它们。于是从那里耸动身体，好像鸟劈动翅膀，不知不觉，已钻出了深井，那种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了。仍从丛莽中下山，一里路，由石桥转入洞中吃饭。下午，因为衣裤积满了污垢，就着溪水清洗，居然到了傍晚。

初四日　拓碑人早晨来到，是因为剩余的碑未拓完，到中午才完工，立即前去呈送给县里，再次约定在明天。我等待他们十分烦闷。听说西南十里有处古鼎山，有座龙岩高悬，铁旗岩新近开辟，而且可从真仙岩后溯灵寿溪的上游。打算下午去探古鼎山铁旗岩，〔新开辟的洞。〕可拓碑人既已离去，参慧又未归，姑且在洞中守行李，终于不能出行。

初五日　吴道士与镜禅的徒弟这才来到，为我拓韩忠献的碑。此碑极大，而石壁斜斜地排列着，我事先排了木头横架起来，但仍要分三层拓，由于横着的架子在中间妨碍着，必得拓完一层就解开架子，然后才能再拓。然而他们拓得十分草率，且字大刻得又浅，一半漫漶了，我为他们挖去污点填补空缺，整天都在润饰拓片，但始终有几字不全。会聚拓碑人用剩余的纸拓《元祐党籍碑》、〔此碑是宋代知军沈時所刻。因为他的祖先也被列入名册之中，故而用家传的本子刻了此碑，与桂林龙隐岩刻的相同。但龙隐岩是刻在崖壁上而且字大，此处是刻碑而

字迹工整。]《老君洞图》与《老君像碑》。下午，和尚道士这才离开，我润饰韩忠献碑的拓片直到天黑。

【原文】

初六日　洞中事完，余欲一探铁旗岩，遂为行计。而是日雨复沛然，余不顾，晨餐即行。一里，过来时横列之北洞，又半里，抵横列之南洞，雨势弥大。余犹欲一登南洞，乃攀丛披茅，冒雨而上。连抵二崖下，竟不得洞。雨倾盆下注，乃倚崖避之。益不止，顶踵淋漓，崖不能久倚，遂去盖拄伞为杖，攀茅为絚，复冒雨下。盖其洞尚东，余所跻者在西，下望则了然，而近觅则茫不得见耳。又冒雨一里，南过安灵潭。又半里，西渡溪，乃从岐西向山坳。半里，逾坳而西，路渐大，雨渐杀。透山峡而出，共一里，南逾小桥，即来时横涉小溪上源也。则仰望桥南山半，有洞北向，有路可登，亟从之。洞入颇深，而无他岐，土人制纸于中，纸质甚粗，而池灶烘具皆依岩而备。中虽无人，知去古鼎不远，乃就其中绞衣去水。下山，循麓再西，则村居鳞次，称山中聚落之盛焉。问所谓铁旗岩者，居人指在西北峰半。又半里，抵其峰之东南，见峰腰岩罅层出，余以为是矣。左右觅路不得，为往返者数四，既乃又西，始见山半洞悬于上，阁倚于前，而左右终不得路。复往返久之，得垂钓童子为之前导。盖其径即在山下，入处为水淹草覆，故茫无可辨。稍上即得层级，有大木横偃级旁，上丛木耳，下结灵芝，时急于入岩，不及细简。及抵岩，则岩门双掩，以绳绾扣，知僧人不在，而雨犹沛，为之排扉以入。其岩南向，正与百步塘南之陆垅山相对。盖岩前古鼎村之山峙于左，沸水岩之山峙于右，岩悬山半，洞口圆通，而阁衔于内。其内不甚宽广，丛列神像，右转宏扩而暗然，数丈之内，亦回环无他岐入矣。洞内之观虽乏奇瑰，而洞之胜，颇饶罨映。铁旗之名，其以峰著，非以洞著耶！环视僧之爨具，在右转洞中，而卧帐设于前阁。因登其上，脱衣绞水而悬之窗间，取僧所留衣掩体以俟之。过午，望见山下一僧，戴笠拨茅而登，既久不至，则采耳盈筐[①]，故迟迟耳。初至，以余擅启其闭，辞色甚倨[②]。余告以远来遇雨，不得不入以待铺。初辞以无米且无薪，余先窥其盎有夙储，不直折之而穿，强其必炊。既炊，余就与语，语遂合，不特炊米供饭，且瀹耳为蔬，更觅薪炙衣焉。其僧好作禅语。楚人。既饭，酬以钱，复不纳。时雨渐止，余因问龙岩所在。僧初住山，



误以沸水岩为龙岩，指余西南人。余初不知，从之。半里至其下，山下有水穴东北向，潴水甚满，而内声崆峒，其东复然，盖其下皆中空，而水满潴之。然余所闻龙岩在山半，因望高而跻。其山上岐两峰，中削千仞，西有浅穴在削崖之下，东有夹罅在侧峰之侧，践棘披搜，终无危岩贮水。乃下，然犹不知其岩之为沸水不为龙岩也。东半里，趋古鼎村[3]。望村后山南向洞开，一高峡上穹，一圆窍并峙。私念此奇不可失，即从岐东上。上穹者，如楼梯内升，而前有一垂石当门，东透为台，下从台前南入并峙之窍；圆窍者，如圜室内剜，而内有一突石中踞。此时亦犹以沸水为龙岩，不复知此地可别觅龙岩也。既下，仍由村北旧路过小桥，则溪水暴涨，桥没水底者二尺余，以伞拄测以渡。念此小溪如此，若灵寿石堰，涨高势涌，必难东渡。适有土人取笋归古鼎，问之，曰："大溪诚难涉，然亦不必涉。逾岭抵溪，即随溪北下，所涉者止一小溪，即可绕出老君洞左。"余闻之喜甚。盖不特可以避涉，而且可以得安灵以北入洞源流，正余意中事，遂从之。逾坳，抵来所涉安灵西堰，则水势汹涌，洵非揭厉所及。乃即随溪左北行，里半，近隔溪横列之南洞，溪遂西转。又环西面一独峰，从其西麓转北，东向以趋老君后洞焉。路至是俱覆深茅间，莫测影响，惟望峰按向而趋。共二里，见灵寿大溪已东去，不能为余阻；而西山夹中，又有一小溪西来注之，其上有堰可涉。然挟涨势骄，以投鞭可渡之区，不免有望洋濡足之叹。踌躇半晌，既济而日已西沉，遂循溪而东。盖此处有径，乃北经刘公岩出下廓大道者，按方计里，迂曲甚多；时暮色已上，谓已在洞后，从其左越坳而下，即可达洞前，即无路，攀茅践棘，不过里许，乃竭蹶趋之。其坳皆悬石层嵌，藤刺交络，陷身没顶，手足莫施，如倾荡洪涛中，汩汩终无出理。计欲反辄刘公岩，已暝莫能及，此时无论虎狼蛇虺，凡飞走之族，一能胜予。幸棘刺中翳，反似鸿蒙未凿[4]，或伏穿其跨下，或蹂踔其翳端，久之竟出坳脊。俯而攀棘滚崖，益觉昏暗中下坠无恐。既乃出洞左蔬畦中，始得达洞，则参慧已下楗支扉矣[5]。呼而启扉，再以入洞，反若更生焉。

注释

①耳：木耳

②倨（jù）：傲慢。

③古鼎村：今作古顶，在融水县东南隅，融江西岸。

④鸿蒙：宇宙形成以前的混沌状态。

⑤楗（jiàn 健）：门上关插的木条，横的称关，竖的称楗。

【今译】

初六日　洞中事完毕，我想去探一探铁旗岩，便为出行做准备。可这一天雨又倾盆而下，我不顾，早餐后就动身。一里，路过来时横列的北洞，又走半里，抵达横列的南洞，雨势更大了。我仍想登一次南洞，便攀着树丛分开茅草，冒雨而上。一连到达两道山崖下边，竟然找不到洞。雨倾盆下注，只好靠着崖壁避雨。雨益发不停，头顶脚跟雨水淋漓，石崖不能长久靠着，便去掉伞盖拄着雨伞当做拐杖，抓住茅草作为绳子，又冒雨下山。原来那洞还在东边，我登上去的地方在西面，从下边望去一目了然，可在近处寻找却茫然不可见了。又冒雨行一里，向南路过安灵潭。又走半里，向西渡过溪流，就从岔道往西向着山坳走。半里，越过山坳往西行，路渐渐宽起来，雨慢慢减弱。穿过山峡出来，共一里，向南越过小桥，就是来时横涉过的小溪的上游了。仰望桥南的山腰上，有个洞向北，有路可登，急忙顺着路走。洞进去很深，没有别的岔洞，本地人在洞中造纸，纸质十分粗糙，可水池炉灶烘烤的器具全都齐备地安置在洞中。洞中虽无人，但心知距古鼎山已不远，便就在洞中扭去衣服上的水。下山后，沿山麓再往西走，就见村庄房屋鳞次栉比，称得上是山中村落的盛况。打听所谓铁旗岩的地方，居民指点在西北山峰的半腰上。又行半里，到达这座山峰的东南麓，见到山腰上岩石裂隙层层现出，我以为是了。在左右找不到路，为此往返了四次。随即就又往西走，才见半山腰洞高悬在上，楼阁紧靠在前，但在左右始终找不到路。再往返了很久，遇到个钓鱼的儿童为我在前领路。原来那小径就在山下，入口处被水淹没草丛覆盖着，所以茫然不能辨认出来。略上走马上遇到层层石阶，有大树横卧在石阶旁，上面丛生着木耳，下边结着灵芝，当时急于进洞，来不及细细查看。及到岩洞时，却见岩洞的门双双掩着，用绳子结了个扣，知道僧人不在，可雨仍在倾泻，为此推开门进去。这个岩洞向南，正与百步塘南面的陆垅山相对。大体上岩洞前方古鼎村所在之山矗立在左边，沸水岩所在之山屹立于右边，岩洞悬在山腰上，洞口圆圆的无阻碍，而楼阁排列于



内。洞内不怎么宽广，成群排列着神像，向右转去宏大开阔却很昏暗，几丈之内，也就回环曲折没有别的岔洞可入了。洞内的景观虽缺乏奇伟的瑰丽，可洞中的景致，颇富有掩映的情趣。铁旗的名字，那是以山峰著称的，不是以洞著名的！环视僧人的炊具，在向右转的洞中，而卧具蚊帐设在前边的阁中。因而登上楼阁，脱去衣服绞水并挂在窗口上，取来和尚留下的衣服遮身以等待他。过了中午，望见山下有一个和尚，戴着斗笠拨开茅草上登，随后很久不到，原来是采木耳装满了竹筐，所以迟迟不到。初到时，因为我擅自开了他关着的门，语言脸色都十分傲慢。我告诉他因为远道而来遇上下雨，不得不进来等着给饭吃。起初他用无米又无柴来推辞，我事先窥见他的瓦瓮里有平素储藏着的粮食，不直说揭穿他，强逼他必得烧饭。做饭之后，我凑过去与他讲话，话一说便合拍，不但煮米供饭吃，而且煮木耳作菜，又找来木柴烤衣服。〔这个和尚爱讲充满禅理的话。是楚人。〕吃过饭，拿钱酬谢他，又不接受。此时雨慢慢停了，我因而打听了龙岩所在之处。这个和尚刚住进山里，错把沸水岩当作龙岩，指点我往西南进山。我起初不知道，按他的话走，半里路来到山下，山下有个水洞朝向东北，积水非常满，而洞内水声空洞洞的，山东面又是这样，大概山下中间都是空的，而水满满的积在里边。不过我听说龙岩在半山腰，因而望着高处上登。此山上面岔出两峰，中间陡削高千仞，西面在削崖之下有个浅穴，东面在侧峰的侧面有道夹缝，踩着荆棘拨开搜寻，始终没有贮着水的高洞。只好下山，但仍不知这个岩洞是沸水岩不是龙岩。往东半里，赶到古鼎村。望见村子后山上有向南张开的洞，一个又高又窄上边隆起，一个圆窍并峙，私下想来这处奇景不可错过，立即从岔道向东上山。上边隆起的洞，里面如楼梯一样上升，而洞前有一块下垂的岩石挡在洞口，向东穿过去是平台，下去从平台前往南就进入并峙的圆窍；圆窍里边，如内中挖空的圆屋子，而洞内有一块突起的岩石盘踞在中央。此时也仍把沸水岩当作龙岩，不再知道此地可找到别的龙岩了。下山后，仍由村北的原路过小桥，就见溪水暴涨，桥身淹没在水下有二尺多，用伞拄着探测深浅才得以渡过来。心想这条小溪如此，如是灵寿溪的石坝，水流高涨水势汹涌，必定难以涉到东面。适好有当地人拿了竹笋回归古鼎村，向他打听，答："大溪确实难涉过去，不过也不必涉水。越过岭走到溪边，立即顺溪流往北下走，要涉的只是一条

小溪，就可绕到老君洞的左边。”我听到这话十分欢喜。原来不但可以避免涉水，而且可以找到安灵潭以北流入洞中的源流，正是我心意中的事，便按他的话走。越过山坳，到达来时涉过的安灵潭西侧的堤坝，就见水势汹涌，实在不是揭起衣服所能涉过去的。于是马上顺溪左往北行，一里半，走近隔溪横列的南洞，溪流于是向西转去。又环绕西面一座独立的山峰，从它的西麓转到北面，向东便能赶到老君岩后洞了。路到了这里全部覆盖在深深的茅草间，无法测知虚实，唯有望着山峰根据方位赶路。共行二里，见灵寿大溪已向东流去，不能阻挡我了；可西山夹谷中，又有一条小溪从西流来注入灵寿溪，溪上有坝可涉过去。然而溪水仗着涨势骄横，在投鞭于溪就可断流而过的地方，不免有浸湿鞋子望洋兴叹之感。踌躇了半晌，涉过溪流后太阳已西沉，便沿溪流往东走。原来此处有小径，是往北经刘公岩通到去下廓的大道的路，按方位估计里程，迂回得太多；此时暮色已经上来，我以为已在洞后，从它左侧越过山坳下走，马上可到达洞前，即便无路，攀着茅草踏着荆棘，不过一里路左右，便尽力跌跌撞撞地往前赶路。那山坳都是悬石层层深嵌，藤条刺棘交缠，陷下身子没过头顶，手脚无法施展，如倾斜漂荡在洪水波涛之中，似湍急的水流终归没有走出去的办法。打算返回刘公岩，天已昏黑无法赶到，此时无论是虎狼毒蛇，凡是会飞能走的族类，一概能胜过我。幸好刺棘在中间障蔽着，反而似未开凿的宇宙一片混沌，或者趴下穿过它的胯下，或者似猿猴样跳过那屏障的顶端，很久之后居然出到了坳脊上。俯身抓住荆棘滚下山崖，益发觉得在昏暗中下坠没有恐惧之感。不久到了洞左的菜地中，这才得以来到岩洞，参慧却已放下门闩撑住了门。呼叫后开了门，再次得以入洞，反而觉得好像是再生了一样。

【原文】

初七日　参慧早赴斋坛，余以衣濡未干，自炊自炙于岩中。而是日雨淋漓不止，将午稍间，乃趋城南讯舟，更入城补衣焉。是早有三舟已发，计须就其处俟之，盖舟从怀远来，非可预拟，而本地之舟则不时发也。薄暮乃返洞取囊，以就城南逆旅[1]，而参慧犹未返岩，不及与别，为留钱畀其徒而去。是日七夕，此方人即以当中元[2]，益不知乞巧，只知报先，亦一方之厚道也。其时雨阵时作，江水暴涨，余为沽酒漫酌，

迨夜拥蒭而卧[3]，雨透茅滴沥，卧具俱湿。

初八日　雨势愈急，江涨弥甚。早得一舟，亟携囊下待；久之，其主者至，舟甚隘，势难并处，余乃复负囊还旅肆。是午水势垂垂，逾涯拍岸，市人见其略长刻增[4]，多移栖高原以避之。余坐对江流滔滔，大木连株蔽江而下，分阵漩涡，若战舰之争先。土人多以小舟截其零枝，顷刻满载；又以长索系其巨干，随其势下至漩湾处，始挈入洄溜，泄之涯间。涯人谓："庐且不保[5]，何有于薪？"舟人谓："余因水为利，不若汝之胥溺[6]。"交相笑也。

初九日　夜雨复间作，达旦少止，而水弥涨。余仍得一小舟，坐其间，泊城南吊桥下。其桥高二丈，桥下水西北自演武场来，初涸不成流，至是倏而凌岸，倏而逾梁，人人有产蛙沉灶之虑。过午，主舟者至，则都司促表差也。又有本邑差以独木舟四，缀其两旁，以赴郡焉，乃郡徼取以载卤者[7]。其舟虽小，得此四舟，若添两翼。下午发舟，东南行，已转西南，二十里，有山突立江右，乃西自古东山逾鸡笼坳而东抵于此者。又二十里为高街，有百家之聚在江右。又五里，为芙蓉山亘其东南，有百家之聚在江左。又西南五里为和睦墟。又西十里过舞阳江口[8]。晚泊于沙弓，水且及街衢，尽失来时之砂碛悬崖矣。

初十日　昧爽放舟。一十五里，马头。五里，杨城，舟泊而待承差取供给于驿[9]。其江之西北有崖濒江，盖东与马头对者也。抵午始放舟。五里，草墟，十五里，罗岩[10]。村在江左，岩在江右。其岩层突沓斑驳，五色灿然。南崖稍低，有石芝偃峰顶，有洞匏剜崖半，当亦有胜可寻，而来时以暑雨掩篷，去复仅隔江遥睇，崖间猿鹤，能不笑人耶！又五里杨柳[11]，又五里大堡，又十五里旧县，又五里古城，又五里白沙湾[12]。江北有尖峰，两角分东西起，峭拔特甚，其南丛山即县治所倚也。江至白沙又曲而南，又十里，下午抵柳城县西门。龙江西至庆远来会。按志，县治西有穿山，而治西平临江渚，地且无山，安得有"穿"？又按，城北有笔架、文笔峰，而不得其据。遍询土人，有识者指城西南隔江峭峰丛立者为笔架、文笔，又言其巅有洞中透，穿山当亦即此。然方隅与志不合，而志既各标，兹何以并萃耶？承差复往驿中，余坐待甚久，泊多行少，不意顺流之疾，淹留乃尔！既暮，差至，促舟人夜行，遂得补日之不足焉。南二里，江之左为峦拦山，削崖截江，为县地南障；江之右即峭峰丛立，土人所指为笔架、穿山者，而透明之穴终无从瞩。棹月顺

流，瞬息十五里，转而东北行。又五里，有山兀耸江东岸，排列而南，江亦随之南折，滩声轰轰，如殷雷不绝，是为倒催滩。岂山反插而水逆流，故谓之“倒”，而交并逼促，故谓之“催”耶？其时波光山影，月色滩声，为之掩映，所云挟飞仙者非欤！又南十五里为古陵，又二十里为皇泽墟，西与鹅山隔山相向矣。又南三里抵柳州府，泊其南门，城鼓犹初下也。

注释

①逆旅：旅店。

②七夕、中元：皆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七夕指中历七月七日晚上。传说这时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妇女多于这天晚上陈设瓜果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称为“乞巧”。中元节在中历七月十五日，群众习惯于这天晚上追祀祖先。

③蒭(chú)：同“刍”，草。

④市人见其略长刻增：“略”，沪本疑为“晷”，可从。

⑤庐：小屋。

⑥胥(xū 虚)：等待。溺(nì 泥)：淹没。



⑦徼(yāo 腰)：拦截。卤(lǔ 鲁)：盐卤。

⑧舞阳江：“舞”原作“無”，据六月二十四日记改。

⑨承差：官署中一般吏役的通称，也称“经承”。

⑩罗岩：今作洛崖，在柳城县稍西，融江西岸。

⑪杨柳：今名同，在柳城县北郊，融江东岸。

⑫古城：今名同，在柳城县南境，融江东岸，浦河汇入融江处。白沙湾：今作白沙，在柳城县南境，融江东岸。

【今译】

初七日　参慧一早赶去念经做法事，我由于衣服潮湿未干，在岩洞中自己烧饭独自烤火。可这一天雨下得淋漓不止，将近中午时稍微间断了一下，于是赶到城南打听船，再进城去补衣服。这天早晨有三条船已开走，估计必须到此处等船，大致船从怀远驶来，不能预先计划，而本地的船却不定时发船。傍晚才返回洞中取行李，以便住到城南的旅店中，可参慧还未返回洞中，来不及与他道别，为此留了些钱给他徒弟便离开了。这天是七夕，这地方的人就拿它当中元节，更不知乞巧，只知祭祖，也是这一方厚道淳朴的风俗了。此时阵雨不时发作，

江水暴涨，我因而买酒来漫不经心地喝下，到夜里抱着干草便躺下了，雨水透过茅屋顶滴下来，铺盖全湿了。

初八日　雨势更急，江水涨得更猛。早上找到一只船，连忙带着行李下去等；很久之后，船主人到了，船很窄，情势难以共处，我只得又背着行李回旅店。这天中午水势浩浩淼淼，越过岸边拍打着江岸，街市中人见水位上涨刻度增高，多移居到地势高的原野上去避洪水。我坐着面对滔滔江流，大树连根带叶布满江面流下来，分成队列打着漩涡，好像战舰一样争先恐后。当地人大多用小船拦截其中的零散枝叶，顷刻就装满一船；又用长绳系住那大树干，顺水势下到水湾漩流之处，方才拖入回旋的水流，把树拉到岸边。岸边的人说："房屋都将保不住，要柴火有什么用？"船上的人说："我趁水势得到好处，不像你们等着被淹。"相互都笑了。

初九日　夜里雨又断断续续地下起来，到天明慢慢停了，可江水更加上涨。我仍然找到一条小船，坐在船中，停泊在城南吊桥下。此桥高二丈，桥下水从西北方自演武场流来，起初干涸不成流，到这里倏地越过江岸，倏地漫过了桥，人人都有炉灶沉入水底生出青蛙的忧虑。过了中午，主管船只的人来了，是都指挥使司催促奏表的差役。又有本县的差役用四条独木舟，连缀在小船两旁，以便赶赴府城，是府里发公文取来装载盐卤的船。那船虽小，得到这四条独木舟，好像添了两个翅膀。下午开船，往东南行，不久转向西南，二十里，有座山突立在江右，是自西边古东山越过鸡笼坳而后往东延到此地的山。又行船二十里是高街，有个百户人家的村落在江右。又行五里，是芙蓉山横亘在江流的东南，有个百户人家的村落在江左。又向西南行五里是和睦墟。又向西十里过了舞阳江口。晚上停泊在沙弓，江水将要漫到街道上，完全失去了来时满是沙石浅滩的悬崖了。

初十日　黎明开船。行十五里，到马头。五里，到杨城，船停下来等差役去驿站取给养。此处江的西北有山崖濒临江流，大致是在东面与马头相对的山。到中午才开船。五里，到草墟，十五里，到罗岩。村子在江左，罗岩在江右。那岩石层层突起杂沓斑驳，五色灿烂。南面的石崖稍低，有灵芝状的岩石倒卧在峰顶，山崖半腰有个山洞似葫芦样剜空，应当也有胜景可以探寻，但来时因为炎热天下雨掩着船篷，去的时候又仅能隔江远远斜视，山崖间的猿猴白鹤，能不讥笑人吗！又

行五里到杨柳，又行五里是大堡，又是十五里为旧县，又行五里到古城，又五里到白沙湾。江北有座尖峰，两个尖角分在东西两头突起，特别陡峭挺拔，它南边成丛的山峦就是县城紧靠的地方了。江水流到白沙湾又曲向南，又行十里，下午抵达柳城县西门，龙江从西边流到庆远前来汇合。根据志书，县城西边有座穿山，但县城西面地势平坦濒临江中的小洲，地上尚且无山，哪能有“穿”？又按，城北有笔架峰、文笔峰，可找不到它的根据。问遍当地人，有认识的人指出城西南隔江山峰陡峭成丛矗立之处是笔架峰、文笔峰，又说峰预有洞从山腹中穿透，穿山应当也就是此处。但是方位与志书不相符，而且志书既然各自标出，这里为什么聚集在一起呢？差役再次前往驿站中去，我坐等了很久，停泊的时候多行船的时间少，想不到顺流而快行的常理到这时滞留如此！天黑后，差役来了，催促船夫夜间行船，于是得以补足白天的不足了。向南二里，江的左岸是峦拦山，陡削的山崖横截江流，是县城在南边的屏障；江的右岸就是成丛峭立的山峰，是当地人指认为笔架峰、穿山的地方，然而透亮光的洞穴始终无从看到。顺流月夜划船，瞬息就是十五里，转向东北行。又行五里，有座山突兀耸立在江东岸，排列着往南延伸，江流也随山势向南折，河滩水声轰轰，如隆隆雷声不绝于耳，这是倒催滩。莫非是山反插而水逆流，所以把它标为“倒”，而互相依傍逼近，故而把它叫做“催”吗？此时波光山影，月色滩声，为它们衬托，所说的挟飞仙遨游的事没有啊！又往南十五里是古陵，又行二十里是皇泽墟，西面与鹅山隔山相望了。又南行三里抵达柳州府，停泊在府城南门，城中更鼓还刚刚敲响。

【原文】

十一日　早入西南门，抵朱寓，则静闻与顾仆病犹未瘥也。往返二十日，冀俱有起色，而顾仆削弱尤甚，为之怅然。

十二日　出东门，投刺谒王翰简之子罗源公[①]，名唐国，以乡荐任罗源令[②]。其弟上春官下第[③]，犹未归。以疾辞。还从北门入。下午出南门，沿江询往浔州舡，以中元节无有行者。

十三日　早，从南门渡江，循马鞍山北麓西行，折而南，循其西麓，由西南坞中登山。石级草没，湿滑不能投足。附郭名岩，其荒芜乃尔，何怪深崖绝谷耶！仙奕岩在山半削崖下，其门西向，正与立鱼山对，只

隔山下平壑中一潭，其岩内逼如合掌，深止丈余，中坐仙像，两崖镌题满壁。岩外右有石端耸，其上迸裂成纹，参差不齐，虽可登憩，而以为黑肌赤脉，分十八道可奕，似未为确；左有崖上削，大篆“钓台”二字，江遥潭隘，何堪羡鱼。盖博不及魏叔卿之台，钓不及严子陵之矶，惟登憩崖右石端，平揖立鱼。岩中梵音磬响[4]，飘然天钧，振溢山谷也。崖左有级东南上，又裂一岩，形与仙奕同，西南向。中砌石为座，后有穴下坠，颇深而隘。右有两圆穴，大仅如筒，而中外透漏，第隘不能入其下。东南抵坳中，又迸一岩，亦浅隘不足观。盖仙奕三岩，齐列山半，俱相伯仲而已。既西下山麓还望，复得一岩，亦西向，正在中岩之下。其岩亦浅隘，中昔有碑，今止存其趺。岩上覆有三圆岩，若梅花之瓣，惜飘零其二，不成五。出岩前，有石平砥如枰，而赤纹纵横，亦未之有。岩右有石窟如峡，北透通明，其中开朗可憩。而有病夫卧其前，已蠕蠕不能屈伸。荒谷断崖，樵牧不至，而斯人托命于此，可哀亦可敬也！出岩，西盘一山嘴，转其东南，山半有洞西南向。乃践棘而登，洞门岈然，其中高穹而上，深坠而下，纵横成峡，层叠为楼，不甚宽宏，而以危峻逼裂见奇者也。入门，有石突门右，蹲踞若牛而青其色，其背复高突一石，圆若老人之首。先是，立鱼僧指其处有寿星岩，必即此矣。但所指尚在东南黄崖悬削处，盖黄崖西面与立鱼对，而此则侧隐于北，当时未见耳。由突石之左悬级下坠，西出突石之下，则下坠渊削，而上级虚悬，皆峭裂不通行。东入峡道中，湾环而进，忽得天光上映，仰睇若层楼空架，而两崖上覆下嵌，无由跖虚上跻。第遥见光映处，内门规列，高悬夹崖之端，外户楞分，另透前山之上，其顶平若覆帷，恨不能牵绡一登，怅怅而出。

更下山而东，仰见北山之半，复有一门南向，计其处当即前洞光映所通也。见其下俱回崖层亘，乃稍东，循崖端西北而上，逾下崖，抵中崖，而上崖悬绝不得上。复从前道下，更东循崖角西北登上崖。沿崖西陟，则洞前三面皆危壁倚空，惟此一线盘崖可通。前有平石如露台，内旋室方丈，四壁俱环柱骈枝，细若镂丝垂络，联布密嵌，而顶平如幕，下平如砥。西北内通一门，下临深峡，果即前所仰望透空处也。若断塞所登一线盘崖，从峡中设梯以上，此岩高朗如阁，正巢栖穴处之妙境矣。坐憩久之，仍循崖端东南下，其南复有山鹊起。从两山夹中取道而东，可出马鞍之东隅，而中塞无路；循南山西麓取道而南，可抵上龙

潭，乃往来大道也。从西麓仰眺山半，悬崖穹拓，黄斑赭影，轰然西向，欲一登无路。循山南行，有微径从草中东上，倾即翳没。竭蹶上登，得一门，外虽穹然，而内仅如合掌，无可深入。望黄赭轰削处，已在其北，而崖嘴间隔，不可盘陟。复下至山麓，再从莽中望崖而登，久之抵轰崖下。其崖危削数千尺，上覆下嵌，若垂空之云，亘接天半。每当平削处，时裂孔一方，中多纷纶奇诡，第琐碎不能深入[5]。循崖下北行，上有飞突之崖，下有累架之石，升降石罅中，虽无窈窕之门，如度凌虚之榭，亦足奇也。

时日已过午，下山欲南寻上龙潭，计无从得饭；而东向峡中，循马鞍东麓，即傍郭循江，既易得食，而又可窥屏风、登台，兼尽王氏山房诸胜，且取道两山间，更惬所愿也。乃披莽而东，见两崖石皆巉嵌，丛翠翳之，神愈飞动。既而得艺蔬之畦。又东一里，得北来大道。截大道横过，东去一里得聚落，则郡东门之对江渡也。于是溯江南岸倚屏风山北麓东行，其处村居连络。一里，抵登台山，居聚愈稠。江为山扼，土人谓登台山巅有三虎，夜辄下山啖猪犬。民居环山麓而崖峻，虎得负隅，莫敢撄焉。转而北去，路从山南绕其东麓而北。闻其处有杨文广洞，甚深杳，从江底潜通府堂，今其洞已塞，土人莫能指导，仅人人言之而已。登台之北又一里，有山横列三峰，其阴即王氏山房所倚，余昔从洛容来，从其北麓渡江者也。兹从南至，望见南麓有洞骈列，路当出其东隅，而遥闻洞前人声沸然，乃迂而西北至其下，则村氓之群社于野庙者也。洞在庙北半里，南向岈然。其山倒石虚悬，内裂三峡，外通三门，宛转回合而不甚深扩，然石青润而穴旁通，亦不意中所难得者。出洞，望西峰之阳，复有一岩南向，乃涉洼从之。适有妇负刍自北坳来，问东西二洞何名，曰："东洞名蛮王，西洞浅而无名，然中有蛇穴之。"问："北坳可达王氏山房？"曰："北坳乃樵径，无岐可通；大路从东麓而遥，小径缘西坡而近，然晚辄有虎，须急行。"余乃上西洞。洞门亦南向，而中果浅，皆赭赤之石，下无旁通之窍，何以穴蛇？内高五六尺，复有石板平庋，虚悬不能上。而石板中央有孔一圆，如井栏中剜，下适有突石，践石透孔，颈项恰出孔上，如罪人之囊三木者[6]，然耸肩束臂，可自此上跃也。但其上亦不宽奥，不堪舒憩。遂下，从西坡小径下山，循西麓而北逾一冈，竹坞蓊丛。里余而得一茅舍，东倚山麓，西临江坡。坡上密箐蔽空，连麓交荫，道出其下，如行空翠穴中，不复知有西烁之



日也。一里，北抵姚埠[7]，即东门渡也。其上村居数十家。由村后南向登，上即王氏山房。时日已昃。余先每入一岩，辄以所携龙眼、饼饵箕踞啖之，故至此而后索餐，得粥四瓯，饭与茶兼利之矣。遂南入竹坞中，篔筜万个[8]，森森俱碧玉翔烟，觉尘嚣之气俱尽。已而上山，石磴甚峻，西缘南折，穿榕树根中，透其跨下。其树小于桂林之榕树门，而一横跨街衢，一侧倚崖半，穿根透隙则同也。已又东上，过一庋石片下，石去地五六尺，崖旁平度出，薄齐架板，则山房在焉。小楼三楹横列洞前，北临绝壑，西瞻市堞纵横，北眺江流奔衍，东指马鹿、罗洞诸山，分行突翠，一览无遁形。楼后即洞，洞高不为楼掩，中置西方诸像，而僧则托栖楼中，若为洞门锁钥者。盖王氏昔读书于此，今则以为僧庐，而名东林洞焉。洞后西、东分两窍：西窍从南入，稍转而东，渐黑隘，不堪深入；东窍从南入，转而东忽透明焉。逾东阈而出，巨石迸裂，成两罅：一罅北透则石丛，而平台中悬，可以远眺；一罅东下则崖削，而茅阁虚嵌，可以潜栖。四旁皆耸石云嘘[9]，飞翠鸾舞，幽幻险烁，壶中之透别有天，世外之栖杳无地，非若他山透腹而出，一览即尽也。既而还至前洞，望渡舟甫去西岸。乃从洞东南跻岭上，石磴危峻，所望愈扩，遂南瞰登台焉。久之下山，则渡舟适至，遂由东门，共二里返寓。

十四日　在柳寓。

十五日　在柳寓。

十六日　作一书与王翰简之子罗源公。促静闻往天妃庙赎所当被，竟不得。

十七日　以书投王罗源，不俟其回书，即携行李下舟。过午，雨如注。既而复从南门入抵北门，市土药于朱医士，得山豆根、猪腰子、天竺黄、水萝葡、兔金藤诸药各少许，下舟已昏黑矣。



注释

①刺(cì 次)：名帖。

②罗源：明为县，隶福州府，即今福建罗源县。令：战国、秦汉以来，县的行政长官称令。明代改称知县，但仍相沿别称令。

③春官：礼部又称春官。科举考试的会试，由礼部主试，故参加会试又称为“上春官”。

④磬(qìng 庆)：佛寺中的法器，一种状如云板，一种为钵形，铜制。

⑤第琐碎不能深入:“琐碎”,乾隆本、四库本作“琐隘”。

⑥囊三木:古时加在罪犯颈项和手上、脚上的刑具,更以物蒙覆罪犯的头。又称“三木囊头”。

⑦姚埠:今作窑埠,在柳州市东郊,柳江东岸。

⑧筤(láng 郎):即苍筤,幼竹。筜(dāng 当):即筼筜,大竹。

⑨嘘(xū 虚):慢慢地吐气。

【今译】

十一日　早晨进入西南门,来到朱家寓所,就见静闻与顾仆的病仍未痊愈。往返二十日,希望他们都有起色,而顾仆尤其瘦削虚弱,为此心中怅然不乐。

十二日　出了东门,投递名帖拜见王翰简的儿子罗源公,〔名字叫王唐国,因为中乡试出任罗源县令。他的弟弟参加会试落第,还未归来。〕用生病推辞了。返回来从北门进城。下午出了南门,沿江打听去浔州的船,因为过中元节没有上路的人。



十三日　清早,从南门渡江,沿马鞍山北麓向西行,折向南,顺着山的西麓走,由西南方的山坞中登山。石阶没在草中,又湿又滑不能下脚。城郭附近的著名岩洞,荒芜如此,怎么怪得了深崖绝谷呢!仙奕岩在山半腰的削崖下,洞口向西,正与立鱼山相对,只隔着山下平敞的壑谷中的一个水潭。此岩洞内狭窄得如同合起来的手掌,深处只有一丈多,正中坐着神仙像,两侧石崖上刻着满壁的题记。洞外右边有岩石端端正正地耸起,石上迸裂成花纹,参差不齐,虽可登上去休息,但认为它是黑色的肌肤红色的脉络,分为十八道线,可以下棋,似乎不确实;左边有石崖上削,用大篆写着“钓台”二字,江流遥远水潭狭小,怎能想钓鱼!这里下棋赶不上魏叔卿的高台,钓鱼比不过严子陵的钓鱼台,唯有登上山崖右侧岩石顶上歇息,平对着立鱼山作揖。岩洞中的诵经声和钟磬的响声,飘飘然似天宫的仙乐,震荡洋溢在山谷间。石崖左侧有石阶向东南上去,又裂开一个岩洞,形状与仙奕岩相同,朝向西南。中央用石块砌成基座,后面有洞穴下坠,很深很窄。右边有两个圆穴,大处仅如竹筒,可里外透亮漏风,只是太窄不能进入到那下面。往东南走到山坳中,又迸裂开一个岩洞,也是又浅又窄不值得观览。大体上仙奕岩有三个洞,齐齐地排列在山腰,都不相上下而已。

向西下到山麓后回身望去，又见到一个洞，也是向西，正在中洞之下。此洞也是又浅又窄，洞中从前有碑，今天只存留下碑座。洞上方下覆有三块圆形岩石，好似梅花的花瓣，可惜飘落了其他的两瓣，不成五瓣。出到洞前，有块平得如磨刀石样的岩石很像棋盘，而且红色花纹纵横交错，也是不曾有过的东西，岩石右方有个石窟像峡谷，通向北边透出亮光，其中开阔明朗可以歇息。可是有个病人躺在它前边，已蠕蠕而动不能屈伸了。在荒凉的山谷断绝的石崖之中，樵夫牧人来不到，可此人把性命托付在此，值得同情也值得敬重呀！出了岩洞，往西绕过一个山嘴，转到山东南麓，山腰有个洞朝向西南。于是踩着荆棘上登，洞口样子十分深邃，洞中向上高高隆起，往下深坠，纵横交错形成峡谷，层层叠叠成为楼台，不怎么宽大，却是以高险陡峻逼窄迸裂见奇的山洞。进入洞口，有岩石突立洞口右侧，蹲卧着好像牛而颜色是青的，它背上又高高突起一石，圆得像老人的头。这之前，立鱼山的僧人指点此处有个寿星岩，必定就是这里了。但他指的地方还在东南方黄色石崖悬绝陡削之处，大概是黄色石崖在西面与立鱼山相对，而此地却在侧边隐藏于北面，当时未见到罢了。由突出之石左边高悬的石阶下坠，向西来到突出的岩石下边，就见下边陷成陡削的深渊，而上面石阶悬在虚空中，全然峭拔绽裂不能通行。往东走入峡中的道路上，弯弯绕绕地前进，忽然天光在上方照射进来，仰面斜视好像层层高楼架在空中，而两侧的石崖上面覆盖下来下边深嵌地中，无从踏着虚空上登。只是远远见到亮光照射之处，里面排列着圆圆的洞口，高悬在狭窄的石崖顶端，外边分出门窗，另外穿透到前山之上，洞顶平得如下覆的帏幔，恨不能拉着绳索登上，只好闷闷不乐地出来。

再下山往东走，抬头见北山的半中腰，又有一个洞口向南，估计那里应当就是前边那个洞亮光照射通着的地方了。见它下边都是回绕的山崖层层横亘着，便稍向东走，沿崖外端往西北上登，越过下层山崖，来到中间一层山崖，可上层山崖悬绝不能上去。又从先前的路线下来，再往东沿崖角向西北登上上层山崖。沿山崖向西上登，就见洞前三面都是高壁刺天，唯有此一线绕着山崖可以通行。前边有个平台像露天舞台，洞内是一个方方一丈的石室，四壁都环绕着石柱和并列的枝条，细得好似镂刻出的丝束和下垂的缨络，联贯铺开密实镶嵌，但洞顶平得如同幕布，下边平得好似磨刀石。西北面的深处通着一个洞

口，下临深峡，果然就是先前抬头望见透出天空之处了。假如阻断登上来的那一线曲折的山崖，从峡中架梯子上来，此洞高悬明朗如楼阁，正是避世隐居的绝妙场所了。坐着休息了很久，仍沿山崖顶端向东南下山，它南面又有座山趁势奋起。从两山相夹中取道往东走，可以出到马鞍山的东隅，但中段阻塞无路；沿南山的西麓取道往南走，可到达上龙潭，是行人往来的大道。从西麓仰望山腰，悬崖穹隆宽阔，满是黄色赭红色的斑影，巍然向西，想登一次却无路。顺山往南行，有毛毛路从草丛中往东上去，顷刻就湮没了。竭力跌跌绊绊上登，找到一个洞口，外边虽穹然隆起，但洞内仅如合起的手掌，不能深入。望见黄红色崩裂陡削之处，已在它的北面，但山崖的尖嘴从中间隔断，不能绕着上登。再下到山麓，又从草莽中望着山崖上登，很久之后才到了崩裂的山崖下边。此处山崖高削有数千尺，上边下覆下面深嵌，如垂在空中的云彩，绵亘连接到半空中。每当有一平削之处，时常裂开一个孔洞，其中有许多纷纭奇异之状，但只是细小繁多不能深入。沿山崖下往北行，上方有飞突之崖，下边有重重叠叠架起来的岩石，在石缝中爬上爬下，虽然没有幽深的洞口，如越过凌空的台榭，也算得上是不寻常的了。

此时日色已过中午，下山想向南去找上龙潭，考虑无法找到饭吃；而向东经由峡中，沿马鞍山东麓走，就能靠近城郭顺江而行，既容易得到食物，且又可窥视屏风山、登台山，兼而游王氏山房诸处胜景，况且取道两山之间，更满足了我的心愿。于是拨开丛莽往东行，见两侧石崖都高险深嵌，成丛的翠色遮盖着山石，神魂愈加飞动。随即遇上种菜的菜地。又向东一里，遇上北来的大道。横截大道而过，往东去一里见到村落，是府城东门对面江边的渡口。从这里濒临江流南岸紧傍屏风山北麓往东行，此处村庄居屋连接不断。一里路，抵达登台山，居民聚居得愈加稠密。江流被山扼住，〔当地人声称登台山顶有三只老虎，夜里总是下山来吞食猪狗。民房环绕山麓而山崖陡峻，老虎得以依仗险要的山势，无人敢触犯它。〕转向北流去，路从山南绕到山的东麓往北走。听说此处有个杨文广洞，非常深邃，从江底潜通到府衙的大堂，今天此洞已堵塞，当地人无人能指路领路，只是人人这样说而已。登台山的北面又走一里，有座山横列着三座山峰，山北就是王氏山房依傍之处，是我以前从洛容县来，从它的北麓渡江的地方。这次

从南面来到，望见南麓有洞并列，路应当出到它的东隅，但远远听见洞前人声鼎沸，便绕道向西北来到洞下，原来是村民成群在野外庙宇中祭祀土地神。洞在庙北半里处，朝向南方，样子十分深邃。那山倒石虚悬，洞内裂成三条峡谷，外边通有三个洞口，弯弯转转回绕着却不怎么深广，然而石色青润而洞穴四通八达，也是不意之中所难得的了。出洞来，望见西峰的南面，又有一个岩洞向南，便涉过洼地走向那里。恰好有个妇女背着草从北面山坳中走来，打听东西两个洞叫什么名字，答："东洞名叫蛮王洞，西洞浅而无名，但洞中有蛇筑了巢穴。"问："北边的山坳可否到达王氏山房？"答："北面山坳中是打柴的小径，没有岔路可通；大路从东麓走但远，小径沿西面的山坡走要近些，但晚上常有老虎，必须快走。"我于是登上西洞。洞口也是向南，而洞中果然浅，都是赭红色的岩石，下边没有旁通的洞穴，用什么来做蛇的巢穴？洞内高五六尺，又有石板平架着，悬在虚空不能上去。可石板中央有一圆孔，如井栏一样在中央剜空，下边恰好有块突起的岩石，踩着石头穿入圆孔，脖子正好钻出圆孔上边，如犯人戴着木枷的样子，不过耸起肩紧束手臂，可从此处跃上去。但那上面也不宽深，不能舒展身体歇息。于是下来，从西面山坡的小径下山，沿西麓往北越过一道山冈，坞中竹林成丛郁郁葱葱。一里多路便见到一间茅屋，东面紧靠山麓，西边面临江岸的坡地。坡地上密布的竹林遮蔽了天空，连到山麓树阴相接，道路途经树阴下，如行走在高空的翡翠洞穴之中，不再知道有西晒的烈日了。一里，向北抵达姚埠，就是东门的渡口。渡口上有村庄民居数十家。由村后向南登山，上面就是王氏山房。此时日已西斜。我先前每进入一个岩洞，总是拿出带着的龙眼、糕饼盘腿坐下吃，所以到此地后才找饭吃，得到四小盆稀粥，饭与茶的好处兼而得之了。于是往南走入布满竹林的山坞中，大小竹子千万株，竹影森森全是碧玉飞烟，觉得尘世间纷扰喧嚣的气息全消失了。随即上山，石磴很陡，往西顺着走向南折过去，穿过榕树根中，钻过它的胯下。〔这棵树比桂林榕树门的小，然而一棵横跨在街市中，一棵斜靠在山崖半中腰，根部穿洞却是相同的。〕随后又向东上走，经过一块平架的石片下边，石片离地面五六尺，在山崖侧旁平架出来，薄处与作木架的木板相等，王氏山房就在这里。小楼三间横列在洞前，北边下临悬绝的壑谷，远望西面纵横的街市城墙，眺望北方江流奔泻，东面指点马鹿、罗洞诸山，分成行

列苍翠突起，一览无余。楼后就是洞，洞高未被楼遮住，洞中放着许多佛像，而僧人却寄宿在楼中，好像是守护山洞大门的锁和钥匙。原来是王氏从前在此读书，今天却成了僧房，并起名叫东林洞了。洞后西、东两面分出两个洞穴：西边的洞穴从南面进去，渐渐转向东，慢慢变得又黑又窄，不能深入；东边的洞穴从南面进去，转向东忽然透入亮光来。越过东边的石门槛出洞来，巨石迸裂成两条裂缝：一条石缝裂透北边则岩石成丛，而中间悬着平台，可以远眺；一条石缝往东下裂则崖壁陡削，而茅草建成的楼阁嵌在虚空中，可以隐居。四旁都是高耸的岩石吐着云气，翠色翻飞鸾凤起舞，幽寂奇幻，险峻闪烁，钻入酒壶中就别有洞天，世外的仙境杳然无处可寻，如果不是穿透别座山的山腹出来，看一眼就完了。不久返回到前洞，望见渡船刚离开西岸。于是从洞前向东南登到岭上，石磴险峻，望得见的地方更广阔，终于向南俯瞰到登台山了。很久才下山，就见渡船适好来到，就经由东门，共走二里返回寓所。

十四日　在柳家寓所。

十五日　在柳家寓所。

十六日　写了一封给王翰简之子罗源公的信。催促静闻去天妃庙赎取抵押的被盖，竟然要不来。

十七日　把信投递给王罗源，不等他的回信，立即带上行李下船。过了中午，大雨如注。随后再从南门进城走到北门，向朱医士买了些草药，买到山豆根、猪腰子、天竺黄、水萝葡、兔金藤各种药材各有一些，下船时天已昏黑了。

【原文】

十八日[①]　晨餐后放舟。十里，石狗湾。有小山在江左，江稍曲而东北。小山之东为龙船山，又西南为夹道双山，此北门陆路所出也。由石狗湾五里，为油闸[②]，江始转而东。又东北十里为罗沟。向正东行者五里，始转而南，十里为山门冲[③]，即昔日洛容来渡江处也。江东为南寨山西麓，石崖回返，下嵌江流；江西岸为马鹿堡。又南十里为罗峒。前有山突兀坪中，有罅南裂，上连下透如石门。其巅又有一圆石突缀于上，若一僧倚崖南向，肩与崖齐，而上露其头颅，下透其腰背。余昔在罗山南已东望而见之，今复西眺，盖水陆兼收之矣。又南五里，

诸峰森丛江右，石崖回亘，亦犹山门之列于江左者，而其上复有石森列，若立而伛偻，若坐而箕踞者。舟人谓此处有“八仙对奕”，岂即此耶？至此江稍转西南，其东岸有聚落曰鸡腊[4]，乃柳州东南陆路大道也。道侧有溪自西来入，于是舟转东行。五里，转而南，有崖悬突江左，层累叠嵌，光采离奇。眺其东，有尖峰弯竖，形若牛角。既而东转五里，江北聚落出焉，名曰犁冲[5]。盖山脉北自牛角尖直下，江流环其东、南、西三面，中成盘涯，若犁之尖，故名。忽转而北，又五里，直抵牛角山下。复转东去，北山松桧森然，名曰罗坟。遥闻滩声如雷，久之始至，则悬流回瀑，一泻数里，是曰横旋滩[6]。自犁冲北转至此，破壁而出，建瓴而下，又共五里矣。东南下滩五里，山渐开伏，又十里，稍折而东北，又东十里，三江口[7]。洛青江自东北来注，有聚落在柳江北、洛青西，昔有巡司并驿，今移贯江矣。时日已西衔山半，遂泊。

十九日　舟人因蚊蚋甚多，乘月放舟中流，听其随波去。五鼓抵贯江[8]，市聚在东岸，其上连室颇盛，其下复有滩。下滩，舟稍泊，既曙乃行。二十里，象州[9]，在江东岸。自犁冲来，石山渐隐，土山渐开，唯贯江之下有崖特立江左，江转而西，山形下削上突，岂即志所谓“象台”耶？象州城在江东岸，濒江岸颇高，西门城垣因之，州即在其内。州廨内外，多茅舍萧条，其东即洼而下，居民之庐托焉。西门外隔江即为象山。山土而不高，土人曰：“春月有云气，望若象形，纷走其上，即之则散，故名。”其北岸有石蹲伏山头，谓“猫儿石”也，颇觉宛然。舟泊，市蔬米，濒午乃发。十里，转而西，有崖峙江左。又西十里，过大容堡[10]，转而西南行，两岸始扩然无山。又五里，转而东南行。又十里，都泥江自西南来会，其水浑浊如黄河之流，既入而澄波为之改色。江东北岸有小山，北面分耸两岐，西突兀而东尖峭，正与都泥入江之口相对，若为建标以识者。又东南十五里，折而西北，旋转西南。又十里，乃东下大滩，一泻五里，曰菱角滩。下滩五里，日薄崦嵫，又十五里，泊于泷村[11]。在江北岸。



都泥江者，乃北盘之水，发源曲靖东山之北[12]，经七星关抵普安之盘山[13]，由泗城而下迁江[14]，历宾州、来宾而出于此[15]。溯流之舟，抵迁江而止。盖上流即土司蛮峒，人不敢入；而水多悬流穿穴，不由地中，故人鲜谙其源流者[16]。又按庆远忻城有乌泥江，由县西六里北合龙江。询之土人，咸谓忻城无与龙江北合水口，疑

即都泥南下迁江者。盖迁江、忻城南北接壤，“乌泥”、“都泥”声音相合，恐非二水。若乌泥果北出龙江，必亦贵州之流，惜未至忻城一勘其迹耳。若此江则的为北盘之委，《西事珥》指为乌泥，似以二水为混，未详核之也。

二十日　昧爽放舟，五里下一滩，曰大鹭滩，江右石峰复骈列而出。又南五里，为武宣县西门[17]。县城在江之左，亦犹象州之西临江渚也。但隔江西岸之山，卓立岐分，引队而南，岩皆奇诡，若垂首引项，伛偻比肩，种种怪异。志谓“县西有仙人山，南有仙岩山”，当即所望诸异峰也，不似象州西山以云气得名也。其附舟去五人，复更四人，舟人泊而待之，上午乃发。南五里，江折而东，又五里，乃东南折而去，两岸复扩然。又十五里，有溪自西来注。又东南十里，为勒马堡[18]，堡江左，过此即为浔州之桂平界矣[19]。又南十里，两岸山渐合，又五里为横石矶。有石自江右山麓横突江中，急流倒涌，遂极澒洞之势。盖两崖皆连山逼束，至此为入峡之始。又南五里，转而东南二十里，江左涯辟一坪，是为碧滩，设堡置戍，为峡中之界，名镇峡堡焉[20]。又东南十里，两岸山势高耸，独冠诸峰，时有石峰悬峙。江至是转而东，其南回东转处，江左瞰流之石，有大书镌石者，土人指为韩都宪留题，然舟疾不能辨也。又东北二十里，有小溪自北破壁而出，其内深峻屈曲，如夹堵墙。又东为大藤峡，大江南北两崖，俱有石突江中。云昔有巨藤横驾江上，故南北两山之贼，此追彼窜，彼得藉为津梁，而我不能施其威武。自韩公雍破贼而断之，易名断藤峡[21]。过断藤五里，下弩滩[22]，遂南出峡口。有水自东来注，曰小江口。其水由武靖州来[23]，至此，合并西南下，势甚涌急，盖出峡而恣其放逸也。北自横石矶入峡，南至弩滩而出，其中山势回逼，正如道州之泷江，严陵之七里泷。但此峡相去六七十里，始入为东西峡，中转为南北峡，中无居庐，丛木亏蔽，两旁为瑶、僮窟宅，故易于为暴。使伐木开道，因泉置屯，则亦丹崖、钓台胜概所丽矣。今碧滩之上置镇峡堡，声势甚孤，恐怠玩之后，不足以震慑戎心也。出峡，又西南循山下，十五里抵浔州府[24]。已暮，泊于大北门。



大藤峡东抵府约三百余里，乃漓、柳二江之夹中也。两江瑶贼昔甚猖獗，屡征之后，今两江晏然。当其猖獗时，贼东西相结，盖其中有力山焉。东助府江[25]，西援藤峡，互相窜伏，所谓狡兔之三窟也。王新建讨定之后，当有布置，俟考之。

二十一日　隔晚泊浔州大北门税厂下。夜半风雨大作，五更雨止，而风势震撼不休，晨餐后乃杀。乃登涯入大北门。南行半里，转而东一里，过府前，又半里，抵四牌坊。折而南半里，出大南门，则郁江自西南来，绕城而东北，至小北门与黔江合而东北去，下平南[26]达梧州[27]者。下定寓南门驿前。乃登小北门城埠[28]，望二江交合处，有洲当其中，其江虽北去，旋转而东南下苍梧也[29]。循埠西行，望西山屼嵲出云表，下瞰城隅，上有石纵横，土人指其处有寺，当即志所称三清岩也。其后山即大藤峡。时以舍馆未定，不遑命屐，姑下舟觅夫，担行囊置南门外逆旅。静闻从而后，遍觅不得，下午乃至。薄暮仍雨。

注释

①本作"丁丑七月十八日"。自本日起至九月初九日记，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四册。原题"粤西"，有提纲云："静闻死南宁崇善寺。自柳州府起，往象州、浔州桂平县、陆川县、郁林州、北流县、容县、贵县、横州、永淳县、南宁府、新宁州、太平府、太平州、安平州、恩城州、龙英州、下雷州、胡润寨、向武州、镇远州、佶伦州、都结州。"此提纲有误，霞客足迹未到陆川。



②油闸：今作油榨，在柳州市北境，柳江南岸。

③山门冲：今作三门江，在柳州市东隅，柳江西岸。

④鸡腊：今作鸡喇，在柳州市南境，柳江西岸。

⑤犁冲：今作立冲，在柳江县东北隅，柳江东岸转折处。

⑥横旋滩：原作"横拉滩"，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⑦三江口：明为江口镇。今作江口，在鹿寨县南隅。

⑧贯江：贯(yǔn 允)通"陨"。贯江即今运江，在象州北隅，运江汇入柳江处。乾隆本作"宾江"，不从。

⑨象州：隶柳州府，即今象州。

⑩大容堡：今作大仁，在武宣县北隅，柳江南岸。

⑪泷村：今作陇村，在武宣县北境，黔江北岸。

⑫发源曲靖东山之北：陈本、乾隆本皆作"发源杨林海子"，应为整理者窜入。北盘发源杨林海子，系霞客到交水后误信龚起潜之说。《粤西游日记四》戊寅二月十五日记还提到北盘江"自曲靖东山发源"，此处陈本、乾隆本有误。

⑬七星关：今名同，在贵州毕节县西隅的公路边，鸭池河源于此附近，而与北盘江无涉。

⑭迁江：明为县，隶柳州府宾州。今名同，在来宾县西境，红水河南岸，清水江与红水河汇流处。

⑮来宾：明为县，隶柳州府，治今来宾县城厢。

⑯谙（ān 安）：熟悉。

⑰武宣县：隶柳州府象州，即今武宣县。

⑱勒马堡：今仍作勒马，在武宣县南隅，黔江东岸。

⑲桂平：浔州府附郭县，即今桂平县。

⑳碧滩：今名同，在桂平县西隅，黔江北岸。《明史·地理志》：桂平县"又北有碧滩堡、镇峡堡，俱成化中置"。不识碧滩与镇峡堡是一是二。

㉑自韩公句：此指明中叶大藤峡地区瑶族人民的起义，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瑶族侯大苟率领瑶、壮族人民在大藤峡地区起义，北边，修仁、荔浦、平乐等地人民起来响应；往南，势力发展到广东高、廉、雷诸州。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明政府派韩雍率军十六万，分五路对起义人民进行镇压，侯大苟被俘，英勇牺牲。韩雍斩断大藤，"勒石纪功"，改大藤峡为断藤峡。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侯郑昂又继续起义，攻入浔州府城及洛容、北流两县，直到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起义才暂时被镇压，但接着浔、柳两地人民又举行起义。韩雍也因此被罢了官。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王守仁最后平定了起义。大藤峡地区瑶族人民的起义坚持了数十年。



㉒弩滩：今名同，在桂平县西北境，大藤峡南口。

㉓武靖州：明代1467—1619年间有武靖州，隶浔州府。治所在今桂平县北境，金田稍南，现仍称武靖。

㉔浔州府：治桂平，即今桂平县。简称浔。

㉕府江：漓江在梧州附近一段称桂江，亦称府江。《嘉庆重修一统志》梧州府山川载："旧志，桂江一名府江，至府城西南入大江。"这一段河道今仍称桂江，又作抚河。

㉖平南：原倒误为"南平"，据《明史·地理志》改。平南：明为县，隶浔州府，即今平南县。

㉗梧州：明置梧州府，即今梧州市。

㉘城埤（pí 皮）：城墙上的矮墙。

㉙苍梧：梧州府附郭县，治今梧州市区。今仍有苍梧县，治所在龙圩，辖境在梧州市南、北、西三面。

【今译】

十八日　早餐后开船。十里，到石狗湾。有座小山在江左，江微微曲向东北。小山的东边是龙船山，又往西南是夹道双山，这是从北门走陆路经由的地方。由石狗湾行五里，是油闸，江流开始转向东。

又向东北行十里是罗沟。向正东行船五里，这才转向南，十里后是山门冲，就是往日从洛容县来渡江之处了。江东是南寨山的西麓，石崖反折过来，下嵌江流之中；江西岸是马鹿堡。又向南十里是罗峒。前方有座山耸立在平地中，山上有条缝向南裂开，上边连着下面穿透过去好像一道石门。山顶又有一块圆石突立点缀在上面，好似一个和尚背靠石崖面朝南方，肩部与石崖平齐，而上边露出他的头颅，下边他的腰背处透着亮光。我从前在罗山南面已向东望见它了，今天又从西边眺望，大体上它水陆的景色都兼收了。又向南五里，群峰森然丛立在江右，石崖回绕绵亘，也像那排列在江左山上的石门一样，而且山上又有石崖森然排列，像站着却弯腰曲背，如坐着却又似盘腿的样子。船夫说此处有“八仙对奕”，莫非就是这里吗？到此地江流渐渐转向西南，江东岸有村落叫鸡腊，是柳州东南方向走陆路的大道。路边有溪水自西面流来注入江中，从这里船转向东行。五里后，转向南，有石崖悬突在江左，层层叠垒深嵌，光彩离奇古怪。眺望它的东面，有座尖峰弯弯地竖立着，形状好像牛角。随后往东转五里，江北露出村落，名叫犁冲。大概是山脉从北方自牛角尖一直下延，江流环绕过它的东、南、西三面，中央形成回绕的江岸，好像犁铧的尖端，所以叫这个名字。忽然间转向北，又行五里，径直抵达牛角山下。再转向东去，北岸山上松柏森然茂密，名叫罗坟。远远听到河滩水声响如雷，很久才走到，就见高悬回旋的江流变成瀑布，一泻就是数里，这里叫横旋滩。自犁冲向北转到此地，冲破崖壁而出，高屋建瓴顺流而下，又共行了五里。往东南驶下河滩走五里，山势渐渐开阔低伏，又行十里，稍稍折回东北，又向东十里，到三江口。洛青江自东北流来注入柳江，有村落在柳江北岸、洛青江西岸，从前这里有巡检司及驿站，今天迁到贯江了。此时落日已西衔在半山腰，便停泊下来。

十九日　船夫因蚊子太多，乘着明月放船中流，听任它随波而去。五更时到达贯江，集市在东岸，岸上房屋连接不断十分繁荣，岸下又有河滩。下了河滩，船略停了些时候，天露曙光后便出发。行二十里，到象州，在江东岸，自犁冲以来，石山逐渐隐去，土山渐渐开阔起来，唯有贯江之下有座石崖独立在江左，江流转向西去，山势下边陡削上面突起，莫非就是志书所说的“象台”吗？象州城在江东岸，濒江之岸很高，西门的城墙沿岸筑成，州衙就在城内。州衙内外，多半是萧条的茅草

房。州衙东面立即低洼下去,居民的房屋坐落在那里。西门外隔江处就是象山,山为土质而且不高,当地人说:“春月间有云气,望去好似大象的形状,纷纷奔走在山上,走近它就散了,所以叫这个名字。”江北岸有块岩石蹲伏在山头,称为“猫儿石”,觉得十分逼真。船停泊下来,买菜买米,临近中午才开船。十里,转向西,有山崖矗立在江左。又向西行十里,路过大容堡,转向西南行,两岸这才十分开阔没有山。又行五里,转向东南行。又走十里,都泥江自西南流来汇合,都泥江水浑浊得如同黄河的水流,流入柳江后清澈的江水为之变色。江东北岸有座小山,北面分别耸起两座支峰,西峰突兀而东峰又尖又陡峭,正与都泥江流入柳江的江口相对,好像是标杆以便识别的模样。又往东南行十五里,折向西北行,随即转向西南。又行十里,便向东下一个大河滩,一泻就是五里,叫做菱角滩。下滩后行五里,落日逼近西山,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泷村。〔在江北岸〕。



都泥江,是北盘江的水流,发源于曲靖东山的北面,经七星关流到普安的盘山,由泗城往下流到迁江,经过宾州、来宾后流到此地。逆流而行的船,到迁江便停止了。大概是上游就是土司管辖的蛮族聚居区,人不敢进去;而且江上有许多瀑布飞下穿过地下的洞穴,不流经地面上,故而极少有人熟悉它的源流。又据志书庆远府忻城县有都泥江,由县城西面六里处往北合流于龙江。向当地人请教,都说忻城县没有与龙江在北边合流的江口,怀疑就是都泥江往南下流到迁江的一段。大概是迁江、忻城南北接壤,“乌泥”、“都泥”声音相似,恐怕不是两条河。如果乌泥江果然向北流到龙江,必定也是在贵州境内的江流,可惜未能到忻城去勘察一下它的实情。假如此江的确是北盘江的下游,《西事珥》指认为乌泥江,似乎把两条江相混了,没有详细核实过它。

二十日　黎明开船,行船五里下了一个河滩,叫大鹭滩,江右石峰又一次并列而出。又往南五里,是武宣县西门。县城在江的左岸,也如象州一样西边面临江中的沙洲。但隔江处西岸的山,直立分叉,排成队列往南延去,岩石全很奇异,好像垂着头伸长脖子,弯腰驼背并肩而立,种种怪异。志书称“县城西面有座仙人山,南面有座仙岩山”,应当就是望见的这些怪异的山峰了,不是如象州的西山那样是以云气得名的了。那些搭船的人去了五个,又换了四个人,船夫停下来等他们,

上午才开船。向南行五里，江折向东去，又行五里，便折向东南而去，两岸重又开阔起来。又行十五里，有溪水自西边前来注入柳江。又向东南一里，是勒马堡，堡在江左，过了此地就是浔州府的桂平县境内了。又向南十里，两岸的山渐渐合拢，又行五里是横石矶。有岩石自江右山麓横突在江中，急流倒涌，竟然极尽了汹涌无际的气势。大体上两岸的山崖都是紧逼过来束拢，由此是入峡的开始。又往南行五里，转向东南二十里，江左岸边辟出一块平地，这里是碧滩，建了城堡派驻了军队，是峡中的分界，名叫镇峡堡。又往东南十里，两岸山势高耸，独自胜过群峰，不时有悬绝的石峰耸峙。江流到这里转向东去，江流由南回转到东去之处，江左岸俯瞰江流的岩石上，有刻在石头上的大字，当地人指认为韩都指挥使留下的题辞，但船太快不能辨认。又向东北行二十里，有条小溪自北边冲破崖壁而出，溪谷内深峻曲折，如墙壁相夹。又向东去是大藤峡，大江南北两侧的山崖，都有岩石突出江中。据说从前有粗藤横架在江面上，所以南北两面山上的盗贼，这边追剿就逃窜到那边，那帮人得以借此作为桥梁，而我军不能施展它强大的威力。自从韩雍公剿灭盗贼并砍断藤条后，改名叫断藤峡。过断藤峡后行五里，下了弩滩，终于向南出了峡口。有水流自东面前来注入柳江，叫做小江口。这条河水由武靖州流来，到此地，合流后往西南流下去，水势十分汹涌湍急，大概是出峡后就任凭纵情奔流了。北面从横石矶入峡，南边到弩滩出峡，峡中山势回绕逼窄，正如道州的泷江，严陵的七里泷。但此峡相距六七十里，开始入峡时是呈东西向的峡谷，中途转向成为南北向的峡谷，峡中没有居民房屋，丛林遮蔽天日，两旁是瑶人、僮人的藏身聚居地，所以容易发生暴乱。假使砍去树木开通道路，凭借泉水驻兵屯守，便也是如丹崖、钓台一样景色优美的处所了。今天碧滩之上设置了镇峡堡，看上去十分孤单，恐怕松懈忽视之后，不足以震慑戎族之心了。出峡后，又往西南顺山而下，十五里到达浔州府。已经天黑，停泊在大北门。

大藤峡往东到达府江大约有三百余里，是漓江、柳江两江相夹的中间地带。两江流域的瑶族盗贼从前十分猖獗，屡次征讨之后，今天两江流域十分安定。正当盗贼猖獗之时，东西两部盗贼互相勾结，大概这其中是得力于山地吧。往东救助府江，向西援助大藤峡，互相逃窜潜伏，正所谓狡兔有三窟了。王新建讨伐平

定之后，应该有所部署，留待考察。

二十一日　隔夜停泊在浔州大北门税厂下。半夜风雨大作，五更时雨停了，但风势刮得震撼不止，早餐后才减弱。于是登岸走入大北门。往南行半里，转向东走一里，路过府衙前，又行半里，抵达四牌坊。折向南走半里，出了大南门，就见郁江自西南流来，绕过城转向东北，到小北门与黔汇会合后往东北流去，下到平南县流到梧州。在南门驿站前讲定了寓所。于是登上小北门城墙上的矮墙，望见两江汇合之处，有沙洲正当急流之中，那江水虽然往北流去，但又回绕向东南方下流到苍梧。沿着城墙往西行，望见两山高耸出云天之外，下瞰府城一角，山上有纵横交错的岩石，当地人指点那地方有寺院，应该就是志书所称的三清岩了。它后面的山就是大藤峡。此时由于还没有住定旅馆，来不及移步前往，姑且找了挑夫下船，担行李放在南门外旅店里。静闻跟在后面走，四处找不到，下午才到来。傍晚时仍下雨。



【原文】

二十二日　早，雨复淋漓不休。留静闻、顾仆寓浔之南门，觅担夫为勾漏、白石、都峤三山游。晨餐后雨止，乃发，即从驿前南渡郁江。五里，滩头村[①]。又三里为车路江，下有石梁，梁外水发，小水自东南西北入郁，舟得而至焉。南二里为石桥村。人家至此，惟滩头及石桥二村，余俱苍莽矣。从此南望，白石山与独秀挺峙，若在三十里外，而土人云："尚六十里而遥，竟日之力犹不能到。"盖山路迂隔也。由石桥村而南，苍莽中四高中洼，平地多伏莽突土之石，多分裂区汇之波。二里，得回石一壑，四面环丛，中潴清流，有渊坠成潭，有迸裂成隙，水石容与[②]，亦荒野中异景也。按先浔城南十五里有涨水[③]，旷野中天然怪石凳其旁，水泉深碧清澄，中有巨鱼，人不敢捕，即此无疑。更南，则汇潭更多。疑即志所称南湖[④]。上有冈为横南墟，或湖南之讹。有一妇人结茅贯酒其上，去郡盖十五里矣。其东有山，自南而北垂抵此，从其西渐升而南，迸穴愈多，皆平地下陷，或长如峡，或圆如井，中皆丛石，玲珑攒嵌，下则渊水澄澈。盖其地中二三丈之下，皆伏流潜通，其上皆石骨嘘结，偶骨裂土迸，则石出而穴陷焉。于是升涉沟垅，又三里，乃入山坞，则山皆纯土，无复嶙峋之石，而坞中皆禾田曲蟠四麓矣。又二里，上湖塘岭，坡陀相间，岭壑重叠。十里，抵容塘村，有潭汇水，数十

家聚居山半。又南陟一岭，共二里，渡一溪桥，上岭为官坂墟。墟有一妇结茅贯酒，与横南同。郡中至此三十里，为白石山行之中道，乃餐粥茅店中。从岐东南逾岭，十里，为姚村。村亦百家之聚，依山汇水，真山中之乐墅也。渡一小溪，又南逾岭，五里，为木角村[5]。村在白石山之北麓，去山尚十里，日有余照而山雨复来，谋止宿其处而村人无纳者。村杨姓，俱闭门避客。徘徊抵暮，坐舂舍间拟度其夜[6]。既而一舂傍主人启扉纳焉，为之晚炊而宿。

二十三日　早饭，别木角主人，授火钱，固辞不纳。何前倨而后恭耶？由其东南越一岭，由岐径望白石而趋[7]。其山峰攒崖绝，东北特耸一峰为独秀，峭拔孤悬，直上与白石齐顶，而下则若傍若离，直剖其根。崖石多赭赤之色，谓之“白石”，岂不以色起耶？五里，路渐没草间。渡一溪，岭半得一山家，傍舍植芭蕉甚盛。亟投问路，始知大道尚在西南，而此乃岐中之岐也。由其左登山，东向而上，望周塘村在路右坞中[8]，相隔坑阪已两三重也。由土山之脊转而南，五里，度一山坳。稍东而南折，直抵山之北麓，则独秀已不可见，惟轰崖盘削，下多平突之石，石质虽不玲珑，而盘亘叠出，又作一态也。直上一里，抵崖石下。转而南，一里，为三清岩。其岩西向，横开大穴，阔十余丈，高不过二丈，深不过五丈，石俱平燥，惟左后深入而东，然低庳不逾尺[9]，所云南通勾漏者即指此。余谓山脉自此与勾漏南接，若此洞高峙山半，而其山四面孤悬，谓穴道潜通，夫谁入而谁试之耶？右壁尽处有穴大如管，泉自中滴下，悬四五尺，僧布竹承之，清冷异常。下丈余，汇为一潭，不甚深澈，指为“龙潭”云。岩内有一石如舡，卧可为榻，坐可为几。岩列三清像，故以“三清”为名，则白石之下洞矣。又南半里，为大寺。甚古，后倚崖壁，有观音堂甚敞。其左峭壁下有圆珠池，亦水自半崖滴下者，下甃圆潭承之，无他异也。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而《西事珥》与《百粤风土记》俱谓其泉暮闻钟鼓则沸溢而起，止则寂然，诧以为异。余谓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候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为沸寂也。及抵白石，先询之三清观，再征之白石寺并漱玉之名，不知何指，而闻钟泉沸之说，山僧茫然。洵皆好事之言也。寺僧为瀹茗，余急于会仙之胜，即以行囊置僧舍，不候茗，由后寺南循崖壁行。已东转而上，入石峡中。其峡两峰中剖，上摩层霄，中裂骈隙，相距不及丈，而悬亘千余尺，俱不即不离，若引绳墨而裁削之者[10]，即俗所夸为“一线

天”，无以过也。磴悬其中，时有巨石当关，辄置梯以度，连跻六梯，始逾峡登坳。坳之南北，俱犹重崖摩夹。乃稍北转，循坳左行，则虬木盘云，丛篁荫日，身度霄汉之上[11]，而不知午日之中，真异境也。至是东嶂稍开，始见独秀峰在东北，而东南坞中又起一峰，正与独秀对峙，而高杀其三之一，宛然莲蕊中擎，但四面为诸峰所掩，惟此得睹全体耳。又北攀悬崖而上，木根交络石间，为梯为絙[12]，足蹑手缘，无非此矣。已转一壑，有硐自顶西向坠峡[13]，累潭捣穴。由峡右复悬梯上登，宛转三梯，遂行平冈间。其外乃万丈下削之崖，其内即绝顶濑根之峡，内外皆乔松丛木，一道深碧，间有日影下坠，如筛金飏翠，闪映无定。出林则凿石成磴，又植竹回关，跻磴转关，而会仙之岩岈然南向矣。其岩皆黄赤之石，上下开窟，而内渐凑合，旁无氤氲之窍，上无滴沥之乳，与下岩同，而地位高迥，境路幽去。五里之云梯杳蔼，自大寺来，约有五里。千秋之鹤影纵横，非有栖霞餐液之缘，谁得而至哉！时已过午，中有云寮，绾钥已久，灶无宿火，囊乏黄粱，无从扫叶煮泉，惟是倚筇卧石，随枕上之自寐自醒，看下界之云来云去。日既下舂，炎威少退，乃起，从岩右蹑削崖，凌绝顶。崖虽危峭而层遥，盘隔处中有子石，圆如鹅卵，嵌突齿齿，上露其半，藉为丽趾之级[14]，援手之阶，不觉一里，已腾踊峰头，东向与独秀对揖矣。盖此峰正从浔州来，所望独秀峰西白石绝顶，而独秀四面耸削如天柱，非羽轮不能翔其上。粤西三独秀，而桂城最著，柳州无闻，然皆巑岏可登；此独最高耸，最孤峭。而此峰三面亦皆危崖突立，惟南面一罅，梯峡上跻，颇如太华三峰，上分仙掌，下悬尺峡，透险跖危。此真青柯嫡冢，他未见其比也。何者？桂、朔、柳、融诸峰非不亭亭如碧簪班笋，然石质青幻，片片如芙蓉攒合，窍受蹑，痕受攀，无难直跻；而此则赤肤赭影，一劈万仞，纵覆钟列柱，连袤骈峙，非披隙导窾，随其腠理，不能排空插翅也。独秀、莲蕊二峰，为此峰门户，其内环壑深堑，亏蔽日月，重冈间之，人无至者。坐眺久之，乃仍下会仙。别岩而下，历三梯，三里至峡坳上，见峡左一石，倚崖而起，上并崖端倚云，下有线罅透日。急贾勇穿其中，则其隙不即不离，仅容侧身而进，其上或连或缺。既而渐下，南转出罅，则飞石上下悬嵌，危不可跻矣。返出峡坳，见倚石之侧，复有一道上出石端，危悬殊甚，乃流沙滚溜而成者。心益不能已，复攀根引蔓而登。跻其端，透入石阙中，则倚石西尽处也，与前崖夹而成阙。穿阙而南，则飞石南悬之上也，瞰前罅

正在其下。遂攀登倚石之顶，则一台中悬，四崖环峙，见上又或连或缺，参错不齐。正凭眺间，闻雷声殷殷，仍下峡坳，历六梯，一里西出峡，又一里，北返大寺。亟问餐于僧，濯足于泉，而雷雨适至。先是，余下至上梯，遇寺中肄业诸生，见余登岩久不下，亦乘兴共登，至是未返，困于雨。而平南有乡贡梁凌霄者，开绛帷寺中[15]，见余辄有倾盖之雅[16]，为之挑灯夜谈。中夜雷雨大奋，卧室淋漓。

注释

①滩头村：今仍名滩头，在桂平县南郊，郁江东岸。

②容与：闲暇自得的样子。

③溹水："溹"与"尿"同，今俗称密石坡。

④南湖：《嘉庆重修一统志》浔州府山川载："南湖，在桂平县南，俗名结塘湖，广三里许，中有洲，今渐湮塞为民塘。"今分上结塘与下结塘，聚落称头塘街。

⑤姚村：今作耀村，在桂平县东境。木角村：因建白石水库已迁走。

⑥舂（chōng 冲）舍：农民住屋边置石碓舂米的小棚。

⑦白石：即白石山，在桂平县南，山石洁白，四面悬绝，因此得名。世传葛仙翁曾往来其间。有会仙岩、漱玉泉、三清岩、鹅颈峰等胜迹。须经苍玉峡（一线天）、云梯（三梯）及龟背石，始达绝顶。



⑧周塘村：今亦作周唐，在桂平县东境，白石山西麓。

⑨庳（bēi 卑）：矮。

⑩绳墨：木匠画线用的工具，今称墨线和墨斗。

⑪霄（xiāo）：云霄。汉：天河。霄汉即高空。

⑫絙（gēng 耕）：粗索。

⑬硐：同"洞"。

⑭丽：附著。丽趾：脚踩踏。

⑮绛（jiàng 降）帷：原为红色帐帷。因师长传授知识时，常坐高堂，挂着红色帷帐，下面即坐生徒，故又以"绛帷"或"绛帐"作师长或讲座的代称，以表示尊敬。开绛帷意即开讲座，在此任教。

⑯盖：车上的伞盖。倾盖：停车交盖，两车的盖稍稍倾斜，用以形容朋友相遇，亲切交谈的情况。

【今译】

二十二日　清早，雨又下得淋漓不止。留下静闻、顾仆寄住在浔州的南门，找来挑夫准备去勾漏、白石、都峤三座山游览。早餐后雨停

了，于是出发，就从驿站前向南渡过郁江。行五里，到滩头村。又走三里是车路江，下方有座石桥，桥外水面开阔起来，一条小河从东南往西北流入郁江，船得以行到这里。向南二里是石桥村〔住家到了此地，只有滩头及石桥两个村庄，其余全是苍茫的原野。〕从此向南望去，白石山与独秀峰挺拔耸立，好像在三十里开外，可本地人说："还有六十里之遥，走一整天仍不能到。"大概是山路迂回阻隔的原因。由石桥村往南走，苍茫的原野中四面高中间低洼，平地上有许多倒伏在草丛中突出于地上的岩石，分散着很多深裂积水的地方。二里路，见到一处回绕的石壑，四面环绕着树丛，中间贮着清流，有深坠的深潭，有迸裂的裂隙，潭水与岩石显出悠然自得的样子，也算是荒野中的奇异景象了。〔据考察，先得知浔州城南十五里处有个涨水，在旷野中天然的怪石砌在它四旁，泉水深绿清澄，水中有大鱼，人不敢捕，就是此地无疑。〕再往南，就见积水潭更多。〔怀疑就是志书所称的南湖。〕上边有座山冈是横南墟，〔或许是"湖南"的错读。〕有一个妇女在冈上盖了茅屋卖酒，距府城大约十五里了。这里东面有山，自南往北低垂到此，从山西面慢慢向南爬升，迸裂的洞穴更多，都是在平地中下陷，有的长如峡谷，有的圆如水井，中间都是成丛的岩石，玲珑小巧，攒聚深嵌，下边则是澄澈的深水潭。大概这里的地里二三丈以下，都是地下水暗中相通，地上都盘结着嶙峋的岩石吐着云气，偶尔骨头样的岩石裂开泥土迸出，那就岩石突出而洞穴深陷了。从这里登涉山沟土垅，又走三里，这才进入山坞，就见山都是纯净的泥土，不再有嶙峋的山石，而坞中都是稻田环绕在四面山麓上。又行二里，上登湖塘岭，山坡与山冈相间，山岭与壑谷重叠。十里，抵达容塘村，有深潭积水，几十家人聚居在山腰。又往南登上一道岭，共二里，越过一座溪上的桥，登上岭是官坂墟。墟上有一个妇女建了茅屋卖酒，与横南墟相同。从府城中到此有三十里，是去白石山的半路，于是在茅屋酒店中吃了稀粥。从岔道向东南越岭，十里，是姚村。这也是个有百户人家的聚落，依山汇水，真是山中的乐园呀！渡过一条小溪，又向南越岭，五里，是木角村。村子在白石山的北麓，距山还有十里，落日还有余辉可山雨重又来临，打算停在此处投宿但村里人没有接纳的。〔村里人都姓杨，全关上门躲避客人。〕徘徊到黄昏，坐在舂米用的小棚中准备度过此夜。随后小棚旁一所屋子的主人开门接纳了进去，替我烧了晚饭吃后睡下。

二十三日　早晨吃饭，辞别木角村的房主人，付给柴火钱，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为什么先前倨傲可后来又恭敬呢？由村子往东南越过一岭，由岔开的小径望着白石山赶去。此山峰峦攒聚山崖悬绝，东北面独自耸立着的一座山峰是独秀峰，陡峭挺拔，孤零零地高悬着，笔直向上与白石山的山顶平齐，但下部却若即若离，一直剖裂到山脚。石崖多半是赭红色，把它称为“白石”，难道不是根据颜色起名的吗？五里，路逐渐隐没在草中。渡过一溪，山岭半腰见到一户山野人家，房屋附近种植的芭蕉十分茂盛。急忙奔过去问路，才知道大道还在西南方，而这里则是岔路中的岔路。由房屋左边登山，向东而上，远望周塘村在路右边的山坞中，相隔的坑谷和山坡已有两三层了。由土山的山脊上转向南走，五里，穿过一个山坳。稍往东走后折向南，直达山的北麓，则独秀峰已看不见，唯见崩裂的山崖盘结陡削，山脚下有很多平地突起的岩石，石质虽不玲珑精致，可盘绕绵亘层层叠叠涌出，又作出另一番姿态了。一直上登一里，抵达石崖下。转向南走一里，是三清岩。这个岩洞向西，横向裂开一个大洞，宽十多丈，高不超过二丈，深不超过五丈，岩石都平滑干燥，唯在左侧后部往东深入进去，但低矮不超过一尺，所说的向南通到勾漏山的洞就是指这里。我认为山脉从此处往南与勾漏山相接，至于此洞则高高耸峙在山腰，而且此山四面孤零零地高悬着，说是有穴道暗中相通，那谁进去过而谁又试过呢？右洞壁的尽头有个大如竹管的洞穴，泉水从洞中滴下来，高悬四五尺，和尚铺设了竹片接水，异常清凉。下去一丈多，积为一个水潭，不十分幽深清澈，指认为“龙潭”。岩洞内有一块岩石如船一样，躺下可作卧床，坐下可为几案。洞中排列着三清神像，所以用“三清”来起名，这就是白石山的下洞了。又向南走半里，是大寺。寺十分古老，后边紧靠崖壁，有座观音堂十分宽敞。堂左峭壁下有个圆珠池，也有水从崖壁半中间滴下来，下边砌成圆形水潭来接水，没有其他奇特之处。根据志书，山北有处漱玉泉，可《西事珥》与《百粤风土记》都说此泉傍晚听到钟鼓之声就会沸腾漫溢起来，钟鼓声停下便寂静无声，以为十分奇怪。我认为泉水的沸腾与平静，自有它不变的规律，是僧人等泉水沸腾才去敲响钟鼓，而不是泉水听声音才为之沸腾平静的。及到了白石山后，首先打听三清观，再询问白石寺与漱玉泉的名字，不知是指哪里，而泉水听到钟鼓声就会沸腾的说法，山中的和尚茫然不知。确实都是好事者

的说法。寺中的僧人为我煮了茶，我急于去找会仙岩的胜景，立即把行李放在僧房，没等喝茶，就由寺后向南沿崖壁行。不久往东转上去，进入石峡中。这个峡谷两侧山峰从中剖开，上面摩到层层云霄，中段裂开两道裂缝，相距不到一丈，可悬空绵亘千余尺，全都不合拢也不分开，好像是拉了墨线用刀裁斧削出来的一般，就是一般人夸赞为“一线天”的地方，不算过分。石磴悬在裂缝中，时常有巨石挡在险要之处，就放了梯子越过去，一连上爬了六道梯子，这才越过峡谷登上山坳。山坳的南北两面，仍然全是两重山崖逼近相夹。于是稍向北转，沿山坳的左侧走，就见盘曲的树木盘绕云天，竹丛遮蔽天日，身子穿越在云霄天河之上，更不知正午红日当空了，真是奇异之境。到了这里，东面高耸的山峰稍微开阔了些，这才见到独秀峰在东北方，而东南山坞中又耸起一峰，正与独秀峰对峙，可高处低于独秀峰三分之一，宛如莲花的花蕊在中央托起，只是四面被群峰遮住，唯有在此处能够看到全貌罢了。又往北攀着悬崖而上，树根交缠在岩石间，是梯子又是绳子，脚踏手抓，无非是这样了。不久转进一个壑谷，有涧水自山顶向西坠入峡中，接连捣入数层深潭和坑穴之中。由峡右又由高悬的梯子上登，弯弯转转上了三道梯子，终于行走在平缓的山冈间。山冈外侧是向下陡削的万丈悬崖，山冈内侧就是山涧由绝顶冲泻到山脚的峡谷，内外都是高大的松树成丛的林木，一片深绿，间或有日光下射，如同筛子筛下黄金落下翡翠，闪烁照耀不定。走出树林就是岩石凿成的石磴，险要之处又种了竹子回护着，登石磴转过险要之处，就见会仙岩十分深邃地朝向南方了。这个岩洞都是黄红色的岩石，上下开有洞窟，可洞内渐渐合拢来，旁侧没有烟气氤氲的石窍，顶上没有滴水的钟乳石，与下洞相同；但地势与位置高远，环境与路程相距遥远。五里都是云梯的路幽暗深远，〔从大寺来，约有五里。〕千秋的仙鹤身影纵横翻飞，不是有栖霞餐露的缘分，谁能够来到呢！此时已过中午，洞中有道士居住的小屋，关锁着已经很久，灶中没有余火，口袋中缺少小米，无法扫落叶煮泉水，唯有这样背靠竹子躺在岩石上，任随在枕上自己睡去自己醒来，观看下边的云彩飘来飘去。太阳已经西下，炎热的威势稍许退了些，这才起身，从岩洞右侧上登陡削的山崖，登上绝顶。山崖虽然险要陡峭而且层层远隔，盘绕隔绝处崖上有石子，圆如鹅蛋，深嵌壁中，一齿齿地突出来，上边露出一半，借以作为踏脚的梯级，手抓的石

阶,不知不觉走了一里,已纵身跃上峰顶,向东与独秀峰对面作揖了。大概此峰正是从浔州延伸而来,可望见独秀峰西面的白石山绝顶,而独秀峰四面耸立陡削如擎天之柱,没有神仙的车轮是不能翱翔到它上面的。〔粤西有三座独秀峰,而桂林城的最著名,柳州的默默无闻,但都是尖耸高峻可以登上去;唯独此处耸得最高,孤零零地最陡峭。〕此峰三面也都是危崖突立,唯在南面有一道缝隙,在峡中架了梯子上登,很像太华山的三座山峰,上面分岔如仙人的手掌,下边高悬着一尺宽的峡谷,穿过险途踏着危石。这真是相地术士认为的正宗的墓葬福地,其他地方没见过可与它相比的了。为什么呢?桂林、阳朔、柳州、融县诸峰不是不亭亭玉立如同碧玉簪、斑竹笋,然而石质发青变幻,片片如芙蓉攒聚在一起,石窍可承受踩踏,石痕受得住攀援,不难径直上登;可此处岩石表面呈赭红色斑影,如一斧劈开万仞高耸,纵向如下覆地上的铜钟排列着的石柱,连接不断崩裂的山崖双双对峙,不是分开裂隙导入空处,顺着山势的纹理空隙走,是不能插翅凌空而上的。独秀、莲蕊两座山峰,是此峰的门户,那以内是环绕的壑谷深陷的堑沟,遮蔽了日月,重重山冈隔在其中,世人无人能到。坐着眺望了很久,这才仍然下到会仙岩。告别岩洞往下走,经过三道梯子,三里来到峡坳上,见峡左的一块岩石,紧靠崖壁耸起,上面与崖顶并排倚着云天,下边有一线缝隙透进阳光。急忙鼓足剩余的勇气穿入缝隙中,就见这条缝隙不分不合,仅能容许侧着身子前进,顶上或是连着或是缺开,随即渐渐往下走,向南转出缝隙,就见上下飞石悬绝深嵌,高不可登了。返回来出到峡坳,见那紧靠山崖的岩石侧边,又有一条路上通岩石顶端,特别高险悬绝,是流沙滚动下滑而形成的路。心里越不能自已,又抓着树根拉住枝叶上登。登到岩石顶端,钻入岩石缺口中,就是那紧靠山崖的岩石在西面的尽头,与前边的山崖相夹形成缺口。穿过缺口往南走,就是南边飞石高悬的上方了,俯瞰先前钻进去的缝隙正在它的下方。于是攀登那紧靠山崖岩石的顶部,就见一个平台悬在中央,四面崖壁环峙着,见上面又是有的地方连着有的地方缺开,交错在一起参差不齐。正在凭眺之时,听见雷声隆隆,仍下到峡坳,经过六道梯子,向西一里路出了峡谷,又走一里,向北返回大寺。急忙向僧人要饭吃,在泉水中洗了脚,而雷雨恰好来临。这以前,我下来爬梯子时,遇上在寺中修习功课的几位儒生,见我登洞去后很久不见下来,也乘兴

一同登山，到此时还未返回来，被雨困住了。而有个平南县的乡贡梁凌霄，在寺中开馆授徒，见到我便有一见倾心的交情，为此挑灯夜谈。半夜雷雨大作，卧室中雨水淋漓。

【原文】

二十四日　作诗与梁君别，各殷勤执手，订后期焉。西向下山，望罗丛岩在三十里外，初欲从此而南趋郁林。及一里，抵山下，渡小硐。又西二里，过周塘，则山谷回互，罗丛已不可见。问其道，多未谙者。云须南至麻洞墟[①]，始有路西行。又南三里，路分为二，大道由东南上山，岐径由西南涉坞。余强从西南者，一里，逾一岭，渐不得道。二里，南行山莽间。又一里南下山，始有路自西北来，随之东南去，由坞塍出山夹中。二里抵干冲，始值北来大道，山始开。有小溪自东而西，又有自南向入之者。涉涧，随南水而上，村落依焉。于是山分东西两界，中则平畴南衍，深溪北流。西南二里，过一独木桥。又南三里，山坡突处，麻洞墟在焉。是日墟期，时已过午，乃就垆而餐[②]。其西有岐，西向逾山为高塘路[③]，觅高塘趁墟者问之，言："由此至罗丛岩尚五十里，高塘未得其中火，欲西北渡郁江乃至。"余闻之怅然，姑留为后游，遂南随散墟者循西界山而趋。五里，有村连聚于东界大山之下，犹麻洞之聚落也。又南，山坞稍转而西，仍南共五里，为石马村。村倚西麓，有石倚东麓，若马之突焉。西麓之后，其上石峰突兀，是为穿石寨。土人言其石中穿，可透出山后，余望而未之见也。又南五里为大冲，聚落环倚西麓。于是坞穷畴转，截山为池，回坡为田，遂复向山坳矣。由大冲上行，又五里，路出马头岭之南，过山脊。其水北流者，经干冲由车路江入浔；南流者，经都合入秀江[④]，北转高塘、罗行而入郁。出坳，复东南得平畴，山仍两开。五里，宿于中都峡。



二十五日　由都峡南行，二里，渡一桥，有岐从东南随水登坡，一里为回龙墟，墟犹未全集也。坡南水复西南去，渡板桥，更南三里，则坞穷而上岭。逾岭南下，一里出山，则山坞复开。南行三里，为罗播村[⑤]。东渡一溪，逾小岭，又涉一溪，共一里，南向登山甚峻，曰大山坪，又曰六合岭[⑥]。从其上北眺浔州西山，远在百里外，而东有大山屏列，西南亦有高峰，惟白石反为东北近山所掩不得见。平行其上二里，出南坳，岭头丛木蓊密。从其右行，又一里下山。又一里，山壑四交，中

成奥谷，有小水自东而西。越其南，从中道复登岭，一里，逾而东，入山峡。峡北麓堰水满。坞，潆浸山谷。乃循峡沿水东入南转，一里渐升，水亦渐涸。复逾山坳，路循岭右升分岭界。二里，复下渡山脊，路循岭左一里，下核桃岭，则有大溪自南而来，至此西折去。即浔郡西绣江上流也[7]，发源自平山墟，乃大容山西北水。大容东西有两绣江：一南自广东高州[8]，北至北流县，合大容东南水，经容县注于郁，此容县绣江也[9]；一即此水，为浔上流之绣江。路循溪向东南逾二岭，共三里，涉流渡江。其水及腹，所谓横塘渡也，浔州南界止此，江南即郁林州属，为梧西北境焉。由江南岸复溯流逾岭，四里始有聚落，时已过午，遂就炊村庐。炊饭毕，山雨大作，坐待久之。逾小岭而南，村聚益连络，所谓白堤者是，亦深山之奥区也。过墟舍，取中道渡小桥，溯溪右南行八里，误从路旁小岐西入，得大寨村，遂投宿主人李翁家。翁具酒烹蛋，山家风味，与市邸迥别。

大寨诸村，山回谷转，夹坞成塘，溪木连云，堤篁夹翠，鸡犬声皆碧映室庐，杳出人间[10]，分墟隔陇，宛然避秦处也。

二十六日　主人以鲜鲫饷客，山中珍味，从新涨中所得也。及出山，复误而西。二里，复得倚云绕翠，修竹回塘之舍。问道于村妇，知误，东出。作《误入山村诗》及《村妇留别》二绝句。二里，抵大板桥，始循大溪西岸南行。三里，过马禄山，越通明桥，遂西南折入山峡。两山逼束，中惟一溪，无夹水之畦，俱潆路之草。五里，有巨木桥横架溪上，乃通东南山路之道。余从桥右过，不从桥渡。其桥巨木两接，江右有大树，自崖底斜偃江中，巨木两端俱横架其杪，为梁柱焉，是名横江桥。又西南五里，过箬帽山，山峡稍开，南见大容焉。又西南三里，涉溪而右，又涉溪而左，共二里，逾冈而上，是为平山村[11]。由白堤至平山三十里，路隘草荒，隔绝人境，将出平山，则纷纷言前途多盗矣。由平山南行，路已开辟。过墟舍，越岭畔行，东望大容在三十里外，犹有层峰间之。五里，下入山峡，过黄草塘。西南二里，抵都长庙。其处两山开坞西去，而路横坞而南越岭，所上无几，南下甚遥。共三里，转峡西出，是为勒菜口[12]。于是山分两界，大容峙东北，寒山峙西南，排闼而东南去，中夹成大坞，溪流南注，则罗望江之源矣。于是循寒山北麓东南行，又三里，巨树下有卖浆者，以过午将撤去，乃留之就炊而饭。又五里，渡溪桥，是名蒯江桥。桥南有庙，卖浆炊饭者群托焉。又东南二里，

过冯罗庙。庙为冯、罗二姓所建。庙之南，山峡愈开，盖寒山南尽，大容东转，于是平畴扩然矣。其南有岐，东涉罗望，循大容南麓而东，四十里抵北流；土人以群盗方据南麓陆马庙为巢[13]，俱劝余由州而往。予取郁林道。由畦塍中南行七里，复涉冈而南，见有鼓吹东去者，执途人问之，乃捕尉勒部过此也。又见有二骑甲胄而驰者，则州中探报之骑也。又三里，抵松城墟[14]。墟舍旁有逆旅一家，时日色尚高，而道多虞儆[15]，遂停宿焉。二鼓，闻骑声骤而南，逆旅主人出视之，则麻兵已夜薄贼巢，斩一级，贼已连夜遁去。夜半，复有探者扣扉，入与主人宿，言麻兵者，即土司汛守之兵[16]，夙皆与贼相熟，今奉调而至，辄先以二骑往探，私语之曰："今大兵已至，汝早为计。"故群贼縻遵者一人斩之[17]，以首级畀麻兵为功，而贼俱夜走入山，遂以"荡平"入报。恐转眼之后，将（已下缺）



平山乃大容西来之脉。盖澜沧以东之山，南径交趾北境，东转过钦、廉、灵山[18]，又东北至兴业[19]，由平山东度，始突为大容，于是南北之流分焉。

寒山者，郁林西北之望也。诸山俱环伏于大容，而此独与之抗。盖其脉分自兴业，在罗望、定川二江之间。其脊至勒菜口而尽，故铮铮特起。《九域志》：越王陀遣人入山采橘，十日方回，问其故，曰："山中大寒，不得归。"因名。

陆马庙者，在大容南麓，乃土人以祀陆绩、马援者。流贼七八十人，夙往来劫掠村落，近与官兵遇，被杀者六人。旋南入陆川境[20]，掠平乐墟[21]，又杀数十人。还过北流，巢此庙中，縻诸妇女富人，刻期索赎，不至者辄杀之。

注释

①麻洞墟：此处原作"麻墟洞"，从下文及乾隆本、四库本改。麻洞墟，今作麻洞，在桂平县南境。

②垆（lú 炉）：酒店里安置酒瓮的土墩，也以垆为酒店的代称。

③高塘：今名同，在桂平县西境，距郁江南岸不远。

④石马村：今仍作石马。大冲：今作大统。都合：今名同。皆在桂平县南境，麻洞至罗播的公路线上，石马在北，大统稍南，都合最南。干冲：今作官冲，位于麻洞稍北。

⑤罗播村：今仍作罗播，在桂平县南境。

⑥六合岭：今有聚落称六鹤，在桂平县南隅。

⑦浔郡绣江：七月二十四日记作“秀江”，今称大洋河。

⑧高州：明置高州府，即今广东高州。

⑨容县绣江：又称容江，即今北流江。今北流江在北流县境称圭江，江源与广东高州无涉，下流亦不入郁江，而往北注于浔江。

⑩堤篁夹翠，鸡犬声皆碧映室庐，杳出人间：此句疑误倒，应为：“堤篁夹翠碧映室庐，鸡犬声皆杳出人间。”

⑪平山村：今作小平山，在玉林县北境。

⑫勒菜口：今作乐泰，在玉林县北境，小平山稍南。

⑬陆马庙：今作六马，在北流县西北境，大容山南麓。

⑭松城墟：即今塘塍圩，在玉林县北境。

⑮虞(yú 于)：候望。儆：同“警”。虞儆：候望的警戒。

⑯汛：(xùn)：通“讯”。汛守即驻防盘查往来行人。

⑰縻(mí 迷)：束缚。遵(zūn 尊)：依从。

⑱钦：指钦州，明隶广东廉州府，即今广西钦州。廉：指廉州府，明隶广东，治合浦，即今广西合浦。灵山：明为县，隶广东廉州府钦州，即今广西灵山县。

⑲兴业：明为县，隶梧州府郁林州，治所今名旧县，在玉林县西境，石南镇稍南。

⑳陆川：明为县，隶梧州府郁林州，即今陆川县。

㉑平乐墟：今仍作平乐，在陆川县北隅。



【今译】

二十四日　作诗与梁君辞别，各自殷勤地握着手，约定日后相见。向西下山，望见罗丛岩在三十里以外，起初打算从此往南赶去郁林州。到走了一里，来到山下时，渡过小涧。又向西行二里，路过周塘，就见山谷回绕交错，罗丛岩已看不见。打听去罗丛岩的路，大多是不熟悉的人。说是必须往南到麻洞墟，方才有路西行。又往南三里，路分为两条，大道由东南上山，岔开的小径由西南越过山坞。我强行从西南的小径走，一里，越过一岭，渐渐找不到路。二里，向南行走在山间草丛之中。又走一里向南下山，这才有路自西北来，顺着它往东南去，由山坞中的土埂上走出两山的夹谷中。二里抵达干冲，才遇上北来的大道，山才开阔起来。有小溪自东往西流去，又有一条自南面汇入的小溪。涉过山涧，顺着南面来的溪水上走，有个村落靠着溪流。到这里

山分为东西两列，中间则是平旷的原野向南扩展开去，深深的溪水往北流去。向西南行二里，过了一座独木桥。又往南走三里，山坡突出之处，麻洞墟就在那里。这天是赶集日，此时已过中午，就到酒店就餐。集市西边有条岔道，向西翻过山去，是去高塘的路，找到高塘来赶集的人问路，说："由此到罗丛岩还有五十里，到高塘还未走到去那里吃中午饭的地方，要往西北渡过郁江才能到。"我听到这话心中闷闷不乐，姑且留着日后来游，于是向南跟随散集的人沿西面一列山赶路。行五里，有个村庄连接不断分散在东面一列大山之下，仍是麻洞墟的村落。又往南走，山坞慢慢转向西，仍向南共走五里，是石马村。村子紧靠西麓，有块岩石紧靠东麓，好像骏马奔突之状。西麓的后面，那上面石峰突兀，这是穿石寨。本地人讲那石峰中间穿通，可以钻出到山后，我远望去却未见到这样的地方。又向南走五里是大冲，村落呈环状背靠西麓。在这里山坞到了头田畴转了向，横截山坞建成水池，环绕山坡开垦成田，于是又走向山坳中了。由大冲上行，又走五里，路通到马头岭的南边，越过山脊。那里的河流向北流去的，流经干冲由车路江流入浔江；往南流的，流经都合流入秀江，向北转经高塘、罗行而后流入郁江。走出山坳，再向东南走上平坦的原野，山仍在两面张开。五里路，住宿在中都峡。

二十五日　由中都峡往南行，二里，过了一座桥，有岔路从东南随着河水登上山坡，一里路是回龙墟，集市还未全部聚集起来。坡南河水又向西南流去，越过板桥，再往南三里，山坞便到了头往上登岭。越过山岭向南下山，一里走出山，就见山坞重又开阔起来。往南行三里，是罗播村。向东渡过一溪，越过小岭，又涉过一溪，共一里，向南登山十分陡峻，叫做大山坪，又叫六合岭。从岭上往北眺望浔州的西山，远在百里之外，而东面有大山像屏风样排列着，西南也有高峰，唯有白石山反而被东北方近处的山遮住不能看见。平缓地行走在岭上二里，走到南面的山坳，岭头丛林蓊郁茂密。从岭上往右行，又走一里下山。又是一里，山中四条壑谷相交，中央形成深谷，有小溪自东流向西去。过到溪南，从中间一道壑谷又登岭，一里，越过山岭往东行，走入山峡。山峡的北麓筑堤蓄水积满山坞，潆洄浸泡着山谷。于是顺山峡沿着水边向东进去往南转，一里路渐渐爬坡，水也渐渐干涸了。再越过山坳，路沿着岭右升上分岭界。二里，又下山越过山脊，路顺着岭左走一里，

下了核桃岭，就见有大溪自南流来，流到此处向西折去。这就是浔州府西面绣江的上游了，发源于平山墟，是大容山西北麓的河流。大容山东西两面有两条绣江：一条从南面广东的高州府，向北流到北流县，汇合大容山东南麓的河流，流经容县注入郁江，这是容县的绣江；一条就是此条大溪，是浔州上游的绣江。路顺着溪流向东南越过两道岭，共走三里，涉水渡江。江水达到腹部，是所谓的横塘渡了，浔州府南部的辖境到此为止，江南岸就是郁林州的属地，是梧州府的西北境。由江南岸再溯江流越岭，走了四里才有村落，此时已过中午，便到村舍中就餐。煮饭吃完后，山雨大作，坐着等了很久。越过小岭往南走，村庄房屋益加连接不断，所谓白堤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也是深山中的隐秘之地。过了集市中的房舍，选择中间的路走过小桥，溯溪右往南行八里，误从路旁岔开的小道往西进去，走到大寨村，便投宿在房主人李翁家里。李翁备酒煮蛋，是山村人家的风味，与城市里的客店迥然有别。

大寨诸村，山回谷转，山坞相夹成塘，溪畔林木连接云天，堤岸上竹丛翠色相夹，鸡犬之声相闻，全是碧绿一片映衬着农舍，杳然脱出人间，分散的村落隔着田亩，宛如躲避暴秦的世外桃源。

二十六日　主人拿出鲜鲫鱼款待客人，是山中的珍味，从新涨的溪流中捕到的。到出山后，再次错往西走。二里，再次走到背靠烟云，翠色环绕，修竹绕塘的农舍。向村姑问路，知道走错了，向东出来。〔作了《误入山村诗》及《村妇留别》二首绝句。〕二里路，抵达大板桥，这才沿大溪的西岸往南行。行三里，过了马禄山，越过通明桥，于是向西南折入山峡中。两侧的山紧逼过来束拢，中间仅有一条溪流，溪水两边没有田地，全是缠绕在路上的草。五里后，有座巨大的木桥横架在溪上，是通往东南方山路的通道。我从桥右走过去，不从桥上过去。此桥是用巨木从两头接拢，江右岸有棵大树，自石崖底部斜卧在江中，巨木两端都横架在树梢上，当作桥柱，这桥名叫横江桥。又向西南走五里，过了箬帽山，山峡渐渐开阔起来，南面能见到大容山了。又往西南行三里，涉到溪水右岸，又涉到溪水左岸，共走二里，往上翻越山冈，这是平山村。由白堤到平山村有三十里，路窄草荒，与有人烟的地方隔绝，将走出平山村，就听纷纷传言前边路上强盗很多。由平山村往南行，路已开阔起来。路过集市上的房屋，在岭畔翻越而行，望见东方大容山在三十里开外，仍有层层山峰隔着它。五里，下山走入山峡，路

过黄草塘。向西南二里，抵达都长庙。此处两山夹住开阔的山坞往西延去，而路横过山坞往南越岭，上岭的路不多，向南下山的路非常远。共走三里，绕着山峡向西出来，这是勒菜口。到这里山分为两列，大容山矗立在东北方，寒山屹立在西南方，似门扇一样往东南排列而去，中间相夹形成大山坞，溪流往南流注，是罗望江的江源。从这里沿寒山北麓往东南行，又走三里，大树下有个卖水的人，因为过了中午将要撤摊离开，就留住他就火做了饭吃。又走五里，走过一座溪上的桥，这桥名叫萌江桥。桥南有座庙，卖水烧饭的人成群寄身庙里。又向东南走二里，路过冯罗庙。〔寺庙是冯、罗两姓人修建的。〕庙的南边，山峡愈加开阔，原来是寒山南面到了尽头，大容山往东转去，于是平旷的田野就扩展开来了。〔庙南有条岔道，往东涉过罗望江，沿大容山南麓往东走，四十里路到达北流县；当地人因为群盗正占据着南麓的陆马庙作为巢穴，都劝我经由州城前往。〕我选择了去郁林州的路。由田间土埂上往南行七里，再跋涉过山冈往南走，见到有敲锣打鼓向东而去的人，拉住路上的人打听，是追捕强盗的军官率领部下经过此地。又见有两个身披盔甲骑马飞奔的人，则是州里刺探情报的骑兵。又走三里，到达松城墟。集市的房屋旁边有一家旅店，此时天色还早，可路上多有戒严的警报，便留住在这里。二更时分，听见骑兵的声音骤然往南而去，旅店主人出门去察看，原来是麻兵已趁夜色逼近盗贼的巢穴，斩了一个首级，盗贼已连夜逃去。半夜，又有探子敲门，进门与店主人住在一起，说起麻兵就是土司驻防的兵，平素与盗贼相互熟悉，今天奉命调防到此，便事先派两个骑兵前去侦察，私下告知盗贼说："现在大军已到，你们早做准备。"所以群贼捆了一个归顺的人斩了，把首级交给麻兵去请功，而盗贼全部乘夜逃入山中，便用"荡平"进城报告。恐怕转眼之后，将(以下缺。)

平山是大容山西来的山脉。大致澜沧江以东的山脉，往南经过交趾北部，向东转过钦州、廉州府、灵山县，又向东北延到兴业，由平山往东延伸，这才突起成为大容山，在这里南北两面的河流分流了。

寒山，是郁林州西北面的山。群山都低伏环绕着大容山，而此山唯独与它抗衡。大概它的山脉从兴业分出来，在罗望江、定川江两江之间。它的山脊延到菜勒口便到头了，所以峥嵘独立。

《九域志》载：越王赵陀派人进山采桔，十日才返回，追问他们缘故，回答说："山中太寒冷，不能归来。"因此起名。

陆马庙，在大容山南麓，是当地人用来祭祀陆绩、马援的神庙。流寇七八十人，平素往来此地抢劫村落，近来与官军遭遇，被杀死六人。旋即向南窜入陆川县境内，掳掠平乐墟，又杀了数十人。返回时路过北流县，把此庙作巢穴，拘押了许多妇女富人，限期索取赎金，不送来的就杀这些人质。

【原文】

二十七日　早自松城墟，不待饭而行。四里，过谷山村[①]，复行田塍中。又五里，望见一石梁甚高整，跨罗望江上，所谓"北桥"也。三洞连穹，下叠石为堰。水漫堰而下，转西向行，由郁林城北转而西南，与定川南流合而南去，经廉州入海者也[②]。石梁之西，又有架木为桥以渡下流者，行者就近不趋石梁而趋木桥焉。过桥，又南逾一岭，共一里，入郁林北门[③]。北门外人居俱倚冈汇池，如村落然，既无街衢，不似城郭，然城垣高罄[④]，粤西所仅见也。城中亦荒落。过郁林道而西，即为州治。乃炊饭旅肆，问此中兵道，已久驻苍梧矣。先是苍梧道顾东曙，名应旸。余锡邑人也，其乃郎以家讯寄来，过衡阳，为盗劫去，余独行至此，即令其仍驻此地，亦将不及与通，况其远在苍梧耶！



饭后出南门，陂池益广[⑤]。西南一里，则南流江自东而西，其流较罗望为大。涯下泊舟鳞次，涯上有堤，内环为塘，堤上石碑骈立，堤下卧石片片，横列涯间。余视之有异，亟就碑读之，则紫泉也。泉隙在涯堤之半石片中，石南北夹成横罅，横三尺，阔二尺，东回环而西，缺其南，水从底上溢潴其中，停泓者三尺，上从南缺处流泻去，时见珠泡浮出水面。堤内塘水高丈余，涯下江流低亦丈余，水澄碧异常。其曰变"紫"者，乃宋淳熙间异兆，非泉之常也。泉上旧有濯缨亭，今已成乌有。泉之西有石梁曰南桥，亦三砻，高跨南流江上。桥北有文昌阁，当江流环转之中，高架三层，虚敞可眺，为此中胜览。桥南为廉州大道；桥南由岐溯江岸东行，则水月岩道也。溯江半里，江自东北来，路向东南去，乃舍江从路，始由田塍行，其路犹大，乃陆川、平乐墟道也。八里，陟冈，有村焉。由村左岐东北行，又二里，从岐而北，路益没。又二里，北过一塘堤，始得西来路。循之东二里，经一村，复上一岭，路仍

没。乃逾山而东，从莽中踯躅东向，一里抵东山下，得南来之路。遂循之而北，二里，仍东转入山坞。一里，渡一小石桥，又循东山而北，过一村，复东转入山坞。其坞深，东入二里，路渐芜没。又望坳东登，一里至岭，始得西来大道，则亦南向平乐墟路也。越岭而东。仍舍南行大道，岐而东下山。径坞中共一里，逾山峡东下，则峡东石峰森森，自北而南，如列旗整队，别成一界矣。出峡，循西山东麓而北，一村倚山东向，前有大塘，余以为龙塘村矣，问之，则龙塘犹在北也。又北一里余，转而东，得龙塘村。村踞冈脊之中，其南水南流东去，其北水北入水月洞。由其东又北一里余，直东抵石山中峰。渡石桥而北，则上岩西向，高穹峰半矣。

上岩者，水月洞南倚山凭虚之窍也；石山自东北来，南引而下，支分队耸，而一支中出者。西瞰平芜，削崖悬窦，层级皆不甚深，而此层最下，亦最扩。环峰石皆青润，独裂岩处色变赭赤，然其质犹极灵幻，寻丈之间，层庋缕挂，窦穿盖偃，无所不备，亦无所不奇。岩前架庐当门，而敞其上，庐可以栖，而上不掩胜，结构亦自不恶。由岩右腋穿窍而上，窍仅如管，历级宛转，复透一层，若偏阁焉。云牖腾空，星楞透影，坐憩其内，又别一"小西天"矣。由岩左腋环柱而出，柱如龙旗下垂，从其侧缘崖上跻，转出岩端，复得一层。其岩亦西向，自分左右两重，左重在下，垂柱裂窍，仰睇上即右重也，然历磴无阶。由外北跻，始入右重。阁缀绝壁，与左层翼对增妍，皆岩之中层也。其上削崖之顶，尚有一层虚悬，而跻之无级，惟供矫首耳。水月洞尚在其北而稍下。龙塘之水，经山前石桥而北，过上岩之前，乃东向捣入洞中。洞门亦西向，路由其南，水由其北，相沿而入，透北而出。前后两门，一望通明，是为明洞。水贯其中，石蹲其旁，夹流突兀，俱作狮象形。洞顶垂石夭矫，交龙舞螭，缤纷不一。其水平流洞中，无融州真仙岩之大，而两岩亦无其深峭，可褰裳而涉溪。崖之右，又有一小水，南自支洞出，是为阴洞。左则沿溪笋乳回夹，上亦裂门缀穴。层阁之上，又汇水一池为奇。此明洞以内胜也。后门崖口，列大柱数条，自门顶合并倒悬，洞内望之，蜿蜒浮动。此明洞以外胜也。阴洞乃明洞旁穴，其中又分水陆。流不甚大，东南自牛陇又开一门，穿山腹至此合明洞。溯流南入半里，洞渐沉黑，崖益陡，水益深，结筏积炬，曲屈约二里，出牛陇。此阴洞水中胜也。从阴洞溯流，始崖左嵌石下，窦甚隘，匍匐下穿，引炬而前，忽



岿然上穹，上下垂笋盘柱，诡状百出，升降其中，恫心骇目，邃曲莫尽。此阴洞陆中胜也。

余欲为水月游，时已过午，尚未饭，抵上岩，道者方扃户而出，余坐崖下荔阴间。久之，道者罢钓归，启扉具炊，余促其束炬游水月。既入明洞，篝火入阴洞，遭人不随支流入，由其侧伏洼穿隙，遍观阴洞陆崖之胜，其中崇宏幽奥，森罗诸诡，五易炬而后出。欲溯流穷水崖，道者以水深辞："请别由侧道以探其后崖，不必从中出也。"乃复出明洞，涉水穷左崖之胜，遂出后洞，仰睇垂虬舞龙之石。还饭于上岩，已日衔西山矣。

二十八日　早坐上岩中。道者出龙塘为予买米。余曳杖穷其最上层，已下，憩右窍偏阁中[6]。盖是岩西向，下午则返照逼人，余故以上午，憩而拟以下午搜近山诸洞。既午，道人以米至，午炊甫毕，遂循山而南，至昨来所渡石桥，由桥侧东折入环峡中。是山石峰三支，俱锋棱巉削，由东北走西南。中支为水月岩所托，是峡则中支、南支相夹者。南支多削崖裂窍，予来时循其西麓，以为水月在其下。询之土人，皆曰："中不甚深，下无蹊径。"从峡转北，得中央平洼一围，牛千百为群，散处其内，名为牛陇。穷其西北，水汇成潭，遂入阴洞后门，即东南临潭上，四旁皆陡石，无路入，必涉潭乃登。洞甚虚敞，分之则二，合之则一。随水西入，渐北转，石崖成峡，水亦渐深昧，与水月阴洞所见等。虽未出其中，两端源流悉见，可无烦暗中摸索也。洞门右崖，石痕丛沓[7]，俱作马蹄形，《西事珥》所谓"天马"，意即此矣。出洞，益遵峡而北，仰瞩东西两界，峰翔石耸，队合层分。二支北尽处，北支又兀突起，与中支北麓对峙成峡。遥望其下，有三洞南向，其上轰霞流电，闪烁有异，亟历莽趋之。其左畔二门骈列，崖下虽悬乳缤纷，而内俱不深；其右畔一门，孤悬峰半，虽洞门嵌空，而中忽渊坠，其深数十丈，宛转内透，极杳邈之势。而两崖峭削，无级下跻。踞崖端望之，其中飞鼠千百成群，见人蓬蓬内窜，其声甚遥，闻此中有蝙蝠洞，岂即此耶？出洞下山，望西北山嘴颇近，以为由此穿水月后洞而入，抵上岩甚便。竭蹶一里趋之，其下既洼，乃攀陟山冈，则巨石飞耸，中俱蔓络，下嵌澄渊，路断径绝。遥探洞外诸奇石，杳不可见，即溪流破壑出者，亦尽没其迹。乃循北麓，仍东趋一里，南向前来之峡。又经牛陇而南，共三里，返上岩之前。见日有余照，仍入水月，徜徉明洞之内。复随流出洞后，睇望

所涉路断处，犹隔一峰嘴，始知此中山形横侧倏变，不可以意拟如此。是夕仍宿上岩。

注释

①谷山村：今仍名谷山，在玉林县北郊。

②水漫堰句：此指南流江，源自大容山，从北往南经过玉林县城南，再南经博白至合浦入北部湾。罗望江一名西望江，亦源自大容山，从北往南流，经玉林县城西，入南流江。定川江今称车陂江，在玉林县西境，东南流入南流江。

③郁林：明置郁林州，隶梧州府，即今玉林县。

④罄（qìng 庆）：严整。

⑤陂（bēi）池：池沼。

⑥憩右窍偏阁中："右"原作"石"，据乾隆本、四库全书本改。

⑦丛：丛集。沓（tà）：繁多。



【今译】

二十七日　早晨从松城墟，不等吃饭便上路。四里，路过谷山村，又行走在田埂上。又走五里，望见一座石桥十分高大整齐，跨在罗望江上，是所谓的"北桥"了。三个桥洞连着拱起，下方用石块垒筑成堤坝。江水漫过堤坝下泻，转向西流去，由郁林城北转向西南，与定川江、南流江汇合后向南流去，经廉州府注入大海。石桥的西边，又有座木桥以便下游的人渡江，走路的人就近不走石桥而走木桥了。过了桥，又向南越一岭，共走一里，进入郁林城北门。北门外居民房屋全部背靠山冈前汇水池，如村落一样，就是无街道，不似城市，然而城墙高大严整，是广西境内所仅见的。城中也是荒凉冷落。过了郁林兵备道往西走，就是州衙门。于是在旅店中煮饭，打听这里的兵备道，已驻在苍梧县很久了。这以前苍梧道道员顾东曙，〔名叫应赐。〕是我们无锡县人，他的儿子把家信寄来给他，过衡阳时，被强盗抢去，我独自一人走到此地，即使他仍驻在此地，也将不能与他通报家讯，何况他远在苍梧呢！

饭后走出南门，池塘益加广阔。往西南行一里，就见南流江自东流向西，江流比罗望江大。江岸下停着的船鳞次栉比，江边上有堤，堤内环绕成塘，堤上石碑林立，堤下卧石片片，横列在岸边。我看这里有奇异之处，急忙走近石碑读了碑文，原来是紫泉。泉水的裂缝在江边

堤坝半中腰的石片中,石片在南北夹成横向的裂缝,横处有三尺,宽二尺,从东回绕到西,南面缺着,泉水从底下溢出积在其中,停贮的清水有三尺深,往上边从南边的缺口处流泻出去,不时见有珍珠状的水泡浮出水面。堤内的塘水高一丈多,江岸下江流低下去也有一丈多,水质异常清澄碧绿。它被称为变"紫"的原因,是宋代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的异常征兆,不是泉水的正常颜色。泉上旧时有个濯缨亭,今天已化为乌有。泉水的西边有座石桥叫南桥,也是三个桥拱,高跨在南流江上。桥北有个文昌阁,正当江流环绕之中,高高架起三层,空阔宽敞可以远眺,是这一带观赏胜景的好去处。桥南是去廉州的大道;桥南由岔路溯江岸往东行,是去水月岩的路。溯江走半里,江水自东北流来,路向东南延去,于是舍弃江流顺路走,开始时由田野中走,这路还宽大,是去陆川县、平乐墟的路。八里,登上山冈,有村庄在这里。由村左的岔道往东北行,又走二里,从岔道往北行,路渐渐湮没了。又走二里,向北经过一个水塘上的堤坝,这才遇上西来的路。沿着路往东行二里,经过一村,又登上一岭,路就湮没了。只好翻过山往东走,从草丛中跌跌绊绊向东行,一里到达东山下,找到南来的路。于是沿这条路往北走,二里,仍向东转入山坞。一里,越过一座小石桥,又沿东山往北行,路过一村,再向东转入山坞。这个山坞十分深,向东走进去二里,路渐渐荒芜湮没了。又望着山坳向东上登,一里来到岭上,这才找到西来的大道,却也是向南去平乐墟的路。越过山岭往东行,仍旧舍弃南去的大道,由岔路向东下山。经过坞中共走一里,穿过山峡往东下走,就见峡东石峰森森,自北往南延伸,如举着旗帜排列整齐的队列,另成一列山了。出峡后,沿西山的东麓往北走,一个村庄背靠山峰面向东方,前边有大水塘,我以为是龙塘村了,问了路,原来龙塘村还在北边。又向北行一里多,转向东,找到龙塘村。村子盘踞在山冈的脊梁之上,村南溪水往南流后转向东流去,村北的溪水向北流入水月洞。由村东又向北走一里多,径直向东抵达石山的中峰。过了石桥往北走,就见上岩朝向西方,高高隆起在山峰半中腰上了。



上岩,是水月洞南靠山临空的洞穴;是石山自东北延来,往南延伸而下,分出条条支脉一列列耸起,而当中一支突出的地方。向西远瞰平旷的荒野,陡削的山崖上洞穴高悬,一层层一级级都不十分深,而此层在最下面,也最广阔。环绕的石峰都是光润的青色岩石,唯独岩洞

裂开之处石色变成赭红，然而石质仍极为灵妙变幻，丈尺之间，层层平架缕缕垂挂，石窦穿通伞盖倒伏，无所不备，也无所不奇。岩洞前建了房屋挡在洞口，可屋顶上敞着，房屋可以居住，但上面不会挡住优美的景色，房屋的结构也自然不差。由岩洞右旁穿过石窍往上走，石窍仅大如竹管，经由石阶弯来转去，又钻入一层，好像偏阁一样。入云的石窗腾在空中，星辰般的窗棂透入光影，坐在这里边歇息，又别成一个“小西天”了。由岩洞左旁绕着石柱出来，石柱如龙旗下垂，从它侧边沿石崖上登，转出到洞顶上端，又找到一层洞。这层岩洞也是向西，自然分为左右两层，左边一层在下，石柱下垂石窍迸裂，仰面斜视上方，就是右边一层了，然而没有通往那里的石阶。由洞外往北上登，这才进入右边一层。如楼阁点缀在绝壁上，与左边一层像双翅一样相对称，增添不少美色，都是岩洞的中层。它上边悬崖的顶上，还有一层悬在虚空，可没有石阶登上去，唯有供人抬头观看罢了。水月洞还在它北面稍稍下去之处。龙塘的水，流经山前的石桥往北，经过上岩的前方，便向东捣入洞中。洞口也是向西，路由洞口的南侧，溪水由洞口的北侧，相伴进入洞中，穿透北面出去。前后两个洞口，一眼望去通明透亮，这是明洞。水流贯穿洞中，岩石蹲踞在溪旁，夹住水流突兀而立，都作出狮子大象的形状。洞顶下垂的岩石屈曲盘绕，龙盘蛟舞，缤纷杂乱，不一而足。那溪水平缓地流过洞中，没有融县真仙岩的水流大，而且两岸的岩石也没有真仙岩的深峻陡峭，可提起裤子涉过溪流。石崖的右边，又有一条小溪，从南面的旁洞中流出，这是暗洞。左边沿着溪流就是钟乳石笋曲曲折折夹在两旁，上方也裂开洞口点缀着石穴。层层楼阁之上，又积着一池水，算是奇特之处。这些是明洞之内的胜景。后洞的石崖口，排列着数条大石柱，从洞口顶上合并在一起倒悬下来，从洞内望过去，蜿蜿蜒蜒浮动着。这是明洞之外的胜景。暗洞是明洞的旁洞，洞中又分水陆两洞。水流不怎么大，自东南方在牛陇又开有一个洞口，穿过山腹流到此与明洞之水汇合。溯流向南深入半里，洞内渐渐变得漆黑一片，石崖逐渐变陡，水更加深，编造了木筏聚积了火把，弯弯曲曲约行二里，出了牛陇。这是暗洞水中的胜景。从暗洞溯流走，开始时石崖左侧下嵌，孔洞十分狭窄，趴着往下钻进去，举着火把在前，洞忽然巍然向上穹隆而起，上上下下垂挂耸立着盘绕的石柱，现出千百种诡异的姿态，升降在其中，惊心骇目，深邃曲折无

法穷尽。这是暗洞陆上的佳景。

我想去水月洞游览，但时间已过中午，还没吃饭，走到上岩，道士刚关了门外出，我坐在山崖下的荔枝树阴间。很久，道士钓完鱼归来，开了门准备饭食，我催促他捆火把去游水月洞。进入明洞后，点燃火把走入暗洞，道士不沿支流进去，由它侧面低伏的洼地中穿过缝隙，遍观了暗洞陆上石崖的优美景色，这当中高大幽深，诸种诡奇之状森森罗列，换了五次火把后才出来。打算溯流穷究水流两岸，道士用水深来推辞："请另外由侧面的道路去探它后面的后崖，不必从洞中出去了。"只好又出了明洞，涉水穷究了左边石崖的胜景，终于出了后洞，抬头斜视虬龙悬垂飞舞的岩石。返回到上岩吃饭，已是日衔西山了。

二十八日　早上坐在上岩中。道士出洞去龙塘为我买米。我拖着拐杖探完了上岩的最上层，不久下来，歇息在右窍形成的偏阁中。因为这个岩洞向西，下午夕阳反照逼人，所以我在上午游，休息后准备在下午去搜寻近处山上各洞。中午之后，道士拿着米来了，午饭刚吃完，就沿着山往南行，来到昨天来时走过的石桥，由桥侧边向东折进环绕的峡谷中。这座山分出三支石峰，全部棱角锋利，高险陡削，由东北延向西南。中支是水月岩依托之处，此峡是中支、南支相夹形成的。南支的悬崖上裂开许多石窍，我来时沿着它的西麓走，以为水月岩在它下边。向当地人打听，都说："洞中不怎么深，下边没有路。"从峡中转向北，走到一个中央平坦的圆形洼地，有岩石如牛千百头组成群，散布在洼地内，名叫牛陇。走到它西北的尽头，水汇积成塘，于是走入暗洞的后洞口，立即面临东南的深潭之上，四旁都是陡立的岩石，无路可入，必定要涉过深潭才能上登。山洞十分空阔宽敞，它分开是两个洞，合起来便是一个洞。顺着水流向西进去，渐渐转向北，石崖变成峡谷，流水也慢慢深暗起来，与水月洞暗洞见到的相同。虽然未走到洞中，两头的源流全都见到了，可以不必麻烦再在黑暗中摸索。洞口右边的石崖，石痕丛聚繁多，全呈马蹄形，《西事珥》所说的"天马"，料想就是此处了。出洞后，再沿峡谷往北行，仰望东西两列山，山峰翱翔山石耸峙，合成队列层层分开。两座支峰在北边到头之处，北面的支峰又突兀而起，与中支的北麓对峙形成峡谷。遥望山下，有三个洞向南，洞上方云霞飞卷电光流转，闪闪烁烁有奇异之处，急忙经过丛莽赶去那里。那左侧的两个洞口双双并列，石崖下虽悬垂着缤纷的钟乳石，而洞内



都不深；那右旁的一个洞口，孤零零悬在山峰半腰上，虽然洞口嵌在高空，可洞中忽然坠成深渊，那深处有数十丈，弯来转去通向深处，极尽杳邈深远的气势。而两侧崖壁陡峭如削，没有石阶下去。坐在悬崖顶端望里面，洞中蝙蝠成百上千组成群，见人就噗噗噗地向内飞窜，那声音非常遥远，听说这一带有个蝙蝠洞，难道就是这里吗？出洞后下山，望见西北方的山嘴很近，以为由此穿过水月洞后洞进去，去到上岩十分方便。竭力趺趺撞撞走一里赶去那里，脚下不久就洼陷下去，于是攀登山冈，就见巨石飞耸，中间全都延展开交缠在一起，下边嵌入澄碧的深渊中，大路小径全断绝了。远远探察洞外的诸多奇石，杳然不可见，就是溪流冲破壑谷流出之处，也全都消失了踪迹。只得沿着北麓，仍往东赶了一里路，向南走入先前来时的峡谷。又经牛陇往南行，共三里，返回到上岩的前边。见落日还有余辉，仍进入水月洞，闲步在明洞之内。再次随着水流出了后洞，斜视所走过的路断之处，还隔着一个山嘴，这才明白这一带山势的横竖变化不定，不能凭主观意想来推断。这天晚上仍住在上岩。



【原文】

二十九日　由上岩转入东北峡，过牛陇，共三里出峡，有岐焉。一直北循北支东麓者，为北流大道；一转东向逾岭者，为北流间道。乃东过田塍，更逾土岭而东。又二里，过一村，又东抵小石峰下，是为塘岸墟。时山雨自东北来，弥漫山谷，墟无集者。墟为陆川北境，从此转而北，冒雨循山，荒冈漫衍，已为北流境矣。十里为果子山，有数家倚冈而居。过坳，雨渐止。又十里为横林，有聚落在路右坞，数日前盗劫平乐墟，还宿于此，去北流只十里也。其北有石山一支，自北而南，丛尖簇翠。余初望之，以为勾漏在是，渐近而路出其东南，西望而行，秀色飞映。盖此山在北流西十里，而勾漏尚在北流东十里也[①]。由横林东北五里，逾一土岭，下行田塍中。有石桥跨小溪，溪流西北去。又东行平冈上，五里，抵北流西门[②]。西门闭不启，以西当贼冲，故戒严也。循城由南门入，经县前，出东门，则街市颇盛。一街循城而北者，为街墟；一街随江而东者，为沙街。街墟由城北隅东转，有溪自城北来，石桥跨之，曰登龙桥。其溪为大容东流之水，由桥下而南注绣江者也。沙街由城南转东，绣江南自粤东高州来，至此已胜巨舟，故阛阓依之，宋人

名驿为朝宗者，指此江而言也。今驿名宝圭。沙街东北过广济桥，则北溪之水至此入绣。渡桥而与登龙之路合，路乃北出隘门，江乃东流而去。余于是饭于沙街。出隘门，抵北山下，循其南麓东行，五里，渡一小溪桥，遂入石山夹中。南为望夫石，即黄婆岩西垂山也。北则石峰透迤，愈东石骨益瘦，疑即独秀岩所托，今已失其迹。峰东崖大书"勾漏洞"[3]三字。此南北二石峰，俱东拱宝圭洞。又东五里，石山回合处，中复突一峰，则宝圭洞在其西隅，而勾漏庵在其南麓。时殷雷轰轰，先投庵中。庵颇整洁，乃万历间有司重构者。内堂三楹，中列金仙，东则关圣，西则葛令。而葛令之像[4]，纶巾朱履，飘然如生。后轩则准提大士在其中，西置炊而东设坐焉。前庭佛桑盛开[5]，红粉簇映；后庭粉墙中护，篁桂森绕其中，寂然无人。有老道之妻掩关于后，询"游洞何自?"对以"俟道者晚归。"乃停囊轩中，令从去，就炊于中。既而雨止，时已暮，道人始归。乃县令摄以当道，欲索洞中遗丹及仙人米，故勾摄而去[6]。然葛令欲就丹砂，乃其一时乘兴之言，其后蝉脱罗浮[7]，实未至此，此中久已无丹砂，安得有遗丹仙粒耶? 道者忧形于色，余姑畀钱，令多觅竹束炬，为明晨游具。道者领命，愿前驱焉。

北流县当大容南面之中，其脉由大容南下，曰绿蓝山。水分东西流：东流者即北溪，循城东下，登龙桥而入绣江者也；西流者为南流江之源，西南合水月洞之水，经郁林南门而西合罗望、定川诸水，南下廉州入海。是北流县实南流之源，其曰"北流"者，以绣江南来，至此始大，东过容县界，合洛桑渡水，经容邑南门，下藤县[8]，北入郁江去，非北流源此也。

旧有北流、南流二县[9]，南流即今之郁林州，皆当南北二水胜舟之会，东西相距四十里焉。

北流山脉中脊，由县而西南趋水月，南抵高州，散为诸山。而北流之东十里，为勾漏洞；北流之西十里，为鬼门关。二石山分支耸秀，东西对列，虽一为洞天，一为鬼窟[10]，然而若排衙拥戟以卫县城者，二山实相伯仲也。

鬼门关在北流西十里，颠崖邃谷，两峰相对，路经其中，谚所谓："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言多瘴也。《舆地纪胜》以为桂门关之讹，宣德中改为天门关，粤西关隘所首称者。

八月初一日　晨餐毕，余先作宝圭行，约道者肩炬篝火后至。洞

在庵北半里，庵后先有一岩南向，一岩西向，望之俱浅，而宝圭更在其北。先有漫流自西北来，东向直漱山麓，涉其北登山，则洞门在矣。其门西向，左开岩而右深入。开岩处甃以列碑轩敞，平临西峰；右洼嵌而下，有石柱当门，其端有石斜飞。磴道由其侧下至洞底，交辟为四岐：一由东入，一由南进，二岐俱深黑；一向西豁，一向北透，二岐俱虚明。东岐之南，顶侧忽倒垂一叶，平庋半空，外与当门之柱相对，上下凭虚，各数十丈，卷舒悬缀，薄齐蝉翅，叶间复有圆窍曲窦，透漏异常。由左崖攀级而上，抵平庋处，盘旋其间，踞叶而坐，真云軿霞驭[11]，不复人间也。坐久之，复盘叶而下，向北透之岐。岐中倒垂一乳，长数丈，其端空悬，水由端涓涓下。更北入峡中，其右则洼而北出，为下门，其左则高而北渡，为上叠，叠成上阁，阁前平临西北，亦有乳柱界其中。此明洞之西、北二岐也。探历久之，道者负炬至，又携伴持筐。余询其故，道者曰："县以司道命，取砂米二丹，适有庠士已为我觅仙米，而砂从洞穴中可探而得，将携筐就炬以觅之。"始知所为砂者，非丹砂，乃砂粒如丹，其色以白为上，而黄次之，故其北洞以白砂命名；所谓米者，乃山洼中菰米[12]，土人加以"仙人"之名耳。洞外芜莽中又有黄果如弹丸，土人谓之"颠茄"[13]，云采以为末，置酒中，腋能令人发枉迷闷[14]，《峤南琐记》所载闷陀罗者是。乃爇炬先入南穴，两旁壁起如峡，高而不广。入半里，左壁有痕横亘，曰仙床，悬地丈许。其侧垂柱裂窍，皆短而隘。窍腹宕如臼，以手探之，中有磊磊之粒，方圆不计，姑扫置筐中。连探三四穴，不及升许，计出而淘濯其污，简取其圆洁成粒者，又不及十之一也。然此亦砂粒之常，岂真九转之余哉？又少进，峡忽下坠成渊，由洞抵水，其深二丈，而水之深，更不知其几也。两崖俱危峭无可着足，南眺其内，窅黑无尽。始促道者涉渊，言："水深，从无能徒涉者。"再促道者觅筏，言："隘逼，曾无以筏进者。""然则何如可入？"曰："冬月水涸，始可坠崖而涉。""入当何如？"曰："其内甚深，能见明而不能升也。"余闻之，为之怅怅。扪石投水中，渊渊不遽及底。旁瞩久之，仰见左壁之上，有隙旁通，亟入焉。隙柱透漏，渐入渐束，亦无余窍。乃下，返而仍出四达之中，更爇炬而入东穴。初，两旁亦成峡壁，而其下渐高，既而中辟如堂皇，旁折如圭窦，皆暗窟也。稍北而东，其径遂穷，比之南窍，虽有穴宛转[15]，而深不及其半。彼有穴而水阻，此无水而穴阻，转觉东穴之无涯涘矣。

复出至四达处，谋为白砂洞游。按志，白砂在勾漏北，勾漏甲天下，而此洞复甲勾漏。如玉虚、玉田诸洞，普照、独秀诸岩，道者俱不言，而独津津言此洞。余急趣其前，道者复肩炬束火携筐帚以导。从北透偏门之下层出，乃循其西北麓而行，始见其山前后两峰，骈立而中连，峰之西南突者，为宝圭所倚，峰之东北峙者，为白砂所伏。白砂前后亦有两门：前门北向而高敞，分为三门，两旁悬峻，而中可俯级而入；按志云，玉田洞，洞前三门，中门明广可通，似与此门合。遍询土人，无知玉田洞者。岂即以后洞为白砂，以此门为玉田洞耶？后门南向而高隘，仅通一孔，前对宝圭之背，其左即中连之脊也。先过后门山坳，草没无路，道者不入而北去。共一里，转而东，绕山北麓而南跻前门。入门即洼下，数十级见底。仰视门左右，各有隙高悬旁启，即所谓左、右门也。倒光流影，余照四达，然虚嵌莫攀焉。从洞中右转，颇崇宏，而渐暗渐穷。余先遍探而四觅之，无深入路。出，促炬命导，仍由之入抵其中，以火四烛，旁无路也。道者忽从右壁下，投炬蛇伏而入，窦高不逾尺，而广亦如之。既入，忽廓然盘空，众象罗列，如阊阖下启，天地复通。方瞻顾不遑，而崇宏四际，复旁无余隙。忽得窦如前，透而东，转而南，倏开倏合，凡经四窦，皆隘若束管，薄仅透屏，故极隘忘窘，屡经不厌其烦也。既而见左崖之上，大书“丹砂”二字。其下有一龛，道者曰：“此丹穴也。”复伏而扫砂盈掬焉[16]。其南稍有一岐，入之不深。出向西转，再折南行，则天光炯然，若明星内射，后洞门在望矣。是洞内洼而中甚平，惟壁窦阁辟，无沟陀升降，前后两门，俱高悬于上。道者欲仍从前门返，余欲逾后窦出。道者曰：“后门隘不可跻，而外复草深莫从。”余曰：“前暗中之隘，尚不惮其烦，况此空明，正可宛转，草之深浅，余所不顾也。”遂穿窦出，则午日方中，始见宝圭后峰，君树塞门焉[17]。乃披茅践棘，西南出山坳，仍过宝圭透北偏门，共二里，将及庵后，命夫同道者还炊于庵，余挟寄宿庵中者东探清泉焉，即前所经南向岩也。洞不深而明洁可栖。洞前有宋碑，大书“清泉岩”三字。洞左右无泉，而独得此名，无从征其故实。还饭于庵。

下午，挟夫与寄宿庵中人此人不知何处人，先停庵中，身无半文，随余游诸洞，余与之饭，两日后不知所往。探近山诸岩，乃西南入黄婆岩焉。黄婆岩者，宝圭西南诸峰所裂之岩也。其山西自望夫石攒沓而东，岩当其东北隅，与宝圭东西相对，而兹稍南逊。岩门甚高，中有黄

崖叠缀。岩外石峰之顶，分岐耸异，有欹若妇人之首，鬓髻盘空，作回睇顾影之态。其北面亦有石峰丛突，南与此山并夹，东与宝圭对峙。东南石壁上，大书"勾漏山"三字，大与山齐，土人指为仙迹。此其下必昔时宫观所托，而今不可征矣。按志，勾漏有灵宝、韬真二观，今皆不知其处。灵宝疑即庵基所因，韬真岂其在此耶？当时必多碑碣，而沧桑之后，断础无存矣[18]。徘徊其下。又西抵望夫山西麓，眺望山崖，别无岩洞。惟见东南一面，峦岫攒簇，疑即所云巫山寨者，巫山寨一名石寨。山峰如楼橹雉堞，周回环绕，其数十二，故有巫山之名。而渺漠无征，惟与山灵互相盼睐而已[19]。已乃循黄婆岩东麓，且盼且行，南抵东南隅，石崿悬峭，片片飞云缀空。自外崖攀峭石上，历竖隙，屡出层空，达峰顶，遂尽发其危嵌态。下山，转循南麓，见峭崖穹然，石色雄赭。下虽有门，内入不深，无从穿扉透室。乃东由营房在勾漏庵前东南坪上。草房数十间，营兵居之，为居停卖浆之所。横过勾漏庵，抵后峰东南角。盖宝圭所托之峰，南面骈立而中连，西立一峰，即庵后清泉岩所倚，东立者与之比肩南向。循峰东麓北行，路左得一东向岩，内颇深，渐缩如牛角。出洞又北，有清流一方，淙淙自乱石中流出，其上则草石蒙茸，其下则西南成小溪去，行道者俱从此渡崖，庵与营俱从此取汲，而无问其所从来者。余正欲求其源委，忽一少年至，见之，语从夫曰："汝辈欲寻洞乎？此其上有二洞，相距数十丈，路为草翳，可探而入也。"又一人曰："昨未晚，有二人携犬自东来者，虎自崖上跃下攫犬去。虎穴其上，不可往。"余不顾，亟挟夫与寄宿者攀棘践刺上跻，觅之深蔓中，则洞门果穹然东向，但外为蔓拥石蔽，无从即见耳。入洞门，即陨然下坠。俯瞰之，则有溪自北而南贯其底，水声潺湲，崖势峻削，非攀缘可下。四瞩其上，南崖有坠而未尽者，片石悬空，若栈道架壁，阔不盈咫[20]，而长竟坠处直达西崖，但栈中有二柱骈立，若树栅断路者。而外一柱已为人截去，止下存尺余，可跨而过。但其处益狭，以双手握内柱，而盘越外柱，临深越险，莫此为甚。过栈达西崖，已与洞门隔溪相向。乃明炬四烛：崖之下，深坠与外崖同，崖之上，内入则垂乳列柱，回错开阖[21]，疏棂窈窕，忽环而为璇室，忽透而为曲榭，中藏之秘，难以言罄。乃出崖临溪，从深坠处溜险投空而下，遂抵溪中。仰视洞顶高穹，延照内映，侧栈凌虚，尤增飘渺。水深不及膝，南从崖下涌来，北从崖下坠去，即由此东出，为乱石泉源也。余于是从南崖下溯流入。其穴

甚低，垂覆水面，相距止尺。从夫暨寄宿者恐炬为水湿，内深莫辨，共阻莫入。余贾勇溯流，冲沫过颡[22]。南入数丈，望前有流光熠熠，余喜，更透一洞，益高声呼二从人，虽伏水碍石，匍匐垂首，而瞻前顾后，火光与天光交通旁映，益前入不停。又南数丈，有洞穹然东西横贯，其上东辟而为外门，其内西入而成巨壑，门高耸与前所入门等势。时二人已至，乃令其以炬更前。于是西向溯流，洞愈崇宏，流愈深阔。又数丈，有石砥中流。登石内望，洞辟如广厦，渊水四际其下，以杖测水，不竟其底，以炬烛洞，洞甚深黑，不知更几转，得抵宝圭南穴前所望深坠处也。乃自砥石返步随流，仍抵东辟外门之下。二从者将垂首横炬，匍匐向低穴北入。余止之曰："此门虽峻，与先所入者无异。若伛偻下涉而就所入之门，不若攀空跻危，竟登此门为便。"二从者曰："门外不通，奈何？"余曰："门以外总不出此山，即所入之门，其外岂坦途哉？"遂攀崖先登，二人亦弃炬从之，乃出洞口。门亦东向，与所入门比肩，特翳于突石连蔓，遂相顾不见。循左崖平行，还眺门上，又上辟一层，若悬阁当空，然无级以登。盖北洞奥室内罗，此洞外缀层楼，所异者此耳。于是北转一曲，至前汲泉之穴，从容濯足，候从者至，遂一以北洞上登法而下。崖半石隙蔓影中，仿佛并北洞见之，迨极下仰眺，仍茫然失所睹矣。亟自东南山角转过营房，共一里，入勾漏庵，大雨如注。是日，先西觅玉虚、玉田诸洞而不得，既而东得此二洞，尤为奇绝。然此洞非异人忽指，则跬步之间，亦交臂而过，安知西峰大字岩之侧无棘霾蔓锁者？安得峰峰手摩足抉如黄婆岩东南诸峭石也耶！

初二日　晨晚后，令从夫随道者西向北流市蔬米于城，余独憩庵中。先是，寄宿者夜避蚊不知何往，至是至，曰："已询得独胜岩在县北。"余知在县北者或新开他岩，必非独胜，而庵中无人，不能与即去，姑辞明日，而此人遂去不复来。既午，从夫以蔬米返，余急令其具餐，将携砚载笔往录宝圭洞中遗诗。忽道者驰至，曰："兵道将至，恐治餐庵中。"欲携余囊暂入所栖处。余不顾，竟趋宝圭。甫出庵，而使者旗旄至矣[23]，非所辖郁林道，乃廉州海北道也。乃漳浦张国径印梁，余昔在甘棠驿同黄石斋曾会之。兹驻廉州。时军门熊文灿代荆溪卢象叔总督中州[24]，追捕流寇，张往送之，回辕过此，故欲为勾漏游。余隐墙西，俟其入庵，即趋录洞诗。录未半而彼已至洞，余趋避于北岐叠阁之上。回忆《梧志》所纪西小室，洞朗外瞩，自然石榻，平铺叠架，可眠可

踞，与东洞对，正如两掖，其景宛然。彼入南穴，亦抵水而返；余石卧片时，听洞中人倏寂倏喧，亦一异趣。张出南穴，亦北趋偏门下，终不能攀上层而登，与县官啧啧称奇指盼，而不知有人卧其中也。俟其去，仍出录诸诗。诗俱（近）代，只有一宋碑而不佳，盖为兵燹荡净也。录甫毕，日衔西山，乃返于庵。

注释

①而勾漏尚在北流东十里也："尚"，原作"出"，据乾隆本改。"十里"，四库本作"十五里"。

②北流：明为县，隶梧州府郁林州，即今北流县。

③勾漏山：在北流县东北。平川中石峰矗立如林，溶洞勾曲穿漏，故名"勾漏"。有宝圭洞、玉阙洞、白沙洞、桃源洞等胜迹。

④葛令：指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道教理论家，会炼丹术。曾参加东晋统治政权，赐爵关内侯。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携子侄至广东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而卒。



⑤佛桑：即扶桑。古代传说扶桑生于东海日出的汤谷，高大扶疏，花深红色，光焰照人，叶如桑，故名扶桑，又称扶木、桑槿，与木槿同属锦葵科，为著名观赏植物。

⑥勾摄（shè 设）：追捕。

⑦蝉脱：即蝉蜕（tuì 退），幼蝉脱壳。亦用此比喻人死去，犹如得到解脱。

⑧藤县：隶梧州府，即今藤县。

⑨南流：元代有南流县，为湖广行省郁林州附郭县，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省。治今玉林县。

⑩一为鬼窟："鬼"，原作"思"，此依上下文意改。

⑪軿（píng 平）：古代贵族妇女所乘的有帷幕的车。

⑫菰（gū 孤）米：菰为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我国长江以南低洼地区种植很多。基部形成肥大的嫩茎，即茭白，又称茭瓜，可作蔬菜。颖果为狭圆柱形，即菰米，可煮食。

⑬颠茄：多年生有毒草本，夏季开淡紫色钟状花，叶和根可作抗胆碱药，治腹绞痛、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等。

⑭腋能令人发枉迷闷："腋"，疑为"液"。

⑮比之南窍，虽有穴宛转：原作"北之东穴虽有窍宛转"，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⑯掬（jū 居）：双手一捧。

⑰君树塞门焉:“君”疑为“若”,因形近而误。

⑱础(chǔ):柱子底下的石墩。

⑲盼(pàn):看。睐(lài 赖):旁看。盼睐:左右顾盼。

⑳咫(zhǐ 纸):古代长度名,合今制市尺的六寸二分二厘。

㉑阖:通“合”。

㉒颡(sǎng 嗓):额头。

㉓旄(máo 毛):古时旗杆头上用旄牛尾作的装饰。因此,指有这种装饰的旗为旄。

㉔中州:即中土、中原。狭义的中州指今河南省一带,因其地在古九州之中,故称中州。广义的中州则指黄河流域。

【今译】

二十九日　由上岩转入东北的峡中,经过牛陇,共走三里出峡,有个岔路口。一直往北沿北支东麓走的,是去北流的大道;一条转向东越岭的,是去北流抄近路的小道。于是向东走过田埂,再越过土岭往东行。又走二里,路过一村,又往东抵达小石峰下,这里是塘岸墟。此时山雨自东北方下过来,弥漫在山谷中,集市上没有赶集的人。塘岸墟是陆川县北境,从此转向北,冒雨顺山走,荒凉的山冈漫延开来,已是北流县境内了。十里路是果子山,有几家人背靠山冈居住。走过山坳,雨渐渐停了。又行十里是横林,有村落在路右山坞中,几天前强盗抢劫平乐墟,返回来住在此地,距北流只有十里了。村北有一石山支脉,自北延向南,成丛的尖峰簇拥着翠色。我最初望见它,以为勾漏山在这里了,渐渐走近而路通到山的东南麓,向西望着它而行,秀色飞舞映衬。原来此山在北流县城西面十里,而勾漏山还在北流县城东边十里。由横林往东北行五里,越过一道土岭,下岭行走在田野中。有座石桥跨过小溪,溪流往西北流去。又向东行走在平缓的山冈上,五里,到达北流的西门。西门关闭着不开,因为西面正当盗贼来往的要道,所以戒严了。沿着城外绕到南门进城,经过县衙前,出了东门,就见街市十分繁荣。一条街沿着城墙往北而去的,是街墟;一条街沿江往东去的,是沙街。街墟由城北隅向东转,有溪水从城北流来,石桥跨在溪上,叫登龙桥。此溪是大容山向东流的水流,由桥下往南注入绣江。沙街由城南转向东,绣江从南面广东的高州府流来,到此已能承载巨船,所以街市紧依江畔,宋代人把驿站起名叫朝宗的,是指这条江而言



的。〔今天驿站名叫宝圭。〕由沙街往东北过了广济桥，就见城北的溪水到这里流入绣江。过桥后便与登龙桥来的路会合，路于是往北通出关隘门，江流就向东流。我于是在沙街吃了饭。出了关隘门，抵达北山下，沿北山南麓往东行，五里，越过一条小溪上的桥，便走入石山夹谷之中。南边是望夫石，是黄婆岩向西下垂的山。北面是逶迤而去的石峰，越往东走骨状的岩石越加瘦削，怀疑就是独秀岩依托之处，今天已失去它的踪迹。石峰东面的山崖上大大地写着"勾漏洞"三个字。此处南北两面的石峰，都向东拱卫着宝圭洞。又向东走五里，在石山回合之处，中央又突起一峰，宝圭洞就在它的西隅，而勾漏庵在它的南麓。此时雷声隆隆响，先奔入庵中。寺庵十分整洁，是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官府重建的。内堂有三间房屋，正中坐着如来佛，东边是关帝，西边是葛洪。而葛洪的坐像，头戴纶巾脚穿朱红靴，神采飘逸栩栩如生。后面的轩廊内是准提菩萨在其中，西边放了炊具而东边设了座位。前面庭院里扶桑盛开，粉红的花簇互相掩映；后面庭院粉墙环护着院中，竹丛桂花树森然回绕在庭院中，寂静无人。有老道的妻子掩上门在后院，问她"游洞从哪里走？"答以"等道士晚上来。"只好把行李停放在轩廊中，叫她跟随而去，在庵中做饭吃。不久雨停了，时光已是傍晚，道士这才归来。是县令摄服于当权之人，想要索取洞中葛洪遗下的丹砂和仙人米，所以把他拘捕去。然而葛洪想要炼成丹砂，是他一时间乘兴说出的话，那以后在罗浮山尸解登仙，实际未到过此地，这一带早就没有丹砂，哪能有遗下的丹砂和仙米呢？道士的忧虑显露在脸上，我姑且给他钱，命令他多找些竹子捆成火把，为明早游洞做准备。道士接受了命令，愿在前边领路。

北流县正当大容山南面的中段，这里的山脉由大容山向南下延，叫做绿蓝山。水分向东西两面流：往东流的就是城北的溪流，沿着城墙东面下流，经登龙桥而流入绣江；向西流的是南流江的源头，往西南汇合水月洞的溪水，流经郁林城南门而后往西汇合罗望江、定川江诸水流，向南下流到廉州府入海。这样北流县实际是南流江的发源地，它称做"北流"的原因，是由于绣江从南面流来，到这里水流才变大，往东流过容县境内，汇合洛桑渡的河水，流经容县南门，下流到藤县，向北流入郁江而去，不是北流的江流发源于此地。

旧时有北流、南流两县，南流县就是今天的郁林州，都正当南北两条江能承载船只的会聚之处，东西相距有四十里。

北流县山脉的中脊，由县城向西南趋向水月洞，往南延到高州府，散开成为群山。而北流的东面十里处，是勾漏洞；北流以西十里处，是鬼门关。两座石山分出支峰，秀色耸立，东西对峙，虽然一处是神仙居住的洞天，一处是鬼魂幽处的窟宅，然而分列两旁好像持戟拱卫县城的样子，两座山实际不相上下。

鬼门关在北流西面十里，石崖倒斜，山谷深邃，两座山峰相对，道路经过其中，谚语说："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是说瘴气很多。《舆地纪胜》认为是桂门关的错读，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改为天门关，是粤西关隘中称颂为第一的地方。

八月初一日　吃完早餐，我先去宝圭洞，约道士扛着火把点燃火跟在后面来。洞在庵北半里处，庵后先有一个岩洞向南，一个岩洞向西，望去它们都很浅，而宝圭洞还在它们北面。先有四处流淌的水流自西北流来，向东径直冲洗着山麓，涉到水北登山，就看见洞口了。洞口向西，左边是敞开的岩洞而右边深入进去。岩洞敞开之处砌着许多石碑高大宽敞，水平面临西峰；右边凹嵌下去，有石柱挡在洞口，顶端有岩石倾斜飞空。石磴路由石柱侧边下到洞底，交叉为四条岔道：一条由东面深入，一条往南进去，这两条岔道都又深又黑；一条向西裂开，一条通向北面，这两条岔道都空阔明亮。东面岔路的南边，洞顶侧面忽然倒垂一叶状岩石，平架在半空中，与外边挡在洞口的石柱相对，上下凭临虚空，各有数十丈，卷曲舒展地悬挂着，薄处与蝉翅相等，叶面上又有圆形屈曲的孔洞，异常透亮漏风。由左侧石崖攀石阶上登，到达石片平架之处，徘徊在叶面上，盘腿坐在叶上，真是乘坐云车驾着云霞，不再像是人间了。坐了很久，又绕着叶片下来，走向通往北面的岔道。岔道中倒垂着一根钟乳石，长数丈，顶端空悬，水从顶端涓涓下滴。再向北走入峡中，峡右便往北下洼出去，是下洞口，峡左却向北高耸飞渡，是上层，重叠成上方的楼阁，楼阁前水平地面临西北方，也有钟乳石柱隔在其中。这是明洞的西、北两条岔道的情况。走来走去探察了许久，道士扛着火把来了，又带来同伴拿着竹筐。我询问他缘故，道士说："县里遵照司道的命令，要取丹砂和仙人米两种仙丹，恰好有县学学生已为我找到仙人米，而丹砂从洞穴中可找到，将带上筐子就

着火把去找丹砂。”这才明白所谓丹砂的东西，不是丹砂，是如丹砂一样的砂粒，颜色以白色为上，而黄色的次一等，所以这里的北洞用白砂来命名；所谓仙人米的东西，是山洼中的菰米，不过是当地人加上“仙人”之名罢了。〔洞外荒芜的原野中又有如同弹丸样的黄色果实，当地人把它称为“颠茄”，说是采来制成粉末，放在酒中，汁液能让人发狂迷乱，《峤南琐记》记载的闷陀罗的东西就是它了。〕于是点燃火把先进入南洞，两旁石壁耸起如峡，高而不宽。深入半里，左壁上有石痕横亘着，叫做仙床，高悬地面一丈左右。它侧面石柱下垂石窍裂开，都又短又窄。石窍腹中平滑如臼，用手去探，里面有堆积的砂粒，不管方的圆的，姑且扫了放在筐中。一连掏了三四个洞，不到一升左右，估计出洞后淘洗去其中的污物，挑选出其中圆滑光洁成颗粒的，又不足十分之一了。然而这也是平常的砂粒，怎能真的是九转金丹的遗物呢？又略进去，峡谷忽然下坠成深渊，由洞上到达水面，那深处有二丈，而水的深度，更不知是多少了。两侧的崖壁全都高险陡峭无处可落脚，向南眺望洞内，深远漆黑没有尽头。起初催促道士涉过深渊，说：“水深，从来无人能徒步涉过去。”又催促道士去找木筏，说：“太狭窄，从来无人乘木筏进去过。”“那么如何才能进去？”答：“冬月间水干涸时，才可坠下悬崖涉水进去。”“进去将是什么样？”说：“那里面非常深，能见到亮光但不能爬上去。”我听了这些话，感到怅怅不乐。摸石块投入水中，深深的不是很快到底。在旁边注视了很久，抬头见左壁之上，有裂隙旁通，急忙进去。裂隙中有石柱透空，渐渐进去渐渐束拢，也无别的石窍。于是下来，仍返回来出到四条路相通的中心，再点燃火把走入东洞。最初，两旁也形成峡壁，可它下边渐渐变高，不久中间开阔起来如大厅，旁边折来折去如玉圭样的洞穴，都是昏暗的洞窟。稍往北走转向东，这条路便到了头，它与南洞相比，虽有洞穴弯弯转转，但深处不到它的一半。那里有洞却被水阻断，此处无水可洞穴断了，反而觉得东洞没有水岸了。

再次出到四条道相通之处，打算去白砂洞游。据志书，白砂洞在勾漏洞北面，勾漏洞甲天下，而此洞又胜过勾漏洞。如玉虚、玉田诸洞，普照、独秀诸岩，道士全不言及，可唯独津津乐道地谈论此洞。我急忙赶到白砂洞前，道士又肩扛火把束了火种带上筐子扫帚来领路。从北边钻过偏洞口的下层出来，于是沿山的西北麓而行，这才见到此

山前后有两座山峰，双双并立而中间连着，山峰向西南突起的，是宝圭洞依托之处，山峰在东北屹立的，是白砂洞隐伏之地。白砂洞前后也有两个洞口：前洞口向北而且高敞，分为三个洞口，两旁的悬绝陡峻，但中间的可俯身沿石阶进去；〔据志书所说，玉田洞，洞前有三个洞口，中间的洞口明亮宽广可通进去，似乎与这个洞口相符。遍问当地人，无人知道玉田洞。莫不就是把后洞称为白砂洞，把这个洞口称为玉田洞呢？〕后洞口向南，可又高又窄仅通有一个孔，前方对着宝圭洞的后背，它左面就是中间相连的山脊了。先走过后洞口的山坳，草丛深没无路可走，道士不进洞却往北走。共走一里，转向东，绕到山的北麓后向南登上前洞口。走入洞口洞立即洼下去，走下数十级台阶下到洞底。仰望洞口左右两侧，各有缝隙在旁边裂开高悬着，就是所谓的左、右洞口了。倒光流影，太阳的余辉四处射入，然而嵌在虚空无法攀上去。从洞中向右转，十分高大，但渐渐变暗渐渐到了头。我先到处探察四处找路，无深入之路。出来，催促点亮火把命令道士领路，仍由原路进到洞中。用火光四处照射，四旁无路，道士忽然从右壁之下，扔进火把像蛇一样趴伏着进去，石洞高不超过一尺，宽处也如此。进去之后，忽然旋空而起，十分空阔，罗列着种种景象，如天门向下打开，天地重又相通。正当四处环顾不及之时，在高大宽阔的四周，又一次四旁没有别的缝隙。忽然找到一个如前边那样的洞穴，向东钻进去，转向南，忽开忽合，共经过四个洞穴，都窄得如紧束的竹管，薄得仅如钻过屏风，所以虽极其狭窄却忘了窘迫的处境，屡次经过却不厌其烦。随即见左面崖壁之上，大写着“丹砂”两个字。字下有一个石龛，道士说：“这是丹穴。”又趴下去扫满一捧砂粒。它稍南处有一个岔洞，进去里面不深。出来向西转，再折向南行，就见天光灿烂，好像明星射入洞内，后洞口在望了。洞里面下洼但洞中十分平坦，唯有洞壁上开启着洞口，没有深沟高冈的升降，前后两个洞口，都高悬在上。道士想仍从前洞口返回去，我想越过后洞出去。道士说：“后洞口狭窄不可登，而且洞外又草深无法走。”我说：“前边黑暗中的隘口，尚且不惮其烦，何况此处空阔明亮，正可宛转而出，草的深浅，我就不顾了。”于是穿过洞出来，就见太阳刚好在中天，这才见到宝圭洞的后峰，君子树堵塞了洞口。于是分开茅草踏着荆棘，向西南走出山坳，仍经过宝圭洞通到北面的偏洞口，共行二里，将到庵后，命令脚夫同道士返回庵中做饭，我

带着寄宿在庵中的人往东去探清泉岩，就是先前经过时向南的岩洞。洞不深但明亮清洁可以居住。洞前有块宋碑，写着“清泉岩”三个大字。洞左右无泉，可唯独得了这个名字，无从证实它的出处。回到庵中吃饭。

下午，带着脚夫与寄宿庵中的人〔此人不知是何处人，先就住在庵中，身无半文，跟随我游览诸洞，我给他饭吃，两天后不知去了哪里。〕去探寻近处山中的各个岩洞，于是向西南走入黄婆岩。黄婆岩，是宝圭洞西南方群峰之中裂开的岩洞。这里的山从西边望夫石杂沓攒聚往东延，岩洞正当山的东北隅，与宝圭洞东西相对，而这里稍偏向南些。岩洞口十分高，洞中有黄色石崖重叠连缀在一起。洞外石峰之顶，分出岔峰耸立异状，有的倾斜着好像女人的头，发髻盘绕在空中，作出回头顾视身影的姿态。它北面也有石峰成丛突起，南面与此山并排相夹，东面与宝圭洞对峙。东南的石壁上，写着“勾漏山”三个大字，大处与山一样高，当地人认为是神仙的遗迹。此大字的下边旧时必定是寺观依托之处，但今天不可考证了。〔据志书，勾漏山有灵宝观、韬真观两座道观，今天都不知在何处。灵宝观怀疑就是勾漏庵基址沿袭之处，韬真观莫非就在此地吗？当时必定有很多碑碣，但沧桑巨变之后，断碑残础无存了。〕徘徊在这下边。又往西抵达望夫山西麓，眺望山崖，别无岩洞。仅见东南一面，峰峦簇拥攒聚，怀疑就是所说的巫山寨的地方，〔巫山寨又叫石寨。山峰如烽火台和城墙，四周回旋环绕，山峰的数目有十二座，故而有巫山之名。〕然而渺茫广漠之中无法考证，唯有与灵秀的群山互相左顾右盼而已。不久就沿黄婆岩的东麓，边看边走，向南抵达东南隅，石崖悬绝陡峭，片片飞入云天点缀在空中。从外层山崖攀着陡峭的崖石上登，经过竖直的裂隙，屡次钻出层层悬空岩，到达峰顶，终于让它高险深嵌的姿态全部显露出来。下山来，转而沿南麓走，见悬崖穹然隆起，石色呈深红色。下边虽有洞口，洞内进去不深，无法穿过门扉通入内室。于是向东由营房〔在勾漏庵前东南方的平地上。有草房数十间，军营中的士兵住在那里，是居住停歇卖水的场所。〕横向走过勾漏庵，抵达后峰的东南角。大致宝圭洞依托的山峰，在南面双双并立而中间相连，西边立着一峰，就是庵后清泉岩依托之处，东面竖立的山峰与它并肩向南。沿山峰东麓往北行，路左见到一个向东的岩洞，洞内很深，渐渐缩拢如牛角。出洞后又向



北走，有一片清流，从乱石中淙淙流出，泉上满是青草岩石蒙蒙茸茸，泉下就向西南形成小溪流去，走路的人都从此处涉过山崖，庵中与营房都从这里汲水，但无人问它是从哪里来的。我正想去追寻它的源头，忽然间一个少年来到，见了我们，对随行的脚夫说："你们这些人想要找洞吗？这上边有两个洞，相距数十丈，路被草隐没了，可试探着进去。"又有一人说："昨天还不到晚上，有两个人带着狗从东边走来，老虎从山崖上跃下来叼着狗跑了。老虎穴在山上，不能去。"我不理会，急忙带着脚夫与寄宿的人攀着荆棘踏着刺丛上登，在深草中找洞，就见洞口果然穹然向东，只不过外面被蔓草环拥被岩石遮蔽了，无法马上见到罢了。走入洞口，洞立即猛地下坠。俯瞰洞底，见有溪水自北往南流贯洞底，水声潺潺缓缓流动，崖势陡削，不是靠攀援可以下去的。四面注视上方，南面石崖有处未全部坠陷下去之处，石片悬空，如栈道架在壁上，宽不到一尺，长处与下坠处一样长，直到西边的石崖，但栈道中有两根石柱并立，如用大树作栅栏阻断道路的样子。外边的一根石柱已被人截去，下边只留下一尺多，可跨过去。那地方十分狭窄，用双手握住里面的柱子，而绕着越过外边的石柱，下临深渊越过险途，没有比这里更危险的了。过了栈道走到西边的石崖，已与洞口隔溪相望。于是点亮火把四处照射：石崖之下，深深下坠与外面的石崖相同，石崖之上，向内进去就见垂着石乳排着石柱，交错开合，如疏朗的窗棂窈窕秀丽，忽而环绕成美玉装饰的石室，忽而穿透进去成弯弯曲曲的长廊，内中所藏的秘密，难以言尽。于是出到石崖上面临溪流，从深坠之处滑下险途投身虚空而下，终于抵达溪中。仰望洞顶，高高隆起，散射的日光映照在洞内，侧面的栈道凌空，尤其增加了飘渺的感觉。水深不到膝，从南面的石崖下涌来，从北面的石崖上下坠而去，随即由此向东流出洞，成为乱石间泉水的源头。我于是从南面的石崖上下去溯流深入。那洞穴很低，垂覆在水面上，相距仅一尺。随行的脚夫及寄宿的人担心火把被水浸湿，洞内深处无法辨清路径，共同劝阻我不要进去。我鼓足勇气逆流而入，冲激的水沫漫过额头。向南进去几丈，望见前方有闪闪流动的亮光，我很高兴，再钻入一洞，益加高声呼唤两个随行的人，虽然伏在水中有石头阻碍着，匍匐低头，可瞻前顾后，火光与天光交辉四射，越发向前深入不肯停了。又向南数丈，有洞穹然隆起横贯东西，洞往上向东张开而成为外洞口，洞内往西进去而

形成巨大的壑谷，洞口高耸与前边进来的洞口气势相当。此时那两人已来到，便命令他们拿着火把再往前走。从这里向西溯流，洞越来越高大，流水越来越深广。又走数丈，有块岩石如砥柱在中流。登上岩石望里面，洞开阔得如高楼大厦，深水在洞下漫到四边，用手杖测水深，探不到水底，用火把照射洞中，山洞十分深黑，不知再转几个弯，才能到达宝圭洞南洞先前望见的深坠之处了。于是从砥柱样的岩石反身顺流而行，仍走到向东张开的外洞口之下。两个随行的人将低下头横拿火把，匍匐着向那低矮的洞穴往北进去。我拦住他们说："这个洞口虽然高峻，与先前进来的地方没什么不同。如果弯腰下涉到进来时的洞口，还不如攀登上高空上登险途，走到头登上这个洞口方便些。"两个随行的人说："洞口外路不通，怎么办？"我说："洞口之外总不会超出此山，即便是进来的洞口，洞外难道是坦途吗？"于是首先攀着石崖登上去，两人也扔了火把跟随我，便出了洞口。洞口也是向东，与进去的洞口并肩而立，只不过被突起的岩石和连片的蔓草遮住了，竟然互相望不见。沿洞左的山崖平平地走，回头眺望洞口之上，上边又开启一层洞口，好像空中的楼阁高悬着，然而没有石阶上登。大体上北洞洞内罗列着深室，此洞在外边悬挂着层层高楼，所不同之处仅此而已。于是向北转了一个弯，走到山前汲水的泉眼旁，从容洗脚，等候随行的人来到，便一口气用在北洞上登的方法下来。山崖半腰上石缝草影之中，仿佛连同北洞也能见到，等到在最下边抬头眺望时，仍然茫然消失看不见了。急忙从东南的山角转过营房，共走一里，进入勾漏庵，大雨如注。这一天，起初向西寻找玉虚、玉田诸洞却找不到，随后在东边找到这两个洞，尤其算得上奇妙绝伦。不过这两个洞如不是奇人忽然现身指点，那在一两步路之间，也将交臂错过，哪能知道西峰大字岩的侧边有没有荆棘埋没蔓草闭锁的洞穴？怎么能座座山峰用手抚摩用脚挑选如黄婆岩东南诸处陡峭的石崖那样呢！

初二日　早餐后，命令随行的脚夫跟随道士向西去北流城中买米买菜，我独自在庵中休息。这之前，寄宿的那人夜里躲避蚊子不知去到哪里，到这时来了，说："已打听到独胜岩在县城北面。"我知道在县城北面的或许是别的新开辟的岩洞，必定不是独胜岩，但庵中无人，不能与他马上去，暂且推辞明日去，可此人竟然一去不复还。已到中午，随行的脚夫拿着米菜返回来，我急忙命令他准备午饭，将携带笔砚前

去抄录宝圭洞的遗诗。忽然道士疾跑而来，说："兵备道要来，恐怕会在庵中办酒宴。"要把我的行李暂时带入他住的地方。我不理会，竟自赶去宝圭洞。刚出庵门，而使者和旌旗已到了，不是管辖这里的郁林道，而是廉州府的海北道。〔是漳浦人张国径，字印梁，我从前在甘棠驿同黄石斋曾会见过他。现在驻在廉州府。此时军门熊文灿代替荆溪的卢象叔出任中州总督，追捕流寇，张国径前去护送他，回程中路过此地，因而想到勾漏洞游览。〕我隐藏在围墙西面，等他进入庵中，立即赶去抄录洞中的诗。还未抄完一半而他已来到洞中，我赶快回避到北边岔洞重叠的楼阁之上。回忆起《梧志》所记的西侧的小室，洞内明朗可向外远望，自然形成的石床，平整地铺着，叠成床架，可睡可坐，与东洞相对，正如两个胳肢窝，那景色宛如这里。他进入南洞，也是到水边便返回了；我在石上躺了片刻，倾听洞中的人声时而寂静时而喧闹，也是一种奇异的情趣。张国径出了南洞，也是向北赶到偏洞口下，最终不能攀到上层，与县官一同啧啧称奇指点顾盼，却不知有人躺在其中。等他们离开，仍出来抄录各诗。诗都是近代的，只有一块宋碑却不佳，大概是被兵灾扫荡干净了。刚抄录完毕，已日衔西山，于是返回到庵中。



【原文】

初三日　饭勾漏，即东北行。由营房转山之东南角，过透石东出之泉，径草坡而行。五里，越一坡，有塘衍水环浸山谷。渡桥，又二里，堰塘愈大，石峰至此东尽，其北有尖峰兀立若独秀焉。山北隙中露大容，蜿蜒若列屏。又东十里，有水自西北容山来，东南入绣江，为容、郁分界，名洛桑渡。其水颇急，以藤跨水横系两涯之上，而系舟于藤，令渡者缘藤引舟，不用篙楫。桃叶渡江，不若藤枝更妙矣。又东五里为西山墟[①]，有公馆，客之所庭也。东南由岭上行，已下渡小桥，共五里矣。又东出山十里，有荒铺，有板桥。又东五里为清景新桥[②]，则大容东峰，巍然北临若负扆。又东五里，入容县西外门[③]。又一里，入城西门，经县治前，即南转出城南门。门外江水自西而东，即绣江。自高州北经北流，又东合洛桑、渭龙二水，绕城南而东北，则藤县入大江者也。渭龙源出天塘山[④]，北向石寨村，始入绣江。渡江而南，炊于肆。又南二里，逾冈坂，误入东麓。二里，仍转西向，又二里而得大道。西南行，

又五里，宿于古楼村[5]。一村皆李姓。

初四日　饭于古楼村。仍西南随大路盘都峤而过[6]。先是，余按志言："都峤在城南二十里。"自城问之，皆曰："南山去城七八里。"故余喜其近，出南门渡江，即望山而趋，而不意其误也。盖都峤即南山，其北俱削崖悬亘，无级可阶，必绕出其南，始可北向而登。其曰七八里，乃北面抵山之数，而二十里者，并从南陟山而言也。共五里，过石寨村。又一里，抵石嘴铺。铺东南八里有黄土岩，不及登。东渡一桥，始从岐北向上山。登山东转，遂由山峡北向五里，抵南山寺，古所称灵景寺也。大岩倚东崖，其门西向，中无覆架，而外有高垣，设莲座于中，明敞平豁，虽云"寺"，实岩也。盖都峤之形，其峰北穹高顶，南分两腋，如垂臂直下，下兜成坞，而清塘一方当其中焉。两腋石崖，皆重叠回亘，上飞下嵌，若张吻裂唇。一岩甫断，复开一岩，层穴之巅，复环层穴，外有多门，中无旁窦，求如白石下岩所云"潜通勾漏"者，无可托矣。总而拔之，灵景为东腋之首，岩最高而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横阔十余丈，两端稍低，中穹如半月。其北有三岩，皆西向而差小，亦有环堵为门者，皆读书者所托，而今无人焉。三清当分腋之兜，岩最正而洁，高深横阔同灵景。其东有二室，皆南向，亦有环堵倚之，与西向三岩易隅而齐列。其西有飞崖，则南转东向，为西腋之户。高穹虚敞，第内不甚深，然迤逦而南，与灵景分门对峙，若两庑焉。此下层也。三清之上，又列重门为中层，无缘陟道。其上又启一岩为上层，是名宝盖。高十五尺，深二丈，阔五六丈，后倚峰顶，地愈高上，独当中干，平临两腋巅。再上，即中盘顶。盖是岩不以灵巧见奇，而以回叠取胜，故舍其北峭，就其南崐[7]，信列仙望衡对宇之区矣！上午，先抵灵景，门外竹光旁映，岩中霞幄高张，心乐其幽旷。时日已中，灵景僧留饭。见佛座下有唐碑一通，宋幢一柱[8]，刻镌甚古，就僧觅纸，僧仅以黄色者应。遂磨墨沈于石，取拓月于袖[9]，以钟敲为锤，以裹足为毡，洗碑而敲拓之。各完两通，而日色已暮。问三清观，道者他出，空寂无人，竟止岩中。



初五日　早饭于灵景。由岩右北行，历西向三岩，又盘磴而上，入南向二岩，共里许，然后抵三清岩。岩空境寂，树拂空明，甚堪憩足。又西历东向虚岩，乃仍从来路一里，返三岩之间，取道北上。又里余，沿涯蹑端，遂抵玉帝殿，即宝盖岩也。盖已历重崖之上，下视中岩嵌入足底，而下岩三清，树杪衍翠铺云，若浮空而载之者。由岩左循崖跻

石，其上层石回亘，如盘髻上突，而俱不中空，虽峭削无容足之级，而崖端子石嵌突，与白石之顶同一升法。约一里，遂凌峰顶。其间横突之崖，旁插之峰，与夫环涧之田，傍溪之室，遐览近观，俱无非异境。乃知是山东西骈列，惟三峰最高，皆北耸南俯，此其最西者也。回睇最东，层叠更多，但不及此峻耳。北又横突一峰，为此峰北护，即县南望之趋者。其北面峭削特甚，西则旁插一峰，颇尖锐，为此峰附。西北两附间，下开一门，内环为峡，乃北护山与西高峰夹而成者。峡中又突嶂中盘，为当门屏。由屏东进峡南转，则东西二高峰交夹隙也，回合甚深曲。久之，乃从旧道下，三里，至灵景岩取行囊。又五里，南下至山麓，西渡一桥，饭于石嘴铺。转而北一里，过石寨村。东望峡门深窈，冀一入探，而从夫阻梗不前；眺峡右有岩岈然，强其姑往探，此夫倔强如故。有土人见而问之，余以情告。土人曰："此岩甚浅，不足入。其内山半有竹简岩，山北之岩惟此可入而游也。"夫乃俯首从命。遂东向峡门入，过峡北，岩果浅，而中北不堪置足。一里，西抵一高峰东麓，见危崖独展，内环成峡。当门屏下，其南面裂垂罅，削为三崖；西则下属北护峰，与之并起；东面危崖独展，与西高峰麓相对成峡。峡南堰水成塘，环汇南罅三崖下，西附小峰，即椎立于南。塘上一家结茅而居，环户以竹，甚有幽致。由此渡峡，转上西峰北麓。又一里，越岭稍下，其处又成峡焉。细流南向，直坠椎立小峰腋。余乃溯流北入，涧壁阴森，藤竹交荫，涧石磊落，菖蒲茸之，嵌水践绿，足之所履，知菖蒲不知其为石也。缘涧东上，复东南跻岭，共一里，有飞石二丈当道，缘梯而上，则竹简岩在其左夹。两岩并列，门俱西北向，虽不甚深，高爽殊甚，南有飞泉外坠，北则燥洁中虚，有僧新结庐其间，故其道开辟。岩下崖直达涧底。计岩后即西高峰绝顶，当与三清岩胸背值，若由此置磴，可先登峰顶，次第下诸岩也。既而下二里，仍至环塘结茅处，探南面裂罅。罅相距五尺，两罅并起，界崖为三，俱危悬绝峭。见东麓有径北倚危崖，款茅而问之[10]，其人方牧，指曰："此石背村路也。"先是，偕从夫循危崖北行，夹径藤树密荫，深绿空濛，径东涧声唧唧，如寒蛩私语；径西飞崖千尺，轰影流空，隔绝天地。若不有此行，只谓都峤南魁北峭，一览可尽，而谁觉其幽悄至此哉！时已下午，从夫顿捐倔强之色[11]，并忘跋履之劳。二里，危崖北穷，与坞西转，即当门屏北麓也，较南麓三裂崖稍逊其峻，亦环亘成坞焉。路乃东向，截坞登岭。岭乃西高东北支，北走属

北护峰者。逾岭，其坞自北而南。坞东乃中高盘亘，上亦有岩悬缀，下与西高夹为此坞，北更有重崖间之，南则湾环以出，不知所极。既而南见两三家倚西峰北麓而居，亟趋而问之，即石背村也。余既得石背，因忆宝盖道者所云："山北有岩与之相近。"更详询其所在。村人曰："此处东有婆婆岩，岩高路绝，可望而不可到；西有新岩，其岩新辟，有径可别下石寨。"乃引余从屋右小径，指而望之，即竹筒岩也。盖北山之洞即为竹筒。此中岩名、村界，询之则彼此多错，陟之则脉络递现，山灵与杖屦辐辏[12]，其无幽不抉如此！时日已下迫，问抵县城尚二十里，亟逾岭，循危崖而行。三里，未至石寨，见有路北去，遂随之。盘一岭，路渐微，问之樵者，曰："误矣！"指从苍莽中横去。曰："从此西南，可得大道。"从之，路益荒棘。久之，得微径向西南，约共误三四里，仍出石寨傍南来大道，日已逼虞渊矣。始北转向大道行，五里，过古楼村西，已昏黑。念前所投宿处，酬钱不受，难再入，入他家又昏暮不便，从暗中历大道北向而驰。四里，越一隘，又二里，转一岣，复下一坡，渡一涧，共二里而抵绣江，则街鼓既动[13]，宿肆俱寂。乃叩南涯之肆，入炊而宿焉。即昨来炊饭家，故闻声而即启也。

注释

①西山墟：今名同，在容县西隅，北流江稍北。

②清景新桥：原作"景清新桥"，乾隆本亦误。该桥因清景寺得名，今仍称清景桥。

③容县：隶梧州府，即今容县。

④洛桑水：今称民乐河。渭龙水：即今杨梅河，源自广东宜信县，从南往北流入北流江。天塘山：今作天堂山，在容县南隅。

⑤石寨村："寨"原作"塞"，据乾隆本改。今仍名石寨，在容县稍南的公路边。古楼村：今作古柳，分上下两村，又名合柳。

⑥都峤：即都峤山，在容县东南，有兜子、马鞍、八叠、云盖、香炉、仙人、中峰、丹灶等八峰，南洞称宝元洞天，北洞有三石三岩。

⑦崼(wèi 畏)：山高低盘曲的样子。

⑧通：碑的单位。幢(chuáng 床)：刻着佛号或经咒的石柱，单位称"柱"。

⑨拓月：即拓肉，为拓碑用的蘸墨汁的棉团。

⑩款(kuǎn)：通"叩"，敲。

⑪捐(juān)：除去。

⑫屦(jù 据):用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辐辏(fú còu):车轮的很多辐集中于毂上,引申为聚集。

⑬街鼓:古代夜间击鼓报时。一夜分为五更,击五次,亦称更鼓。街鼓既动为一更,时间约当晚上八九点钟。

【今译】

初三日　在匀漏庵吃饭后,立即往东北行。由营房转过山的东南角,走过渗过岩石向东流出的泉水,经满是荒草的山坡向前行。五里,越过一道坡,有个浩渺的水塘环绕浸泡着山谷。走过桥,又行二里,堤坝拦住的水塘更大,石峰到此向东到了尽头,水塘北面有座尖峰直立如独秀峰一样。山北的空隙中露出大容山,蜿蜿蜒蜒似屏风排列。又向东十里,有水流从西北的大容山流来,往东南注入绣江,是容县、郁林州的分界,名叫洛桑渡。那水流十分湍急,有藤条横拉在水流两岸,再把船系在藤条上,渡水的人乘在船上手拉藤条,不用竹篙和船桨。用如桃叶的船渡江,不如用藤条拉更妙的了。又往东走五里是西山墟,有客馆,是旅客停住的处所。往东南由岭上行,不久下岭越过小桥,共有五里了。又向东出山走十里,有个荒铺,有处板桥。又向东五里是清景新桥,就见大容山的东峰,在北边巍然下临好像屏风矗立。又往东五里,走入容县的西外门。又一里,进入县城西门,经过县衙前,立即向南转出了县城南门。门外江水自西流向东,就是绣江。是从高州府往北流经北流县,又向东汇合洛桑水、渭龙河两条河流,绕过城南流往东北,由藤县注入大江的河流。渭龙河源出于天塘山,向北流经石寨村,这才流入绣江。渡江往南走,在店铺中吃了饭。又向南二里,越过山冈上的山坡,误走入东麓。二里,仍转向西,又走二里才遇上大道。向西南行,又是五里,住在古楼村。一村都姓李。



初四日　在古楼村吃了饭。仍向西南顺大道绕着都峤山走过。这以前,我据志书所说:“都峤山在城南二十里处。”在城中问路,都说:“南山离城七八里。”故而我因它近而高兴,出南门渡江后,立即望着山赶去,却想不到错了。原来都峤山就是南山,山北面全是陡削的山崖悬亘着,无石阶可登,必得绕到山南,才可向北上登。他们说七八里,是指从北面走到山的里数,而说二十里的,是连同从南面登山而言的。共走五里,经过石寨村。又行一里,抵达石嘴铺。铺东南八里处有个

黄土岩，来不及登。向东越过一桥，开始从岔道向北上山。登山后往东转，便经山峡向北走五里，到达南山寺，就是古时候所称的灵景寺了。大岩洞背靠东面的山崖，洞口向西，洞中没有下覆的屋顶和屋架，可外边有高墙，中央设了莲座，明亮宽敞，平整开阔，虽说是"寺"，实际是岩洞。大致上都峤山的山势，主峰在北面高高隆起顶住天空，南边分出两座侧峰，如下垂的手臂笔直下插，下方翻卷成山坞，而一池清塘正当两峰之中。两侧的石崖，全都重重叠叠回绕绵亘，上边飞空下面深嵌，好像张裂开的嘴唇。一个岩洞刚断，重又裂开一洞，层层洞穴的顶端，又环绕着层层洞穴，外边有多处洞口，里面无旁洞，寻找如白石山下洞所谓的"潜通匀漏山"的地方，无处可依托了。总括起来分析它，灵景寺是东侧的第一个岩洞，洞最高最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横处宽十多丈，两头稍低，中间隆起如半个月亮。它北面有三个岩洞，都是向西而略小，也有墙环绕着作为门户，都是读书人寄身之处，可今天无人在里边。三清岩正当两座侧峰分开向上翻卷之处，洞最正而且整洁，高处深处横处宽处与灵景寺相同。它东边有两个石室，都向南，也有环绕的墙紧靠它们，与向西的三个岩洞换了方位却平齐地排列着。那西边有飞空的山崖，便由南转向东，是西面侧峰的门户。高大穹隆，空旷宽敞，只是洞内不怎么深，然而向南逶迤延伸，与灵景寺分为两个洞口对峙，好似两侧的厢房。这是下层。三清岩之上，又排列着重重洞口是中层，无向上攀登的路。它上边又开启一个岩洞是上层，此洞名叫宝盖岩。高十五尺，深二丈，宽五六丈，后面背靠峰顶，地势愈加高高在上，独自正当中峰主干之上，水平地面临两座侧峰峰顶。再上去，就是中盘顶。原来这里的岩洞不以灵巧见奇，而是以环绕重叠取胜，所以放弃它陡峭的北面，赶去它高低盘曲的南面，实在是众仙楼阁相望殿宇相对的地方呀！上午，最先到达灵景寺，门外竹林阳光在旁映衬着，岩洞中高挂着云霞般的帏幄，心里喜爱它的幽静空旷。此时太阳已到正中，灵景寺僧人挽留吃饭。见佛座下有一块唐碑，一柱宋代的经幢，凿刻得十分古朴，找僧人要纸，僧人仅拿出黄纸应付。于是在石上磨墨汁，撕衣袖为拓肉，用钟锤作为锤子，拿裹脚布当做毛毡，刷了碑就敲打着拓碑。各拓完两通，而天色已晚。访问三清观，道士出门到别的地方去了，空荡荡寂静无人，最终停宿在岩洞中。

初五日　在灵景寺吃早饭。由洞右往北行，经过向西的三个岩

洞，又绕着石磴上走，进入向南的两个岩洞，共走一里左右，然后抵达三清岩。岩洞空旷地方寂静，树枝在明亮的空中拂动，真值得歇歇脚。又往西经过向东的虚岩，于是仍沿来时的路走一里，返回到三个岩洞之间，选择向北的路走。又走一里多，沿山崖边登上山顶，便到了玉帝殿，就是宝盖岩了。原来已爬到重重山崖之上，往下俯视，中层岩洞嵌入脚底，而下层的三清岩，树梢如散开的翠玉平铺的云彩，好像浮在空中载着它的样子。由洞左沿山崖登上石崖，那上层的石崖回绕横亘，如盘绕的发髻上突，但中间都不空，虽陡削无容足之处，可石崖之间嵌入的石子突出来，用与在白石山山顶的同一种方法上登。约有一里，终于登上峰顶。山间横突的山崖，旁插的峰峦，与那些环绕着山涧的水田，依傍着溪流的房屋，远览近观，全都无处不是奇异之境。这才知道这里的山东西并列，唯有三座山峰最高，都是北面高耸南面低俯，此峰是最西边的山峰。回头侧视最东面，山峰更是层层叠叠，不过赶不上此处险峻罢了。北面又横着突起一峰，如此峰在北方的卫兵，就是从县城向南望着它赶来的山峰。它的北面特别峻峭陡削，西边却在旁插出一峰，十分尖锐，是此峰附属之峰。西北两座附属的山峰之间，下边张开一道门，里面环绕成峡谷，是北面卫兵样的山与西面的高峰相夹形成的。峡中又突起一座直立的山峰盘踞在中央，如挡在门前的屏风。由屏风东侧进峡后往南转，就是东西两座高峰相交的夹缝了，弯弯地合拢十分幽深曲折。很久，就从原路下山，三里，来到灵景岩取了行李。又走五里，向南下到山麓，向西越过一座桥，在石嘴铺吃了饭。转向北行一里，路过石寨村。往东望去峡口深远，希望进去探一探，但随行的脚夫从中作梗不肯前走；眺望峡右有个岩洞十分深邃，强逼他姑且前去探一探，这个脚夫倔强如故。有个当地人见了便询问缘故，我把情况告诉他。当地人说："此洞很浅，不值得进去。这里面山腰有个竹筒岩，山北面的岩洞只有此洞可以进去游一游。"脚夫这才俯首听命。于是向东走入峡口，走过山峡北面，洞果然浅，而且洞中北面不能落脚。一里，向西抵达一座高峰的东麓，见高险的山崖独自展开，里面环绕成峡。当门的屏风下，它的南面裂开垂直的缝隙，削为三道悬崖；西面下边却连着北面卫兵样的山峰，与它并排耸起；东面高险的山崖独自展开，与西面高峰的山麓相对形成峡谷。峡谷南段筑堤积水成为水塘，环绕着积在南面裂缝的三道悬崖下，西面附属的小峰，就是像锥

子一样立在南边。水塘上有一户人家建了茅屋住在这里,用竹丛环绕着屋门,十分幽静雅致。由此渡过峡谷,转上西峰的北麓。又走一里,越过岭稍稍下走,此处又形成峡谷了。细细的水流向南流去,一直坠到像锥子样竖立的小峰侧旁。我于是溯流往北深入,山涧的石壁阴森森的,藤条翠竹交织成荫,涧石众多杂沓,菖蒲毛茸茸的,嵌入水中踩着绿草,脚所踩之处,只知有菖蒲不知它是岩石了。沿山涧往东上走,再向东南登岭,共行一里,有块二丈高的飞石挡住道路,沿石梯往上走,就见竹筒岩在飞石左侧的夹缝中。两个岩洞并列,洞口都是朝向西北,虽不十分深,特别高敞明亮,南面有飞泉坠到洞外,北面则干燥整洁中间空阔,有僧人在洞中新建了房屋,所以这里的路开阔。洞下山崖直达涧底。估计洞后就是西面高峰的绝顶,应当与三清岩腹背相对,如果由这里设置了石磴,可首先登上峰顶,依次下到各个岩洞了。随后下行二里,仍来到水塘环绕建有茅屋之处,去探测南面的裂缝。裂缝相距五尺,两条裂缝并排升起,把山崖分隔成三段,全是高险悬绝的峭壁。望见东麓有条小径紧靠北面的危崖,敲茅屋的门问路,那人正在放牧,指点说:"这是去石背村的路。"这之前,偕同随行的脚夫沿危崖往北行,小径两旁满是藤枝树丛,树阴浓密,一片深绿空濛濛的,小径东侧的山涧水声唧唧,如深秋的蟋蟀在窃窃私语;小径西面飞崖千尺,崩裂的山影流下天空,隔绝天地。如果没有此行,只认为都峤山南面高大北面陡峭,可一眼览尽,而谁又会察觉到它幽深寂静如此呢!此时已是下午,随行的脚夫顿时消除了倔强的神色,并忘了跋涉的疲劳。行二里,危崖在北面到了头,随山坞向西转,就是挡住门屏风的北麓了,与南麓三道裂开的悬崖相比它陡峻的程度稍逊色一些,也环绕绵亘成山坞。路于是向东走,横越山坞登岭。此岭是西面高峰往东北延伸的支脉,向北延伸连接到北面卫兵样的山峰。越过岭,那里的山坞自北延向南。山坞东面是中央的高峰盘踞横亘着,上边也有岩洞悬挂着,下面与西面的高峰夹成此坞,北边另有重重山崖隔断了山坞,南面则弯弯转转地出去,不知它的尽头。随即见南面有两三家人背靠西峰的北麓居住,急忙赶过去问路,就是石背村了。我找到石背村后,因而想起宝盖岩道士说的话:"山北有洞与它相接近。"再详细询问岩洞所在之处。村里人说:"此处东边有个婆婆岩,洞高路断,可望而不可即;西面有个新的岩洞,那个洞新近开辟,有小径可另外下到石寨村。"

于是领我从屋右的小径走，指着望过去，就是竹筒岩了。原来北山的洞就是竹筒岩。问起这一带的岩洞名、村庄的地界，彼此大多错乱，走到那里却脉络依次显现出来，山间的灵气与手杖鞋底聚在一起，那没有什么幽深之处不被如此挖掘出来！此时落日已下垂，问知走到县城还有二十里，连忙越过山岭，沿危崖而行。三里，未到石寨村，见有路向北去，便顺着它走。绕过一岭，路渐渐变小，向樵夫问路，说："错了！"指点从苍茫的原野中横过去，说："从此往西南走，可走上大道。"按他的话走，路越加荒芜满是荆棘。很久之后，看到小径通向西南，约一共错走了三四里路，仍出来到石寨村傍南来的大道上，落日已逼近西山了。这才转向北沿大道行，五里，走过古楼村西头，天已昏黑。考虑先前投宿之处，酬谢他钱不接受，难以再进去，进别的人家又昏黑不便，从黑暗中经大道向北疾行。四里，越过一个隘口，又走二里，转过一座山，又下了一道坡，渡过一条山涧，共二里后抵达绣江，就听街上更鼓已敲响，住宿的旅店全都沉寂了。只好敲开了南岸的旅店门，进去煮饭吃了便睡下。这就是昨天来时烧饭的那一家，所以他们听见声音就立刻开门了。

【原文】

初六日　早，北渡江入南门，出西门，饭于肆，即从外垣内北向行[①]。经演武场，有大塘潴水甚富，堤行其间。堤北出古城门，此古州北城遗址也。有碑言："天顺间郑果、嘉靖间吴显宗二寇为乱，皆因改州为县，城失其险。故崇祯初复门旧基为外护"云。余疑改州为县[②]，因人散城缩，非改县而后失险也。出容县北门即西行。已而北转，循大容东麓十里，有水自西北来，东入绣。乃连渡其右，复渡其左，三渡遂循溪溯流而上，行夹谷间五里，为石头铺。于是复乱流涉水，水势愈缩，山势愈夹。西折入山峡行，透峡共五里，山势复开，是为李村。已渡一桥，复渐入幽阻，盘旋山峡间，见溪流嵌底，树蔓空中，藤箐沉翳，举首不见天日。五里，跻岭，复盘旋其上峡。又五里，忽山回谷转，潴水满陂，环浸山麓，开处如湖，夹处如涧，皆平溢不流，左右回错，上下幌漾，真深山中异境也。已而路向南山，水连东坞，乃筑堤界其间，以通行者。再南出峡，水遂西流，是为水源，盖大容北下之脉所盘夹而成者。于是水分东西夹路，随水西北出山。二里为同山墟，山乃大开，原

田每每，村落高下。转而西行，仍南见大容西峰巍然颖出也。五里，有大溪自南，小溪自西，二溪会而东来之溪相并北去。乃涉南溪，溯西溪，北循岭过鸡黍山，有村落在路左。越溪而北，日有余照，途中人言，从此将北入深峡中，无居人，遂止于秦窑[③]。秦窑者，鸡黍山北坞中悬小阜也。左右俱有峡，通狭径，两三家当阜而居，径分其前，溪合其下。主人方裂竹为构屋具，取大竹椎扁裂之，片大尽许，而长竟其节，以覆屋兼椽瓦之用。迎客有山家风味，不若他方避客如虎也。

初七日　晨餐毕，从秦窑北行。透峡二里，山复环而成坞，有聚落焉，是为卢绿塘。从此循壑西北行，山谷愈幽，径路愈塞，山俱丛茅荒棘，求如水源一带高树深林，无复可得。况草茅高者没顶，不辨其上之或东或西；短者翳胸，不见其下之为平为坎。如是者三里，过大虫塘[④]。又二里逾长岭顶，始北望白石山在重峰之外。于是西北从岭头下二里，又从坑中下一里，为石潭村[⑤]。村北逾小桥，从东岐行五里，山坞大开，有江自南而东北注，是为西罗江[⑥]，乃发源大容西北，至此始胜舟，而东至头家寨入绣江者。其流颇大，绝流而渡，没股焉。北岸为平地墟，有舟下达绣江。由其埠西上岭，二里，入一坞，为板洞，聚落亦盛。由洞后西上岭，平行岭半二里，转而北，复平行岭半二里，乃下。旋东北上跻，遂逾岭头，南望大容东西诸峰无不毕献，惟北瞻白石，为北峰所掩。复平行岭上，一里而下岭北，其水犹东行。度峡西，稍逾一坳，水始分东西焉：东水俱入西罗江，属梧；西水俱入大水河[⑦]，属浔，是为分界。一里出坞，为上周冲，山始开。五里抵罗秀，山乃大开。饭于肆。由罗秀北行三里，为卢塘[⑧]。四山开绕，千室鳞次，倚山为塘，堤分陂叠，亦山居之再盛者也。罗秀、卢塘之中，道旁有空树一圆，出地尺五，围大五尺，中贮水一泓，水面上不盈树围者五六寸，下浮出地面者几及尺焉。深碧澄莹，以杖底之，深不可测，而珠泡璺璺上溢[⑨]。空树虽高于地，若树中之水，止可与地相平，乃地之左右俱有溪流就下，而水贮树中者较地独高，不溢不减，此孰为之斟酌其间耶？树若井栏，或人之剜空而植之地中者。但水之浮地为可异耳。卢塘北五里，过卢忘村[⑩]，登一岭夹。下而复上，又二里，循山半行，始望白石双尖如觌面。其岭东西两界夹持，而北下成深坑，布禾满底坑。一里，辄有过脊横断两崖间，凡渡三脊，约循崖上者共六里焉。俯瞰坑中，或旁通，或中岐，所谓“十二岔塘”者是矣。渡脊后，遂西北逾岭，一里稍下，复东度一



脊，乃北向大路，直望白石山麓。北下一里，又随夹西转一里，下至坑底，即逾小岭。一里西下，则大水河从南北注。随之北下，又一里，水转东折，又有一小水北自白石来，合并东向。乃既渡其大，复渡其小，上东北涯，已暮色逼人，投宿于岭上之陈村。大水河者，自同冲、罗秀北流过此，下流至武林入浔江[11]。

初八日　自大水河登后山入浔，路当从山左循小水北行，余误从山右大水北去。一里，大水折而东，余乃西逾岭。三里出罗捷[12]，或作"插"，有村落在山半。仍与北来小水遇，溯之行，始得大道。又二里，复逾水上岭，从岭上行二里，西瞻独秀而行。下山二里，为陈冲，已出独秀东北，复见白石矣。自陈冲循坞中小水东北行[13]，至是又以潘观山为西瞻矣。潘观山与东界山排闼而北。十里，复西北陟冈，盘西界中垂之嘴，于是复循冈陇行。共十里，逾一岭而下，是为油麻墟[14]。时值墟期，饭而后行。十里，连渡二桥，桥北为周村，水北绕而去，路陟西岭。五里，过上合村。又谓之麻合，居民二三家在岭内。又十里，抵陈坊[15]。陈坊之南，自周村来，山不甚高，水不成溪，然犹冈岭间叠，陂陀盘绕；陈坊之北，则平野旷然，西山在望，聚落成市，始不作空山寂寞观矣。

初九日　自陈坊墟西行荒野之中，中洼如岩，岩中突石，盘错蹲踞，但下无深坠之隙，中无渊涵之水，与前所过石桥村南洼陂突石无以异也。西行十里，直逼思灵山下，则郁江自西南环城东北，而隔江山光雉堞，恍然在望矣。渡江，抵城东南隅，往南门，至驿前，返浔郡寓中，则二病者比前少有起色。询横州渡舡，以明晨早发，遂携囊下舟以俟焉。

是行也，为日十有六，所历四县、桂平、陆川、北流、容。一州郁林。之境，得名岩四，而三为洞天[16]：白石名秀乐长真第二十一洞天，勾漏名玉阙宝圭第二十二洞天，都峤名大上宝玄第二十洞天。惟水月洞不在洞天之列，而实容山之正脉。盖余所历，俱四面环容山之麓。盖大脊西南自钦州、灵山[17]，东北经兴业，由平山墟度脉而东，即高峙为大容[18]。其北出之支，发为白石，而山脉尽焉；其南出之支，经北流县东分为勾漏，而山脉亦尽；南行正脉，自鬼门关又南为水月洞，又南经高州、西宁之境[19]，散为粤东南界之脉，而北转者始自罗徊而北，结为都峤。是白石、勾漏、水月皆容

山嫡冢，而都峤则云礽之后矣[20]。世谓容州三洞天俱潜穴相通，非也。白石之通于勾漏者，直指其山脉联属，而何必窍穴之相彻；都峤之通于勾漏者，第泥其地界之接轸[21]，而岂知脉络之已分。故余于都峤而知迹之易混，于水月而知近之易遗也。

鬼门关在北流西十里，当横林之北，望之石峰排列，东与勾漏并矣。北流而县中峙，乃东者名仙区，西者称鬼域，何耶？余初是横林北望，心异山境，及抵北流而后知其为"鬼门"，悔不能行其中，一破仙、鬼之关也。

注释

①垣（yuán 元）：矮墙。外垣：指城外加筑的城墙，亦称郭。

②改州为县：元设容州，直隶湖广行省，治今容县。明代降为县。

③同山墟：今作松山，在容县西北境公路旁。秦窑，今作寻杨、寻瑶；鸡黍山，今作鸡屎山，在松山稍西。

④卢绿塘：今作黎曲塘，在松山稍西。大虫塘：今作大虫冲，在容县西北。

⑤石潭村：今作石头、寺塘，在容县西北隅。



⑥西罗江：又作思罗江，今称四六河。头家寨：今作道家，在藤县西南隅，四六河在道家汇入北流江。

⑦大水河：今称白沙河，在平南县境，从南往北流入浔江。

⑧罗秀：今名同，在桂平县东南隅。卢塘：今作露棠，在桂平县东南隅，罗秀稍北。

⑨亹（wěi 伟）亹：行进的样子。

⑩卢忘村：今作路房，在桂平县东南隅。

⑪武林：今名同，在平南县东境，浔江南岸，白沙河汇入浔江处。

⑫罗捷：今作罗集，在桂平县东隅。

⑬陈冲：今分中陈冲、上陈冲，在桂平县东隅，油麻稍南。

⑭油麻墟：今作油麻，在桂平县东境。

⑮陈坊：今作寻旺，在桂平县稍东。

⑯洞天：道教称神仙所居的地方为洞天，意即洞中别有天地。

⑰灵山：明为县，隶广东廉州府钦州，即今广西灵山县。

⑱大容山：今名同，在容县、桂平、玉林、北流数县间，最高峰海拔1275米。

⑲西宁：明为县，隶广东罗定州，治今广东郁南县建城。

⑳礽（réng 仍）：即礽孙。古称从本身下数第八世孙为礽孙（包括本身）；亦通称孙为"礽孙"。

㉑彻(chè):贯通。轸(zhěn):通“畛”,界限。

【今译】

初六日　清早,向北渡江进入南门,出了西门,在店铺中吃了饭,立即从外郭内向北行。途经演武场,有大水塘蓄水非常宽广,堤坝伸向塘中。从堤北走出古城门,这是古州城北面的遗址了。有碑说:“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郑果、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吴显宗两起盗贼作乱,都是因为把州改为县,城失去它的险要地位。所以崇祯初年在旧基上恢复城门作为外围的屏障”等等。我怀疑把州改为县,是因为人口散去城市萎缩,不是改县后才失去险要之势。出了容县北门立即往西行。不久转向北,沿大容山东麓走十里,有溪流自西北流来,向东流入绣江。于是接连渡过溪右,又渡到溪左,渡了三次就沿溪水溯流而上,行走在夹谷间五里,是石头铺。从这里又涉过乱流的溪水,水势越加缩拢,山势越加狭窄。向西折入山峡中前行,穿过山峡共走五里,山势重又开阔起来,这是李村。随即越过一座桥,又渐渐步入幽深险阻之地,盘旋在山峡间,只见溪水流在壑谷底,树枝蔓延在空中,藤葛竹林深沉荫蔽,抬头不见天日。五里,登岭,又盘旋在岭上的峡谷中。又走五里,忽然山回谷转,积水满池,环绕浸润着山麓,开阔处如湖水,狭窄处如山涧,都平静溢满不流动,左右回绕交错,上下荡漾,真是深山中的奇异之境。不久沿路走向南山,水连接到东面的山坞,就筑了堤隔在山坞中,以便走路的人通行。再向南出峡,水便往西流,这里是水源,大概是大容山向北下延的山脉盘结相夹形成的。从这里起水流分为东西两股夹在路两旁,顺水流向西北出山。二里路是同山墟,山体从此开阔起来,原野中田地肥沃,村落高高低低。转向西行,仍望得见大容山的西峰巍然突出。五里,有条大溪自南边,小溪自西面流来,两溪相会后与东面流来的溪水互相并行向北流去。于是涉过南来的大溪,溯西来的小溪走,向北沿着山岭过了鸡黍山,有村落在路左。越过溪流往北走,落日还有余辉,路上的人说,从此将向北进入深山峡谷之中,无人居住,便在秦窑停下了。秦窑这地方,是鸡黍山北面山坞中高悬的一座小土山。左右两侧都有峡谷,通着一条狭窄的小径,有两三家人在土山上居住,小径在它前面分岔,溪水在它下方合流。主人正在剖竹为建房做准备,〔取大竹来捶扁使它裂开,竹片大一



尺左右,而长处有整条竹节长,用来覆盖屋顶兼作椽子和瓦片用。]迎接客人有山村人家的风味,不像其他地方躲避客人如避猛虎一样了。

初七日　早餐完后,从秦窑往北行。穿越山峡二里,山又环绕成山坞,有村落在其中,这里是卢绿塘。从此处沿壑谷往西北行,山谷愈加幽深,道路愈加阻塞,山上全是丛聚的茅草荒芜的荆棘,再也找不到如像水源一带那样的高树深林了。何况茅草高的没过头顶,辨不清头上边是东还是西;短些的遮过胸脯,看不见脚下是平坦还是坎坷。这样的路走了三里,路过大虫塘。又行二里越过长岭顶,这才望见北面的白石山在重重山峰之外。于是向西北从岭头下走二里,又从坑谷中下走一里,是石潭村。从村北越过小桥,沿东面的岔道行五里,山坞十分开阔,有江水自南往东北流注,这是西罗江,是发源于大容山西北麓,到此才能承载船只,而后向东在头家寨流入绣江的江流。江流很大,横截江流而渡,水没过大腿。北岸是平地墟,有船下行到绣江。由江边码头向西上岭,二里,走入一个山坞,是板洞,村落十分兴盛。由板洞后向西上岭,平缓行走在山岭半腰上二里,转向北,再平缓行走在山腰上二里,这才下山。随即往东北上登,终于越过岭头,向南望去大容山东西两面的群峰无不全部呈现出来,唯独向北远望白石山,被北峰遮住了。再平缓行走在岭上,一里后下岭往北走,这里的水流仍然往东流。越到峡谷西面,慢慢越过一个山坳,水流这才分为东西两道:东面的水流全部流入西罗江,属于梧州府;西面的水流全部流入大水河,属于浔州府,这里是分界处。一里走出山坞,是上周冲,山体这才开阔起来。行五里抵达罗秀,山体变得十分开阔。在店铺中吃了饭。由罗秀往北行三里,是卢塘。四围群山开阔缭绕,千家万户鳞次栉比,靠山筑塘,堤坝将池塘分成重叠的,也是山中村居又一处兴盛的地方。罗秀、卢塘之间,路旁有一棵空心树,高出地面一尺五,圆周大五尺,树洞中贮了一塘水,水面离树洞口有五六寸,下面浮出地面几乎一尺。水深碧澄澈晶莹,用手杖探测,深不可测,而珍珠似的水泡汩汩向上溢出。空心树虽然高于地面,但如果树中有水,只可能与地面相平,这是因为树下左右两边都有溪流,而贮在这树中的水独独比地面高,不溢出不减少,这是谁在舀水灌在其中的呢?(树干好像井栏,或许是人挖空了植入地里的。但水浮出地面可算是很奇异的了。)由卢塘向北走五里,经过卢忘村,登上一条岭上的峡谷。下岭后又上山,又走二里,



沿山腰行，这才望见白石山的一对山尖好像脸对脸的样子。此岭分为东西两列对峙相夹，而北面的下方形成深坑，坑底满布着稻禾。一里，总有延伸而过的山脊横断在两面山崖间，共越过三条山脊，大约沿山崖向上延伸了六里。俯瞰深坑中，有的地方通往旁边，有的在中间岔开，所谓的“十二岔塘”的地方就是这里了。翻过山脊后，就向西北越岭，一里后稍稍下来，又向东越过一条山脊，于是向北沿着大路，径直望着白石山山麓走去。往北下行一里，又随着夹谷向西转一里，下到坑底，立即越过小岭。一里路向西下走，就见大水河从南往北流注。顺着河水向北下行，又一里，河水转向东折去，又有一条小河自北面的白石山流来，合流后向东流去。于是渡过那条大河后，又渡过那小河，上到东北岸，已经暮色逼人，投宿在岭上的陈村。大水河，自同冲、罗秀向北流过此地，下流到武林流入浔江。

初八日　自大水河登上后山进入浔州府境内，路应该从山左沿小河往北行，我错从山右的大水河向北走去。一里，大水河折向东去，我于是向西越岭。三里路到罗捷，〔或者叫做“插”，有村落在山腰。〕仍与北来的小河相遇，逆水行，这才走上大道。又行二里，又渡过河水上岭，从岭上行二里，望着西面的独秀峰而行。下山二里，是陈冲，已走到独秀峰东北麓，重新见到白石山了。自陈冲沿山坞中的小河往东北行，走到这里又把潘观山作为西望的对象了。潘观山与东面一列山似门扇一样排列而北。十里，又向西北登上山冈，绕过西面一列山从中下垂的山嘴，于是又沿着山冈土陇行走。共走十里，越过一座岭下山，这是油麻墟。此时正逢赶集日，吃了饭后上路。十里，一连走过两座桥，桥北是周村，河水向北绕着流去，沿路上登西岭。五里，过了上合村。〔又把它称为麻合，有居民二三家在山岭中。〕又走十里，到达陈坊。陈坊以南，自周村以来，山不十分高，水流不成溪，然而仍冈峦山岭各自间隔，层层叠叠，山坡回绕；陈坊以北，便是平坦空旷的原野，西山在望，村落聚成街市，这才不再显出空旷山野冷清寂静的景观了。



初九日　从陈坊的集市向西行走在荒野之中，中央下洼如岩洞，洞中突起岩石，环结交错地盘踞着，但下边没有深坠的裂隙，里面没有深奥的积水，与从前走过的石桥村南面洼塘中突起的岩石没有不同之处。往西行十里，一直逼近思灵山下，就见郁江自西南方环绕府城流向东北，而隔江处山光城池，恍惚在望了。渡过江，抵达府城东南角，

前往南门,来到驿站前,返回浔州府的寓所中,就见两个病人比以前稍有起色。打听去横州的渡船,是明天一大早出发,就带上行李下船等待。

这次出行,为时十六天,经过四个县、〔桂平县、陆川县、北流县、容县。〕一个州〔郁林州。〕的境内,找到四个著名岩洞,而三处是道教所称的洞天:白石山名叫秀乐长真第二十一洞天,勾漏山名叫玉阙宝圭第二十二洞天,都峤山名叫大上宝玄第二十洞天。只有水月洞不在洞天之列,可实际上是大容山的主脉。大体上我所经历之处,都是西面环绕着大容山的山麓。大略主脊起自西南的钦州、灵山县,向东北经过兴业县,由平山墟山脉往东延伸,就高耸成大容山。它往北分出的支脉,突起成为白石山,而山脉在此到了头;它向南分出的支脉,经过北流县向东分支成为勾漏山,而山脉也到了头;往南延伸的主脉,自鬼门关又往南成为水月洞,又向南经过高州府、西宁县境内,散开成为广东东南部的山脉,而向北转去的山脉自罗徊开始往北,盘结为都峤山。这样白石山、勾漏山、水月洞都是大容山的正宗嫡系,而都峤山却可说是要排在子孙辈之后了。世人认为大容山各州县的三个洞天都有暗洞相通,不是的。说白石山通到勾漏山,只是指它们的山脉相连接,而何必要洞穴相通呢;说都峤山通到勾漏山,仅是拘泥于它们的地界相接壤,却哪里知道它们的脉络已经分开。所以我在都峤山才知道外表的迹象容易混淆,在水月洞才知道近似的东西容易遗漏。



鬼门关在北流县城西十里,正当横林的北面,远望它石峰排列,东面与勾漏山并立。北流县城屹立在中间,可东面的山名为仙境,西面的山称作鬼域,为什么呢?我起初在横林向北望,心里感到山境奇特,等到达北流后才知它是"鬼门",后悔没能在其中行走,一举攻破这仙、鬼之关。

【原文】

初十日　未明发舟,晓霞映江,从篷底窥之,如行紫丝步帐中,彩色缤纷,又是江行一异景也。随西山南向溯流十里,外转而东北行,迂曲者又十里,始转而南又十里,望白石山亭峙东南,甚近。于是转而西

北,是为大湾。又西十里过牛栏村[①]。转而南,复转而西,又十五里而暮。又乘月行五里,宿于镇门。是夕月明如昼,共行六十里。

十一日　未曙而行。二十里,白沙[②],又五里登涯。由小路北行,一里得大路,稍折而东,渡雷冲桥。从桥东小岐北望石峰而行,涉一溪,行苍莽中。四里抵小石峰下,复透一峰峡,又三里抵罗丛岩,岩门南向。邦人黎霄鸾,乡贡进士,有记曰:"东南望白石洞天,西北接狮子、凤巢之秀,艮案峙其前,太平拥其后。"既至,日犹未午,一面索炬同道者游,一面令具餐焉。盖兹岩前有东西两门,内有东西两洞。西洞之内,倏夹倏开,倏穹而高盘,倏垂而下覆,顶平若幕,裂隙成纹;至石形之异,有叠莲盘空,挺笋森立者,亦随处点缀,不颛以乳柱见奇也。西洞既穷,道者复携炬游东洞。计里许,北过一隘,西转有峡,北透天光。其内夹而不宽,高而无岐,石纹水涌,流石形如劈翅,而莲柱乳笋,亦复不泛[③]。时数炬更尽,不复能由内洞返。北跻后河出,穴北向,仅中匍匐出洞。已下北麓,循麓东行,过东北隅,道者指其上列窦曰[④]:"此东洞后穴也。"予即欲从之入。道者曰:"无炬。须仍由前洞携炬出。"从之,环其东麓。麓东一峰圆峙,高逾此山,窍穴离披。道者谓都无深入窦。然其北有石一枝离立起,不由此不得睹也。复入东前洞,缚炬内游。乳石奇变,与西内洞等,而深止得半,不若西屡转愈扩也。东崖上穴骈进,亟跻上,则有门三穴,联翩北向,而下无阶级[⑤]。道者谓:"从其内西向跻暗夹中,有道可出,然愈上愈隘,不若仍出前洞也。"游毕,下洞底,循故道出。

饭于道者,复束炬为水洞、龙洞游。水洞在山西南隅,其门南向,中宽数亩,潭水四际,潴而不流,其深不测,而渊碧如黛;其外浅处,紫碧浮映,想为日光所烁也。洞左右俱有重崖回环潭上,可循行以入。及抵潭际,则崖插底而路旁绝,上无岐穴,不识水洞何所止。出洞,循西麓北转而东,又得龙洞。洞在山西北隅,其门北向,中有水夹,其上片石东西交叠,成天生桥焉。五丈以内,又度一梁,篝火入,西穿石柱,夹渐大。南入约半里,路穷下黑,乃多燃火炬照耀之。亦有深潭一泓,潴水莫测,大更逾于水洞,投石沉沉,亦止而不流,洵神龙之渊宅也!已而熄炬消焰,南望隔潭,深处杳杳,光浮水面,道人神以为怪光使然。予谓穴影旁透。道人曰:"昔村人结筏穷之,至其处,辄不得穴,安所得倒影?"予曰:"此地深伏,虽去洞顶甚遥,然由门南出,计去水洞不远,

或水洞之光,由水中深映,浮筏者但从上瞩,不及悟光从水出耳。苦系灵怪,岂有自古不一息者哉?”乃复明炬出龙洞。

别道人,即西逾石梁,西南望山坳行。皆土山漫衍,三里,辄不得路。乃漫向西南升陟垅坂,五里始得路。乃随向西南一里,度一石梁,又一里得村聚,是为厚禄[6],有公馆焉。厚禄西南,乃往贵县大道;厚禄之北为安禄营,乃浔州所从来者。余从间道出厚禄后山,已过安禄,而南欲趋平碣,尚三十里,中无人烟可以托宿。土人劝余返安禄宿铺中,时日才下春,余不能违也。安禄营有营兵数十家,以宿客为业。

罗丛岩西北有崇山横亘,东北自浔之西山,西南自贵之北山,二山两角高张,东西相距百四十里,中间峰峦横亘,翠环云绕,颇似大容。盖大容为郁江南条之山,界于绣、郁两江之间;而此山为郁江北条之山,界于黔、郁两江之间。其脉自东南曲靖东山至泗城州界,经思恩、宾州之境,而东尽于浔[7]。贵县之倚北山,犹郁林之于大容西岭;浔州之倚西山,犹容县之于大容东峰:皆东西突耸两角,而中则横亘焉。第大容东西八十里,较近,而中有北流县界其间;兹山较远,而别无县治,惟安禄营为中界。安禄东有土山,脉由大山东北分支南下。第大山自西南趋东北,土山自东北转西南,南抵浔、贵滨江诸山而止。其中夹成大坞,映带甚遥,平畴广溪,迤逦西南矣。



十二日　平明,自安禄西南行田塍间。四里,南越山冈,西下二里为飘村[8],聚落不及厚禄三之一,而西望大山之下,则村落累累焉。又西南四里,过一小桥,于是皆沮洳之境,两旁茅草弥望,不复黍苗芃芃矣。又一里,过临征桥,乃南逾冈陇。又西南三里,有碑大书为“贵县东界”。又西南渐向冈陇,而草蘽一望如故[9]。又八里,直抵石山下,是为平碣营。先是,由飘村南望,右大山,左土岭,两界夹持,遥遥西南去,大山长后西突而起,土山短渐南杀焉。而两界之中,有石山点点,青若缀螺,至是而道出其间。平碣亦在冈阜上,有营兵数家,墟舍一环。就饭于卖浆者,恐前路无人烟也。平碣之东,石峰峭立,曰大岩山,有岩甚巨,中容数千人。其南又突小山,低而长,上有横架之石,若平桥高悬,其下透明。小山之西,平碣之南,为马鞍山,亦峭耸而起,此皆平碣之近山也。南望有骈若笔架、锐若卓锥者,在数里之外。望之而趋,三里,度石梁,为石弄桥。又南十余里,直抵南望诸峰之麓,有一

第舍在路右突阜上，曰劈竹铺。眺路左诸峰，分岐竞异，执途人而问之，始知即贵县之东山也。其西北大山尽处高峙而起者，即贵县之北山也。按志，贵县有东、西、南、北四山，而东山在县东二十里，为二何隐处，《一统志》曰：唐时有何特进、履光二人隐此。《风土记》谓特进乃官衔，分履、光为二人，曰何履、何光。《西事珥》载，开元中，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取安宁，立铜柱。按此，则履光乃一人，其一名特进，非衔也[10]。明秀挺拔。盖四山惟北为崇峦峻脊，而东、西、南三山俱石峰森立。东山亚于南而轶于西[11]。西北一峰如妇人搭帔簪花[12]，俗呼为新妇岩。中峰石顶分裂，如仙掌舒空，又如二人并立，今人即指为二何化名。然兹山耸拔自奇，何必摹形新妇，托迹化人也！其南支渐石化为土，峰化为冈，逶迤西南。循其右行，共九里，为黄岭[13]。其南面土冈尽处，始见村聚倚冈，室庐高列。其北隅平洼中，复立一小石峰，东望如屋脊横列，两端独耸；西眺则擎芝偃盖，怪状纷错。又西南一里，路右复突一石峰，高耸当关，如欲俯瞰行人者。从此东北，石峰遂尽，遥望南山数点，又青青前列矣。又二里，度一石梁，其水势石状与劈竹同。又五里，则路两旁皆巨塘潴水，漾山潆郭。又一里，过接龙桥。叠石塘中，以通南北，乃堤而非桥也。于是居聚连络。又西一里，由贵县东门抵南门[14]，则大江在其下矣。静闻与顾仆所附舟，已先泊南门久。下午下舡，薄暮放舟，乘月西行，十五里而泊。



注释

①牛栏村：今作流兰，在桂平县中部，郁江北岸。

②白沙：今名同，在桂平县西南境，郁江西岸。

③泛：一般。

④道者：本日记乾隆本、四库本皆作“导者”，据季抄本改。

⑤阶级：台阶。

⑥厚禄：今名同，又作厚六，在桂平县西隅。

⑦其脉句：霞客因误认南盘江的下游，所论此脉实不存在。曲靖东山至泗城州界间，其脉被南盘江隔断。

⑧飘村：今作标村，在桂平县西隅，厚禄稍西南。

⑨藟（lěi 雷）：蔓生植物。

⑩《一统志》以下句：明代诸书多本唐人记录，唐代有关何履光进兵南诏事甚详。《蛮书》卷七说：“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

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十载（公元751年），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何履光本是邕管贵州人，旧尝任交、容、广三州节度。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方收蛮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属安禄山造逆，奉玄宗诏旨，将兵赴西川，遂寝其收复。”《新唐书·南诏传》亦载：“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以还。”《南诏德化碑》载：“（赞普钟）十三年（公元754年），汉又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垅坪，广布军威，乃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册府元龟》卷975载：“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九月辛亥，文单国王子率其属二十六人来朝，并授其属果毅都尉，赐金鱼袋。随何履光于云南征讨，事讫，听还蕃。”唐代贵州即今广西贵县，是何履光的家乡。何履光官为广府节度，授衔特进，于公元749年从唐安南都护府进军南诏。安宁即今云南安宁县。马援未到过云南，马援立铜柱事不可遽信。

⑪轶（yì 逸）：超过。

⑫帔（pèi 配）：披肩。

⑬黄岭：今作旺岭，在贵县稍东北。

⑭贵县：隶浔州府，即今贵县。



【今译】

初十日　天未明开船，朝霞映在江中，从船篷底下窥视江水，如同行走在紫色的丝织帏帐中，彩色缤纷，又是江中行船的一种奇异景色了。顺着西山向南溯流行十里，向外转向东北行，迂回曲折地又行了十里，这才转向南又行十里，望见白石山亭亭玉立在东南方，很近。于是转向西北，这是大湾。又往西十里经过牛栏村。转向南，再转向西，又行十五里天黑下来。又乘月色行船五里，住宿在镇门。这天夜晚月色如同白昼，共行船六十里。

十一日　天未露曙光便行船。二十里，到白沙，又行五里登上岸。由小路往北行，一里遇上大路，稍折向东，越过雷冲桥。从桥东岔出的小路向北面的石峰而行，涉过一溪，行走在苍茫的原野中。四里后抵达小石峰下，再穿越过山峰下的峡谷，又走三里到达罗丛岩，洞口向南。〔本朝人黎霄鸾，是乡贡进士，有碑记说：“东南与白石山的洞天相望，西北连接着狮子山、凤巢山的秀色，艮案山耸峙在它的前方，太平山拥立在它后面。”〕来到之后，日色还未到中午，一面找火把同道士游洞，一面命令备餐。此洞前边有东西两个洞口，洞内有东西两个洞。西洞之内，忽而狭窄忽而开阔，忽而高高弯曲着穹隆而起，忽而低低下

垂履盖，洞顶平得如帏幕，裂缝形成花纹；至于岩石形态的异状，有如重叠的莲花盘结在空中，挺拔的石笋森然竖立的，也是随处点缀着，不专门是以钟乳石柱见奇。西洞走到头后，道士又带上火把游东洞。估计一里左右，向北走过一处隘口，向西转有峡谷，北面透入天光。峡谷内窄而不宽，很高却没有岔洞，石纹如水浪翻涌，流线形的岩石形状如张开的翅膀，而莲花状的石柱和钟乳石笋，也又是不一般。此时几束火把已换着燃尽，不再能由洞内返回。往北登上后洞出来，洞穴向北，仅能从中趴伏着出洞。不久下到北麓，沿山麓往东行，路过东北隅，道士指着山上裂开的洞穴说："这是东洞的后洞。"我马上想从这里进去。道士说："无火把。必须仍由前洞带着火把出来。"听从他的话，绕到山东麓。山麓东边一座山峰圆圆地矗立着，高处超过此山，洞穴杂乱。道士说都没有深入进去的洞。然而它北面有石峰一支并立而起，不经由此地是不能见到的。再次走入东面的前洞，捆了火把游览洞内。钟乳石奇异变幻，与西洞内相同，可深处只有一半，不似西洞转过多次后便越来越宽。东面石崖上有洞穴并排迸裂开，急忙登上去，就见有三个洞口，连在一起朝向北方，可下方没有台阶。道士说："从那里边向西上登到黑暗的夹道中，有路可以出去，但是越上去越窄，不如仍从前洞出去。"游完，下到洞底，顺原路出来。

在道士那里吃了饭，重又捆了火把去游水洞、龙洞。水洞在山的西南隅，洞口向南，洞中有几亩宽，潭水漫到四周，积而不流，水深不可测，深碧如青黑色的颜料；那外边浅的地方，紫绿色浮动映照，想来是被日光照射所致。洞左右都有重重山崖回绕在深潭上，可以顺着走进去。及来到水潭边时，有石崖插到潭底而旁边的路断了，上方没有岔洞，不知水洞在什么地方到头。出洞后，沿西麓往北转向东，又找到龙洞。龙洞在山的西北隅，洞口向北，洞中有积水的峡谷，水上石片在东西两头交叠，形成天生桥。五丈以内，又越过一座桥，点亮火进去，向西穿过石柱，峡谷渐渐变大。向南深入约半里，路断了，下面漆黑，只得多点燃几束火把照射洞中。也是有一池深潭，积水深不可测，大处更超过水洞，投石块试探水声沉闷，也是停而不流，实在是神龙的渊薮呀！随即火把熄灭火光消失，望南面潭水隔着的地方，深处杳渺无际，有亮光浮动在水面上，道士神奇地以为是神怪发光使得这样。我认为是旁洞的光影射入。道士说："从前村里人编了木筏去洞中穷根究底，

到了哪里,总找不到洞穴,哪里能有倒射的光影?”我说:“此地深深地低伏着,虽然距洞顶十分遥远,不过由洞口往南出去,估计离水洞不远,或许是水洞中的光,由水中深处映照过来,浮在木筏上的人只往上面看,没有领悟到光线是从水中反射出来的罢了。如果是山灵水怪,哪有自古以来不休息一下的呢?”于是重新点亮火把出了龙洞。

辞别道士,立即往西越过石桥,向西南望着山坳行。都是土山绵延,行三里,就找不到路了。于是漫无目的地向西南爬升在土陇山坡间,五里后才找到路。于是顺着路向西南行一里,越过一座石桥,又走一里到了村落,这是厚禄,有客馆在这里。由厚禄向西南行,是通往贵县的大道;厚禄的北面是安禄营,是从浔州来的路。我从近道走到厚禄的后山,已过了安禄营,可想向南赶去平碣,还有三十里,中途没有人烟可以投宿。当地人劝我返回安禄营住宿在店铺中,此时太阳才西斜,我不能违拗了。〔安禄营有营兵几十家,以招待旅客住宿作为职业。〕



罗丛岩西北有崇山峻岭横亘着,东北自浔州的西山,西南自贵县的北山,两座山如两只角高高张着,东西相距一百四十里,中间峰峦横亘,翠色环绕,云雾缭绕,很像大容山。大概大容山是郁江南面条形的山脉,隔在绣江、郁江两江之间;而此山是郁江北面条形的山脉,隔在黔江、郁江两江之间。〔此山山脉自东南从曲靖的东山延伸到泗城州境内,经过思恩府、宾州境内,而后往东在浔州到了尽头。〕贵县背靠北山,就像郁林州背靠大容山西岭一样;浔州背靠西山,就如容县背靠大容山东峰一样:都是在东西两头突起耸出的两只角,而中间却横亘着山脉。只是大容山东西有八十里,较近些,而中间有北流县隔在其中;此山较远,而且没有别的县城,仅有安禄营作为中界。安禄营东面有土山,山脉由大山在东北分出支脉向南下延。只是大山自西南趋向东北,土山自东北转向西南,〔向南抵达浔州、贵县滨江地带的群山便终止了。〕两列山之间夹成大山坞,互相衬托十分遥远,平旷的田野,宽广的溪流,逶迤流向西南。

十二日　拂晓,自安禄营向西南行走在田野间。四里,向南越过山冈,往西下走二里是飘村,村落大小不及厚禄的三分之一,可向西望去的大山下,却有村落层层叠叠的。又向西南行四里,走过一座小桥,

从这里起都是泥沼之地，两旁茅草弥漫无际，不再有茂盛的禾苗了。又走一里，过了临征桥，于是向南越过土冈。又往西南行三里，有块碑大写着“贵县东界”。又往西南渐渐走向山冈土陇之间，而荒草藤葛一眼望去依然如故。又行八里，径直抵达石山下，这是平碣营。这之前，由飘村往南望去，右边是大山，左边为土岭，两列山相夹对峙，远远向西南延伸而去，大山绵长后面向西突起，土山短些渐渐往南降低。而两列山之中，有石山点点，山色青青，好像螺蛳壳点缀着，走到这里，道路经过这些石山之间。平碣营也是在土冈之上，有几家营兵，一圈赶集用的房屋。到卖酒的人家吃了饭，是担心前边路上没有人烟。平碣营的东面，石峰峭立，叫做大岩山，有个岩洞十分巨大，洞中可容纳数千人。它南边又突起一座小山，山势又低又长，山上有块横架的岩石，如平坦的桥面高悬着，它下边透出亮光。小山的西面，平碣营的南边，是马鞍山，也是陡峭地耸起，这些都是平碣营近处的山。向南望去，有座并立如笔架、尖得好像高高直立的锥子样的山，在几里之外。望着此山赶去，三里，越过石桥，是石弄桥。又向南走十多里，直达在南面相望群峰的山麓，有一座府第在路右突出的土山上，叫做劈竹铺。眺望路左的群峰，分出支峰争奇斗异，拉住路上的人打听，才知就是贵县的东山了。它西北面大山到头之处高耸而起的山，就是贵县的北山了。据志书，贵县有东、西、南、北四座山，而东山在县城以东二十里，是两个姓何的人隐居之处，〔《一统志》说：唐代有何特进、何履光二人隐居此地。《风土记》认为“特进”是官衔，把“履”、“光”分为两个人，叫何履、何光。《西事珥》记载，开元年间，何履光率军平定南诏，夺取安宁，立了铜柱。根据这条记载，那么何履光是一个人，他的另一个名字叫特进，不是官衔。〕明秀挺拔。大体上四座山唯有北山是高峻的冈峦和山脊，而东、西、南三座山全是森然耸立的石峰。东山低于南山却超过西山。西北面一座山峰如女人搭着披肩头插鲜花，一般人称为新妇岩。中峰的石顶分裂开来，如仙人的手掌伸展在空中，又像两个人并肩而立，今天的人们就指认为是两个姓何的变化成的，并用二何来起名。然而此山高耸挺拔自成奇景，何必比拟成新媳妇的形状，假托是人变成的呢！它南面的支脉岩石逐渐变为泥土，山峰变为冈峦，逶迤延向西南。沿峰右行，共走九里，是黄岭。它南面土冈到头之处，这才见到村落靠着山冈，房屋高高地排列着。它北隅平坦的洼地中，又

立着一座小石峰，往东望去如屋脊一样横列着，两头独自耸起；向西眺望则如高举的灵芝倒卧的伞盖，怪模怪样纷纷交错。又向西南走一里，路右又突起一座石峰，高高耸立挡住关口，好似俯瞰行人的样子。从此往东北去，石峰终于到了尽头，遥望南山有几点影子，又青青地排列在前方了。又行二里，走过一座石桥，这里的水势和岩石的形状与劈竹铺的相同。又走五里，就见路两旁都是巨大的水塘蓄着水，荡漾着山影潆绕着城郭。又是一里，过了接龙桥。这是在水塘中堆砌的石块，以便南北通行，是堤而不是桥。从这里起居民聚居连接不断。又向西一里，由贵县东门走到南门，就见大江在城下了。静闻与顾仆搭乘的船，已先一步停泊在南门很久了。下午下到船中，傍晚开船，乘着月光往西行，行船十五里便停泊下来。

【原文】



十三日　未明而发。十里，西抵西山之南，转向南行。五里，转向东行，十里，是为宋村[①]。由贵县南至南山十里，由南山至宋村十里，而舟行屈曲，水路倍之。先，余拟一至贵县，即往宿南山，留顾仆待舟，令其俟明晨发。及余至，而舟且泊南门久矣。余别欲觅舟南渡，舟人云："舟且连夜发。"阻余毋往。余谓："舟行屈曲，当由南山间道相待于前，不知何地为便？"舟人复辞不知，盖恐迟速难期，先后有误耳。及发舟，不过十余里而泊。今过宋村，时犹上午，何不往宿南山，至此登舟也？至是，舟转西南，挂帆十里，转东南，仍纤十五里，复南挂帆行，五里，西转，是为瓦亭堡。其北涯有石突江若蹲虎，其南涯之内，有山横列焉。又十五里，则夹江两山并起，舟溯之入。又五里而暮，乘月行十里，泊于香江驿[②]。

十四日　五鼓挂帆行，晨过乌司堡，已一十里矣，是为横州界。东风甚利，午过龙山滩，又四十里矣。滩上即乌蛮滩，有马伏波庙。滩高溜急，石坝横截，其上甚艰。既上，舟人献神庙下，少泊后行。西北五里，为乌蛮驿。又南十里，则石山峥嵘立江右，为凤凰山。自过贵县西山，山俱变土，至是石峰复突而出。其双崖壁立、南嵌江中者，即凤凰岩也。又南二里为麻埠[③]，日已西昃。余欲留宿其处为凤凰游，而村氓皆不肯停客，徘徊久之而去。又西十里，其处有山高突江左，其上有洞曰道君岩，下有村曰谢村[④]。日色已暮，而其山去江尚远，亦不及停。

又南五里，曰白沙堡，又乘月行五里而泊。是夜月明如昼。

乌蛮滩在横州东六十里，上有乌蛮山、马伏波庙。志谓："昔有乌蛮人居此，故名。"余按，乌浒蛮在贵县北，与此不相及。而庙前有碑，乃嘉靖二十九年知南宁郡王贞吉所立。谓："乌蛮非可以渎前古名贤之祠，易名起敬滩。"大碑深刻，禁人旧称，而呼者如故。余遍观庙中，碑甚多，皆近时诸宦其地者；即王文成《上滩诗》亦不在。而庙外露立一碑，为宋庆历丙戌知横州任粹所撰[⑤]，张居正所书。碑古字遒。碑言："粹初授官时，奉常二卿刘公以诗见送，有'乌岩积翠贯州图'之句。抵任即觅之，不得也。遍询之父老，知者曰：'今乌蛮山即乌岩山也，昔伪刘擅广[⑥]，以讳易其称，至今不改。'夫蛮乃一方丑夷，讳亦一时僭窃，遂令名贤千古庙貌，讹袭此名，亟宜改仍其旧。闻者皆曰：'诺。'遂为之修庙建碑，以正其讹。"其意与王南宁同。而王之易为起敬，不若仍其旧更妙。

十五日　五鼓挂帆，十五里，清江。有江自江左入大江。又二十里，抵横州南门[⑦]，犹上午也。横州城在大江东北岸，大江自西来，抵城而东南去，横城临其左。其濒江二门，虽南面瞰之，而实西南向也。近城有南、北两界山：北七里为古钵，在城西北隅；俗名娘娘山，以唐贞观中[⑧]，有妇陈氏买鱼将烹，忽白衣人谓曰："鱼不可食，急掷水中，上山顶避之。"陈如其言。回望所居，已陷为池矣。其池今名龙池，山顶庙曰圣婆庙。南十五里曰宝华，在城东南隅。宝华山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二山皆土山逶迤，而宝华最高，所谓"秀出城南"是也。宋守徐安国诗。时州守为吾郡诸楚馀，名士翘。有寄书者，与郁林道顾东曙家书俱置箧中，过衡州时为盗劫去。故前在郁，今过横，俱得掉头而去。若造物者故借手此盗，以全余始终不见之义，非敢窃效殷洪乔也。



是日为中秋节。余以行李及二病人入南宁舟。余入城，饭于市，乃循城傍江而东，二里，抵下渡。横州有三渡：极西者在州门外，为上渡；极东者在下流东转处北极庙前，为下渡；而中渡在其中。渡南岸，为宝华山道，遂登山坡而入。其道甚大，共二里，透入岭半，其内山环成峒。由峒东北行，有小径，二十里可抵凤凰山。已而复随峡南行，共五里，乃由右岐南复登岭。一里南下，又一里过蒙氏山庄，又一里，乃东向入山。又二里，过山下村居，予以为即宝华寺也。披丛入之，而后

知寺尚在山半。渡涧拾级，又半里，得寺。日才下午，而寺僧闭门，扣久之，乃得入。其寺西向，寺门颇整，题额曰“万山第一”。字甚古劲，初望之，余忆为建文君旧题，及趋视之，乃万历末年里人施怡所立。盖施怡建门而新其额，第书己名而并设建文之迹；后询之僧，而知果建文手迹也。余谓：“宜表章之。”僧：“唯唯。”寺中无他遗迹，惟一僧守户，而钟磬无声。问所谓山后瀑布，僧云：“坠自后岭，其高百丈。而峡为丛木所翳，行之无蹊，望之不见，惟从岭而上，可闻其声耳。”余乃令僧炊于寺，而独曳杖上岭，直造其顶。而风声瀑声，交吼不止，瀑终不见。岭南下五十里，即灵山县矣。乃下返寺。寺后冈上，见积砖累累。还问之，僧曰：“此里人杨姓者，将建建文帝庙，故庀材以待耳[⑨]。”吁！施怡最新而掩其迹，此人追远而创其祠，里闬之间，知愚之相去何霄壤哉[⑩]！即而日落西陲，风吼不息，浮云开合无定。顷之而云痕忽破，皓魄当空。参一出所储酝醉客[⑪]，佐以黄蕉丹柚。空山寂静，玉宇无尘，一客一僧，漫然相对，洵可称群玉山头，无负我一筇秋色矣。

十六日　早饭于宝华。下山五里，出大路，又五里，出峒前岭。望东北凤凰诸石峰在三十里外，令人神飞。而屡询路远，不及往返，南宁舟定于明日早发，遂下山。西五里抵州门，由上渡渡江入舟。

注释

①宋村：今名上宋，在贵县稍南，郁江东岸。

②香江驿：今仍作香江，在贵县南境，郁江东岸。

③麻埠：今名同，在横县东境，郁江南岸。

④谢村：今称谢圩，在横县东境，郁江北岸。

⑤庆历：北宋仁宗年号，时在公元1041—1048年，共八年。庆历丙戌为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

⑥伪刘擅广：指五代十国时，刘隐在今广州所建立的南汉政权。范围包有今两广。历五主，共67年，于公元971年为宋将潘美所灭。

⑦横州：隶南宁府，即今横县。

⑧贞观：唐太宗年号，时在公元627—649年，共23年。

⑨庀（pǐ 痞）：备具。

⑩知：通“智”。

⑪酝（yùn 蕴）：酒。

【今译】

十三日　天未明便开船。十里，往西抵达西山的南面，转向南行。五里后，转向东行，十里，这是宋村。由贵县向南到南山有十里，由南山到宋村有十里，但乘船行走弯弯曲曲，水路多走一倍。先前，我打算一到贵县，立刻前往南山住宿，留顾仆等在船上，令他等到明早开船。等我到贵县时，船已停泊在南门很久了。我打算另外找船往南渡，船夫说："船将连夜行。"阻拦我不要去。我说："乘船走曲曲弯弯，我将由南山的近路走在前边相等，不知什么地方方便？"船夫又推辞不知道，大概是担心快慢难以约定，先后到达相错罢了。到开船时，不过走了十多里便停泊下来。今天路过宋村，时间还是上午，为何不去南山住宿，到此地再登船呢？到了这里，船转向西南，挂上帆行了十里，转向东南，仍用纤绳拉着行了十五里，再挂上帆向南行，五里，向西转，这是瓦亭堡。江北岸有块岩石突向江中好像蹲着的猛虎，江南岸以内，有山横向排列。又行十五里，就有两座山夹住江流并排耸起，船溯流入山。又行五里天黑下来，乘着月色行船十里，停泊在香江驿。

十四日　五更时挂上帆开船，清晨经过乌司堡，已走过十里路了，这里是横州境内。刮东风船十分顺风，中午经过龙山滩，又是四十里了。河滩上就是乌蛮滩，有座马伏波庙。滩高流急，有石坝横截江流，上到上面非常艰难。上去之后，船夫在神庙下献祭，稍作停泊之后便动身。往西北行五里，是乌蛮驿。又向南十里，就见有座石山峥嵘地矗立在江右，是凤凰山。自从过了贵县的西山，山全变成土山，到了这里石峰再一次突立而出。那一双石崖似墙壁样矗立、在南边嵌入江中的，就是凤凰岩了。又向南二里是麻埠，日已西斜。我想留宿在此处准备去游凤凰岩，可村民们都不肯留客，徘徊了很久才离开。又向西行十里，此处有山高突在江左，山上有个洞叫道君岩，山下有村庄叫谢村。天色已晚，但那座山离江还远，也来不及停船。又向南五里，叫白沙堡，又乘月色行五里才停泊下来。这一夜月光明亮如白昼。

乌蛮滩在横州东面六十里，上面有乌蛮山、马伏波庙。志书说："从前有乌蛮住在此地，所以起这个名字。"我考察，乌浒蛮在贵县北部，与此不相干。可庙前有块碑，是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南宁府知府王贞吉立的。说："乌蛮之名是不能用来亵渎古代名贤祠堂的，改名叫起敬滩。"大碑深深地刻着，禁止人们

使用旧称,可称呼的人依然如故。我遍观庙中,碑刻很多,都是近代在此地为官的人题的;就是王文成的《上滩诗》也不在其中。而庙外露天里立着一块碑,是宋代庆历丙戌年横州知州任粹撰文,张居正书写的。碑制古朴字迹遒劲。碑文说:"任粹起初被授予官职时,太常寺少卿刘公拿诗见赠,有'乌岩积翠贯州图'的句子。到任后就马上寻找此地,找不到。向父老乡亲四处打听,知道的人说:'今天的乌蛮山就是乌岩山了,从前伪刘政权占据广州时,因为避讳改了它的名,相沿至今。'蛮是一个地方丑恶的夷族,避讳也是一时之间非正统窃位之事,竟然让名贤流传千古的庙宇,错误地沿用此名,应当亟待改变仍用它的旧称。听话的人都说:'对。'于是为它修庙树碑,用来纠正这个错误。"他的意思与南宁王知府的相同。但王贞吉把它改为起敬滩,不如仍沿用它的旧称更妙。



十五日　五更挂帆起航,十五里,到清江。有条江自江左侧流入大江。又行二十里,抵达横州城南门,还是上午。横州城在大江东北岸上,大江自西流来,到城下便向东南流去,横州城滨临江左岸。州城濒江的两道城门,虽在南面俯瞰江流,可实际上是面向西南方。城附近有南、北两列山:北面七里是古钵山,在城西北角;〔俗名叫娘娘山,在唐代贞观年间,有个妇人陈氏买鱼来即将烧煮,忽然有个穿白衣的人对她说:"这鱼不能吃,赶快扔进水中,上山顶去避水。"陈氏按他的话做了。回头望她居住的地方,已经陷成水池了。那水池今天名叫龙池,山顶的庙叫圣婆庙。〕南面十五里的叫宝华山,在城东南角。〔宝华山有座寿佛寺,是建文帝隐居之地。〕两座山都是逶迤而去的土山,而宝华山最高,所谓的"秀出城南"就是指它了。〔宋代知府徐安国的诗句。〕此时的州官是我们府的诸楚馀,〔名叫士翘。〕有寄给他的信,与郁林道顾东曙的家信一同放在竹箱中,路过衡州时被强盗抢了去。所以先前在郁林,今天路过横州,都只得掉头而去。好像是造物主假借这些强盗的手,以保全我始终不见长官的面的节义,不敢偷偷仿效殷洪乔。

这天是中秋节。我把行李及两个病人送入去南宁的船。我进了城,在街中吃了饭,于是沿城墙紧靠江流往东走,二里,抵达下渡。〔横州有三个渡口:最西边的在州城门外,是上渡;最东边的在下游往东转

之处北极庙前,是下渡;而中渡在两者之间。]渡到南岸,是去宝华山的路,于是登山坡入山。这条道十分宽大,共行二里,穿越进山岭半山腰,岭内山环绕成峒。由峒往东北行,有条小径,二十里路可到达凤凰山。随即又顺着峡谷往南行,共五里,便由右边的岔道向南再次登岭。一里后往南下行,又走一里经过蒙氏山庄,又走一里,便向东进山。又行二里,路过山下的村庄,我以为就是宝华寺了。拨开草丛进到村里,然后才知寺庙还在半山腰。渡过山涧沿石阶上登,又走半里,到了寺前。时光才是下午,但寺中的僧人关着门,敲了很久的门,才得以进去。这个寺院向西,寺门十分整齐,匾额上题写着"万山第一"。字迹十分古朴遒劲,最初望见它,我记起是建文帝从前的题字,到赶过去细看时,原来是万历末年本乡人施怡所立的匾。大概是施怡修建寺门便把这块匾额换成新的,只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一同放上建文帝的墨迹;后来向僧人询问此事,了解到果然是建文帝的手迹。我说:"应宣扬一下它。"僧人说:"是是。"寺中没有其他遗迹,仅有一个僧人守门,而钟磬都悄然无声。询问所谓的山后瀑布,僧人说:"瀑布自后岭上下坠,高百丈。但峡谷被丛林遮住了,要走到那里没有路,远望它又看不见,唯有从岭上上去,可听到瀑布声而已。"我于是命令僧人在寺中做饭,便独自一人拄着手杖上岭,直达山顶。然而只听到风声瀑布声,交相吼叫不停,始终看不见瀑布。从岭南下行五十里,就是灵山县了。只得下山返回寺中。寺后的山冈上,见有累累堆积着的砖。回来问和尚,僧人说:"这是一个姓杨的本乡人,要建建文帝庙,所以准备材料等待着。"唉!施怡最后翻新却掩盖了建文帝的遗迹,此人追忆先代而创建他的祠堂,同一乡里之间,智愚之间相差为什么会有天地之别呢!不久日落西边,狂风怒吼不停,浮云开合不定。顷刻间云层忽然破开,皎月当空。参一拿出储藏着的美酒来给客人醉饮,用黄色的香蕉和红色的柚子佐酒。空旷山野中寂静无声,琼玉般的宇宙洁净无尘,一个客人一个和尚,海阔天空地相对交谈,真正可称得上是群玉山头,不辜负我一根筇竹手杖、这片秋色了。



十六日　在宝华寺吃早饭。下山行五里,走上大路,又走五里,到了峒前的山岭。远望东北凤凰山的诸石峰在三十里开外,令人神魂飞动。但屡次打听都说路远,来不及往返,去南宁的船定在明日绝早出发,只好下了山。向西五里抵达州城城门,由上渡渡江进了船。

【原文】

十七日　平明发舟，雨色凄凄，风时顺时逆。舟西南行三十里，江口有小水自江南岸入江，名南江。舟转北行，又十里抵陈步江[1]，在江南岸，通小舟。内有陈步江寺，亦建文君所栖。钦州盐俱从此出。泊于北岸。是日共行四十里。静闻以病后成痢，坚守夙戒，恐污秽江流，任其积垢遍体，遗臭满舱，不一浣濯，一舟交垢而不之顾。

十八日　晨餐始发舟。初犹雨色霏霏，上午乃霁。舟至是多西北行，而风亦转逆。山至是皆土山缭绕，无复石峰嶙峋矣。盖自入郁江，惟凤凰山石崖骈立瞰江，余皆壤阜耳。二十里，飞龙堡[2]，又十里，东陇堡，又五里，泊于江之左岸。其处在火烟驿下流五里，土山之上有盘石，平亘若悬台，中天擎是向空，亦一奇也。是日行三十五里。

十九日　平明行。五里过火烟驿[3]，是为永淳县界。于是舟转北行，历十二矶焉。矶在江右涯，盘石斜叠，横突江畔。盖自横以来，山石色皆赭黯，形俱盘突，无复玲珑透削之状矣。共十五里，绿村。舟转东北，又十里，三洲头。又五里，高村[4]，转而东南，乃挂帆焉。三里，复转东北，又五里，转而东。又二里，抵永淳之南门而泊[5]。是日行四十五里。



永淳踞挂榜山而城。郁江自西北来，直抵山下，始东折而南，仍环南门西去。当城之西，只一脊过脉，脊北则来江，脊南则去江，相距甚近。脊之东北，右崖圆亘，峙为挂榜山，而城冒其上[6]，江流四面环之，旁无余地。

二十日　舟泊而候人，上午始行。乃北绕永淳之东，旋西绕其北，几环城之四隅，始西北行。十五里，鹿颈堡[7]，已过午，始转而西，乃挂帆焉。于是两岸土山复出，江中有当流之石。五里，西南行。又十五里，伶俐水[8]，有埠在江北岸，舟人泊而市薪。风雨骤至，迨暮而止。复行五里而泊。是日行四十里。

二十一日　鸡再鸣即行，五里而曙。西南二十里，过大虫港，有港口在江北岸。转而南五里，又西五里，午过留人峒，有石耸立江右，宛若妇人招手留房者。石当山回水曲处，故曰峒。又北曲而西，五里，过蓑衣滩。又十里，转而北行，则八尺江自西来入。江发源自钦州，通舟可抵上思州。八尺之北，大江之西，巡司名八尺[9]，驿又名黄花[10]。宿于左峰。

二十二日　平明，由黄花北行五里，上乌涎滩。江流至滩分一支西出八尺。舟上滩，始转而西，渐复西南。二十里，有土山兀出北岸，是为清秀山，上有浮屠五级出青松间，乃南宁东南水口也。又西五里，为私盐渡。又西五里，上一滩，颇长，有石突江西岸小山之上，下有尖座，上戴一顶如帽，是为豹子石。舟至是转而北，又十里过白湾，山开天阔，夹江多聚落，始不似遐荒矣。转而南三里，为坪南，江南岸村聚甚盛。又西三里，泊于亭子渡⑪。

二十三日　昧爽行，五里，抵南宁之西南城下⑫。

注释

①陈步江：应即今江口，在横县西境。其水陈步江，即今沙坪河，从南往北流，在江口汇入郁江。

②飞龙堡：今仍称飞龙。在横县西境、郁江南岸。

③火烟驿：今仍作火烟，在横县西境，郁江南岸。按今地望，火烟在飞龙稍东，江至飞龙以后，不再往西，而折北行。

④绿村：今作陆村，在横县西隅，郁江东岸。高村：今名同，在横县西隅，郁江西岸，陆村稍北。

⑤永淳：明为县，隶南宁府横州，治今横县西隅、郁江西岸的峦城。

⑥冒（mào）：覆盖。

⑦鹿颈堡：今作六景，在横县西北隅，郁江北岸转折处。

⑧伶俐水：今仍作伶俐，在邕宁县东隅，郁江北岸。

⑨八尺：明又称八尺寨，在今邕宁县北郊，八尺江北岸的新德。

⑩黄花：原作“黄范”。乾隆本、四库本作“黄花驿”，据改。下同。

⑪亭子渡：今仍名亭子，在南宁市南郊，邕江南岸，邕江至此转而北。

⑫南宁：明置南宁府，治宣化县，即今南宁市，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自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徐霞客皆在南宁，但游记缺佚，仅存九月初九日的游记。季会明曰：“自此自九月初八日纪俱缺。霞客自标简端云：‘在杂刻包根内。’遍搜遗帙，并无杂刻。计其时俱在南宁。嗟嗟！南宁一郡之名胜，霞客匝月之游踪，悉随断简销沉。缮写至此，安得起九原而问之！梦良记。”

【今译】

十七日　黎明开船，雨色凄凄，风时顺时逆。船向西南行三十里，江口有条小江从江南岸流进江中，名叫南江。船转向北行，又走十里到达陈步江，〔在江南岸，通小船。里面有座陈步江寺，也是建文帝栖

身之所。]钦州的盐全部是从这里运出去的。船停泊在北岸。这一天共行船四十里。〔静闻在病后拖成痢疾,坚守平素的戒律,担心污秽物弄脏江水,听任污物积得遍身,排泄的臭东西弄得满船舱都是,不冲洗一下,满船积垢也不理会。〕

十八日　早餐后才开船。起初还雨势霏霏,上午才晴开。船到这里多半往西北行,而风也变为逆风。山到这里都是缭绕的土山,不再有嶙峋的石峰了。大体上自从驶入郁江,唯有凤凰山是石崖并立俯瞰江流,其余皆是土山了。行二十里,到飞龙堡,又是十里,到东陇堡,又五里,停泊在江的左岸。此处在火烟驿下游五里,土山之上有块盘子状的岩石,平平地横亘着,好似高悬的平台,把这块岩石高高举向半天之中,也是一处奇观。这一天行船三十五里。

十九日　黎明行船。五里后经过火烟驿,这里是永淳县的辖境。从这里船转向北行,经过十二矶。石矶在江右岸,盘踞的岩石斜着堆叠而起,横突到江畔。大体上从横州以来,山石的颜色都是赭红色与深黑色,山势全是呈盘子状突起,不再有玲珑剔透陡削的形状了。共行十五里,到绿村。船转向东北,又行十里,到三洲头。又五里,到高村,转向东南,于是挂上帆。三里,再次转向东北,又行五里,转向东。又行二里,抵达永淳县城的南门便停泊下来。这一天行船四十五里。



永淳高踞在挂榜山上筑城。郁江自西北流来,直达山下,这才由东折向南流,仍环绕过南门往西流去。正当县城的西面,只有一条山脊延伸而过的山脉,山脊北边是流来的江水,山脊南面就是流去的江水,相距很近。山脊的东北方,石崖圆圆地盘亘着,耸立起来形成挂榜山,而城覆盖在山头上,江流四面环绕城池,四旁没有空地。

二十日　船停着等人,上午才出发。于是向北绕过永淳的东面,旋即向西绕到城北,几乎环绕过城的四角,这才往西北行。十五里,到鹿颈堡,已过了中午,开始转向西行,于是挂上帆。从此地起两岸土山再次出现,江中有迎着水流的岩石。五里,向西南行。又行十五里,到伶俐水,有码头在江北岸,船夫停船去买柴。风雨骤然来临,到天黑才停。又行船五里才停泊。这一天行船四十里。

二十一日　鸡鸣两遍立即行船,五里后天才亮。往西南行二十里,经过大虫港,有港口在江北岸。转向南行五里,又向西五里,中午

经过留人峒，有岩石耸立在江右，宛如女人招手留人住宿的模样。岩石正当山回水曲之处，所以称为峒。又往北弯向西行，五里，经过蓑衣滩。又行十里，转向北行，就见八尺江从西面流来汇入郁江。八尺江自钦州发源，船可通到上思州。八尺江的北面，大江的西边，有巡检司名叫八尺，驿站名又叫黄花驿。在左岸山峰下停宿。

二十二日　黎明，由黄花驿向北行五里，上行乌泚滩。江水流到此滩分出一条支流向西流到八尺。船上了河滩，开始转向西行，渐渐又转向西南。二十里，有土山突起在北岸，这是清秀山，山上有座五层高的佛塔在青松间露出来，是南宁东南方的河口。又向西五里，是私盐渡。又向西五里，上一个河滩，很长，有岩石突立在江西岸的小山之上，下边有个尖尖的底座，上方戴着顶盖如帽子，这是豹子石。船来到这里转向北，又行十里过了白湾，山开天阔，沿江两岸村落很多，这才不似边远荒野了。转向南行三里，是坪南，江南岸村庄集市十分繁荣。又向西三里，停泊在亭子渡。

二十三日　黎明行船，五里，到达南宁府城的西南城墙下。



【原文】

九月初九日　西过镇北桥关帝庙，西行三里，抵横塘，东望望仙坡东西相距。于是西折行五里，望罗秀已在东北，路渐微。稍前始得一溪，溪水小于武江，而急流过之。渡溪始北行，二里，西去为申墟道，北去为罗赖村，已直逼西山东麓矣。返转东北又二里，过赤土村之西[①]，有小水自西而东潆山麓，绕赤土下中墟。越涧登山，越小山一重，内成田峒。又越峒过小桥而上，其路复大。路左有寺，殿阁两重甚整，望之无人，遂贾余勇先直北跻岭。岭西有涧，重山自西高峰来，即马退山夹而成者。一里，登越山坳。盖大山西北自思恩来，东西环绕如城，迤逦自西南走东北，而西南最高者为马退。又东，骈峰杂突，皆无与为并。而罗秀在其东，联络若一山，而峰岫错落，路亦因之。路抵中峰，忽分为二：左向西北者，为武缘道[②]；右走直北者，为下山间道。二道界一峰于中，则罗秀绝项也。时余未识二道所从，坐松阴待行人，过下午而无一至者。以右道幽地，从之北出坳，而见其下岭，乃谋返辕。念峰顶不可不一登，即从其处南向上。其顶西接马退，东由黄花北走宾州。盖其脉自曲靖东山而来，经永宁、泗城、思恩至此，东至于宾，乃南峙为贵

县北山，又东峙为浔州西山，而始尽焉。南宁之脉，自罗秀东分支南下，冈陀蜿蜒数里，结为望仙坡，郡城倚之。又东分支南下，结为青山，为一郡水口。青山与马退东西对峙，后环为大围，中得平壤，相距三十里，边境开洋，曾无此空阔者。从顶四望，惟北面重峰丛突，万瓣并簇，直连武缘，然皆土山杂沓，无一石峰界其间，故青山豹子遂为此巨擘。从顶西下武缘道，坳间北望，寥寂皆无可停宿处。乃还从岐约一里下，从路旁入罗秀寺，空无人，为之登眺徘徊。又一里，下至前田峒，由其左循大道，共二里，抵赤土村，宿于陆氏③。

注释

①申墟：今作心圩。罗赖村：今作那赖。赤土村：今作赤里。皆在南宁市北郊，赤土在北，心圩偏西，略成三角形。

②武缘：明为县，隶思恩府，为今武鸣县。

③季会明曰："是纪一则，于乱帙中偶得之，胡涂之甚，不知其纪何日。观《独登罗秀诗》，知为重阳日记。录之以志此日之游踪，不与前后俱没。若云登高作赋，不负芳辰，则霞客无日非重九矣。梦良又记。"这是徐霞客重九登南宁北郊罗秀山的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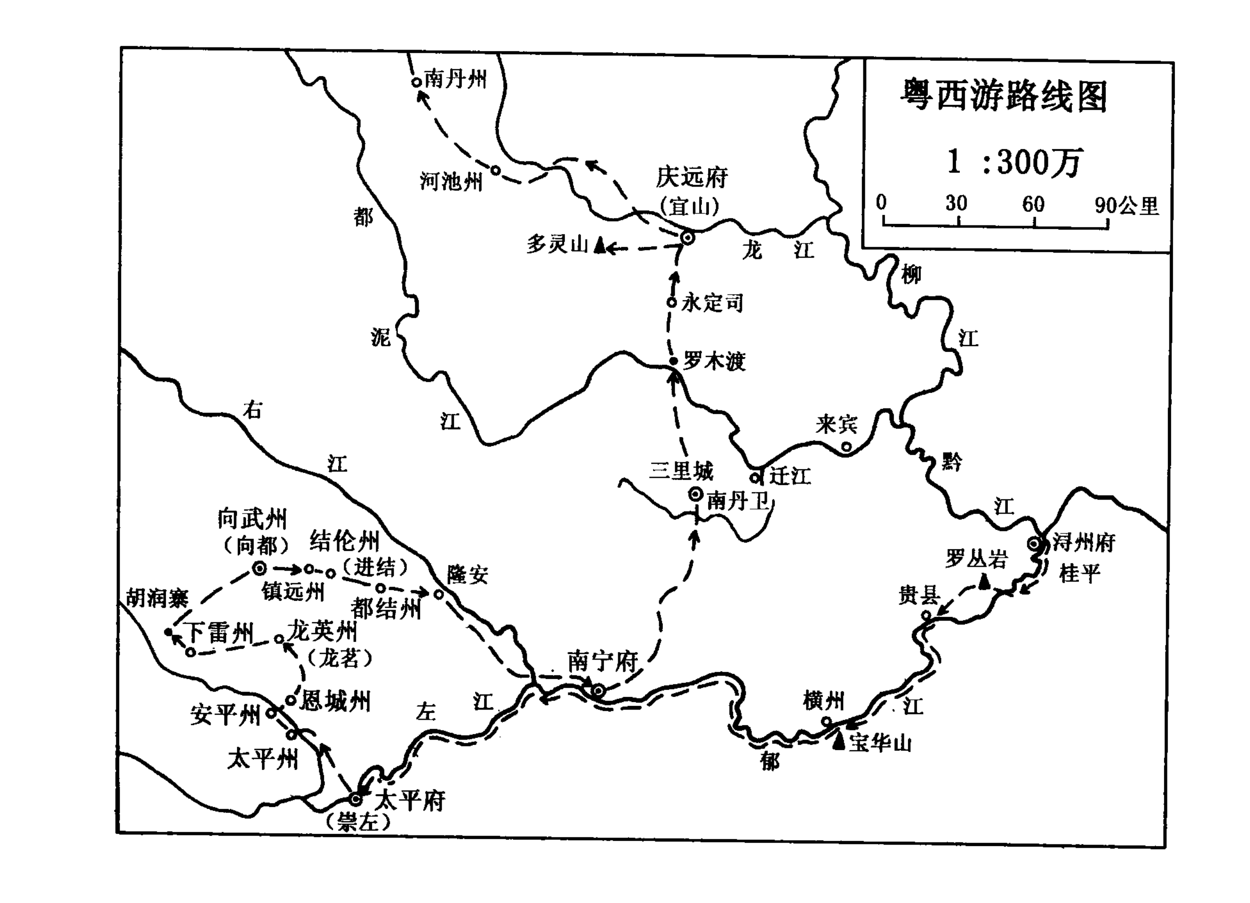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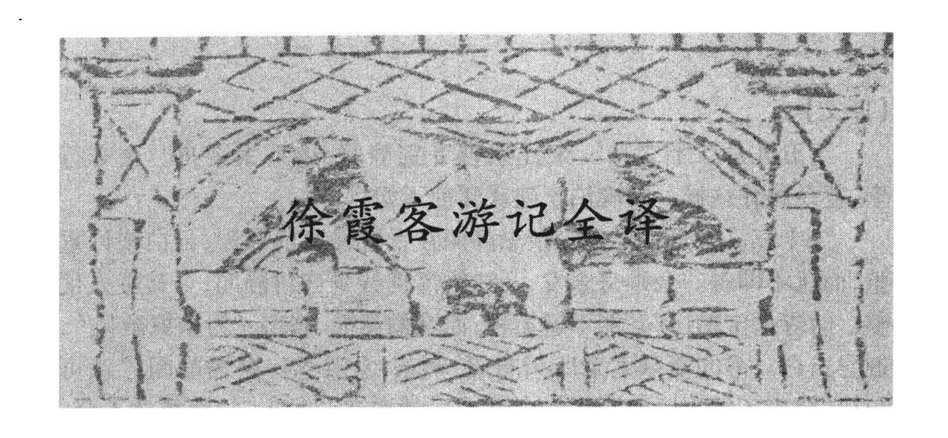
【今译】

九月初九日　向西过了镇北桥的关帝庙，往西行三里，抵达横塘，向东望去望仙坡东西相隔。于是折向西行五里，望见罗秀山已在东北，路渐渐变小。稍前走才遇到一条溪流，溪水比武江小，可水流湍急超过它。渡过溪开始往北行，二里，向西去是到申墟的路，往北去是罗赖村，已直逼西山东麓了。反身转向东北又走二里，路过赤土村的西边，有小河自西流向东潆绕着山麓，绕过赤土村下流到中墟。越过山涧登山，越过一重小山，山内形成田峒。又越过田峒走过小桥上行，这路又变大了。路左有寺庙，两层殿阁十分整齐，望过去寺中无人，于是鼓足剩余的勇气先径直向北登岭。岭西有条山涧，重重山峰自西高峰延伸而来，就是马退山相夹形成的。一里，登越山坳。大略大山从西北的思恩府延伸而来，东西两列环绕如城墙，逶逶迤迤自西南走向东北，而西南方的最高峰是马退山。又向东行，骈立的山峰杂乱地突起，都没有能与它相比的。而罗秀山在它东面，连接在一起好像一座山，

但峰峦错落，路也顺着它走。路到达中峰，忽然分为两条：左边通向西北的，是去武缘县的路；右边走向正北的，是下山的近路。两条道中间隔着一座山峰，就是罗秀山的绝项了。此时我不知两条道通往何处，坐在松树树阴下等待过路人，过了下午却无一人来到。以为右边的路是幽深僻静之地，顺着它向北走出山坳，但见它下岭去，只得考虑返回去。心想峰顶不可不登上去一次，立即从此处向南上登。峰顶西面连着马退山，东面由黄花驿往北走向宾州。大概这里的山脉是自曲靖东山延伸而来，经永宁州、泗城州、思恩府到此地，向东达于宾州，便在南面耸峙为贵县的北山，又在东面耸峙为浔州的西山，而后才到了尽头。南宁府的山脉，从罗秀山东面分出支脉南下，冈峦蜿蜒数里，盘结为望仙坡，府城就靠着它。又在东面分出支脉南下，盘结为青山，是一府的河口。青山与马退山东西对峙，后面环绕成一个大圆圈，中间有平地，相距三十里，边界开阔，从来没有如此空阔的地方。从峰顶四面望去，唯有北面重重山峰成丛突起，似万千花瓣并列成簇，一直连到武缘，然而都是杂沓的土山，没有一座石峰列在其间，所以青山的豹子石便成了此地的第一峰。从峰顶向西下到去武缘的路上，从山坳间向北望去，空旷荒寂全无可停留住宿之处。于是返回来从岔道约下走一里，从路旁走入罗秀寺，空寂无人，为此登楼徘徊眺望。又走一里，下到先前走过的田峒，由它左侧沿大道行，共走二里，到达赤土村，寄宿在姓陆的人家。




粤西游路线图
1 :300万
0
30
60
90公里
南丹州
河池州
都
庆远府
(宜山)
多灵山
龙
江
柳
永定司
泥
罗木渡
江
右
江
来宾
江
三里城
迁江
南丹卫
黔
江
向武州
(向都)
结伦州
(进结)
浔州府
罗丛岩
桂平
隆安
镇远州
都结州
贵县
胡润寨
下雷州
龙英州
(龙茗)
南宁府
横州
江
恩城州
安平州
左
江
宝华山
太平州
郁
太平府
(崇左)



粤西游日记三①

【题解】

《粤西游日记三》是徐霞客旅游广西西南部的游记。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九月二十二日,徐霞客从南宁乘舟,取左江经新宁州(今扶绥县)达太平府(今崇左县)。幸友人滕肯堂为之争得马符,自此始骑行或乘肩舆。往西北经太平、安平、恩城、下雷等州(皆在今大新县境),转东北经龙英、向武、镇远、结伦等州(皆在今天等县境),又经都结州(在今隆安县西境)、隆安县,循右江西岸,于十二月初十日返南宁。

这一带日温差大,气候恶劣,外地人很难适应。徐霞客"卧破站中,如濯冰壶",时而腹痛,时而疮病呻吟;顾行又中瘴气。在这种条件下,徐霞客旅游考察的兴致仍很浓,有时为了探历奇景,竟"三误三返"而不悔。沿途游犀牛洞、碧云洞、白云岩、观音岩,考察龙井、壶关、飘岩。后至向武,州官黄绍伦盛情款待,畅游百感岩诸洞,称赞这些美丽山水"洵神仙之境,首于土界得之,转觉神州凡俗矣"!左右江流域是明王朝的土司统治区,徐霞客对这一带的山川地貌、土司的明争暗斗、当地的生产生活、土特产品都作了详细记录。徐霞客经过时正值交彝侵扰边境,他耳闻目睹交彝的种种暴行,义愤填膺,充满爱国御侮的激情,对众人高呼守土卫国的口号:"守险出奇,当以并力创御为上着。"霞客离开南宁时,静闻病危,两天三次与静闻告别,"别时已恐无时见,

几度临行未肯行”,后得知静闻去世,悲伤已极,有关诀别的事写得情深意切,真挚感人。

【原文】

丁丑九月二十二日　余往崇善寺别静闻,遂下太平舟。余守行李,复令顾仆往候。是晚泊于建武驿前天妃宫下。

二十三日　舟不早发。余念静闻在崇善畏窗前风裂,云白屡许重整,而犹不即备。余乘舟未发,乃往梁寓携钱少许付静闻,令其觅人代整。时寺僧宝檀已归,能不避垢秽,而客僧慧禅、满宗又为整簟蔽风[2],迥异云白。静闻复欲索余所买布履、衡茶,意甚恳。余语静闻:“汝可起行,余当还候。此何必索之今日乎!”慧禅亦开谕再三,而彼意不释。时舟已将行,且闻宝檀在天宁僧舍,余欲并取梁钱悉畀之,遂别之出。同梁主人觅得宝檀,宝檀慨然以扶危自任。余下舟,遂西南行。四里,转西北,又四里,泊于窑头。



时日色尚高,余展转念静闻索鞋、茶不已,盖其意犹望更生,便复向鸡足,不欲待予来也。若与其来而不遇,既非余心;若预期其必死,而来携其骨,又非静闻心。不若以二物付之,遂与永别,不作转念,可并酬峨眉之愿也。乃复登涯东行,出窑头村,二里,有小溪自西北来,至此东注,遂渡其北,复随之东。又二里,其水南去入江。又东行一里,渡白衣庵西大桥,入崇善寺,已日薄崦嵫。入别静闻,与之永诀。亟出,仍西越白衣庵桥,共五里过窑头,入舟已暮,不辨色矣。

二十四日　鸡三鸣即放舟。西南十五里,过石埠墟[3],有石嘴突江右,有小溪注江左,江至是渐与山遇,遂折而南行。八里过岔九[4],岸下有石横砥水际,其色并质与土无辨,盖土底石骨为江流洗濯而出者。于是复西向行五里,向西北十里,更向北又十里,转而西又五里,为右江口。右江自北,左江自西,至此交会。左江自交趾广源州东来[5],经龙州[6],又东六十里,合明江南来之水,又东径崇善县,合通利江及逻、陇、教北来之水,绕太平府城东、南、西三面,是名丽江,又东流至此。右江自云南富州东来,经上林峒[7],又东合利州南下之水[8],又东经田州南[9]、奉议州北[10],又东南历上林、果化、隆安诸州县至此[11]。又按《一统志》:“右江出峨利州。”查“峨利”,皆无其地,惟贵州黎峨里在平越府[12],有峨峁山,乃牂牁所经,下为下大融、柳州之右江者,与此无涉。

至利州有阪丽水，其流虽下田州，然无"峨嵯"之名，不识《统志》所指，的于何地。　又按《路志》曰："丽江为左，盘江为右。"此指南盘之发临安者[13]。若北盘之经普安州，下都泥，亦出于来宾，合柳州之右江，与此无涉。　此古左、右二江之分也。二水合至横州，又名郁江。而庆远之龙江，自贵州都匀、独山来；融县之潭江，自平越、黎平来；迁江之都泥，自普安七星关来。三水经武宣，是名黔江。二江俱会于浔。于是又以郁江为左，黔江为右者。而今已左、右二江道因之，彼此互称，不免因而纰缪矣[14]。又按，《一统志》于云南曲靖府盘江下注云："盘江有二源，在沾益州，北流曰北盘江，南流曰南盘江，各分流千余里，至平伐横山寨合焉。"今考平伐属贵州龙里、新添二卫，横山寨在南宁。闻横山寨与平伐相去已千余里，二水何由得合？况龙里、新添之水，由都匀而下龙江，非北盘所经。横山寨别无合水，合者，此左、右二江耳。左江之源出于交趾，与盘江何涉，而谓两盘之合在此耶？余昔有辨，详著于《复刘愚公书》中。其稿在衡阳遇盗失去。俟身经其上流，再与愚公质之。　余向右江之流，溯田州而上，舟至白隘而止[15]。白隘本其邻境，为田州夺而有之。又考利州有白丽山[16]，乃阪丽水所出，又有"阪"作"泓濛"，二水皆南下田州者。白隘岂即白丽山之隘，而右江之出于峨利者，岂即此水？其富州之流，又西来合之者耶？自岔九来，两岸土山逶迤，俱不甚高。由右江口北望，其内俱高涯平陇，无崇山之间；而左江南岸，则众峰之内，突兀一圆阜，颇与众山异矣。又西一里，江亦转北，又南一里，是为大果湾。前临左江，后倚右江[17]，乃两江中夹脊尽处也。其北有小峰三，石圆亘如骈覆钟，山至是始露石形。其东有村曰宋村，聚落颇盛，而无市肆。余夙考有合江镇，以为江夹中大市，至是觅之，乌有也。征之土人，亦无知其名者。是日行五十里，泊于湾下。

二十五日　鸡再鸣，发舟西向行。曲折转西南十五里，复见有突涯之石，已而舟转南向，遂转而东。二里，上长滩，有突崖飞石，娉立江北岸。崖前沙亘中流，江分左右环之，舟俱可溯流上。又三里，为杨美，亦名大湾，盖江流之曲，南自杨美，北至宋村[18]，为两大转云。自杨美西向行十五里，为鱼英滩。滩东南有山如玦，中起一圆阜，西向迎江，有沙中流对之。其地甚奇。询之舟人，云："昔有营葬于上者，俗名太子地。乡人恶而凿其两旁，其脉遂伤。"今山巅松石犹存，凿痕如新

也。上滩又五里而暮，泊于金竹洲之上流野岸也。

二十六日　鸡初鸣，发舟。十里，西南过萧村[19]，天色犹熹微也[20]。至是已入新宁境，至是石山复出，若屏列，若角挺，两岸濒江之石，亦时时竞异。又五里，折而东，江南岸穹石成洞，外裂多门，如狮象骈立，而空其跨下；江北岸断崖成峡，上架飞梁，如虹霓高映，而缀其两端。又五里，转而西南，与石山时向时背。两崖突石愈奇，其上嵲如翅云斜劈，下覆如肺叶倒垂，幻态时时变换；但洞不甚深，崖不甚扩，未成楼阁耳。又北转五里，为新庄，转西南三里，为旧庄[21]。又西二里，转而南五里，转而北三里，复转西南，更有石山当前矣。又三里，西透两山之腋，挟江北石峰北转，而循其西麓。于是东岸则峰排崖拓，穹洞连门；西岸则波激岸回，矶空窍应。其东岸之山，南连两峰，北峰洞列三门，门虽外分，皆崆峒内扩；北骈两崖，南崖壁悬两叠，叠俱有洞，复高下中通。此即狮岩。北行三里，直抵骈崖下，乃转南行。顺风挂帆二里，又西行一里，逼一尖峰下，仍转向南。西岸复有骈崖平剖，巍临江潭，即笔架山也。而东岸石根愈耸愈透。共三里，过象石下，即新宁之西门也[22]。风帆方驶，舟人先有乡人泊此，遂泊而互酌。余乃入城，登州廨，读《州记》于仪间[23]，询狮岩诸胜于土著。还登象石。日已薄暮，遂不成行，依象石而泊。



新宁之地，昔为沙水、吴从等三峒。国初为土县，后以思明土府有功[24]，分吴从等村界之，遂渐次蚕食。后忠州从而效尤[25]，与思明互相争夺，其地遂朝秦暮楚，人民涂炭无已，当道始收其地，以武弁守之。土酋黄贤相又构乱倡逆，隆庆末，罪人既得，乃尽收思明、忠州未吐地，并三峒为四，创立州治。其东南五里即宣化如何乡名。一、二、四三围，并割以附之；即萧村以上是也。其西北为思同、陀陵界[26]；西南为江[27]、忠二州界。江水自西南那勒来，绕城西北，转而东南去。万历己丑，州守江右张思中有记在州门，乃建州之初任者。

州北四里，隔江为狮岩山，州西二里，隔江为笔架山，州南一里为犀牛岩，更南三里为穿山大岩，皆石峰耸拔，石洞崆峒，奇境也。州西远峰排列更奇，象石、狮石俱在含晖门江岸。江流自南冲涌而来，狮石首扼其锐，迎流剜骨，遂成狰狞之状。下流荡为象石，巍准下倩[28]，空颊内含，截水一湾，可泊可憩，而西门之埠因之。

狮石之上曰冲口，下流有石梁高架两崖间，下辟成门。余先闻之邑父老云："近冲口有仙源洞府。"记忆不真，无可问者，不识即此否？

自南宁来至石埠墟，岸始有山，江始有石；过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杨美，江石始露奇；过萧村入新宁境，江左始有纯石之山；过新庄抵新宁北郭，江右始有对峙之岫[29]。于是舟行石峰中，或曲而左，或曲而右，旋背一崖，复潆一嶂，既环乎此，转鹜乎彼，虽不成连云之峡，而如梭之度纬，如蝶之穿丛，应接不暇，无过乎此。且江抵新宁，不特石山最胜，而石岸尤奇。盖江流击山，山削成壁，流回沙转，云根迸出[30]，或错立波心，或飞嵌水面，皆洞壑层开，肤痕縠绉；江既善折，岸石与山辅之恐后，益使江山两擅其奇。余谓阳朔山峭濒江，无此岸之石；建溪水激多石，无此石之奇。虽连峰夹嶂，远不类三峡；凑泊一处，促不及武彝；而疏密宛转，在伯仲间。至其一派玲珑通漏，别出一番鲜巧，足夺二山之席矣。

注释

①《粤西游日记三》、《粤西游日记四》皆在乾隆刻本第四册上。

②簟（diàn 电）：作障蔽之用的竹席。

③石埠墟：今作石埠，在南宁市西隅、邕江北岸转折处。

④岔九：今作扎洲，在南宁市西隅，邕江西岸转折处。

⑤广源州：在今越南高平东北的广渊。

⑥龙州：直隶广西布政司，即今龙州。

⑦上林峒：永乐七年（公元 1409 年）置上林长官司，直隶广西布政司，万历中省入泗城州。辖今田林县西境和西林县东境。

⑧利州：明初直隶广西布政司，嘉靖二年（公元 1523 年）废。州治在今田林县东的乐里，今亦仍称利州，又作利周。

⑨田州：直隶广西布政司，即今田阳县。

⑩奉议州：明初直隶广西布政司，嘉靖六年（公元 1527 年）改属思恩府。州治在今田阳县西南、右江南岸的旧城。

⑪上林：明为县，初隶田州府，嘉靖七年（公元 1528 年）改隶思恩府，治所在今田东县东南隅、右江南岸城江北岸的远街。果化州：明初隶田州府，嘉靖九年（公元 1530 年）改属南宁府。治所在今平果县西隅、右江南岸的果化。

⑫平越府：《明史·地理志》："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置平越守御千户

所，十五年（公元1382年）闰二月改为平越卫，十七年二月升军民指挥使司。领长官司五，属四川布政司，寻属贵州都司。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四月置平越军民府于卫城，以播州地益之，属贵州布政司。"平越府即平越军民府，与平越卫同城，治今贵州福泉县。

⑬南盘之发临安者：此指泸江，从石屏、建水往东注入南盘江，但非南盘江源。在《滇游日记》中霞客已作了校正。

⑭纰缪（pī miù 批谬）：错误。

⑮白隘：即今云南剥隘，在富宁县东隅，距广西甚近。至今行船仍可至剥隘。

⑯利州：原作"丽州"，据本日记上文改。

⑰前临左江，后倚右江：原作"前临右江，后倚右江"，有误，从沪本改。

⑱杨美：今名同，在邕宁县西北境，左江东岸转折处。宋村：今名同，在邕宁县西北境。右江在北，左江在南，两江在其东汇合。

⑲萧村：今作霄汉，在扶绥县东北隅，左江西岸。

⑳熹（xī 希）微：天色微明。

㉑旧庄：今名同，在扶绥县东北隅，左江西岸。

㉒新宁：明置新宁州，隶南宁府，治今扶绥县。

㉓仪间：古时称官署大门之内的门为仪门，仪门内的莅事堂则称仪间。

㉔思明府：治所在今宁明县稍东、明江北岸的明江镇。

㉕忠州：隶南宁府，治今扶绥县西南境的西长圩，又省称西长。

㉖思同：明置思同州，隶太平府，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省。治所在今扶绥县西北境，仍称思同。陀陵：明为县，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崇左县东北境、左江北岸转折处的陀芦。



㉗江州：明置江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所在今崇左县南境，仍称江州。

㉘巍（wēi 威）准：高耸的鼻子。

㉙岫（xiù 袖）：有岩洞的山。

㉚云根：古人认为云触石而出，故称岩石为云根。

【今译】

丁丑年（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前往崇善寺与静闻告别，便下了去太平府的船。我守着行李，再命令顾仆去侍候。这天晚上停泊在建武驿前的天妃宫下。

二十三日　船早上不开。我挂念静闻住在崇善寺畏惧窗前裂洞漏进的风，云白屡次答应重新修整，可仍然不马上办。我乘的船不开，便前去梁家寓所带了少量钱交给静闻，让他找人代为修整。此时寺中

的和尚宝檀已归来，能够不避污秽之物，而客居的僧人慧禅、满宗又代为修整竹席遮风，与云白完全不同。静闻又想要我买的布鞋、衡阳的茶叶，意思十分恳切。我对静闻说："你能起床行走时，我将回来问候你。这些东西何必在今天要得到手呢！"慧禅也再三开导，但他的心愿不消。此时船已将出发，而且听说宝檀在天宁寺的僧房中，我打算一并把梁家寓所中的钱取来全数交给他，便告别静闻出来。同姓梁的房主人找到宝檀，宝檀慷慨地把扶助病危之人看作自己的责任。我下了船，于是向西南行。四里，转向西北，又行四里，停泊在窑头。

此时天色还早，我辗转想着静闻索要鞋子、茶叶的事，想个不停，大概他的意思仍指望再活下去，便可重新走向鸡足山，不想等我回来了。如果回来时与他不相遇，完全不是我的心愿；如果预期他必死，而回来带他的骨灰，又不是静闻的心愿。不如把两样东西送给他，便与他永别，不考虑转回来，可一并实现我去峨眉山的愿望。于是重新登上岸往东行，到了窑头村，二里，有条小溪自西北流来，到此地后向东流注，于是渡到溪北，再顺着溪流往东走。又行二里，那溪水向南流去汇入江中。又东行一里，走过白衣庵西边的大桥，进入崇善寺，已是日薄西山了。进寺辞别静闻，与他永别。急忙出寺，仍向西越过白衣庵桥，共五里走过窑头，进到船上已经天黑，辨不清颜色了。

二十四日　鸡鸣三遍立即开船。往西南行十五里，经过石埠墟，有石头山嘴突出在江右，有小溪从江左注入，江流到这里渐渐与山相遇，于是折向南行。八里路过岔九，岸下有岩石平平地横在水边，石头的颜色与质地和土地一样无法分辨，大概是泥土底下的石头被江流冲刷露出来的。于是再向西行五里，向西北行十里，再向北又行十里，转向西又行五里，是右江江口。右江从北面，左江从西边，到此地交会。〔左江自交趾的广源州向东流来，流经龙州，又向东流六十里，汇合明江南来的水流，又往东流经崇善县，汇合通利江及逻水、陇水、教水北来的水流，绕过太平府城东、南、西三面，这一段叫丽江，又向东流到此地。右江自云南的富州向东流来，流经上林峒，又往东会合利州南下的水流，又向东经过田州南部、奉议州北部，又向东南经过上林县、果化州、隆安县各州县到此地。又根据《一统志》："右江源出于峨利州。"查考"峨利"，全然没有这个地方，只有贵州有个黎峨里在平越府，有峨峁山，是牂牁江流经的地方，往下流是下到大融县、柳州府的

右江的江流，与此无关。至于利州有条阪丽水，它的水流虽下流到田州，但无“峨剃”之名，不知《一统志》指的，究竟在什么地方。 又据《路志》说：“丽江是左江，盘江是右江。”这是指南盘江发源于临安府的水流。至于北盘江经过普安州，下流是都泥江，也是流到来宾县，汇合柳州府的右江，与此无关。 这是古代左、右二江的划分法。两条江水合流后到横州，又叫郁江。而庆远府的龙江，自贵州的都匀府、独山州流来；融县的潭江，自平越卫、黎平府流来；迁江县的都泥江，自普安州的七星关流来。三条江流经武宣县，这一段名叫黔江。两条江都在浔州府汇合。从这里起又把郁江作为左江，黔江看作右江了。可今天已被左江道、右江道沿用了此名，彼此互称，不免因此而产生错误了。又考，《一统志》在云南曲靖府盘江条下注释说：“盘江有两个源头，在沾益州，往北流的叫北盘江，往南流的叫南盘江，各自分流有千余里，到平伐的横山寨合流。”今天来考察，平伐隶属贵州的龙里、新添二卫，横山寨在南宁府。听说横山寨与平伐相距已有千多里，两条江水哪能合流？何况龙里、新添的水流，经由都匀府而下流到龙江，不是北盘江经过的地方。横山寨没有别的前来汇合的水流，汇合的，是此地的左、右二江而已。左江源出于交趾，与盘江何干，却认为两条盘江的汇合处在这里呢？我过去有过辨析，详细写在《复刘愚公书》中。信稿在衡阳遇盗时失去了。等到亲身经历了它的上游后，再与刘愚公对证这一点。 我从前沿右江的江流，上溯到田州，船到白隘便停下了。白隘本来是田州的近邻，被田州夺过来占有了。又考察，利州有座白丽山，是阪丽水源出之地，又有“阪”作为“泓濛”的，两条水流都往南下流到田州。白隘莫非就是白丽山的隘口，而说右江源出于峨利的说法，难道就是指这条水流？那富州的水流，又从西面流来汇合进它里边的吗？〕自忿九以来，两岸土山逶逶迤迤，都不怎么高。由右江江口向北望，江谷内都是高高的江岸平缓的土陇，没有高山在其间；可左江南岸，却在群峰之中，突立着一座圆形的土山，颇与群山不同。又西行一里，江流也转向北，又向南一里，这是大果湾。前临左江，后靠右江，是两江中间相夹地带山脊到头之处。它北面有三座小峰，石峰浑圆横亘如并排下覆的铜钟，山到这里开始露出石山的形状来。它东边有个村庄叫宋村，村落很兴盛，但没有集市店铺。我从前考证有个合江镇，以为是两江相夹之中的大集市，到这里找它，没有。向当地人打听，也

无人知道这个名字。这一天行船五十里,停泊在河湾下。

二十五日　鸡叫两遍,开船向西行。曲曲折折转向西南行十五里,又见有突出岸边的岩石,不久船转向南行,随即转向东。二里,上一个很长的河滩,有突起飞空的石崖,姿态娉婷地立在江北岸。石崖前沙滩横亘在中流,江水分流左右环绕着河滩,船都可以溯流而上。又行三里,是杨美,也叫大湾,大体上江流的弯曲,南边始自杨美,北边到达宋村,形成两个大回转。自杨美向西行十五里,是鱼英滩。河滩东南有座山如像玉玦,中央突起一个圆圆的山阜,向西迎着江流,有沙洲在中流对着它。这地方十分奇异。向船夫打听,回答说:"从前有人葬在山上,俗名叫太子地。乡里人痛恨便挖断了它的两旁,它的地脉便受了损伤。"今天山顶青松石基仍保存着,挖凿的痕迹如新的一样。上河滩又行五里天黑下来,停泊在金竹洲上游野外的岸下。

二十六日　鸡叫头遍,开船,十里,往西南过了萧村,天色仍只微微发白。到这时已进入新宁州境内,在这里石山重又出现,好像屏风排列,好似兽角挺立,两岸濒江的岩石,也时时争奇斗异。又行五里,折向东,江南岸岩石隆成山洞,外边裂有多处洞口,如狮象并立,而岩石横跨之下空着;江北岸山崖断成峡,上架飞桥,如彩虹在高空映照,而两端连缀着。又行五里,转向西南,与石山时而相对时而相背。两岸山崖上高突的岩石越来越奇特,那向上高耸的似入云的翅膀斜着劈开,下覆的如肺叶倒垂,奇幻的姿态时时变换;只是洞不十分深,山崖不怎么广阔,未形成楼阁而已。又转向北行五里,是新庄,转向西南行三里,是旧庄。又向西二里,转向南五里,转向北三里,再转向西南,又有石山挡在前方。又行三里,往西穿过两座山的侧边,紧靠江北岸的石峰往北转,而后沿着它的西麓行。在这里东岸有峰峦成排山崖横展,穹隆的洞口相连;西岸却江岸回绕波浪激荡,石矶悬空洞穴呼应。那东岸的山,南边连着两座山峰,北峰排列着三个洞口,外边虽洞口分列,里面全是扩展进去的空洞;北面并列着两座山崖,靠南的崖壁悬成两层,每层都有洞,上下的洞中间又是相通的。〔这就是狮岩。〕向北行三里,直达并列的山崖下,于是转向南行。顺风挂帆行二里,又往西行一里,逼近一座尖峰下,仍转向南。西岸又有并列的山崖平直地剖开,巍然下临江边,〔就是笔架山了。〕而东岸岩石耸得更高,透亮的洞穴更多。共行三里,路过象石下方,就是新宁州的西门了。刚顺风挂帆迅



驶，船夫有个同乡先停泊在此，便停下船来相对饮酒。我于是进城，登上州衙，在仪门内的莅事堂读《州记》，向土著人询问狮岩诸处名胜。返回来登上象石，天色已是傍晚，终于不能成行，靠着象石停泊。

新宁州的辖地，从前是沙水、吴从等三峒，国朝初年改为土县，后来因为思明土知府有功，划分吴从等村给他，便开始逐渐蚕食。后来忠州跟着仿效他，与思明互相争夺，这一地区便朝秦暮楚，人民涂炭没有止境，当权者这才收回这一地区，派武官镇守它。土人酋长黄贤相又制造叛乱首倡叛逆，隆庆（公元 1567—1572 年）末年，罪人抓获之后，这才把思明府、忠州未吐出来的地方全部收回，把三峒合并为四个峒，创建了州城。它东南五里就是宣化县如何〔乡的名字。〕的一、二、四三个围，一同割过来附属于它；〔就是萧村以上地区了。〕它西北是思同州、陀陵县的交界；西南是江州、忠州二州的交界。江水自西南的那勒流来，绕过州城的西北方，转向东南流去。万历己丑年（万历十七年，公元 1589 年），州官江右张思中留有碑记在州城城门，是建州时的第一任州官。



州城北面四里，隔江处是狮岩山，州城西边二里，隔江处是笔架山，州城南一里是犀牛岩，再往南三里是穿山大岩，都是耸立挺拔的石峰，石洞空阔，是奇异之境。州城西面远处的山峰排列得更加奇异，象石、狮石都在含晖门前的江岸上。江流自南边冲涌而来，狮石首先扼住江流的锐气，迎着急流刿成骨状的岩石，就形成面貌狰狞的形状。江水下流激荡为象石，高耸的鼻子下嵌江中，面颊是空的内有水，截下一湾江水，可以停船可以歇息，而西门的码头就依傍着它。狮石的上游叫做冲口，下游有石桥高架在两岸山崖之间，下边开辟成门。我先前听县里的父老说："靠近冲口处有个仙源洞府。"记得不真切，无人可问，不知就是这里不是？

自南宁来到石埠墟，岸上这才有山，江中才有岩石；过了右江口，岸上的山开始露出岩石；到了杨美，沿江的石山开始露出奇异的姿态；过了萧村进入新宁境内，江左开始有纯石的山；过了新庄来到新宁城的北郭，江右才开始有对峙的山峰。从这里起船航行在石峰之间，时而弯向左，时而弯向右，旋即背靠一座山崖，又再绕过一座峰，既环绕于此，又鸭子般转过彼处，虽未形成浮云样相连的峡谷，可如梭子般地穿过纬线，似彩蝶般地穿梭于花丛之中，

应接不暇，没有超得过此地的了。而且江行到达新宁，不仅石山最优美，并且石头江岸尤为奇特。大概是江流冲击山石，山被冲削成峭壁，江流回漩沙洲回转，岩石迸出，或嵌立波心，或飞嵌于水面，全是层层裂开的洞穴壑谷，岩石表面的石痕如薄纱的绉纹；江流既已多曲折，岸上的岩石与山峰更是重叠曲折惟恐落后，使江流和山峰两者都拥有了各自的奇特之处。我认为阳朔的山势陡峭濒临江流，却没有此地岸上的岩石；建溪的水流湍急岩石很多，却没有此地岩石的奇景。虽然峰峦连接相夹，远不像三峡；聚集在一处，紧凑赶不上武彝山；可是疏密有致蜿蜿蜒蜒之处，不相上下。至于它一派玲珑剔透的风光，更显出一番新奇精巧的情趣，足以夺取那两座山的地位了。

【原文】

二十七日　鸡初鸣，自新宁西南行。已转西北，直逼西峰之下，乃南转，共八里，江东岸石根突兀，上覆中空，已为幻矣。忽一转而双崖前突，砻石高连，下辟如闉阇中通，上架如桥梁飞亘，更巧幻中雄观也。但恨舟过其前而不得一登其上，且无知者质之，所谓“狮石”、“洞府”，皆以意测，是耶？非耶？又一里，有水自东南来会，所谓冲江也[1]。其源发自忠州。又南三里，则江东岸一峰甚峭，其北垂环腋转截处，有洞西向者累累，然皆悬而无路。又西曲南转，共八里，过那勒[2]，风帆甚利，舟人以乡人泊此，复泊而饮。余乃登陆为穿山、犀牛二岩之游，舟竟泊此。



那勒在江东岸，居民颇盛。问犀牛岩，土人皆莫知，误指南向穆窑。乃透两峰之下，西南三里，有溪自东南来入大江。流小而悍，淙淙有声，新甃石梁跨其上，甚整。其源发自江州，土人谓之横江。越梁而南，即为穆窑村，有市肆西临江浒。问犀牛岩不得，得大岩。岩在其南一里，群峰排列，岩在峰半，其门西向。攀崖石而上，抵门，始西见江流横其前，山腹透其后。又见隔山回环于后门之外，翠壁掩映。乃由洞上跻，踞其中扃，则东西对辟，两门交透。其上垂石骈乳，凝结两旁；其内西下东上，故东透之门，高出西门之顶，自外望之，不知中之贯彻，必入门而后见焉。两门外俱削壁千丈，轰列云表，而东门地势既崇，上壁尤峭，下趾弥峻，环对诸岩。自门北迤逦转东，又南抱围成深谷，若另

辟一翠微世界。其下旋转西去,谷口石崖交错,不得而窥也。

复自前洞下山,循山北行。一里,过穆窑,问知犀牛洞在麒麟村,乃过石梁东北行。三里,至麒麟。盖其村在那勒东二里,三村鼎足,而穆窑稍南。使那勒人即指此,何由向彼得穿岩耶?麒麟村人指犀牛洞在北山东峰之上,相去只里许耳。至其下,不得路。闻岩下伐木声,披荆攀棘,呼之不应,觅之不见得,遂复出大路旁。时已过午,虽与舟人期抵午返舟,即舟去腹枵,亦俱不顾,冀一得岩。而询之途人,竟无知者。以为尚在山北,乃盘山东北隅,循大道行。道西北皆石峰。二里,见有岐北转,且有烧痕焉。初,麒麟村人云:"抵山下烧痕处,即登岩道。"余以为此必是矣,竭蹶前趋,遂北入山夹。其夹两旁峰攒崖叠,中道平直,有车路焉。循之里余,见路旁有停车四五辆,有数牛散牧于麓,有数人分樵于崖。遍叩之,俱不知有岩者。盖其皆远村,且牧且樵,以车为载者。过此,车路渐堙[3]。又入一里,夹转而东,四眺重崖,皆悬绝无径,而西崖尤为峻峭。方徘徊间,有负竹而出深丛者,遥呼问之,彼摇手曰:"误矣!"问:"岩何在?"曰:"可随我出。"从之出,至前停车处,细叩之,其人亦茫然不知,第以为此中路绝,故呼余出耳。余乃舍而复入,抵其北,复抵其东,共二里,夹环为坞,中平如砥,而四面崖回嶂截,深丛密翳,径道遂穷。然其中又有停车散牛而樵者,其不知与前无异也。余从莽棘中出没搜径,终不可得,始怅然出夹。余观此夹,外入既深,中蟠亦邃,上有飞岩,旁无余径,亦一胜境。其东向逾脊而过,度即舟行所过。东岸有洞累累者,第崖悬路塞,无从着足。然其肺腑未穷,而枝干已抉,亦无负一番跋履也。共五里,仍西南至麒麒村北大路旁,前望隔垅有烧痕一围,亟趋,见痕间有微径,直趋前所觅伐木声处,第石环丛隔,一时莫得耳,余以为此必无疑矣。其时已下午,虽腹中馁甚,念此岩必不可失,益贾勇直前,攀危崖,历丛茅。然崖之悬处,俱有支石为梯;茅之深处,俱有践痕覆地,并无疑左道矣[4]。乃愈上愈远,西望南垂横脊,攒石森森,已出其上;东望南突回峰,孤崖兀兀,将并其巅,独一径北跻。二里,越高峰之顶,以为此岩当从顶上行,不意路复逾顶北下,更下瞰北坞,即前误入夹中所云"重崖悬处"也。既深入其奥,又高越其巅,余之寻岩亦不遗余力矣。然径路愈微,西下岭坳,遂成茅洼棘峡,翳不可行。犹攀坠久之,仍不得路。复一里,仍旧路南逾高顶。又二里,下至烧痕间,见石隙间复有一路望东峡上,其径



正造孤崖兀兀之下，始与麒麟人所指若合符节[⑤]。乃知径当咫尺，而迂历自迷，三误三返而终得之，不谓与山灵无缘也。但日色渐下，亟望崖上跻，悬磴甚峻。逾半里，即抵孤崖之北。始知是崖回耸于高峰之间，从东转西向，若独角中突，“犀牛”之名以此。崖北一脊，北属高峰，与东崖转处对。脊上巨石巍峙，若当关之兽，与独角并而支其腋。巨石中裂竖穴，内嵌一圭石[⑥]，高丈余，两旁俱巨石谨夹，而上复覆之，若剜空而置其间者。圭石赭赤，与一山之石迥别，颇似禹陵窆石[⑦]，而此则外有巨石为冒，觉更有异耳。脊东下坠成洼，深若回渊，其上削崖四合，环转无隙，高墉大纛[⑧]，上与天齐，中圆若规。既逾脊上，即俯下渊底。南崖之下，有洞北向，其门高张，其内崆峒，深不知所止；四崖树蔓蒙密，渊底愈甚；崖旁俱有径可循，每至渊底，俱则翳不可前。使芟除净尽，则环崖高拱，平底如掌，复有深洞岭岈其内，洞天福地，舍此其谁？余披循深密，静若太古[⑨]，杳然忘世。第腹枵足疲，日色将坠，乃逾脊西下，从麒麟村北西行。二里，抵那勒下舟，舟犹未发，日已沉渊矣。

注释

①冲江：今称渠荣河，在扶绥县南境，从南往北流入左江。

②那勒：今名同，在扶绥县西境，左江东南岸。

③堙（yīn 因）：埋没。

④左道：邪道。

⑤符节：古代朝廷征调兵将或传达命令用的凭证称符，分别用金玉铜竹木等不同质料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合起来就可凭验真假。封建国家派出使者所持的凭证称节，古代出入门关所持的凭证亦称符节，为节的一种，用竹木或金属制成。

⑥圭（guī 规）：古代帝王、诸侯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形制大小因爵位及所用的事而有变化。作长条形，四楞显著，上面多为圆形、尖形，下面多作方形。

⑦禹陵：即传说夏禹的陵墓，在浙江绍兴城稽山门外，陵旁有禹王庙、窆石亭，为浙江名胜。

⑧墉（yōng 拥）：城墙。

⑨太古：远古。

【今译】

二十七日　鸡刚叫，自新宁往西南行。不久转向西北，直逼到西峰之下，于是向南转，共行八里，江东岸岩石突兀，上方下覆中间空心，

已成为幻景了。突然一转就见一双山崖在前方突起，水边巨石高大相连，下边裂开如天门，中间相通，上高架如桥梁飞贯，更是奇巧变幻中的雄伟奇观了。只恨船经过它前边却不能登到它上面去一次，而且又没有知道这里的人询问他，所谓的“狮石”、“洞府”，都是凭心意推测，是这里吗？还是不是？又行一里，有江水自东南流来汇合，是所谓的冲江了。它的源头发源于忠州。又南行三里，就见江东岸一座山峰非常陡峭，它北面下垂向侧旁环绕转截之处，有向西的山洞层层叠叠，但都高悬无路。又由西弯转向南，共行八里，经过那勒，船帆顺风十分顺利，船夫因为有同乡停泊在此，又停下来饮酒。我便登陆去穿山、犀牛岩两个岩洞游览，船始终停在此地。

那勒在江东岸，居民十分繁荣。打听犀牛岩，当地人都不知道，错指为向南的穆窑。于是穿越在两峰之下，向西南走三里，有溪水自东南来流入大江。水小但汹涌，发出淙淙的水声，新砌的石桥跨在溪上，十分整齐。它的源头发源于江州，当地人把它称为横江。越过桥往南行，马上就是穆窑村，有街市店铺向西面临江边。打听不到犀牛岩，找到大岩。岩洞在村南一里，群峰排列，洞在山峰半腰，洞口向西。攀石崖上登，到达洞口，这才望见西面江流横在山前，穿透山腹通到山后。又见后洞口外边隔山回环之处，掩映着苍翠的崖壁。于是由洞内上登，坐在洞中间的门洞中，就见东西两头相向敞开，两个洞口相通。顶上垂下众多的钟乳石，凝结在两旁；洞内西边低东面高，所以通到东面的洞口，高出西边洞口的顶部，从外边望去，不知中间是贯通的，必定要进洞后才能见到。两边洞口外都是千丈高的峭壁，崩裂开来立于云天之外，而东洞口地势既已高峻，上边的石壁尤其陡峭，下边的峭壁根部更加陡峻，呈环状面对着诸洞。从洞口向北曲曲折折转到东面，又在南面围抱成深谷，好似另辟出一个山色翠微的世界。那以下旋转着向西而去，山谷口石崖交错，不能窥见了。

又从前洞下山，沿着山往北行。一里，经过穆窑，问知犀牛洞在麒麟村，于是过石桥往东北行。三里，走到麒麟村。原来此村在那勒东面三里，三个村庄像鼎足一样，而穆窑稍偏南些。假使那勒人马上指引到这里，从哪里能走向那里找到穿岩呢？麒麟村的人指点犀牛洞在北山的东峰之上，相距只有一里左右而已。来到山下，找不到路。听到岩洞下有伐木声，拨开荆棘抓着刺丛，呼唤他不答应，找他又见不

到，只好又出到大路旁。此时已过正午，虽与船夫约好到中午就返船，但即便是船离时就肚中空空，也全然不顾，希望一下子找到岩洞。可询问过路人，竟然无人知道。以为还在山北面，就绕到山的东北隅，沿大道走。道路西北全是石峰。二里，见有条岔道转向北，且有烧火的痕迹在这里。当初，麒麟村的人说："走到山下有火烧的痕迹之处，就是上登岩洞的路。"我以为这里必定是了，尽力跌跌撞撞往前赶，于是向北走入山间峡谷中。这个峡谷两旁山峰攒聚石崖层叠，中间的山沟又平又直，有马车路。顺着路走一里多，见路旁有四五辆停着的车，山麓上放有几头牛，有几个人分散在山崖上打柴。问遍这几人，都不知有岩洞。原来他们都来自远处的村庄，边放牧边打柴，用车装载木柴。过了此地，马车路渐渐隐没了。又深入一里，峡谷转向东，四面眺望重重山崖，全都悬绝无路，而西边的山崖尤为峻峭。正在徘徊之间，有个背着竹子从深树丛中出来的人，远远呼叫着问他，他摇手说："错了！"问："岩洞在哪里？"答："可随我出去。"跟随他出来，走到先前停车之处，细细问他，此人也茫然不知，只是认为这里边路断了，所以把我叫出来罢了。我于是离开他重新走进去，走到山北麓，又走到山东麓，共走二里，峡谷环绕成山坞，中央平坦得如同磨刀石，可四面山崖回绕险峰横亘，深树丛林密蔽，道路终于断了。然而山坞中又有停着车子放牛打柴的人，他们也同先前的人一样不知岩洞在何处。我在丛莽荆棘中出没，搜寻小径，始终不能找到，这才怅怅不乐地走出峡谷。我观察这个峡谷，从外边走去既已很深，中间弯弯曲曲也很深邃，上有飞石，四旁没有其他路径，也是一处胜境。从这里向东越过山脊，估计就是乘船走过的地方。东岸有个地方山洞重重叠叠，只是山崖高悬路径堵塞，无从落脚。虽然它的核心部分没有穷究，但枝干已经剔出来了，也不辜负我跋涉一番了。共走五里，仍向西南来到麒麟村北的大路旁，望见前方隔着土陇之处有一圈烧火的痕迹，急忙赶过去，见火烧痕迹间有条小路，一直赶到先前寻找伐木声的地方，但见石崖环绕丛林相隔，一时之间没找到罢了，我以为此地必是无疑了。此时已是下午，虽然肚中饿极了，心想此洞必定不能错失，越加鼓足勇气一往直前，攀险崖，经过成丛的茅草。不过山崖悬绝之处，都有石头支着作为梯子；茅草的深处，都有脚踩的痕迹覆盖在地上，并不怀疑走错道了。于是越上越远，西望南垂横亘的山脊，攒聚的石峰森森而立，已高出在群峰之

上；东望南突回绕的山峰，孤绝的悬崖兀立着，将与峰顶齐平，只有一条小径向北上登。二里，翻越高峰之顶，以为这个岩洞应当从峰上走，想不到路又越过峰顶往北下岭，再下瞰北面的山坞，就是先前误入的峡谷中所说的“重重山崖悬绝之处”了。既深入到它的隐秘之处，又高高越过了它的峰顶，我寻找岩洞也算不遗余力了。然而小路越来越小，往西下到岭坳，终于成了满是茅草荆棘地势下洼的峡谷，密蔽不可行。依然攀着下坠了很久，仍找不到路。再走一里，仍沿原路向南越过高高的峰顶。又行二里，下到火烧痕迹之间，见石缝中又有一条路向着东面的峡谷上去，这条小径正是通到兀立孤绝的悬崖之下，这才与麒麟村的人指的路好像符节一样相合。于是明白了路径近在咫尺，却绕弯子自己走迷了路，三次走错三次返回来但最终找到了它，不能说是与山中灵秀的景色无缘了。但日色渐渐西下，连忙望着悬崖上登，高悬的石磴十分陡峻。翻越了半里，立即抵达孤悬山崖的北面。才知这座悬崖回绕耸立在高峰之间，从东转向西，有如独角在中间突起，“犀牛”的名字是因为这个原因。悬崖北面有一条山脊，北边连着高峰，与东面山崖转折处相对。山脊上一块巨石巍然矗立，好像把守关口的猛兽，与独角并立并支撑着它的侧旁。巨石从中裂开一个竖穴，里面嵌着一个石圭，高一丈多，两旁都有巨石恭谨地夹住它；而上方又覆盖着它，好像是人挖空洞后放置在其中的样子。石圭的颜色是赭红色，与整座山的岩石完全不同，很像禹陵的窆石，但此处外边却有巨石覆盖着，觉得更有点奇特罢了。山脊东面下坠成洼地，深得好似回绕的深渊，它上方悬崖四面合拢，绕成环形没有空缺，高大的城墙上竖着大旗，上边与天一样高，中间圆得好像圆规。越到山脊上后，立即俯身下到深渊底部。南面山崖之下，有个洞朝向北方，洞口高高张开，洞内空阔，深得不知它的尽头；四面山崖上树丛蔓枝浓密，深渊底部更加浓密；山崖旁都有小径可顺着走，每条路走到深渊底下，却全都被遮蔽着不可前进。假如全部铲除干净，那么环绕的山崖高高隆起，平坦的底部如同手掌，又有样子深邃的深洞含在其内，洞天福地，舍弃此地那将是哪里呢？我分开深密的林木顺着走，寂静得好似远古混沌之时，沉寂幽静忘了是在人世。只是肚中饥饿脚下疲乏，日色将要西坠，便越过山脊向西下山，从麒麟村北向西行。二里路，抵达那勒下船，船还没开，落日已沉入深渊中了。

【原文】

二十八日　晨餐后，自那勒放舟南行。旋转西北三里，直逼双峰石壁下，再折东南五里，有小水自东南来入，即穆窑也。又西南一里，过穿山之西，从舟遥望，只见洞门，不见透穴。又一里，西入两山隙，于是回旋多西北行矣。又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绝，有小峰如浮屠插其间，又有洞南向缀其半。又六里，又有山蜿蜒而北，是曰界牌山，西即太平境矣。盖江之北岸，新宁、太平以此山分界，而南岸则俱新宁也。又二里，舟转北向，江西岸列岫嵯峨，一峰前突，俗名"五虎出洞"。舟人指昔有远客过而葬此，其家旋掇巍科[1]，然终不敢至此治冢也。由此舟遂东转，已复西北抵北山下，循之西向行，又共六里矣。过安定堡，北山既尽，南山复出，又西循之。三里，随山北转，过花梨村[2]。又西北转，随江北山二里，转而西，随江南山三里，又暮行三里，泊于晚梦村[3]。属新宁。是日共行四十里。

二十九日　循南岸山行二里，转北又一里，为驮塘。又二里转而西，山势渐开，又五里，西南过驮卢[4]，山开水绕，百家之市，倚江北岸。旧为崇善地，国初迁太平府治于此，旋还丽江，今则迁驮朴驿于此，名曰驮柴。盖此地虽宽衍，而隔江即新宁属，控制上流，自当以壶关为胜也。江北岸太平之地，濒江虽多属崇善县[5]，内石山之后，即为诸土州地，而左州则横界焉[6]。是日止行十里，舟人遂泊而不行。

十月初一日　昧爽，循驮卢西北五里，北岸为左州界，稍转而南，南岸石峰复突。又二里，复转西北，北岸亦有石山。三里，西南入峰夹间，于是挂帆而行。五里，渐转南向，有村在江东山坞间，曰驮木[7]，犹新宁属也。又西南五里，江西岸回崖雄削，骈障江流；南崖最高，有三洞东启；又南一峰稍低，其上洞辟尤巨。洞右崖石外跨，自峰顶下插江潭；崖右洞复透门而出，其中崆峒，其外交透。自舟望之已奇，若置身其内，不知胜更何若矣！又南二里，东岸石壁亦然，此地峰壁交映，江潆其间，更为胜绝。又一里，转向西行，又五里，渐转南行。已而东折，则北岸双崖高穹，崖半各有洞南向；南岸矶盘嘴叠，飞石凌空，无不穿嵌透漏。二里，转向西南，上银瓮滩。滩始有巨石，中横如坝。滩东，尖崖耸削绝壁，有形如瓮。《九域志》谓："昔有仙丹成，遗瓮成银，人往取之，辄不得，而下望又复俨然。"《一统志》谓："在南宁府境。"盖江东岸犹新宁也。转西五里，复转西北，盘东岸危崖二里，抵北山下。仍

西向去，五里，又南转。既而转东一里，乃西向行，山开江旷，一望廓然。又五里而暮。又二里泊于㯓利[8]。在江西岸，属新宁。江空岸寂，孤泊无邻，终夜悄然。是日行五十里。计明日抵驮朴，望登陆行，惟虑路险，而顾奴旧病未痊。不意中夜腹痛顿发，至晨遂胀满如鼓，此岚瘴所中无疑。于是转侧俱难，长途之望，又一阻矣。

初二日　昧爽，西北行。碧空如洗，晴朗弥甚。三里，抵江北危崖下。转而南二里，过下果湾，有村倚崖临江，在江西岸。又五里，有水自南来注，其声如雷，名响源，发于江州。水之西岸即为江州属，而新宁、江州以此水分界焉。水入江处，有天然石坝横绝水口如堵墙，其高逾丈，东西长十余丈，面平如砥，如甃筑而成者。水逾其面，下坠江中，虽不甚高，而雪涛横披，殊瀑平泻，势阔而悍，正如钱塘八月潮，齐驱下坂，又一奇观也。过响水，其南岸忠州境虽辖于南宁[9]，而濒江土司实始于此；北岸则为上果湾，有岩西向临江，上亦有村落焉。于是转北行一里，抵北山下。转西北挂帆行，两岸山复叠出。二里为宋村，在江南岸，忠州属。有八仙岩，为村中胜地。又三里，转东北，又二里，转西北，又三里，更转东北，两岸石崖叠出递换，靡非异境。转西北五里，又北转，而西岸一崖障天，崖半有洞东向。始见洞门双穴如连联，北穴大，南穴小，垂石外间而通其内；既而小者旁大者愈穹，忽划然中剜，光透其后。舟中仰眺，碧若连云驾空，明如皎月透影，洞前上下，皆危崖叠翠，倒影江潭，洵神仙之境，首于土界得之，转觉神州凡俗矣。南有驮朴村，转登山后，闻可攀跻。又北一里，东岸临江，焕然障空者为银山，劈崖截山之半，青黄赤白，斑斓缀色，与天光水影，互相飞动，阳朔画山犹为类大者耳[10]。崖下有上下二洞，门俱西向。上洞尤空邃，中悬石作大士形，上嵌层壁，下濒回潭，无从中跻，其北纷窍甚多，裂纹错缀树间，吐纳云物，独含英润焉。一里，转而西，遂为驮朴[11]，百家之市，尚在涯北一里。东南即银山，西北又起层峦夹之，迤逦北去，中成蹊焉，而市倚之。陆路由此而北，则左州、养利诸道；江路由此而西，则太平、思明诸境也。午抵驮朴，先登涯问道，或云："通。"或云："塞。"盖归顺为高平残破，路道不测，大意须候归顺人至，随之而前，则人众而行始便。归顺又候富州人至，其法亦如之。二处人犹可待，惟顾奴病中加病，更令人惴惴耳。是日，即携行李寄宿逆旅主人家。



驮朴去驮卢五十里。自驮卢西至此，皆为左州南境，北去龙

州四十里[12]。西仍为崇善地，抵太平亦四十里，水路倍之。

高平为安南地，由龙州换小舟，溯流四日可至，太平人呼之为高彝。

龙州山崖更奇，崖间有龙蜿蜒如生。

思明东换小舟，溯流四日至天龙峒[13]，过山半日即抵上思州[14]。上思昔属思明，今改流官，属南宁，有十万山[15]。其水西流为明江，出龙州；东流出八尺江。

高平为莫夷，乃莫登庸之后；安南为黎夷，乃黎利之后[16]。

自入新宁至此，石山皆出土巴豆树、苏木二种。二树俱不大。巴豆树叶色丹映，或队聚重峦，或孤悬绝壁，丹翠交错，恍疑霜痕黔柴。苏木山坳平地俱生，叶如决明，荚如扁豆[17]，而子长倍之，绕干结瘿，点点盘结如乳，乳端列刺如钩，不可向迩。土人以子种成林，收贾不至，辄刈为薪；又择其多年细干者，光削之，乳纹旋结，朵朵作胡桃痕，色尤苍润。余昔自天台觅万年藤，一远僧携此，云出粤西蛮洞。余疑为古树奇根，不知即苏木丛条也。



注释

①巍（wēi）科：科举考试中的高科。

②安定堡：今仍称安定，在崇左县东隅，左江南岸。花梨村：今作花黎，在崇左县东隅，左江北岸。

③晚梦村：原作“晓梦村”，据四库本、乾隆本改。今作湾望村，在崇左县东隅，左江南岸。

④驮卢：今作驮芦，在崇左县东北境，左江北岸转折处。

⑤崇善县：“县”原作“寺”，据乾隆本改。崇善县为太平府附郭县，即今崇左县。

⑥左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崇左县北境的左州。

⑦驮木：今作驮目，在崇左县东境，左江西岸。

⑧捺利：今作濑滤，在扶绥县西隅，左江南岸转折处。

⑨其南岸忠州境虽辖于南宁：忠州隶南宁，原误倒为“宁南”，不从。

⑩犹为类大者耳：乾隆本、四库本作“竟逊一筹”。“大”疑为“犬”字之误。

⑪驮朴：今作驮柏，在崇左县北境，左江北岸转折处。

⑫北去龙州四十里：“龙州”，依地望疑为“左州”之讹。

⑬天龙峒：应即迁隆峒，明时设土巡检。在今宁明县东隅，明江北岸。

⑭上思州：隶南宁府，即今上思县。

⑮十万山：今仍称十万大山，位于上思与防城两县间，最高峰莳良岭海拔1462米。

⑯安南：又称交南、交趾，皆为明时对越南的称呼。相当于我国明代前期，公元1418年黎利在越南建立黎朝，为区别于公元980—1009年间的黎朝，又称"后黎朝"。公元1527年，权臣莫登庸推翻黎朝，建立莫朝。公元1533年，黎朝大将阮淦占据清化、义安一带，另立政权，形式上恢复黎氏皇帝，但大权掌握在阮氏手里。公元1545年，阮淦死，大权又落入他的女婿郑检手中。从此以后的半个多世纪，越南历史上称为"南北朝"。莫氏政权统治北部，称为"北朝"；郑氏掌握了清化以南地区，称为"南朝"。公元1558年，阮淦的儿子阮潢出外镇守顺化，逐步据有顺化、广南一带，成为阮氏割据势力，与郑氏划淏江为界。公元1592年，南朝大将郑松战胜北朝，占领了升龙城（今河内），结束了南北朝。但莫氏势力仍占据着许多地方，并以高平为据点，直延续到公元1667年。公元1595年郑松称王，以后郑氏子孙掌握大权，世袭称王，但仍保有黎朝皇帝及其年号。可以说，相当于明代后期，越南事实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割据政权之间战争频仍。《游记》中"交夷"、"高平夷"、"莫夷"皆指莫氏。"夷"，乾隆本作"彝"。

⑰荚：原作"英"，据四库全书本改。



【今译】

二十八日　早餐后，从那勒放船向南行。随即转向西北行三里，直逼两座山峰的石壁之下，再折向东南行五里，有小溪自东南来流入江中，就是穆窑了。又向西南一里，经过穿山西面，从船上远望，只见洞口，看不见穿通的洞穴。又行一里，向西进入两山之间的缺口，从这里起似旌旗般回绕的群山多半往西北延伸了。又行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绝，有座小峰如佛塔一样插在群山间，又有个向南的山洞点缀在山半腰。又行六里，又有山向北蜿蜒延伸，这叫做界牌山，西面就是太平府的辖境。大体上江的北岸，新宁州、太平府以此山作为分界，而南岸便全属新宁了。又行二里，船转向北行，江西岸群峰巍峨，一峰在前方突起，俗名叫"五虎出洞"。〔船夫指着说，从前有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路过这里死了，就葬在此地，他家里人不久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但始终不敢到此地来修治坟墓。〕由此船便转向东，不久又向西北抵达北山之下，沿北山向西行，又共行六里。过了安定堡，北山走完后，南山又突现出来，又沿着它向西行。三里，随山势往北转，经过花梨村。又向

西北转去，顺江北岸的山行二里，转向西，顺江南岸的山行三里，又在暮色中行三里，停泊在晚梦村。〔属新宁州。〕这一天共行船四十里。

二十九日　沿南岸的山行二里，转向北又行一里，是驮塘。又行二里转向西，山势渐渐开阔起来，又行五里，往西南经过驮卢，山势开阔江流环绕，是个有百户人家的集市，紧靠江北岸。旧时是崇善县的辖地，国朝初年迁太平府在此设治，不久迁回丽江，今天则把驮朴驿迁到此地，名叫驮柴。大体上此地虽然宽广，可隔江处就是新宁州的属地，控制着上游，自然应当把壶关作为胜地了。江北岸太平府的辖地，濒江地带虽然多半属于崇善县，江内石山的后方，马上就是各土州的属地，但左州却横隔在其中。这一天只行船十里，船夫便停下来不走了。

十月初一日　黎明，顺着驮卢向西北行五里，北岸是左州辖地，略转向南，南岸石峰重又突起。又行二里，再转向西北，北岸也有石山。三里，向西南进入山峰相夹之间，于是挂帆航行。五里，渐渐转向南，有村庄在江东岸的山坞中，叫驮木，还是新宁州的属地。又向西南行五里，江西岸回绕的山崖雄壮陡削，并立着挡住江流；南面的山崖最高，有三个洞朝东敞开；南面又有一峰稍低些，山上的山洞张开得特别巨大。洞右的石崖跨向外边，从峰顶下插到江边；石崖右边又通着一个洞口，洞中空阔，洞外相通。从船上望去已很奇特，假如置身于洞内，不知优美之处更是什么样了！又向南二里，东岸的石壁也是这样，此地山峰石壁交相辉映，江流萦绕在其中，更是绝顶优美。又行一里，转向西行，又是五里，渐转向南行。不久折向东，就见北岸两座山崖高高隆起，山崖半腰上各有山洞向南；南岸石矶盘踞，山嘴层叠，飞石凌空，无处不穿透相通，二里，转向西南，上行银瓮滩。河滩开始有巨石，在中流横亘好像水坝。河滩东面，高耸的尖崖削成绝壁，形状有如瓦瓮。《九域志》说："从前有人炼成仙丹，遗下的瓦瓮变成银子，人前去取银子，总找不到，可从山下望去又十分像。"《一统志》说："在南宁府境内。"原来江东岸仍属新宁州。转向西行五里，再转向西北，绕着东岸的危崖行二里，到达北山之下。仍向西行去，五里，又向南转。随即转向东行一里，于是向西行，山势开阔江面空旷，一眼望去寥廓无边。又行五里天黑下来。又行二里停泊在捺利。〔在江西岸，属于新宁州。〕江面空旷江岸荒寂，孤舟停泊无人为邻，整夜静悄悄的。〔这一天

行船五十里。]估计明天抵达驮朴，希望登岸走陆路，只是考虑路途艰险，而顾奴的旧病还未痊愈。想不到半夜我腹痛忽然发作，到早晨肚子竟然胀得满满的像鼓一样，这无疑是中了山中的瘴气。我转身侧睡都很难，走长途的指望，又多一重障碍了。

初二日　黎明，向西北行。碧空如洗，更加晴朗。三里，抵达江北岸的危崖下。转向南行二里，路过下果湾，有村庄背靠山崖面临江流，在江西岸。又行五里，有河水自南面流来注入，水声如雷，名叫响源，发源于江州。河的西岸就是江州的属地，而新宁州、江州以这条河分界。河水流入大江之处，有天然石坝横堵在河口如一堵墙，石坝高处超过一丈，东西长十多丈，石面平滑得如同磨刀石，好像是砌筑而成的样子。水漫过石面，下坠到江中，虽不十分高，可雪花般的波涛横着散开，特别少见的瀑布平铺流泻，水势宽阔而凶猛，正如钱塘江八月间的狂潮，一起奔流下斜坡，又是一处奇观了。过了响水，江南岸忠州的辖境虽属于南宁府管辖，可濒江地带土司的属地实际上从此开始；北岸就是上果湾，有岩洞向西临江，岸上也有村落。从这里转向北行一里，到达北山下。转向西北挂上帆航行，两岸的山再次层层叠叠出现。二里是宋村，〔在江南岸，是忠州的属地。〕有处八仙岩，是村中景色优美的地方。又行三里，转向东北，又行二里，转向西北，又行三里，再转向东北，两岸石崖重重叠叠出现，交替变换，无处不是奇异之境。转向西北行五里，又向北转，而西岸一座山崖遮住天空，山崖半中腰有个向东的山洞。开始时望见洞口有两个洞穴好像连在一起，北面的洞穴大，南面的洞穴小，岩石垂在外边但它们的里面是相通的；随即见北面的洞穴变大愈加穹隆，忽然猛地中间刳空，亮光从它后面透过来。从船中仰面眺望，拱起来的岩石如连片的云彩在空中奔跑，明亮得好像皎洁的月亮透射出的光影，洞前边上下之处，都是危崖重叠满山翠色，倒影映在江边，真是神仙之境，首先在土司辖境内见到它，反而觉得中原神州大地都是平庸的了。南面有驮朴村，转个弯登到山后，听说可以攀登上去。又向北一里，在东岸临江处，光彩夺目遮蔽天空的山是银山，劈开的悬崖切断半座山，青黄赤白，点缀着五彩斑烂的色彩，与天光波影，互相飞动，阳朔的画山仍只是像狗一样罢了。悬崖下有上下两个洞，洞口都是向西。上洞尤其空阔深邃，洞中悬着的岩石如观音菩萨的形态，上方嵌入层层石壁之上，下边濒临回漩的深水，无从上登



其中，它北面纷纭的石窍很多，裂纹错落点缀在树丛间，呼吸着云雾，如独自含着润泽的美玉。一里，转向西，就是驮朴，是个百户人家的集市，还在江岸北边一里处。东南方就是银山，西北又耸起层层山峦夹住它，逶迤向北而去，中间成为山路，而集市就紧靠着它。陆路由此往北走，是去左州、养利州各地的路；水路由此往西行，是到太平府、思明府各地去的。中午到驮朴，先登岸问路，有人说："通。"有人说："不通。"原来是归顺州被高平人攻破残杀，道路上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大体上的意思是必须等有归顺州的人来到，跟随他们前去，人多了走路才安全。归顺人又等富州人来到，办法也如此。两处的人还可以等待，只是顾奴病上加病，更令人惴惴不安了。这天，立即带上行李寄宿在旅店主人家中。

驮朴距驮卢五十里。从驮卢往西到这里，都是左州南部地区，北边距龙州四十里。西面仍是崇善县的辖地，到太平府也有四十里，水路加一倍。

高平是安南的属地，由龙州换小船，溯流行四天可到，太平府的人把他们称为高彝。

龙州的山崖更加奇特，山崖上有龙形，蜿蜿蜒蜒如活的一样。

在思明府东边换乘小船，溯流行四天到天龙峒，过了山走半天就到上思州。上思州从前属于思明府，今天改设了流官，划属南宁府，有座十万山。那里的水往西流去是明江，流到龙州；向东流出的是八尺江。

高平是莫夷，是莫登庸的后代；安南是黎夷，是黎利的后代。

自从进入新宁州境内来到此地，石山上都出产土巴豆树、苏木两种树。两种树都不大。巴豆树叶的颜色是红色，红光映照，或成队聚生在重重山峦之中，或孤立悬垂在绝壁之上，红绿交错，恍惚之间怀疑是白色的霜痕黑色的木炭。苏木在山坳平地上都有生长，叶子如决明，荚如扁豆，但籽粒的长处是扁豆的一倍，绕着枝干结出瘤状球体，一点一点地盘结着像乳头，乳端排列着如钩子一样的刺，不可接近。当地人用籽种种成树林，收购的商人不来，便砍了作为柴火；又选择其中生长多年枝干细的，削光树皮，乳白色的花纹连在一起，一朵朵旋绕着，似核桃的痕迹，色泽尤其苍白光润。我从前在天台山寻找万年藤时，一个远方来的僧

人带着这东西，说是出产在广西的蛮族聚居区中。我怀疑是古树形状奇异的树根，不知就是苏木丛生的枝条了。

【原文】

初四日　自驮朴取道至太平。西南行一里，有石垣东起江岸，西属于山，是为左州、崇善分界。由垣出，循山溯江南行，三里，越一涸涧，又四里为新铺，数家之聚。江流从正南来，陆路遂西南转。四里，复过一涸涧，涧底多石，上有崩桥，曰冲登桥[①]。其内有堡。从此南上，盘陟冈阜三里，复与江遇。其上有营房数家，曰崩勘。又南五里，转一山嘴，其后山中有村曰驮竺。盘其东垂，乃循山南西向行，于是回崖联蹁，上壁甚峻拔，下石甚玲珑。二里，路南复突一危峰，遂入山夹。盘之而西又一里，转南二里，登媚娘山。其处峰峦四合，中悬一土阜为脊。越之而南下，东南三里，路侧有窞一圆[②]，名龙井。下坠五六丈，四围大径三丈，俱纯石环壁。坠空缀磴而下，下底甚平，东北裂一门，透门以入，其内水声潺潺，路遂昏黑。践崖扪隙，其下忽深不可测。久之，光渐启，回见所入处，一石柱细若碧笋，中悬其间，上下连属，旁有石板平庋，薄若片云，声若戛金树[③]。至其洞，虽不甚宏而奇妙，得之路旁，亦异也。其上有一亭，将就圮。自驮朴陆行至太平，辄见冈陀盘旋，四环中坠，深者为井，浅者为田，上下异穴，彼此共窞。盖他处水皆转峡出，必有一泄水门，惟此地明泄涧甚少，水皆从地中透去，窍之直坠者，下陷无底；旁通者，则底平可植五稼[④]。路旁大抵皆是。惟龙井下陷犹有底，故得坠玩焉。由此西南出山，又四里，而江自壶关东垂北向而至。溯之复南二里，升陟冈阜又二里，抵壶关。关内旧惟守关第舍四五间，今有菜斋老和尚建映霞庵于左，又盖茶亭于后。余以下午抵庵，遂留憩于中。菜斋，北人，年六十一岁，参访已遍海内。所食惟淡菜二盂，不用粒米，见此地荒落，特建庵接众，憩食于庵者数十人，虽久而不靳焉[⑤]。菜斋法名如喜，徒名海润。



壶关在太平郡城北一里余[⑥]。丽江西自龙州来，抵关之西，折而南，绕城南，东转而北，复抵关之东，乃东北流去。关之东西，正当水之束处，若壶之项，相距不及一里。属而垣之，设关于中，为北门锁钥。其南江流回曲间，若壶之腹，则郡城倚焉。城中纵横相距亦各一里，东西南三面俱濒于江。城中居舍荒落，千户所门

俱以茅盖。城外惟东北有民居阛阓，余俱一望荒茅舍而已。

青莲山在郡城北二十余里，重峦北障天半。其支南向，东下者即媚娘岭，西下为碧云洞[7]。洞在壶关正西二里，青莲山南下之支也。石峰突兀，洞穿峰半，门东向。先从北麓上三折坂，东向透石隙曰天门，得平台焉。洞门峙其上。门狭而高，内南转，空阔深暗，上透山顶，引光一线空濛下。光下有大士龛，北向，中坐像，后有窞深陷，炬烛之沉黑；又一穴南去，不知其底。此下层也。其上层隔窞之南，复辟为门；门前列双柱，上平庋两盆曰"宝盆"。先由大士像右壁，穿小穴南下窞侧，由双柱中抵宝盆下。透门入，始颇隘；连进门两重，渐转东上，则穹然高张，天光下迸，一门南向出为通天窍。历级上，出洞门外，亦有台甚平，下瞰平壑，与东向门无异。由大士像左壁西穿小穴曲折入，两壁狭转，下伏为隘门；透门进，忽上盘如覆钟；凡进四门，连盘而上者，亦四五处，乃出。于大士像左壁稍北，又西穿小穴，渐北转，则岈然中通，山影平透，裂一门北向，号曰盘龙窟。此洞中胜也。北门外，崖石横带山腰，东达天门，西抵一飞崖下，上覆下嵌。崖不甚高，上下俱绝壁，中虚而横带者，若平廊复榭，无愧"群峰献翠"名。北瞰深坞，重峦前拱，较东南二台，又作一观。由崖东攀石蕚西望，峰顶莲瓣错落，中有一石，东剜空明，为蔓深石削，不得攀接。仍从盘龙窟入，出东台，仰眺洞南，峰裂岐崖，回环一峡。乃攀枝援隙上，直历峡峰攒合中，复有东向洞，内皆耸石攒空，隙裂渊坠，削不受趾，俯瞰莫窥其底，石块投之，声历历不休，下即大士龛中承受坠光处也。至此洞外胜始尽。此洞向无其名，万历癸丑参戎顾凤翔开道叠磴，名之曰碧云，为丽江胜第一。*顾乃华亭人*[8]。



白云岩在壶关正东四里，路由郡城东渡江，是为归龙村峒[9]。*在江东岸，太平隔江即江州属。是村昔有怪出没江潭，为害江州、太平。人俱莫能制，而思明独来时而杀之，其害乃息。故江州以此一峒畀思明，为思明属。今此峒东南北三面俱属江州，而西抵于江，为太平府，近太平城者惟此一村，而又远属思明，亦可异也。*

石门塘在壶关外东北半里。老虎岩在壶关内西南半里。铜鼓在郡城内城隍庙[10]，为马伏波遗物，声如吼虎，而状甚异。闻制府各道亦有一二，皆得之地中者。土人甚重之，间有掘得，价易百牛。

注释

①冲登桥:今仍作冲登,在崇左县稍北,左江西岸。

②窞(dàn 旦):深坑。

③戛(jiá 荚):击。戛:即戛玉敲金,形容声音铿锵悦耳。

④五稼:即五谷。五谷指的种类不同,此处泛指粮食作物。

⑤靳(jìn 禁):吝惜。

⑥太平:明置太平府,治崇善,即今崇左县治太平镇。

⑦碧云洞:初六日记有:"携火炬出壶关,西溯江岸,一里抵演武场北,又西一里,探碧云洞。出入回环者数四,还抵映霞。"本段自此以下至"为丽江胜第一"似非概语,而是探碧云洞的具体经过,疑为错简,应系于十月六日"出入回环者数四"之前。

⑧华亭:为松江府附郭县,即今上海市松江县。

⑨归龙村峒:原误倒为"龙归村峒",据下日记及乾隆本、四库本改。归龙村峒,今作归陇,在崇左县治东北郊,左江东岸。



⑩铜鼓:中国古代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重器,用铜铸成。大者数百斤,直径在一百厘米以上;小者数十斤,仅十余厘米。鼓面有浮雕图案,中心为日光形,边缘或有蛙、鱼、牛等立体装饰,鼓身有不同的花纹围绕。很多纹饰和图案,反映了西南各族古代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情况。整个铜鼓形体凝重,声音雄沉,制作精致,纹饰丰富多彩。铜鼓从用作炊具的铜釜发展而来,成为统治权力的象征,用于祭祀、战争、赏赐、贮贝、进贡等,后又成为一种娱乐的乐器,至今仍为西南很多民族所珍爱。发现铜鼓的地区,北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达云南腾冲县,云南、广西、贵州各省(区)博物馆收藏传世和出土的铜鼓甚多,年代约自春秋至清末不等。

【今译】

初四日　从驮朴取道到太平府。向西南走一里,有石墙起自东面的江岸向西连接着山,这是左州、崇善县的分界线。由石墙出来,沿山溯江往南行,三里,越过一条干涸的山涧,又走四里是新铺,是个几家人的村落。江流从正南流来,陆路于是往西南转。四里,再次过了一条干涸的山涧,涧底石头很多,涧上有座倒塌了的桥,叫冲登桥。〔桥以内有城堡。〕从此向南上走,盘旋爬升在冈峦土阜间三里,再次与江流相遇。江岸上有个几家人的营房,叫崩勘。又向南五里,转过一个山嘴,〔它后面的山中有个村庄叫驮竺。〕绕过它的东垂,就沿着山南向西行,在这里回绕的山崖连续不断,上面的崖壁非常陡峻挺拔,下边的

岩石十分玲珑精巧。二里，路南又突起一座险峰，于是走入山中的峡谷。回绕在峡谷中又向西走一里，转向南二里，登上媚娘山。此处峰峦四面合拢，中间悬着一座土山形成的山脊。越过山脊往南下走，向东南三里，路旁有个圆形深坑，〔名叫龙井。〕向下深坠五六丈，四周直径大三丈，全是纯石环绕成的坑壁。沿悬缀的石磴往下坠，下面底部十分平坦，东北方裂开一个洞口，穿过洞口进去，洞内水声潺潺，路便昏黑下来。踏着山崖摸着石缝走，脚下忽然深不可测。很久后，渐渐开始有亮光，回头见进来的地方，一根细石柱好似碧绿的竹笋，耸在洞中间，上下相连，旁边有石板平架着，薄如云片，声音如同敲击铜柱。至于这个洞，虽然不怎么宽大却很奇妙，在路旁见到它，也是奇异之事。深坑上方有座亭子，将要倒塌了。自驮朴走陆路到太平府，就见到有冈峦山坡盘绕，四周环绕中央下陷，深的形成陷阱，浅的垦成田，上下之处是不同的洞穴，都是深坑。大概其他地方的水都是绕着峡谷流出去，必定有一处泄水的水口，唯有此地露出地表泄水的山洞非常少，水都从地下渗透出去，洞穴竖直下坠的，下陷无底；通向四旁的，则底部平坦可以种植五谷。路旁大都四处皆是。唯有龙井陷下去仍有底，所以得以坠下去观玩。由此向西南出山，又走四里，而江流自壶关东垂向北流到这里。溯江再向南行二里，升登在山冈土阜间又是二里，抵达壶关。关内旧时唯有守关的宅院四五间，今天有位菜斋老和尚在左边建了映霞庵，又在后边盖了个施茶的亭子。我下午到了庵里，便留下来歇在庵中。〔菜斋，是北方人，年纪有六十一岁，参观访问已走遍海内。所吃的东西唯有淡菜两钵盂，不吃一粒米，见此地荒凉冷落，特意建庵接待众人，停歇在庵中吃饭的人有几十人，虽然这些人呆了很长时间，但菜斋仍供茶水，毫不吝惜。菜斋的法名叫如喜，徒弟名叫海润。〕

壶关在太平府城北一里多处。丽江从西面自龙州流来，流抵壶关的西边，折向南，绕过城南，在城东转向北流，又抵达壶关的东边，于是向东北流去。关隘的东西两头，正当江水束拢之处，好像茶壶的脖子，相距不到一里。筑起城墙把两头连起来，在中间设了关隘，是北门的军事要地。关隘南面江流弯曲回转之间的地方，好像茶壶的腹部，府城就依傍在那里。城中纵横相距也各有一里，东、西、南三面都濒临江流。城中居室房屋荒凉冷落，千户

所衙门都用茅草盖顶。城外唯有东北角有民居街市,其余都是一眼望去荒芜的茅屋而已。

青莲山在府城北面二十多里,重重山峦在北面遮住半边天。它的支脉向南延伸,往东下延的就是媚娘岭,向西下延成为碧云洞。碧云洞在壶关正西二里处,是青莲山南下的支脉。石峰突兀,山洞穿透山腰,洞口向东。先从北麓登上三折坂,向东钻过石缝,叫天门,有一处平台。洞口耸峙在平台上方。洞口又窄又高,洞内转向南,空阔深暗,上通山顶,引进一线空濛的光地照射下来。亮光下照处有观音菩萨的佛龛,向北,龛中坐着佛像,后面有个深坑深陷下去,用火把照射它深沉漆黑;又有一个洞穴往南进去,不知它的底。这是下层。它的上层隔着深坑的南面,又裂为洞口,洞口前排列着一双石柱,上边平架着两个盆,叫做“宝盆”。由观音像右边的石壁,穿过小洞向南下到深坑侧边,由双柱中间走到宝盆下面。穿过洞口进去,开始时很窄;接连进了两层洞口,渐渐转向东上走,就见穹然隆起高高张开,天光向下迸射,一个洞口向南出去成为通天的窟窿。沿石阶上走,出到洞口外,也有石台十分平整,下瞰着平坦的壑谷,与向东的洞口无异。由观音象左边的石壁向西穿过小洞曲曲折折进去,两侧洞壁狭窄,转来转去,向下低伏成为隘口;钻过隘口进去,忽然上方弯曲而起如下覆的铜钟;总共进了四个隘口,连续向上弯曲而起的地方,也有四五处,这才出来。在观音像左边石壁稍北处,又向西穿过小洞,慢慢向北转,就见中间相通样子深邃,山影平平地透进来,向北裂开一个洞口,号称为盘龙窟。这是洞中的胜景。北洞口外,石崖像腰带一样横贯山腰,东边到达天门,西边抵达一处飞空的悬崖下,上边下覆下面深嵌。悬崖不十分高,上下都是绝壁,中间通着像腰带样横系着的地方,好似平坦的长廊重叠的台榭,无愧于“群峰献翠”的美名。向北俯瞰深深的山坞中,重重山峦在前方隆起,与东、南两面的平台比较,又显出一番景观。由山崖东面攀着花萼状的岩石向西望,峰顶莲花瓣错落其间,当中有一块岩石,东面剜空明亮,因为草深石陡,不能攀登接近它。仍从盘龙窟进去,出到东面的平台,仰面眺望山洞南面,山峰迸裂悬崖分岔,环绕成一个峡谷。于是攀着树枝抓住石缝上爬,直到峡谷山峰攒聚会合之



中，又有个向东的洞，洞内都是高耸的岩石攒聚在空中，缝隙裂开坠成深渊，陡削不能放脚，俯瞰无法窥见它的底，用石块投下去，声音清清楚楚响个不停，下边就是观音菩萨佛龛中承受下射之光的地方了。到这里洞外的胜景这才完了。此洞从前没有名字，万历癸丑年（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参将顾凤翔开修了道路垒砌了石磴，把它命名为碧云洞，是丽江的第一胜境。〔顾凤翔是华亭县人。〕

白云岩在壶关正东四里处，路由府城向东渡江，这是归龙村峒。〔在江东岸，太平府隔江处就是江州的属地。这个村子过去有妖怪出没在江边，为害江州、太平府。人们都不能制服，可思明府土司独自一人来时便杀了它，这个祸害才平息了。所以江州把这一峒送给思明府，成为思明府的属地。今天此峒的东、南、北三面都属于江州，而西面直抵江边，是太平府，靠近太平府城的唯有这一村，却又归属于边远的思明府，也是奇怪之事。〕

石门塘在壶关外东北半里处。老虎岩在壶关内西南半里处。铜鼓在府城内的城隍庙中，是伏波将军马援的遗物，鼓声如虎吼，而形状十分奇特。听说总督下属各道也有一两个，都是从地下获得的。当地人十分看重它，间或有人挖掘到，价值可以换一百头牛。

【原文】

初五日　晨餐后，即独渡归龙，共四里，西循白云岩。荒坡草塞，没顶蒙面，上既不堪眺望，下复有芒草攒入袜裤间，举足针刺，顷刻不可忍，数步除袜解裤，搜刷净尽，甫再举足，复仍前矣。已有一小水自东南峡中出，北潆岩前，上覆藤蔓，下踔江泥，揭涉甚难。过溪，抵岩下。穹崖高展，下削如屏，色莹洁逾玉。崖南峭壁半列洞四五，大小不一，皆西向。南面一洞较大，下复叠一洞，不甚深昧，而上洞中空外削，望之窈窕，竟不得攀憩。再南半里，有洞甚大，亦西向，前俱大石交支。从石隙透门入，洼敞可容三百人，内无旁通窦。洞北有小径，东上山夹，两旁削石并耸。攀级而登，逾山坳南，亦有洼下陷，木翳不能窥其涘。其北更耸层峰，西瞰江流城堞，俱在足底。再北直出白云岩顶，其坳中洼窞虽多，然棘藤蒙密，既不得路，复无可询，往返徘徊，日遂过

午，终不能下通岩半洞也。此处岩洞特苦道路芜阻，若能岩外悬梯，或叠磴中窦，其委曲奇胜，当更居碧云上。仍西二里，出归龙，南溯江岸三里，抵金柜、将军两山之间。金柜瞰江峙，崖洞中空，大容数百人。茅棘湮阨，竟金柜山岩洞不得，三周其北东南三面，又两越其巅，对瞩江城，若晰须眉于镜中。东即将军山，片崖立峰头迎江，有干城赳赳势[①]。环郡四眺，峰之特耸者此为最。下候东关渡舟，已暮不复来，腹馁甚。已望见北有一舟东渡，乃随江蹑石一里，抵其处，其舟亦西还。迁延久之，得一渔舟，渡江而西。见有卖蕉者，不及觅饭，即买蕉十余枚啖之。亟趋壶关，山雨忽来，暮色亦至。

初六日　余以归顺、南丹二道未决，余欲走归顺至富州，众劝须由南丹至贵州，盖贵州远而富州近，贵州可行而归顺为高平夷所阻也。趋班氏神庙求签决之。庙在大西门外，临江。其神在郡极著灵异，家尸而户祝之[②]，有司之莅其境者，靡不严事焉。求签毕，有儒生数人赛庙中[③]，余为询归顺道。一年长者辄欲为余作书，畀土司之相识者。余问其姓字，乃滕肯堂也。名祚昌。其中最年少者，为其子滕宾王。名佐。居城中千户所前。余乃期造其家，遂还饭于映霞庵。携火炬出壶关，西溯江岸，一里抵演武场北，又西一里，探碧云洞，出入回环者数四，还抵映霞。见日色甫下午，度滕已归，仍入城叩其堂。滕君一见倾盖，即为留酌。其酒颇佳，略似京口，其茶则松萝之下者，皆此中所无也。坐中滕君为言："欲从归顺行，须得参戎一马符方妙。明晨何不同小儿一叩之乎？"余谢不敏[④]。滕曰："无已，作一书可乎？"余颔之。期明日以书往，乃别而返壶关。



初七日　雨色霏霏，酿寒殊甚。菜斋师见余衣单，为解夹衣衣我，始可出而见风。晨餐后，滕君来。既别，余作畀参戎书。饭而抵其家，则滕自壶关别后，即下舟与乃郎他棹，将暮未返，雨色复来，余不能待而返壶关。雨少止，西觅老虎岩，坠洼穿莽，终不可得。

初八日　余再抵滕，以参戎书畀之。参戎姓章，名易，为会稽人[⑤]。其有名正宸者，合在户科，为辛未年家。滕复留饭，网鱼于池，池在门前。鱼有大小二种，大者乃白鲢，小者为鲟鱼。鲟鱼味淡而不腥。问所谓"香鱼"，无有也。剖柑于树，其柑如香橼，瓤白而皮不厚，片剖而共食之，瓤与皮俱甘香，异众柑。因为罄其生平。滕君少年廪于学宫[⑥]。其人昂藏有侠骨，夙与中表谢孝廉有隙[⑦]。谢死，其家以毒诬

滕，滕求检以白其诬，谢遂大窘。时孝廉之弟为南宁司李掾[8]，而孝廉之房考赵[9]，为闽漳州人，方当道，竟罗织于宪访，且中以讪府道、殴卫所诸（莫）须有事[10]，遂被黜戍钦州[11]。未几归，复为有司齮龁不已[12]，雄心竟大耗，而须鬓俱皤然矣。其乃郎亦青年游泮，为此中铮铮出颖者，此中亦共以白眉推之[13]。且谓余何不暂馆于此，则学宫诸友俱有束脩之奉[14]，可为道路资。余复谢不敏。透出壶关，已薄暮矣。有僧自南宁崇善寺来，言静闻以前月廿八子时回首[15]，是僧亲为下火而来。其死离余别时才五日，云白竟不为置棺，不知所留银钱并衣篋俱何人干没也？为之哀悼，终夜不寐。

初九日　午饭后，再入城候所进参戎书。而滕氏父子犹欲集众留余馆此[16]，故不为即进。其书立为一初贡方姓者拆。书初录，展转携去，久索而后得之。乃复缄之，嘱其速进，必不能留此也。

初十日　晨餐后出游石门。上午抵滕君处，坐甫定，滕宾王持参戎招余柬来，余谢之。已参府中军唐玉屏名尚珠，全州人。以马牌相畀。余为造门投刺，还饭于滕。雨竟不止，是夕遂宿于滕馆。

十一日　雨。食息于滕。

十二日　雨。食息于滕。迨暮，雨少止，乃别，抵壶关映霞庵。是夜夜雨弥甚。

十三日　阻雨壶关。

十四日　仍为雨阻。余欲往驮朴招顾行，路泞草湿，故栖迟不前。

十五日　雨如故。有远僧三人自壶关往驮朴，始得寄字顾行，命其倩夫以行李至郡。

十六日　夜雨弥甚，达旦不休。余引被蒙首而睡，庵僧呼饭乃起。饭后天色倏开，日中逗影，余乃散步关前，而顾行至矣。异方两地，又已十余日，见之跃然。即促站骑觅挑夫，期以十八日行。

十七日　早寒甚，起看天光欲曙未曙，而焕赤腾丹，朦胧隐耀，疑为朝华，复恐雨征，以寒甚，仍引被卧。既而碧天如洗，旭日皎洁，乃起而饭。入别滕君，父子俱出，复归饭映霞。抵晚入候，适滕君归，留余少酌，且为作各土州书，计中夜乃完。余别之，返宿庵中。

注释

①干（gān）：盾牌。干城：捍蔽如盾，防守如城。

②尸(shī):古代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后世则以画像受祭。家尸而户祝:意为家家户户都崇拜。

③赛(sài):祭祀酬神。

④不敏:自谦之词,意为不聪明。

⑤会稽:浙江绍兴府附郭县,即今浙江绍兴市。

⑥廪(lǐn):即食廪,领取官府发给的粮米。

⑦中表:古代称父亲的姊妹(姑母)的儿子为外兄弟,称母亲的兄弟(舅父)姊妹(姨母)的儿子为内兄弟。外为表,内为中,合称为中表,即今天通称的姑表和姨表亲戚。隙(xì戏):感情上的裂痕。

⑧司李:同"司理",即推官,详《闽游日记》注。掾(yuàn院):古代属官的通称。

⑨房考:即科举考试中的房考官,他们每人占一房。应试考卷誊录后,先要分房,交房考官阅后,再推荐给主考官决定弃取。

⑩莫须有:原意为恐怕有,也许有,后通称无罪被冤为"莫须有"。

⑪黜(chù触):贬官。

⑫龁龁(yǐ hé 椅核):毁伤。

⑬白眉:古人多以白眉称兄弟或同类间的优秀杰出者。

⑭束脩(xiū修):脩为干肉,十条干肉称束脩。一般指送给教师的薪金。

⑮回首:回头,此处指逝世。

⑯馆(guǎn):教书的私塾称馆。



【今译】

初五日　早餐后,马上独自渡江到归龙村峒,共走四里,向西沿白云岩走。荒坡上茅草塞路,没过头顶蒙在脸上,上方既不能眺望,脚下又有草上的刺钻入袜子裤子间,举脚就像针刺,一刻不可忍受,走几步就脱去袜子解下裤子,全部搜寻刷除干净,刚刚再抬脚,又仍像先前一样了。不久有条小溪从东南的峡谷中流出来,向北潆洄在白云岩前,上边覆盖着藤枝,脚下踩着水中的稀泥,提起衣服涉水非常艰难。过了小溪,到达白云岩下。穹隆的山崖高高伸展开来,下边陡削如屏风,石色晶莹洁净超过美玉。山崖南面的峭壁半中腰排列着四五个山洞,大小不一,都是向西。南面一个洞较大,下边又重叠着一个洞,不怎么深暗,可上洞洞中空阔外面陡削,望过去十分幽深,竟然不能登上去休息。再往南半里,有个洞非常大,也是向西,前边都是大石头交叉支撑着。从石缝中穿进洞,地势下洼宽敞,可容纳三百人,洞内无旁通的洞

穴。洞北有条小径,向东上到山间峡谷中,两旁陡削的石崖并排耸立。攀着石阶上登,翻越到山坳南面,也有洼地下陷,林木遮蔽不能窥见它的边际。它北面更耸起层层山峰,向西俯瞰江流城池,都在脚底。再往北直达白云岩山顶,那里山坳中洼地深坑虽然很多,但荆棘藤葛稠密,既找不到路,又无人可以打听,往返徘徊,时光便过了正午,始终不能下到半山腰的洞。此处的岩洞仅只是苦于道路荒芜阻塞,如果能在洞外悬挂梯子,或者砌石磴到达中洞,其中曲折旋转的奇妙胜景,应当更居于碧云洞之上。仍向西二里,出来到归龙村峒,往南溯江岸走三里,抵达金柜山、将军山之间。金柜山高耸,俯瞰江流,山崖上的山洞中间空阔,大处容纳得下数百人。茅草荆棘湮没阻塞,走遍金柜山找不到岩洞,在它的北、东、南三面绕了三圈,又两次越过山顶,注视江流对面的城池,就像在镜中看胡须眉毛一样清晰。东面就是将军山,一片石崖立在峰头迎着江流,有手执盾牌捍卫城池雄赳赳的气势。环眺府城四面,群峰中独自耸立的这是第一峰。下山等候东关的渡船,已因天黑不再来了,肚子饿极了。不久望见北面有一条船向东过来,便顺着江岸踩着岩石走一里,到了那里,那条船也返回到西岸。拖延了很长时间,找到一条渔船,渡到江西岸。见到有卖香蕉的人,来不及找饭吃,立即买了十多个香蕉吃下。急忙赶到壶关,山雨忽然来临,暮色也降临了。

初六日　我因为归顺州、南丹卫两条路没有决定,〔我想走归顺到富州,众人劝我必须经由南丹到贵州,原来贵州远而富州近,贵州可以通行而归顺被高平夷阻住了。〕赶到班氏神庙求签决定走哪条路。〔神庙在大西门外,面临江水。那神灵在府中极其灵验,家家户户都崇拜祭祀他,官府有到这地方任官的,无不尊敬地供奉。〕求完签,有几个儒生在庙中祭神,我打听去归顺的路。一位年长的立即想替我写信,送给相识的土司。我问了他的姓名和表字,是滕肯堂。〔名叫祚昌。〕其中年纪最轻的,是他的儿子滕宾王。〔名叫佐。〕住在城中千户所前边。我于是约定拜访他家,就返回到映霞庵吃饭。带上火把出了壶关,向西溯江而行,一里到达演武场北面,又向西一里,探了碧云洞,出入环绕了四次,回到映霞庵。见天色刚到下午,估计滕肯堂已归回城中,仍然进城在他的厅堂里叩见了他。滕君一见倾心如故,立即挽留饮酒。他的酒很美,略似京口酒,他的茶却是松萝茶中的下品,都是这一带所

没有的。坐谈中滕君发话说:“想要从归顺走,必须得到参将的一个调马的兵符才好。明早何不同我儿子去叩拜他一次呢?”我辞谢不敢当。滕肯堂说:“不得已,写一封信总可以吧?”我点头同意了他。约定明天把信送给我,于是分手返回壶关。

初七日　雨色霏霏,寒气久积冷得特别厉害。莱斋禅师见我衣服单薄,就脱下夹衣给我穿,这才可以出门去。早餐后,滕君到来。分别之后,我写了递交给参将的信。吃饭后来到滕家,滕肯堂却自从在壶关告别后,立即下船与他儿子划船到其他地方去了,天将黑还未返回,雨又下起来,我不能等下去便返回壶关。雨略停下来,向西去寻找老虎岩,坠下洼地穿越丛莽,始终不能找到。

初八日　我再次到滕家,把给参将的信交给他。〔参将姓章,名叫易,是会稽县人。他是正科殿试考中者,合在户科,是辛未年(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与我家里人一同考中的。〕滕肯堂再次留我吃饭,在池中用网捕来鱼,〔池塘在门前。鱼有大小两种,大的一种是白鲢,小的是鲶鱼。鲶鱼味淡却不腥气。打听所谓的“香鱼”,没有。〕从树上摘来柑子剖开,〔这种柑子如同香橼,瓤子色白而皮不厚,切成片一起吃,瓤子与皮都是又甜又香,与各种柑子不同。〕因而为我尽吐他的生平。〔滕君少年时在学官那里领取口粮。他的为人豪爽,仪表雄伟,有侠义气概,过去与中表亲戚谢孝廉有仇。谢孝廉死后,谢家以投毒诬陷滕肯堂,滕肯堂要求验尸以洗清他的冤枉,谢家于是十分难堪。当时谢孝廉的弟弟任南宁府司理的属官,而谢孝廉的房考官赵某,是福建漳州人,正当权,竟然向上级来查访的官员罗织罪名,并且拿讥讽府道官吏、殴打卫所官兵诸种莫须有的事中伤他,终于被罢官戍守钦州。没多久回乡,再次被官吏们不停地诋毁中伤,雄心终于大受损伤,而且胡须两鬓全都花白了。他的儿子也是青年有为考中童生,是这一带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这一带也共同推举他为优秀杰出者。〕并且说我为何不暂时在此地开馆授徒,这里学官中的诸位朋友都会有薪金奉送,可作为路上用的旅费。我再次辞谢自己无能。穿出壶关,已是傍晚了。有僧人自南宁崇善寺前来,说静闻在前个月廿八日子时逝世,这位僧人亲自为举行火葬。他死时距我离别时才五天,云白竟然不为他置办棺木,不知留下的银钱及衣箱都被什么人吞没了?为了他哀伤悼念,整夜不眠。



初九日　午饭后，再次进城等呈给参将的信的回音。而滕家父子仍打算邀集众人留我在此开馆，所以不替我立即呈上去。那封信立刻被一个刚被选拔为贡生姓方的人拆开。信刚被抄录完，辗转拿了去，要了很久然后才得到它。于是重新封好信，嘱咐他赶快呈上去，必定不能留在此地。

初十日　早餐后出门游览石门。上午到达滕君那里，刚坐定，滕宾王拿着参将招请我的柬帖来了，我谢过了他。不久参将府的中军唐玉屏〔名叫尚珠，是全州人。〕把马牌送给我。我为此登门投递了名帖，回来在滕家吃了饭。雨始终不停，这天夜里便留宿在滕家的客馆里。

十一日　下雨。在滕家吃饭休息。

十二日　下雨。在滕家吃饭休息。到傍晚时，雨渐渐停了，于是告别滕君，抵达壶关映霞庵。这天夜里雨更大。

十三日　被雨阻在壶关。

十四日　仍被雨所阻。我想前去驮朴招唤顾行，道路泥泞荒草湿淋淋的，所以停留不前。



十五日　雨依然如故地下着。有三个远道而来的僧人自壶关前往驮朴，这才能够寄了字条给顾行，命令他请脚夫带上行李到府城来。

十六日　夜雨更大，通宵达旦不停。我拉被子蒙住头大睡，庵中僧人呼唤吃饭才起床。饭后天色倏地晴开，太阳在中天光影逗人，我便在关前散步，而顾行来到了。异乡分在两地，又已有十多天，见到他便十分高兴。立即催促驿站派马找挑夫，约定在十八日动身。

十七日　早上非常寒冷，起床来看天色要亮又未亮，而明亮鲜红的红日腾空，朦朦胧胧隐隐照耀，怀疑是早晨的日晕，又担心是有雨的征兆，因为十分寒冷，仍拉被子睡下。不久碧空如洗，旭日皎洁，于是起床吃饭。进城辞别滕君，他父子都出了门，再归映霞庵吃饭。到晚上进城等候，适好滕君归来，留我小饮，并且为我写了给各土州的信，估计要到半夜才完。我告别了他，返回庵中住宿。

【原文】

十八日　昧爽入城，取滕所作书。抵北关，站骑已至。余令顾仆与骑俱返候壶关。滕君亦令人送所作书至。余仍入城谢别，返饭于庵。莱斋又以金赠。遂自壶关北行。关外有三岐：东北向驮朴，走左

州，乃向时所从来者；西北向盘麻，走龙州，乃碧云洞游所经者；而兹则取道其中焉，太平州道也。五里，渐入山夹。又五里，过一空谷，甚平广而荒漠，无耕为田者。又三里，谷尽，有数家在路左。乃折而西二里，登楼沓嵊，两傍山崖陡绝，夹隘颇逼，虽不甚高，而石骨嶙峋，觉险阻焉。逾隘门少西下，辄有塘一方，汇水当关，数十家倚之。西从峡中三里，逾二嵊，高倍于楼沓；西下，辄崖石崭削，夹坞更深。北一里，上大嵊，陡绝更倍之。逾坳北下，夹壁俱截云蔽日。一里，坞穷西转，其北四山中坠，下洼为不测之渊。又西一里，逾隘门西下，则悬磴旋转重崖间，直下山脚[1]，不啻千级也。按郡北有荡平隘，乃青莲山中裂成峡者。东南自楼沓嵊，西北出此，中为嵊者凡四重[2]，两崖重亘，水俱穴壑底坠，并无通流隙，真阨塞绝隘也。既下，循麓北行，有深窞悬平畴中，下陷如阱，上开线峡，南北横裂，中跨一石如桥，界而为两，其南有磴，可循而下，泉流虢虢，仰睇天光，如蹈瓮牖也。北行畦塍间，五里，坞尽山回，复西登一岭，下蹈重峡。五里出山，山始离立，又多突兀之峰夹。又五里为陵球[3]，有结茅二所，为贳酒炊粥之肆，是为此站之中道。又西北七里，过土地屯，有村一坞在路左山坡之北。又二里，有小水东自土地屯北岭峡中来，西南流去。绝流西渡，登陇行，闻水声冲冲，遥应山谷，以为即所渡之上流也。忽见大溪汹涌于路右，阔比龙江之半，自西北注东南，下流与小溪合并而去，上流则悬坝石而下，若涌雪轰雷焉。共二里，抵四把村，即石坝堰流处也。盖其江自归顺发源，至安平界，又合养利、恩城之水，盘旋山谷，至此凡径堰四重，以把截之，故曰"把"，今俗呼为"水坝"云。下抵崇善水口绵埠村，入龙江。水口在太平郡西七十里[4]。又西转二里，水之南有层峰秀耸，攒青拥碧，濒水有小峰孤突，下斜骞而上分岐，怒流横啮其趾；水之北，则巨峰巍踞，若当关而扼之者。路抵巍峰之东，转而北循其北麓，共五里，出其西，有村临江，曰那畔村[5]，为崇善北界。又五里，为叩山村，则太平州属矣。又西北七里，暮抵太平站。孤依山麓，止环堵三楹，土颓茅落，不蔽风日，食无案，卧无榻，可哂也！先是，挑夫至土地屯即入村换夫，顾奴随之行；余骑先抵站，暮久而顾奴行李待之不至，心其悬悬；及更，乃以三人送来，始释云霓之望。是夜明月如洗，卧破站中如濯冰壶。五更，风峭寒不可耐，竟以被蒙首而卧。

十九日　晓日明丽，四面碧峤濯濯，如芙蓉映色。西十里，渡江即

为太平州⑥，数千家鳞次倚江西岸。西南有峰，俱峭拔攒立；西北一峰特立州后，下有洞南向，门有巨石中突，骑过其前，不及入探为怅。州中居舍悉茅盖土墙，惟衙署有瓦而不甚雄。客至，馆于管钥者，传刺入，即以刺答而馈程焉。是日传餐馆中，遂不及行。

注释

①直下山脚："山脚"，原作"山椒"，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㟏(gěng)：同"埂"，地势高起成长条状。

③陵球：今崇左县西境有村名楞球，应即陵球。原缺"球"字，据补。

④水口句：此大溪明代称逻水，今称黑水河。龙江明时又称丽江，即今左江在龙州境一段。绵埠村：今称棉江，在龙州东隅，龙江北岸，黑水河从北往南流，在此汇入左江。

⑤那畔村：今作那范，在崇左县西隅，黑水河北岸。

⑥太平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南境雷平镇稍东，黑水河西南岸的旧州。



【今译】

十八日　黎明进城，去取滕肯堂写的信。走到北关，驿站的坐骑已经到了。我命令顾仆与坐骑都返回壶关等候。滕君也令人把写的信送来。我仍然进城向他道谢辞别，返回到庵中吃饭。莱斋又拿出金钱相赠。于是从壶关往北行。关外有三条岔道：往东北通向驮朴，走左州，是前些时候从那里走来的路；往西北通向盘麻，走龙州，是游碧云洞经过的路；而今天却是取道走中间的一条，是去太平州的路。五里，渐渐走入山间峡谷。又行五里，路过一个空旷的山谷，十分平坦广阔而又广漠荒凉，没有耕为田地的地方。又走三里，山谷完了，有几家人在路左。于是折向西走二里，登上楼沓㟏，两旁的山崖陡绝，峡谷中的隘口很狭窄，虽不怎么高，可石骨嶙峋，觉得地势险要。穿过隘口稍向西下走，就有一池水塘，积着水挡住关隘，有数十家依傍着它。向西从峡中走三里，越过二㟏，高处比楼沓㟏高一倍；往西下走，就见石崖高峻陡削，石崖相夹的山坞更深。向北一里，登上大㟏，陡绝更超过二㟏一倍。越过山坳往北下行，峡谷中的绝壁全都穿云蔽日。一里，山坞到头往西转，它北边四面的山向中间下坠，下洼成不测之渊。又向西一里，穿过隘口向西下，就见高悬的石磴旋转在重重山崖之间，一直

下到山脚，不止有一千级了。据考察，府城北面有个荡平隘，是青莲山中裂成峡谷的地方。东南方起自楼沓岖，向西北延到此地，其间形成岖的共有四重，两侧山崖重叠绵亘，水流全都坠入壑谷底的洞穴中，并无让水流通过的缺口，真是一处险要闭塞断绝的隘口。下来之后，沿北麓行，有个深坑悬在平旷的原野中，往下深陷如陷阱，上面裂开线一样的峡谷，南北横向裂开，中间横跨一块岩石如桥梁，隔为两段，它的南段有石磴，可顺着下去，泉水流声潺潺，仰视天光，如同踏进了瓦瓮口做的窗户中一样。往北行走在田野间，五里，山坞尽处山峰回转，又向西登一岭，下山踏进重重山峡之中。五里后出山，山开始分开耸立，又有许多突兀之峰夹在路旁。又走五里是陵球，有茅屋两所，是卖酒煮粥的店铺，这是这一站路的半路上。又向西北行七里，路过土地屯，有个村庄在路左山坡北面的山坞中。又走二里，有小溪从东面自土地屯北岭的峡中流来，向西南流去。向西横渡溪流，登上土陇，听见水声轰隆隆，在山谷中远远回响，以为就是所渡小溪的上游了。忽然见有条大溪在路右汹涌奔流，宽处有龙江的一半，自西北向东南流注，下游与小溪合流而去，上游则从石坝上悬泻，有如雪花飞涌雷霆轰鸣一般。共走二里，抵达四把村，就是石坝拦截水流之处了。原来这条江从归顺州发源，流到安平州境内，又汇合养利州、恩城州的水流，盘旋在山谷间，流到此地共流经四道堤坝，用“把”截流，故而叫做“把”，今天俗称为“水坝”。往下流抵崇善县的河口绵埠村，注入龙江。河口在太平府城西七十里。又向西转走二里，江南岸有层层秀丽的山峰高耸，青翠攒聚碧绿簇拥，濒江处有座小峰孤零零地突起，下边斜举而上方分岔，怒流横咬着它的脚趾；江水的北面，就是巨大的山峰巍然盘踞着，好像挡住关口扼守的模样。路走到那巍峨山峰的东面，转向北，沿北麓走，共五里，到了山的西麓，有个村庄临江，叫那畔村，是崇善县北境。又行五里，是叩山村，便是太平州的属地了。又向西北走七里，天黑时抵达太平站。太平站孤零零地依傍着山麓，只有围墙绕着的三间房，土墙坍塌茅草零落，不蔽风日，吃饭没有桌案，睡觉没有床，可笑呀！这之前，挑夫到了土地屯就进村去换夫，顾奴跟随他走；我骑马先到驿站，天黑了很久等待顾奴和行李仍然不来，心中十分悬念；到了一更时，才用三个人送了来，这才释下了烦乱的心情。这一夜月明如洗，躺在破烂的驿站中就如在冰壶中洗澡。五更时，山风酷寒不能忍耐，

竟自用被子蒙头大睡。

十九日　拂晓的太阳鲜明艳丽，四面碧绿的青山明净清新，如芙蓉映照的景色。向西十里，渡过江就是太平州，数千家鳞次栉比地依傍在江西岸。西南方有山峰，全都陡峭挺拔，攒聚而立；西北方一座山峰独立在州城后面，下边有个向南的洞，洞口有块巨石在中间突起，骑马经过洞前，来不及进洞探察，为此而怅恨。州城中的房屋全是茅草盖顶和土墙，唯有衙门有瓦盖却不怎么雄伟。客人来到，找到管钥匙的人住进客馆，传了名帖进去，马上拿名帖来答礼并馈赠了路费。这天在客馆中吃了送来的饭，没有立即上路。

【原文】

二十日　晨粥于馆，复炊饭而后行，已上午矣。西北出土墙隘门，行南北两山间。其中平畴西达，亩塍鳞鳞，不复似荒茅充塞景象。过特峰洞门之南，三里，过一小石梁，村居相望，与江、浙山乡无异。又三里，一梁甫过，复过一梁。西冈有铜钟一覆路左，其质甚巨，相传重三千余斤，自交南飞至者。土人不知其年，而形色若新出于型，略无风日剥蚀之痕，可异也。但其纽为四川人凿去[①]。土人云："尚有一钟在梁下水涧中，然乱石磊落，窥之不辨也。"又西北一里，辄见江流自西而东向去。又二里，复有水北流入江，两石梁跨其上。其水比前较大，皆西南山峰间所涌而出者。又西北五里，复过两梁，有三水自南来，会而北入于江。此处田禾丰美，皆南山诸流之溥其利也[②]。又二里，则平畴西尽，有两石峰界南北两山间，若当关者。穿其中而西，又一里，有小沟南属于山，是为太平州西界。越此入安平境，复有村在路右冈陂间。又西二里，即为安平州[③]。江水在州之东北，斜骞其前，而东南赴太平州去。又有小水自西而来，环贯州右，北转而入于江，当即志所称陇水也。其西南有山壁立，仙洞穹其下[④]，其门北向，高敞明洁，顶平如绷幔，而四旁窦壁玲珑，楞栈高下。洞后悬壁上坐观音大士一尊，恍若乘云揽雾。其下一石中悬，下开两门，上跨重阁，内复横拓为洞。从其右入，夹隙东转，甚狭而深，以暗逼而出。悬石之外，右裂一门，直透东麓；左拾级而上，从东转，则跨梁飞栈，遂出悬石之巅。其上有石盆一圆，径尺余，深四寸，皆石髓所凝，雕镂不逮[⑤]。傍有石局[⑥]、石床，乃少加斧削者。从西入，则深窦邃峡，已而南转，则遂昏黑莫辨。然其底颇

平，其峡颇逼，摸索而行。久之，忽见其南有光隐隐，益望而前趋，则一门东南透壁而出，门内稍舒直，南复成幽峡。入之渐隘，仍出至少舒处。东南出洞门，门甚隘，门以外则穹壁高悬，南眺平壑，与前洞顿异矣。久之，复从暗中转出前洞，壁间杂镌和州帅李侯诗数首⑦，内惟《邹泗洙》一首可诵。余亦和二首。既乃出洞游州前。其宅较太平州者加整，而民居不及。馆乃瓦盖，颇蔽风雨。然州乃一巨村，并隘门土墙而无之也。太平州帅李恩杞有程仪之馈。安平州帅为李明峦，止有名柬，乃太平侄行。

注释

①纽（niǔ）：装在器物上以备提携悬系的部分。

②溥（fū 夫）：通"敷"，施给。

③安平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南境，黑水河南岸的安平。

④仙洞穹其下："仙洞"，陈本、乾隆本、四库本作"观音岩"。

⑤不逮（dài 带）：不及。

⑥局：棋盘。

⑦和州：即今安徽和县。



【今译】

二十日　早晨在客馆吃粥，再煮饭吃后动身，已是上午了。向西北出了土墙隘门，行走在南北两山之间。其中平旷的原野直达西边，田亩似片片鱼鳞，不再有荒草充塞的景象了。经过独立山峰洞口的南面，行三里，过了一座小石桥，村庄房屋相望，与江苏、浙江一带的山乡没有不同。又走三里，一桥刚过，又过一桥。西面山冈上有一口铜钟覆在路左，钟体非常巨大，相传重三千多斤，是从南面的交趾飞来的。当地人不知它的年代，可形制和颜色好似是新近从模子中铸出来的，丝毫没有被风雨阳光剥蚀的痕迹，值得惊奇。但钟纽被四川人凿去。当地人说："还有一口钟在桥下涧水中，不过乱石磊磊，看去分辨不出。"又向西北走一里，就见江流自西向东流去。又走二里，又有河水向北流入江中，两座石桥跨在河上。这条河比前边那条较大，都是从西南山峰间涌流出来的河流。又向西北五里，再过了两座桥，有三条水流自南面流来，汇合之后向北流入江中。此处田中的禾苗丰美，都

是南山的各条河流带给此地的好处。又行二里,就见平坦的原野在西边到了尽头,有两座石峰隔在南北两山之间,好像把守关口的样子。穿过其中往西行,又一里,有小沟向南连接到山,这是太平州的西界。越过此沟进入安平州境内,又有村庄在路右冈峦山坡之间。又向西二里,马上就是安平州。江水在州城的东北方,斜流到州城前,而后向东南奔赴太平州去。又有条小河自西面流来,环绕流贯在州右,向北转去流入江中,应当就是志书所称的陇水了。州西南有座山如石壁样矗立着,仙洞隆起在山下,洞口向北,高敞明洁,洞顶平得像绷紧的帏幔,而四旁满是孔洞的洞壁玲珑剔透,石棱栈道高低错落。洞后高悬的石壁上坐着一尊观音菩萨像,恍惚是在腾云揽雾。坐像下方一块岩石悬在当中,下面开有两个洞口,上方跨着重重楼阁,里面横向拓宽成洞。从那右边的洞进去,在夹缝中向东转去,十分狭窄而幽深,因为又暗又窄便出来了。高悬的岩石之外,右边裂开一个洞口,直通到东麓;从左边沿石阶上去,从东边转个弯,就见飞空的栈道跨成桥梁,便到了悬石的顶上。顶上有一个圆形石盆,直径有一尺多,深四寸,都是石髓凝结成的,雕凿而成的比不过它。旁边有石棋盘、石床,是稍加刀斧雕凿成的。从西边进去,是深邃的洞穴幽深的峡谷,随即转向南,便终于昏黑得无法辨路。然而洞底十分平坦,那峡谷很窄,摸索着前行。很久之后,忽然见南面有隐隐约约的亮光,越加望着亮光往前赶去,就见一个洞口向东南穿透石壁出去,洞口内稍微舒展平直些,南面又形成幽深的峡谷。走入峡中渐渐窄起来,仍旧出到稍稍宽舒之处。向东南走出洞口,洞口非常狭窄,洞口以外就是穹隆的石壁高悬着,向南眺望平坦的壑谷,与前洞所见顿时不同了。很久很久,再次从黑暗中转出前洞,石壁间杂乱地刻着安平州州官和州人李侯的几首诗,里面唯有一首《邹泗洙》值得诵读。〔我也应和了两首。〕随即便出洞在州衙前游览。此州的宅第比太平州的更加整齐些,但百姓的房屋比不上太平州的。客馆是瓦盖的,颇能蔽风雨。然而州城不过是个大村子,连隘门和土墙都没有。〔太平州州官李恩杞有路费馈赠。安平州州官是李明峦,只有名帖,是太平州州官的侄儿辈。〕

【原文】

二十一日　晨餐后,上午始得夫,乃往恩城者。始易骑而轮。盖

恩城在安平东北，由安平西北向下雷，南宁属。日半可达；而东北向恩城，走龙英，其路须四日抵下雷焉。但安平之西达下雷界，与交夷即高平。接壤，所谓十九峺也。今虑其窃掠，用木横塞道路，故必迂而龙英。由安平东一里，即与江遇。其水自西而东，乃发源归顺、下雷者，即志所称逻水也。其势减太平之半。盖又有养利、恩城之水，与此水势同，二水合于下流而至太平州，出旧崇善焉。渡江，即有山横嶂江北岸，乃循山麓东行。五里，路北一峰枝起，如指之峭，其东北崖嶂间，忽高裂而中透，如门之上悬，然峻莫可登也。穿嶂之东峡，遂东北转，其峡之东复起层峰，与穿嶂对夹而东北去。有小水界其内，南流入逻江。当峡有村界其中，此村疑为太平州境，非复安平属矣。村后一里，垒石横亘山峡间，逾门而北，则峡中平畴叠塍，皆恩城境矣。渡小水，溯之东北行五里，折而东，东峰少断处，有尖岫中悬，如人坐而东向者。忽见一江自东而西，有石梁甚长而整，下开五窦，横跨北上，江水透梁即东南捣尖岫峡中。此水即志所称通利江[①]，由养利而来者，其下流则与逻水合而下太平云。过梁即聚落一坞，是为恩城[②]。州宅门北向，亦颇整，而村无外垣，与安平同。是日止行十五里。日甫午，而州帅赵芳声病卧，卒不得夫，竟坐待焉。其馆甚陋，蔬饭亦不堪举箸也[③]。按《一统志》，在田州者曰恩城，在太平者曰思城。今田州之恩城已废，而此州又名恩城，不曰思城，与《统志》异，不知何故。

注释

①通利江：今称桃城河。

②恩城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南境的恩城。桃城河环城流过。

③箸（zhù 注）：筷子。

【今译】

二十一日　早餐后，上午才找到挑夫，是前往恩城的。〔开始把坐骑换成车子。〕大体上恩城州在安平州东北，由安平州向西北到下雷州，〔属南宁府。〕一天半可以到达，而向东北到恩城州，走龙英州，这条路须要四天才到达下雷州。但安平州西边到达下雷州境内，与交夷〔就是高平夷。〕接壤，〔是所谓的十九峺了。〕现在担忧交夷来抢劫，用树木横塞道路，所以必须绕道前往龙英。由安平向东走一里，立即与

江流相遇。那江水自西流向东,是发源于归顺州、下雷州的水流,就是志书所称的逻水了。水势比在太平州境内弱一半。又有流经养利州、恩城州的江水,与此江水势相同,两条江水在下游汇合后流到太平州,流出旧崇善县。渡过江,马上有山横挡在江北岸,于是沿山麓往东行。五里,路北一座山峰像树枝一样耸起,如手指一样翘起,它东北似屏障样的山崖上,忽然高高裂开中间穿通,如门一样悬在上方,然而陡峻无法可登。穿过屏障样山峰东面的峡谷,就向东北转,这峡谷的东面又突起层层山峰,与穿过的屏障样的山峰对立相夹而向东北延伸而去。有小河隔在峡谷内,往南流入逻江。正当峡谷中央有个村庄隔在其中,此村怀疑是太平州的辖境,不再是安平州的属地了。由村后走一里,垒石块横亘在山峡间,穿过石墙门往北走,就见峡中平畴广袤田亩重叠,都是恩城州的辖境了。渡过小河,溯流向东北行五里,折向东,东面的山峰略略中断之处,有尖峰耸立中间,如人坐着面向东方的样子。忽然见到一条江水自东流向西,有座石桥非常长而且平整,下面开有五个桥拱,横跨江水往北上走,江水穿流过桥马上向东南冲捣进尖峰的峡谷中去。这条江就是志书所称的通利江,是由养利州流来的水流,它的下游便与逻水汇合后下流到太平州。过了桥就有一个山坞聚居着人家,这是恩城州。州衙的大门向北,也很整齐,可村子没有外墙,与安平州相同。这一天只走了十五里。刚到正午,而州官赵某〔名叫芳声。〕生病卧床,始终找不到差夫,居然坐着等待。那客馆十分简陋,菜饭也使人不能举筷子。〔据《一统志》,在田州的叫恩城,在太平府的叫思城。今天田州的恩城已经废除,而此州的名字又叫恩城,不叫思城,与《一统志》不同,不知是什么缘故。〕

【原文】

二十二日　晨餐后,夫至乃行。仍从州前西越五碧桥,乃折而循江东向行。五里,山夹愈束,江亦渐小,有石堰阻水,水声如雷。盖山峡东尽处,有峰中峙,南北俱有大溪合于中峰之西,其水始大而成江云。又东五里,直抵东峰之北[①],而北夹之山始尽。乃循北夹东崖,渡一小溪,溯中峰北畔大溪,北向行夹峡中。二里,复东转越小水向东峡,溯北大溪北崖行,渐陟山上跻。一里,始舍溪,北跻岭坳。其岭甚峻,石骨嶙峋,利者割趾,光者滑足。共北二里,始逾其巅,是名鼎促,

为养利、恩城之界。北下二里，峻益甚，而危崖蔽日，风露不收，石滑土泞，更险于上。既下，有谷一围，四山密护，中有平畴，惟东面少豁。向之行，余以为水从此出；一里，涉溪而北，则其水乃自东而西者，不识西峰逼簇，从何峡而去也。溪之南有村数家。又东一里，循北山之东崖北向行，又一里，溪从东来，路乃北去。又一里，有石垣横两山夹间，不知是何界址。于是东北行山丛间，峦岫历乱，分合倏忽。二里，出峡，始有大坞，东西横豁，南北开夹。然中巨流，故禾田与荒陇相半。北向三里，横度此坞，直抵北崖下，若无路可达者；至则东北开一隙，穿入之，峡峰峭合，愈觉宛转难竟。二里，北山既尽，其东山复大开，有村在平畴间，为东通养利大道。乃从小径北行一里，折而西北行三里，南北两夹之山，引锥标笋，靡非异境。又北行一里，复开大坞，东西亘，南北两界山如南坞，但南坞东西俱有丛岫遥叠，此则前后豁然，不知西去直达何地也。乃东北斜径坞中，共五里，至北山东尽处，东山益大开，有村在其南，已为龙英属，其东隔江即养利矣[②]。盖养利之地，西北至江而止，不及五里也。又循山北行一里，有小石峰骈立大峰之东，路透其间，渐转而西，至是北条始见土山，与南条石山夹成坞。又三里，有村北向，曰耸峒[③]，有耸峒站，乃龙英所开，馆舍虽陋而管站者颇驯。*去龙英尚四十余里。*抵站虽下午，犹未午餐，遂停站中。自登程来，已五日矣，虽行路迂曲，过养利止数里，而所阅山川甚奇，且连日晴爽明丽，即秋春不及也。

二十三日　饭而候夫，上午始至。即横涉一坞，北向三里，缘土山而登。西北一里，凌其巅。巅坳中皆夹而为田，是名鲎盘岭[④]。平行其上，又西北半里，始下土山东去[⑤]。其北坞皆石峰特立，北下颇平，约里许至坞底。于是东北绕石峰东麓而北，二里，复有一土冈横于前，西抵遥峰隙，东则南属于土山。陟冈不甚高，逾其北，即有水淋漓泻道间，丛木纠藤，上覆下湿，愈下愈深，见前山峰回壑转，田塍盘旋其下，始知横冈之南，犹在山半也。又北二里，下渡一桥，有水自西南东北去，横巨木架桥其上。过桥，水东去，路北抵石壁下。一里，忽壁右渐裂一隙，攀隙而登，石骨峻嶒，是曰大岬。半里，跻其坳，南北石崖骈夹甚峻。西穿其间，又半里始下，乃西坠半里至坞底。其处山丛壁合，草木蓊密，州人采木者，皆取给大岬云。西半里，转而东北一里，又西北二里，北望石峰间有洞并峙，一敞一狭，俱南向。路出其西，复透峡而北，

皆巨石夹径，上突兀而下廉利。于是西北共二里，两涉石坳，俱不甚高，而石俱峭丛，是名翠村岭。逾岭北下，山乃南北成界，东西大开，路向东北横截其间。二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而东，两岸石崖深夹，水潆其间，有声淙淙，而渡桥有石碑，已磨灭无文，拭而读之，惟见“翠江桥”三字。此处往来者，皆就桥前取水，爇木为炊，为耸峒至龙英中道。过桥，日已昃，而顾奴与担夫未至，且囊无米，不及为炊。俟顾仆至，今与舆夫同餐所携冷饭，余出菜斋师所贻腐干啖之，腹遂果然[6]。又东北行一里，北透山隙而入，循峡逾冈，共北三里，出田坞间，复见北有土山横于前。乃渡一小溪，共三里，抵土山下。循其南麓东北上，一里，逾岭东而北，遂西北从岭上行。又三里稍下，既下而复上，共一里，又逾岭一重，遂亘下一里，抵山之阴，则复成东西大坞，而日已西沉矣。于是循坞西行三里，北入山隙中，始有村落。一里，乃北渡一石桥。其水亦自西而东，水势与横木溪相似。桥东北有石峰悬削而起，即志所称牛角山也，极似缙云鼎湖峰。其西北又特立一峰，共为龙英水口山。又西一里，过西北特峰，抵龙英[7]，宿于草馆。州官名赵继宗，甚幼。

龙英在郡城北一百八十里。太平府至太平站七十里，太平站至耸峒七十里，耸洞至州四十里。其西为下雷，东为茗盈、全茗[8]，二州相去止一里。北为都康、向武，南为恩城、养利，其境颇大。三年前为高平莫夷所破，人民离散，仅存空廨垣址而已。外城垣与宅后垣俱厚五尺，高二丈，仆多于立。土官州廨北向，其门楼甚壮丽，二门与厅事亦雄整，不特南、太诸官廨所无，即制府亦无此宏壮[9]。其楼为隆庆丁卯年所建，厅事堂匾为天启四年布按三司所给[10]。今残毁之余，外垣内壁止存遗址，厅后有棺停其中，想即前土官赵政立者。今土官年十八岁，居于厅宅之左，俟殡棺后乃居中云[11]。

初，赵邦定有七子。既没，长子政立无子，即抚次弟政举之子继宗为嗣。而赵政谨者，其大弟也，尝统狼兵援辽归，遂萌夺嫡心，争之不得。政立死，其妻为下雷之妹，政谨私通之，欲以为内援，而诸土州俱不服。政谨乃料莫夷三人其州[12]，下雷亦阴助之，其妹遂挈州印并资蓄走下雷，而莫夷结营州宅，州中无孑遗焉。后莫夷去，政谨遂颛州境。当道移文索印下雷，因诒政谨出领州事[13]。政谨乃抵南宁，遂执而正其辟[14]，以印予前政立所抚子继

宗，即今十八岁者，故疮痍未复云。

莫夷之破龙英，在三年前；甲戌年[15]。其破归顺[16]，则数年前事也。今又因归顺与田州争镇安[17]，复有所袒而来，数日前自下雷北入镇安，结巢其地。余至龙英，道路方汹汹然，不闻其抄掠也。抄掠者乃莫夷各村零寇，而莫酋则不乱有所犯。

初，莫夷为黎夷所促，以千金投归顺，归顺受而庇之，因通其妻焉。后莫酋归，含怨于中，镇安因而纠之，遂攻破归顺，尽掳其官印、族属而去。后当道知事出镇安[18]，坐责其取印取官于莫。镇安不得已，以千金往赎土官之弟并印还当道。既以塞当道之责，且可以取偿其弟，而土官之存亡则不可知矣。后其弟署州事，其地犹半踞于莫夷，岁入征利不休。州有土目黄达者，忠勇直前，聚众拒莫，莫亦畏避，今得生聚焉。



镇安与归顺，近族也，而世仇。前既纠莫夷破归顺，虏其主以去，及为当道烛其奸，复赎其弟以塞责，可谓得计矣。未几，身死无后，应归顺继嗣，而田州以同姓争之。归顺度力不及田，故又乞援于莫。莫向踞归顺地未吐，今且以此为功，遂驱大兵象阵有万余人，象止三只。入营镇安。是归顺时以己地献莫，而取偿镇安也。莫夷过下雷在月之中，闻十八日过胡润寨。今其事未定，不知当道作何处置也。

莫夷惟鸟铳甚利，每人挟一枚，发无不中，而器械则无几焉。初，莫夷为黎夷所蹙，朝廷为封黎存莫之说。黎犹未服，当道谕之曰："昔莫遵朝命，以一马江栖黎[19]，黎独不可以高平栖莫乎？"黎乃语塞，莫得以存，今乃横行。中国诸土司不畏国宪，而取重外夷，渐其可长乎？当道亦有时差官往语莫酋者，彼则厚赂之，回报云："彼以仇哄，无关中国事。"岂踞地不吐，狎主齐盟，尚云与中国无与乎？

二十四日　候夫龙英。

纠夷有辟，土司世绝，皆有当宪。今龙英、镇安正当乘此机会，如昔时太平立郡故事，疆理其地。乃当事者惧开边衅，且利仍袭之例，第曰："此土司交争，与中国无与。"不知莫夷助归顺得镇安，即近取归顺之地。是莫夷与归顺俱有所取，而朝廷之边陲则阴有所失。其失镇安而不取，犹曰仍归土司，其失归顺赂莫之地，

则南折于夷而不觉者也[20]。此边陲一大利害，而上人乌从知之[21]！

注释

①直抵东峰之北："东"，乾隆本、四库本作"中"。

②养利州：隶太平府，治今大新县治。

③耸峒：今作松峒，在大新县治稍西北。

④鲎(hòu 后)：肢口纲剑尾目鲎科动物，我国浙江以南浅海中常能见到。头胸甲宽广，作半月形；腹面有六对附肢，腹甲较小，略呈六角形，下有六对片状游泳肢；尾呈剑状。

⑤始下土山东去：乾隆本、四库本作："土山自西南石峰攒合处旋亘东去。"

⑥果然：饱足的样子。

⑦龙英：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西南境的龙茗。

⑧茗盈：明为州，隶太平府，在大新县北境，全茗稍东北的茗盈。全茗：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北境公路边的全茗。

⑨制：言其有节制文武各官的权力。明代称总督为总制，制府即总督衙门。

⑩三司：明代分各省的地方政权为三部分，承宣布政使司管行政，提刑按察使司管刑狱，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合称"三司"。

⑪殡(bìn)：殓而未葬称殡。古时习俗，人死后殡在屋内，经过三年，再择吉日而葬，故出葬亦称出殡。

⑫料：通"撩"(liáo 辽)，撩拨，逗引。

⑬诒(dài 殆)：通"绐"，欺骗。

⑭正：执而治其罪。辟(bì)：刑法。

⑮甲戌年：即崇祯七年，公元 1634 年。

⑯归顺：明为州，直隶布政司，治所在今靖西县治稍南的旧州。

⑰镇安：明为府，治今德保县。

⑱当道：当权者。

⑲马江：今名同，在越南清化省境。

⑳折：损失。

㉑乌：何。



【今译】

二十二日　早餐后，差夫到了便动身。仍从州城前向西越过五拱桥，就转弯顺江向东行。五里，山间峡谷越来越束拢，江流也逐渐变小，有石坝拦水，水声如雷。大体在山峡东面尽头之处，有山峰当中屹立，南北两面都有大溪流到中立之峰西面汇合，那水流才开始大起来

成为江流。又向东五里，直达东峰的北面，而北面相夹的山才到了尽头。于是沿北面峡谷中靠东一侧的山崖走，渡过一条小溪，溯中峰北边的大溪行，向北行走在两山相夹的峡谷中。二里，再向东转越过小溪走向东面的峡谷，溯北边大溪靠北的山崖走，渐渐登山上爬。一里，这才离开溪流，向北登岭坳。此岭十分陡峻，石骨嶙峋，锋利的割着脚趾，光滑的脚下打滑。共往北行二里，这才翻越到岭头，这里名叫鼎促，是养利州、恩城州的分界。向北下岭二里，路更陡峻得厉害，而危崖蔽日，山风夹着雨露不止，石滑泥泞，更比上山险峻。下山后，有一圆形山谷，四周的山密密层层环护着，中间有平整的田地，唯在东面略略豁开一个口。向着豁口行，我以为水流从这里流出去；一里路，涉过溪水往北走，就见那溪水是自东而西流去的，不知西面山峰逼仄簇拥，是从哪条峡谷流出去的。溪南有个几家人的村庄。又向东一里，沿北山东侧的山崖向北行，又走一里，溪水从东流来，路于是向北去。又行一里，有石墙横在两山峡谷间，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分界线。从这里起向东北行走在成丛的山峰间，峰峦杂乱，忽分忽合。二里，出了山峡，这才有个大山坞，东西横向豁开，南北开成峡谷。然而坞中有巨大的水流，所以稻田与荒芜的土陇各占一半。向北走三里，横向越过这个山坞，直达北面的山崖下，好像无路可通的样子；走到却见东北裂开一个缺口，穿过缺口进去，峡谷中山峰陡峭四合，越觉得弯弯曲曲难以走到尽头。二里，北山完后，那东面的山势又变得十分开阔，有村庄在平旷的原野间，是向东通到养利州的大道。于是从小径往北行一里，折向西北行三里，南北两面相夹的山，似伸长的锥子冒出的竹笋，无处不是奇异之境。又向北行一里，又展开一个大山坞，东西延绵不断，南北两面的山如同南边那个山坞，但南边的山坞东西两头都有成丛的峰峦远远重叠着，此处却前后十分开阔，不知往西去一直到达什么地方了。于是向东北斜向经过山坞中，共走五里，来到北山在东面的尽头处，东面的山更加开阔，有村庄在山坞南面，已是龙英州的属地，它东面隔江处就是养利州了。原来养利州的辖地，西北面到江就到了头，不到五里路了。又沿山向北行一里，有座小石峰并立在大峰的东边，路穿过两座山峰之间，渐渐转向西，到了这里北面一列山开始见到有土山，与南面一列石山夹成山坞。又走三里，有村庄面向北方，叫耸峒，有个耸峒站，是龙英州开设的驿站，客馆的房屋虽然简陋但管理驿站的人十

分驯顺。〔距龙英还有四十多里。〕到驿站虽然才下午，还未吃午餐，便停留在驿站中。自上路以来，已有五天了，虽行走的道路迂回曲折，路过养利州境内只有几里，但所经历的山川十分奇丽，并且连日来晴朗明丽，即使是春秋之季也赶不上了。

二十三日　吃饭后等差夫，上午才到。立即横向跋涉过一个山坞，向北三里，顺着土山上登。往西北行一里，登越到土山头上。山顶的山坳中两旁都开垦为田地，这里名叫鲎盘岭。平缓行走在山头上，又向西北走半里，这才下土山往东走去。土山北面的山坞中都是独立的石峰，向北下走很平坦，约一里左右走到山坞底。于是向东北绕着石峰东麓往北走，二里，又有一座土冈横在前方，西面抵达远山的缺口处，东边则与南面的土山相连。上登土冈不怎么高，越到土冈北面，马上有水流飘洒着流泻在道路间，林木成丛藤葛纠缠，头上覆盖着林木脚下湿淋淋的，越下走水越深，望见前方的山峰回壑转，田地盘绕在山下，这才知道横亘着的土冈南面，仍在山腰上。又向北二里，下山越过一座桥，有河水自西南向东北流去，在河上用巨树横架成桥。过了桥，河水向东流去，路向北抵达石壁下。一里，忽然石壁右方渐渐裂开一道缝，攀裂缝上登，石骨嶙峋，这里叫大崾。半里路，登上山坳，南北石崖并排夹峙非常陡峻。向西穿过其中，又走半里开始下行，便向西下坠半里来到坞底。此处山峰成丛石壁四合，草木浓密，州里人伐木的，都是从大崾走。向西半里，转向东北一里，又向西北二里，望见北面石峰间有山洞并排矗立，一个宽一个窄，都是向南。路通到石峰的西面，又穿过峡谷往北走，都是巨石夹住小径，巨石上面突兀而下部锋利。于是向西北共走二里，两度跋涉石山坳，都不十分高，可岩石全都陡峭成丛，这里名叫翠村岭。越过岭向北下行，山于是分成南北两列，东西十分开阔，路向东北横截其中。二里，有座石桥跨在溪上。此溪自西流向东，两岸的石崖又深又窄，水流萦绕在其中，有淙淙的水声，过桥后有块石碑，已被磨灭没有碑文，擦拭后读碑，仅见"翠江桥"三个字。此处来往的人，都在桥前取水，点燃木柴烧饭，是从耸峒到龙英州的半路上。过桥后，太阳已偏西，可顾奴与挑夫未到，而且口袋中无米，来不及做饭。等顾仆来到后，命令他与车夫一同吃带着的冷饭，我拿出菜斋禅师送给的豆腐干吃了，肚中于是饱饱的。又向东北行一里，向北穿过山间的缺口进去，沿着峡谷越过山冈，共向北走三里，走到有田

地的山坞中，又见北面有土山横在前方。于是渡过一条小溪，共三里，抵达土山下。沿土山南麓向东北上爬，一里，越到岭东往北行，于是在岭上向西北行。又走三里渐渐下山，下来后又上山，共一里，又越过一重岭，便接连不断地下走一里，到达山北面，就见又形成东西向的大山坞，可日已沉入西山了。于是顺着山坞西行三里，向北走入山缝之中，开始有村落。一里，便向北过了一座石桥。桥下的水也是自西流向东，水势与横架木桥的溪流相似。桥东北方有石峰陡削悬空而起，就是志书所称的牛角山了，极似缙云的鼎湖峰。它西北又独立着一座山峰，共同成为龙英州位于江口的山。又向西走一里，过了西北方独立的山峰，抵达龙英，住宿在茅草盖的客馆里。〔州官名叫赵继宗，十分年幼。〕

龙英在府城北面一百八十里。〔太平府至太平站有七十里，太平站到耸峒七十里，耸峒到州城四十里。〕它西面是下雷州，东面是茗盈州、全茗州，〔两州相距只有一里。〕北面是都康州、向武州，南面是恩城州、养利州，它的辖境很大。三年前被高平的莫夷攻占，人民流离失散，仅存留下空荡荡的衙门和城墙基址而已。〔外城墙与宅第的后墙都是厚五尺，高二丈，倒塌之处多于竖立着的。〕土司的州衙向北，衙门前的门楼非常壮丽，二门与厅堂也雄伟整齐，不仅是南宁府、太平府各地的官衙所无，即便是总督衙门也没有这样宏伟壮丽。此楼是隆庆丁卯年（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修建的，厅堂上的匾额是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三司赠给的。今日在伤残毁坏之余，外墙内壁只保存下遗址，厅堂后面有棺材停放在其中，料想就是前任土司赵政立的灵柩。现在的土司年纪有十八岁，住在厅堂宅院的左厢房中，等棺材出殡后才居住到中间来。

当初，赵邦定有七个儿子。死后，长子赵政立无子，就抚养二弟赵政举之子赵继宗作为继位人。可赵政谨此人，是他的大弟弟，曾经统率土司兵救援辽东归来，便萌发了篡夺长兄之位的心，争夺不到。赵政立死后，他妻子是下雷州土司的妹妹，赵政谨与她私通，想要以她作内援，但各土州都不服。赵政谨便招引莫夷三次侵入此州，下雷州也暗中援助他，下雷州的妹妹竟然带着州印及资财积蓄逃到下雷州，而莫夷在州衙门宅第里扎营，州中没

有残存下来的人了。后来莫夷归去,赵政谨便在州境内独断独行。当局传递文书向下雷州索取官印,因而哄骗赵政谨出任兼管州中政事。赵政谨于是到达南宁,便把他拘捕起来正法了。把印件授予先前赵政立扶养的儿子赵继宗,就是现在十八岁的那个人,所以创伤仍未恢复。

莫夷攻占龙英州,在三年前;〔即甲戌年。〕他们攻破归顺州,却是数年前的事了。今天又因归顺州与田州争夺镇安府,莫夷再次为袒护归顺而来,几天前自下雷州向北进入镇安府,在镇安境内结下巢穴。我到龙英时,道路上正混乱纷纷,没听说他们抢劫掳掠。〔抢劫掳掠的是莫夷各村的零散寇贼,而莫夷首领却不随意侵犯。〕

当初,莫夷被黎夷逼迫,拿着千两黄金投奔归顺州,归顺州接受并庇护莫夷,随后与莫夷的妻子通奸。后来莫夷首领归去,心中含有怨恨,镇安府因而纠集他,竟然攻破归顺,把归顺州的官印、族人亲属尽数掳掠了去。后来归顺的当权者知道了事情出在镇安府,坐着责成他向莫夷索取官印。镇安府不得已,用千两黄金前去赎回土司的弟弟及官印奉还当权者。这样一来既向当局塞责,又可向归顺州的弟弟索取赔偿金,但土司的存亡却不可知了。后来归顺州的弟弟代理州里的政事,州里的辖地仍有一半被莫夷盘踞着,每年不停地入境来索要好处。州里有个土司头目叫黄达的人,忠心耿耿勇往直前,聚集人马抵御莫夷,莫夷也畏惧躲避他,归顺州今天才得以生息繁衍。

镇安府与归顺州,是近亲族人,但世代为仇。镇安府前次既已纠集莫夷攻占归顺,掳掠了州官而去,到被归顺当权者察觉了他的奸计时,又赎回归顺州的弟弟来塞责,可说是计谋得逞了。没有多久,身死之后没有后代,应该是归顺州为继承人,但田州因为是同姓前来争夺继承权。归顺州估计力量赶不上田州,故而又向莫夷乞援。莫夷一向盘踞着归顺州的土地没有吐出来,今天将以此作为功劳,便驱使着大军象队(有一万多人,大象只有三只。〕进入镇安府扎营。这是归顺州把自己的土地献给莫夷,而以求取得镇安府来补偿了。莫夷经过下雷州在本月月中,〔听说是十八日这天路过胡润寨。〕今天这个事件没有平定,不知当权者作出什

么样的处置了。

莫夷唯有鸟铳十分利害，每人有一支，开枪没有不击中的，可器械却没有多少。当初，莫夷被黎夷逼迫，朝廷提出封赏黎夷保存莫夷的主张。黎夷还不服气，当权者就晓谕他们说："从前莫人遵奉朝廷命令，用一个马江让黎人居住，黎人难道不可以拿高平给莫人居住吗？"黎夷这才说不出话来，莫夷得以生存下来，今天竟然横行霸道。中国的众土司不畏惧国法，却借助境外夷族的力量来增强自己，这种逐步发展的趋势难道可以助长吗？〔当权者也有不时派遣官吏前去晓谕莫夷首领的，莫夷却重重地贿赂这些官吏，命官回来报告说："诸夷因为有仇内哄，不关中国的事。"难道占据着土地不肯吐出来，侮慢州官一同结盟，还说是与中国无关吗？〕

二十四日　在龙英州等候派夫。



约束夷族有一定的法度，土司的世系断绝了，都有相应的法令。如今龙英州、镇安府正该乘此机会，像从前太平府建府时的旧例一样，整理划分他们的辖地。可当事的人惧怕引发边境事端，姑且认为沿袭旧例是有利的，只说："这是土司互相争斗，与中国无关。"不明白莫夷协助归顺州夺得镇安府后，马上会就近夺取归顺州的土地。这样莫夷与归顺州都有所得，可朝廷的边疆却在暗中失去了。他们丧失了镇安府却不去收取回来，还说仍然归属于土司，他们丢失了归顺州贿赂莫夷的领土，被南边夷族损害了却不能察觉。这是边疆地区的一大祸害，可上面的人从哪里知道这些呢！

【原文】

二十五日　候夫龙英，因往游飘岩。州治北向前数里外，有土山环绕，内有一小石峰如笔架，乃州之案山也。土人名曰飘峭。所云"峭"者，即山之称也。其前即平畴一坞，自西而东，中有大溪横于前，为州之带水，即东入养利州，为通利江源，下太平州合逻水者也。水之东有山当坞而立，即飘岩山也，为州之水口山，特耸州东，甚峭拔，即前牛角山西北特立峰也。其东崩崖之上，有岩东南向，高倚层云，下临绝壁，望之岈然。余闻此州被寇时，州人俱避悬崖，交人环守其下，终不

能上，心知即为此岩。但仰望路绝，非得百丈梯不可，乃怏怏去。循东南大路，有数家在焉。询之，曰："此飘岩也，又谓之山岩。几番交寇，赖此得存。"问："其中大几何？"曰："此州遗黎[1]，皆其所容。"问："无水奈何？"曰："中有小穴，蛇透而入，有水可供数十人。"问："今有路可登乎？"或曰："可。"或曰："难之。"因拉一人导至其下，攀登崖间，辄有竹梯层层悬缀，或空倚飞崖，或斜插石隙，宛转而上，长短不一，凡十四层而抵岩口。其两旁俱危壁下嵌，惟岩口之下，崩崖缀痕，故梯得宛转依之。岩口上覆甚出，多有横木架板，庋虚分窦，以为峰房燕垒者。由中窦入，其门甚隘，已而渐高，其中悬石拱把，翠碧如玉柱树之，其声铿然。旁又有两柱，上垂下挺，中断不接，而相对如天平之针焉。柱边亦有分藩界榻，盖皆土人为趋避计者也。由柱左北入，其穴渐暗，既得透光一缕，土人复编竹断其隘处。披而窥之，其光亦自东入，下亦有编竹架木，知有别窦可入。复出，而由柱右东透低窍，其门亦隘，与中窦并列为两。西入暗隘，其中复穹然，暗中摸索，亦不甚深。仍由中窦出外岩，其左悬石中有架木皮板，若飞阁中悬者，其中筍篚之属尚遍置焉[2]。又北杙一木，透石隙间，复开一洞西入，其门亦东向，中有石片竖起如碑状。其高三尺，阔尺五，厚二寸，两面平削，如磨砺而成者，岂亦泰山无字之遗碑？但大小异制。平其内，复逾隘而稍宽。尽处乳柱悬楞，细若柯节。其右有窦潜通中窦之后，即土人编竹断隘处也；其左稍下，有穴空悬，土人以芭覆之。窥其下，亦有竹编木架之属，第不知入自何所。仍度架木飞阁，历梯以下。下三梯，梯左悬崖间，复见一梯，亟援之上，遂循崖端横度而北，其狭径尺，而长三丈余，土人横木为栏，就柯为援，始得无恐。崖穷又开一洞，其门亦东向。前有一石，自门左下垂数丈，真若垂天之翼。其端复悬一小石，长三尺，圆径尺，极似雁宕之龙鼻水，但时当冬涸，端无滴沥耳。其中高敞，不似中窦之低其口而暗其腹。后壁有石中悬，复环一隙，更觉宛转，土人架木横芭于其内，即上层悬穴所窥之处也。徘徊各洞既久，乃复历十一梯而下，则岩下仰而伺者数十人，皆慰劳登岩劳苦，且曰："余辈遗黎，皆藉此岩再免交人之难。但止能存身，而室庐不能免焉。"余观此洞洵悬绝，而以此为长城，似非保土者万全之策。况所云水穴，当兹冬月，必无余滴，余遍觅之不得，使坐困日久，能无涸辙之虑乎？余谓土人："守险出奇，当以并力创御为上着；若仅仅避此，乃计之下也。"其人"唯，唯"谢去。是洞

高张路旁，远近见之，惟州治相背，反不得见。余西游所登岩，险峻当以此岩冠。贵溪仙岩，虽悬空瞰溪，然其上窄甚，不及此岩崆峒，而得水则仙岩为胜。余返饭于馆，馆人才取牌聚夫，复不成行。

注释

①遗黎：劫后残留的民众。

②笱(gǒu 狗)：捕鱼的竹笼。大口窄颈，腹大而长，无底，顶部装有细竹编的倒须，鱼能入而不能出。

【今译】

二十五日　在龙英等派夫，因而前去游飘岩。从州城向北前走数里外，有土山环绕，当中有一座小石峰如笔架，是州境内的案山。〔当地人叫飘峭，起名叫做"峭"的原因，就是依山形起的名称。〕山前就是一个有广平田野的山坞，自西延向东，坞中有大溪横在前方，是州境内衣带样的水流，就是向东流入养利州，是通利江的江源，下流到太平州汇合逻水的水流。溪水的东面有山正对山坞而立，就是飘岩山了，是州内河口所在的山，独自耸立在州城东面，非常陡峭挺拔，就是先前牛角山西北方独立的山峰了。它东面崩裂的山崖之上，有岩洞朝向东南，高傍着层层云天，下临绝壁，望过去十分深邃。我听说此州被入侵时，州里人都躲避在悬崖上，交趾人环绕着守在悬崖下，始终不能上去，心知就是指这个岩洞。但仰面望去道路断绝，非得有百丈高的梯子不可，只得怏怏不乐地离开了。沿大路往东南走，有几家人在那里。向他们打听，说："这是飘岩了，又把它称为山岩。几次交趾入寇，靠此洞得以存活下来。"问道："洞有多大?"答："此州劫后残遗下来的百姓，都是它容纳下来的。"问："没有水喝怎么办?"答："洞中有个小穴，像蛇一样钻进去，有水源可供给数十人喝。"问："现在有路可以登上去吗?"有人说："可以。"有人说："很难。"于是拉住一个人领路来到洞下，攀登在山崖间，总有竹梯一层层地悬挂着，或者靠着高空的飞崖，或者斜插在石缝中，弯弯折折地上去，长短不一，共十四架才到达洞口。洞口两旁全是下嵌的危壁，唯有岩洞口之下，崩裂开的石崖上连缀着石痕，所以梯子得以弯弯曲曲地靠着崖壁。洞口上方下覆的部分十分突出，有很多横架着的木板，分架成空穴，以为是蜂房燕窝的样



子。由中间的洞穴进去，那洞口十分狭窄，不久渐渐变高，洞中悬垂的石柱有双手合围粗，翠绿如玉柱竖立在那里，石声铿锵悦耳。旁边又有两根石柱，上边下垂下边挺立，中间断开不相连接，而互相对着如天平上的指针一样。柱边也有篱笆分隔着的卧床，大概都是当地人为了避难而做的准备。由石柱左边进去，那洞穴渐渐暗下来，不久见到一缕透射进来的亮光，当地人又编了竹篱隔断了那狭窄之处。分开篱笆窥视里面，那亮光也从东面射入，下面也有编成的竹篱架起的木板，心知有别的洞穴可以进去。再出来，转而由石柱右侧向东钻进低矮的洞穴，洞口也很狭窄，与中洞并列成为两个洞穴。向西进去又暗又窄，其中重又穹然隆起，在黑暗中摸索，也不怎么深。仍由中洞出到外面的岩洞，它左侧高悬的岩石中有木架铺了木板，好似飞阁悬在空中的样子，其中鱼笼筐子类的东西还四处放着。又在北面插进一个小木桩，钻入石缝中，又张开一个洞向西进去，洞口也是向东，洞中有石片竖起如石碑的样子。石片高三尺，宽一尺五，厚二寸，两面平削，像打磨而成的样子，莫非也是泰山无字碑之类的遗迹？但大小形制不同。平行在洞内，再次穿越过狭窄之处才稍稍宽起来。尽头之处钟乳石柱和悬着的石棱条，细得好似斧柄竹节。它右侧有个洞穴暗通到中洞后方，就是当地人编竹篱隔断的狭窄之处了；它左侧稍稍下去，有个洞穴空悬着，当地人用篱笆盖着它。窥视洞穴下边，也有竹子编成的木头架成的东西，只是不知从哪里进去。仍然越过木板架成的飞阁，经由梯子下走。下了三架梯子，梯子左边的悬崖间，又见有一架梯子，急忙攀着梯子上去，便沿着悬崖外沿向北横越过去，那狭窄之处宽一尺，可长有三丈多，当地人横放了树干作为栏杆，就着树枝作为拉手，这才得以不害怕。悬崖到头后又张开一个洞，洞口也是向东。洞前有一块岩石，自洞口左边下垂几丈，真像垂在空中的翅膀。岩石的下端又悬着一块小石头，长三尺，圆处的直径有一尺，极似雁宕山的龙鼻水，但此时正当冬季枯水时节，顶端没有水滴下滴而已。洞中高大宽敞，不像中洞那样洞口低矮而中段黑暗。后面石壁上有岩石悬在中央，又环绕成一道缝隙，更觉到弯弯曲曲的，当地人架了木架用篱笆横隔在里面，就是从上层空悬着的洞穴中所窥见之处了。在各洞中徘徊了很久之后，才又经过十一级梯子下来，就见岩洞下抬头守候着的有几十人，都来慰劳登岩洞的劳苦，并且说："我们这些残存下来的百姓，都是靠这

个岩洞两度免于交趾人的灾难。但只是仅能存身，而居室房屋不能幸免了。”我看此洞确实是高悬陡绝，但把此洞作为长城，似乎不是保守疆土的万全之策。何况所说的水洞，正当这样的冬月之中，必定没有富余的水滴，我遍处寻找水找不到，假使坐守其中被困的日子久了，能够没有涸辙之鲋的忧虑吗？我对当地人说：“守卫险阻出奇制胜，应当以齐心协力抗敌防御为上策；如仅仅躲避在这里，乃是下策。”那些人“是是”地辞谢而去。这个洞高高张开在路旁，远近都看得见它，唯有州城背对着，反而看不见。我西游所登的岩洞，险峻之势应当以这个岩洞为第一。贵溪的仙岩，虽然悬在空中俯瞰溪流，然而洞中非常狭窄，赶不上这个岩洞空阔，可是有水却是以仙岩为上。我返回到客馆吃饭，客馆里的人这才取出马牌来招集差夫，又不能成行。

【原文】



二十六日　晨餐后，得两肩舆，十夫。由州治前西行。半里，有小水自州后山腋出，北注大溪，涉之。又西半里，大溪亦自西南山谷来，复涉之。遂溯溪西南行一里，于是石山复攒绕成峡，又一小水自南来入。仍溯大溪，屡左右涉，七里，逾一冈。冈南阻溪，北傍峭崖，叠石为垒，设隘门焉。过此则溪南始见土山，与西北石山夹持而西。四里，乃涉溪南登土岭，一里，跻其上。又西南下一里，旋转而东南一里，复转西南，仍入石山攒合中。一里，山回坞辟，畦塍弥望，数十家倚南山，是曰东村。乃西南行田塍间，三里，遂西过石峡。所跻不多，但石骨嶙峋，两崖骈合，共一里，连陟二石脊，始下。上少下多，共一里，仍穿石山坞中，至是有小水，皆南流矣。东村之水已向南流，似犹仍北转入州西大溪者。自二石脊西，其水俱南入安平西江，所云逻水矣。山脉自此脊南去，攒峰突崿，纠丛甚固，东南尽于安平东北通利、逻水二江合处。由安平西北低下雷，止二日程；由安平东北自龙英抵下雷，且四日程，凡迂数百里，皆以此支山巇丛沓，故迂曲至此也。安平西北抵下雷，俱由交夷界上行。时恐窃发，方倒树塞路，故由其迂者。又西南四里，饭于骚村。四山回合，中有茅巢三架。登巢而炊，食毕已下午矣。西行一里，复登山峡、陡石磴半里，平行峡中半里，始直坠峡而下。上少下多，共一(缺)磴道与涧水争石。下抵坞中，又西南一里，复与土山值[①]。遂西向循土山而上，已转西南，共二里，逾山之冈。其东南隔坞

皆石峰攒合，如翠浪万叠；其西北则土山高拥，有石峰踞其顶焉。循石顶之西崖北向稍下，复上土山之后重，共一里，随土山之南平行岭半。又西南一里，遂逾岭上而越其北。于是西北行土山峡中，其东北皆土山高盘纡合，而西南隙中复见石峰耸削焉。一里，复转西南，下至峡底，其水皆自北山流向西南去，此逻水之上流也。过水，有岐北上山冈，其内为三家村。时日色已暮，村人自冈头望见，俱来助舆夫而代之。又西南一里，直抵所望石峰下，涉一小溪上岭，得郎头之巢[2]，是为安村，为炊饭煮蛋以供焉。是日行三十余里，山路长而艰也。

连日晴朗殊甚，日中可夹衫，而五更寒威彻骨，不减吾地，始知冬、夏寒暑之候，南北不分，而两广之燠[3]，皆以近日故也。试观一雨即寒，深夜即寒，岂非以无日耶？其非关地气可知。

余乡食冬瓜，每不解其命名之意，谓瓜皆夏熟而独以"冬"称，何也？至此地而食者、收者，皆以为时物，始知余地之种，当从此去，故仍其名耳。

二十七日　昧爽，饭而行。仍东下岭，由溪西循岭北坞西行。其处旧塍盘旋山谷，甚富，而村落散倚崖坞间，为龙英西界沃壤。一里，路北皆土岭，坞南多石峰。循土岭南麓渐上一里，逾土岭之西隅，岭旁即有石峰三四夹岭而起，路出其间。转北半里，复西下半里，于是四顾俱土山盘绕矣。西涉小涧一里，又西登一冈，有数茅龛在冈头，想汛守时所栖者。又盘旋西南下一里，涉一涧，其水自北而南。逾涧西行，渐循路北土山西上，二里，逾岭而北，循路西土山西北行山半，一里，逾支岭北下过，逾涧，即前所涉之上流，西自土山涯半来，夹坞田塍高下皆藉之。登涧北冈，见三四家西倚土山，已为下雷属矣。一里，西北登岭，半里，攀其巅。又西向平行半里，逾其北，始遥见东北千峰万岫，攒簇无余隙，而土峰近夹，水始西向流矣。于是稍下，循路南土峰西向连逾二岭，共一里，望见西南石峰甚薄，北向横插如屏，而路则平行土山之上。又西二里，有路自东北来合者，为英村之道。亦下雷属。其道甚辟，合之遂循路西土山南向行。一里，又逾一土岭，直转横插石峰之西。复循路西土山之南，折而西，始西向直下一里，又迤逦坦下者一里，始及西坞，则复穿石山间矣。又西北平行一里，始有村落。又西北一里，则大溪自北而南，架桥其上，溪之西即下雷矣[4]。入东隘门，出北隘门，抵行馆而解装焉[5]。是日行约十八里。州官许光祖。

下雷州治在大溪西岸，即安平西江之上流，所云逻水也。其源发于归顺西北，自胡润寨而来，经州治南流而下。

州南三十里，州北三十里，皆与高平接界。州治西大山外，向亦本州地，为莫夷所踞已十余年；西之为界者，今止一山，州衙即倚之，其外皆莫境矣。

州宅东向，后倚大山即与莫夷为界者。垒乱石为州垣，甚低，州治前民居被焚，今方结庐，（缺）内间有以瓦覆者。

其地南连安平[6]，北抵胡润寨，东为龙英，西界交趾。

时交趾以十八日过胡润寨，抵镇安，结营其间。据州人言："乃田州纠来以胁镇安者，非归顺也。"盖镇安人欲以归顺第三弟为嗣，而田州争之，故纠莫夷以胁之。

归顺第二弟即镇安赎以任本州者。其第三弟初亦欲争立，本州有土目李园助之，后不得立。李园为州人所捕，窜栖高平界，出入胡润、鹅槽隘抄掠，行道苦之。



注释

①值：相逢。

②郎头：壮族头人。《岭外代答》和《炎徼纪闻》作"郎火"。

③燠（yù 郁，又读 ào 奥）：温暖。

④下雷：原为下雷峒，明初属镇安府，嘉靖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改属南宁府，万历十八年（公元 1590 年）升为州。治今大新县西北隅、逻水西南岸的下雷。

⑤行馆：政府设置的接待宾客的房舍。

⑥其地南连安平："安平"原作"平安"，据本日记前段改。

【今译】

二十六日　早餐后，得到两乘轿子，〔十个轿夫。〕由州衙前向西行。半里，有小溪自州城后山侧旁流出，往北注入大溪，涉过小溪。又向西走半里，大溪也从西南方的山谷中流来，又涉过大溪。于是溯溪流向西南行一里，到这里石山重又攒聚回绕成峡谷，又有一条小溪自南边来注入。仍溯大溪行，屡次涉过左岸涉到右岸，有七里路，越过一座山冈。山冈南面有溪流阻住，北面依傍着陡峭的山崖，用石块垒成营垒，设立了隘门。过了此地就在溪南开始见到土山，与西北面的石

山对峙往西延去。四里，于是涉过溪水向南登土岭，一里，登到岭上。又往西南下行一里，旋即转向东南走一里，又转向西南，仍走入石山聚合之中。一里，山峦回绕山坞开阔，田地一望无际，数十家紧靠南山，这里叫东村。于是向西南行走在田野间，三里，便向西穿过石山山峡。上登的路不多，但石骨嶙峋，两侧石崖双双合拢过来，共走一里，连登两遭石脊，这才下走。上少下多，共一里，仍穿越在石山山坞中，到了这里有小溪，都往南流去了。东村的水流已向南流去，似乎还仍是向北转流进州城西边的大溪中。从那两道石脊的西面，那里的水流全部往南流入安平州的西江，就是所说的逻水了。山脉从此处山脊向南延去，山峰攒聚山崖高突，缠绕成丛十分坚实，往东南在安平州东北境通利江、逻水两江汇合处到了尽头。由安平往西北到达下雷州，只有两天的路程；由安平向东北从龙英州到达下雷州，将近四天的路程，共绕了几百里路，都是由于这支山脉山峰成丛杂沓，所以迂回到此地。〔安平州向西北到达下雷州，全部经由交夷边界上走。当时担心出现盗贼，人们砍倒树堵塞了道路，所以由这里绕道。〕又往西南行四里，在骚村吃饭。四面群山环绕，中间有三间架高的茅草屋。登上茅屋饮酒，吃完饭已是下午了。向西行一里，再登山峡、爬石磴半里，平缓地在峡中行半里，这才一直坠峡而下。上少下多，共走一(缺字。)路上的石磴与涧水争夺山石。下到山坞中，又向西南一里，再与土山相遇。于是向西沿土山而上，不久转向西南，共走二里，越过山冈。山冈东南隔着山坞处都是石峰攒聚，如碧绿的波浪千万层；山冈西北面却是土山高高围着，有石峰盘踞在土山顶上。沿石山顶西面的山崖向北稍稍下走，又上登后面一重土山，共一里，顺土山的南侧平行在山腰。又向西南一里，便越到岭上翻过山北面。于是向西北行走在土山峡谷中，峡谷东北都是土山高高地盘绕回合，而西南的缺口中再次见到石峰陡削耸立。一里，再转向西南，下到峡底，这里的水流都是从北山流向西南去，这是逻水的上游。过了河水，有条岔路向北上登山冈，山内是三家村。此时天色已晚，村里人在冈头上望见我们，都来帮助轿夫替换他们。又向西南走一里，直达远处望见的石峰下，涉过一条小溪上岭，找到郎头的茅屋，这是安村，为我烧饭煮蛋供餐。这一天走了三十多里路，山路又长又艰辛。



连日来特别晴朗，中午可穿夹衫，可五更的寒气酷冷彻骨，不

亚于我们地方，这才知道冬、夏寒暑的气候，南方北方不分，而且两广的温暖，都是因为离太阳近的缘故。试着观察，一下雨就冷，深夜便寒，难道不是由于没有太阳吗？天气冷热与地气无关可想而知。

我家乡吃冬瓜，常常不理解它命名的含义，以为瓜都是在夏天成熟而它唯独用“冬”来称呼，为什么呢？来此地便是吃的瓜、收获的瓜，都是合季节的物产，这才明白我们地方种的冬瓜，应当是从此地传去的，故而仍旧沿用它的名字罢了。

二十七日　黎明，吃过饭动身。仍向东下岭，由溪水西岸沿岭北的山坞向西行。此处多年耕种的田地盘绕在山谷中，十分富庶，而村落散布在山坞之间，依傍在山崖之下，是龙英州西境的富饶区域。一里，路北都是土岭，山坞南面石峰很多。沿土岭南麓慢慢上走一里，越过土岭的西隅，岭旁马上有三四座石峰夹住土岭突起，路经过石峰之间。转向北行半里，又向西下行半里，在这里四面环顾都是回绕的土山了。向西涉过小涧走一里，又往西登上一座山冈，有数间茅屋在冈头，推测是军队戍守时居住的地方。又盘绕着向西南下走一里，涉过一条山涧，涧水自北往南流。越过山涧西行，渐渐沿路北的土山向西上山，二里，越到岭北，沿路西的土山向西北行走在山腰，一里，越过支岭向北下山走过去，越过山涧，就是先前涉过的山涧的上游，自西面土山边半腰上流来，山坞两旁上上下下的田地都靠它灌溉。登上涧北的山冈，见三四家人在西边背靠土山，已是下雷州的属地了。一里，向西北登岭，半里，登上岭头。又向西平缓地走了半里，越到岭北，这才远远望见东北方千峰万岭，攒聚簇拥着没有空余的缝隙，而近处的土峰相夹，水开始向西流去了。从此略下走，沿路南的土峰向西一连越过两座岭，共一里，望见西南方的石峰非常薄，向北横插着如屏风，而路却平平地延伸在土山之上。又向西二里，有条路从东北方前来会合，是去英村的路。〔也是下雷州的属地。〕那条路十分宽阔，路会合后便沿着路西的土山向南行。一里，又越过一座土岭，直接转到横插石峰的西边。再沿着路西土山的南面，折向西，开始向西一直下走一里，又弯弯曲曲平坦地下走了一里，这才走到西边的山坞，就又穿越在石山之间了。又往西北平缓地走一里，开始有村落。又向西北一里，就见大溪自北流向南，架了桥在溪上，溪流的西面就是下雷州了。走入东隘门，出了北隘门，到达客馆后便解下行装。这一天走了约十八里。



〔州官是许光祖。〕

下雷州治所在大溪西岸，就是安平州西江的上游，所说的逻水了。它发源于归顺西北，自胡润寨流来，流经州城往南下流而去。

州城南三十里，州城北三十里，都与高平交界。州城西面的大山外，从前也是本州的土地，被莫夷盘踞已有十多年；西面作为边界的地方，今天只有一座山，州衙就紧靠着它，那以外都是莫夷境内了。

州衙门向东，后面紧靠的大山就是与莫夷作为疆界的山。用乱石垒砌成州城城墙，十分低矮，州衙前的民房被焚毁了，现在正在建房，(缺。)内中间或有用瓦盖顶的。

它的辖地南面连接着安平州，北边抵达胡润寨，东面是龙英州，西部与交趾毗连。

交趾人在十八日这天经过胡润寨，到达镇安府，在那一带扎营。据州里人说："是田州纠集来威胁镇安府的，不是归顺州。"大概是镇安人想要用归顺州的第三个弟弟作为继位人，而田州为争夺继承权，所以纠集莫夷来威胁镇安。

归顺州的第二个弟弟就是镇安府赎回来出任本州官的人。他的三弟起初也想争着继位，本州有个土司头目李园协助他，后来不能继位。李园被州里人追捕，逃窜栖身于高平境内，出入胡润寨、鹅槽隘掳掠，行路的人被他害苦了。

【原文】

二十八日　阴霾四塞。中夜余梦墙倾覆身，心恶之。且闻归顺以南有莫夷之入寇，归顺以北有归朝之中阻，意欲返辕，惶惑未定焉。归朝在富州、归顺之间[①]，与二州为难，时掠行人，道路为梗。考之《一统志》无其名。或曰："乃富州之旧主，富州本其头目，后得沾朝命，归朝无由得达，反受辖焉，故互相齮龁。"未知然否？下雷北隘门第二重上，有耸石一圆，高五丈，无所附丽，孤悬江湄[②]。叠石累级而上，顶大丈五，平整如台，结一亭奉观音大士像于中，下瞰澄流，旁揽攒翠，有南海张运题诗[③]，莆田吴文光作记[④]，字翰俱佳。余以前途艰阻，求大士决签为行止，而无从得签诗。叨筊筶先与约[⑤]：若通达无难，三筊俱阳、圣

而无阴；有小阻而无性命之忧，三筊中以一阴为兆；有大害不可前，以二阴为兆。初得一阴并圣、阳各一。又请决，得一圣二阳焉。归馆，使顾仆再以前约往恳，初得圣、阳、阴，又徼得圣一阳，与先所祈者大约相同，似有中阻，不识可免大难否？

上午，雾开日霁，候夫与饭俱不得。久之得饭，散步州前，登门楼，有钟焉，乃万历十九年辛卯土官许应珪所铸者。考其文曰："下雷乃宋、元古州，国初为妒府指镇安也。匿印不缴，未蒙钦赐，沦于土峒者二百年。应珪之父宗荫奉檄征讨，屡建厥勋，应珪乃上疏复请立为州治。"始知此州开于万历间，宜《统志》不载也。州南城外即崇峰攒立，一路西南转山峡，即三十里接高平界者；东南转山峡，即随水下安平者，为十九哽故道。今安平虑通交夷，俱倒树塞断。此州隶南宁，其道必东出龙英抵驮朴焉。若东北走田州，则迂而艰矣。是日为州墟期，始见有被发之民。讯交夷往镇安消息，犹无动静。盖其为田州争镇安，以子女马币赂而至者，其言是的[6]。先是，镇安与归顺王达合而拒田州[7]，田州伤者数十人，故赂交夷至，而夷亦狡甚，止结营镇安，索饷受馈，坐观两家成败，以收渔人之利，故不即动云。



夫至起行，已近午矣。出北隘门，循石山东麓溯溪西北行。四里，路左石山忽断，与北面土山亦相对成峡，西去甚深。有小水自峡中出，横堤峡口，内汇为塘，浸两崖间，余波（缺）出注于大溪。逾堤西转，路始舍大溪。已复北转，逾北面土山之西腋，复见溪自西北来，路亦西北溯之。已北径大峡，共四里，有木桥横跨大溪上，遂渡溪北，复溯大溪左岸，依北界石山行。回望溪之西南始有土山，与溪北石山相对成大峡焉。东北石山中，屡有水从山峡流出，西注大溪，路屡涉之。共西北五里，东北界石山下，亦有土山盘突而西，与西南界土山相凑合，大峡遂穷。大溪亦曲而西南来，路始舍溪西北逾土山峡，于是升陟俱土山间矣。又三里，西下土山，复望见大溪从西北来。循土山西麓渐转西行，二里，直抵大溪上。北岸土山中，复有一小水南注于溪。涉溪升阜，复溯大溪西北行，三里，抵胡润寨[8]。其地西南有大峡与交趾通界，抵高平府可三日程[9]；西北有长峡，入十五里，两峰凑合处为鹅槽隘；正西大山之阴即归顺地，日半至其州；直北鹅槽岭之北为镇安地，至其府亦两日半程，而鹅槽隘则归顺之东境也；东北重山之内，为上英峒[10]，又东北为向武地。是日下午抵胡润，闻交夷犹陆续行道上，馆人戒弗行。

余恐妖梦是践，遂决意返辕，东北取向武州道。

二十九日　早雾颇重，旋明，霁愈甚。候夫不至，余散步寨宅前后，始见大溪之水，一西北自鹅槽隘来者，发源归顺南境，经寨前南下下雷；一北自寨后土山峡中来者，发源镇安南境，抵寨后汇而分二口：一由寨宅北泻石堰，西坠前溪；一由寨宅东环绕其后，南流与前溪合。盖寨宅乃溪中一碛[11]，前横归顺之溪，后则镇安之水分夹其左右，于是合而其流始大，即志所谓逻水，为左江西北之源，与龙州、高平之水合于旧崇善县之驮绵埠者也。

胡润寨有巡检[12]，其魁岑姓，亦曰土官，与下雷俱隶南宁府，为左江属；过鹅槽隘为(缺)即右江属。而右江诸土司如田州、归顺、镇安又俱隶思恩府。是下雷、胡润虽属南宁，而东隔太平府龙英、养利之地，北隔思恩府镇安、田州之境，其界迥不相接者也。

左、右二江之分，以鹅槽岭为界，其水始分为南北流。盖山脊西北自富州来，径归顺、镇安而东过都康[13]。过龙英之天灯墟[14]，分支南下者为青莲山，而南结为壶关太平府；由龙英之天灯墟直东而去者，尽于合江镇，则左、右二江合处矣。

田州与归顺争镇安，既借交夷为重；而云南之归朝与富州争，复来纠助之。是诸土司只知有莫夷，而不知为有中国矣。或曰："镇安有叛目黄怀立往纠之。"



注释

①归朝：今作皈朝，在云南富宁县东境的公路旁。富州：隶云南广南府，治今富宁县。《游记》所述富州与归朝的关系，当地至今还有相同的传说。清代，富州旧主沈氏重新得到封建中央承认，州治正式设在皈朝，至今皈朝还有清代富州土司衙门的遗址及碑刻。

②湄(méi 眉)：岸边。

③南海：广州府附郭县，在今广东广州市。

④莆田：兴化府附郭县，即今福建莆田县。

⑤筊(jiǎo 绞)：通"珓"，亦称杯珓、杯筊，占卜用的工具，原用蚌壳，后亦剖竹或木片，使略像蚌壳形，掷于地，看其俯仰情况，以占吉凶。笤(tiáo 条)：用细竹枝扎束的笤帚。

⑥是的(dí)：肯定确实。

⑦王达：沪本作"黄达"。

⑧胡润寨：又作湖润寨，今仍作湖润，在靖西县东南隅，逻水源。

⑨高平府：今越南高平。

⑩上英峒：又作上映洞。《明史·地理志》思恩军民府载："上映州，元属镇安路，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废为洞，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复置，来属。"《粤西游日记二》十一月初九日记谓："上英峒尚属镇安。"今仍作上映，在天等县西境的公路边。

⑪碛（qì戚）：浅水中的沙石。

⑫胡润寨有巡检：原缺"润寨有巡"四字，据《明史·地理志》补，唯《明史·地理志》胡润寨巡检司属镇安府。

⑬都康：明为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所在今天等县治稍西北，仍名都康。

⑭天灯墟：即天等县治。

【今译】



二十八日　天空布满阴霾。半夜我梦见墙倒下埋在身上，心里感到很厌烦。而且听说归顺州以南有莫夷入侵，归顺州以北有归朝从中阻碍，心里想要返回去，惶惑不定。归朝在富州、归顺州之间，与这两州作对，时常抢劫行人，道路为此阻塞。据《一统志》来考察它，没有这个名字。有人说："是富州旧时的州主，富州本来是他的头目，后来受恩得到朝廷的任命，归朝无从得以上达，反而受他管辖，所以互相倾轧。"不知对不对？下雷州北隘门的第二层上，有块圆石耸起，高五丈，无所依附，孤零零地悬在江岸上。垒砌了石阶逐级而上，顶上大一丈五尺，平整如台，建了一间亭子供奉观音菩萨像在当中，下瞰澄澈的江流，翠色四旁围抱着攒聚在一起，有南海人张运的题诗，莆田人吴文光作了记文，字和文章都是佳作。我因为前途险阻，抽签求观音菩萨来决定走还是不走，可无法得到写着谶诗的竹签，叨念着用竹箸帚作为杯筊占卜，事先与菩萨约定：如果通行畅达没有灾难，三卦都是阳卦、圣卦而没有阴卦；稍有险阻却无性命之忧，三卦中以一个阴卦作为预兆；有大灾难不能前进，以两个阴卦作为预兆。起初得到一个阴卦及圣卦、阳卦各一个。又请菩萨决定，得到一个圣卦两个阳卦。归回客馆，派顾仆再按先前约定的前去恳求，起初得到圣卦、阳卦、阴卦各一个，又求得圣卦、一个阳卦，与先前所求的卦象大约相同，似乎中途有险阻，不知可否免除大难？

上午，雾开日丽，等候差夫与饭都没有得到。很久才吃了饭，在州

衙前散步，登上门楼，有铜钟在楼上，是万历十九年辛卯（公元1591年）土司许应珪铸造的。考察钟上的铭文，说："下雷是宋代、元代以来的古州，国朝初年被妒忌的府官〔指镇安府。〕藏匿了官印不缴纳出来，未受到皇帝钦赐，沦为土峒的时间有二百年。应珪的父亲宗荫尊奉檄文征讨，屡建功勋，应珪于是呈上奏章请求重新设立为州一级政区。"这才了解到此州开创于万历年间，因此《一统志》未记载。州城外南边就是高大的山峰攒聚矗立，一条路向西南转过山峡，就是走三十里连接高平边界的路；向东南转入山峡，就是沿江水下行安平州的路，是去十九峺的老路。现在安平州担忧与交夷交往，砍倒树木全部塞断了此路。此州隶属南宁府，去南宁的路必定要向东出龙英州抵达驮朴。如果向东北走田州，那么又绕道又艰险了。这天是州城的赶集日，这才见到有披发的百姓。打听交夷前往镇安府的消息，仍没有动静。原来他们为田州争夺镇安府，是用女子、马匹、金钱贿赂才来的，这话肯定确实。这之前，镇安府与归顺州的王达联合抵御田州，田州伤了数十人，所以贿赂交夷前来，而交夷也非常狡猾，只在镇安府扎营，索取粮饷接受馈赠，坐观两家的胜败，以收渔翁之利，所以不马上行动。

差夫到了就起身出发，已接近中午了。走出北隘门，沿石山的东麓溯溪流往西北行。四里，路左的石山忽然断了，与北面的土山也是相对成峡，向西进去十分深邃。有条小溪从峡中流出，峡口横筑了堤坝，里面积水成塘，浸泡在两面山崖之间，溢出的塘水（缺字。）流出来注进大溪。越过堤坝向西转，路开始离开大溪。不久又向北转，越过北面土山的西侧，又见大溪水自西北流来，路也向西北逆流而行。不久往北经过大峡谷，共四里，有座木桥横跨在溪上，于是过到溪北，再溯大溪左岸走，靠着北面一列石山行。回头望溪流的西南开始有土山，与溪北的石山相对形成大峡谷。东北的石山中，常常有水流从山峡中流出，向西注入大溪，道路多次涉过溪流。共往西北行五里，东北一列石山下，也有土山盘绕着突向西去，与西南一列土山相会合，大峡谷便到了头。大溪也弯向西南流来，道路这才离开溪流向西北越过土山山峡，从这里起上登跋涉全是在土山之间了。又走三里，往西下了土山，又望见大溪从西北流来。沿土山的西麓渐渐转向西行，二里，直达大溪之上。北岸的土山中，又有一条小溪向南注入溪中。涉过溪流登上土山，再次溯大溪往西北行，三里，抵达胡润寨。这地方西南面有

大峡谷与交趾边界相通，到达高平府约有三天路程；西北面有条长峡谷，进去十五里，两列山峰会合处是鹅槽隘；正西大山的北面就是归顺州的辖地，一天半到归顺州；正北鹅槽岭的北面是镇安府的属地，到镇安府也有两天半路程，而鹅槽隘便是归顺州的东境了；东北的重重山峦之中，是上英峒，再往东北是向武州的辖地。这天下午抵达胡润寨，所说交夷仍陆陆续续行走在路上，客馆里的人劝告不要上路。我害怕怪梦应验，于是决定返回去，向东北取道去向武州。

二十九日　早晨雾气很浓，不久明亮起来，雾散开更加晴朗。等候差夫不来，我在寨子宅第前后散步，这才见大溪的水流，一条从西北自鹅槽隘流来的，发源于归顺州南境，流经寨前向南下流到下雷州；一条从北边自寨后的土山峡中流来的，发源于镇安府南境，流到寨后汇积成塘而后分为两个水口：一个水口的水由寨子宅第北边泻入石坝中，向西坠入寨前的溪中；一个水口的水由寨子宅第东面环绕到寨后，往南流去与寨前的溪流汇合。原来寨子的宅第乃是溪中的一片沙石浅滩，前边横着发源于归顺州的溪流，后面就是镇安府流来的溪水分别夹在它的左右，到这里汇合后水流才开始变大，就是志书所称的逻水，是左江在西北方的源头，与龙州、高平流来的水流在旧崇善县的驮绵埠汇合。

胡润寨设有巡检司，它的头目姓岑，也是土官，与下雷州一同隶属于南宁府，是左江道的属地；过了鹅槽隘是（缺字。）就是右江道的属地。而右江道的诸土司如田州、归顺州、镇安府又都隶属于思恩府。这样下雷州、胡润寨虽归属于南宁府，但东面隔着太平府的龙英州、养利州的辖地，北面隔着思恩府的镇安府、田州的地域，它们的边界距离很远不相连接。

左、右二江的划分，以鹅槽岭为界，这里的水流开始分为南北两个流域。大体上山脊自西北的富州延伸而来，经过归顺州、镇安府而后往东延过都康州。经过龙英州的天灯墟，分出的支脉向南下延的是青莲山，而后在南面盘结为壶关太平府；由龙英州的天灯墟一直向东而去的，尽头在合江镇，就是左、右二江的汇合处了。

田州与归顺州争夺镇安府，既已借助交夷来增强自己；而云南的归朝与富州相争，又纠集交夷来帮助。这是诸土司只知道有莫夷，却不知道有中国了。〔有人说："镇安府有个叛离的头目黄怀立前去纠集莫夷。"〕

【原文】

三十日　早寒甚。初雾旋霁，而夫终不来。盖此处铺司奸甚[①]，惟恐余往归顺，以归顺远也。屡以安南夷人满道恐吓余。其土官岑姓，乃寨主也，以切近交夷，亦惟知有夷，不知有中国。夷人过，辄厚款之，视中国漠如也。交夷亦厚庇此寨，不与为难云。余为馆人所惑，且恐妖梦是践，是早为三阄请于天[②]：一从归顺，一返下雷，一趋向武。虔告于天而拈决之，得向武者。馆人亦利余往向武。盖归顺须长夫，而向武可沿村起换也。

下午夫至，止八名。少二名。及各夫又不赍蔬米，心知其为短夫，然无可再待理，姑就之行。从寨宅溯北来溪而上，半里，渡溪中土冈而行，于是溪分为两而复合。取道于中又半里，渡其西夹冈者，回顾溪身自土山东峡来，而路出土山西峡上。二里，其峡穷，遂逾山陟坳。一里，复东下而与大溪遇，乃溯溪北岸东北行。二里，有石山突溪北岸，其上藤树蒙密，其下路滦江潭，仰顾南北，俱土山高爽，而北山之巅，时露峭骨，而复突此石山当道，崚嶒欹侧[③]，行路甚难。然两旁俱芟树披茅，开道颇阔，始知此即胡润走镇安之道，正交夷经此所开也。余欲避交夷不往归顺，而反趋其所由之道，始恨为馆人所卖云。循石山而东北一里，见一老人采薪路旁，舆人与之语，遂同行而前。半里，有树斜偃溪两岸，架桥因其杪，而渡溪之南，是为南陇村。有数家在溪南，舆夫舁入老人家，遂辞出。余欲强留之，老人曰："余村自当前送，但今日晚，请少憩以俟明晨，彼夫不必留也。"余无可奈何，听其去。时日色尚可行数里，而余从老人言，遂登其巢。老人煮蛋献浆。余问其年，已九十矣。问其子几人，曰："共七子。前四者俱已没，惟存后三者。"其七子之母，即炊火热浆之妪，与老人齐眉者也[④]。荒徼绝域，有此人瑞[⑤]，奇矣，奇矣！一村人语俱不能辨，惟此老能作汉语，亦不披发跣足，自下雷至胡润，其人半披发不束。并不食烟与槟榔，且不知太平、南宁诸流官地也。老人言："十六日交夷从此过，自罗洞往镇安，余走避山上，彼亦一无所动而去。"



十一月初一日　早雾，而日出丽甚，自南陇东北行，一里，渡溪北岸。溯溪上二里，见其溪自东南山峡轰坠而下。盖两峡口有巨石横亘如堰，高数十丈，阔十余丈，轰雷倾雪之势，极其伟壮，西南来从未之见也。水由此下坠成溪西南去，路复由峡北山坞溯小水东北上。一里坞

穷，遂逾岭而上。一里，抵岭头，遇交夷十余人，半执线枪，俱朱红柄。半肩鸟铳[⑥]，身带藤帽而不戴，披发跣足，而肩无余物。见余与相顾而过。舆人与之语，云已打镇安而归，似亦诳语[⑦]。又行岭上半里，复遇交夷六七人，所执如前，不知大队尚在何所也。从此下岭半里，复与溪遇，溯之而东又半里，溪自南来，路出东坳下，见一畴一坞，随之东北行。一里，有桥跨大溪上。其溪北自石山腋中来，西南经此坞中，乃南转循山而北，出东坳之西。由桥之北溯溪北入，即镇安道，交夷所由也；渡桥南，循溪东北，渡东来小溪北，为罗峒村；由小溪南循山东入，为向武道；又从东南山隙去，为上英、都康州道。渡桥共半里，换夫于罗峒村[⑧]。村倚坞北石山下。石峰之西，即镇安道所入；石峰之东，即向武道所逾，始得与交夷异道云。待夫久之，村氓献蛋醴。仍南渡东来小溪，循石山嘴转其南峡东向上，一里半，登陇上，于是复见四面石山攒合，而山脊中复见有下坠之洼。又一里半，盘陇而入，得数家焉，曰涌村。复换夫东行坞中，逾一小水，即罗峒小溪东来之上流。二里，乃东北上岭。其岭颇峻，一里抵其坳，一里逾其巅。左右石崖刺天，峭削之极，而岭道亦崎岖蒙翳，不似向来一带宽辟矣。逾岭，从岭上循东南石崖，平行其阴，又沿崖升陟者三里，渡一脊。脊东复起一崖，仍循之半里，乃东南下壑中，一里，抵其麓。于是东北行田陇间，又里许，环壑中村聚颇盛，是曰下峺[⑨]，其水似从东南山峡去。乃饭而换夫，日将晡矣。又东北上土山夹中，已渐北转，共二里，宿于上峺，而胡润之境抵是始尽。

初二日　早无雾，而日丽甚。晨餐甚早，村氓以鸡为黍。由上峺村北入山夹中，一里，登岭而上，其右多石峰，其左乃土脊。半里，逾脊北下，即多流蹊水塍，路旁有流汩汩，反自外塍奔注山麓穴中。平下半里，又北行田陇间者一里，有村在路右峰下，是为南麓村[⑩]。换夫北行二里，路右石峰之夹，路左土垅之上，俱有村落。一小水溪界其间，有水如发，反逆流而南。盖自度脊，东石、西土，山俱不断，此流反自外入，想潜坠地中者。候夫流畔久之，然腹痛如割。夫至，舆之行，顷刻难忍，不辨天高地下也。北行三里，有村在路左山下，复换夫行。于是石山复离立环绕，夹中陂陀高下，俱草茅充塞，无复旧塍。东北八里，腹痛稍瘥，有村在路左石崖之内，呼而换夫。其处山夹向东北下，而路乃西北逾石坳。始上甚峻嶒，半里，逾石山而上，其内皆土山。又上半

里，即西北行土山夹中一里，又平下者一里，循北坞而去一里，见小溪自西坞中来。路涉溪左又北半里，舍溪，又西向折入土山峡半里，是为坪濑村。时顾仆以候夫后，余乃候炊村巢。顾仆至，适饭熟，余腹痛已止，村氓以溪鲫为饷，为强啖一盂。饭后夫至，少二名，以妇人代担。复从村后西逾一坳，共一里，转出后坞，乃东向行。止坞，转而北，共一里，则前溪自南而来，复与之遇。循溪左北行十里，又转而西向入山峡半里，有村曰六月。候夫甚久，以二妇人代舆。仍从北山之半东向出峡，半里，乃逾岭北下，共一里，复从田塍东北行。已复与南来溪遇，仍溯其西北一里，有石峰峭甚，兀立溪东，数十家倚峰临溪。溪之西，田畦环绕，辟而成坞，是曰飘峒，以石峰飘渺而言耶？土人呼尖山为"飘"。换夫，北陟岭半里，转而西入山峡，一里而下。又西北一里半，有草茅数楹在西坞，寂无居人，是曰上控。前冬为镇安叛寇王歪劫掠，一村俱空，无敢居者。于是又北半里，折而东南入石山之夹，又半里，有上控居人移栖于此。复换之行，已暮矣。透峡东南向石山下，共一里，是曰陈峒。峒甚辟，居民甚众，暗中闻声，争出而负舆。又东一里，路北石山甚峭，其下有村，复闻声出换。又东一里，峭峰夹而成门，路出其中，是曰那哽，嵚崎殊甚[11]。出峡，宿于那哽村。是日共行三十五里，以屡停候夫也。

初三日　天有阴云而无雨。村夫昧爽即候行，而村小夫少，半以童子代舆，不及饭，遂行，以为去州近也。东行半里，当前有石山巍耸。大溪自南峡中透出，经巍峰西麓，抵其北，折而捣巍峰北峡中东向去。路自西来，亦抵巍峰西麓，渡溪堰，循麓沿流，亦北折随峰东入北峡中。盖巍峰与溪北之峰峭逼成峡，溪捣其中，势甚险阻。巍峰东瞰溪西，壁立倒插，其西北隅倚崖阻水，止容一人攀隘东入，因而置栅为关，即北岸寨也。若山海之东扼[12]，潼关之西悬，皆水冲山截，但大小异观耳，而深峭则尤甚焉。去冬，交夷攻之不能克而去。王歪纠来，掠上控而去。入隘门，其山中凹而南，再东复突而临水。中凹处可容数百人，因结为寨，有大头目守云。过寨东。又南向循崖，再出隘门南下。自渡溪入隘来，至此又半里矣。于是东向行山坞间，南北石山排闼成坞，中有平畴，东向宛转而去，大溪亦贯其中，曲折东行，南北两山麓时时有村落倚之。而那哽夫又不同前屡换，村小而路长，岂此处皆因附郭守险，不与乡村同例，一贵之十里之铺者耶？东北行平畴间，两涉大溪，随溪之

西共东北五里，循路右山崖南转，始与溪别。一里，乃换夫于路右村中，已望向武矣[13]。税驾于向武铺司。此州直隶于省，而辖于右江，供应不给，刁顽殊甚。投滕书，竟置不理。向武州官黄绍伦，加衔参将，其宅北向，后倚重峰，大溪在其北山峡中，志谓："枯榕在州南[14]。"非也。夜半，雨作。

注释

①铺司：管理驿站的机构。

②阄(jiū 鸠)：即拈阄。用几张小纸片写上字或记号，揉成纸团，由有关的人任取，根据所取纸上的字决定奔取等行动。

③崚嶒(léng céng 棱层)：高峻突兀的样子。

④齐眉：夫妇相敬如宾。

⑤瑞(ruì 锐)：吉祥难得的东西。人瑞：年寿特高的人。



⑥线枪：鸟枪类火器的一种，周围成八棱形，木床只及身管的一半，没有通条。鸟铳：原作"乌铳"。《武备志》："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据改。鸟铳(chòng 冲)：亦称鸟嘴铳，是古代的一种金属管形火器。有瞄准器，身管长，有木托，但仍用火绳发火。

⑦诳(kuáng 狂)语：欺骗人的话。

⑧罗峒村：今作乐屯，在靖西县东南隅，胡润东北。

⑨下哽：今作下更，在靖西县东南隅，乐屯东北。

⑩南麓村：今作𨻶乐，在天等县西隅。

⑪嵚(qīn 钦)崎：山高峻的样子。

⑫山海：即山海关，又称"榆关、渝关"，在明代长城的东端，今河北秦皇岛市。北依角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关城雄伟，自古即为华北到东北的交通要冲。关城今存，上有"天下第一关"的题额，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⑬向武：明为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所在今天等县西北境的向都。

⑭枯榕江：今称城江，从西南往东北流，在田东境内人右江。

【今译】

三十日　早晨冷极了。起初下雾随即晴开，但差夫始终不来。原来此处的铺司十分奸猾，唯恐我前去归顺州，〔因为去归顺州路远。〕屡次用满路都是安南夷人来恐吓我。这里的土司姓岑，是寨主，由于接近交夷，也唯知有夷人，不知有中国。夷人路过，总是重重地款待他们，对中原来的人却漠然视之。交夷也重视庇护此寨，不与它为难。

我被客馆中的人所迷惑，并且担心恶梦应验，这天早上拈了三个阄请求于上天：一个从归顺州走，一个返回下雷州，一个取道向武州。向上天虔诚祷告后抛出来决定去向，得到去向武州的阄。〔客馆中的人也用去向武州顺利来引诱我。原来是去归顺州必须要长途脚夫，但去向武州可在沿途村子中征用调换脚夫。〕

下午脚夫到了，只有八名。〔少了两名。〕至于各个脚夫又不带米菜，心知他们是短途脚夫，然而没有可以再等下去的理由，姑且随他们上路。从寨子宅第溯北来的溪流上行，半里，渡到溪流中的土冈上行，在这里溪流分为两条又重新会合。取道走中间又是半里，渡过那在西面夹住山冈的溪流，回头看去溪流从土山东面的峡中流来，而路通到土山西面的峡谷上。二里，这条峡谷完了，就越过山冈登上山坳。一里，再向东下走而与大溪相遇，于是溯溪流北岸向东北行。二里，有石山突起在溪流北岸，石山上藤枝树丛浓密，山下道路回绕在江边，仰望南北，都是高大清朗的土山，而北山的山顶，不时露出陡峭的石骨，而又突起这座石山挡住道路，高峻突兀，歪斜倾侧，行路十分艰难。不过两旁的树丛茅草全被割除开了，道路开挖得十分宽阔，这才知道此路就是从胡润寨走向镇安府的路，正是交夷经过此地开挖的道路。我想躲避交夷不去归顺州，可反而取道他们所经由的路，方才悔恨被客馆中的人出卖了。沿石山往东北走一里，见一位老人在路旁采伐薪柴，轿夫与他交谈，便一同往前走。半里，有棵树斜倒在溪流两岸，就着树梢架了桥便渡到溪流的南面，这是南陇村。有几家人在溪南，轿夫把轿子抬入老人家，便告辞出去了。我想强行挽留他们，老人说："我们村自然应往前送，但今天晚了，请稍作休息以等待明天早晨，那些脚夫不必留了。"我无可奈何，听任他们去了。此时天色还可前行数里，但我听从老人的话，便登上了他的茅屋。老人煮蛋献水。我问了他的年龄，已有九十岁了。问他有几个儿子，说："共有七子。前边的四个都已死了，唯有后面的三个存世。"他那七个儿子的母亲，就是烧火热水的老妇人，与老人相敬相爱。在这荒凉的人烟断绝的地方，有此等年寿特高的人，奇了，奇了！一村人讲的话都听不懂，唯有这位老人能讲汉话，也不披发赤脚，〔从下雷州到胡润寨，那里的人有一半披着头发不束起来。〕并且不吃烟草与槟榔，而且不知道太平府、南宁府各处流官管辖的地方。老人讲："十六日交夷从此路过，自罗洞前往镇安府，

我逃避到山上，他们也一无所动便离开了。”

十一月初一日　早晨有雾，但太阳出来十分艳丽。自南面的土陇往东北行，一里，渡到溪北岸。溯溪上行二里，见此溪自东南的山峡中轰鸣着坠下来。原来是峡口两侧有巨石横亘着如同堤坝，高数十丈，宽十多丈，雷霆轰鸣雪浪倾泻的气势，极其雄伟壮丽，到西南地区以来从未见到过。水从此处下坠成溪向西南流去，路再由山峡北面的山坞溯小溪从东北向上延伸。一里，山坞到了头，便翻越山岭而上。一里，到达岭头，遇上十多个交夷，一半握着线枪，〔全是朱红色的枪柄。〕一半肩扛鸟铳，身上带着藤帽却不戴上，披发赤脚，而肩上没有其他物品。见了我与我互相望着走过去。轿夫与他们交谈，说是已打下镇安府归来，似乎也是骗人的话。又行走在岭上半里，再次遇上六七个交夷，握着的武器与先前的一样，不知大队人马还在什么地方了。从此处下岭半里，再次与溪流相遇，溯溪往东又走半里，溪水自南边流来，路通到东面的山坳下，见到一片田畴一个山坞，顺着山坞往东北行。一里，有座桥跨在大溪上，此溪自北面的石山侧旁流来，向西南流经此处山坞，于是向南转去沿着山往北流，流出东面山坳的西侧。由桥的北头溯溪向北进去，就是去镇安府的路，是交夷经过的道路；渡到桥南，顺溪流向东北渡过东来的小溪往北走，是罗峒村；由小溪南面沿着山向东进去，是去向武州的路；又从东南方的山缝中前去，是去上英峒、都康州的路。过了桥共走半里，在罗峒村换夫。村子紧靠在山坞北面的石山下。石峰的西边，就是去镇安府路的入口处；石峰的东面，就是到向武州要穿越的的，这才得以与交夷分道而行了。等换夫等了很久，村民献来了鸡蛋与甜酒。仍向南渡过东来的小溪，沿石山山嘴转到它南边的峡谷向东上走，一里半，登到土陇上，于是又见四面的石山攒聚合拢，而且山脊中又见到有下坠的洼地。又走一里半，绕着土陇进去，见到几家人在那里，叫涌村。又换了夫向东行走在山坞中，越过一条小溪，就是罗峒村从东面流来的小溪的上游。二里，便向东北上岭。此岭十分陡峻，一里抵达岭坳，一里越上岭头。左右的石崖刺入天空，峻峭陡削之极，而岭上的路也崎岖不平荒草密蔽，不如先前来时那一带宽阔了。越过岭头，从岭上沿东南侧的石崖，平缓地走在岭头的北面，又沿石崖升登了三里路，越过一条山脊。山脊东面又耸起一座山崖，仍沿着山崖走半里，于是向东南下到壑谷中，一里，到达山



麓。从这里往东北行走在田陇之间，又走一里左右，壑谷环绕之中村落十分繁荣，这里叫下哽，这里的水流似乎是从东南方的山峡中流去。于是吃了饭换夫，将近下午三五点钟了。又向东北上到土山峡谷中，不久渐渐向北转，共二里，住宿在上哽，而胡润寨的辖境在这里才到头。

初二日　清早无雾，而太阳十分艳丽。早餐吃得非常早，村民用鸡肉当饭。由上哽村向北进入山峡中，一里，登岭而上，岭右有许多石峰，岭左是土山脊。半里，越过山脊向北下行，就是许多拖泥带水的田间小路，路旁有淙淙的流水，反而从土埂外面奔流到山麓下的洞穴中。平缓地下走半里，又向北行走在田亩间有一里，有村庄在路右的山峰下，这是南麓村。换夫后往北行二里，路右石峰的夹谷中，路左的土陇之上，都有村落。一条小溪隔在其中，有水细如发丝，反而逆流向南。大概自从越过山脊，东面的石峰、西面的土山，山峰都是连接不断，这条溪流反而从山外流进来，推想是潜坠到地下的水流。在流水旁等脚夫等了很久，然而腹痛如刀割。脚夫到后，用轿抬着我走，腹痛难以忍受，辨不出天高地低了。向北行三里，有个村庄在路左的山下，再次换了夫上路。从此地起石山再度成排矗立环绕，峡谷中倾斜的山坡高高低低，全是茅草充塞着，不再有先前的田亩了。向东北八里，腹痛稍稍缓解了些，有村庄在路左的石崖之内，呼叫着换了夫。此处的山峡向东北下延，而路便向西北翻越石山山坳。开始上时十分高峻，半里后，越过石山往上走，那以内都是土山。又上走半里，马上往西北行走在土山峡谷中一里，又平缓下行一里，沿北面的山坞而去又一里，见小溪从西边的山坞中流来。路涉到溪流左岸又向北行半里，离开小溪，又向西折入土山峡谷中走半里，这是坪濑村。此时顾仆由于等候脚夫走在后面，我便在村中茅屋里等着煮饭。顾仆到时，恰好饭熟了，我的腹痛已止住了，村民用溪中的鲫鱼当饭，为此勉强吃了一盂饭。饭后脚夫来到，少了两名，派妇女来代替挑夫。再从村后向西越过一个山坳，共走一里，转出到后面的山坞，于是向东行。走到山坞，转向北，共行一里，就见先前的溪流从南边流来，再次与它相遇。沿溪左往北行十里，又转向西走入山峡间半里，有个村庄叫六月。等换夫的时间非常久，派两个妇女来代替轿夫。仍然从北山的半腰上向东走出山峡，半里，于是越过山岭向北下走，共一里，又从田野中往东北行。不久再次



与南来的溪流相遇，仍溯溪往西北行一里，有座石峰非常陡峭，兀立在溪东，数十家人背靠石峰面临溪流。溪水的西面，田亩环绕，敞开成山坞，这里叫飘峒，是因为石峰飘渺才这样叫的吗？〔本地人把尖山称为“飘”。〕换夫后，向北登岭半里，转向西走入山峡，一里后下走。又往西北一里半，有数间茅草屋在西面山坞中，寂静无人住，这里叫上控。前年冬天被镇安府的叛贼王歪劫掠，一村全空了，无人敢居住。从这里又向北走半里，折向东南走入石山的峡谷中，又行半里，有上控的居民移居在此。再次换夫上路，已经天黑了。穿过山峡向东南走到石山下，共一里，这里叫陈峒。陈峒十分开阔，居民非常多，黑暗中听见呼声，争着出来抬轿。又向东一里，路北的石山非常陡峭，山下有村庄，又是听到呼声出来替换。又往东一里，陡峭的山峰夹成门状，路经由其中，这里叫那哽，地势特别高峻。走出山峡，住宿在那哽村。这天共走三十五里，是因为屡次停下来等候换夫。



初三日　天上有阴云却无雨。村中的脚夫黎明就等着出发，可村小夫少，一半是用儿童来代替轿夫，来不及吃饭，便动身，以为离州城近了。向东行半里，正前方有石山巍然高耸。大溪从南边的峡中穿流而出，流经巍峨的高峰西麓，到达山峰北边，折头捣向巍峨高峰北面的峡谷中向东流去。路从西边来，也是到达巍峨高峰的西麓，渡过溪中的堤坝，顺着山麓沿着溪流，也向北折去随着山峰往东走入北面的峡谷中。原来巍峨之峰与溪北的山峰险峻狭窄形成峡谷，溪流冲捣在峡中，地势十分险要。巍峨之峰在东边俯瞰着溪流西面，墙壁样矗立倒插下来，它的西北角靠着山崖挡着水流，只容得下一个人攀着隘口向东进去，因而设置了栅栏作为关隘，就是北岸寨了。好似山海关扼住东方，潼关高悬在西方，都是水流冲击山体截断，只不过是景观大小不同罢了，可深邃陡峭之势却尤其厉害。去年冬天，交夷攻打这里不能攻克便离开了。〔是王歪纠集来的，掳掠了上控村而去。〕进入隘门，这里的山中间凹向南延伸，再往东去又突起并下临流水。中间下凹之处可容纳数百人，就势建为寨子，有大头目守卫。经过寨子东面，又向南沿着山崖走，再走出隘门向南下行。自从渡溪进入关隘以来，到此又是半里路了。于是向东行走在山坞间，南北的石山似门扇样排列成山坞，中间有平旷的原野，向东宛转而去，大溪也流贯在其中，曲折地向东走去，南北两面的山麓下时时有村落背靠着山。而那哽村的脚夫又

不同前面的屡次调换,村小而路长,莫非此处全是因为靠近城郭守卫险阻之处,与别的乡村的规定不一样,是一向重视的近城十里的站铺那样的地方吗?往东北行走在平坦的田野间,两次涉过大溪,顺大溪的西岸共向东北行五里,沿路右的山崖向南转,这才与大溪分手。一里,就在路右的村子中换夫,已望得见向武州城了。停宿在向武州驿站中。此州直接隶属于省里,但由右江道管辖,不供奉应差,特别刁猾顽固。〔投递了滕肯堂的信,竟然置之不理。〕向武州州官是黄绍伦,加授了参将的衔头,他的府第向北,后面背靠重重山峰,大溪在他府第北面的山峡中,志书说:"枯榕江在州城南面。"不对。半夜,下起雨来。

【原文】

初四日,候夫司中,雨霏霏竟日。赋投黄诗,往叩中军胡、谢。二人皆贵池人[①],亦漫留之,为余通黄。

初五日　寒甚,上午少霁。夫至,止六名。有周兵全者,土人之用事者也,见余诗辄携入,且谕夫去,止余少留。下午,黄以启送蔬米酒肉[②]。抵暮,又和余诗,以启来授。



初六日　凌晨起,天色已霁。饭后周名尚武,字文韬。复以翰至[③],留少停;余辞以夫至即行。既而夫亦不至。乃北向半里,觅大溪。即枯榕江。随其支流而东,一峰圆起如独秀,有洞三层,西向而峙。下洞深五丈,而无支窍,然轩爽殊甚。而内外俱不能上通,仰睇中上二层飘渺,非置危梯,无由而达。已出洞,环其北东二麓,复半里矣。共二里,还抵寓。适夫至,欲行。周文韬来坐留,复促其幕宾梁文焕往携程仪至。乃作柬谢黄[④],装行李,呼夫速去。及饭毕,而夫哄然散,无一人矣。盖余呼其去,乃促其起程,而彼误以为姑散去也。饭后,令顾仆往催其家,俱已入山采薪,更订期明早焉。余乃散步四山,薄暮返铺司,忽一人至,执礼甚恭,则黄君令来留驾者,其意甚笃挚。余辞以名山念切,必不能留,托其婉辞。已而谢、胡各造谒,俱以主人来留,而前使又往返再三。已而周文韬复同大头目韦守老者来谒,"守老",土音作"苏老",当道以守备假之。传谕谆谆,余俱力辞云。既暮,黄君复以酒米蔬肉至,又以手书恳留,俟疾起一晤,辞礼甚恭。余不能决而卧。

初七日　早寒彻骨,即余地禁寒不是过也。甫晓,黄君又致鸡肉酒米。余乃起作柬答之,许为暂留数日。是日明霁尤甚,而州前复墟,

余乃以所致生鸡畀僧代养，买蕉煮肉，酌酒而醉。

初八日　上午，周文韬复以黄君手柬至，馈青蚨为寓中资，且请下午候见。盖土司俱以夜代日，下午始起栉沐耳。下午，文韬复来引见于后堂，执礼颇恭，恨相见晚。其年长余三岁，为五十五矣。初致留悃[5]，余以参礼名山苦辞之。既曰："余知君高尚，即君相不能牢笼，岂枳棘敢栖鸾凤？惟是路多艰阻，虑难即前。适有归顺使人来，余当以书前导，且移书归朝，庶或可达。"而胡润乃其婿，亦许为发书。遂订迟一日与归顺使同行。乃布局手谈[6]，各一胜负。余因以囊中所存石斋翁石刻并湛持翁手书示之，彼引余瞻钦锡奖额[7]，上书"钦命嘉奖"四字，乃崇祯八年十月十五日为加参将向武知州黄绍伦立。时额新装，悬于高楣，以重席袭护，悉命除去，然后得见。久之返寓，日将晡矣。文韬又以黄柬来谢顾。

初九日　待使向武。是日阴云四布，欲往百感岩，以僧出不果。此地有三岩：当前者曰飘琅岩，即北面圆峰，累洞三层；中上二层不能上，时州官亦将缚梯缠架穷之。在上流者曰白岩寨，土音曰不汗，一作北岸。在治西数里，即来时临流置隘门处；在下流者曰百感岩，在治东北数里，枯榕江从此入。此三岩黄将欲穷之，订余同行，余不能待也。



间晤胡中军□尚并归顺使者刘光汉，为余言："昔镇安壤地甚广，共十三峒。今归顺、下雷各开立州治，而胡润亦立寨隶南宁。胡润之东有上英峒，尚属镇安，而旧镇安之属归顺者，今已为交夷所踞，其地遂四分五裂；然所存犹不小。昔年土官岑继祥没，有子岑日寿存宾州，当道不即迎入，遂客死，嗣绝。其由镇安而分者，惟归顺为近，而胡润次之，田州、泗城同姓不同宗，各恃强垂涎，甚至假胁交夷，则田州其甚者也。"又言："自归顺抵广南，南经富州，北经归朝。归朝土官姓沈名明通，与叔构兵，既多扰攘，又富州乃其头目。今富州土官李宝之先所辖皆㑩㑩，居高山峻岭之上，李能辑抚，得其欢心，其力遂强，龉龁其主，国初竟得窃受州印，而主沈反受辖焉。故至今两家交攻不已，各借交夷泄愤，道路为阻云。"余观周文韬所藏归顺宗图，岑浚之子再传无嗣，遂以镇安次子嗣之[8]，继祥之与大伦，犹同曾祖者也。

周文韬名尚武，本归顺人，为余言："初，高平莫敬宽为黎氏所攻，挈妻子走归顺，州官岑大伦纳之。后黎兵逼归顺，敬宽复走归

朝，而妻子留归顺，为黎逼索不已，竟畀黎去，故敬宽恨之。或言奸其妻，亦或有之。及返高平，渐获生聚，而镇安复从中为构[9]，遂以兵围归顺。自丙寅十二月临城围，丁卯三月城破[10]，竟掳大伦以去。镇安复取归杀之。"初，围城急，州人以文韬读书好义，敛金千两，马四十匹，段五十端[11]，令随数人驰献交夷，说其退师。交人狡甚，少退，受金，辄乘不备，复合围焉，城几为破。既抵城下，尽杀随行者，每晨以周悬竿上试铳恐之，逼之令降。悬数日，其老母自城上望之，乃缒城出[12]。母抱竿而哭于下，子抱竿而哭于上，交人义之，为解悬索赎。母曰："儿去或可得银，余老妪何从办之？"初释周行[13]，不数步复留之。曰："此老妪，宁足为质者！必留子释母以取金。"既而有识者曰："观其母子至情，必非忍其母者。"乃仍释周入城，以百二十金赎母归。及城破，复一家悉缚去，编为奴者数月，母遂死其境。后防者懈，得挈家而遁[14]。昼伏夜行，经月走荒山中，得还归顺，妻子不失一人。即与归顺遗目一二人同走当道，乞复其主。又遍乞邻邦共为援助，乃得立大伦子继纲延其嗣。而向武爱其义勇，留为头目，乃家向武。

镇安岑继祥，乃归顺岑大伦之叔，前构交夷破归顺[15]，又取归杀之。未几，身死无嗣。应归顺第二子继常立，本州头目皆向之。而田州、泗城交从旁争夺，遂构借外夷，两州百姓肝脑涂地。虽争势未定，而天道好还如此。初，归顺无主，交夷先纵次子继常归，遂嗣州印。后复纵继纲，盖重叠索贿也。后当道以州印畀继纲，而继常返初服。

初十日　天色明丽。未日则寒甚，日出则回和。先晚晤归顺使，刘光汉。言归朝、富州路俱艰阻，而交夷尤不可测，劝余无从此道。余惑之，复阄于佛前，仍得南丹、独山为吉。既午，周文韬传黄君命，言："不从归顺、归朝，可另作田州、泗城书，觅道而去。"余素不顺田州，文韬亦言此二州俱非可假道者，遂决意从东。是日此地复墟，以黄君所赐宋钱，选各朝者俱存其一，以其余市布为裹足，市鱼肉为蔬，又得何首乌之大者一枚。抵暮，黄君以绵衣、唐巾[16]、紬裙为赐。

十一日　天色明丽，晓寒午暖。觅帖作启谢黄君[17]，而帖不可得。当户居民有被焚者，远近俱升屋驱飞焰，携囊远置旷野中。盖向武无土城，而官民俱茅舍，惟州宅厅事及后堂用瓦，故火易延爇云。下午，

以短折复黄[18]。

十二日　天色明丽，晓寒午暖。独再往琅山寻岩，西面仰望，不得上而还。向武东至旧州五十里。又三十里为刁村，为土上林境，枯榕江由此入右江。又三十里为土上林县。向武西南三十里上英峒界有吉祥洞，前后通明，溪流其间，为韦守所居地。又东南二十里有定稔村[19]，有洞甚奇奥，俱有石丸、荔盆。

十三日　同韦守老联骑往百感岩。先径琅山东，回望见东面悬梯，乃新缚以升岩者。出百感岩，度横栈，未下梯，有岐东循崖。有岩在百感东，晚不及上。

十四日　韦守老再约游琅岩。余早饭，即先行，出州城北半里，觅大溪，溪即枯榕江。随其支流而东游琅岩。游毕，韦未至，余再往百感，游东上岩。复从百感大岩内，暗中穿洞北，下百感村[20]。矮僧净虚以酒来迎，遂溯水观水岩。外水深不得入，约明日缚筏以进。遂一里，东北渡桥，由百感外村东南逾岭，二里，南出东来大路。西一里，入隘门，过红石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崆峒。西向行月下，共五里，还铺舍。



十五日　早起，晓寒午暖，晴丽尤甚。饭后仍往百感。过琅岩不上，东渡南曲小溪，循东流，有岩在路北，其下则东分中流所入穴。闻矮僧来言："村氓未得州命，不敢缚筏。"阻余转。乃仍至琅岩东北，观枯榕水、三分水。北为龙行村[21]。由其西南渡溪北，越村东，随所分北溪东入山隘。东北共五里，其水东向捣入山穴。穴崖上有洞，门俱西向，中甚暖，有白丹丸。还铺，复入见黄君手谈。入夜，出小荔盆、石丸四，俱天成。

十六日　黄君命人送游水岩。

十七日　黄君以镯送[22]。

注释

①贵池：池州府附郭县，即今安徽贵池县。

②启（qǐ）：书札。

③翰（hàn 汗）：文辞，书信。

④柬（jiǎn）：通"简"，名帖、信札等的统称。

⑤留悃（kǔn 捆）：真心诚意相留。

⑥手谈：下围棋。

⑦钦（qīn 亲）：对皇帝所作事情的敬称。锡（xī）：赐与、给与。

⑧遂以镇安次子嗣之："镇安"，原误倒为"安镇"。《游记》多处作"镇安"，据改。嗣（sì 四），继承。

⑨构（gòu）：罗织陷害。

⑩丙寅：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丁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

⑪段：通"缎"，绸缎。端：古代计量布帛长度的单位，犹"匹"。

⑫缒（zhuì 坠）城：系在绳子上放下城去。

⑬释：本日记原皆作"什"。依文意为"什"的音字释，即释放。

⑭挈（qiè 切）家：带领全家。

⑮构（gòu）：交接，勾结。

⑯唐巾：唐代帝王所戴的一种便帽，后来也为士人所服用。

⑰帖（tiě 铁）：小柬。

⑱折：书札用折迭的形式出现者，即称折子或手折。

⑲定稔村：今作廷稔，在天等县西北境，向都稍东。

⑳百感村：今仍作百感，在天等县西北境，向都稍东北。



㉑龙行村：十一月十八日记及乾隆本、四库本皆作"龙巷村"，今作"陇祥"，在天等县西北境，向都稍北。

㉒黄君以镯送：乾隆本、四库本作"复以银烛赠予"，"镯"误为"烛"。

【今译】

初四日　在驿站中等候派夫，整天雨势霏霏。写了呈递给黄绍伦的诗，前去叩拜中军胡某、谢某。〔二人都是贵池县人，也是漫不经心地挽留我，答应替我通报黄绍伦。〕

初五日　冷极了，上午稍微晴开些。脚夫到了，只有六名。有个叫周兵全的人，是土人中管事的人，见到我的诗立即带进衙门，并且吩咐脚夫离开了，阻拦我稍作停留。下午，黄绍伦用信函送来菜米酒肉。到黄昏时，又作了应和我的诗，用信函送来。

初六日　凌晨起床，天色已晴开。饭后周兵全〔名叫尚武，表字文韬。〕又拿着书信来到，留我稍作停留；我用脚夫到了立即动身来推辞。随后脚夫也不来。只好向北走半里，去找大溪。〔就是枯榕江。〕随着它的支流往东走，一座山峰圆圆地耸起如独秀峰，有三层洞，向西屹立。下洞深五丈，又无旁洞，但特别轩敞明亮。可是内外都不能通到上层，仰视中、上二层飘飘渺渺，不放置高梯，无法到达。不久出洞来，

环绕山的北、东两面山麓，又走半里了。共二里，返回寓所。恰好脚夫到了，打算动身。周文韬来坐着挽留，又催促他的同僚梁某〔名叫文焕。〕前去带赠送的路费来。于是写了书信感谢黄绍伦，装了行李，呼唤脚夫赶快离开。到吃完饭，脚夫却哄然一声散了伙，无一人了。原来我呼唤他们离开，是催促他们起程，而他们却误认为是暂且散伙离开。饭后，命令顾仆去他们家里催促，已全部进山砍柴去了，另外约定明早的日期。我于是到四周的山上散步，傍晚返回驿站，忽然有一个人来到，礼节十分恭敬，是黄君命令前来挽留的人，他的意思十分厚道诚挚。我用思念名山的心切来辞谢，必定不能留下，托他婉言辞谢。不久谢某、胡某各自登门拜见，都以主人的身份来挽留，而先前那个使者又再三往返。随即周文韬又随同大头目韦守老者来拜见，〔"守老"，土话读作"苏老"，当权者把守备之职让他代理。〕诚恳传达了黄君的谕示，我全都竭力辞谢了。天黑之后，黄君再次送酒米菜肉来，又用亲笔信恳切挽留，等病好起床后见一次面，辞语礼节非常恭敬。我不能决定便躺下了。

初七日　清晨寒冷彻骨，即便是我家乡寒食节时也不过如此了。天刚拂晓，黄君又送来鸡肉酒米。我于是起床写信答谢他，同意暂留数日。这天天特别明丽晴朗，而州衙前再次赶集，我便把送来的活鸡交给僧人代为饲养，买来香蕉煮了肉，斟酒喝醉了。

初八日　上午，周文韬又拿着黄君的亲笔信来到，赠送了铜钱作为在寓所中的费用，并且请在下午等候召见。原来土司都是用夜晚来代替白天，下午才起床梳洗。下午，文韬又来引路在后堂相见，礼节十分恭敬，恨相见太晚。黄君的年龄大我三岁，有五十五了。最初表达了相留的诚意，我用参拜名山苦苦辞谢了他。随后说："我知道先生高尚，如果先生不能屈居牢笼，荆棘丛中哪敢栖息鸾凤？只是这条路上艰难险阻很多，担心很难马上前行。恰好有归顺州的使者前来，我将写信让他在前边引路，并转发文书到归朝，或许可以到达。"而且胡润寨是他的女婿，也答应为我发文书。最终商定推迟一天与归顺州的使者同行。于是摆开棋盘下棋，各胜负一次。我于是把行李中存放着的石斋翁的石刻及湛持翁的亲笔字拿给他看，他领我瞻仰了钦赐嘉奖的匾额，〔上面写着"钦命嘉奖"四个字，是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十月十五日因加授向武州知州黄绍伦为参将而立的。〕此时匾额新近装修

过，悬在高高的横楣上，用一层层席子套上保护着，命令全部除去，然后才能见到。很久后返回寓所，太阳将要西下了。文韬又拿着黄君的书信来致谢探望。

初九日　在向武州等使者。这一天阴云四布，想去百感岩，因为僧人外出没有实现。此地有三个岩洞：正当前方的叫飘琅岩，就是北面的圆峰，重叠着三层山洞；〔中、上两层不能上去，此时州官也将绑梯子缠架子去穷究这两个洞。〕在上游的叫白岩寨，〔土音叫不汗，又作北岸。〕在州城西边数里，就是来时面临溪流设置了隘门之处；在下游的叫百感岩，在州城东北数里，枯榕江从此洞流进去。这三个岩洞黄绍伦都想穷究，约我同行，我不能等下去了。

空闲时会晤了胡中军□尚及归顺州的使者刘光汉。他们对我讲："从前镇安府的地域非常宽广，共辖十三个峒。今天归顺、下雷各自分开设立了州治，而且胡润也建了寨隶属南宁府。胡润寨的东面有上英峒，还属于镇安府，可旧时镇安府划属归顺州的地方，今天已被交夷占据，它的辖地便四分五裂；然而存留着的仍然不小。前些年土官岑继祥死后，有个儿子岑日寿在宾州，当权者不马上迎接进州，便客死他乡，继位人死绝。那由镇安府划分出去的地方，唯有归顺州血缘算是近的，而胡滑寨次一点，田州、泗城州同姓不是同一个祖宗，各自依仗武力垂涎继承权，甚至假借交夷威胁对方，那田州是其中最厉害的了。"又说："自归顺州抵达广南府，南面要经过富州，北面要经过归朝。归朝的土司姓沈名明通，与叔父交战，骚乱既已很多，富州又是他的头目。现今富州土官李宝的祖先管辖的全是僰僰，居住在高山峻岭之上，李氏能安抚他们，得到他们的欢心，李氏的力量于是强大起来，倾轧他的主人，国朝初年竟然得以窃取了州印，而州主沈氏反而受他管辖了。所以至今两家不停地互相攻战，各自借交夷来泄愤，道路因此被阻。"〔我观看了周文韬收藏的归顺州的宗族图谱，岑浚之子再传下去没有子孙，便以镇安府的二儿子继承职位，岑继祥与岑大伦，仍是同一曾祖。〕

周文韬名叫尚武，本来是归顺州人，对我说："当初，高平莫敬宽被黎氏攻打，带着妻儿逃奔到归顺州，州官岑大伦接纳了他。后来黎氏的军队逼近归顺，莫敬宽又逃到归朝，可妻儿留在归顺

州，被黎氏不停地强行索要，居然交给黎氏去了，因此莫敬宽怨恨。〔有人说是奸污了他的妻子，或许有这事。〕及返回高平后，渐渐人口繁殖，财富积聚，而镇安府又从中勾结，便率军围攻归顺。自丙寅年十二月兵临围城，丁卯年三月城被攻破，竟然俘虏岑大伦而去。镇安府又取回来杀了他。"当初，围城紧急时，州里人因为周文韬读过书喜爱行义，收集了千两黄金，四十匹马，五十匹绸缎，命令数人跟随骑马奔去献给交夷，劝说他们退兵。交人非常狡猾，稍稍后退，接受了黄金，立即乘城中不防备，重又合围了州城，城几乎被攻破。到达城下后，把随行的人尽数杀了，每天早晨把周文韬悬挂在高竿上试鸟铳来恐吓他，逼他命令投降。悬吊了几天，他的老母亲从城上望见，便用绳子缒出城来。母亲抱住竿子在下边哭，儿子抱着竿子在上面哭，交人被他们母子的节义感动，为他解去悬吊之苦，索取赎金。母亲说："儿子离开或许可得到银子，我一个老妇人从哪里去筹办赎金?"起初释放了周文韬让他走，不到几步又留下他。说："这个老女人，哪值得作人质！必定要留下儿子释放母亲以取得赎金。"随即有个有识之士说："观察他们母子的至亲情义，必定不是忍心他母亲死去的人。"于是仍释放周文韬进城，用一百二十两黄金赎回母亲。到城被攻破时，又一家人全数被绑了去，编为奴隶有几个月的时间，母亲终于死在高平境内。后来防守的人松懈，得以带领全家逃出来。昼伏夜行，在荒山中逃奔了一个月，才返回归顺，妻儿不丢失一人。立即与归顺遗下的一两个头目一同投奔当权者，乞求恢复他们的州主。又遍求邻境各土司共同援助，这才得以立岑大伦的儿子岑继纲继承职位。而向武州喜爱他的节义英勇，留下来作头目，便在向武安了家。

镇安府的岑继祥，是归顺州岑大伦的叔父，从前勾结交夷攻破归顺州，又把被交夷俘去的岑大化赎回杀了。不多久，岑继祥死后身边没有子孙。应该是归顺州的二儿子岑继常继承职位，本州的头目都向着他。可田州、泗城州交相从旁边来争夺，竟然勾结借助境外的夷族，两州的百姓因而肝脑涂地。虽然争夺的形势还未定，可天道喜爱循环如此。〔当初，归顺州无州主，交夷先放回二儿子岑继常，便继承了州印。后来又放了岑继纲，大概是为

了重复索取财物。后来当权者把州印交给岑继纲，而岑继常返回去穿未做官时的服装。〕

初十日　天色明朗艳丽。未出太阳则很冷，太阳一出就转暖了。头天晚上会晤了归顺州的使者，〔刘光汉。〕说去归朝、富州的路都艰险难走，而交夷尤其不可预测，劝我不要从这条路走。我对此疑惑不定，再次到佛前去拈阄，仍然得到走南丹卫、独山州吉利的阄。中午以后，周文韬传达了黄君的命令，说："不从归顺、归朝走，可另写给田州、泗城州的信，找路前去。"我素来不相信田州，文韬也说起这两州都不是可以借道而走的地方，便决心从东走。这天此地又赶集，拿出黄君赐给的宋代铜钱，挑选各个朝代的都保存了其中的一枚，用其余的买布来作裹脚布，买来鱼肉作菜，又买到一个大的何首乌。到天黑时，黄君拿来绵衣、唐巾、绸裙作为赏赐。

十一日　天色明朗艳丽，拂晓寒中午暖。找信笺写信答谢黄君，可信笺找不到。当门处有居民房屋被焚的，远近的人都登上屋顶驱灭飞舞的火焰，带着行李远远放在旷野中。原来向武州无土城，而官民都是茅屋，唯有州衙的议事厅及后堂用瓦盖，所以火势容易蔓延燃烧。下午，用短折子回复了黄君。

十二日　天色明朗艳丽，拂晓寒冷中午暖和。独自再去琅山找岩洞，在西面抬头远望，不能上去便返回来。〔向武州往东到旧州有五十里。又走三十里是刁村，是土官治理的上林县的辖境，枯榕江由此流入右江。又走三十里是上林土县县城。向武州西南三十里上英峒境内有个吉祥洞，前后透亮，溪水流过洞中，是韦守的居住地。再向东南二十里有个定稔村，有山洞非常奇特深邃，都有石丸、荔枝盆。〕

十三日　同韦守老并肩骑马去百感岩。先经过琅山东面，回头望见东面有高悬的梯子，是新近绑了去登岩洞的梯子。出了百感岩，越过横架的栈道，未下梯子，有条岔道向东沿山崖延伸。有岩洞在百感岩东边，因天晚来不及上登。

十四日　韦守老再次相约去游琅山岩。我早早吃过饭，立即先行，出了州城向北走半里，找到大溪，此溪就是枯榕江。随它的支流向东去游琅山岩。游完后，韦守老还未到，我再去百感岩，游东边的上洞。又从百感岩的大洞内摸黑穿到洞北，下到百感村。矮个子僧人净虚拿酒来迎接，于是逆水观赏了水洞。外边水深不能进去，约好明天

绑木筏进去。于是走一里,向东北走过桥,由百感外村向东南越岭,二里,往南走上东来的大路。向西一里,走入隘门,路过红石崖下,它北面的石山上有洞向南,十分空阔。在月光下向西行,共五里,返回驿站客馆。

十五日　早晨起床,拂晓冷中午暖和,天气格外晴朗明丽。饭后仍去百感岩。路过琅山岩未上去,向东渡过南曲的小溪,沿向东的溪流走,有岩洞在路北,它下面就是向东分出的中间的溪流流进去的洞穴。听矮个子僧人来说:"村民未得到州里的命令,不敢绑木筏。"劝阻我转回去。于是仍来到琅山岩的东北方,观赏枯榕江、三分水。北面是龙行村。由村子的西南方渡到溪北,越过村东,沿分出来的北溪向东走入山隘。往东北共行五里,溪水向东捣入山下的洞穴中。洞穴上的山崖上有洞,洞口都是向西,洞中非常温暖,有白丹丸。返回驿站,又进州衙见黄君下棋。入夜后,拿出小荔枝盆、石丸四个,都是天然而成的。



十六日　黄君命人相送去游水洞。

十七日　黄君拿手镯相送。

【原文】

十八日　天色明丽,待夫,上午始行。周文韬、梁心谷与茂林师远送,订后期而别。东过红石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崆峒,惜不及登。直东即出东隘,可五十里至旧州,又三十里为刁村,又三十里为土上林县。余从镇远道,乃从此南入山,土石相间而出。五里,南逾一石山脊,亦置隘门,是名崾腋。下岭东南行,山夹间始有田畴。又五里,得一聚落曰邓村①,换夫。又东入山峡,过一脊,换夫于路。其处村在山北,呼之而出。又二里,饭于嚓村。村人以虫为"嚓",形如长身蟋蟀,而首有二眼,光如蜻蜓,亦一异也。又东南行山峡间,三里,换夫于北麓。又东南半里,渡小溪。半里,复上土山,其岭甚峻。半里登其巅,日已暮矣。东南下山一里,抵其坞。又暗行半里,抵一村。时顾奴候夫,后久而始至。得夫,又秉炬行。又东南下,渡一小溪,复南循水上山峡间,时闻水声潺潺,不可睹也。共五里而宿于下宁峒之峒槽村。问上宁峒,已在其西上流。是日约行三十里。

自十一月初三至向武,十八日起行,共十六日。向武石峰,其

洞甚多，余所游者七：为百感洞，又东洞，又下洞，又后岩水洞；为琅山洞，又下洞；为龙巷东北江流所入之上洞。其过而未登者三：为琅山东北二里，中江坠穴之上，高岸南向洞；又为琅山东南二里，南江所绕独峰之上西南向洞；又为州东北巨峰南向洞，洞在红崖峰北。其闻而未至者二：为吉祥，在西南四十里，韦守老所居。洞前后通明，溪流其间。为定稔，土音丰辇[2]，在东南三十里。二洞又最以奇著者也。共十二洞云。所游之最奇者，百感雄邃宏丽，琅山层叠透漏，百感东洞曲折窈窕，百感水洞杳渺幽閟，各擅其胜，而百感为巨擘矣。

枯榕江即州北大溪，自向武西南境东流，自北岸寨抵向武北龙巷村之前。其东有石峰一枝，东西如屏横列。江当其西垂，分而为三：北枝东循峰北入峡，为正派；中枝东循峰南，停而大，为中江；南枝东南流田塍间，小而急，为南江。入峡者东北转五里，山势四逼，遂东捣石崖穴中，势若奔马齐驱。下坂，入山而东，经百感岩，北透其下，为水洞者也。循山南者，东行二里，忽下坠土穴，此派经流独短。亦北注石山而一，想亦潜通百感者也。南行塍间者，东绕平畴中两独峰之南，又东抵隘门岭西麓，折而北，直趋百感东洞之下，稍东入峡，亦下坠土穴，而北入百感。三流分于横列石峰之西，隔山岐壑，而均倾地穴，又均复合于百感一岩之中，而北出为大溪，始东北流峡去，经土上林之刁村而入右江。百感岩北，有村曰百感村。村东南向，庐舍之下有小流三派，从石穴溢而成渠，大溪自百感岩出，即与之合流。始知此山其中皆空，水无不出入旁通也。

百感岩在向武州东北七里。其西南即分水横列之山，中江之水所由入者；其东南即隘门岭之山，北迴而屏于东，南江之水所由折而北入者；其西北即此山之背，环为龙巷东入之内坞，北江之水所由捣而下者；其东北即此山后门，绕而为百感村，众江既潜合于中，所由北出者。此山外之四面也。而其岩则中辟于山之半，南通二门皆隘：一为前门，一为偏穴。北通一门甚拓，而北面层峦阻閟，不通人间。自州来，必从南门入，故巨者反居后，而隘者为前。前门在重崖之上，其门南向。初抵山下，东北攀级以上，仰见削崖，高数百仞，其上栈木横栈，缘崖架空，如带围腰，东与云气同其

蜿蜒。既而西上危梯三十级，达崖之半，有坪一掌，石窍氤氲，然裂而深。由其东缘崖端石级而左，为东洞；由其西践栈而右，为正洞之前门。栈阔二尺，长六七丈，石崖上下削立，外无纤窦片痕，而虬枝古干，间有斜骞于外，倒悬于上者，辄就之横木为杙。外者藉树杪，内者凿石壁，复以长木架其上为梁，而削短枝横铺之，又就垂藤以络于外。人践其上，内削壁而外悬枝，上倒崖而下绝壑，飞百尺之浮桴，俯千仞而无底，亦极奇极险矣。栈西尽，又北上悬梯十余级，入洞前门。门南向，其穴高三尺五寸，阔二尺，仅容伛偻人。下丈许，中平，而石柱四环如一室，旁多纤穴，容光外烁，宿火种于中。爇炬由西北隙下，则窅然深陷。此乃洞之由明而暗处也。下处悬梯三十级，其底开夹而北，仰眺高峻。梯之下，有小穴伏壁根。土人云："透而南出，亦有明室一围，南向。"则前门之下层，当悬栈之下者也。由夹北入，路西有穴平坠如井，其深不测。又入其西壁下，有洼穴斜倾西坠。土人云："深入下通水穴，可以取水。"然流沙圮泻，不能着足也。西壁上有奥室围环中拓，若悬琉璃灯一盏，乃禅室之最闷者。出由其东，又北过一隘，下悬梯三十级，其底甚平旷，石纹粼粼，俱作荔枝盆。其西悬乳葳蕤[3]，攀隙而入，如穿云叶。稍北转而西上，望见微光前透甚遥，蹑沙坂从之，透隘门西出，则赫然大观，如龙宫鹅阙[4]，又南北高穹，光景陆离，耳目闪烁矣。此乃洞之由暗而明处也。其洞内抵西南通偏门，外抵东北通后门，长四十丈，阔十余丈，高二十余丈。其上倒垂之柱，千条万缕，纷纭莫有纪极；其两旁飞驾之悬台，剜空之卷室，列柱穿崖之榭，排云透夹之门，下下层叠，割其一脔，即可当他山之全鼎[5]。其内多因其高下架竹为栏，大者十余丈，小者二三丈，俱可憩可眺。由东崖跻隘入西南洞底之上层，其内有编竹架菌而为廪者[6]，可置谷千钟焉[7]。其上又有龛一围，置金仙于中，而旁小龛曰慈云莲座，乃黄君之母夫人像也。黄母数年前修西方之业于此[8]，此其退藏之所；而外所编竹栏，则选佛之场；而廪则黄君储以备不虞者。龛西则偏门之光，自顶射下。此处去后门已遥，而又得斯光相续，遂为不夜之城。攀峻峡西上，透其门颇隘，即偏门也。其门西南向，下临不测，惟见树杪丛丛出叠石间，岨悬嶂绝，不辨其处为前山、后山也。龛既穷，仍由故道下，东北趋后

门。其门东北向，高二十丈，门以外则两旁石崖直坠山麓，而为水洞之门；门以内，则洞底中陷，亦直坠山底而通水洞之内。陷处径尺五[9]，周围如井。昔人置辘轳于上，引百丈绠下汲，深不啻十倍虎阜。恐人失足，亦编竹护其上，止留二孔以引轴轳，人不敢涉而窥也。井外即门，巨石东西横峙，高于洞内者五尺，若门之阈。由井东践阈，踞门之中，内观洞顶，垂龙舞蛟，神物出没，目眩精摇；外俯洞前，绝壁抟云，重渊破壑，骨仙神耸。此阈内井外峡，下透水门，亦架空之梁，第势极崇峻，无从对瞩耳。阈东透石隘东北下，磴倚绝壁，壁石皆嵯峒，木根穿隙缘窍，磴断处，亦横木飞渡。下里半而为百感村。徐子曰：此洞外险中闷，既穿历窅渺，忽仰透崇宏，兼一山之前后以通奇，汇众流于壑底而不觉，幽明两涵，水陆济美，通之则翻出烟云，塞之则别成天地。西来第一，无以易此。

百感东岩在百感前门之东。由栈东危崖之端，东缘石痕一缕，数十步而得洞。其门亦南向，门以内不甚深，而高爽窈窕，石有五色氤氲之状，诡裂成形。由峡中东入三四丈，转而北，有石中峙。逾隘以进，遂昏黑。其中又南北成峡，深十余丈，底平而上峻；北尽处有巨柱回环，其外遂通明。跻级北上，有窍东透而欹侧，只纳天光，不堪出入也。由窍内转而北，又连辟为二室：一室中通而外障，乃由内北达者；一室北尽而东向，乃临深而揽胜者。先由中通之室入，其西隙旁环，俱可为房为榻。其东之外障，亦多零星之穴，悬光引照焉。北透一峡，达于北室，其前遂虚敞高门。门乃东临绝壁，中有纤笋尖峙于前，北有悬崖倒垂于外，极氤氲之致。其下闻水声潺潺，则南江之水，北转而抵其下入穴者也，然止闻声而不见形焉。其内西壁，亦有群乳环为小龛，下皆编竹架栏，亦昔人栖隐者。此洞小而巧，幽爽兼备，为隐真妙境。第中无滴沥，非由前栈入百感后轴轳取之，则由前梯转觅涧山前，取道其遥矣。

百感下水岩，在百感洞后门之下，百感村之南。百感有内、外两村。山从百感洞分两界，北向回环，下成深坞，而岩下水透山成江，奔腾曲折而北去。从土上林刁村下右江。村界于其中，源长而土沃，中皆腴产。洞在内村之南二百步，其门东北向，高耸而

上，即后门也。水自洞出，前汇为广潭，中溢两崖，石壁倒插水底。从潭中浮筏以入，仰洞顶飘缈若云，孰意乃向之凌跨而下者耶！洞内两壁排空，南向而入，潴水甚深。西壁有木梯悬嵌石间，土人指曰："此即上层轴轳之处。昔侬智高时[10]，有据洞保聚者，兹从下汲。此其遗构也。"东壁石隙中拓，有架庐绝顶，飞缀凭空，而石壁危削虚悬二十丈，无可攀跻。土人曰："此戊午荒歉[11]，土人藏粟储粮以避寇者。须缚梯缀壁以上，兹时平，久不为也。"入十余丈，下壑既穷，上峡悬透，遥眺西南峡窦深入处，高影下射，光采烨烨，而石峻无级可跻，不知所通为山之前、山之右也。下壑石根插入水间，水面无内入之隙，水之所从，由下泛滥而出，则其中众水交合处，犹崆峒内扃，无从问津焉。乃返筏出洞，从门外潭西蹑崖登门左之壁。透峡窍而上，辟岩一围，其门东向，下临前潭，右瞰洞水，前眺对崖之上，旁窦氤氲，可横木跨洞门而渡也。辟岩中广下平，可栖可憩，第门虽展拓，而对崖高屏，曾无日光之及，不免阴森。若跨木以通对崖，则灏灵爽气无不收之矣。此洞阻水通源，缥缈掩映，为神仙奥宫。若夫重峦外阻，日月中扃，即内村已轶桃源，而况窈窕幽闷，若斯之擅极者乎！

百感前下岩，在百感洞前门之下，路西坑腋间。其门亦南向，高拓如堂皇，中多巨石磊落，其后渐下。盖水涨时，山前之水亦自洞外捣入者，而今无滴沥也。洞东北隅有峡北入，其上透容光，其下嵌重石。累数石而下窥，其底渊然，水涵深窦，而石皆浮缀两崖间，既不能披隙而下，亦不能架空而入，惟倚石内望。西北峡穷处，亦有光内射，其隙长而狭，反照倒影，烨烨浮动，亦不知所通为山之后、山之右也[12]。

龙巷东北坞上洞，在向武州东北七里，即百感之西崖，第路由龙巷村东入，山北转盘旋成坞，枯榕北枝大江分捣其中，崖回坞绝，坠穴东入，而洞临其上，其门西向，左右皆危崖，而下临激湍。原无入路，由其北攀线纹践悬壁以入。上幕云卷，下披芝叠。东进六丈后，忽烘然内暖，若有界其中者。盖其后无旁窦，而气盎不泄也[13]。又三丈，转而北，渐上而隘，又三丈而止。其中悬柱亦多，不及百感之林林总总[14]。而下有丸石如珠，洁白圆整，散布满坡坂间。坡坂之上，其纹皆粼粼如绉簇，如鳞次，纤细匀密，边绕中洼，

圆珠多堆嵌纹中，不可计量。余选其晶圆者得数握，为薏苡，为明珠，不能顾人疑也。玉砂洞中甚难得，亦无此洁白。

琅山岩在州北半里，其形正如独秀。始见西向有门三叠，而不知登处反在东峰之半也。余至后，黄君始命缚梯通栈，盖亦欲择其尤者为静修之地耳。由东麓攀危梯数百级，入其东门，其门豁然高敞。门以内遂分三径。由北窍者，平开一曲，即透北门，直瞰龙巷后北山，大溪西来界其中，抵横裂峰西而三分之，北面峦岚溪翠，远近悉揽。由南窍者，反从洞内折而东出，外复豁然，即东门之侧窍也。第一石屏横断其径，故假内峡中曲出，其内下有深洼，渊坠而底平。由其上循崖又南入峡中，渐上渐隘，有石横跨其上，若飞梁焉。透梁下再上，峡始南尽，东壁旋穴庋空，透窗倒影，西窍高穹曲嵌，复透而南，是为南门。其前正与州东北巨峰为对，若屏之当前，西南不能眺一州烟火，东南不能挹三曲縢流，而不知其下乃通行之峡也。由西直入者，高穹旁拓，十丈以内，侧堰曲房，中辟明扉，若隘门之中堑者。然其上穹盘如庐，当隘处亦上裂成峡，高剧弥甚。透隘门而西，则西辟为堂，光明四溢，以西门最高而敞也。堂左南旋成龛，有片石平庋为榻，有悬石下卷为拓托，皆天成器具也。堂左右分嵌楼龛[15]，圆转无隙，比及前门，则石阈高栏。透窍以出，始俯门下层崖叠穴，危若累棋，浮如飞鹢[16]。盖已出西望第三门之上，而中门在其下矣。坐其上，倒树外垂，环流下涌，平畴乱岫，延纳重重，断壑斜晖，凭临无限，三门中较为最畅矣。夫此一山，圆如卓锥，而其上则中空外透，四面成门，堂皇曲室，夹榭飞甍，靡所不备。徙倚即殊方，宛转频易向，和风四交，蒸郁不到，洵中天之一柱，兼凌虚之八窗[17]，栖真之最为缥缈，而最近人间者也。惟汲泉须盘梯而上，不使负戴耳。

下洞即在琅山西麓，其门西向，东入三丈余而止。仰其上，则悬岩层穴，又连叠门两重。余初至此，望之不能上达。明日又至，亦不知其上层之中通于东，并不知东之可登也。既而闻黄君命缚梯，既而由其南峡，同韦守老往百感出山之东，回望见梯已蜿蜒垂空，始知上洞须东上，下洞独西入，而中洞则无由陟焉。

注释

①邓村：今作下邓，在天等县北境，向都稍东南。

②丰辇："丰"，原作"豊"，应系"豐"字之误。乾隆本、四库本皆作"风辇洞"，"风"、"丰"同音，可证。

③萎蕤（wěi ruí 委锐阳）：原为草木茂盛枝叶下垂的样子，此处用以形容众多石钟乳悬垂。

④如龙宫鹅阙："鹅"，沪本作"峨"。

⑤鼎（dǐng 顶）：古代煮东西的青铜器，圆形三足两耳，也有长方四足的。

⑥菌（jùn 郡）：通"箘"，一种竹的名称。

⑦钟（zhōng）：古量单位。大小有变化，一般是十釜为一钟，合六斛四斗。

⑧修西方之业：拜佛，求往升西方净土。

⑨陷处径尺五："尺五"，乾隆本、四库本作"一丈五尺"。

⑩侬智高：生卒年不详，宋羁縻广源州的壮族首领，属广南西路邕州（今南宁市）所辖。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势力扩展到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县东部），建立"大历国"政权。后以交趾进犯，徙安德州（今靖西县西隅的安德）建立"南天国"政权。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起兵反宋，陷邕州，自立为"仁惠皇帝"，并沿江而下，破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诸州，围广州五十七日不下，再北上至全州，受挫反回邕州。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宋遣大将狄青征讨，侬智高兵败于昆仑关归仁铺，以后退走大理。至今在云南文山州还能听到有关狄青征侬智高的传说。



⑪戊午：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

⑫亦不知所通为山之后、山之右也："后"，乾隆本、四库本作"前"。

⑬盎（àng）：充盈。

⑭林林总总：众多的样子。

⑮堂左右分嵌楼龛：原作"堂石北嵌戍楼"，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⑯鹢（yì 益）：古书中常提到的一种水鸟，形状象鹭鸶，能高飞。

⑰中天：天之中，天顶。凌（líng）虚：高入天空。

【今译】

十八日　天色明朗艳丽，等待派夫，上午才上路。周文韬、梁心谷与茂林禅师远道相送，约定日后相见便告别了。向东经过红石崖下。它北面的石山上有洞向南，十分空阔，可惜来不及登。正东马上走出东隘，大约五十里到旧州，再三十里是刁村，再三十里是土官所辖的上林县。我从去镇远州的路走，于是从此处向南入山，土山石山相间而

出。五里，往南越过一条石山山脊，也设了隘门，这里名叫岬脓。下岭后往东南行，山峡间开始有田地。又走五里，走到一个村落叫邓村，换夫。又向东走入山峡，过了一条山脊，在路上换了夫。此处村子在山北面，把脚夫呼唤出来。又是二里，在嗲村吃饭。〔村里人把虫子叫做"嗲"，形状如长身子的蟋蟀，头上有两只眼，光彩如蜻蜓，也是一种奇特的虫子。〕又向东南走在山峡间，三里，在北麓换夫。又向东南行半里，渡过小溪。半里，再上登土山，此岭十分陡峻。半里登上岭头，天已黑了。向东南下山一里，抵达山坞。又在黑暗中前行半里，走到一个村庄。此时顾奴等候脚夫，在后面很久才来到。得到脚夫后，又举着火把前行。又向东南下走，渡过一条小溪，再向南沿溪水上行到山峡间，时时听见水声潺潺，但看不见。共走五里便住宿在下宁峒的峒槽村。〔询问上宁峒，已在这里西面的上游。这一天约走了三十里。〕

从十一月初三到向武，十八日起程，共十六天。向武的石峰上岩洞很多，我所游的洞有七个：是百感洞，又有东洞，又有下洞，又有后洞的水洞；是琅山洞，又有下洞；是龙巷村东北江流流入之处的上洞。经过但未上登的洞有三个：一是琅山东北二里，中江坠入的洞穴的上面，在高岸上向南的洞；又一个是琅山东南二里，南江绕过的独立山峰之上面向西南方的洞；又一个是州城东北巨大山峰上向南的洞，洞在红崖峰北面。听说却未到的洞有两个：一是吉祥洞，〔在州城西南四十里，韦守老居住的地方。洞前后透亮，溪水流贯洞中。〕一是定稔洞，〔土语叫丰辇，在州城东南三十里。〕这两个洞又最是以奇丽著称的洞。共有十二个洞。游过的洞最奇丽的，百感岩雄伟深邃，宏大壮丽，琅山岩层层叠叠透亮漏风，百感岩东洞曲曲折折窈窕幽深，百感岩水洞杳渺幽深，各自显出优美之处，而百感岩居于首位。

枯榕江就是州城北面的大溪，自向武州的西南境向东流，从北岸寨流到向武州北面龙巷村的前方。村东有一支石峰，由东到西如屏风样横列着。江流正当石峰的西垂，分为三条水流：北面的支流向东沿石峰北麓流入山峡，是主流；中间的支流向东沿石峰南麓流，江水滞缓而水势大，是中江；南面的支流向东南流入田野间，水势小而急，是南江。流入峡中的向东北流转五里，山势四面紧逼，于是向东冲捣进石崖下的洞穴中，气势如奔马并驾齐驱。

下了山坡，流入山中往东去，流经百感岩，向北穿流过山下，就是水洞了。沿山南面流去的，向东流二里，忽然下坠到土穴中，〔唯独这条支流流经的路线很短。〕也是向北流注到同一座石山下，推想也是潜通百感岩的水流。向南流经田野间的，往东绕过平旷原野中两座独立山峰的南边，又向东流到隘门岭的西麓，折向北，直奔百感岩东洞之下，稍往东流入山峡，也是下泻到土穴中，而后向北流入百感岩。三条支流在横列石峰的西面分流，隔着山，被壑谷岔开，但都倾注入地下的洞穴中，又都再次在百感岩一个岩洞之中合流，而后向北流出去形成大溪，这才向东北流经峡中而去，经过上林土县的刁村而流入右江。〔百感岩北边，有个村庄叫百感村。村子朝向东南，农舍之下有三条小水流，从石穴中溢出形成渠水，大溪从百感岩中流出，立即与渠水合流。这才明白此山山中都是空的，水无处不出入旁通。〕

百感岩在向武州城东北七里处。它西南就是横向排列江水分流的山，是中江的江水由此处流进去的地方；它东南就是隘门岭所在之山，向北逶迤而去如像屏风样排列在东方，是南江的水经过折向北流入的地方；它西北就是此山的背后，环绕成龙巷村向东深入到里面的山坞，是北江的江水由此冲捣而下的地方；它的东北就是此山后面的山口，绕过去便是百感村，是众江在岩洞中潜流会合后，经由北面流出去的地方。这是山外四面的情况。而这个岩洞则是裂开在半山腰中，南边通着的两个洞口都很窄：一个是前洞口，一个是偏洞。北边通着的一个洞口十分宽阔，但北面层层山峦阻塞，没有人烟。自州城来，必得从南面的洞口进去，所以大的洞口反而在后面，而窄的是前洞口。前洞口在重重山崖之上，洞口向南。刚到山下时，向东北攀石阶上登，仰面见笔直的山崖，高有数百仞，悬崖上横插木桩修为栈道，沿着山崖架空，如腰带围在山腰上，向东与云气一同蜿蜒而去。随即向西上登高梯三十级，到达悬崖的半中腰，有手掌大的一块平地，石窍烟云弥漫，然而裂得很深。由这里的东面沿悬崖外侧的石阶往左走，是东洞；由这里的西边踩着栈道向右走，是正洞的前洞口。栈道宽二尺，长有六七丈，石崖上下陡削壁立，表面没有丝毫孔洞和一片石痕，可盘曲的树枝古树的树干，间或有斜举在外的，倒悬在

上方的，便就势把它作为横架木头的木桩。外侧借助于树梢，内侧凿穿石壁，再用长木头架在壁上作为横梁，而后削短树枝横铺在架子上，又就着下垂的藤条用来编织在外。人踩在栈道上，里面是陡削的石壁而外边是悬垂的枝条，上方倒卧着悬崖而下临绝谷，似飞空百尺飘浮着的木筏，俯身千仞而无底，也是极奇异极险要的了。栈道在西边到了尽头，又向北上了十多级高悬的梯子，走入前洞口。洞口向南，洞穴高三尺五寸，宽二尺，仅容得下弯腰进去。下去一丈左右，中间平坦，而石柱四周环绕像一个石室，四旁有很多细小的孔洞，光芒在外面闪烁，在里面原来留有火种。点燃火把由西北的缝隙中下走，感到杳渺深陷。这里是洞中由亮处通到暗处的地方。下走之处悬有梯子三十级，洞底分开一条峡谷向北去，仰眺过去又高又陡峻。梯子的下边，有个小穴伏在石壁根部。本地人说："向南钻出去，也有一个明亮的圆形石室，面向南。"就是前洞口的下层，应当就是高悬的栈道之下的洞穴了。由峡谷向北进去，路西有个石穴在平地上像井一样陷下去，洞深不可测。又进到它西面的石壁下，有个洼穴向西倾斜下陷。本地人说："深入进去下面通到水洞，可以取水。"但是流动的沙土倒塌下泻，不能落脚。西面石壁上有一个深室，围成环状，洞中扩开，好像一盏琉璃灯，是禅室中最隐密的地方。由它东边出去，又向北过了一处隘口，下了三十级高悬的梯子，那底下十分平坦空旷，石纹如粼粼的水波，全是荔枝盆。它西面悬垂的石钟乳纷纭众多，攀着缝隙进去，如穿越在云层叶片之间。稍向北转往西上走，望见前方有微弱的亮光从十分遥远的地方透进来，踏着沙坡赶到那里去，穿过隘口向西出去，便突然呈现出壮丽的景观，如龙宫和巍峨的宫阙，又呈南北向高大穹隆，光怪陆离，耳目闪烁。这是洞中由暗转明之处。此洞里面抵达西南通到偏洞口，外边抵达东北通到后洞口，长四十丈，宽十多丈，高二十多丈。顶上倒垂的石柱，千条万缕，纷纭繁多没有办法计出它的极限；洞两旁飞架高悬的平台，刓空卷曲的石室，石柱排列穿透崖壁的台榭，推开云层穿透峡谷的门洞，上上下下，层层叠叠，随便取下一点，都是其他山上的美景。洞内大多凭借高低的地势用竹子架为围栏，大的有十多丈，小的二三丈，全都可以歇息可以凭眺。由东面的石崖登隘

口走入西南洞底的上层,那里面有用竹子编架为谷仓的,可以放置千钟稻谷。那上边又有一个圆形石龛,在正中放了佛像,而旁边的小石龛叫做慈云莲座,是黄君母亲的塑像。黄君的母亲几年前在此修道拜佛,这里是她退身隐藏的场所;而外边竹子编成的围栏,便是开堂设戒诵佛的场所;而谷仓则是黄君储粮以备不测用的。石龛西边就见偏洞口的光芒,从洞顶射下来。此处距后洞口已很远,并又得到这里的亮光相续,终于成为不夜之城。攀着陡峻的峡谷向西上登,穿过的洞口非常狭窄,就是偏洞口了。洞口朝向西南,下测不测之渊,唯见一丛丛树梢重叠出现在石壁间,石崖高悬山峰断绝,辨不出此处是前山还是后山。石龛完后,仍由原路下走,向东北赶到后洞口。洞口朝向东北,高二十丈,洞口以外就见两旁石崖笔直下坠到山麓,便成为水洞的洞口;洞口以内,洞底就向中央下陷,也是一直下坠到山的底部而通向水洞之内。下陷处直径一尺五,周围如水井。从前有人在上面安设了辘轳,引百丈长的井绳下去汲水,深处不止虎阜的十倍。担心有人失足,也编有竹栏护在上面,只留下两个孔引轴轳,人不敢走过去窥视。井外就是洞口,巨石在东西横峙,高过洞内之处有五尺,好似门槛。由井东侧踏上门槛,坐在门洞之中,向内观看洞顶,垂龙舞蛟,神龙出没,目眩神动;向外俯瞰洞前,绝壁上云雾盘旋,重重深渊裂成壑谷,身入仙景神魄悚然。这是门槛内井外的峡谷,下通到水洞洞口,也有架空的桥梁,只是地势极其高峻,无法正面注视而已。从门槛东侧穿过石隘向东北下去,石磴紧靠绝壁,石壁上都是空洞,树根沿着石窍穿过缝隙,石磴断绝之处,也是横架木头飞渡过去。下走一里半便是百感村。徐子说:此洞外边险要洞中幽深,穿过杳渺之境后,忽然仰面透进高大宏伟的景观。兼有一山前后的全部奇景,在壑谷底汇合众流却不能察觉,包容了幽深与明亮两种景致,水陆之美兼收,打通它便翻身出到烟云之上,把它堵塞起来就另成一番天地。是我西游以来的第一优美之处,没有地方能取代此处。

百感岩东洞在百感岩前洞口的东面。由栈道东面危崖的外侧,向东沿一缕石痕,走数十步便找到洞。洞口也是向南,洞口以内不怎么深,可高大清朗幽深,岩石有五色氤氲之状,裂成奇异的

形状。由峡中向东走进去三四丈，转向北，有岩石屹立在中央。穿过窄处进去，便昏黑下来。其中又有成南北向的峡谷，深十多丈，底下平坦而上面陡峻；北边的尽头处有巨大的石柱环绕，石柱外便通到明亮之处。登石阶向北上走，有石窍在东面倾斜地穿通出去，只纳入天光，不能出入。由石窍内转向北，又接连开启为两个石室：一个石室中间相通外边阻断，是由洞内通向北边的地方；一个石室北面的尽头处面向东方，是下临深渊揽胜之处。先由中间相通的石室进去，它西边的缝隙从旁侧环绕，都可作为房间作为卧床。它东面与外边阻隔之处，也有许多零星的洞穴，高悬着，引进光照来。向北穿过一峡，到达北室，它前方便虚敞为高大的洞口。洞口东临绝壁，洞中有纤细的石笋尖尖耸立在前边，北面有悬崖倒垂在外，极尽云烟氤氲的景致。它下边可听见水声潺潺，是南江的江水，转向北后流抵山下进入洞穴之处，但只听见水声却不见形迹。洞内西侧石壁上，也有成群的石钟乳环结成小龛，下边用竹子编架为围栏，也是前人隐居之处。此洞小而巧，幽明兼备，是隐居修真的妙境。只是洞中无水，非得由前边的栈道进入百感岩后面的辘轳去取水；或者由前面的梯子转到山前去找山涧，取水的路极其遥远。

百感岩下的水洞，在百感岩后洞口之下，百感村之南。百感村有内、外两村。山从百感岩分为两列，向北回绕，下面形成深坞，而岩洞下的水穿过山汇成大江，向北奔腾曲折流去。〔从上林土县的刁村下流进右江。〕村子隔在坞中，源远流长而土地肥沃，盛产谷物瓜果。洞在内村之南二百步处，洞口向东北，高耸在上的，就是后洞口了。水自洞中流出，在洞前汇成宽广的深潭，在中间溢到两侧的山崖下，石壁倒插进水底。坐上木筏从潭中进去，仰望洞顶好像云雾一样飘缈，谁想得到就是先前凌空横跨而下的地方呢！洞内两侧石壁凌空而起，向南进去，积水非常深。西面石壁有木梯悬嵌在石上，本地人指着说："这就是上层安有辘轳之处。从前侬智高时，有人占据洞中聚众自保的，从这里往下汲水。这就是他们遗下的建造物了。"东面石壁上的石缝从中扩开，有人在绝顶架起了房屋，飞缀凭临在高空，但石壁险峻陡削悬在虚空二十丈，不能攀登。本地人说："这是戊午年饥荒时，当地人用来

储藏粮食躲避盗贼的地方。必须绑梯子悬挂在石壁上才能上去，此时太平，很久不用了。”进去十多丈，壑谷就走完了，只见悬崖高耸，远眺西南方峡洞深入之处，高处的光影下射，光彩闪烁灿烂，可石崖陡峻无石阶可登，不知所通之处是山前还是山右了。下边壑谷中石根插入水中，表面上没有进入里面的缝隙，水流经的地方，是由水面下泛滥而出，其中众水交汇之处，可能就锁在空洞里面，无法问津了。于是木筏返回出洞，从洞口外水潭西边踏着石崖上登洞口左边的石壁。穿过峡洞上去，辟开一个圆形岩洞，洞口向东，下临前边的深潭，右边俯瞰洞中之水，向前眺望对面山崖之上，旁洞云气氤氲，可用木头横跨洞口飞渡过去。辟开的岩洞中间宽底下平，可以栖身可以停息，但是洞口虽宽阔，却被对面的山崖高高遮挡住，阳光不能射到，不免阴森森的。如果跨木桥通到对面的山崖去，那么水势浩渺的灵妙之境与明朗开阔的景色就无不兼收了。此洞被水所阻，水源相通，水势缥缈，互相掩映，是神仙的深宫。至于说到外边阻隔着重重山峦，日月中锁，即使是内村也已超过世外桃源，何况是窈窕幽深，像这里那样独擅其极的地方呢！

百感岩前的下洞，在百感岩前洞口之下，路西深坑的肘腋之间。洞口也是向南，高高拓开如同大厅，洞中有很多杂乱堆积的巨石，洞后部渐渐下洼。大概是水涨时，山前的水也是从洞外冲入洞中，但今天没有滴水了。洞东北角有峡向北进去，峡上透进明亮的光辉，下面嵌着重叠岩石。垒起几块岩石往下窥视，洞底非常深，水涵在深洞中，而岩石都浮出水面悬缀在两侧崖壁间，既不能穿过裂缝下去，也不能凌空而入，只能靠着岩石向内远望。西北方峡谷到头之处，也有亮光内射，那裂缝又长又窄，倒影反照，闪烁浮动，也不知所通之处是山后还是山右了。

龙巷村东北山坞中的上洞，在向武州城东北七里，就是百感岩西面的山崖，但是道路由龙巷村往东进去，山向北转盘绕成山坞，枯榕江在北面分流，大江分流捣入坞中，山崖回绕山坞断绝，向东坠入洞穴中，而岩洞高临在它上方，洞口向西，左右都是危崖，而下临湍急的水流。原来没有入洞的路，从洞北面攀着线一样的石纹踏着悬空的石壁进去。上边岩石如帏幕云朵样飞卷，下

边分开如重叠的灵芝。向东前进六丈后，忽然洞内一下暖和起来，好像有东西隔在洞中的样子。原来是洞后部无旁洞，而空气充盈洞中不外泄形成的。又走三丈，转向北，渐渐上去便窄起来，又走三丈就断了。洞中悬垂的石柱也很多，但不及百感岩纷纭众多。而地下有如珠子一样的石丸，洁白圆整，散布在满洞坡之间。斜坡表面上，粼粼的石纹都好像簇聚在一起的绉纹，如鱼鳞一样依次排列，纤细均匀密布，边沿围绕中间下洼，圆珠大多堆嵌在石纹中，不可计数。我挑选其中晶莹圆滑的得到几把，如薏仁米，似明珠，不管别人怀疑不怀疑了。〔在玉砂洞中也非常难得到如此洁白的石珠。〕

琅山岩在州城北半里，山形正如独秀峰。开始时见向西处有三层洞口，却不知上登之处反而在山峰东面的半腰上。我到州城后，黄君才命令绑梯子修通栈道，大概也是想选择其中特异之处作为他静修之地罢了。由东麓攀危梯数百级，进入它的东洞口，洞口豁然高敞。洞口以内就分为三条路。由北洞进去的，开有一处平坦的弯道，马上通到北洞口，直接俯瞰龙巷村后的北山，大溪自西面流来隔在其中，抵达横向裂开的山峰西头便一分为三，北面山峦雾气缭绕溪水翠绿，远近尽揽。由南洞进去的，反而从洞内折向东出来，外边重又豁然开阔，就是东洞口的侧洞了。第一道石屏风横断了这条路，所以借路从里面的峡中曲折而出，洞内下边有深洼，深坠下去但底下平坦。由它上面沿石崖又向南走入峡中，渐渐上走渐渐窄起来，有岩石横跨在峡上，像飞桥一样。钻过桥下再上走，峡谷这才在南边到了尽头，东面壁上旋绕的石穴架在高空，透过石窗光影倒射，西面的石窍高大穹隆，曲折深嵌，再钻向南，这是南洞口。它前方正与州城东北的巨大山峰相对，像屏风一样挡在前方，向西南不能眺望一州的烟火，往东南不见三江弯曲处和田野，不知山下就是可通行的峡谷了。由西面一直进去的，高大穹隆四旁开阔，十丈以内，侧卧着深隐的石室，中间辟有明亮的门扉，好像隘门深陷在中央的样子。然而它上方穹隆盘结如房屋，正当隘口之处也向上裂成峡谷，更加高峻。穿过隘门往西走，就见西面辟为大堂，光明四溢，以西洞口最高最宽敞了。大堂左侧向南旋绕成石龛，有石片平架为卧床，有悬垂的岩

石向下卷起成为拓碑用的托子，都是天然形成的器具。大堂左右分别嵌有楼阁石龛，圆圆环绕没有缝隙，等到走到前面洞口时，就见石门槛高高栏住。钻过石窍出去，这才俯身看到洞口下方山崖洞穴层层叠叠，危险之势如同累起来的棋子，浮在高空如飞空的鹞鸟。原来是出到望着西方的第三层洞口之上，而中层的洞口在它下边了。坐在洞上，外面树枝倒垂，环绕的江流在山下腾涌，平旷的田野中山峰零乱，重重叠叠，壑谷断绝，斜阳余晖，凭临无限空间，三个洞口中比起来这个最畅通了。这一座山，圆如卓立的锥子，可山上却中间空空外边相通，四面成为洞口，宽敞的殿堂，幽深的内室，夹层的台榭，飞卷的屋脊，无所不备。往返徘徊马上方位不同，弯弯曲曲频繁变换方向，和风四面交聚，不感到蒸热郁闷，确实是顶天的一根柱子，兼有凌空的八面天窗，是隐居修真最为缥缈而又最接近人间的地方了。唯有汲取泉水必须绕着梯子上登，不能肩挑背扛而已。

下洞就在琅山的西麓，洞口向西，向东走进去三丈便断了。仰望顶上，就见层层洞穴高悬，又一连重叠着两层洞口。我初到此处时，望见洞口不能上达。第二天又来到，也不知它上层的洞中通到东面，且不知东面可以上登。随后听说黄君命令绑梯子，不久由山南的峡谷，同韦守老前往百感岩出到山的东面，回头望见梯子已蜿蜿蜒蜒垂在高空，这才知道上洞必须由东面上去，下洞唯独由西面进去，但中洞却无法上登了。

【原文】

十九日　晓起，有云。晨餐后，半里过宁墟。从南峡去，抵天灯墟，闻有营怀洞，乃龙英分界，为左、右二江脊。东折入山坞一里，北入峡一里，逾小脊北下。随山东转，又二里，南那村换夫。东北行二里，东逾一岭，曰石房岭。下岭而东，又二里，至石房村换夫。又东二里，复上山半里，过一岭脊。脊不高，其北水从东北坠，其南水从南流，是为向武、镇远分界，而左、右江亦以此分焉。随流南下一里，大路自西来合，遂东转循老山之南，东逾平峡一里，大道直东去，又从岐随水东南下一里半，四山环坞一围，曰龙那村[1]，已镇远属矣。初至村，遥见屋角黄花灿烂，以为菊，疑无此盛，逼视之，乃细花丛丛，不知其名。又见

白梅一树，折之，固李也。黄英白李，错红霜叶中，亦仲冬一奇景。饭而行，北逾岭而下，共一里，又行峡中半里，与西来大道合。于是随水形东行山峡间，五里，水形东北去，路东南上山。半里，又从岐南逾一岭，共一里而下，得南峒村。村人顽甚，候夫不即至，薄暮始发。其峒四山连脊，中洼为池，池上有穴，东面溢水穿山腹东出，池西乃居人聚庐所托也。东逾岭而下，共一里，东向行山坞间。八里，过一村，又东与石山遇。循其南崖，崖上石窦历乱，俱可入，崖下累石属南山，傍崖设隘门以入，于是南北两石山复峥峥屏立矣。又东一里为镇远州[②]，宿于州东之铺舍。州官名赵人伟。

州宅西南向。其地属太平府，在太平府东北二百里。西南一日至全茗[③]，又经养利而达府。西北为向武界，十八里。东北为结伦界，十六里。东为结安界[④]，西南为全茗界。州前流甚细，南入山峡，据土人言，乃东北至结伦，北入右江者。由此言之，是两江界脊西自镇安、都康，经天灯墟，龙英之北，向武之南，二州分界。东经全茗、永康、罗阳诸地而抵合江镇[⑤]。昨所过石房村东南之脊，乃北走分支，其南下之水，尚非入左江者也。

注释

①龙那村：乾隆本、四库本作“龙濑村”。

②镇远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北境的镇远。

③全茗：原作“上茗”，据《明史·地理志》改。下同。

④结安：原作“佶安”。《明史·地理志》作“结安”，十二月初五日记亦作“结安”，据改，下同。结安：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东北境、进结稍南的结安。

⑤永康：明为县，治所在今扶绥县北境的旧县。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升为州，仍隶太平府，治所南迁至今扶绥县北境的中东。罗阳：明为县，隶太平府，治所在今扶绥县北、中东稍南的南哨附近。

【今译】

十九日　拂晓起床，有云。早餐后，半里走过宁墟。从南面山峡去，到达天灯墟，听说有个营怀洞，是龙英州的分界，为左、右二江分流的山脊。向东折入山坞走一里，向北走入山峡一里，越过小山脊向北下去。顺着山往东转，又走二里，在南那村换夫。往东北行二里，向东

越过一座岭，叫做石房岭。下岭往东行，又二里，到石房村换夫。又向东二里，再上山走半里，越过一道岭脊。岭脊不高，脊北有水流从东北方下坠，脊南有水流往南流，这是向武州、镇远州的分界处，而且左江、右江也从此脊分流。顺水流向南下走一里，大路从西边前来汇合，于是转向东沿老山的南麓，往东穿越平缓的山峡一里，大道一直向东去，又从岔路顺水流往东南下行一里半，四面群山环绕成一个环形山坞，叫龙那村，已是镇远州所属了。刚到村里时，远远望见屋角有灿烂的黄花，以为是菊花，怀疑没有此等盛景，走近细看，是一丛丛的小花，不知它的名字。又见有一树白梅，折下来看，原来是李子花。黄花白李，错落在红霜叶中，也是仲冬季节的一个奇景。吃过饭上路，向北越岭下走，共一里，又行走在峡中半里，与西来的大道相遇。于是顺水势向东行走在山峡间，五里，水势向东北流去，路向东南上山。半里，又从岔路向南越过一岭，共一里后下走，到南峒村。村里人十分刁顽，等待派夫不马上来，傍晚才出发。此峒四面山脊相连，中央下洼为水池，水池上有洞穴，东面溢出的池水穿过山腹向东流出去，水池西面是居民房屋聚居依托之处。往东越过岭下行，共一里，向东行走在山坞间。八里，路过一个村庄，又向东走与石山相遇。沿石山南面的山崖走，山崖上石洞杂乱众多，都可以走进去，山崖下垒砌石块连接到南山，靠近山崖设了隘门以便出入，到这里南北两面的石山又山势峥嵘似屏风样矗立了。又向东走一里是镇远州，住宿在州城东边的驿站客馆中。〔州官名叫赵人伟。〕

州衙宅第朝向西南。此地属太平府，在太平府城东北二百里。〔向西南走一天到全茗州，又经养利州到达府城。〕西北是向武州的地界，〔有十八里。〕东北是结伦州的边界，〔有十六里。〕东面是结安州的分界，西南是全茗州的边界。州城前的水流十分细小，往南流入山峡中，据本地人说，是向东北流到结伦州，往北流入右江的水流。由此说来，那么两江分界的山脊从西面的镇安府、都康州，延经天灯墟，〔在龙英州的北境、向武州的南部，两州分界处。〕往东经过全茗州、永康县、罗阳县诸地后抵达合江镇。昨天走过的石房村东南的山脊，是向北分出延伸的支脉，山脊南面下流的水流，还不是流入左江的水流。

【原文】

二十日　晨起，小雨霏霏。待夫，而饭后至。乃雨止，而云不开。于是东向转入山峡，半里，循南崖之嘴转而北，循北崖之□共半里，出一隘门，循西山之麓北行二里，山撞而成峒。乃转而东一里，又东出一隘门，即循北山之麓。又东一里上一岭，共一里，逾而下，复东行一里，随小水转而北。其处山峡长开东西两界，中行平畴，山俱深木密藤，不辨土石。共北二里半，渡小水，傍西麓北行。又二里，稍东北，经平畴半里，已复北入峡中。其中水草沮洳，路循西麓，崎嵚而隘。二里，渡峡而东上东岭，一里跻其巅，东下一里，抵其麓。其岭峻甚，西则下土而上石，东则上土而下石，皆极峭削，是为镇远、结伦分界。又东行坞中一里，复稍上而下，共一里，逾小石脊。又东北平行半里，乃直下石崖中，半里，已望见结伦村聚矣。既下，又东行平畴一里，有小水自西南山夹来，又一大溪自南来，二水合而北注，北望土山开拓。乃涉溪而东。是为结伦[1]，止于铺舍。适暮，微雨旋止。州乃大村落，州官冯姓。是日共行二十里。

都康在镇安东南，龙英北，胡润、下雷东，向武西南，乃两江老龙所经，再东即为镇远、结伦。土人时缚行道者转卖交夷，如壮者可卖三十金，老弱者亦不下十金。如结伦诸土州隔远，则展转自近州递卖而去；告当道，仍展转追赎归，亦十不得二三。其例：每掠卖一人，即追讨七人，然不可得。土州争杀，每每以此。

结伦在向武东南，都结西南[2]，土上林在其北，结安在其南。其水自西南龙英山穴中流出，北流经结安，又北至结伦，绕州宅前，复东北入山穴，出土上林而入右江。疑即志所称泓泶江。从结伦东北入石穴，出向武境、土上林，与枯榕俱入右江者。

二十一日　浓云密布而无雾。候夫未至。饭后散步东阜，得古梅一株，花蕊明密，幽香袭人。徘徊其下不能去，折奇枝二，皆虬干珠葩[3]。南望竹崖间一岩岈然，披荆入之，其门北向。由隘窦入，中分二岐，一南向入，一东南下，皆不甚深。还铺舍，觅火炙梅枝。微雨飘扬，拈村醪对之，忘其为天涯岁暮也。

既午雨止，日色熹微，夫始至，复少一名，久之乃得行。从东南盘崖间小岩一里，路循坞而南，度小溪，有岐东向入土山。从坞南行又一里，有岐西南溯大溪，结安、养利大道，为此中入郡者。又正南行一里，

折而东入土山之峡。其处西为镇远来所逾，石峰峭聚如林；东为土山，自结伦北南绕而西，遥裹西面石峰；中开大坞，亦自西南转北去。从土峡中东行一里，遂跻土山而上。又一里，逾山之巅，即依岭南行。一里，出南岭之巅，东望盘谷东复有石山遥列，自东北环峙西南矣。东向循岭半行，又一里，转南半里，又东下半里，抵山之麓。遂从坞东南行二里，越一南来小水，又北越一西北来小水，得一村倚东山下，从夫遂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4]，始知其地为旧州，乃结伦旧治，而今已移于西北大溪之上。两处止隔一土山，相去十里，而州、站乃互相推委。从新州至都结，直东逾山去，今则曲而东南，欲委之旧州也。始，当站者避去，见余絷其夫，一老人乃出而言曰："铺司姓廖，今已他出，余当代为催夫。但都结须一日程，必明日乃可。"候余上架餐饭，余不得已，从之。检行李，失二鸡，乃镇远所送者。仍絷前夫不释。久之，二村人召鸡，释夫去。是日止行十里，遂止旧州[5]。



二十二日　早起，天无雾而云密布。饭后，村人以二鸡至，比前差小。既而夫至，乃行。一里，东北复登土山，四里，俱从土山脊上行。已下一坞，水乃东北行，遂西北复上土山，一里逾脊。又东北行岭上二里，转而西北二里，始与结伦西来路合。乃下山，得一村曰陆廖村[6]，数家之聚在山半。其夫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盖其夫复欲委之村人也。度其地止去结伦东十余里，因其委旧州，旧州欲委此村，故展转迂曲。始村人不肯承，所絷夫遍号呼之，其逃者亦走山巅遍呼村人。久之，一人至，邀余登架，以难黍饷而聚夫[7]，余乃释所絷者。日午乃得夫，遂东上。岭头有岐，直北者为果化道[8]，余从东岐循岭南而东向行。半里，遂东北下山，一里而及山坞，有小水自北坞中来，折而东去。渡之复北上岭，一里逾岭北，循之东向行。半里，有岐直东从岭畔去；即都结大道。以就村故，余从东北岐下山。复一里抵山坞，有小水自北来，折而东南去。渡之，复东北逾一小岭，共一里半，前所渡水穿西南山夹来，又一小水从西北山夹下，共会而东，路遂因之。屡左右渡，凡四渡，共东行三里，又一小水从南坞来合之北去。又东渡之，复上岭，一里，逾岭东下，其水复从北而南。又东渡之，复上山，随之东行一里半，水直东去，路折入东北峡。一里，得数家之聚，曰那印村。夫复委之，其郎头他出，予执一夫絷而候之。时甫下午，天复明霁，所行共二十余里。问去都结尚一日程，而中途无村可歇，须明日早行，即郎头在亦不及去

矣。余为怏怏，登架坐而待之。久之郎头返，已薄暮矣。其饷以鲫为供。

二十三日　早雾四塞，即饭而日已东出。促夫至，仍欲从东北坞行。余先问都结道，当东逾岭，窥其意，以都结道远，复将委之有村处也。盖其地先往果化，则有村可代，而东南往都结，无可委之村，故那印夫必不肯东南。久之，一人来劝余，此地东往龙村，名囤龙，亦结伦。(缺)即都结属，但稍迂，多一番换夫耳。余不得已，从之。乃东北入坞中，半里，复与前西南来之水遇，遂循之东向行。二里，下坞中，忽望见北坞石山回耸。又半里，路右东行之水，又与一东南来水会而北去。东向涉之，复上岭，东北一里，逾岭上。又北行岭脊半里，望西北石山与所登土山分条而东，下隔绝壑，有土脊一枝横属其间，前所渡北流之水，竟透脊而入其坞穴中，不从山涧行矣。路既逾岭，循岭上东行三里，过一脊，又平行一里，始东南下。一里半，及坞底，忽见溪水一泓深碧盈涧，随之东下，渐闻潺潺声，想即入脊之水至此而出也。东行半里，又有小水自东峡而出，溯之行一里，溪四壑转[9]，始见溪田如掌。复随之东南行一里，水穷峡尽，遂东上一里，登岭。平行岭北半里，又东南坦下者半里，过一脊，又东北逾岭半里而上，逾其阴，望东北坞中，开洋成塍。又东北半里，始东向下山，半里，午抵囤龙村[10]。土人承东往果化，不肯北向都结，亦以都结无村代也。饭于郎头家。下午夫至，郎头马姓者告余曰："此地亦属结伦，若往送都结，其径已迂，恐都结村人不承，故本村不敢往；往果化则其村为顺，不敢违耳。"盖其地往都结，尚有一村曰捺村，仍须从所来高岭之脊南向而去。余不得已，仍从之。及升舆，尚少三人，遍入山追之。比至，日已西入山，余有戒心，闻结伦、都结土人不良。竟止不行。是午，土人以鼠肉供，麾却之[11]。易以小鸟如鹌鹑，乃薰干者，炒以供饭。各家所供酒，或烧酒或白浆，皆可食。又有黄酒，色浊味甜，墟中有沽者，各村罕有。是日上午行二十里而已。



二十四日　早起，霁色如洗；及饭，反有雾蒙四山；日出而净如故。及起行，土人复欲走果化，不肯走都结，即迂往其村，亦不肯送。盖与都结有仇杀，恐其执之也。余强之不能，遂复送向那印。盖其正道在旧州，此皆迂曲之程也。遂西南行田陇间，半里，穿石隙登土山西向平上，半里及其巅。又半里，越岭而南，稍下度一脊。又平上半里，复逾

颠西下。一里，及坞中，遂循水痕西北行。一里，有小水自北坞来，与东来小水合而西去。又随之西一里，复有小水自北坞来，与东来之水合而南去。路西上山，直上者一里半，平行岭上者二里，又西向下者一里半，下及坞底。忽有水自南峡来，涵碧深沉，西向去。过坞半里，从北山西上一里，登岭上又一里，稍下，过一脊复上，始依岭北，旋依岭南，俱西向平行岭上，南望高岭，即旧州走都结者。共三里始西南下，一里半而及其坞，则前所过南峡之水，与那印之水东西齐去，而北入石山之穴。截流而西，溯东来之水三里，饭于那印。候夫至下午，不肯由小径向都结，仍返结伦。初由村左西北上山，转西南共一里，登岭上行。西南五里，稍下，度一脊复上，西南行岭上六里，转出南坳。又西南行六里，稍东转，仍向西南，始东见旧州在东南山谷，结伦尖山在西南山谷。又西二里，始下，南渡坞塍，始见塍水出北矣。又南逾山半里，又渡塍逾小山一里，得一村颇大，日已暮。从其南渡一支流，复与南来大溪遇。南越一垅，溯大溪西南行塍间，又一里半至结伦州。州宅无围墙，州官冯姓尚幼。又南渡大溪，宿于权州者家[12]。是日约行四十余里，皆迂路也。

二十五日　凌晨，权州者复送二里，至北村，坐而促夫者竟日，下午始行。即从村东南上山一里，始东北逾岭，旋转东南，绕州后山脊行。六里，少庭脊，复上行岭畔者三里，又稍下。其处深茅没顶，舆人又妄指前山径中多贼阵，余辈遥望不见也。又前下一里，渡脊，始与前往陆廖时所登山径遇，遂东瞰山谷，得旧州村落。又东南下者半里，时及麓，舆夫遂哄然遁去。时日已薄暮，行李俱弃草莽中。余急趋旧州，又半里下山，又行田塍间一里，抵前发站老人家，已昏黑，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作呻吟声。余恐行李为人所攫，遍呼人不得。久之，搜得两妇执之出，谕以无恐，为觅老人父子归，令取行李。既而顾仆先携二囊至，而舆担犹弃暗中。已而前舍有一客户来询[13]，谕令往取，其人复遁去。余追之执于前舍架上，强之下，同顾仆往取。久之，前所遣妇归，云："老人旋至矣。"余令其速炊，而老人犹不至。盖不敢即来见余，亦随顾行后，往负行李也。半晌，乃得俱来。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余谕以不责意。已晚餐，其子跛立，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二十六日　凌晨饭。久之，始有夫两人、马一匹。余叱令往齐各夫。既久，复不至。前客户来告余："此路长，须竟日。早行，兹已不

及。明晨早发，今且贯跛者，责令其举夫可也。”余不得已，从之。是日，早有密云，午多日影。即饭，遂东向随溪入石山峡，一里，两石山对束，水与路俱从其中。东入又半里，路分两岐，一东北逾坳，一西南入峡。水随西南转，轰然下坠，然深茅密翳，第闻其声耳。已西南逾坳，则对东西山之后脊也，溪已从中麓坠穴，不复见其形矣。乃转至分岐处，披茅觅溪，欲观所坠处，而溪深茅丛，层转不能得。又出至两峰对束处，渡水陟西峰，又溯之南，茅丛路塞，旋复如溪之北也。乃复从来处度旧路，望见东峰崖下有洞南向，已得小路在莽中，亟披之。其洞门南向，有石中悬，内不甚扩，有穴分两岐，水入则黑而隘矣。出洞，见其东复有一洞颇宽邃，其门西南向，前有圆石界为二门，右门为大。其内从右入，深十余丈，高约三丈，阔如之，后壁北转渐隘而黑，然中觉穹然甚远，无炬不能从也。其外从左南扩，复分两岐，一东北，一东南，所入皆不深，而明爽剔透，有上下旁穿者。况其两门之内，下俱甚平，上则青石穹覆，盘旋竟尺，圆宕密布无余地[14]。又有黄石倒垂其间，舞蛟悬萼，纹色俱异，有石可击，皆中商吕[15]，此中一奇境也。出洞，仍一里，返站架，日色甚暖，不胜重衣，夜不胜覆絮。是日手疮大发，盖前结伦两次具餐，俱杂母猪肉于中也。

注释

①结伦：原作“信伦”。《明史·地理志》作“结伦”，十一月二十四日记亦作“结伦”，据改，下同。结伦：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东北境的进结，又作镇结。

②都结：“结”原作“给”，《明史·地理志》及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记皆作“结”，据改。下同。

③葩（pā）：花。

④絷（zhí 执）：原为用绳索绊住马足，引申为拘囚。

⑤旧州：今作高州，在天等县东北境，进结稍东南。

⑥陆廖村：今作陆连，在隆安县西北隅。

⑦以难黍饷而聚夫：“难”，疑为“鸡”字之误。

⑧果化：明为州，隶南宁府，治所在今平果县西隅，右江西岸的果化。

⑨溪四壑转：“四”，疑为“回”，因形近而误。

⑩围龙村：又作龙村，今作隆屯，在隆安县西北隅。

⑪麾（huī）：通“挥”。麾却之：挥手斥退。

⑫权(quán)州者:暂代州官行使职权的人。

⑬客户:从别处来客居该地的人户。

⑭圆宕密布无余地:"宕"。四库本同。乾隆本作"石",有误。南方俗称小坑为宕。

⑮商:中国古代通行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征、羽,商为五音之一。吕:中国古代音乐有十二律制,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其中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总称"六律"、"六吕"。皆中商吕:都能发出优美和谐的声音。

【今译】

二十日　早晨起床,小雨霏霏。等待派夫,可饭后才到。于是雨停了,但云层不开。从这里向东转入山峡,半里,沿南面山崖的山嘴转向北,沿北面山崖的□共走半里,走出一个隘门,沿西山山麓北行二里,山体相撞而成峒。于是转向东一里,又向东走出一个隘门,立即沿北山的山麓走。又向东一里上登一座山岭,共一里,翻越后下走,又往东行一里,随小溪转向北。此处山峡长长地分开成了东西两列山,在中间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山上全是深树密藤,辨不出是土山还是石山。共往北行二里半,渡过小溪,紧靠西麓向北行。又走二里,稍向东北,经平旷的田野走半里,不久又向北走入峡中。峡中满是水草泥沼,路沿西麓走,崎岖而狭窄。二里,越过山峡向东上登东岭,一里登上岭头,往东下走一里,抵达山麓。此岭十分陡峻,西面下边是土而上面是石,东面却上边是土而下面是石,都极其陡峭峻削,这里是镇远州、结伦州的分界处。又向东在山坞中行一里,又稍上走后下走,共一里,越过小石脊。又向东北平缓行半里,于是一直下到石崖中,半里,已望见结伦的村落了。下来后,又向东在平坦的田野中行一里,有小溪自西南山峡中流来,又有一条大溪自南流来,两条水流汇合后往北流注,远望北方土山开阔。于是涉到溪流东岸。这是结伦州,停在驿站客馆中。适好天黑,微微下了些雨随即停了。〔州是个大村落,州官姓冯。这一天共走二十里。〕



都康州在镇安府东南,龙英州北面,胡润寨、下雷州东面,向武州西南,是左、右二江之间山脉主干经过之处,再往东就是镇远州、结伦州。当地人时常绑架行人转卖给交夷,如是壮年人可卖三十两黄金,老弱者也不下十两黄金。如结伦各土州相隔较远,

那就辗转从邻州顺次卖出去;向当局控告,再辗转追寻赎买归来,但十人中不到二三人。〔他们的惯例:每掠卖一个人,立即追究七个人,然而不能追得。土州之间相争攻杀,常常因为此事。〕

结伦州在向武州东南,都结州西南,上林土县在它北面,结安州在它南面。这里的水流自西南龙英州的山洞中流出,向北流经结安州,又往北流到结伦州,绕过州衙府第前,再向东北流入山洞中,在上林土县流出后流入右江。〔怀疑就是志书所称的泓渀江。从结伦州东北境流入石洞中,流出向武州境内、上林土县,与枯榕江一起流入右江。〕

二十一日　浓云密布而无雾。等候派夫未到。饭后在东面的土山上散步,见到一棵古梅,花蕊明丽浓密,幽香袭人。徘徊在树下不能离去,折下两枝奇特的花枝,都是拳曲的枝干玉珠样的花朵。望见南边竹丛石崖间一个岩洞十分深邃,拨开荆棘走入洞中,洞口向北。由窄洞中进去,从中分为两个岔洞,一个向南进去,一个向东南下走,都不怎么深。返回驿站客馆,找火来烤梅枝。细雨飘扬,面对梅枝手捏乡村酿制的浊酒,忘了此时此地是天涯岁末了。

中午后雨停了,天色微亮,脚夫这才来到,又少了一名,很久才得以上路。从东南绕着山崖上的小岩洞走一里,路顺着山坞往南行,渡过小溪,有岔路向东走入土山中。从坞中向南又行一里,有岔路往西南溯大溪而去,是去结安州、养利州的大道,是这一带进府城的路。又向正南行一里,折向东走入土山的峡谷。此处西面是从镇远州来穿越过的地方,石峰峭拔聚集如林;东面是土山,自结伦州北面往南绕向西,远远裹住西面的石峰;中间是开阔的大山坞,也是从西南转向北去。从土山峡中向东行一里,于是登土山而上。又走一里,越过山顶,立即紧依山岭南走。一里,到达南岭的岭头,往东望去曲折的山谷东边又有石山远远排列,从东北环绕耸立到西南。向东沿山岭半中腰走,又是一里,转向南半里,又往东下行半里,抵达山麓。于是从坞中往东南行二里,越过一条南来的小溪,又向北越过一条从西北来的小溪,见到一个村庄紧靠在东山下,众脚夫便哄然而去。我拉住一人拘押了他,这才了解到此地是旧州,是结伦的旧治所,而现在已迁到西北的大溪之上。两地只隔着一座土山,相距十里,而州里和驿站便互相推诿。从新州到都结州,应一直向东翻山而去,现在却绕到东南来,是

想把我推给旧州。起始,主管驿站的人躲避出去,见我拘押了他的脚夫,一位老人才出来讲话说:“掌管驿站的人姓廖,今天已出门去别的地方,我当代为催派差夫。但去都结须要一天路程,必得要明天才行了。”又让我上高架的茅屋去吃饭,我不得已,听从了他。检查行李,丢失了两只鸡,〔是镇远州赠送的。〕仍扣押先前那个脚夫不放。很久后,村里两个人去召人找鸡,放脚夫去了。这天只走了十里,便停在旧州。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天上无雾但浓云密布。饭后,村里人拿了两只鸡来,比先前的略小。随后脚夫来到,于是动身。一里,向东北又登土山,四里路,全是在土山脊上行走。不久下到一个山坞中,水流于是向东北流,我就向西北再次上登土山,一里越过山脊。又往东北行走在岭上二里,转向西北二里,这才与结伦州向西来的路会合。于是下山,走到一个村庄叫陆廖村,是个在山腰上有几家人的村落。那些脚夫哄然而去,我拉住一人扣押了他,大概是这些脚夫又想把我推给村里人了。估计此地只离东面的结伦州十多里,因为那些人推给旧州,旧州人想推给此村,所以辗转绕弯子。开始村里人不肯承当派夫,但被押的脚夫遍处呼唤村里人,那些逃走的脚夫也在山头奔走遍叫村里人派夫。很久后,一个人来到,邀请我登上高架的茅屋,用鸡肉饭食款待并招集脚夫,我于是放了扣押的脚夫。时光到中午才得到脚夫,于是向东上岭。岭头有岔路,一直往北去的是通果化州的路,我从东边的岔道沿岭南向东行。半里,便往东北下山,一里后到达山坞,有小溪从北面山坞中流来,折向东流去。渡过小溪又向北上岭,一里越到岭北,沿山岭向东行。半里,有岔路一直向东从岭畔而去;〔就是去都结州的大道。〕因为要去就近的村子的缘故,我从东北的岔路下山。又走一里抵达山坞,有小溪自北流来,折向东南流去。渡过小溪,再向东北越过一座小岭,共走一里半,前边渡过的溪水穿过西南的山峡流来,又有一条小溪从西北的山峡中下流,共同汇合后往东流,路便顺着水流走。屡次渡到左岸渡到右岸,共渡了四次,共往东行三里,又有一条小溪从南面的山坞中流来与它合流后向北流去。又向东渡过溪流,再上岭,一里,越岭向东下走,那溪水又从北流向南。又向东渡过,再上山,顺溪流往东行一里半,溪水一直往东流去,路折进东北的峡中。一里,走到一个几家人的村落,叫那印村。脚夫又推给此村,村中的郎头去别的地方了,我拉住一个脚夫扣押起来等候郎头。此时刚到下午,

天重新转晴，所走的路共有二十多里。问知距都结还有一天的路程，可途中无村庄可以停歇，必须明天早晨动身，即使郎头在也来不及前去了。我为此闷闷不乐，登上高架茅屋坐等郎头。很久之后郎头返回来，已是傍晚了。他用鲫鱼作饭食来款待。

二十三日　早晨浓雾四处充塞，吃饭后旭日已在东方升起。催促脚夫来后，仍想从东北的山坞中前行。我事先问知去都结的路，应该向东越岭，窥测他们的意思，因为去都结的路远，又将把我推给有村庄的地方了。原来此地先去果化州，就有村子可以替换，但往东南去都结，没有可以推诿的村子，所以那印村的脚夫必定不肯往东南走。很久后，一人来劝我，从此地向东去龙村，〔名叫囤龙，也是属结伦州。(缺。)〕就是都结州的属地，仅只是稍微绕点弯子，多换一次夫罢了。我不得已，听从了他。于是向东北走入山坞中，半里，又与前一天从西南流来的溪水相遇，便沿着溪水向东行。二里，下到坞中，忽然望见北面的山坞石山回绕高耸。又走半里，路右边往东流的溪水，又与一条从东南流来的溪水汇合后向北流去。向东涉过溪水，又上岭，往东北行一里，越到岭上。又向北在岭脊上前行半里，远望西北的石山与所登的土山分为条状延向东，下边隔着断绝的壑谷，有一支土山山脊横向连接在其间，先前渡过的向北流的溪水，竟然透过山脊后流入山坞里的洞穴中，不从山涧中流了。路越过岭后，沿着岭上向东行三里，越过一道山脊，又平缓地前行一里，这才向东南下山。一里半，走到坞底，忽然望见一片深碧色的溪水充盈在山涧里，顺着溪水向东下走，渐渐听到潺潺的水声，猜想就是流入山脊的溪水到此地流出来了。东行半里，又有小溪自东面峡中流出，溯溪行一里，溪水回绕着壑谷流转，开始见溪畔有如手掌大的田地。再沿溪水向东南行一里，溪水到头峡谷完后，就向东上走一里，登岭。平缓地行走在岭北半里，又往东南平缓地下走半里，越过一条山脊，又向东北越岭半里后登上去，越到岭北，望见东北山坞中，非常开阔，垦为田亩。又往东北行半里，开始向东下山，半里，中午时抵达囤龙村。当地人接受差役向东前去果化州，不肯向北去都结州，也是因为去都结没有村子替换。在郎头家吃了饭。下午脚夫来到时，姓马的郎头告诉我说："此地也属于结伦州，如果送去都结州，那路已绕远了，恐怕都结州所属村子的人不接受，所以本村不敢去；前往果化州那么那一带的村庄驯顺，不敢违抗了。"原来

从此地前往都结，还有一个村庄叫捺村，仍须从来时走过的高岭上的山脊向南而去。我不得已，仍听从了他。及登轿时，还少三人，进山中遍处追赶他们。等他们来到时，落日已坠入西山，我有戒备之心，〔听说结伦州、都结州的土人不善良。〕最终停下来不走了。〔这天中午，当地人拿老鼠肉来供餐，挥手斥退了他们。换来如鹌鹑样的小鸟，是薰干的鸟肉，炒来下饭。各家供献的酒，或是烧酒或是白浆，都可以吃。又有一种黄酒，色浑浊酒味甜，集市中有卖的，各村罕有。这天上午只走了二十里路而已。〕

二十四日　清早起床，天色转晴碧空如洗；到吃饭时，反而有雾蒙在四面群山之上；日出后明净如故。到起身上路时，本地人又想走果化，不肯去都结，即绕道前往他们村子。原来他们与都结互相仇杀，害怕被都结抓住。我不能强迫他们，最终又送向那印村。原来去都结的正道在旧州，这些都是曲折绕道的路程。于是向西南行走在田野间，半里，穿过石缝登土山向西平缓上走，半里到达山顶。又是半里，越岭往南走，稍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又平缓上行半里，再越过山头往西下山。一里，到达坞中，于是顺着溪水流淌的痕迹往西北行。一里，有小溪自北面山坞中流来，与东来的小溪合流后往西流去。又顺溪流向西一里，又有小溪从北面山坞中流来，与东来的溪水合流后往南流去。路向西上山，一直上走一里半，平缓地在岭上行二里，又向西下走一里半，下到坞底。忽然有溪水自南面峡中流来，澄碧深沉，向西流去。穿过山坞有半里，从北山向西上登一里，登到岭上又走一里，稍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又上走，开始时靠着岭北走，随即靠着岭南走，都是向西平行在岭上，远望南边的高岭，就是由旧州通向都结的地方。共三里才向西南下山，一里半后到达山坞，就见前边走过的南面峡谷中的溪水，与那印村流来的溪水一东一西齐头流去，而后向北流入石山的洞穴中。横渡溪流往西行，溯东来的溪水走三里，在那印村吃饭。等候派夫直到下午，他们不肯由小径去都结，仍返回结伦州。最初由村子左侧向西北上山，转向西南共走一里，登到岭上走。向西南五里，略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又上走，向西南在岭上行六里，转出南面的山坳。又往西南行六里，稍向东转，仍走向西南，这才向东望见旧州在东南的山谷里，结伦州所在的尖山在西南的山谷里。又向西二里，开始下山，向南越过坞中的田野，这才见田间的水从北边流出了。又向南翻山半



里，又穿过田野翻越小山一里，遇上一个大点的村庄，天色已晚。从村南渡过一条支流，再次与南来的大溪相遇。往南越过一条土垅，溯大溪向西南行走在田野间，又走一里半到了结伦州。州衙宅第无围墙，州官姓冯还很幼小。又向南渡过大溪，住宿在代理州官的人家里。〔这天约走了四十多里路，都是绕弯子的路。〕

二十五日　凌晨，代理州官的人又送了二里路，来到北村，坐着催促派夫用了一整天，下午才动身。马上从村子向东南上山一里，开始时向东北越岭，随即转向东南，绕到州城后的山脊上行。六里，在脊上稍停，又从岭畔上行三里，又稍稍下走。此处茅草深得没过头顶，轿夫又胡乱指着说前面山路中有很多盗贼的巢穴，我们这些人离得远看不见。又向前下行一里，越过山脊，这才与先前去陆廖村时所登的山路相遇，于是向东俯瞰山谷中，见到旧州的村落。又向东南下走半里，此时将到山麓，轿夫便哄然一声逃去了。此时太阳已是傍晚，行李全丢弃在草丛中。我急忙赶去旧州，又下山半里，又在田野间行一里，到达先前出发时的驿站的老人家中，天已昏黑，各家的男人全逃入山谷中，老人的妻子躺在暗处发出呻吟声。我担心行李被人攫取去，四处叫人找不到。很久以后，搜到两个妇女抓住她们出来，告诉她们不要害怕，替我去找老人父子回来，命令他去取行李。随后顾仆先带着两包行李来到，但轿子担子还丢弃在黑暗中。不久前边茅舍中有一个客户前来询问，命令他去取，那人重又逃去。我追到前边茅舍的高架上抓住他，强令他下去，同顾仆前去取行李。很久后，先前派去的妇女归来，说：“老人马上来了。”我命令她们速去煮饭，可老人仍不见到来。原来是不敢马上来见我，也跟随在顾行后面，前去担行李了。半晌，才一起到来。老人害怕我鞭打他的儿子或者孙子，我把不责怪的意思晓谕他。不久吃完晚餐，他的儿子跛着脚站着，我斥令他速去找脚夫，便躺下了。



二十六日　凌晨开饭。很久，才有两个脚夫、一匹马。我斥令前去调齐各个脚夫。很久之后，还是不来。前边的客户来告诉我：“这条路长，要走一整天。绝早动身，现在已来不及。明晨绝早出发，今天暂且宽赦了瘸子，可责令他去调集脚夫。”我不得已，听从了他。这一天，早上有浓云，中午多有日光。饭后，就沿溪流向东走入石山峡中，一里，两面石山相向束拢，溪水与道路都从其中经过。向东又走进去半

里，路分成两条岔道，一条向东北越过山坳，一条往西南通入峡中。溪水顺着西南转去，轰鸣着下坠，然而深茅草密蔽，只能听到水声而已。不久向西南越过山坳，则正对着东西两山后面的山脊，溪水已从山麓中间坠入洞穴，不再能见到它的踪影了。于是转到道路分岔之处，拨开茅草找溪水，想观看溪水下坠之处，可溪流深藏茅草成丛，一层层转进去不能找到。又出来到两面山峰相向束拢之处，渡水后上登西峰，又溯溪水南岸走，茅草成丛道路堵塞，旋即又走到溪水的北岸。于是再从来的地方走过原路，望见东峰山崖下有个向南的洞，随即在丛莽中找到小路，急忙分开茅草进去。这个洞洞口向南，有岩石悬在当中，洞内不十分宽阔，有洞穴分为两个岔洞，踩着水进去便又黑又窄了。出洞来，见它东边还有一个洞相当宽大深邃，洞口朝向西南，前边有块圆石隔成两个洞口，右边的洞口大些。洞内从右边进去，深十多丈，高约三丈，宽处如同高处，后洞壁向北转去渐渐又窄又黑，然而觉得洞中穹然隆起十分深远，没有火把不能顺着走了。它外面从左边向南扩开，又分为两个岔洞，一个向东北，一个往东南，进去的地方都不深，但明亮剔透，有上下旁通的洞穴。何况它的两个洞口之内，底下都十分平坦，顶上则是青石穹隆下覆，盘旋之处整整一尺，圆形小坑密布没有余地。又有黄色岩石倒垂在其中，如蛟龙飞舞，花萼高悬，纹路颜色全很奇异，有岩石可以敲击，都能发出优美和谐的声音，是此地的一处奇境。出洞后，仍走一里，返回驿站高架上的茅屋。天气十分温暖，穿不住两层衣服，夜里盖不住棉被。这天手上的疮猛然发作，大概是前两次在结伦准备的饭菜中，都杂有母猪肉的缘故。

【原文】

二十七日　早起雾甚。既散，夫骑至乃行。仍从东北一里，上土山，与前往陆廖道相去不远。一里登岭，雾收而云不开，间有日色。从岭上北转一里，仍东北二里，又下一里，度一水，复东北上二里，岭畔遂多丛木。从木中行岭上者三里，从林木少断处，下瞰左右旋谷中，木密树丛，飞鸟不能入也。又半里乃下，甚峻。一里半乃及坞底，则木山既尽，一望黄茅弥山谷间矣。从坞中披茅行，始有小水东流峡谷。随之涉水而东，从南麓行，复渡水从北麓上，又东下坞渡水，复东上岭，一里登其巅。行其上者三里，又直下坞中者一里，则前水复自南北注向峡

中去。又东逾一小岭，有水自东坞来，自南向北绕，与西来水合。既涉东来水，复东上山登其巅，盘旋三里，出岭。二里，得一平脊，乃路之中，赍饭者俱就此餐焉。既饭，复东从岭北行，已渐入丛木。出山南，又度一脊，于是南望皆石峰排列，而东南一峰独峻出诸峰之上；北望则土山层叠，丛木密翳。过脊稍下而北，转而东上，直造前所望东南峻石峰之北，始东南下。一里半而及坞底，有细流在草中行，路随之。半里入峡，两崖壁立，丛木密覆，水穿峡底，路行其间。半里，峡流南汇成陂，直漱峻峰之足。复溯流入，行水中者一里，东南出峡，遂复仰见天光，下睹田塍，于是山分两界，中有平坞，若别一天地也。东行坞中，坞尽复攀石隘登㬹，㬹石峻耸如狼牙虎齿，前此无其巉峭者也。逾岭从坞中行二里，循岭平上一里，平下一里，平行坞一里，穿平峡一里，穿峡又行坞中一里，逾岭上下又一里，始得长峡。行四里，又东行坞与西同。三里，逾北山之嘴，南山之麓始有茅三四架，于是山坞渐开。南山之东有尖峰复起，始望之而趋，过其东，则都结州治矣[①]。州室与聚落俱倚南山向北，有小水经其前东注，宅无垣墙，廨亦隤圮[②]。铺司狞甚，竟不承应，无夫无供，盖宛然一夜郎矣[③]。州官农姓。是日为余生辰，乃所遇旧州夫既恶劣，而晚抵铺司复然，何触处皆穷也！

二十八日　早起，寒甚而霁。铺司不为传餐，上午始得粝饭二盂[④]，无蔬可下。以一刺令投，亦不肯去。午后，忽以马牌掷还云："既为相公，请以文字示。"余拒无文，以一诗畀之，乃持刺去。久之，以复刺来，中书一题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亦（必有德）。"无聊甚。倚筐磨墨，即于其刺后漫书一文畀之。既去，薄暮始以刺饶鸡酒米肉[⑤]，复书一题曰："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余复索灯书刺尾畀之，遂饭而卧。馆人是晚供牛肉为馔。既卧，复有人至，订明日联骑行郊，并令馆人早具餐焉。

二十九日　早寒，日出丽甚。晨起，餐甫毕，二骑至矣。一候余，一候太平府贡生何洞玄。同行者乃骑而东，又有三骑自南来，其当先者，即州主农姓也。各于马上拱手揖而东行。三里，渡一溪，又东二里，随溪入山峡，又东五里，东北逾一岭。其岭颇峻，农君曰："可骑而度，不必下。"其骑腾跃峻石间，有游龙之势。共逾岭二里，山峒颇开，有村名那吝，数十家在其中央，皆分茅各架，不相连属。过而东，又二里，复东逾一岭。其峻弥甚，共二里，越之。又东一里，行平坞间，有水

一泓，亦自西而东者，至是稍北折，而南汇涧二丈余，乃禁以为鱼塘，其处名相村。比至，已架茅于其上，席地。临诸峒丁各举缯西流而渔，得数头，大止尺五，而止有锦鲤，有绿鳜，辄驱牛数十蹂践其中。已复匝而缯焉[6]，复得数头，其余皆细如指者。乃取巨鱼细切为脍[7]，置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余不能从，第啖肉饮酒而已。既饭，日已西，乃五里还至那吝村。登一茅架，其家宰猪割鸡献神而后食，切鱼脍复如前。薄暮，十余里抵州，别农马上，还宿于铺。

三十日　日丽而寒少杀。作《骑游诗》二首畀农。时有南宁生诸姓者来，袖文一篇，即昨题也。盖昨从相村遇此生来谒，晚抵州官以昨题命作也。观其文毫无伦次，而何生漫以为佳。及入农，果能辨之，亟令人候余曰："适南宁生文，不成文理，以尊作示之，当骇而走耳。"乃布局手谈。抵暮，盛馔，且以其族国瑚讦告事求余为作一申文，白诸当道[8]，固留再迟一日焉。

十二月初一日[9]　在都结铺舍。早起阴云四布，欲行，复为州官农国琦强留，作院道申文稿。盖国琦时为堂兄国瑚以承袭事相讼也。抵暮，阴云不开。既晚餐，农始以程仪来馈。



注释

①都结：原作"都佶"，不从。详前注。都结，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隆安县西境的都结。

②宅（zhái）：住家的房屋。廨（xiè 械）：官吏办事的屋舍。

③夜郎：战国至秦汉我国西南的一个古族，范围包有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西汉时于其地置牂牁郡。夜郎王不知汉的广大，竟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人们即以"夜郎自大"形象地比喻妄自尊大的典型。

④粝（lì 厉）饭：糙米饭。

⑤饶（ráo）：另外增添。

⑥匝（zā 扎）：环绕。缯（zēng 增）：通"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鱼网。

⑦脍（kuài 快）：细切用以生食的鱼片。

⑧讦（jié 结）：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别人的阴私。申文：旧时下级对上级呈文的名称。白：述事陈义。

⑨本作"丁丑十二月初一日"。自本日起至戊寅三月二十七日，在季抄本《徐

霞客西游记》第五册，原题“粤西”，有提纲云：“移静闻骨于南宁崇善寺。自都结出隆安、南宁府、宾州、三里，北出八寨、周安镇、忻城县、永定司，抵庆远府、德胜镇、河池州、南丹州止。”

【今译】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雾很大。雾散之后，脚夫坐骑来到就上路。仍从东北走一里，登上土山，与先前去陆廖村的路相距不远。一里登上岭头，雾散去但云层不开，间或有些阳光。从岭上向北转一里，仍向东北二里，又下走一里，渡过一条水流，再向东北上行二里，岭畔于是丛林很多。在岭上的丛林中行三里，从林木稍微断开之处，下瞰左右两侧旋绕的山谷中，树木密密丛丛，飞鸟不能飞入。又走半里于是下山，非常陡峻。一里半才到达坞底，走完长满树木的山之后，一眼望去是黄色的茅草弥漫在山谷间了。从山坞中分开茅草前行，开始有小溪向东流入峡谷。顺溪流涉水往东走，从南麓前行，又渡过溪水从北麓上走，又向东下到坞中渡水，再向东上岭，一里登上岭头。在岭上行三里，又一直下到坞中一里，就见前边的溪水又一次自南往北向峡中流注而去。又向东越过一座小岭，有水流自东边的山坞中流来，自南向北回绕，与西来的水流汇合。涉过东来的水流后，又向东上山登上山顶，盘旋了三里，走出岭来。二里，走到一个平缓的山脊上，是这一站路的适中处，带饭的人都在此处用餐。饭后，再向东从岭北行，不久渐渐步入丛林中。走到山南，又越过一条山脊，在这里向南望去全是排列着的石峰，而东南方一座峻峭的山峰唯独越出群峰之上；往北望去却是层层叠叠的土山，丛林密蔽。越过山脊稍往北下走，转向东上山，直达先前望见的东南方峻峭石峰的北面，开始向东南下行。一里半后到达坞底，有细小的水流在草中流动，路顺着水流走。半里走入山峡，两面的山崖墙壁样矗立，丛林密布，水穿流在峡底，路行走在林木间。半里，峡中的水流在南边汇成池塘，直接冲刷着峻峭石峰的山脚。再逆流走进去，在水中行一里，向东南走出山峡，于是重又抬头见到天光，下瞰田野，从这里起山分为两列，中间有平坦的山坞，好像是另外一个天地了。从坞中往东行，山坞完后又攀着石隘口登岖，岖石陡峻高耸如狼牙虎齿，这之前没有见过如此高险陡峭的了。越过岭从山坞中前行二里，沿山岭平缓上走一里，平缓下行一里，平缓行走在坞中一



里，穿越平坦的峡谷一里，穿过峡谷又在坞中行一里，越岭上下又是一里，这才走入长峡谷。行四里，又向东行走在坞中与在西面时相同。三里，越过北山的山嘴，南山的山麓这才有三四间高架的茅屋，到这里山坞渐渐开阔起来。南山的东面又有尖峰耸起，开始望着它赶去，走过山峰东面，就见到都结州治所了。州城的房屋与村落全都背靠南山面向北方，有小河流经州前往东流注，宅第没有墙垣，衙门也颓败倒塌。驿站役吏非常凶恶，竟然不肯应差，没有脚夫没有饭食，大概宛如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夜郎国了。〔州官姓农。〕这天是我的生日，只是在旧州遇上的脚夫既已恶劣，而晚上到达的驿站役吏又是这样，为何这般走投无路呢！

二十八日　清早起床，非常寒冷而后晴开。驿站役吏不为我送来饭食，上午才得到两钵盂糙米饭，无菜可下饭。拿出一个名帖命令他投递进去，也不肯去。午后，忽然把马牌掷还来说："既然身为读书的相公，请出示文章。"我拒绝没有文章，把一首诗交给他，这才拿着名帖去了。很久之后，拿来一个答复的名帖，其中写着一个题目说："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也必定有德。"无聊极了。靠着竹筐磨好墨，就在他的名帖背后随便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他。客馆役吏去了之后，傍晚才拿来名帖另外增添了鸡酒米肉，又写了一个题目说："子路拱手而立，留子路住宿。"我又要来油灯在名帖末尾写了交给他，于是吃过饭躺下。客馆中的人这天晚上供给牛肉作为宴席。躺上床后，又有人来到，约定明天并肩骑马去游郊野，并命令客馆里的人早早准备饭菜。



二十九日　早晨寒冷，日出后十分艳丽。早晨起床，刚吃完饭，两匹马来到了。一匹马等我，一匹马等太平府的贡生何洞玄。同行的人于是骑马向东而去，又有三匹马从南边来，其中跑在最前的，就是姓农的州官。各自在马上拱手作揖后往东走。三里，渡过一溪，又向东二里，顺溪流走入山峡，又向东五里，向东北越过一座岭。此岭很陡峻，农君说："可骑着越过去，不必下马。"那坐骑腾跃在陡峻的山石之间，有神龙游动的气势。越岭共走二里，山峒十分开阔，有个村庄名叫那吝，有数十家人在山峒中央，都是各自分别架起茅屋，不相连接。往东走过去，又走二里，又向东越过一岭。此岭更加陡峻，共二里，越过此岭。又往东一里，行走在平坦的山坞间，有水一片，也是自西流向东

的，流到这里稍折向北流去，而南边水积成二丈多宽的山涧，就封禁起来作为鱼塘，此处名叫相村。及来到之时，已在鱼塘上架起茅屋，席地而坐。俯视众峒丁各自在西面流水中举罾捕鱼，捕到数条，只大一尺五，而且只有红鲤鱼、绿鳜鱼，立即赶数十头牛到水中蹂践。不久又用罾环绕鱼塘捕鱼，又捕到几条，其余都是细如手指的。于是取来大鱼细切成生鱼片，放在大碗中，用葱和姜丝与盐、醋生拌后吃，认为是最美的滋味。我不能跟着吃，只是吃肉饮酒而已。饭后，日已西沉，便行五里返回到那客村。登上一个茅屋架，这家人宰猪杀鸡祭神后再吃，又像先前一样切生鱼片。傍晚，骑马走十多里抵达州治，在马上辞别姓农的，返回到驿站住宿。

三十日　红日艳丽而寒气稍微减弱。作了两首《骑游诗》送给农君。此时有南宁府一个姓诸的儒生来到，袖中装来一篇文章，就是昨天的题目了。原来昨天从相村来时遇上这个儒生前来拜见，晚上到达州里州官用昨天的题目命令他作文。观看他的文章毫无条理次序，可姓何的儒生漫不经心地以为是佳作。到送给农君看时，果然能够察辨好坏，急忙令人来侍候我说："刚才南宁儒生的文章，不成文理，把尊作拿给他看，应当会吃惊而走的。"于是摆开棋盘下棋。到黄昏时，盛宴款待，并且以他的族人农国瑚揭发控告他隐私的事求我为他写一篇申辩的文书，向当权者辨白，坚决挽留再推迟一天走。

十二月初一日　在都结州驿站客馆里。早晨起床阴云四布，打算上路，再次被州官农国琦强行留下，作了给按察院和分巡道的申辩文稿。原来农国琦此时被堂兄农国瑚控告承袭职位的事。到天黑时，阴云不开。晚餐后，农国琦这才拿路费来相赠。

【原文】

初二日　早起，阴云如故。饭久之，夫至乃行。东向三里，即前往观鱼道也。既乃渡溪而北，随溪北岸东行，又二里，有石峰东峙峡中。盖南北两界山，自州西八里即排闼而来，中开一坞，水经其间，至此则东石峰中峙而坞始尽，溪水由石峰之南而东趋峡中，即昨所随而入者。今路由石峰之北而东趋北坞，又三里，得一村在坞中，曰那贤。又东二里，坞乃大开，田畴层络，有路通南坞，即那伦道也[①]。又东五里，山坞复穷，乃北折而东逾山坳。一里，越坳之东，行坞间又一里，复东穿山

峡。其峡甚逼而中平，但石骨棱棱，如万刀攒侧，不堪着足。出峡，路忽降而下，已复南转石壑中，乱石高下共三里，山渐开。忽见路左石穴曲折，坠成两潭，清流潴其中，映人心目。潭之南坞有茅舍二架，潭之东坞有茅舍一架，皆寂无一人。询之舆夫，曰："此湘村也。向为万承所破[2]，故居民弃庐而去。"由湘村而东，复有溪在路北，即从两潭中溢出者。东行平坞二里，过昨打鱼塘之南，又东三里，遂北渡西来之溪，溪水穿石壑中，路复随之，水石交乱。一里，从溪北行，转入北壑。一里，水复自南来，又渡之而东。又一里，水复自北而南，又渡之，乃东向出峡。忽坠峡直下者一里，始见峡东平畴，自北而南，开洋甚大，乃知都结之地，直在西山之顶也。下山是为隆安界，亦遂为太平、南宁之分，其高下顿殊矣。随西峰东麓北行一里，溪流淙淙，溯之得一村，是为岩村，居民始有瓦房、高凳，复见汉官仪矣。至是天色亦开霁。时已过午，换夫至，遂行。于是俱南向行平畴间，二里，饭于前村之邓姓者家。既饭，又渡溪西岸，南行一里半，其西山峡中开，峰层坞叠，有村在西坞甚大，曰杨村[3]。又南一里半，杨村有溪亦自西坞而南，与北溪合，其溪乃大。并渡其西，又南一里，水东注东界土山腋中；路西南一里，抵西界石山下，得一村曰黑区村。换夫，循西界石山南行，其峰有尖若卓锥，其岩有劈若飞翅而中空者。行其下嵌石中，又南四里，得巨村在西峰丛夹处，曰龙村[4]。又换夫而南，乃随东界土山行矣[5]。始知自黑区至此，皆山夹中平坞而无涧，以杨村所合之流，先已东入土山也。至是复有水西自龙村西坞来，又南成小涧。行其东三里，盘土山东南垂而转，得一村曰伐雷[6]，换夫。又暮向东南行三里，宿于巴潭黄姓者家。

初三日　巴潭黄老五鼓起，割鸡取池鱼为饷。晨餐后，东南二里，换夫于伐连村。待夫久之，乃东南逾土山峡，一里，则溪流自西北石山下折而东来，始瀌瀌成声[7]。随之南行，盖西界石山至此南尽，转而西去，复东突一石峰峙于南峡之中，若当户之枢，故其流东曲而抵土山之麓，又南绕出中峙石峰，始南流平畦，由龙场入右江焉。随溪一里，南山既转，西南平壑大开，而石峰之南，山尽而石不尽。于是平畴曲塍间，怪石森森，佹离佹合，高下不一，流泉时漱之，环以畦塍，使置一椽其中[8]，石林精舍，胜无敌此者。行石间一里，水正南去，路东上山麓，得一村，聚落甚大，曰把定村。村人刁甚，候夫至日昃，始以一骑二担夫来。遂东北逾土岭，一里半，北渡一小水，乃北上岭。又一里逾其

巅，又北行岭上者一里，则下见隆安城郭在东麓矣[9]。乃随岭东北下者里[10]，又东行者一里，入西门，抵北门，由门内转而南，税驾于县前肆中。是日云气浓郁，不见日光。时已下午，索饭，令顾仆往驿中索骑，期以明旦，而挑夫则须索之县中。时县君何为库役所讼往府，摄尉事者为巡检李姓[11]，将觅刺往索夫，而先从北关外抵巩阁，则右江从西北来，经其下而东去，以江崖深削，故遥望不见耳。从崖下得一南宁舟，期以明日发。余时疮大发，乐于舟行，且可以不烦县夫，遂定之。令顾仆折骑银于驿，以为舟资。乃还宿于肆。

初四日　晨起，饭而下舟；则其舟忽改期，初八始行。盖是时巡方使者抵南宁，先晚出囚于狱，同六房之听考察者，以此舟往。中夜忽逸一囚，吏役遂更期云。余时已折骑价，遂淹留舟中。疮病呻吟，阴云黯淡，岁寒荒邑外，日暮瘴江边，情绪可知也。

初五日　坐卧舟中。下午，顾仆曰："岁云暮矣，奈何久坐此！请索担夫于县，为明日步行计。"余然之。



左、右江之分，以杨村、把定以西石山为界。故石山之内，其地忽高，是为土州，都结、万承。属太平；石山之下，其坞忽坠，是为隆安，乃嘉靖间王新建所开设者[12]，属南宁。此治界所分也。若西来之龙脊，则自归顺、镇安、都康、龙英北界之天灯墟，又东经全茗[13]、万承，而石山渐尽，又东抵合江镇，则宣化属矣。其在脊之北者，曰镇远、结伦、结安、都结，万承之东北鄙。其水或潜坠地穴，或曲折山峡，或由土上林，或由隆安入右江。然则，此四土州水入右江而地辖于左江，则以山脊迁深莫辨也。

隆安东北临右江，其地北去武缘界一百四十里，南去万承土州界四十里，东去宣化界一百二十里，有大滩驿。西去归德土州界八十里[14]。其村民始有瓦屋，有台凳，邑中始为平居，始以灶爨，与土州截然若分也。

土人俱架竹为栏，下畜牛豕，上爨与卧处之所托焉。架高五六尺，以巨竹搥开，径尺余，架与壁落俱用之。爨以方板三四尺铺竹架之中，置灰爇火，以块石支锅而炊。锅之上三四尺悬一竹筐，日炙稻而舂。舂用巨木刳为小舟形，空基中，以双杵捣之。妇人担竹筒四枚，汲于溪。其筒长者四五尺。亦有纺与织者。织亦有扣有综[15]，第不高而平，妇人趺坐而织。纺亦然。男子着木屐[16]，

木片为底，端绊皮二条，交于巨趾间。岂交趾之称以此耶？妇人则无不跣者。首用白布五六尺盘之，以巨结缀额端为美观，亦间有用青布、花布者。妇人亦间戴竹丝笠；胸前垂红丝带二条者，则酋目之妇也。裙用百骈细裥[17]，间有紧束以便行走，则为大结以负于臀后。土酋、土官多戴毡帽，惟外州人寓彼者，束发以网，而酋与官俱无焉。惟向武王振吾戴巾。交人则披发垂后，并无布束。间有笼毡帽于发外者，发仍下垂，反多穿长褶，而足则俱跣。

交绢轻细如吾地兼丝[18]，而色黄如睦州之黄生绢[19]，但比之密而且匀，每二丈五尺一端，价银四钱，可制为帐。

向武多何首乌，出石山穴中，大有至四五斤者。余于州墟以十二钱得三枚，重约十五斤。余按《一统土物志》，粤西有马槟榔，不知为何物，至是见州人俱切为片，和蒌叶以敬客，代槟榔焉，呼为马槟榔，不知为何首乌也[20]。

隆安县城在右江西南岸。余前至南宁，入郡堂观屏间所绘郡图，则此县绘于右江之北。故余自都结来，过把定，以为必渡江而后抵邑。及至，乃先邑而后江焉。非躬至，则郡图犹不足凭也。



注释

①那伦：今作那隆，在崇左县东北境。

②万承：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东北境的龙门。

③杨村：今作杨湾，在隆安县西境。

④龙村：今作龙正，在隆安县西境，杨湾稍南。

⑤乃随东界土山行矣："土"原作"上"，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伐雷：今作发雷，在隆安县治稍西南。

⑦漍漍(guó 国)：水流声。

⑧椽(chuán 传)：安在梁上支架屋面和瓦的木条。也作房屋间数的代称。

⑨隆安：明为县，隶南宁府，即今隆安县。

⑩乃随岭东北下者里：疑"者"后脱里数。

⑪摄(shè 设)：代理。尉(wèi 卫)：指县尉，掌一县的军事。明代已废，此处用以指县的长官。

⑫《明史·地理志》隆安县："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四月析宣化县那久地置。"

⑬全茗：原作"上茗"，据十月二十三日记改。

⑭归德：明为州，隶南宁府。今仍作归德，在平果县东境的公路边。

⑮扣：同“筘”（kòu），织布机的附件，作梳齿状，经纱从筘片间穿过，可控制织物经密，并把纬纱推向织口。综（zèng 赠）：织布机上使经线上下交错以受纬线的一种装置。

⑯屐（jī 机）：木板鞋。

⑰骈（pián）：并列。裥（jiǎn 简）：裙幅的折迭。

⑱兼：通“缣”（jiān），双丝的细绢。

⑲睦州：隋置，治雉山，在今浙江淳安县稍西南。唐代治建德，在今浙江建德县东境的梅城。公元1121年改名严州，明代仍称严州府，治所未变。

⑳向武多以下句：此条内容专记向武物产，乾隆本、四库本稍略，系于十一月十七日游向武州日记，载百感诸岩后。

【今译】

初二日　早晨起床，天空阴云密布如故。饭后很久，脚夫到了便动身。向东三里，就是前两天去观看捕鱼的路。随即渡到溪水北岸，沿溪流北岸往东行，又走二里，东面有石峰屹立在峡中。大体上南北两列山，自州城西面八里就像门扇样排列而来，中间分开一个山坞，溪水流经坞中，到了这里东面就有石峰屹立在中央而山坞才到了头，溪水由石峰的南麓往东奔入峡中，就是昨天跟随农君进去的地方。今天路由石峰的北麓往东通向北面的山坞，又走三里，有一个村庄在坞中，叫那贤。又向东二里，山坞就变宽阔了，田地层层环绕，有路通向南面的山坞，就是去那伦的路了。又向东五里，山坞又一次完了，于是折向北后往东越过山坳。一里，越到山坳的东面，在坞中又行一里，再向东穿过山峡。山峡十分狭窄可中央平缓，但石骨嶙峋，如万把尖刀攒聚侧立，不能落脚。出峡后，路忽然下降，不久又向南转进石山壑谷中，在乱石中高高低低地共走三里，山势渐开阔起来。忽然见路左的石穴曲曲折折，坠成两个深潭，清澈的流水积在其中，照人心目。深潭南面的坞中有两间高架的茅舍，深潭东面的坞中有一间高架的茅舍，都寂静无一人。向轿夫打听情况，说：“这是湘村。从前被万承州攻占，所以居民弃房而去了。”由湘村往东走，又有溪流在路北，就是从两个深潭中溢出的水。往东在平坦的山坞中行二里，路过昨天打鱼塘的南边，又向东三里，就向北渡过西来的溪水，溪水穿流在岩石壑谷中，路再次顺着它走，水石交积乱流。一里，从溪边往北行，转入北面的壑谷



中。一里，溪水又从南边流来，又渡溪往东行。又一里，溪水又自北流向南，又渡溪，于是向东出峡。峡谷忽然下坠一直下走一里，这才见到峡东平旷的原野，自北延向南，宽广开阔非常大，于是了解到都结州的辖地，一直到西山的山顶。下山就是隆安县的地界，也就是太平府、南宁府的分界处，它们的地势高低顿时悬殊了。顺西峰的东麓往北行一里，溪流淙淙发声，溯流遇上一个村庄，这是岩村，居民这才有瓦房、高凳，重新见到汉族官吏的威仪了。来到这里天色也渐晴开。此时已过中午，替换的脚夫到了，马上动身。从这里起全是向南行走在平坦的田野间，二里，在前村一个姓邓的人家中吃饭。饭后，又渡到溪水西岸，往南行一里半，那西面的山峡从中豁开，峰峦山坞层层叠叠，在西面山坞中有个非常大的村庄，叫杨村。又向南走一里半，杨村有溪水也是从西边的山坞往南流，与北溪合流，这条溪水才变大。一起渡过两条溪流到西岸，又向南一里，溪水向东流注到东面一列土山侧畔；路向西南走一里，抵达西面一列石山下，走到一个村子叫黑区村。换夫后，沿着西面一列石山往南行，其中山峰有尖如卓立的锥子一样的，其中岩石有劈开如鸟翅飞翔在空中的。行走在那下嵌的岩石中，又向南四里，见到在西边山峰成丛相夹之处有个大村庄，叫龙村。又换夫后往南行，就沿东面一列土山走了。这才知道自黑区村到此，都是山间夹谷中的平坦山坞但没有涧水，因为在杨村汇合的溪流，已先向东流入土山了。到了这里又有水流从西面龙村西边的山坞中流来，又向南流成小涧。在山涧东岸行三里，绕着土山的东南垂转弯，走到一个村子叫伐雷，换夫。又在暮色中向东南行三里，住宿在巴潭姓黄的人家中。

初三日　巴潭黄老五更起床，杀鸡捕来池中的鱼做饭。早餐后，向东南二里，在伐连村换夫。等派夫等了很久，于是向东南穿越土山山峡，一里，就见溪流从西北的石山下折向东流来，开始淙淙有声。顺溪流往南行，大体上西面一列石山在此地到了南边的尽头，转向西延去，又在东面突起一座石峰屹立在南边峡谷之中，好像门上的门枢，所以溪流向东弯曲后流抵土山的山麓，又往南绕出在中央屹立的石峰，这才向南流经平旷的田野，经由龙场流入右江。顺溪流走一里，南山转向之后，西南平坦的壑谷十分开阔，而石峰的南面，山到了头而岩石不断。在这里平旷的田野弯曲的田埂之间，怪石森森罗列，诡异之状忽分忽合，高低不一，清泉流淌时时冲刷着石根，田塍环绕，假使在其

中建起一间房,石林中的读书场所,没有能胜过此处的了。在石丛间行一里,水向正南流去,路向东上登山麓,走到一村,村落很大,叫把定村。村里人十分刁猾,等换夫直到日头偏西,才派一匹马两个挑夫来。于是往东北翻越土岭,一里半,向北渡过一条小河,便向北上岭。又走一里越到岭头,又在岭上向北行一里,就见下面隆安县的城郭在东麓了。于是顺山势向东北下走几里,又向东行一里,走入西门,来到北门,由城门内转向南,住宿在县衙前的旅店中。这一天云气浓郁,不见阳光。此时已是下午,要饭来吃了,命令顾仆去驿站要马,约在明天早晨走,可挑夫却必须到县里去要。此时县官何君被管仓库的差役控告前往府城,代理县官政事的是一个姓李的巡检,将要找名帖去要夫,但先从北关外走到巩阁,就见右江从西北流来,经过城下往东流去,由于江岸上的石崖又深又陡,所以从远处望不见罢了。在石崖下找到一条去南宁的船,约定在明天出发。我此时疮大发作,乐意乘船走,而且可以不必麻烦县里派夫,便讲定了此船。命令顾仆去驿站把马折成银子,作为船费。于是返回到旅店中住下。

初四日　早晨起床,吃饭后下船;但那条船忽然改期,初八才动身。原来是此时巡察地方的使者到达南宁,先一天晚上从狱中放出囚犯,会同县属六个机构听候考察的官吏,要乘此船去南宁。半夜忽然逃走一个囚犯,官吏差役便改期了。我此时已折了马价,便滞留在船中。疮病发作,呻吟不已,阴云黯淡,岁寒仍在荒凉的县城外,日暮瘴气弥漫在江边,情绪可想而知了。

初五日　坐卧在船中。下午,顾仆说:“年终了,怎么长久坐等此地!请到县里去要挑夫,为明天步行做准备。”我同意了。

左江、右江的划分,以杨村、把定村以西的石山为界。所以石山以内,地势忽然高起来,这是土司所属的州,〔都结州、万承州。〕属于太平府;石山之下,山坞忽然下坠,这是隆安县,是嘉靖年间王新建建立的县,属南宁府。这是政区界线的划分。至于由西面延伸而来的主脉山脊,却是从归顺州、镇安府、都康州、龙英州北境的天灯墟,又往东经过全茗州、万承州,而后石山渐渐到头,又向东延抵合江镇,便是宣化县的属地了。那在山脊北面的,是镇远州、结伦州、结安州、都结州,万承州的东北边鄙。这一片的水流,或潜坠入地下的洞穴中,或曲折流经山峡,或经由上林土县,

或经由隆安县流入右江。然而，这四个土州的水流流入右江可地域归左江道管辖，那是由于山脊曲折深远没有辨清的原因。

隆安县城东北方面临右江，此地北边距武缘县境一百四十里，南边距万承土州边界四十里，东边距宣化县边界一百二十里，〔有个大滩驿。〕西边距归德土州边界八十里。这里的村民开始有瓦房，有桌凳，人们开始在平地上居住，开始用灶烧火做饭，与土州截然不同了。

土人全是用竹子架成干栏式竹楼，下边养牛养猪，楼上用来烧火做饭与睡觉。架子高五六尺，用大竹子搥裂开来，竹片宽一尺多，屋架与墙壁屋檐滴水全用竹子。烧火做饭是用三四尺长的方木板铺在竹楼架子的中央，放上木炭灰点燃火，用石块架起锅煮饭。锅的上方三四尺的地方悬挂着一个竹筐，天天烤稻子去舂米。〔舂米用巨树挖成小船的形状，挖空树干中心，用一对木杵捣米。〕妇女担四个竹筒，在溪中汲水。〔竹筒长有四五尺。〕也有纺纱与织布的人。〔织布也有筘有综，只是不高而且平放，妇女盘腿坐着织布。纺纱也是这样。〕男子穿木板鞋，〔木片做成鞋底，前端绊上两条皮，交叉在大脚趾之间。莫非交趾的称呼就是因为这个吗？〕妇女则无人不赤脚的。头上用五六尺白布盘绕在上，以巨大的头结缀在额头上以为美观，也间或有用青布、花布的人。妇女也间或有戴竹丝斗笠的；胸前垂挂两条红丝带的，是酋长头目的妻子。裙子用成百并列的细直褶子做成，偶尔有束紧裙子以便行走的，便结为一个大结背在臀部后方。土人酋长、土司大多戴毡帽，只有外州人寓居在那里的，用发网束拢头发，可酋长与土司全都没有。〔唯有向武州的王振吾戴头巾。〕交人则散披着头发垂在身后，并且不用布条束发。偶尔有在头发外面罩上毡帽的，头发仍下垂着，反而大多穿长褶裙，但脚却全都赤着。



交趾的绢又轻又细好像我们地方的丝缣，颜色黄得像睦州的黄生绢，但比它细密而且均匀，每匹长二丈五尺，价值四钱白银，可制成蚊帐。

向武州何首乌很多，出产在石山洞穴中，有大到四五斤的。我在州城的集市上用十二文钱买到三个，重约十五斤。我考察《一统土物志》，粤西有种马槟榔，不知是什么东西，来到这里见州

里的人全都切成片，与蒌叶拌和后拿来敬客，代替槟榔，称为马槟榔，却不知是何首乌。

隆安县城在右江的西南岸。我从前到南宁，进入府衙大堂观看屏风上所绘的南宁府地图，就见此县绘在右江的北岸。所以我从都结州来时，过了把定村，以为必定要渡过江后才能到县城。及走到时，是先到县城而后到江边。不亲自来到，就不知道南宁府地图是不值得凭信的。

【原文】

初六日　早雾四塞。饭后，适县中所命村夫至，遂行。初自南门新街之南南向行，三里，复入山。逾冈而下半里，两过细流之东注者，抵第三流，其水较大，有桥跨其上，曰广嗣度桥。又南上山一里半，出一夹脊，始望见山南大坞自西北开洋南去。遂南下土山，一里，土山南尽，复有石山如锥当央。由其西南向行六里，又抵一石山下，其山自北遥望若屏斯列，近循其西麓，愈平展如屏。已绕其南，转东向行三里，其山忽东西两壁环列而前，中央则后逊而北，皆削崖轰空，三面围合而缺其南；其前后有土冈横接东西两峰尽处，若当门之阈；其后石壁高张，则环霄之玦也。先是，按《百粤志》记隆安有金榜山，合沓如城。余至邑问之，无有知者。又环观近邑皆土山，而余方患疮，无暇远索。至是心异其山，问之村夫，皆曰："不知所谓金榜者。"问："此山何名？"曰："第称为石岩，以山有岩可避寇也。"余闻之，遂令顾仆同夫候于前村，余乃北向入山。半里，逾土冈而下，其内土反洼坠，其东西两崖俱劈空前抱，土冈横亘而接其两端。既直抵北崖下，望东崖之上，两裂透壁之光，若明月之高悬镜台也；又望西崖之上，有裂罅如门，层悬叠缀，若云扉之嵌空天半也。余俱不暇穷，先从北崖之麓入一窍。窍门南向，嵌壁为室，裂隙为门，层累而上，内不甚宽，而外皆叠透。连跻二重，若楼阁高倚，飞轩下临，爽朗可憩。其左忽转劈一隙，西裂甚深，直自崖巅，下极麓底，攀夹缝而上，止可胁肩，不堪寄傲。乃复层累下，出悬隙两重，遂望西崖悬扉而趋。其门东向，仰眺皆崇崖莫跻，惟北崖有线痕可攀，乃反攀倒跻，两盘断峡，下而复上，始凌洞门。门以内，隙向西北穹起；门以外，隙从崖麓坠下。下峡深数丈，前有巨石立而掩之[①]，故自下望，只知为崖石之悬，而不知其内之有峡也。然峡壁峻削，从上

望之，亦不能下，欲攀门内之隙，内隙亦倾侧难攀。窥其内渐暗，于是复从旧法攀悬下。乃南出大道，则所送夫亦自前村回，候余出而后去。乃东行五里，有村在路左，曰鱼奥。将入而觅夫，则村人遥呼曰："已同押担者向前村矣。"村人劳余曰："游金榜大洞乐乎？"余始知金榜即此山。亟问："大洞云何？"曰："是山三面环列，惟西面如屏。大洞在前崖后高峰半，中辟四门，宏朗灵透。"余乃悟所游者为前崖小洞，尚非大洞也。又东五里，追及之于百浪村，乃饭于村氓家。于是换夫，东南行二里，复见右江自北来，随之南，遂下抵江畔，则有水西自石峡中来注。其水亦甚深广，似可胜舟，但峡中多石，不能入耳。其下有渡舟，名龙场渡，盖即把定、龙村之水，其源自都结南境，与万承为界者也。渡溪口，复南上陇，江流折而北去，路乃东南行。又六里，换夫于邓炎村。又东南八里，逾一小山之脊，又南二里，抵那纵村[2]。从村中行，又二里，换夫于甲长家[3]，日已暮矣。复得肩舆，行月夜者二里，见路右有巨塘汪洋，一望其盘汇甚长。又四里，渡一石桥，有大溪自西南来，透桥东北去。越桥又东二里，宿于那同村。夜二鼓，风雨大作。

初七日　早起颇寒，雨止而云甚浓郁。饭后夫至，始以竹椅缚舆，遂东行。一里，路左大江自北来，前所过桥下大溪西南入之，遂曲而东，路亦随之。半里，江曲东北去，路向东南。又半里，换夫于那炎村。又待夫缚舆，乃东南行。二里，路左复与江遇，既而江复东北去。又东南四里，渐陟土山，共一里，逾而下，得深峡焉，有水自西南透峡底，东北入大江。绝流而渡，复上山冈，半里逾岭侧，复见大江自北来，折而东去，路亦随之。循南山之半东行一里，南山东尽，盘壑成塘，外筑堤临江，内潴水浸麓。越堤而东，江乃东北去，路仍南转，共一里，有公馆北向大江，有聚落南倚回阜，是曰梅圭。又东从岐行三里，饭于振楼村[4]。仍候夫缚舆久之。南行十里，始与梅圭西北来大道合。又东南十二里，抵平陆村。已为宣化属矣[5]。村人不肯缚舆，欲以牛车代，相持久之，雨丝丝下；既而草草缚木于梯架，乃行，已昏黑矣。共四里，宿于那吉，土人呼为屯吉云。

初八日　晨起，雨不止。饭而缚舆，久之雨反甚，遂持伞登舆。东南五里，雨止，换夫于麟村，缚舆就乃行。东南三里，路分二岐，转从东南者行，渐复逾土山。三里，越山而东，则右江自北折而来，至此转东南向去，行随之。又二里而至大滩[6]，有数家之聚在江西岸，始降栏宅

土，有平居矣。即旧之大滩驿也，万历初已移于宋村。江中有石横截下流，滩声轰轰，闻二三里，大滩之名以此，右江至此始闻声也。换夫缚舆，遂从村东东南逾岭，三里，逾岭南，则左江自杨美下流东北曲而下，至此折而东南去。遂从江北岸随流东行，二里，复入山脊，雨复纷纷。上下冈陀间又二里，换夫于平凤村。又东行二里半，至宋村，即来时左、右二江夹而合处，其南面临江，即所谓大果湾也。其村在两江夹中，实即古之合江镇，而土人莫知其名矣。万历初移大滩驿于此，然无邮亭、驿铺，第民间供马而已。故余前过此，求大滩驿而不知何在，至是始知之也。候饭，候夫，久之乃行，雨不止。其地南即大果湾，渡左江为杨美通太平府道，正东一里即左、右二江交会之嘴。今路从东北行一里余，渡右江，南望二江之会在半里外，亦犹前日从舟过其口而内望其地也。渡右江东岸，反溯江东北行。已遂东向逾山，三里而下，雨竟淋漓大至。又一里至王宫村，遂止息焉。雨淙淙，抵暮不能复行。王宫在大江北岸里余矣[7]。

初九日　中夜数闻雨声甚厉，天明，云油然四翳。迟迟而起，饭而后行，近上午矣。王宫村之左，有路北入山夹，乃旧大滩间道。由村前东南行二里，逾一岭而下，有小水自北夹来，西南入大江。越之而东又一里，稍北转循北山行，有大道自东而西，始随之东去。其直西逾小坳者，亦旧大滩道，盖南宁抵隆安，此其正道，以驿在宋村两江夹间，故迂而就之也。又东行三里，转上北冈，换夫于颜村[8]。又东南逾一岭而下，转而西，共五里，换夫于登科村。又东南二里，换夫于狼科村。山雨大至，候夫不来，趋避竹间，顶踵淋漓，乃趋避一山庄庑下。久之夫至，雨亦渐止，又东南逾一平坳，共四里，饭于石步村[9]。既饭，已下午矣，雨犹不全止，夫至乃行。东南有墟在冈头，逾冈而下共半里，越小石梁，下有涧深而甚细，盖南宁北面之山，至石步而西截江流者也。又东南行，雨势大作，遍体沾透。二里，复下一深涧，越木桥而上冈，又东南行雨中二里，止于罗岷村。候夫不至，雨不止，煨湿木以爇衣，未几乃卧。

初十日　云势油然连连，乃饭。村人以马代舆，而另一人持舆随行。雨复霏霏，于是多东南随江岸行矣。五里，稍北折，内坞有溪自东北来入江，乃南逾之。复上冈，二里，抵秦村[10]，其村甚长。先两三家互推委，既乃下一村人家，骑与送夫去。候夫久之，有奸民三四人索马牌看，以牌有马，不肯应夫。盖近郭之民，刁悍无比，真不如来境之恭也。

久之，止以二夫肩行李，舆与马俱一无，余以步而行。一舆来，已数村，反为其人有矣。幸雨止，冈渐燥。一里，平逾冈东北，有溪自东北来入江，较前三溪颇大，横竹凳数十渡涧底，盖即申墟之下流，发于罗秀山者也。复东南上冈一里余，过窑头村之北，顾奴同二担入村换夫，余即从村北大道东行。二里，北渡一石梁，其梁颇长，架两冈间，而下流亦细，向从舟登陆，自窑头村东渡小桥，即其下流也。又东四里，有长木梁驾两冈上，渡而东即白衣庵，再东即崇善寺。乃入寺询静闻永诀事。其殁在九月二十四日酉时，止隔余行一日也。僧引至窆骨之所[11]，乃在木梁东岸溪之半。余拜而哭之。南顾桥上，则顾奴与二担适从梁上过矣。乃与僧期，而趋梁店税驾焉。时才午，雨纷纷不止。饭后蹑履问云、贵客于熊石湖家，云、贵经纪。则贵竹有客才去，兹尚无来者。余以疮痛市药于肆，并履袜而还。一别南宁已七十五日矣。



注释

①前有巨石立而掩之："掩"原作"撩"，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鱼奥：应即今儒浩。百浪村：今作博浪。龙场渡：十二月三日记作"龙场"，今作龙床渡。邓炎村：应即今上邓。那纵村：今作那重。以上各村都在今隆安县东南境。

③甲长：明代实行里甲制度，作为户口编制的系统。每110户为一里，选丁多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设甲长进行管理。

④那炎村：今作那元。梅圭：今作玫瑰。振楼村：今作镇流。以上各村皆在今隆安县东南隅，从西往东排列在右江南岸。

⑤已为宣化属矣："属"原作"忝"，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大滩：今名同，在邕宁县西北境，左右二江之间。

⑦王宫村：今仍作王宫，在邕宁县西北境，邕江北岸。大江：即郁江，今南宁一段又称邕江。

⑧颜村：今作言屋，在邕宁县北隅，邕江北岸。

⑨石步村：九月二十四日记作"石埠墟"。

⑩秦村：今作陈村，在南宁市西郊，邕江北岸。

⑪窆(biǎn 扁)：落葬。

【今译】

初六日　早晨雾气四面充塞。饭后，恰好县里命令村中的脚夫来

到，于是上路。起初从南门新街的南面向南行，三里，又走入山中。越过山冈下走半里，两次涉过向东流注的细小溪流，到达第三条溪流，溪水较大，有桥跨在溪上，叫广嗣度桥。又往南上山一里半，走出一条相夹的山脊，这才望见山南面的大山坞从西北向南广袤地伸展而去。于是向南下土山，一里，土山在南边到了头，又有石山如锥子一样挡在中央。由石山西面向南行六里，又抵达一座石山下，此山从北面远望好似屏风劈开排列，走近顺着它的西麓看去，愈加呈平面展开好像屏风。不久绕到山南，转向东行三里，此山东西两面崖壁忽然环列在前方，中央则往后退向北方，都是陡削的山崖在高空崩裂，三面合围而缺着南面；它前后有土冈横接到东西两座山峰的尽头处，好像挡在门口的门槛；它后方的石壁高高扩展开，如环绕在云霄中的玉玦。这之前，据《百粤志》记载，隆安县有座金榜山，重合起来如城墙。我到县城打听此山，无人知道。又环视县城附近都是土山，而且我正患病生疮，无暇到远处去寻找。来到这里心里感到此山很奇异，向村夫打听，都说："不认识所谓的金榜山。"问："此山叫什么名字？"答："只是称作石岩山，因为山中有岩洞可以躲避强盗。"我听说这话，就命令顾仆同脚夫在前边的村子等候，我于是向北进山。半里，越过土冈下山，土冈内地势反而洼陷下去，土冈东西两侧的石崖全都劈向空中向前环抱，土冈横亘着接到两端的石崖。径直抵达北面的石崖下后，望见东面石崖之上，两处石壁上的裂隙透过亮光，好像明月高悬在明镜台上了；又望见西面石崖之上，有像门一样的裂缝，层层叠叠悬缀着，好似入云的门扉镶嵌在半天空。我都来不及穷究，先从北面石崖的山麓进入一个石窍。石窍口向南，嵌入石壁成为石室，裂开缝隙成为门洞，层层叠累上去，里面不怎么宽，但外边全都层层叠叠相通。一连上登两层，好像楼阁背靠高空，飞空的轩廊凭临下方，明朗可以歇息。它左边忽然转过去劈开一道缝隙，向西裂去非常深，一直从石崖顶端，下裂到山麓极底处，攀着夹缝上登，只可以收缩肩头，不能寄托豪迈的情怀。只好重又层层叠累而下，钻出两层高悬的裂隙，于是望着西面石崖上高悬的门扉赶过去。这个门洞向东，仰望过去都是高崖无法上登，只有北面石崖上有线一样的石痕可以攀登，于是反攀倒登，两次绕过断开的峡谷，下了又上，这才登到洞口。洞口以内，裂隙向西北穹隆而起；洞口以外，裂隙从石崖向山麓下坠。下方的峡谷深数丈，前边立有巨石遮住

了峡谷,所以从下边望去,只知是石崖高悬,却不知巨石之内有峡谷了。不过峡壁陡削,从上边望得见,却不能下去,想攀住洞口内的裂隙,里面的裂隙也是倾斜难攀。窥视峡内渐渐暗下来,于是又用原来的方法攀住悬崖下来。向南出到大道上,就见送行的脚夫也从前边的村子返回来,等我出来后便离开了。于是向东行五里,有村庄在路左,叫鱼奥。将进村去找脚夫,就见村里人远远呼叫道:"已经同押担子的人去前面的村子了。"村里人慰劳我说:"游金榜山大洞高兴吗?"我这才知道金榜山就是此山。急忙问:"大洞怎么讲?"答:"这座山三面环形排列,唯有西面好像屏风。大洞在前崖后面高峰的半中腰,洞中开有四个洞口,宏伟明朗,透着灵气。"我于是醒悟过来,我游的是前崖的小洞,还不是大洞。又向东五里,在百浪村追上了顾仆他们,便在村民家中吃了饭。于是换夫,往东南行二里,又见到右江从北面流来,顺江流往南走,于是下到江畔,就见有条水流自西面的石山峡中前来注入右江。这条水流也十分深广,似乎可以承载船只,只是峡中岩石很多,船不能进入罢了。岸下有渡船,名叫龙场渡,大概就是把定村、龙村溪水的源头出自都结州南境,与万承州交界的地方。渡过溪流的水口,再向南上登土陇,江流折向北流去,路于是向东南行。又走六里,在邓炎村换夫。又向东南行八里,越过一座小山的山脊,又往南二里,抵达那纵村。从村子中走,又行二里,在甲长家中换夫,天色已晚了。又得到轿子,在月夜中行二里,见路右边有个巨大的水塘,一片汪洋,一眼望去水塘弯弯曲曲积水非常长。又是四里,走过一座石桥,有条大溪自西南流来,穿过桥下往东北流去。过了桥又向东走二里,住宿在那同村。夜里二更时,风雨大作。

初七日　早晨起床相当寒冷,雨停了但云层非常浓郁。饭后脚夫来到,开始用竹椅捆成轿子,于是向东行。一里,路左大江自北面流来,前一天所过桥下的大溪从西南流入大江,于是弯向东,路也顺着江走。半里,江流弯向东北流去,路走向东南。又走半里,在那炎村换夫。又等着脚夫绑轿子,这才往东南行。二里,路左边再次与江流相遇,不久江水又向东北流去。又向东南走四里,渐渐上登土山,共有一里路,翻越而下,下到一处深峡中,有水流从西南通过峡底,往东北流入大江。横渡水流,又上登山冈,半里越到岭侧,再次见大江自北面流来,折向东流去,路也顺江而下。沿南山的山腰东行一里,南山在东面

到了尽头，环绕壑谷建成水塘，外面临江处筑了堤，堤内蓄水浸到山麓。越过堤坝往东走，江水于是向东北流去，路仍向南转，共一里，有客馆面向北边的大江，有村落在南面背靠回绕的土阜，这里叫梅圭。又向东从岔道行三里，在振楼村吃饭。仍等脚夫捆轿子等了很久。往南行十里，这才与梅圭从西北来的大道会合。又向东南走十二里，抵达平陆村。〔已是宣化县的属地了。〕村里人不肯绑轿子，想用牛车代替，相持了很久，细雨丝丝地下着；随后在梯子架上草草捆了些木头，这才上路，天已经昏黑了。共四里，住宿在那吉，当地人称为屯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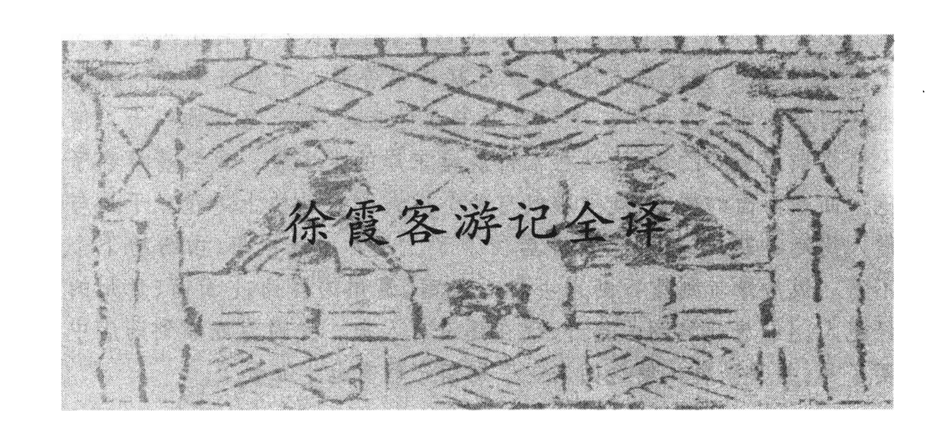
初八日　早晨起床，雨未停。吃饭后捆轿子，等了很久雨反而更大了，终于打着伞登上轿子。向东南五里，雨停了，在麟村换夫，捆好轿子就上路。向东南三里，路分为两条岔道，转弯从通向东南的路走，渐渐又翻越土山。三里，越过山往东走，就见右江从北面曲折流来，流到此地转向东南流去，顺江行。又走二里后来到大滩，有个几家人的村落在江西岸，〔干栏式竹楼开始降为土屋，有在平地上居住的人了。〕就是从前的大滩驿，万历初年已迁到宋村。江中有石滩横截下游，河滩水声轰轰响，二三里外都听得见，大滩的地名源于此，右江到这里才听见水声。换夫捆轿子，于是从村东向东南越岭，三里，越到岭南，就见左江自杨美往下流向东北弯曲而下，流到此地折向东南流去。于是从左江北岸顺流往东行，二里，再走入山脊，雨又纷纷而下。上下在起伏的山冈间又走二里，在平凤村换夫。又向东行二里半，到了宋村，就是来时左江、右江两条江流相夹汇合之处，它的南面临江，就是所谓的大果湾了。这个村子在两江相夹的中心地带，实际就是古代的合江镇，可本地人无人知道这个名字的。万历初年把大滩驿迁到此地，然而没有邮亭驿站，只是民间供给马匹而已。所以我前次路过此地，找大滩驿却不知在哪里，到此时才知道。等着吃饭，等候派夫，很长时间才上路，雨不停。此地南面就是大果湾，渡过左江是杨美通向太平府的路，正东一里处就是左、右二江交汇的尖嘴。现在路从东北方行一里多，渡过右江，向南望去两条江水相汇会之处在半里外，也像前些日子从船中经过江口向江内望那个地方一样。渡到右江东岸，溯江流往东北行。不久便向东翻山，三里后下走，雨居然哗哗地大下起来。又走一里来到王宫村，便停下来休息。雨声哗哗，到天黑都不能再上路。〔王宫村在大江北岸一里多处。〕

初九日　半夜几次听见雨声十分猛烈，天明后，阴云浓郁四面笼罩。很迟才起床，吃饭后上路，将近上午了。王宫村的左边，有路向北通进山间峡谷中，是从前去大滩驿的近路。由村前往东南行二里，越过一座岭后下走，有小溪从北面的峡谷中流来，向西南流入大江。越过小溪又向东一里，稍转向北沿北山行，有条大道自东通向西，开始沿大道向东去。那一直往西越过小山坳的路，也是从前去大滩驿的路，原来南宁到隆安，这是正道，因为驿站在两江相夹间的宋村，所以绕路去将就它。又向东行三里，转上北面的山冈，在颜村换夫。又往东南越过一座岭下行，转向西，共走五里，在登科村换夫。又向东南二里，在狼科村换夫。山雨暴降，脚夫等不来，奔到竹丛间避雨，头顶脚跟雨水淋漓，只得赶到一处山庄的厢房下躲雨。很久之后脚夫到来，雨也渐渐停了，又向东南越过一个平坦的山坳，共四里，在石步村吃饭。饭后，已是下午了，雨还没有全停，脚夫到了便动身。东南方有个集市在冈头，翻过冈头后共下走半里，越过小石桥，桥下有条深涧但水流非常细，大概是南宁北面的山，到石步村后向西横截江流。又往东南行，雨势大作，遍体湿透。二里，又走下一条深涧，越过木桥后上山冈，又在雨中向东南行二里，停在罗岷村。等候派夫不见到来，雨不停，点燃湿柴烘烤衣服，不多久便躺下了。

初十日　乌云浓郁连绵，于是吃饭。村里人用马来代替轿子，而另有一人扛着轿子跟着走。雨又霏霏而下，从这里起多半是向东南沿着江岸走了。五里，稍折向北，山内坞中有溪水从东北前来流入江中，于是向南越过溪水。又上冈，二里，抵达秦村，这个村子非常长。开头两三家人互相推诿，随后去到村中一户人家，坐骑与送行的脚夫离开了。等候派夫等了很久，有三四个奸民要了马牌去看，因为牌上只派马，不肯派夫应差。原来城郭附近的百姓，刁悍无比，真不如来时的那些地方恭敬了。很久后，只派两个脚夫肩扛行李，轿子与马全无一样，我用脚步行。一经乘轿以来，已走过数村，现反而被这里的人占有了。幸好雨停了，山冈渐渐变干。一里，平缓越到山冈东北面，有溪水自东北前来流入江中，与前三条溪流相比相当大，用几十个竹凳横在涧底渡过去，大概就是申墟的下游，是发源于罗秀山的溪流了。再向东南上冈一里多，经过窑头村的北边，顾奴同两副担子进村去换夫，我立即从村北的大道往东行。二里，向北走过一座石桥，此桥很长，架在两面

山冈之间，但桥下的水流也很细小，从前从船上登陆，从窑头村向东走过的小桥，就是它的下游。又向东走四里，有座长木桥架在两座山冈上，过桥往东走就是白衣庵，再往东就是崇善寺。于是进寺询问静闻永诀的事。他死在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五至七时，我上路后的一天。僧人引路来到下葬的场所，就在木桥溪流东岸的半中腰。我哭着拜祭了他。回顾南面的桥上，就见顾奴与两个挑夫刚好从桥上走过。于是与僧人约定日期，便赶到梁家客店住下了。此时才是中午，雨纷纷下个不停。饭后散步到熊石湖家去打听云南、贵州的客商，〔云南、贵州的经纪人。〕有贵州客商才离开，现在还没有人来。我因为疮痛到药店中买了药，并买了鞋袜便返回来。一别南宁已有七十五天了。





粤西游日记四

【题解】

《粤西游日记四》是徐霞客旅游广西西北部的游记。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徐霞客在南宁府带病和恶人打交道,为静闻办后事。十九日携静闻骨灰离开南宁,北出昆仑关,经南丹卫治三里城(在今上林县境),抵庆远府(今宜山县)。转往西北,经河池州(今河池县)、南丹州(今南丹县),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三月二十七日出广西境。沿途所经多壮族或瑶族聚居区。

当时桂西北被视为“盗贼薮”,霞客幸得友人帮助,携带官府的马符上路,多骑行或乘竹肩舆。途中,霞客曾发病卧床数日,后来脚又被草鞋打破,但仍坚持旅游。在三里城,得到参戎陆万里盛情款待,停五十天,遍游附近各风景胜地,如韦龟岩、独山岩、小独山、青狮岩、白崖堡岩洞、琴水岩、佛子岭诸岩。在庆远府逗留二十三天,游会仙山诸洞、龙隐岩、九龙洞、三门岩、观岩,登多灵山。经河池州游狮子洞、北山。《徐霞客游记》辨证考订了昆仑关和古漏关,记载了沿途的土司和卫所情况,土特名产和南丹锡矿。经过八寨一带时,多次提到“皆贼踞为巢”,“俱为八寨余孽所踞”,“俱贼村矣”,透露出明末阶段矛盾激化的情况。

【原文】

丁丑十二月十一日[①] 夜雨达旦。余苦疮,久而后起。然疮寒体

惫，殊无并州之安也。时行道莫决，闻静闻诀音，必窆骨鸡足山，且问带骸多阻，余心忡忡，乃为二阄请于天宁寺佛前，得带去者。余乃冒雨趋崇善，以银畀僧宝檀，令备蔬为明日起窆之具。晚抵梁店，雨竟不止。

十二日　雨不休，午后小止。余市香烛诸物趋崇善，而宝檀、云白二僧欲瓜分静闻所遗经衣，私商于梁店，为互相推委计，谓余必得梁来乃可。而梁故坚不肯来，余再三苦求之，往返数四，而三恶互推互委，此不肯来，彼不肯去。及余坐促，彼复私会不休。余不识其展转作奸，是何意故？然无可奈何。惟日夜恳之，而彼反以诟言交詈焉[2]。

十三日　晨起，求梁一往崇善，梁决意不行。余乃书一领，求梁作见领者，梁终不一押[3]。余复令顾仆求二僧，二僧意如故。乃不得已，思鸣之于官，先为移寓计。遂入城，得邓贡士家旧房一间。乃出城，以三日房钱畀梁，移囊入城。天色渐霁。然此寓无锅，市罐为晚餐，则月色皎然，以为晴霁可望矣。

十四日　早闻衙行蹑屐声，起视之，雨霏霏如故。令顾仆炊而起，书一揭令投之郡太守吴公[4]。而是日巡方使者自武缘来，吴已往候于郊，顾仆留侦其还。余坐雨寓中，午余，余散步察院前，观左江道所备下程及宣化县所备下马饭[5]，亦俱丰腆。还寓，顾仆以郡尊未还，请再从崇善求之。余复书，顾畀之去，仍不理焉。



太平、南宁俱有柑，而不见橘。余在向武反食橘数枚。橘与柑其形颇相似。

边鱼南宁颇大而多，他处绝无之。巨者四五觔[6]，小者亦二三觔，佳品也。鲫鱼颇小而少，至大无出三寸者。

十五日　五更峭寒，天明开霁。自初一早阴至此，恰半月而后晴朗。是日巡方使者驻南宁，接见各属吏。余上午往观，既午，吴郡侯还自左江道，令顾仆以揭往诉静闻事，吴亦不为理。上午出城觅车夫，复俱不得，忡忡而已。

十六日　明爽殊甚。五鼓，巡方使者即趋太平府。其来自思恩，亦急迫如此，不知何意。想亦为交夷压境而然耶！然不闻其调度若何，此间上下俱置之若罔闻也。仍令顾仆遍觅车夫，终不可得。

南宁城北狭西阔，北乃望仙坡来龙，西乃濒江处也。北、东、南各一门，皆偏于角上，惟西面临江，有三门。

十七日　再备香烛素蔬往崇善，求云白熟而奠之，止索戒衣、册叶[7]、竹撞，其他可易价者悉不问。云白犹委候宝檀回。乃先起窆白骨，一瓶几满。中杂炭土，余以竹箸逐一拣取，遂竟日之力。仍以灰炭存入瓶中，埋之旧处，以纸数重裹骨，携置崇善寺外，不容带入。则宝檀归矣。见余索册、撞，辄作盗贼面孔向余曰："僧死已安窆，如何辄发掘？"以索自锁，且以锁余。余笑而度之，盖其意欲余书一领，虚收所留诸物也。时日色已暮，余先闻其自语云："汝谓我谋死僧，我恨不谋汝耳！"余忆其言，恐甚，遂从其意，以虚领畀之，只得戒衣、册叶，乃得抱骸归。昏暮入邓寓，觅烛，重裹以拜，俱即戒衣内者。包而缝之，置大竹撞间，恰下层一撞也。是日幸晴霁，故得拣骨涯滨竟日，还从黑暗中，见沙堤有车，以为明日行可必矣。

十八日　早起则阴雨霏霏，街衢湿透。余持伞觅夫，夫之前约者，已不肯行。出沙堤觅车，车又不复得。乃还寓，更令顾仆遍索之城外，终无有也。



注释

①丁丑句：季抄本原仅作"十一日"，年月为整理者加。

②诟（gòu 够）言：侮辱人的话。詈（lì 利）：骂。

③领：领条。领取物件留下的字据。押：画押。在公文契约上签字或画记号，以作凭信。

④揭（jiē）：即揭帖，此指具有揭发性质的私人启事。

⑤宣化县：南宁府附郭县，在今南宁市。

⑥觔（jīn）：同"斤"，重量单位。

⑦戒衣：即袈裟，为佛教僧尼的法衣。册叶：即"册页"，原为书的册数、页数，此指经卷。

【今译】

丁丑年（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十二月十一日　夜雨通宵达旦。我苦于生疮，睡了很久后才起床。然而又是疮痛又是寒冷身体疲惫极了，全无在并州时的安稳了。此时走哪条道未决定，听见静闻诀别时的声音，必定要葬在鸡足山，而且打听到带着骸骨难走路，我忧心忡忡，只得做了两个阄到天宁寺的佛像前求神，得到带着走的阄。我于是冒雨赶到崇善寺，拿银子给僧人宝檀，命令他准备菜肴为明天起葬

做准备。晚上抵达梁家客店，雨整天不停。

十二日　雨下个不停，午后稍停。我买了香烛诸种物品赶到崇善寺，可宝檀、云白两个和尚想瓜分静闻遗下的佛经和衣服，与梁家店主私下商量好，计划好互相推诿，告诉我必定要梁店主来了才行。可是姓梁的故意坚决不肯来，我再三苦苦哀求他们，往返数次，但三个坏蛋你推过来我推过去，这里不肯来，那里不肯去。到我坐下催促时，他们又不停地私下相会。我不懂他们翻来覆去地作恶，是什么意思，什么缘故？然而无可奈何。唯有日夜恳求他们，可他们反而用难听话交相骂人。

十三日　早晨起床，求姓梁的去一次崇善寺，姓梁的决意不走。我只得写了一个领条，求姓梁的作认领尸骨的见证人，梁某始终不肯画一个押。我又命令顾仆去求两个和尚，两个和尚的意思如故。于是不得已，考虑到官府去鸣冤，先为换寓所做准备。于是进城，找到一间邓贡士家的旧房。于是出城，把三天的房钱交给姓梁的，搬行李进城。天色渐渐转晴。然而此处寓所无锅，买来瓦罐做晚饭。只见月光皎洁，以为可以指望天气晴朗了。



十四日　早晨听见衙门踩着木板鞋行走的声音，起身看天色，淫雨霏霏如故。命令顾仆煮饭然后起床，写了一个揭帖命令把它投递给知府吴公。但这天巡察地方的使者从武缘县来，吴知府已去郊外迎候，顾仆留下暗中察看等他回来。我坐在漏雨的寓所中，午后，我在都察院门前散步，观察到左江道准备的礼物和宣化县准备的下马饭，也全很丰厚。返回寓所，顾仆因为知府大人未回来，请求再往崇善寺去求和尚。我又写了信，顾仆给他们送去，仍然不理会。

太平府、南宁府都有柑子，但不见桔子。我在向武州反而吃到几个桔子。桔子与柑子它们的形状颇有些相似。

南宁的边鱼很大很多，其他地方绝然没有。大的四五斤，小的也有二三斤，是佳品。鲫鱼很小而且很少，最大也没有超出三寸的。

十五日　五更时酷寒，天明后晴开。从初一早晨阴到此时，恰好半个月后才晴朗。这一天巡察地方的使者停在南宁，接见各方面的属吏。我上午前去观看，中午以后，吴知府从左江道返回，命令顾仆拿着揭帖去告静闻的事，吴知府也不作理睬。下午出城去找车子脚夫，又

都找不到，忧心忡忡而已。

十六日　特别明丽爽朗。五更时，巡察地方的使者　赶去太平府。他从思恩府来，也是如此急迫，不知是什么意思。猜想也是因为交夷压境才这样的！但没听说他做了怎样的调度，这一带上上下下都把这事置若罔闻。仍命令顾仆四处去找车子脚夫，始终不能找到。

南宁城北面窄西面宽，〔北面是从望仙坡延伸来的主脉，西面是濒江之处。〕北、东、南三面各有一道城门，都偏在城角上，唯有西面临江，有三道城门。

十七日　再次备办了香烛素菜去崇善寺，求云白烧熟后祭奠静闻，只索要戒衣、经卷、竹箱，其他可换钱的东西一概不再追问。云白仍推说要等宝檀回来。只得先起葬白骨，几乎装满一个瓶子。瓶中杂放着炭灰，我用竹筷子逐一拣出来，竟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仍把木炭灰存放进瓶中，埋在原来的位置，用几层纸裹好白骨，带来放在崇善寺外，〔不准带进寺。〕就见宝檀也归来了。见我索要经卷、竹箱，立即作出盗贼样的面孔对我说："僧人死后已经安葬，怎么擅自挖掘？"用锁把门锁上并把我锁在里面。我笑着揣侧他的心意，大概他的意思是想要写一个领条，虚造我收到过他们留下的各种东西。此时天色已晚，我事先听见他自言自语说："你说我谋杀了僧人，我恨不连你一起谋杀了！"我想起他的话，非常害怕，就顺从了他的意思，把假领条交给他，只得到戒衣、经卷，这才得以抱着骸骨归来。在昏黑中走入邓家寓所，找来火烛，重新裹好骸骨拜过，全部〔就是戒衣内的东西。〕包好缝起，放在大竹箱内，恰好装满竹箱的一个下层。这一天幸好晴朗，故而能够整天在溪岸边拣骨头，从黑暗中返还来时，见沙堤上有车，以为明天必定可以走了。



十八日　早晨起床就阴雨霏霏，街道湿透了。我打着伞去找脚夫，前一天约好的脚夫，已不肯走了。出城到沙堤去找车，车又找不到。只好返回寓所，再命令顾仆到城外去四处找车，始终没有。

【原文】

十九日　晨得一夫，价甚贵，不得已满其欲，犹推索再三，上午乃行。雨色已开，阴云未豁。出朝京门，由五公祠即望仙坡。东麓东北行。五里，过接官亭，有小水自西北注东南。又五里，越一冈，连涉南

行小水。又五里，有一溪较大，亦自西北向东南注，此即向往清秀所过香象桥之上流也。盖郡北之山东西屏峙，西抚于石步墟，东极于司叛之尖山，皆崇峰联属如负扆。其中南走一支，数起数伏，而尽于望仙坡，结为南宁郡治。又东再南走一支，南尽于清秀山而为南宁之下砂。此水其腋中之界也，有木梁架溪上，渡梁，遂登冈阜。又五里，越一最高冈脊，东下有泉一窞在脊畔，是曰高井。由是三下三上，屡渡小水，皆自东南注西北，始知其过脊尚在东，此皆其回环转折之阜，流之西北注者，即西转而东南下木梁大溪者也。共四里，又越一冈脊而下，其脊高不及高井之半，而实为西北来过脊以趋清秀者也。下脊又二里，再渡一溪，其流亦自西北注东南。过溪上冈又二里，为归仁铺，三四家在冈头而已。又东北望尖山而行，七里为河丹公馆，亦有三四家在冈头，乃就饭焉。又东北行，屡涉南流小水，五里，一溪颇大，有木梁架之，至长于前二溪。其溪盖自北崇山中来，有聚落倚其上流坞中，颇盛。越梁东上冈，是为桥村墟，数十家之聚。时方趁墟，人声沸然。于是北望尖山行，又屡涉东南流小水，十二里，北渡一木梁颇大，又三里而至施湴驿，日将晡矣，歇于店。

二十日　五更起，饭而行，犹昧爽也。由施湴东北行二里，为站墟。又一里，降而下，渡一溪，木梁亦长。越溪东上，共一里，逾一冈，已越尖山东北矣。途中屡越小水，皆北而南。又十二里，横径平畴中，其处北近崇山，南下平坞，西即所逾之冈，东则崇山东尽，转而南行，缭绕如堵墙环立。又东二里，复得大溪自北山南注其内，溪北大山之下，聚落甚盛，曰韦村。大山负扆立村后，曰朝著山。渡溪桥，东上崇冈，即南下之脊，为清秀之东郡城第二重下砂也。按《郡志》[①]，东八十里有横山，高险横截江河，盖即此山南走截江而耸起者也。宋置横山寨，为市马之所[②]。又东北二里，有三四家在山冈，曰火甲铺。于是北下行山坞间，四面皆山，水从东南透夹去。屡涉细流，五里，遂北折入山夹。两山东西骈立，从其中溯流北上，共十里，山夹束处汇塘坝水，有三四家踞山脊中度处，两崖山甚逼，乃名曰关山，土人又名曰山心。按志，昆仑山在郡城东九十余里，必此地无疑。然询之土人，皆曰昆仑关在宾州南，即谢在杭《百粤志》亦云然。按宾州南者乃古漏关，非昆仑也。世因狄武襄驻宾州[③]，以上元飨士[④]，夜二鼓被昆仑[⑤]，遂以宾州古漏当之。至今在南宁者，止知为关山，而不知昆仑；在宾州者，皆以为昆仑，

而不知为古漏。若昆仑果在宾州南十里，则两军已对垒矣，武襄十日之驻，二鼓之起，及曙之破，反不足为神奇矣。饭于氓舍，遂东北下山。一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其流汤汤，入自南宁境，尚无比也。盖关山南北水虽分流，犹南下郁江。于是溯其流北行山夹间，其山屡开屡合，又十四里，得百家之聚，曰长山驿。聚落在溪之西。其北有两溪来会，一自西北，一自东北。二水汇合，其北夹而成冈，有墟舍在其上，甚盛。乃渡其西北来之溪，陟桥登墟，循东北来溪之右溯之行。又十里，溪水自东北盘坞中来，路由北麓而上，得数家之聚，曰里段墟，乃邕、柳界牌岭之南麓也。其去界牌尚十里。此地犹属宣化。盖邕、柳之水以界牌岭而分，北下者由思笼西转武缘高峰岭西入右江，南下者入郁江。此界牌岭南流之水，经长山而南，余以为即伶俐水之上流也。然土人云："伶俐水尚东隔一山；此水出大中港，其港在伶俐之西"云[6]。是日至里段，约行六十里，日才过午，夫以担重难行，且其地至思笼四十里，皆重山，无村可歇，遂税驾不前。



二十一日　平明，自里段北行，复下山，仍与北来水遇。溯之入五里，水左右各有支流自山腋来注，遂渡一小桥，乃西北来支流也。又四里，又渡小桥，越溪之东，东北山夹又有支流下注。又北一里，始北上登岭，西瞰其流自西夹中来，则里段、长山大溪之发源处矣。北上半里，东入一隘门，其东有公馆焉，是为邕、柳分界处。门以内属宾州。公馆惟中屋为瓦，其门庑俱茅所盖。馆门东向，其前后环壑为田，而南北更峙土山。其水犹西坠馆右峡中，盖即前西麓登山时所见，东北夹支流下注之上流也。其隘土人名为界牌岭，又指为昆仑关[7]。按昆仑为南宁地，去郡东九十五里；兹与宾分界，去南宁一百二十里，其非昆仑可知。今经行者见其处有隘，遂以昆仑当之。故《西事珥》云："昆仑关不甚雄险，其上多支径，故曰：'欲守昆仑，须防间道。'"亦误谓此也。又平行岭夹，则田塍之东潴而为塘。三塘连汇，共半里，塘尽，复环为田。(田)之南巨山横峙，田之北列阜斜骞，而田塍贯其间，即过脉处也，其东，水北流矣。余初以小脉自北南过，及随水东北下，抵思笼而问之，始知其水犹西北转武缘南之高峰，而入右江[8]，则此脉乃自南而北渡，北起为陆蒙山，迤逦西行，过施湴尖峰，又西走而分支南结为南宁，其直西又西为罗秀，又西为石步，又西尽于王宫，则右江入郁之东岸也。自过脉处又东半里，乃下，又半里，下抵坞中。随水东北行，

望前山一峰尖而甚高，云气郁勃，时漫时露。五里，渐抵尖峰之南，渡溪而北又二里，始见路左西山下有村倚焉。又东渡溪，于是循溪东而北向行。三里，已出尖峰之西麓，溪流东啮麓趾，路乃盘崖北上。转出崖北，二里，东北下，已绕尖峰之北矣。又行坞中二里，有小水南自尖山北夹来，北与界牌之水合，有小桥，渡之，是为上林县界[9]。自界牌岭来至此皆为宾州境，而是水之东又为上林境，以上林之思笼一驿孤悬独界其中也。过桥，复东北升陟冈陀，四里抵思笼[10]，村落一区在冈头，是为思笼驿。按志，思笼废县，昔为南宁属，不知何时割属上林。其地东西南皆宾州境，惟西北五十里至上林县。驿南面曰高尖山；北面崇山并障，东曰北斗山，西曰晒麯岭；遥山层叠正西者，曰陆蒙山。溪自界牌岭东北至此，扼于北山，遂转西南去。惟陆蒙隔于溪西也。

先是，雨色濛濛，初拟至思笼而止；及饭，而日色尚早，夫恐明晨雨滑，遂鼓勇而前。由思笼遂东下坞中，溯细流东行，一里，田夹既尽，复潴水为池。其池长亘一里，池尽复环塍为田，其南北皆崇山壁夹，南为高尖之东北垂，北为北斗之东南垂，其中夹而成田。共半里，即二山度脉之脊，水至是遂分东北与西南二派，东北者入都泥江，西南者入右江，为黔、郁两江脊，水之派至是始分。过脊，随水东北行峡中，其峡甚束。又半里始降而下，有坊焉，复为宾州界。盖宾州之地，东西夹思笼一驿于中，为上林南界者，横过仅七里云。既下，山愈逼束，路益东转，已越高尖山之东麓矣。按志："宾州南四十五里有古漏山，古漏之水出焉。其关曰古漏关。"即此矣，然土人无复知者。随水东下又三里，山峡渐辟，又六里，渐出峡，始东望遥峰甚高，双尖骈起者，为百花山。水折而北，路亦随之，山乃大辟。六里，为双峰洞，阳有庙东向，曰陈崇仪庙，乃祀宋守陈曙者。侬智高之乱，曙为宾守，以兵八千战于昆仑，兵溃，经略狄青以军法斩之，土人哀而祀焉。后韩都督征蛮，见有白马朱衣而导者，知为曙显灵，故拓而新之。其地乱山回伏，无双峰特耸；若百花骈拥，虽望而见之，然相距甚遥，不知何以"双峰"名峒。碑曰："在宾州三十里。"又北二里，有小水自西坞出，东注于大溪。即古漏水。又三里，乃渡大溪之东，溪乃东转，路亦从溪南随之。共东十里，溪北之山东尽，溪南之山亦渐东转而南，是为山口。其东平畴一望，天豁岚空，不意万山之中，复有此旷荡之区也！东望五里，为丁桥村，又东十里为宾州[11]，皆在平楚中。谢肇淛云："昆仑在宾州南十里。"此何

据也？

少憩山口，征三里路于途人。知者云："当从此东北行，由北小岭入，是为口村。其道为径，可无宾州之迂。"时甫下午，日色大霁，遂由山口北渡大溪，从平畴中行。十里，抵北界小山下。其山颇低，自山口之北回环东北行，至此有村落依之。由村东又东北行五里，越山之北，复有坞自西而东，路横涉之。二里，有水亦自西而东注，架小桥于上渡之。又北一里，直抵北山下，其山乃北第二重东行小支。又有水直逼山麓，自西而东，架桥亦与前溪同。度桥即北向登山，山巅有堡一围，名竹马堡，乃二年前太平节推吴鼎元，高州人。署宾州所筑，招狼兵五十名以扼要地者。上山半里，又从山上北行半里，山北有水一塘，横浸山麓，四面皆山峡环之。下山又半里，北望公村尚在坞北二里外，担夫以力不能前，乃从山北麓东行半里，投宿小村。村不当大道，村人初不纳客，已而一妇留之，乃南都人李姓者之女[12]，闻余乡音而款留焉。其夫姓邓，随驿骑至南宁。



二十二日　是为立春日。晨起，阴云四合。饭而北行田坞间。二里，抵北山下，是为公村[13]。由村东越山而北，三里下及北麓，始见北向扩然，渐有石峰透突。盖自隆安西岭入，土山崇卑不一，皆纯土而不见石，至此始复见峥嵘面目矣。于是复行平畴中，一里，北过一板桥，有小水亦自西而东。又北行四里，抵北小山下，有水从山下漱南麓而东，架桥渡之。遂穿山腋而北，于是北行陂陀间，西望双峰峻极，氤氲云表者，大明山也[14]。其山在北斗山西北，为上林、武缘分界。按志，上林、武缘俱有镆铘、思邻二山，为二县界，曰镆铘关而不及大明，岂大明即镆铘耶？又北五里，有大溪西自大明山东流而去，是又为宾州、上林之界，其水较古漏诸溪为大，故不能梁而涉焉[15]。由溪北又三里，登一冈，是为思洛墟，宾州北来大道至墟而合。遂西北行，共十二里过白墟[16]，又三里为牧民堡，有卖饭于冈头者，是为宾州往上林、三里中道也。又西北行十里至开笼山，一名鸡笼，已直逼北界石山下。由岐北入石山夹中，其山千百为群，或离或合，山虽小而变态特甚。有分三岐者，东岐大而高，中次之，西岐特锐，细若竹枝，诡态尤甚；有耸立众峰间，卓如簪笔者。由其西转而北，入石山峒中。五里，北至杨渡[17]，一大溪西由上林崇山中东流至此，直逼北面石山下，又有一溪北由三里山峡中南向入之，二流合而其溪愈大，循石山而东，抵迁江入都泥焉。方舟渡

北山下，有卖饭者当道，渡者屡屡不绝。遂由其东溯南来溪西岸入峡，其峡或束或开，高盘曲峙，左右俱有村落。十里，峡复大开，四山围绕，中成大坞。有一峰当坞起平畴中，四旁无倚，极似桂林之独秀、向武之瑞岩，更小而峭。路过其西，忽树影倒垂，天光中透，亟东入之，则其中南北中迸。南窍复有巨石自洞顶当门外倚，界洞门为二，门内裂窍高数丈，阔丈五，直透峰北者五六丈。出北窍，其上飞崖倒覆，骞腾而东，若复道回空，悬树倩影。复入其内，又西通一窍，西北转而出，其中宛转，屡有飞桥上悬，负窦层透，又透西门焉。一峰甚小，下透四门，中通二道，亦琅岩之具体而微者，但琅岩高迥，而兹平狭耳。由岩北又北三里，为桂水桥，溪水自西北漱崖，而南崖瞰溪临桥。昔有叠石为台，构亭于上者，曰来远亭，今止存荒址矣。越桥东，又北二里，为三里城[18]。城建于万历八年，始建参府，移南丹卫于此[19]，以镇压八寨云。时已过午，税驾于南城外陈队长家。其人乃浙之上虞陈氏也[20]，居此二十年矣。晚日甚丽，余乃入城谒关帝庙，换钱于市而出。及就寝，雨复大作。



注释

①《郡志》："志"原作"城"，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市马之所：按，横山寨为南宋与大理、罗殿、自杞集中进行马匹贸易的地方，南宋与金对峙，战马多从大理来。横山寨的位置，近人多认为在今田东县治。此认为在邕州以东，可备一说。

③狄武襄：即狄青（公元1008—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人，善骑射。依智高陷两广，青上表请行。据《宋史·狄青传》，驻兵宾州，"一昼夜绝昆仑关，出归仁铺为阵。"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迟明，青按兵入城，获金帛巨万，杂畜数千，招复老壮七千二百尝为贼所俘胁者，慰遣之。"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故称狄武襄。

④上元：旧俗以中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

⑤被：及，抵达。

⑥然土人云句：霞客详细记录群众的讲述甚为可贵，当地群众的说法是对的。伶俐水入郁处称伶俐，在邕宁县东隅；沙江河在伶俐水之西，入郁处称江口，在邕宁县东境。两水皆平行湾曲南向入郁江。

⑦昆仑关：今名同，在邕宁东北隅，邕宁与宾阳两县界上，公路仍从此经过。

⑧而入右江："入"原作"出"，据本书上文及地理实际校改。

⑨上林县：隶柳州府宾州，即今上林县。

⑩思笼：明时为思龙镇，置巡检司，隶上林县。今作思陇，在宾阳县西境。

⑪宾州：隶柳州府，治今宾阳县稍北的新宾。

⑫南都：明制有两京，即北京和南京，北京顺天府称京师，南京应天府又称南都。直隶南京的地区称南直隶，简称南直或直，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

⑬公村：今作公车，在宾阳县西北隅。

⑭大明山：今名同，在上林、武鸣两县间，最高峰海拔 1760 米。

⑮大溪：即今狮螺江，今上林、宾阳两县仍基本以此水为界。

⑯白墟：今仍作白圩，在上林县东境的公路边。

⑰杨渡：今作洋渡，在上林县东境。从上林西来之水明代称澄江、李依江、南江，从三里南下之水明代称北江。南北二江在杨渡汇合后称清水江，再往东转北流，至迁江入红水河，此水今仍称清水江。

⑱三里城：今仍作三里，在上林县东北境。

⑲南丹卫驻地迁徙频繁。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置于南丹州，因名南丹卫。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徙上林县东，正统六年（公元 1441 年）徙宾州城，万历八年（公元 1580 年）迁至三里城。

⑳上虞（yú 余）：明为县，隶绍兴府，治所在今浙江上虞县东境的丰惠。



【今译】

十九日　早晨找到一个脚夫，价非常贵，不得已满足了他的贪欲，还再三推却索价，上午才动身。雨色已经开霁，但阴云仍未散开。走出朝京门，由五公祠〔就是望仙坡。〕的东麓往东北行。五里，路过接官亭，有小溪自西北流向东南。又走五里，越过一座山冈，接连涉过往南流的小溪。又是五里，有一条溪较大，也是自西北向东南流注，这就是从前去清秀山时走过的香象桥的上游了。大致上府城北面的山东西两面屏风样矗立，西边连接到石步墟，东边尽于司叛的尖山，都是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如屏风。其中往南延伸的一支，几次起伏，然后在望仙坡到了尽头，盘结为南宁府城。再靠东又有一支往南延伸的山，南边在清秀山到了尽头而后成为南宁城下延的沙碛地。这条溪水是这两支山脉的分界，有木桥架在溪上，过桥后，就上登冈阜。又走五里，越过一条最高的冈脊，向东下走有一深坑泉水在山脊畔，这叫做高井。由这里下山三次上山三次，多次渡过小溪，都是从东南流向西北的，这

才明白山脉延伸而过的山脊还在东面,这些都是它回绕转折过的土阜,水流往西北流注的,就是在西边转向东南流入木桥下大溪的水流了。共四里,又越一道冈脊后下走,这个冈脊高处不到高井的一半,但实际上是从西北前来趋向清秀山的延伸而过的山脊。下山脊后又走二里,再渡过一溪,这条溪流也是从西北流向东南的。过溪后上冈又走二里,是归仁铺,只是三四家人在冈头而已。又往东北望着尖山而行,七里后是河丹公馆,也有三四家人在冈头,便走过去吃饭。又向东北行,屡次涉过往南流的小溪,五里,一条溪流很大,有木桥架在溪上,与前两条溪上的桥相比最长。此溪大概是从北面的高山中流来的,有村落紧靠在它上游的山坞中,相当兴盛。过桥后向东上登山冈,这是桥村墟,是数十家人的村落。此时正在赶集,人声鼎沸。从这里望着北面的尖山行,又多次涉过向东南流去的小溪,十二里,向北越过一座木桥,相当大,又走三里便来到施溢驿,日将西下了,停歇在客店中。

二十日　五更起床,饭后动身,仍是黎明。由施溢驿往东北行二里,是站墟。又走一里,猛然而下,渡过一溪,木桥也很长。越过溪流向东上行,共一里,越过一座山冈,已越出到尖山的东北方了。途中屡次越过小溪,都是自北流向南。又走十二里,横向经过平旷的田野中,此处北面靠近高山,南边下去是平坦的山坞,西面就是越过的山冈,东面就见高山到了东边的尽头后,转向南延伸,如环立的墙壁缭绕。又向东二里,又见到一条大溪从北面山中向南流注到山坞中,溪北的大山之下,村落十分兴盛,叫韦村。大山屏风样立在村后,叫朝著山。走过溪上的桥,向东上登高冈,就是往南下延的山脊,是清秀山的东面府城的第二层下延的沙碛地。据《郡志》,城东八十里有座横山,又高又险横截江流,大概就是此山往南延伸横截郁江高耸而起的了。宋代设置了横山寨,作为买马的场所。又向东北二里,有三四家在山冈上,叫火甲铺。从这里向北下到山坞间行走,四面都是山,水流从东南方穿过峡谷流去。屡次涉过细小的溪流,五里,就向北折进山间峡谷。两面的山东西并立,从峡谷中溯流向北上走,共十里,山相夹紧束处聚沙汇积为水塘,有三四家人高踞在中央山脊延伸之处,两面的山崖非常狭窄,名字竟然叫关山,当地人又叫做山心。根据志书,昆仑山在府城东面九十多里,必定是此地无疑了。不过向当地人询问此事,都说昆仑关在宾州南境,就是谢在杭的《百粤志》也这样说。据考察,宾州南

境的是古漏关，不是昆仑关。世人因为狄青驻兵宾州，在上元节大宴将士，夜里二更时到达昆仑关，便把宾州的古漏关当做昆仑关。至今在南宁府的，只知它是关山，却不知是昆仑关；在宾州的，都以为它是昆仑关，却不知是古漏关。如果昆仑关果然在宾州南面十里，那么两军已经对垒了，狄青的十日驻兵，二更起兵，以及拂晓破贼，反而算不上神奇了。在民房中吃了饭，于是向东北下山。一里，有条大溪自北流向南，水流浩浩荡荡，自从进入南宁府境内，还没有可与它相比的。关山南北两面的水流虽然分流，但仍然向南下流进郁江。于是溯溪流往北行走在山间峡谷中，沿途的山多次分开多次合拢，又走十四里，走到一个百户人家的村落，叫长山驿。村落在溪流的西面。村北有两条溪水前来相汇，一条从西北来，一条从东北来。两条溪水汇合处，那北面的夹角处形成山冈，在冈上有集市的棚舍，非常繁荣。于是渡过那从西北流来的溪流，走上桥登上集市，沿东北流来的溪流右岸溯流前行。又走十里，溪水从东北回绕在坞中流来，路经北麓上走，有个几家人的村落，叫里段墟，是邕州、柳州界牌岭的南麓。〔这里离界牌岭还有十里。此地仍属宣化县。〕大体上邕州、柳州的水流从界牌岭分流，往北下流的由思笼向西转过武缘县高峰岭西边流入右江，向南下流的流入郁江。此地界牌岭往南流的水流，经长山往南流，我以为就是伶俐水的上游了。然而本地人说："伶俐水还在东边隔着一座山；这条水流从大中港流出去，大中港在伶俐的西边"等等。这天走到里段墟，约走了六十里，太阳才过中午，脚夫因为担子太重难行走，况且此地至思笼有四十里，都是重重深山，无村可歇，便住下不往前走了。

二十一日　黎明，从里段墟往北行，又下山，仍与北面流来的溪水相遇。溯流进去五里，溪水左右各有支流从山侧流来注入，于是越过一座小桥，是从西北流来的支流。又行四里，又走过小桥，越到溪东，东北山间峡谷中又有支流下流注入。又向北一里，开始北上登岭，俯瞰西面溪流从西边峡谷中流来，是里段墟、长山大溪的发源处了。向北上登半里，向东走入一道隘门，隘门东边有客馆，这是邕州、柳州的分界处。〔门以内属于宾州。〕客馆唯有正堂屋是瓦房，馆门两侧的厢房全是茅草盖成的。馆门向东，它前后壑谷环绕中有田地，但南北两面又耸峙着土山。这里的水流仍然向西坠入馆右的峡中，大概就是前边在西麓登山时见到的，从东北峡谷中下流的支流的上游了。这个隘

口当地人起名叫界牌岭，又指认为昆仑关。据考察，昆仑关是南宁府的辖地，距府城东面九十五里；这里与宾州分界，距南宁城一百二十里，可知它不是昆仑关。现在经过此地的过路人见此处有隘门，便把它当做昆仑关。所以《西事珥》说："昆仑关不怎么雄伟高险，关上分出很多岔道，因而说：'要守住昆仑关，必须防守小路。'"也误认为是此地了。又平缓行走在山岭峡谷间，就见田野的东面蓄水为塘。三个水塘连片积水，共走半里，水塘尽头又有田地环绕。田野的南面大山横向屹立，田野的北面成列的小土山斜向高举，而田地纵贯其间，就是山脉延伸过之处了，它的东面，水向北流了。我起初以为这条小山脉是自北往南延伸而过，及顺水流往东北下走，抵达思笼时询问此山的走向，才知道这条水流仍然是向西北转过武缘县南的高峰，而后流入右江，那这条山脉是自南往北延伸，在北面突起成为陆蒙山，逶迤向西延伸，延过施泼驿的尖峰，又往西延然后分出支脉在南面盘结为南宁府所在的山，它一直往西又在西面成为罗秀山，又往西是石步墟，又往西在王宫村到了尽头，就是右江流入郁江的东岸了。从山脉延伸而过之处又向东走半里，于是下山，又走半里，下到坞中。顺水往东北行，望见前方的山中一座山峰的尖端非常高，云气浓郁旺盛，时而弥漫时而飘散。五里，慢慢走到尖峰的南面，渡过溪水后往北又走二里，这才见到路左西山下有村庄依傍着。又向东渡溪，于是沿溪流东岸向北行。三里，已到尖峰的西麓，溪流向东啃咬着山麓的下部，路于是绕着山崖向北上走。转到山崖的北面，二里，向东北下行，已绕到尖峰的北麓了。又在山坞中行二里，有小溪从南边尖山北面的峡谷中流来，向北与界牌岭来的水合流，有小桥，过桥，这里是上林县的地界。从界牌岭来到此地都是宾州的辖境，但这条溪水的东岸又是上林县的辖境，是由于上林县的思笼一个驿站孤独地悬隔在其中。过桥后，又向东北登陟在山冈斜坡之间，四里后抵达思笼，一片村落在冈头，这是思笼驿。据志书，思笼是废除的县，往昔是南宁府的属地，不知何时划割给上林县所属。这个地方东、西、南三面都是宾州的辖境，唯有西北距五十里到上林县。思笼驿南面的叫高尖山；北面崇山峻岭屏障样并立着，东边的叫北斗山，西边的叫晒麹岭；正西层层叠叠的远山，叫陆蒙山。溪水从界牌岭向东北流到此地，被北山扼住，就转向西南流去。唯有陆蒙山隔在溪流西面。

这以前，雨色濛濛，最初打算到思笼便停下；到吃饭时，天色还早，脚夫担心明天早晨下雨路滑，就鼓足勇气往前走。由思笼向东下到山坞中，溯细小的溪流往东行，一里，走完夹在两旁的田，又是积水的水池。这个水池长长地绵亘了一里，水池过后又是田埂环绕的田，这里南北两面都是高山石壁相夹，南面是高尖山的东北垂，北面是北斗山的东南垂，两山之中夹成田地。共半里，就是这两座山山脉相连的山脊，水流到了这里便分为东北与西南两条支流，向东北的流入都泥江，向西南的流入右江，是黔江、郁江两江分流的山脊，水流的支系到这里开始分流。走过山脊，顺水在峡中往东北行，此峡非常狭窄。又走半里开始下降，有座牌坊，又是宾州的地界。原来宾州的辖地，东西夹着一个思笼驿在当中，是上林县的南部辖境，横过之处仅有七里。下山之后，山更加紧逼束拢，路越加向东转，已越过高尖山的东麓了。据志书说："宾州南面四十五里处有座古漏山，古漏水源出于那里。那里的关隘叫古漏关。"就是此地了。然而当地人已不再有人知道。顺水流又向东下行三里，山峡渐渐开阔，又走六里，渐渐出峡，这才望见东面远处的山峰非常高，双尖并排耸起，是百花山。水折向北流，路也随着它走，山于是十分开阔。六里，是双峰洞，山南有寺庙向东，叫陈崇仪庙，是祭祀宋代知州陈曙的庙。侬智高作乱，陈曙任宾州知州，率兵八千在昆仑关作战，兵败，经略使狄青按军法斩了他，当地人哀悼祭祀他。后来韩都督征讨蛮族，见到有个骑白马穿朱红衣服领路的人，知道是陈曙显灵，因而扩建翻新了庙宇。此地乱山环绕起伏，没有双峰那样特别高耸的山；至于百花山双峰前拥，虽然望得见它，然而相距甚远，不知为什么用"双峰"来命名山洞。〔碑文说："在宾州三十里。"〕又向北二里，有小溪自西面山坞中流出，向东注入大溪。〔就是古漏水。〕又走三里，就渡到大溪的东岸，溪水于是向东转，路也从溪水南岸顺溪流走。共向东十里，溪北的山到了东边的尽头，溪南的山也渐渐由东转向南，这里是山口。它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平旷田野，天空开阔山间雾气空濛，意想不到在这万山之中，又有这空阔广大的地方！往东望去，五里外是丁桥村，又向东十里是宾州城，都在平川上的树丛之中。谢肇淛说："昆仑关在宾州城南十里。"这是根据什么呢？

在山口稍稍休息，向途中的人证实去三里城的路。知道的人说："应当从此地往东北行，由北面的小岭进去，那是口村。这条路是小

路，可以不必绕道宾州。”此时刚到下午，天色大晴，就由山口向北渡过大溪，从平旷的田野中前行。十里，抵达北面的小山下。此山很低，从山口的北面回绕着往东北延伸，延到这里有村落依傍着它。由村东又向东北行五里，越到小山的北面，又有山坞自西向东扩展，路横涉过山坞。二里，有水流也是自西向东流注，在上面架有小桥横渡过去。又向北一里，直达北山下，这里的山是北面第二层向东延伸的小支脉。又有水流直逼到山麓，自西流向东，也与前边的溪流相同架了桥。过桥后马上向北登山，山顶有一座围起来的土堡，名叫竹马堡，是两年前太平府姓吴的节推官〔名叫鼎元，是高州人。〕代理宾州州官时修筑的，他招集五十名土司兵扼守这个要地。上山半里，又从山上向北行半里，山北面有一塘水，横浸着山麓，四面都是山峡环绕着它。下山又走半里，远望北面公村还在山坞北面二里路之外，挑夫由于力尽不能前走，就从山北麓往东行半里，投宿到小村中。村子不在大道上，村里人起初不接纳客人，不久一个女人留下了我们，是一个姓李的南京人的女儿，听见我的家乡口音便留下款待了。〔她的丈夫姓邓，跟随驿站的坐骑到南宁去了。〕

二十二日　这天是立春日。早晨起床，阴云四面合拢。饭后往北行走在山坞中的田野间。二里，抵达北山下，这是公村。由村东越到山北，三里下到北麓，这才见到北方十分广阔，渐渐有石峰突起显露出来。自从走入隆安县的西岭以来，土山高低不一，都是纯土却不见石头，来到此地才重又见到石山的峥嵘面目了。于是又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一里，向北走过一座木板桥，桥下有小溪也是自西流向东。又往北行四里，抵达北面的小山下，有溪水从山下冲刷着南麓往东流，架桥渡过溪流。于是往北穿越山侧，从这里起向北行走在山坡上，远望西方双峰极其险峻，高出云层外，云雾氤氲，是大明山。此山在北斗山西北，是上林县、武缘县的分界处。根据志书，上林县、武缘县都有镆铘、思邻两座山，是两县的分界处，说到镆铘关却不提及大明山，难道大明山就是镆铘山吗？又向北五里，有条大溪自西面的大明山向东流淌而去，这又是宾州、上林县的分界，它的水流比古漏水各条溪流都大，所以不能架桥涉水了。由溪北又走三里，登上一座山冈，这是思洛墟，从宾州往北面来的大道到了思洛墟便汇合了。于是向西北行，共十二里走过白墟，又走三里是牧民堡，有在冈头卖饭的人，这是宾州去上林

县、三里城的半路上。又往西北行十里到开笼山,又叫鸡笼,已经直逼北面一列石山之下。由岔路向北走入石山峡谷中,这里的山千百成群,或分或合,山虽小但姿态变化特别大。有分为三座支峰的,东边的支峰又大又高,中间的次于它,西边的支峰特别尖,细如竹枝,姿态尤其诡异;有耸立群峰间,高如发簪笔尖的。由石山西面转向北,走入石山峒中。五里,向北来到杨渡,一条大溪从西面由上林县的崇山峻岭中向东流到此地,直逼到北面的石山下,又有一条溪水从北面由三里城的山峡中向南流入大溪,两条溪流汇合后那溪水更加大了,沿着石山往东流,抵达迁江后流入都泥江。刚乘船渡到北山下,有挡在道上卖饭的人,渡水的人一次次络绎不绝。于是由渡口东边溯向南流来的溪流西岸走入山峡,此峡时而束拢时而开阔,曲折起伏高高地屹立着,左右都有村落。十里,山峡重又十分开阔,四面群山围绕,中间成为大山坞。有一座山峰在坞中的平坦原野中突起,四旁无倚无靠,极像桂林的独秀峰、向武州的瑞岩,更小些更陡峭。路经过它的西面,忽然树影倒垂,天光从中透出,急忙向东走进山,就见山南北向从中迸裂开。南面的洞穴又有巨石从洞顶挡在洞口外斜靠着,把洞口隔成两个,洞口内石窍裂开高数丈,宽一丈五,一直通向山峰北面五六丈。走出北面的洞穴,洞上方飞崖倒覆下来,向东高举腾空,好像双层的通道回绕在空中,悬垂的树枝透出倩影。再进入洞内,又向西通着一个石窍,向西北转出去,其中弯弯转转,屡次有飞桥悬在头上,背顶着洞顶一层层钻进去,又钻出到西面的洞口。整座山峰很小,下边通着四个洞口,中间通着两条通道,也是如琅岩那样具体而微的地方,但琅岩高远,而这里却又平又窄。由洞北又向北走三里,是桂水桥,溪水从西北流来冲刷着山崖,而南边的山崖俯瞰溪流下临桥梁。从前有人用石块砌成平台,在上面建了亭子,叫来远亭,今天只存有荒废的基址了。越到桥东,又向北二里,是三里城。城建于万历八年(公元 1580 年),开始建立参将府,把南丹卫迁到此地,以便镇压八寨。此时已过中午,住宿在南城外陈队长家。此人是浙江上虞县的陈家,住在此地二十年了。傍晚落日非常艳丽,我于是进城拜谒了关帝庙,在市场上换钱后出城。到就寝时,暴雨重又大作。

【原文】

二十三日　晨起雨止。既而日色皎然，遂令顾仆浣衣濯被，余乃作与陆参戎书[1]，并录《哭静闻》诸诗缄之[2]，以待明晨投入。迨暮，日复坠黑云中。

二十四日　晨起，雨复作。上午以书投陆君。陆，镇江人也，镇此六年矣。名万里。得书即令一把总以名帖候余[3]，余乃入谒，为道乡曲，久之乃别。陆君曰："本当即留款，以今日有冗，诘朝耑候耳[4]。"盖是日乃其孙伯恒初冠，诸卫官有贺燕也。余返寓，雨纷纷不休。陈主人以酒饮余，遂醉而卧。

二十五日　晨起渐霁，余作程纪于寓中。上午，陆君以手书订余小叙，尽返所馈仪。余再作书强之，为受金谷秋香卷。下午，入宴于内署，晤陆君，令弟玄芝昆仲俱长厚纯笃[5]，极其眷爱焉。

二十六日　晨起，入谢陆君，遂为下榻东阁。阁在署东隅，乔松浮空，幽爽兼致，而陆君供具丰腆，惠衣袜裤履，谆谆款曲，谊逾骨肉焉。是日，陆君出新旧诸报见示[6]，始知石斋先生已入都，又上二疏，奉旨责其执拗，复令回话，吏部主政熊文举以疏救之。又知郑峚阳之狱拟戍[7]，复奉旨欲加重刑，刑部尚书任为镌三级焉。至六月，锦衣卫以病闻[8]。又知钱牧斋[9]为宵人上疏[10]，以媚乌程，遂蒙逮入都[11]，并瞿式耜俱下狱[12]。抚宁侯朱国弼等疏攻乌程，六月间，乌程始归，郑、钱狱俱未结。



二十七日　雨。

二十八日　稍霁。陆公特同余游韦龟岩。岩在三里西十里。

二十九日　复雨。

三十日　复雨。

戊寅正月初一日　阴雨复绵连，至初六稍止。陆君往宾州，十一日归。

十三日　游独山岩，又小独山。

十五日　雨中往游周泊隘。隘在三里东二十五里。晚酌南楼，观龙灯甚盛。

二十七日　同陆伯恒游白崖堡岩洞。洞在杨渡西，北向高洞三层，又东南向深洞，内分二支。入宿白崖哨官秦馀家[13]。

二十八日　陆公昆仲至，同游青狮岩。岩在杨渡东南，过渡四里

乃至。其岩东西直透，东门平，西门高，洞内下甚宽平，上两层中空透顶。西门内可望而高不可上，须由山北小窦攀崖而入，下临西门之顶。又东入深奥，又北透重门，俱在绝壁之上。是日酌于洞中，有孙、张、王三指挥使同饮[14]。既乃观打鱼于江畔，抵暮归，乃病。

二十九、三十两日　余卧病东阁[15]。天雨复不止。

二月初一日　稍霁。

初二日　复雨。是日余病少愈，乃起。

初三日　雨中复往青狮潭观打鱼。先是张挥使言，青狮岩之南有鸡笼山，亦有大岩，故陆公以骑送余至此，命张往同游。张言雨中不可入，且久无游者，固阻余，仍冒雨归。自后余欲辞陆公行，陆公择十三日为期。连日多雨，至初九稍霁。陆公命内侄刘玉池、嘉生昆仲并玄芝、伯恒各分日为宴饯余。因出演武场，伯恒、二刘为走马命射。演武场周围有土城，即风化县址也[16]，在城东。



十一日　早闻雨声，余甚恐为行路之阻。及起，则霁色渐开。至晚，饯余于署后山亭。月色皎然，松影零乱，如濯冰壶，为之醉饮。

十二日　日色甚丽。自至三里，始见此竟日之晴朗。是日陆公自饯余，且以厚赆为馈[17]，并马牌、荐书相畀，极缱绻之意[18]，且订久要焉。何意天末得此知己，岂非虞仲翔之所为开颐者乎[19]？

注释

①参戎：即参将。

②缄（jiān 坚）：封信。

③名帖（tiě 铁）：亦简称“帖”，用红纸片书写姓名、官衔，为官场拜谒时交给对方的东西，犹如现今的名片。

④耑：同“专”，专门。

⑤昆仲：对他人兄弟的敬称。笃（dǔ 赌）：忠实。

⑥报：即邸（dǐ 底）报。为了传达政令，通报消息，封建中央主办的报纸，只在封建政府内各级机构传阅。内容主要是皇帝的命令文告，臣下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官吏的任免消息。

⑦郑崟阳：即郑鄤（màn 慢）（公元 1594—1639 年），字崟（mì 密）阳，武进人。黄石斋之友，经石斋介绍，霞客曾从福建徒步到广东访郑于罗浮，后又曾访郑于常州。

⑧锦衣卫：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后又兼管刑狱，成

为皇帝的耳目,可秉承皇帝意旨,四出侦察、缉捕,用刑极为惨酷,权力很大,成为明代监视、控制群众及各级官吏的特务机构。

⑨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年号蒙叟,又号东涧老人,常熟人。万历进士,曾属东林党,官至礼部侍郎,后被革职。南明时为福王政权礼部尚书。清初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工诗文。钱氏对霞客有较深的了解,曾作《徐霞客传》。

⑩宵(xiāo 消)人:即小人。

⑪逮(dài):同"逮",逮捕。

⑫瞿式耜(sì 四)(公元1590—1650年):字起田,又字稼轩,常熟人。曾任江西永丰知县、户科给事中等。明亡,瞿参加弘光政权,任广西巡抚。后拥永历,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留守桂林,打退了清军的多次进攻。公元1650年,清兵入桂林,瞿与城共,被清军捕杀。

⑬哨: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明嘉靖以后,哨为军队中较小的编制单位,以3120人为一枝,每枝分中、左、右哨。清代也有哨,但编制更小,咸丰后,陆军每百人或八十人为哨,水师每八十人或二十人为哨。哨官即哨的军官。

⑭指挥使:明代军队实行卫所制,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辖军士5600人,卫的军官即称指挥使,也省称挥使。

⑮疴(ē 又读 kē):病。

⑯凤化县:存在时间甚短。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增设凤化县治于思恩府,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王守仁平八寨,议割上林三里与思恩府,而移凤化县治于其处。巡抚林富以三里城设南丹卫,随即裁凤化县。

⑰赆(jìn 尽):送行者赠送的路费或礼物。

⑱缱绻(qiǎn quǎn 遣犬):情意深厚缠绵。

⑲虞仲翔:即虞翻,三国时吴国的经学家,会稽余姚人。孔融曾看过他研究《易》的著作《易注》,看后很感慨,说:"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无恨。"颐(yí 夷):脸颊。

【今译】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雨停了。不久阳光明亮,便命令顾仆洗衣被,我于是写了给陆参将的信,并抄录了《哭静闻》诸诗封在信中,等明天早晨投递进去。到天黑时,太阳重又坠入黑云中。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雨又下起来。上午把信投递给陆君。陆君是镇江人,镇守此地六年了。〔名叫万里。〕接到信立即命令一名把总拿着名帖来问候我,我于是进衙门去拜见他,为此互道乡情,很久后才

告别。陆君说:“本来应该就留下款待,因为今天有冗务在身,只能明天早晨专门恭候了。”原来这一天是他孙子陆伯恒举行成人的冠礼,卫里众官吏有庆贺的宴会。我返回寓所,雨纷纷不止。陈主人拿酒来给我饮,便喝醉了躺下。

二十五日　早晨起床后渐渐转晴,我在寓所中写游记。上午,陆君送来亲笔信约我去叙谈叙谈,把我赠送的礼品尽数送还来。我再写信强逼他收下,为此接受了金谷秋的香卷。下午,到内衙去赴宴,会晤了陆君,他的令弟陆玄芝兄弟全都恭谨纯朴忠厚,极其关照爱护。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进衙门向陆君道谢,便在东阁住下。东阁在衙门内的东角落上,高大的松树浮动在空中,兼有幽静与明亮的情趣,而且陆君供给的酒肴非常丰盛,惠赠了衣裤鞋袜,诚恳表达了殷勤之意,情谊胜过亲骨肉。这天,陆君出示新旧邸报给我看,这才了解到黄石斋先生已调任进京,又呈上两个奏疏,接到圣旨责备他执拗,又命令他回话,吏部主事熊文举上疏救下了他。又了解到郑峚阳的案件,准备将他发配戍边,又接到圣旨要加以重刑,刑部任尚书判为降三级。到了六月,锦衣卫把他生病的情况报告了皇帝。又了解到钱牧斋被小人上疏诬告,以讨好乌程,竟然被逮捕进京,连同瞿式耜一起关入狱中。抚宁侯朱国弼等人上疏攻击乌程,六月间,乌程这才回京,郑峚阳、钱谦益的案件都未结案。



二十七日　下雨。

二十八日　稍微晴开。陆公特意陪同我去游了韦龟岩。韦龟岩在三里城西面十里处。

二十九日　又下雨。

三十日　又是下雨。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正月初一日　又是阴雨连绵,到初六才稍稍止住。陆君前去宾州,十一日归来。

十三日　游览独山岩,又游了小独山。

十五日　雨中去游览周泊隘。周泊隘在三里城东二十五里处。晚上在南楼饮酒,观赏龙灯,非常热闹。

二十七日　同陆伯恒游览白崖堡的岩洞。岩洞在杨渡西面,朝向北方,有三层高洞,又有朝向东南的深洞,洞内分为两个支洞。到白崖堡哨官秦馀家住宿。

二十八日　陆公兄弟到来，一同游览青狮岩。岩洞在杨渡东南，过了渡口四里才到。这个岩洞东西两头一直穿通，东洞口平，西洞口高，洞内下边非常宽敞平整，上两层中间空阔通到山顶。西洞口内可以望得见但高得不能上去，必须由山北的小洞攀着山崖进去，下临西洞口的顶上。又向东进入深处，又向北钻出两层洞口，都是在绝壁之上。这一天在洞中饮酒，有姓孙、姓张、姓王的三个指挥使同饮。随后在江畔观看打鱼，到天黑归来，便病了。

二十九日、三十日两天　我卧病在东阁。天又不停地下雨。

二月初一日　稍稍晴开。

初二日　又下雨。这天我的病情稍微好转些，于是起床来。

初三日　在雨中又去青狮潭观看打鱼。这之前张指挥使说起，青狮岩的南面有座鸡笼山，也有个大岩洞，所以陆公派马送我到此地，命令张指挥使一同去游洞。姓张的说雨中不能进洞，而且很长时间没有人去游了，坚决阻止我去，仍冒雨归来。自那以后我打算告辞陆公上路，陆公择定十三日作为动身的日期。连日来多雨，到初九日稍微晴开。陆公命令内侄刘玉池、刘嘉生兄弟及陆玄芝、陆伯恒各人分别每天为我设宴饯行。于是到演武场，陆伯恒、两个姓刘的为我跑马射箭。演武场周围有土城墙，就是凤化县的旧址，在城东。

十一日　早晨听见雨声，我十分担心成为我上路的障碍。到起床时，却见天色渐渐晴开。到晚上，东道主在衙门后山的亭子中为我饯行。月光皎洁，松影零乱，如沐浴在盛冰的玉壶中，因此饮醉了。

十二日　阳光十分艳丽。自从来到三里城，这才见到整天晴朗的天气。这一天陆公亲自为我饯行，并且拿出厚重的礼物作为馈赠，连同马牌、推荐信相送，极尽难分难舍的情意，而且讲定日后长期相会。何曾想到天涯末路会得到这样的知己，莫非是虞仲翔那样使孔融为之开颜而笑的人吗？

【原文】

十三日　五鼓，雨声复作。既起，雨止，雷声殷殷。陆公亲为治装毕，既饭，送至辕门[①]，命数骑送余。遂东出东门，过演武场，抵琴水桥，伯恒与苏友陈仲容别去。又一哨官王姓者以骑来，与刘玉池同送渡琴水桥。又东一里，北向入山，升陟坂垅，东北十四里，抵一最高石峰之

麓，有一土阜西缀石峰之下，是为左营。其石山东即罗洪洞贼。营北一里有墟场，趁墟者多贼人。然墟无他物，肉米而已。又北行，皆东石西土。共七里，有石崖夹道，竖峰当门，乃金鸡山也。透山腋二里，北复开间峡北去。又十里，为后营。营在西土山之上，东支则石峰参差，西支则土山盘错。营于山巅，土山形如船。其石山东乃那良贼寨[2]。哨官杨迎款甚勤。杨号耀先，闽漳州人。欲往游东岩，以雨色复来，恐暮，乃止。

自旧年十二月廿三日入三里，至今二月十三日由三里起程，共五十日。

三里砖城，周回大三里。东西皆石山排列，自后营分枝南下，中有土山一支，至此而尽，又起一圆泡，以城环之。参府即倚泡建牙[3]。府周围乔松百余，高刺云霄，干大皆三人合抱。余以为数百年物。按碑，乃隆庆初年建府时所植，栽逾六十年，地气涌盛如此。城久颓，且无楼橹[4]，陆公特增缉雉堞[5]，创三门楼。东、西、南三门。惟直北当府后无门。南门之外，又建南楼，以壮一方之形势。余有《南宣楼记》。又前，则东西二溪交于汇水桥，二溪，西大而东小，俱发源后营之东、西谷，合而下洋渡。而独山岩又中峙为下流之钥，前又有独山村之山为第二重钥。

三里之界，南逾杨渡或作洋渡。抵鸡笼山，共二十里。北过后营抵分脊岭，共五十里。昔时脊北那历、玄岸二村，北并蓝涧俱顺业里属[6]，今已沦为贼窟。东抵周伯隘，共二十五里。西抵苏坑，五十五里。纵横皆七十里。名“三里”者，以昔为贼踞，王文成平八寨[7]，始清出之，编户三里：一曰上无虞，二曰下无虞，三曰顺业里。今顺业北境与八寨接壤者十余里，那历、玄岸并蓝涧皆贼踞为巢。曾置凤化县，即今演武场周围土城，遗址尚存。随废，后以南丹卫迁此，而设参府镇之。田粮初输卫收，后归上林县，而民以不便，复纷纷议归卫矣。

三里以洋渡为前门，有李依江西自上林县大明山发源，东流至此，横为杨渡。渡之南则石峰离立，若建标列戟；渡之北则石峰回合，中开一峡，外凑如门，有小江自北而南，注于洋渡下流，即汇水桥下合流水也。溯小江西岸入峡，宛转俱从两界石山中，北行数里，两界山渐开渐拓，中环平畴，有独山村界其中，一石山中立

溪西为外案，又有独山岩为内案。于是东西两溪之水前合而南去，北面石山愈开，土山自北而来，结为城治焉。城北土山中悬，直自后营西北夭矫而下，至此而尽。其东西两界石山回合如抱，愈远愈密，若天成石郭，另辟一函盖于中者。盖西来之脊高峙为大明山，分支东走，环绕于苏坑南北者，遂为西界之障；又北转而东抵后营之后，乃中分土山一枝，直南四十里而结三里，若萼中之房；其分枝东度者，又南转环绕为东界之障。故周泊、苏坑两处，为三里东西之腋，正中与城治相对[8]。其处东西最拓，若萼之中拆处焉。由周泊而南，渐转渐合，至洋渡而西向临溪，则青狮庙之后崖也。由苏坑而南，渐转渐合，至洋渡而东向临溪，则白崖堡之东崖也。二崖凑合于洋渡，即所入之前门，若萼之合尖处焉。

东西两溪，俱在两界石山之内，土山北自后营盘伏而来，两源遂夹而与俱。西界者，南至罗墟北[9]，又合一西来之水，曲折绕城西，又西抵石村，合汛塘之水，乃东南出汇水桥下，合东溪。东界者，南至琴水岩东，又南出琴水桥，又合一东来之水，曲折抵东南石峰下，又穿流山峡中，乃西出而合西溪。二水合而南，经两独山，潆之，又南注于洋渡之东[10]。大江西下，此水北下，合并东去。其西北之夹，即洋渡；东北之夹，为青狮庙后崖。



韦龟洞，在城西十里韦龟村。西由汛塘逾佛子岭而北，其路近[11]；北由罗墟转石山嘴而南，其路远。其中群峰环绕，内拓平畴，有小水自北而南，分流石穴而去。惟北面石山少开，亦有独峰中峙若标。韦龟之山自东南中悬，北向面对之，函盖独成，山水皆逆，真世外丹丘也。数十家倚山北麓，以造纸为业，栖舍累累，或高或下，层嵌石隙，望之已飘然欲仙。其西即洞门，门亦北向。初入甚隘而黑，西南下数步，透出石隙，忽穹然高盘，划然内朗。其四标甚拓，而顶有悬空之穴，天光倒映，正坠其中。北向跻石而上，乳柱前排，内环平台，可布几席；南向拾级而下，碧黛中汇，源泉不竭，村人之取汲者，咸取给焉。平台之前，右多森列之柱，幢盖骈错，纹理明莹；左多层叠之块，狮象交踞，形影磊落。其内左右又可深入焉。秉炬由右西向入，渐下渐岐，而南可半里，又开一罅而出。秉炬由左东向入，渐跻渐逾而北，可半里，又转一窦而还。闻由右罅梯险而上，其入甚深；然觅导不得，惟能言之，不能

前也。是岩外密中宽，上有通天之影可以内照，下有逢源之窍不待外求，一丸塞口，千古长春。三里虽岩谷绝盛，固当以是岩冠。况其外村居，又擅桃源、谷口之胜乎?

琴水岩，在城东六里琴水桥之北，中支土山东南尽处也。东溪自北环山之东。土山既尽，独露石山一拳，其石参差层沓。山南亦有数家之村。洞在村西山半，其门南向。初入洼而下，甚欹侧;北进数丈，秉炬逾一隘，转而西，始穹然中高，西透明穴，北有暗窍;当明处有平石阔三丈，卧洞底如坠，可攀而憩焉。秉炬穷暗窍，数丈而隘，跻其上，亦不能深入。乃仍出至平石，跻西穴而出，则山之西面也。下山，仍转山前，骑而周玩之。洞前稍下，其东亦开一岩，门亦南向，外高而中浅，村人积薪于中焉。其北又开两岩，一上一下:上者在重崖，无路;下者多潴水，然亦不能与前通也。



佛子岭北岩，在城西七里汛塘村之西。佛子岭者，石山自西分支而东，东为汛塘、仙庙诸峰，而岭界其间，石骨嶙嶙。逾岭而北下，则韦龟村西坞之水，南流而抵其麓，倾入洞焉。洞门北向甚豁，中回环成潭，潭中潴水渊澄，深不可测，潭四周皆石壁无隙。闻其南有隙在水下，大潦从北捣下[12]，洞满不能容，则跃而出于山南之崖。盖南崖较高，水涸则潴于北而不泄，中满则内激而反射于外，其交关之隙，则中伏云。门右穿旁窦，南抵潭东涯上。其上有石高碧潭旁，上与洞顶不即不离，各悬尺许，如鹊桥然。坐桥下而瞰深潭，更悠然也。

佛子岭南岩，在佛子岭之南。其门南向，前有石涧天成若槽，有桥横其上。时涧中无水，即由涧入洞。洞外高岩层穹侧裂，不能宏拓。北入洞，止容一人，渐入渐黑，而光滑如琢磨者;其入颇深，即北洞泄水之道也。盖水大时北洞中满，水从下反溢而出此，激涌势壮，故洞与涧皆若磨砺以成云。

佛子岭西北岩，在佛子岭西北一里，其门东向。韦龟村西坞之水自北来，又分流一涧，西抵此洞前，忽穴地下坠。洞临其上，外门高朗，西入三四丈即止。洞南有一隙，亦倾侧而下，渐下渐黑，转向西南，无炬而出。闻下与水遇，循水西南行，即透出后山。乃知此村水坠穴，山透腹，亦与向武百感一辙也。

独山岩，今名砥柱岩，在城南四里。此地有三独山，皆以旁无附丽得名：一在溪东岸，与东界石山近，其山小而更峭；一在此山南五里，障溪而东环之，其山突而无奇；独此山既高而正当其中，与向武之琅山岩相似，省中之独秀无此峭拔，亦无此透漏也。其岩当山之腹，南北直透。南门高迸如裂阙，其前有巨石，自岩顶分跨而下，界为两门，正门在东，偏门在西南，皆有古木虬藤倒挂其上，轻风飘曳，漾翠飞香，甚异也。岩中如合掌而起，高数丈，阔一丈五尺，平通山后者五、六丈。上有飞崖外覆，下有涌石如栏，南北遥望，众山排闼，无不罗列献于前。岩之中分窍西透，亦转而北，又通一门，其内架阁两重，皆上穿圆窍，人下窍行，又若透桥而出者。此一洞四门相通，山甚小而中甚幻也。惟东向不通。其崖外又有一门东向，而西入深亦数丈，是又各分门立户者。

小独山岩，在城东南五里，与砥柱东西相向，夹小江而立。自砥柱东望，似此山偏与东界近；自此山西望，又似砥柱偏与西界近；自其中望之，其实两山之去东西两界各悬绝等也。山小于砥柱，而尖锐亦甚，极似一浮屠中立者。下亦通一门，有石跨其外而不甚高。西透小隙而上，悬崖之侧，有石平峙为台。其上悬绝处，有洞南向甚深，若能梯阶而升，亦异境也。游砥柱日独随一骑导而浮江，并尽此胜。

白崖堡南岩，在城南十六里。由洋渡北岸溯江西行，转入山坞，则堡在其中。盖其山南北回合，又成一洞天矣。洞在南山之上，重门北向，高缀万仞之壁，自堡中望之，即在举首间，而无从着足。岩下石脚外插，亦开裂成纹。初开捱数隙[13]，如升层楼，而不知去洞犹甚远；复出望之，而后觉枪榆枋者[14]，无及于垂天之翼也。既而土人秦馀至，为秉炬前导，仍从山口出，循南山之东而转其南，始拾级上，得一门东南向，是为后洞，正对卓笔、青狮岩诸峰。由洞中东北上跻，乃暗而需炬；更转而北，其上甚峻，遥望天光中透矣。益攀跃以升，得一隙仅如掌，瞰其外辟巨门焉，则上洞之下层也。隙隘不容侧身向外，只可俯眺而已。从其内更上跻，透隘而出，则洞门岈然，北临无地，向之仰眺而莫可及者，今忽身跻其上矣。此洞甚高，呼吸可通帝座，其前夹崖下陷，以木横架而补其阙，即堪憩托，然止可凭揽诸峰，非久栖地也。仍从内隘下，再窥

其外第二层洞，亦以为不可到矣。姑以杖从隙中投之，再由故道俯级直坠，抵前遥望天光处，明炬遍烛，于洞北崖下得一穴焉。其口甚隘，亟引炬蛇行而入[15]，其中渐高而成峡，其底甚平，数丈后宛转东折，又数丈而北透，则其门北向高裂，有巨树盘根洞中，偃出洞外，是为第三层洞。洞前平石如掌，上下皆危崖峭壁，轰悬无级。回首上眺，则层门重叠，出数十仞之巅者，即上洞与第二层洞也。稍缘平石而东[16]，峡壁间有藤树虬络，乃猱升猿引以登。半晌，遂历第二层外洞，前所投杖俨然在也。其洞深三丈，高五丈，嵌上下两洞之间，而独不中通，反由外跻。因为吟句曰："洞门千古无人到，古干虬藤独为谁？投杖此中还得杖，三生长与葛坡随[17]。"乃仍挂枝下，循平石篝火穿第三层洞入，再抵前遥望天光处，则仍还后洞腹中矣。盖是洞如蹲虎，中空如腹，而上洞则其口也。第二层洞在其喉管之外，向从隙外窥处则喉管也。人从喉管上透，出其口，由喉管下坠，抵腹中。第三层洞为其脐之所通，故在腹之前。后洞乃其尾闾[18]，故在腹之下云。

白崖堡南山下洞，在后洞之西三百步。洞门亦东南向，洞外高崖层亘，洞内即横分二道，一向西南，一向东北，皆稍下从洼中入，须用炬矣。从西南者，数丈后辄分两层，下层一穴如井。由井下坠，即得平峡，西行三丈，又悬峡下坠，复得平洼，其中峡窍盘错，交互层叠，乳柱花萼，倒垂团簇，不啻千万。随行胡生金陵人。折得石乳数十条，俱长六七寸，中空如管，外白如晶，天成白玉搔头也[19]。又有白乳莲花一簇，径大三尺，细瓣攒合，倒垂洞底，其根平贴上石，俱悬一线，而实粘连处，蒂仅如拳，铲而下之甚易。第出窦多隘，且下无所承，恐坠下时伤损其瓣，不忍轻掷也。盘旋久之，忽见明光一缕，透窍而出，井口亦如前，又在前井之南矣。又从上层西南入，其中石脊高下，屡见下陷之坑，窅黑无底，疑即前所探下层也。深入亦盘错交互，多乳柱攒丛，细若骈枝，团聚每千百枝，与下层竞远。惟后营东洞，乳柱多而大，悉作垂龙舞虬状，比列皆数十丈云。从东北者，不五丈，有北嵌之窍两重，皆不甚深。东向攀崖而上，渐进渐曲，其盘错亦如西洞，而深奥少杀之。

青狮南洞，在城南二十里，西南与上林分界处，路由杨渡过江，东南四里乃至。其山石峰卓立，洞在山之下，开东西二门。东

门坦下，门高数丈，阔亦数丈，直透山西者约三十丈，平拓修整[20]，下辟如砥，上覆如幔，间有石柱倒垂幔下。洞之西垂，又有石柱一队，外自洞口排列，抵洞后西界，别成长榭；从榭中瞩外洞，疏楞绮牖，牵幕披云，又恍然分境也。西门崇峻，下有巨石盘叠为台，上忽中盘高穹。从台内眺，已不见前洞之顶，只见高盘之上，四面层回叠绕，如云气融结，皆有窍穴钩连，窗楞罗列，而空悬无上处。从台外眺，则西面三岐之峰，卓笔之岫，近当洞门中央，若设之供者。由台北下，奥窟中复开平洞一围，外峙巨石为障，下透中虚，若桥之度空。从此秉炬北入东转，其穴大而易穷；东从腋隘直入，其窍狭而甚远。计其止处，当不下十五丈，已逾外洞之半。此下洞之最奥处也。出小穴，复酌于西门之台，仰视上层云气叠绕处，冀一登，不可得。忽见其北有光逗影，知其外通，陆公令健而捷者从山外攀崖索之。久之，其人已穿入其上，从下眺，真若乘云朵而卷雾叶也。既而其人呼曰："速携炬至，尚可深入。"余从之。乃从西门下，循山麓转其北，复南向攀崖跻。山之半，有门北向。穿石窦入，则其内下陷通明，俯见诸君群酌台上，又若登月窟、扪天门而俯瞩尘界矣。其上有石砥平庋，石端悬空处，复有石柱外列，分窗界户，故自下望之，不一其窦，而内实旁通也。于是秉炬东入，愈入愈深，窅然中辟，亦几二十丈焉。东入既穷，复转西北，得一窦。攀而北上，忽倒影遥透，有峡纵横，高深骈沓。攀其东北，有穴高悬，内峡既峻，外壁弥削，只纳光晖，无从升降。更从奥窟披其西北，穿腋上透，又得一门，平整明拓。其门北向，其处愈高，吐纳风云，驾驭日月，非复凡境。其北腋尚有余奥[21]，然所入已不甚遥。由其门出，欲缘石觅磴而下，其下皆削立之壁，悬突之崖，无从着足。乃复从洞中故道，降出至悬台下瞰处。诸君自下呼噪，人人以为仙，即余亦自以为仙也。倏明倏暗，倏隔倏通，倏上倏下，倏凡倏仙，此洞之灵，抑人之灵也？非陆公之力，何以得此！

青狮北洞，在青狮潭北岸。青狮潭者，即洋渡之下流也，江潭深汇，为群鱼之宫，乃参府之禁沼[22]，罟网所不敢入者[23]。其北崖亦多穹门，与南洞隔江相对。余雨中过此，不及旁搜。又西为青狮庙。危峰西南来，抵水而尽。洋渡之水从西，三里之水从北，至此合流而东，峰截其湾，愈为屼嵲，庙倚其下，遂极幽閟焉。



堡北岩，在城南十二里巨堡之北[24]。堡南去洋渡仅三里。其门东向，中深五六丈，后洼而下，不能深入。

独山村西北水岩，在城南八里大路之西。洞门东向，前有石路，中跨为桥，盖水发时自洞溢出也。洞倚西山下，洞口危石磊落，欹嵌而下，其中窅然深黑，不能悬入也。

砥柱岩西峰水岩，在城南四里。有峰屼突于砥柱之西，高不及砥柱，而回列倍之，上冒下削，其淋漓痕，俨若黄熟香片侧立。其南多空裂成门，而北麓有门北向，两崖如合掌上并。共内深窅，有光南透，若甚崆峒，第门有潴水溢于两涯，不能入。几番欲以马渡，而水下多乱石，骑亦不前。

后营东山洞，在城北四十里，即后营东界石山之西麓也，去后营四里。中又有小山一重为界，山坳中断处，有尖峰在前，亦曰独山，则其西护也。直抵东山下，有石笋一圆云。备记五月十四日[25]。



仙庙山，在城西四里，西面石峰之最近城者也。石峰中悬，三面陡绝，惟从西南坳中攀崖上，则三里四境尽在目中。昔有村氓登山而樵，遇仙得道，故土人祀之。

汛塘浮石，在城西五里汛塘中。汛塘者，即仙庙山南之坞也，自仙庙山前西接狮子坳[26]。坞中有塘长数里，水涨时洪流漫衍，巨鱼逆流而上，土人利之，故不疏为田，而障为塘。有石壑一区当塘之中，上浮如败荷覆叶，支撑旁偃，中空外漏，水一潭绕之，石箕踞其上，又如数梁攒凑，去水不及三尺，而虹卧云嘘，若分若合，极氤氲蜿蜒之势。其西北里余即汛塘村，倚北山之下。

周泊隘，在城东二十五里，东界石山之脊也。隘当脊中，南北崇崖高压，云气出没其中。逾隘而东，即为迁江境。其东北石山内，为八寨之罗洪洞。按《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东北四十五里。"则昔时亦上林境，而后沦于贼，遂不能恢复，至今为贼所踞。东南石山内，为马场洞。犹三里属。第地无居民，皆巨木。

汛塘后坞石洞，在城西七里。西山东来，过佛子岭分为两支，一支直东为汛塘村后峰，一支北转为韦龟山。二山之东北又环成一坞，东以仙庙山为前障，中有支峰对。其麓有洞，门东向，前有水隔之，内望甚深，土人云："中可容千人。昔其西有村，今已鞠为

草莽[27]。"所向东峰之上，亦有洞，门西向，高悬欹侧，亦翳于草莽，俱未及登。

三层阁在参府厅事东，陆公所新构也。长松环荫，群峰四合，翛然有遗世之想。松风亭在署后土山之巅，松荫山色，遥连埤堄[28]，月色尤佳。余下榻于三层阁，几至忘行。陆公饯余于松风亭，沉醉月夜，故以终记。

三里：一曰上无虞里，一曰下无虞里，一曰顺业里。

八寨：西界者曰寨垒、东与后营对。都者、东与周安对。剥丁，东与苏吉对。东界者曰罗洪、西与左营对。那良、西与后营对。古卯、古钵、何罗。

三镇：中曰周安，北曰苏吉，西南曰古鹏。

贯八寨之中者，南自后营，北抵周安，极于罗木渡。其中有那历、玄岸、蓝涧、桥蓝诸村，南北十余里。昔乃顺业里及周安之属，今为八寨余党所踞。渠魁蓝海潮。八寨交通，而三里之后门不通矣。



三里周围石峰，中当土山尽处，风气含和，独盛于此；土膏腴懿，生物茁茂，非他处可及。所艺禾穑特大[29]，恒种一郭，长倍之，性柔嘉，亦异庶土所植[30]。畜物无所不有。鸡豚俱食米饭，其肥异常。鸭大者重四斤而方[31]。此邦鲫鱼甚艰，长仅逾寸，而此地独有长四五寸者[32]。三里出孔雀。风俗：正月初五起，十五止，男妇答歌曰"打跋"，或曰"打卜"。举国若狂，亦淫俗也[33]。果品南种无丹荔，北种无核桃，其余皆有之。春初，枸杞芽大如著云，采于树，高二三丈而不结实，瀹其芽实之入口，微似有苦而带凉，旋有异味，非吾土所能望。木棉树甚高而巨，粤西随处有之，而此中尤多。春时花大如木笔[34]，而红色灿然，如云锦浮空，有白鸟成群，四面翔绕之，想食啄其丛也。结苞如鸭蛋，老裂而吐花，则攀枝花也，如鹅翎、羊绒，白而有光。云泗城人亦有练之为布者[35]，细密难成，而其色微黄，想杂丝以成之也。相思豆树高三四丈[36]，有荚如皂荚而细，每枝四五荚，如攒一处，长一寸而大仅如指。子三四粒缀荚中，冬间荚老裂为两片，盘缩如花朵，子犹不落。其子如豆之细者而扁，色如点朱，珊瑚不能比其彩也。余索得合许。竹有中实外多巨刺者，丛生而最大；有长节枝弱不繁者，潇洒而颇细；如

吾地之耸节虚中，则间有之而无巨者；又一种节细而平，仅若缀一缕而色白，可为杖，土人亦曰粽竹，出三镇之苏吉；其地亦有方竹，止在下数节而不甚端。

注释

①辕（yuán 袁）门：领兵将帅的营门及督抚等官署的外门。

②那良：今名同，在上林县东北境。

③牙：通“衙”，后文作“衙”，即官府衙门。

④楼橹（lǔ 鲁）：即望楼，古时用以防御、侦察或攻城的高台。

⑤缉（jī 积）：即缉理，整治。

⑥那历：本月十四日记作那力，今作老黎。玄岸：今作贤按。顺业里：今作顺良。皆在上林县北境，贤岸偏北，顺良偏东。

⑦王文成：即王守仁（公元 1472—1528 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理学家，但他一生也主持了不少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因抗章救戴铣等人，触怒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等省，镇压了江西的农民起义。嘉靖六年（公元 1527 年），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平了田州土官的叛乱，接着，又出兵镇压了大藤峡瑶族人民起义，下令布政使林富率田州、思恩土兵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起义军，“尽平八寨”。后被诏赠新建侯，谥文成。



⑧周泊：今作刁泊。苏坑：应在今罗圩附近。皆在上林县东北境，三里城东西两侧。

⑨罗墟：今作罗圩，在上林县东北境，三里城稍西。

⑩又南注于洋渡之东：原缺“南”字，空一格，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⑪韦龟村：今作韦归。汛塘：今作信桃。皆在上林县东北境，三里城稍西。

⑫潦（lǎo 老）：雨水。

⑬初开捱数隙：乾隆本作“初攀数隙”。

⑭枪：冲，突。榆（yú 于）：即榆树。枋（fāng 方）：檀木。

⑮亟引炬蛇行而入：“炬”原作“亡”，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⑯稍缘平石而东：“缘”原作“悬”，据乾隆本，四库全书本改。

⑰三生：本佛教用语，指前生、今生、来生，又称三世。菖披：通“猖（chāng 昌）披”：衣不系带，散乱不整，引申为不遵法度，任意行为。

⑱尾闾（lǘ）：古代传说中海水所归的地方。

⑲搔（sāo 骚）头：首饰，簪的别名。

⑳平拓修整：“拓”原作“柘”，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㉑其北腋尚有余奥:"北"原作"比",据乾隆本改,四库本作"北胁"。

㉒乃参府之禁沼:"沼"原作"治",据乾隆本改。

㉓罟(gǔ 古):网的总名。

㉔在城南十二里巨堡之北:原缺"巨"字,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㉕备记五月十四日:按后述游踪,应为二月十四日,"五"字有误。

㉖自仙庙山前西接狮子坳:"狮子坳",乾隆本、四库本作"佛子坳"。

㉗鞠(jū 居):穷,尽。

㉘埤堄(pí nì 皮泥):城墙上的小墙。

㉙穑(sè 啬):收获的谷物。

㉚庶(shù 数)土:众多地方。

㉛鸭大者重四斤而方: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鸭大者重七十两,方体"。

㉜独有长四五寸者:乾隆本、四库本作"有至尺者"。

㉝"三里出孔雀"至"亦淫俗也":原系眉批,今移至所对应的正文内。

㉞木笔:即辛夷,多用作木兰的别称。因其未开花时,苞上有毛,尖长如笔。故称木笔。

㉟练(liàn):把丝、麻、布帛煮得柔软洁白。

㊱相思豆树:即红豆树。为豆科乔木,春季开白色或淡红色花。种子朱红色,有光泽,有的一端黑色,或有黑色斑点。

【今译】

十三日　五更时,又响起雨声。起床后,雨停了,雷声隆隆。陆公亲自为我整理行装,饭后,送到辕门,命令数名骑兵送我。于是向东走出东门,经演武场,抵达琴水桥,陆伯恒与苏州友人陈仲容告别去了。又有一个姓王的哨官率领骑兵来到,与刘玉池一同送过琴水桥。又向东一里,向北进山,升登在山坡土陇之间,向东北走十四里,抵达最高的一座石峰的山麓,有座土阜在西面连缀在石峰之下,这里是左营。〔这座石山的东面就是罗洪洞的盗贼。〕左营北边一里有处集市,赶集的人大多是贼人。不过集市上没有其他东西,只有米肉而已。又往北行,东面都是石山西边是土山。共走七里,有石崖夹在道旁,山峰迎面竖立,是金鸡山。穿越山侧二里,北面又分开一线峡谷向北而去。又走十里,是后营。营房在西面土山之上,东面一支山脉是参差的石峰,西面一支却是盘绕交错的土山。营房在山头,土山的形状像船舶。〔那石山的东面是盗贼在那良的山寨。〕杨哨官迎接款待十分殷勤。



〔杨哨官的别号叫耀先，是福建漳州人。〕想去游览东岩，因为雨色又来，担心天晚，便住下了。

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进入三里城，到今天二月十三日由三里城起程，共五十天。

三里城是砖城，周围大三里。东西两面都排列着石山，从后营分出支脉南下，中间有一支土山，到此地便完了，又突起一座圆泡形的山，筑以城墙环绕着它。参将府就背靠圆泡建起衙门。〔参将府周围有百余棵高大的松树，高高刺入云霄，树干大得都要三个人合抱。我以为是几百年的东西。据碑文记载，是隆庆初年建立参将府时种植的，栽后超过六十年，地下的湿气如此腾涌旺盛。〕城墙坍塌了很久，并且没有望楼，陆公特意增修整治了女墙，在三道城门上创建了城楼。〔东、西、南三道城门。唯有正北位于府衙后面没有城门。〕南门之外，又建成南楼，以增强这一方的地理形势。〔我作有《南宣楼记》。〕又往前去，是东西两条溪水在汇水桥汇流，〔两条溪水，西边的大而东边的小，都是发源于后营的东、西山谷，合流后下流到洋渡。〕而独山岩又矗立在中央成为下游的门户，前方又有独山村所在的山成为第二层门户。



三里的地界，南面越过杨渡〔或者作洋渡。〕抵达鸡笼山，〔共二十里。〕北面越过后营到达山脊分支的山岭，〔共五十里。昔日山脊北面的那历、玄岸二村，北面连同蓝涧都是顺业里的属地，如今已沦为贼窝。〕东面抵达周泊隘，〔共二十五里。〕西面到达苏坑，〔有五十五里。〕纵横都是七十里。起名叫“三里”的原因，因为从前被盗贼盘踞，王文成平定八寨，这才把他们清理出来，按户口编为三个里：一里叫上无虞，二里叫下无虞，三里叫顺业里。〔现在顺业里北境与八寨接壤处的十多里地方，那历、玄岸连同蓝涧都被盗贼盘踞作为巢穴。〕曾经设置过凤化县，〔就是现在演武场周围的土城墙，遗址还在。〕随后废除，后来把南丹卫迁到此地，而且设了参将府镇守这里。最初按田地征收的税粮由卫里收缴，后来拨归上林县，可百姓认为不方便，又在纷纷商议归还卫里了。

三里城以洋渡作为前门，有李依江从西面上林县的大明山发源，向东流到此地，横流为杨渡。渡口的南面就是石峰成排并立，如标杆竖起似剑戟排列；渡口的北面是回绕合拢的石峰，中间裂

开一条峡谷，外边凑拢像一道门，有条小江自北往南流，注入洋渡的下游，就是汇水桥下合流的水流了。溯小江西岸进入峡中，弯弯转转都是在两列石山中，往北行数里，两列山渐渐开阔起来，中间环绕成平坦的田野，有独山村隔在其中，一座石山当中立在溪流西面是外层的案山，又有独山岩作为内层的案山。在这里东西两条溪水在前方汇合后往南流去，北面的石山愈加开阔，土山从北面延伸而来，盘结为三里城的治所。城北的土山悬在中央，一直从后营西北方屈曲曲折往下而来，到这里便到了头。那东西两列石山回绕拢来像围抱一样，越远处越密集，好似天然形成的石头城墙，另外辟有一个盒盖在中央的样子。大体上，西面来的山脊高高耸起成为大明山，分出支脉向东延伸，环绕在苏坑南北两面的，便成西面的屏障；又从北面转向东抵达后营的后面，于是从中间分出一支土山，一直往南四十里便盘结为三里城，好像花萼中的花房；那分支向东延伸的，又向南转环绕成东面的屏障。所以周泊隘、苏坑两处，是三里城东西两面的肘腋，与正中的三里城治所相对。此处东西最为开阔，好似花萼中间裂开之处。由周泊隘往南延，渐渐转过来渐渐合拢，到洋渡便向西面临溪流，就是青狮庙后面的山崖。由苏坑往南延，渐渐转过来渐渐合拢，到洋渡便向东面临溪流，就是白崖堡东面的山崖。两座山崖在洋渡会合，就是进城的前门，好像花萼合拢的尖角处一样。

东西两条溪流，都在两列石山之内，土山从北面的后营盘旋起伏而来，两条水流便夹在两旁与它一同流来。在西面的，南面流到罗墟北边，又汇合一条西来的水流，曲折绕到城西，又往西流抵石村，汇合汛塘的水，于是向东南流到汇水桥下，汇合东边的溪流。东面的，往南流到琴水岩东边，又向南流出琴水桥，又汇合一条东来的水流，曲折流抵东南的石峰下，又穿流在山峡中，于是向西出峡后汇合西边的溪流。两条溪水合流后往南，流经两座独山，潆绕过独山，又向南流注到洋渡的东面。大江从西面下来，这条水流从北面下来，合并后往东流去。它们在西北的夹角地带，就是洋渡；东北的夹角，是青狮庙后的山崖。

韦龟洞，在城西十里的韦龟村。西面由汛塘越过佛子岭往北走，这条路近；北面由罗墟转过石山嘴往南走，这条路远。其中群

峰环绕,里面拓展为平坦的田野,有小河自北流向南,分别流进石洞中去。唯有北面的石山稍微缺开,也有独立的山峰耸峙在中央好像标杆。韦龟洞所在的山在东南悬在中央,向着北方与它相对,独成一个盒盖,山水都是逆向的,真是神仙居住的世外丹丘。数十家人背靠山的北麓,以造纸为业,房屋重重叠叠,有的高有的低,层层镶嵌在石缝间,望见它已经飘飘然想要成仙。村西就是洞口,洞口也是向北。起初进去十分狭窄十分黑暗,向西南下走几步,钻出石缝,洞忽然高高隆起,里面豁然明朗。洞内四边非常宽广,而洞顶有悬空的洞穴,天光下射,正射入洞中。向北踏着岩石上登,钟乳石柱排在前边,里面环绕成平台,可摆上几桌酒席;向南沿石阶下走,洞中积着墨绿色的水,源泉不会枯竭,村里人都到这里取水。平台的前方,右边有很多森然罗列的石柱,石幢伞盖并列错杂,纹理明丽晶莹;左边有许多层层叠叠的石块,狮象交错盘踞,狮形象影杂乱众多。它里面左右两侧又可以深入进去。举着火把由右边向西进去,渐渐下走渐渐分出岔洞,可往南约走半里,又裂开一个豁口出去。举着火把由左边向东进去,渐渐上爬渐渐穿越到北面,约半里,又转过一个洞穴便返回来。听说由右边的豁口踏着险途上登,那里进去非常深;然而找不到向导,仅是能说说,不能前进了。这个岩洞外面隐蔽洞中宽敞,上面有通到天上的光影可以照到洞内,下边有遇到水源的洞穴不需要到外面找水。如一颗丹丸塞在口中,可以千古长寿一样。三里城虽然岩洞山谷极多,但应该以这个岩洞为第一。何况洞外的村舍,又独揽了桃源、谷口的优美之处呢?

琴水岩,在城东六里琴水桥的北面,中间一座土山在东南的尽头处。东边的溪流从北面环绕到山的东边。土山完后,唯独露出一座拳头样的石山,山石参差层叠杂沓。山南也有个几家人的村子。洞在村西的山腰上,洞口向南。开始进去洼下去,十分倾斜;向北前进数丈,举着火把穿过一处隘口,转向西,洞中这才向高处穹然隆起,西边通着明亮的洞穴,北面有暗洞;在明亮之处有块平台宽三丈,躺在洞底像坠落下去的一样,可以登上去休息。握着火把穷究暗洞,数丈后窄起来,登上去,也不能深入。于是仍出来到平台,从西面的洞穴爬出来,是山的西面。下山,仍转到山

前，骑马周游观赏山景。洞前稍低处，它东边也开有一个洞，洞口也是向南，外边高中间浅，村里人在洞中堆积了薪柴。它北边又开有两个岩洞，一上一下：下面的在重重山崖之上，无路；下面的积了很多水，不过也不能与前边相通。

佛子岭北岩，在城西七里汛塘村的西面。佛子岭，石山从西面分支往东延，在东面成为汛塘、仙庙诸峰，而佛子岭列在其间，石骨嶙峋。越过岭往北下走，就见韦龟村西面山坞的水流，向南流抵它的山麓，倾泻进洞中。洞口向北非常开阔，洞中回绕成水潭，潭中的积水渊深澄碧，深不可测，水潭四周都是石壁毫无缝隙。听说它南面在水下有缝隙，大水从北面冲捣下来，洞装满不能容纳，就跃出山南的石崖。原来南面的石崖较高，水干涸时就积在北面而不外泄，洞中水满时就在洞内激荡，然后反冲到外面，两面连结的缝隙，就隐伏在中间。在洞口右侧穿过旁洞，往南走到水潭东面的水边上。那上面有块岩石高高拱起在水潭旁，上边与洞顶不即不离，各自悬空一尺左右，如鹊桥的样子。坐在桥下俯瞰深潭，更加悠然自得。

佛子岭南岩，在佛子岭的南面。洞口向南，洞前有天然形成的石涧像水槽，有桥横架在涧上。此时涧中无水，就由涧中进洞。洞外高大的岩洞层层隆起侧向裂开，不能往大处拓展。向北入洞，只容得下一个人，渐渐深入渐渐黑下来，但洞壁光滑得如同琢磨出来的一样；洞内进去很深，就是北洞泄水的通道了。大概是水大时北洞洞中装满，水从下面反向溢出到此处，激流的水势汹涌强劲，所以山洞与石涧都好像是打磨而成的一样。

佛子岭西北岩，在佛子岭西北一里处，洞口向东。韦龟村西面山坞的水从北面流来，又分流一条山涧，向西流抵此洞前，忽然坠入地下的洞穴中。洞在山的上方，外面的洞口高大明亮，往西进去三四丈就到了头。洞南侧有一条缝隙，也是倾斜而下，渐渐下去渐渐黑下来，转向西南，因没有火把便出来了。听说下边与水相遇，沿水流往西南行，就能钻出后山。这才知道此村水坠入洞穴后，穿透山腹，也与向武州百感岩如出一辙。

独山岩，今天名叫砥柱岩，在城南四里处。此地有三座独山，都是由于四旁没有其他山附着而得名：一座在溪流东岸，与东面

一列石山接近,此山小但陡峭;一座在此山南边五里处,挡住溪流往东环绕着它流去,此山高突但无奇特之处;唯有独山岩既高而且正当坞中,与向武州的琅山岩相似,省城中的独秀峰没有此山陡峭挺拔,也无此玲珑剔透。这个岩洞位于山腹,南北直线穿通。南洞口高高迸裂开如裂开的缺口,洞前有块巨石,从洞顶分跨而下,隔成两个洞口,正洞口在东边,偏洞口在西南,都有古树曲藤倒挂在洞顶上,微风飘拂,漾碧飞香,非常奇异。洞中如合起的手掌样隆起,高数丈,宽一丈五尺,水平通向山后之处有五六丈。上有飞崖在外面下覆,下边有穿空的岩石如栏杆,远望南北,群山排列,无不在眼前罗列献奇。岩洞的中段分出一个旁洞通向西边,也是转向北,又通有一个洞口,它里面架起两层楼阁,都是上面穿通一个圆圆的石窍,人走在下面的石窍中,又似穿过桥洞出来的样子。此处一个洞四个洞口相通,山很小但洞中十分奇幻。唯有向东的一面不通。洞外的山崖上又有一个向东的洞口,向西进去深处也有数丈,这又是各自分门立户的洞了。

小独山岩,在城东南方五里,与砥柱岩东西相对,夹立在小江两边。从砥柱岩往东望,似乎此山偏一些与东面一列山接近;从此山向西望去,又似乎砥柱岩偏在一方与西面一列山相近;从两山中间望它们,其实两座山距东西两列山悬隔之处各自相等。山小于砥柱岩,但也是非常尖锐,极似一座佛塔立在中央的样子。山下也通着一个洞口,有岩石跨在洞外但不怎么高。向西钻过小缝隙上去,悬崖的侧边,有块平石耸立成为平台。它上方悬绝之处,有个洞向南十分深,如果能登石阶上去,也是奇异之境。游砥柱岩那天独自跟随着一个骑马的人导游,而后浮过江,一并穷尽了此处胜境。

白崖堡南岩,在城南十六里。由洋渡北岸溯江往西行,转入山坞中,土堡就在坞中。原来这里的山南北回绕合拢来,又成为一处洞天了。洞在南山之上,两层洞口向北,高高点缀在万仞高的石壁上,从堡中望它,就在举头之间,但无从落脚。岩洞下边石山脚向外插,也裂开成纹路。最初开始艰难地爬过几条裂隙,如上登层层高楼,却不知高洞还很远;再出来观望地形,然后才觉得在丛林间碰碰撞撞的走法,赶不上能在天空中飞翔的翅膀了。不

久本地人秦馀来到，为我举着火把在前领路，仍从山口出来，沿南山的东麓转到此山的南麓，开始沿石阶上登，走到一处朝向东南的洞口，这是后洞，正对着卓笔峰、青狮岩诸峰。由洞中向东北上登，就暗下来需要火把；再转向北，那上面非常陡峻，远望天光透射到洞中了。更加踊跃攀登，找到一处仅如手掌宽的缝隙，俯瞰缝隙外边，辟开一个巨大的门洞，是上洞的下层。缝隙太窄不容侧身走向外面，只能俯身远眺而已。从裂缝内再上登，穿过隘口出来，就见洞口十分深邃，面临北方不见大地，是先前抬头远眺却无法可到之处，现在忽然间已亲自登到它上面了。此洞非常高，呼吸可以通天庭，它前方山崖相夹下陷，用木头横架补在这里的缺口上，就能安身歇息，不过只可以凭眺群峰，不是久住之地。仍从洞内的隘口下走，再窥视它外边的第二层洞，也以为不能到了。姑且把手杖从缝隙中投下去，再由原路俯身沿石阶一直下坠，抵达先前远远望见天光之处，点亮火把四处照射，在洞北边的石崖下找到一个洞穴。洞口非常狭窄，急忙把火把伸向前如蛇一样爬行进去，洞中渐渐变高成为峡谷，洞底十分平坦，数丈后弯弯曲曲向东折去，又走数丈后向北钻出来，就见这个洞口向北高高裂开，有巨树树根盘绕在洞中，倒卧出洞外，这是第三层洞。洞前平滑的岩石像手掌，上下都是危崖峭壁，崩裂高悬没有台阶。回头向上眺望，就见洞口层层重叠，高出数十仞的山顶，这是上洞与第二层洞了。稍沿平滑的岩石往东走，峡壁上有藤条树枝拳曲缠绕在一起，于是像猿猴一样拉着上登。半晌，终于历险到达第二层外洞，就是我先前投下手杖之处。此洞深三丈，高五丈，嵌在上下两个洞之间，但唯独中间不通，反而要由洞外爬进来。因而为此吟诵了诗句，曰："洞口千古无人到，古树曲藤独为谁？投杖此中还得杖，三生长与逍遥随。"于是仍挂着树枝下来，沿着平台点燃火把穿入第三层洞，再次到达前边远远望见天光之处，便仍旧返回到后洞的腹中了。大体上此洞像一只蹲踞的老虎，洞中空阔像腹部，而上洞就是虎口了。第二层洞在它的喉管之外，先前从缝隙向外窥视之处就是喉管了。人如从喉管往上钻，出到它的口中，由喉管中下坠，到达腹中。第三层洞是它肚脐眼通着的地方，所以在腹部的前方。后洞是它的尾部，所以在腹部的下方。

白崖堡南山下洞，在后洞以西三百步。洞口也是向东南，洞外高大的山崖层层横亘，洞内马上横分为两条通道，一条通向西南，一条通向东北，都是稍下走从洼地中进去，必须用火把。从西南去的，数丈后就分为两层，下层的一个洞穴如井。由井中下坠，就走到平坦的峡谷，往西行三丈，又从高高的峡谷下坠，才走到平坦的洼地，其中峡谷盘绕洞穴交错，相互层层叠垒，钟乳石柱倒垂，花萼成团成簇，何止成千上万。随行姓胡的儒生〔金陵人。〕折到石钟乳数十条，都是长六七寸，中间似竹管一样空着，外面洁白如水晶，是天然形成的白玉簪。又有一簇乳白色的莲花，直径大三尺，细细的花瓣攒合拢来，倒垂在洞底，它的根部平贴在顶上的岩石上，全都只悬挂着一线，而实际粘连处，花蒂仅如拳头大，把它铲下来十分容易。但只是出去的洞穴大多很狭窄，而且下面没有东西接着，担心落下时损伤了它的花瓣，不忍心轻易抛掷了它。盘旋了很久，忽然见到一缕明亮的光辉，透过洞穴射出来，也是如前边一样的井口，又在前那个井的南边了。又从上层向西南进去，其中石脊高高低低，屡次见到下陷的深坑，深黑无底，怀疑就是先前探过的下层了。深入进去也是互相盘绕交错，钟乳石柱很多，攒聚成丛，细得像手掌上的骈枝，每千百枝聚成一团，与下层比高下长短。唯有后营的东洞，钟乳石柱又多又大，都作出虬龙垂舞之状，并排排列都有数十丈。从东北去的，不到五丈，有两层嵌在北面的洞穴，都不怎么深。向东攀石崖上去，慢慢进去渐渐弯弯曲曲的，其中也像西洞一样盘绕交错，但深邃之处比西洞稍差些。

青狮南洞，在城南二十里，西南是与上林县分界的地方，去那里的路由杨渡过江，向东南走四里才到。这里的山石峰卓立，洞在山下，开有东西两个洞口。东洞口平坦低下，洞口高数丈，宽也有数丈，一直向西穿透山腹之处约三十丈，平展地拓开，高大整齐，下面展开如磨刀石，顶上下覆如同帏幔，间或有石柱倒垂在帏幔下。洞的西边，又有一队石柱，从外边的洞口排列而来，抵达洞后西面，另外形成一个长长的榭廊；从榭廊中望外面的洞，稀疏的窗棂绮丽的窗户，帏幕高挂，云层绽开，又恍然分出一境了。西洞口高峻，下边有巨石回绕重叠成平台，上方忽然中间弯曲高高隆起。从台上向内眺望，已看不见前洞的洞顶，只见高高弯曲的上

方，四面回绕层层叠叠，如云气融化凝结成，都有洞穴连接，窗棂罗列，但悬在高空无处可上。从台上往外眺望，就见西面分出三岔的山峰，高耸笔直的山峦，近在洞口中央，就像设立的供桌一样。由平台向北下走，深窟中又开出一圈平坦的山洞，外边巨石矗立着成为屏障，下面穿透中间空虚，好像桥样越过高空。从这里举火把往北进去向东转，这个洞穴大而容易穷尽；往东从侧旁的隘口一直进去，这个石窍窄而十分深远。估计它到头之处，当不下十五丈，已超过外洞的一半。这是下洞最隐密之处。走出小洞，又在西洞口的平台上饮酒，仰望上层云气重叠缭绕之处，希望登上去一次，不可能。忽然看见它北边有光影逗人，知道它通到山外，陆公命令健壮敏捷的人从山外攀山崖去寻找它。很久之后，那人已穿进来在那上边，从下边眺望过去，真好像乘在云朵中卷在云雾中的树叶了。不久那人大呼道："赶快带火把来，还可以深入。"我听从他的话。于是从西洞口下来，沿山麓转到山北，再向南攀登山崖。山腰上，有个洞口向北。穿过石洞进去，就见洞内下陷通明透亮，俯身见诸君成群在台上饮酒，又好像登上月宫、摸着天门而俯视尘世了。那上面有岩石磨刀石一样地平架着，岩石顶端悬在空中之处，又有石柱排列在外，分隔为门窗，所以从下边望它，不止一个洞穴，可洞内实际是四通八达的。从这里举着火把向东进去，越进去越深，中间杳然拓开，也几乎有二十丈。向东走到头后，再转向西北，找到一个洞穴。向北攀登而上，忽然倒影远远透入，有峡谷纵横交错，又高又深骈阗杂沓。攀到它的东北，有洞穴高悬，里面的峡谷既已陡峻，外边的石壁更加陡削，只接纳进光辉，无法上下。再从深窟中探索它的西北方，穿过侧边向上钻出去，又找到一个洞口，平滑整齐，明亮开阔。洞口向北，此处愈加高了，呼吸风云，驾驭日月，如在仙境一般。它的北侧还有别的幽深之处，但进去之处已不怎么远了。由这个洞口出来，想沿着石崖寻找石磴下走，那下边全是削立的石壁，悬空高突的山崖，无处落脚。只得再从洞中的原路走，往下出来到石台高悬下瞰之处。诸君在下边鼓噪狂呼，人人以为是神仙，即便是我也自以为是仙人了。忽而明亮忽而黑暗，倏地隔断倏地相通，时而上时而下，一时是凡人一时又是仙人，这是洞的灵气，还是人的灵

气呢？不是陆公的力量，如何才能到此地！

青狮北洞，在青狮潭北岸。青狮潭这地方，就是洋渡的下游，江水汇成深潭，是各种鱼类的深宫，是参将府封禁的池沼，是鱼网不敢放进去的地方。它北面的山崖上也有很多穹隆的洞口，与南洞隔江相对。我在雨中走过此地，来不及四处搜寻。又见西面是青狮庙。险峰从西南而来，到水边便完了。洋渡的水流从西面，三里城的水流从北面，流到此处合流后往东流，山峰横截水湾，愈加显得突兀，庙紧靠山下，就极为幽静隐秘。

堡北岩，在城南十二里巨堡的北面。堡南距洋渡仅三里。洞口向东，洞中深五六丈，后面洼下去，不能深入。

独山村西北水岩，在城南八里大路的西面。洞口向东，洞前有石子路，路中跨有桥梁，大概是发大水时从洞中溢出水来。洞依傍在西山下，洞口危石众多杂乱，倾斜深嵌下去，洞中杳渺深黑，不能悬空进去。



砥柱岩西峰水岩，在城南四里处。有座山峰突兀在砥柱岩的西边，高处赶不上砥柱岩，可回绕排列有它的一倍，上边下覆下面陡削，它上面有雨水流淌的痕迹，俨然似黄熟香片侧着竖立。它南面有很多空裂成的洞口，而北麓有向北的洞口，两侧的山崖如合拢的手掌并排上耸。洞内深远，有亮光从南面透进来，好像十分空阔，只是洞口有积水溢满在两岸，不能进去。几次想要骑马渡水，但水下乱石很多，马也不能前进。

后营东山洞，在城北四十里，就在后营东面一列石山的西麓，距后营四里。中间又有一重小山作为分界，山坳中断之处，有座尖峰在前方，也叫独山，是它在西面的卫兵了。直达东山下，有一根圆形石笋。〔准备记在五月十四日日记中。〕

仙庙山，在城西四里，是西面石峰最靠近城的山。石峰耸在中央，三面陡绝，唯有从西南方的山坳中攀山崖上去，三里城的四境全进入眼中。从前有个村民登山打柴，遇上仙人成仙，所以当地人祭祀他。

汛塘浮石，在城西五里汛塘中。汛塘这地方，就是仙庙山南面的山坞，从仙庙山前往西连接到狮子坳。坞中有水塘长数里，水涨时洪流漫溢，大鱼逆流而上，当地人因此获益，所以不疏挖垦

为田地，却拦水筑为水塘。在水塘的中央有一片石坑地，上面浮出水面如败谢的荷叶下覆，支撑着向四旁倒卧，中间空外边通，一潭水环绕着它，岩石盘踞在水上，又如数条桥梁攒聚会拢，离水不到三尺，而彩虹横卧，吞吐云雾，似分似合，极尽氤氲蜿蜒的气势。它西北一里多就是汛塘村，紧靠在北山之下。

周泊隘，在城东二十五里处，东面一列石山的山脊上。隘口正当山脊中央，南北的高峻山崖高高压过来，云气出没在其中。越过隘口往东走，就是迁江县的辖境。它东北面的石山内，是八寨的罗洪洞。〔据《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城东北四十五里。"那么从前也是上林县的辖境，可以后沦于贼手，终于不能恢复，至今被盗贼盘踞着。〕东南方的石山内，是马场洞。〔仍是三里的属地。只是地方上无居民，都是巨树。〕

汛塘后坞石洞，在城西七里。西面的山向东而来，延过佛子岭分为两条支脉，一支一直向东成为汛塘村的后峰，一支转向北方成为韦龟山。两座山的东北又环绕成一个山坞，东边以仙庙山作为前方的屏障，中间有支峰相对。山麓有洞，洞口向东，洞前有水隔开，望洞内非常深，当地人说："洞中可容纳一千人。从前洞西有村子，今天已全部成为荒芜之地。"它面向的东峰之上，也有洞，洞口向西，高悬倾侧，也被草莽遮住，全来不及登。

三层阁在参将府厅堂东面，是陆公新建的。高大的松树，树阴环绕，群峰四面合围，悠然自在有脱离尘世的遐想。松风亭在衙门后面的土山头上，松树阴翳，山色葱翠，远远城墙相连，月光下的景色尤其美。我住宿在三层阁，几乎忘了上路远行。陆公在松风亭为我饯行，沉醉在月夜中，所以始终记得。

三里：一个叫上无虞里，一个叫下无虞里，一个叫顺业里。

八寨：西面的叫寨垒、〔东面与后营相对。〕都者、〔东面与周安相对。〕剥丁，〔东面与苏吉相对。〕东面的叫罗洪、〔西面与左营相对。〕那良、〔西面与后营相对。〕古卯、古钵、何罗。

三镇：中间的叫周安，北方的叫苏吉，西南的叫古鹏。

纵贯八寨之中的路，南面起自后营，北边抵达周安，在罗木渡到头。其中有那历、玄岸、蓝涧、桥蓝诸村，南北有十多里。从前是顺业里及周安镇的属地，今天被八寨的余党盘踞着。〔首领是

蓝海潮。〕八寨互相连着，但三里城的后门不通了。

三里周围是石峰，中间正当土山的尽头处，风光宜人气候温和，唯独此地最适宜；土地肥沃丰美，作物茁壮茂盛，不是其他地方可以赶得上的。所种水稻收获的谷粒特别大，常年种满在城郭附近，产量是其他地方的一倍，煮出的饭柔软味美，也不同于其他许多地方种植的。牲畜无所不有。鸡猪都吃米饭，肥壮异常。鸭子大的重四斤，体大。这个省吃鲫鱼十分艰难，长处仅超过一寸，但唯独此地有长四五寸的。三里出产孔雀。风俗是，正月初五开始，十五停止，男子妇女对歌，叫“打跋”，〔有人叫“打卜”。〕举国若狂，也是淫荡的习俗。果子的品种南方的品种没有荔枝，北方的品种没有核桃，其余的品种都有。初春时，枸杞芽大如筷子，从树上采来。树高二三丈却不结果实，把它的芽煮来塞入口中，似乎略有苦味而带凉味，随即有怪味，不同我们地方所生产的。木棉树非常高大，粤西到处都有，而这一带特别多。春天时花大如木兰，但红色灿烂，如彩云般的锦缎浮在空中，有成群的白鸟，绕着它四面飞翔，想啄食它的花朵。结出的花苞如同鸭蛋，成熟后裂开吐出花，就是攀枝花了，如鹅毛、羊绒，白而有光。听说泗城州也有人把它煮后织成布的，又细又密难以织成，这种布的颜色微带黄色，料想是搀杂蚕丝织成的。相思豆树高三四丈，有豆荚如皂荚但细一些，每枝上有四五个豆荚，如同攒聚在一处，长一寸而大处仅如手指。三四粒子实连缀在豆荚中，冬天豆荚长老时裂为两片，卷缩起来如花朵，子实仍然不掉落。它的子实像细小的豆子但扁一些，颜色如一点朱砂，珊瑚不能与它的色彩相比。我要到一捧左右。竹子有种中间实心外边有很多巨刺的，成丛生长而且很大；有种竹子节长枝柔不繁杂，样子潇洒而且很细；如我家乡竹节高中间空的竹子，这里却偶然有一些但没有大的；又有一种竹节又细又平，仅如连缀着一缕纹路而且颜色发白，可作手杖，当地人也叫做粽竹，出产在三镇中的苏吉；此地也有方竹，只在下边的几节是方的而且不怎么端正。



【原文】

十四日　晨起，阴云四布，即索骑游东岩。岩在东石峰之麓，由独

山入隘，度土山一重，共三里抵其下。有石笋一圆，傍石峰西麓，岩在石笋之上。遥见当峰半，一门西向高悬，则西洞后穿别窍。由南麓上跻，有两门并列，暗洞在东，明岩在西，二门俱南向。先入明岩，中高敞平豁，后一石蕊中悬。穿蕊而入，下坠小穴，上则垂乳窈窕，围成龛，极玲珑纤幻。龛中圆且峻，贮水一池，沉映崖壁，光影上照，绀碧夺目。转门而西，又开一门，西向，亦明豁高爽，下临绝壁，即前从坞中遥见高悬者。其内与南门转接处，石柱或耸而为台，或垂而成龛，攒合透映，真神仙窟宅，雕镂所不能就者也。仍出南门，从其东北向，伛偻入暗洞。门外隘中洼，少下，洞遂穹然，篝火北入数丈，则玉乳倒垂骈耸，夭娇缤纷，底甚平。由其腋透隙而入，岐而西，峡东隙皆不数丈尽，惟直北逾乳隙进，内复宽。少东转，垂柱益多。平底中有堆石一方，土人号为"棺材石"，以形似也。更入，从石东北转，石坡高下，乳笋参差立。披窍北入，复辟一最巨室，乳柱回环，阖辟莫测。从此西北穿隘而下，其入甚遥，闻深处有溪成潭，下跨石为梁，上则空明透影。时误从东转，竟从别窦仍下堆石傍。欲复入觅西北隘，而易炬已多，恐一时不继，乃从故道出。闻此洞东通迁江，虽未必然，而透山而东，即为那良贼寨之地，未知果有从出处耳。余所入止得三四转，度不及其十之一二，然所睹乳柱之瑰丽，无过此者。此洞既以深诡见奇，而西畔明岩复以明透表异，合之真成二美矣。

出洞，仍下山西北行，一里半抵独山。从其北而西，又一里半，饭于后营。杨君统营兵骑而送余，遂下山北行。东西两山，一石一土，相持南下，有小水南流于其中，经后营而南，金鸡隘之北，乃西南坠壑而去，即琴水桥之上流也。从此北望，直北甚遥；南望则金鸡石峰若当门之标。后营土山头南尾北，中悬两界之中，西南走而尽于三里，遂结为土脉之尽局云。北行八里，有土脊自西而东，横属于两界之中，则南北分水之脊也，南入于杨渡，而北遂入罗木渡焉。逾脊北二里，为那力村，又三里为玄岸村。二村俱在东石峰之下，昔皆民居，今为八寨贼所踞矣。又北三里，水从直北去，路西穿土山之腋。一里西下，则土山复东西夹而成坞。又北十里，是为蓝涧，俱贼村矣。贼首蓝海潮者，家西山下。有涧从其前北流，溯之行，北一里半，有石山突于坞东，由其西麓逾小坡，即为周安界矣。又二里，一村在东山麓，曰朝蓝[1]。前涧中有潭，深汇澄澈，自是而北，遂成拖碧漾翠之流，所云"蓝涧"者，岂以此

耶？蓝涧本三里之顺业里属。今南抵那力过脊之地，俱为八寨余孽所踞，而蓝海潮则其魁也。由蓝涧而北抵罗木渡，南抵左营，中开天成直夹，皆土山也。其两石山：西为寨垒、都者、剩丁，东为罗洪，那良。东西皆贼薮。朝蓝昔本周安属，今北抵周安亦俱为诸藿所踞[2]，并周安亦岌岌矣。由朝蓝随涧东岸又北五里，转而东逾土山，北下一里，复行坞中。三里，出坞。又西行一里，始见前溪从土山西畔北注，与石山西峡之涧合而东来，遂有汤汤之势。涉溪北上，溪亦折而北，不半里，是为周安镇。数家之聚，颓垣败址，在溪西岸，而溪东膏腴俱为贼踞，不可为镇矣。所云镇者，是为周安，其西南为古鹏，其北曰苏吉，总名三镇[3]。盖界于八寨之中者也。今周安仅存，古鹏全废，惟苏吉犹故。昔有土镇官吴姓者，以青衫居宾州[4]，未袭其职。其子甫袭而死。后委哨官及古零司九司之一[5]。兼摄之，而古零鞭长不及。前年，八寨贼由此劫上林库银，为上林县官所申，当道复觅吴氏之遗孤仍袭。其孤名承祚，才十二岁，父即前甫袭而死者。其外祖伍姓者号娱心，乃宾州著姓，游大人以成名者。甫自宾州同承祚到镇，见周安凋敝，以承祚随师卒业于苏吉。而伍适返周安，见余至，辄割牲以饷。土司以宰猪一味献客为敬。盖杨君昔曾委署此镇，见其送余，非直重新客，犹恋旧主也。是晚复同杨、伍二君北二里游罗隐岩。岩在镇之西北隅，乃石峰西断处。盖大溪南经周安之前而北至此，有土垣一周，为旧宾州、南丹卫遗址，乃万历八年征八寨移而镇此者。后卫移三里，州移故处，而此地遂为丘墟，今且为贼薮，可恨也！按《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东北四十五里，为韦旻隐居之地，则罗洪昔亦上林属，而后沦于贼者也。由土垣北直去为苏吉[6]、罗木渡大道，由土垣西向入石峰隘，有数家倚隘侧，为罗寨村。村前石峰特起，岩穴颇多，但浅而不深。其西麓为罗隐岩，岩横裂如榻。昔有儒生过此，无托宿处，寄栖此中，题诗崖上，后人遂指为罗隐。其题句鄙俚，而诸绕戎过之[7]，多有继题其下者，岂以其为崔浩耶[8]？是晚还宿周安，作谢陆君书畀杨。

十五日　早雨霏霏，既饭少霁，遂别杨君，伍君骑而送余，俱随大溪西岸北行。石峰西突路左，峰四面多开穴窍，中空，第高莫能上。北又有荔枝岩，深黑，须炬入，闻中有荔枝盆。于是东西两界俱石峰，无复土山中间矣。先北涉一小水，又北涉一涧，水皆东向入大溪。共四里，小峰当坞立，嵌空多穴，乃下流镇山，亦如三里之独山，但南北易位

耳。北六里，山峡中拓，聚落倚西峰下，是为苏吉镇。伍君留余入头目栏，令承祚及其师出见，欲强饭；余急辞之出，乃以多人送余行。又北三里，又有土山突两界石山中，于是升陟高下，俱随两石山之麓，而流溪渐薄东界，相去差远矣。又北十五里，则一江西自万峰石峡中破隘而出，横流东去，复破万峰入峡，则都泥江也。有刳木小舟二以渡人，而马浮江以渡。江阔与太平之左江、隆安之右江相似，而两岸甚峻，江嵌深崖间，渊碧深沉，盖当水涸时无复浊流济漫上色也。其江自曲靖东山发源，径沾益而北，普安而南，所谓北盘江是也。土人云自利州、那地至此，第不知南盘之在阿迷、弥勒者，亦合此否？渡江而北，饭于罗木堡[9]，乃万历八年征八寨时所置者。堡兵五十余家，其头目为王姓，泣而诉予，为土贼黄天台、王平原所侵，近伤其人，掳其赀，求余入府乞示。余以其送人少，不之许。其地已属忻城，而是堡则隶于庆远，以忻城土司也。宾庆之分南北[10]，以江为界。堡北，东西两界石山复遥列，而土山则盘错于中。北复有小江，北自山寨而来，山寨者，即永定土司也。循东山而南入都泥。路循西畔石山北上二十里，有村倚西山之麓，曰龙头村[11]。村后石山之西，皆瑶人也。盖自都泥江北，罗木堡西已然矣。龙头村之东有水，一自北来者，永定之水也；一自东来者，忻城之水也。二水合于村前，即南流而合罗木下流者也。又北二里为古勒村，村在平坞中。村北三里，复逼小山西岸行，又五里，有小村倚西峰之麓，又有小水西自石峰下涌穴而出，东流而注于小江。截流渡小水北，又东上土坡，是为高阳站。是站在小江之西，渡江东逾峰隘而入，共十五(里)而抵忻城[12]；溯小江北五十里抵永定，又六十里而至庆远，亦征八寨村所置。站乃忻城头目所管者。其地石峰之后即为瑶窟。其西有夷江[13]，想即罗木渡之上流。其内有路，自东兰、那地走南宁者从之[14]。东石峰之后即忻城。其东界接柳州。其站始用竹肩舆[15]，盖土俗然也。自三里马至周安，周安马至高阳，高阳换舆直送至府。此地无虞，可行矣。是日共行五十余里，以渡罗木难也。

注释

①朝蓝：乾隆本、四库本作“桥蓝村”。

②诸䜑所据：“䜑”原作“萼”，从沪本改。䜑（wù 误），逆。

③周安：今名同。古鹏：今作古蓬。苏吉：今作思吉。皆在忻城县南境，思吉、

周安、古蓬，从北往南排列在公路线上。

④青衫：古时地位低下者所穿的服装。

⑤古零司：今仍作古零，在马山县东南境。

⑥苏吉：此处原作“苏吾”，从前记改。

⑦绕戎：出巡的军官。

⑧崔浩（？—公元450年）：字伯渊，北魏时人，官至司徒。后作国书三十卷，立石铭之，以彰直笔，因此以修史暴露“国恶”的罪名被灭族。

⑨都泥江：即今红水河。罗木堡：明时作罗墨，今亦作罗墨，在忻城县南境，红水河北岸。河南岸今称红渡，应即罗木渡。

⑩宾庆之分南北：“庆”原作“屡”，据乾隆本改。

⑪龙头村：今仍称龙头，在忻城县治稍南。

⑫忻城：明为县，隶庆远府，即今忻城县。

⑬夷江：乾隆本作“彝江”。

⑭东兰：明为州，隶庆远府，即今东兰县。那地：明为州，隶庆远府，治所在今南丹县南境的那地。

⑮竹肩舆：与轿子不同，即现今通称的滑竿，用两根大竹缚成，形如躺椅。



【今译】

十四日　早晨起床，阴云四布，立即要来马去游东岩。岩洞在东面石峰的山麓，由独山走入山隘，越过一重土山，共三里来到洞下。有一根圆石笋，依傍在石峰西麓，岩洞在石笋之上。远远望见正当山峰半腰，一个洞口向西高悬着，是西洞穿到后面另外的洞穴。由南麓上登，有两个洞口并列，暗洞在东边，明洞在西边，两个洞口都向南。先走入明洞，洞中高敞平豁，后面一朵石花悬在中央。穿过石花进去，下边陷成小穴，上面却垂挂着窈窕秀丽的石钟乳，围成石龛，极其玲珑剔透，纤巧奇幻。石龛中间又圆又高峻，贮有一池水，崖壁沉映在水中，光影上照，青碧夺目。由洞口转向西走，又开有一个洞口，向西，也是明朗高敞，下临绝壁，就是先前从坞中远远望见高悬着的洞口。洞内与南洞口转接之处，石柱有的耸为高台，有的下垂成石龛，簇拥闭合，光明透映，真是神仙洞府，不是能雕凿镂刻成的。仍出到南洞口，从它的东北方向，弯腰走入暗洞。洞口外边窄中间下洼，稍下走，洞于是穹然隆起，点燃火把向北深入数丈，就见白玉状的钟乳石倒垂，成群耸立，屈饶曲折，缤纷争呈，底部很平坦。由钟乳石旁的缝隙钻进去，岔

向西边，峡谷东面的缝隙都是不到几丈便到了头，唯有正北方穿过钟乳石间的缝隙进去，里面又宽起来。略微向东转，下垂的石柱更多。平坦的洞底中央有一堆方形岩石，当地人称为“棺材石”，因为形状相似。再进去，从棺材石向东北转，石坡高低不一，石乳石笋参差而立。穿过石窍往北深入，又辟开一处最大的巨室，钟乳石柱环绕，开合无法探测。从此处向西北穿过隘口下走，进去之处十分遥远，听说深处有溪水流成潭，岩石下跨成为桥梁，顶上是空中透进来的明亮光影。此时错从东面转去，竟然从别的洞穴仍下到那堆岩石边。想再进去找西北面的隘口，但所换的火把已经很多，担心一时接不上，只得从原路出来。听说此洞往东通到迁江县，虽然未必这样，但通到山的东面，就是那良盗贼山寨所在的地方了，不知果然有从那里出去的地方。我所入之处只得以转过三四处，估计不到它的十分之一二，然而所看到的钟乳石柱的瑰丽，没有超过此处的了。此洞既以幽深诡异见奇，而西侧的明洞又以明亮通透显出异姿，它们合在一起真成了两处美景了。

出洞来，仍下山往西北行，一里半抵达独山。从山北往西，又走一里半，到后营吃饭。杨君率领营兵骑马送我，于是下山往北行。东西两面的山，一面是石山一面是土山，相对向南下延，有小溪向南流在其中，经后营往南流，到金鸡隘的北面，于是向西南坠入壑谷中流去，就是琴水桥的上游了。从此处向北望去，正北延伸很远；向南望去，金鸡峰耸立如立在洞口的标杆。后营的土山起于南面，止于北面，中间悬隔在两列山之中，向西南延伸而后在三里城到了尽头，终于盘结为土山，是山脉的尽头处。往北行八里，有土山山脊自西延向东，横向连接在两列山的中间，是南北分水的山脊，南面的流入洋渡，而北面的便流入罗木渡。越过山脊向北走二里，是那力村，又走三里是玄岸村。两村都在东面的石峰之下，从前都有百姓居住，如今被八寨的盗贼盘踞着了。又向北三里，水流从正北流去，路向西穿过土山的侧旁。向西下走一里，就见土山又在东西两面夹成山坞。又向北十里，这是蓝涧，都是盗贼盘踞的村庄了。盗贼首领蓝海潮，家在西山下。有山涧从村前往北流，溯涧行，向北一里半，有座石山突起在山坞东边，由石山西麓越过小坡，就是周安镇的地界了。又走二里，一个村庄在东山山麓，叫朝蓝。村前山涧中有个水潭，蓄水深碧澄澈，从这里往北，便成了拖碧漾翠的水流，所谓的“蓝涧”，莫非是因为这个吗？蓝涧本来是三里

顺业里的属地。如今南边到达那力村山脊延过之地，全被八寨的余党所盘踞，而蓝海潮是他们的首领。〔由蓝涧往北抵达罗木渡，南边抵达左营，中间拓开一条天然形成的直峡谷，都是土山。它两面的石山：西边是寨垒、都者、剥丁，东面是罗洪、那良。东西都是盗贼聚集之地。〕朝蓝本来是周安镇的属地，如今往北到达周安也全被众叛贼所盘踞，连周安也岌岌可危了。由朝蓝沿山涧东岸又向北走五里，转向东越过土山，往北下山一里，又行走在坞中。三里，走出山坞。又向西行一里，这才见先前的溪水从土山西侧往北流注，与石山西峡的山涧合流后往东流来，竟然有浩浩荡荡的水势。涉过溪水向北上走，溪流也折向北，不到半里，这就是周安镇。是个几家人的村落，墙垣倒塌房基残破，在溪水西岸，而溪东肥沃之地尽为盗贼占据，不能成为镇了。所说的镇的政区，这里是周安镇，它西南的是古鹏镇，它北面的叫苏吉镇，合称三镇。原来是隔在八寨之中的政区。今天仅存周安，古鹏全部废除，唯有苏吉仍然如故。从前有个姓吴的土镇官，以卑微的身份居住宾州，未承受官职。他儿子刚刚接受了官职便死了。后来委任哨官及古零司〔是九司之一。〕兼任代理州职，可古零司鞭长莫及。前年，八寨盗贼由这里去抢劫了上林县的库银，被上林县县官申告，当局又找来吴家遗下的孤儿仍让他袭职。那个孤儿名叫承祚，才十二岁，父亲就是从前刚袭职就死掉的人。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姓伍的人，别号叫娱心，是宾州的大姓，是个与大人物交游成名的人。刚从宾州同吴承祚到镇上，见周安镇凋敝，让吴承祚在苏吉跟随老师学完学业。而姓伍的恰好返回周安，见我来到，就宰牲口款待。〔土司把宰猪这一种食物献给客人看做是敬客。〕原来杨君从前曾被委任代理此镇，姓伍的款待我，不仅是敬重新客人，而且还怀恋旧主人。这天晚上又同杨、伍二君往北走二里去游罗隐岩。岩洞在镇子的西北偶，是石峰在西边断开之处。大溪从南面经周安的前边往北流到此地，有土墙一圈，是旧宾州、南丹卫的遗址，是万历八年(公元 1580 年)征八寨时迁来镇守此地的。后来南丹卫迁到三里城，宾州迁到原处，而此地便成为废墟，如今快要成为盗贼聚集之地，可恨呀！据《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东北四十五里，是韦旻隐居之地，那么罗洪洞从前也是上林县的属地，是以后沦于贼手的。由土墙一直向北去是去苏吉、罗木渡的大道，由土墙向西走入石峰隘口，有数家人靠在隘口一侧，是罗寨村。村前石峰独耸，洞

穴很多，但浅而不深。石峰西麓是罗隐岩，岩石横着裂开如卧床。从前有个儒生路过此地，无投宿的地方，寄宿在这里边，题诗在石崖上，后人便指认为罗隐岩。他的题句十分粗俗，而出巡的诸将路过这里，有很多在它下面接着题诗的，难道把他当做是崔浩吗？这天晚上返回周安镇住宿，写了感谢陆君的信交给杨君。

十五日　清早淫雨霏霏，饭后略微转晴，于是告别杨君，伍君骑马送我，一同沿大溪的西岸往北行。石峰的西面突起在路左，石峰四面多开有洞穴，中间是空的，只是太高不能上去。北面又有个荔枝岩，又深又黑，要有火把才能深入，听说洞中有荔枝盆。到这里东西两列全是石峰，不再有土山夹在其中了。先向北涉过一条小溪，又向北涉过一涧，水流都是向东流入大溪。共走四里，小峰当坞而立，中间嵌空，洞穴很多，是下游的镇山，也像三里的独山，只是南北方位变换了而已。向北六里，山峡中间拓展开，一个村落靠在西峰下，这是苏吉镇。伍君留我进入头目的竹楼中，命令吴承祚及他的老师出来见我，想强留吃饭；我急忙告辞他们出来，于是派了很多人为我送行。又向北三里，又有土山突起在两列石山之中，从这里起上上下下地爬升，都是沿着两面石山的山麓，而溪流渐渐逼近东面一列山，相距较远了。又向北走十五里，就见一条江水从西面的万峰石峡中冲破隘口流出，横向流往东去，再度冲破万峰流入峡中，就是都泥江了。有两条用树挖空的独木小舟渡人，而马浮在江中渡过去。江面宽处与太平府的左江、隆安县的右江相似，但两岸非常高峻，江流嵌在深深的山崖之间，江水澄碧深沉，大概是正当江水干涸时节不再有浊流漫淹染上颜色了。此江从曲靖东山发源，经沾益州往北流，经普安州往南流，就是所谓的北盘江了。当地人说是从利州、那地州流到此地的，但不知南盘江是从阿迷州、弥勒州发源的水流，也汇合进这条江里没有？渡到江北岸，在罗木堡吃饭，是万历八年征八寨时设置的。堡内驻军有五十多家，他们的头目姓王，哭着告诉我，被当地盗贼黄天台、王平原侵扰，近来伤了他的人，抢走了他们的资财，求我进府后去请求指示。我因为他送行的人少，没有答应他。此地已属于忻城县，但此堡却隶属于庆远府，因为忻城县是土司。宾州县、庆远府分在南北，以都泥江为界。罗木堡北面，东西两列石山又远远排列，而土山便盘绕错落在其中。北面又有条小江，从北面的山寨流来，〔山寨这地方，就是永定土司了。〕沿

着东山往南流入都泥江。路沿西侧的石山向北上行二十里，有个村庄靠在西山山麓，叫龙头村。村后石山的西面，都是瑶人的地方。大体上自都泥江以北，罗木堡以西已是这样了。龙头村的东边有水流，一条自北面流来的，是源自永定司的水流；一条自东面流来的，是源自忻城县的水流。两条水流在村前合流，马上往南流而后汇合罗木渡下游的水流。又向北二里是古勒村，村子在平坦的山坞中。从村北走三里，又逼近小山沿小江的西岸走，又是五里，有个小村子背靠西峰的山麓，又有条小溪自西面的石峰下从洞穴中涌出来，向东流注于小江中。横渡到小溪北岸，又向东爬上土坡，这是高阳站。这个驿站在小江的西面，渡过江往东穿越山峰隘口进去，共十五里便到忻城；溯小江往北走五十里到达永定司，再走六十里便到庆远府，也是征八寨时设置的。驿站是忻城的头目管理的。〔此地石峰的后面就是瑶人的巢穴。它西面有条夷江，猜想就是罗木渡的上游。山内有路，从东兰州、那地州去南宁府的人走这条路。东边石峰的后面就是忻城。它东面与柳州府接界。这个驿站开始用滑竿，原来当地习俗都是这样。从三里骑马到周安，从周安骑马到高阳站，在高阳站换成滑竿一直送到府城。此地不会出意外，可以走路了。〕这天共走五十多里，因为渡罗木渡困难。

【原文】

十六日　晨起，阴如故。夫自龙头村来，始缚竹为舆，既而北行。十里，东西两界石山中土山渐无，有石山突路左，小江由其东，路出其西。又北十里，西界石山突而东出，是为横山，乃忻城、永定分界处也。缘山嘴盘崖北转，巉石嵚崎，中独淋漓滑淖，间有行潦停隙中，崖路颇高而独若此者，以上有重崖高峙，故水沥其下耳。然磊石与密树蒙蔽，上下俱莫可窥眺。间从隙间俯见路石之下，石裂成潭，碧波渊澄，涵影深闷，又或仰见上有削云排空之嶂，透丛而出，或现或隐，倏高倏下，令人恍惚。既北，两界石山犹拓而北。又八里，有石峰一枝中悬，坞分而为二，其一通西北，其一通东北。余循西北坞溯流入，又五里，复有峰中突，小江缘其东出，路逾其西入。又二里，有数十家倚中峰之北，是为头奎村，以中突峰形若兜胄也[1]。饭于头目何姓者家。自横山之北，皆为山寨地。弘治间，都御史邓廷瓒奏置永定长官司，长官韦姓，隶府。其西又有永顺司[2]，土官名邓宗胜。嘉靖间调二土司兵至吾乡剿

倭者，所云狼兵是也[3]。既饭，日色忽霁。北向坞中行，始循东界石山矣。五里，抵永定司，即所谓山寨也[4]。土官所居村在西界石山下，欲留余止宿，余以日才过午，不入而行。渐闻雷声隐隐。又北二里，西截坞而过。坞中有石潭，或断或续，涵水于中，即小江之脉也，水大时则成溪，而涸则伏流于下耳。于是复循西界石山而北，又五里，有峰当坞立，穿其腋而北，坞遂西向而转，于是山又成南北二界矣。其时黑云自西北涌起，势如泼墨，亟西驰七里，雨大至，避之石壁堡之草蓬下[5]。石壁堡在北山之麓，堡适被火，欲止其间，无宿处。半晌雨止，乃西二里，逾岭坳，此乃东西分水之脊也。南北俱石山如门，逾门西出，始扩然大开，中皆土阜高下，则永顺司接境，南即石峰丛合，皆瑶窟。循石峰之西麓，北向升陟土阜，其上多回环中洼，大者如塘，小者如井，而皆无水，俯瞰不见其底。水由地行，此其中坠处，一如太平府所见。北行五里，始下土山坞中。其水东北去，路复北透石逄之隘，此处又石峰一枝自西而东。一里出隘，又一里，于东峰之麓得一村，曰草塘，乃冯挥使之家丁也。头目曰东光，言其主在青塘[6]，今且往南乡。余以陆君书令其速传去。冯名润，二年前往泗城[7]，而泗城土官岑云汉加衔副总兵[8]，欲冯以属礼见。此地明官至土俱以宾主论，冯不从。岑拘其从者送狱中，冯亦淹留不听行，复不给粮，从者半毙。陆君以出巡至，始带出之。陆君之第三郎并两仆亦死其中。故陆君不听余从泗城行，而送余由此，托冯与南丹导余焉。是晚宿东光栏上。

十七日　天甚晴霁。从草塘北行，其地东西两界复土山排闼。先从东麓横过西麓，坞中有水成塘，而断续不成溪，亦犹山寨之北也。塘之北始成溪北流，路从其西。从西峰北行五里，有山中坞突，水由其东，路由其西。入峡二里，东逾一隘又一里，复北行七里，又一小水横亘两山北口，若门阈然。由其西隘出，于是东西两界山俱北尽，其外扩然，又成东西大坞矣。西界北尽处，有石突起峰头，北龛独有红色一方内嵌，岂所谓“赤心北向”者耶？又北竟土坂五里，乃下坠土夹中，一里抵夹底。又从夹中行一里，得五碧桥，有水自西而东出桥下，其势颇大，乃土山中之巨流也。逾桥北又三里，复有石山一枝自西而东，穿隘北出，其东即为南山寺，龙隐洞在焉。有水自其东谷来，既五碧桥东流之水，至黄冈而分为二流，一东径油罗村入龙江下流，一西北经龙隐之前，而北过庆远东门入龙江。出隘北又皆土山矣。又五里，抵庆远府

之南门[⑨]。于是开东西大夹，其南界为龙隐、九龙诸山，北界即龙江北会仙、青鸟诸山，而江流直逼北山下，江南即郡城倚之。其城东西长而南北狭。从城南西抵西城外，税驾于香山寺。日才午，候饭，乃入城。复出南门，抵南山，游龙隐。先是，余过后营，将抵蓝涧，回顾后有五人者追而至。问之，乃欲往庆远而阻于蓝涧不敢入，闻余从此道，故随而往者。杨君令偕行队伍中。及杨君别去，一路相倚而行，送至香山寺乃谢去。及余独游至此，忽见数人下山迎，即此辈也，亦非庆远人，俱借宿于此。余藉之束炬携火，先游龙隐，出，又随游双门洞。既出，见此洞奥而多不能卒尽，而不忍舍去。乃令顾仆留宿香山，令一人同往取卧具，为宿此计。余遂留此，更令两人束炬秉火，尽探双门二洞之奇。出已暮，复入龙隐，令两人秉炬引索，悬下洞底深阱。是夜宿龙隐。



注释

①头奎村："奎"，据下文，村之得名因"峰形若兜胄"，应作"盔"，头盔即古代士兵所戴的兜胄(dōu zhòu 都宙)。今仍作头盔，在都安瑶族自治县东隅。

②永顺司：即永顺长官司，隶庆远府，治所在今都安瑶族自治县北隅，刁江南岸的永顺。

③倭者；此指倭寇，即日本浪人、武士、封建主、走私商人等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的事。后被戚继光、俞大猷领导的爱国军民平定。广西壮族群众七千五百多人也参加了抗倭战争，称为狼兵。

④永定司：弘治五年(公元 1492 年)析宜山县地置永定长官司，隶庆远府。治所山寨，今作三寨，在宜山县南隅的公路旁。

⑤石壁堡：今作石别，在宜山县南境。

⑥青塘：今作清潭，在宜山县南隅，石别稍东。

⑦泗城：明为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今凌云县。

⑧副总兵：性质、职能与总兵同，仅权位稍次于总兵。详《黔游日记一》注。此处副总兵仅为加给泗城土官的虚衔，不一定实掌其权。

⑨庆远：明置庆远府，治宜山，即今宜山县。

【今译】

十六日　早晨起床，天照旧阴着。脚夫从龙头村来，开始用竹竿绑成滑竿，不久往北行。十里，东西两列石山中土山渐渐消失，有石山

突立在路左，小江由山东面流，路经过山的西边。又向北十里，西面一列石山向东突出来，这是横山，是忻城县、永定司的分界处。沿山嘴绕着山崖向北转，巉岩高险，中间唯独有湿淋淋溜滑的泥淖，间或有流水停积在石缝中，山崖上的路相当高，可唯独此处像这样的原因，是由于上面有重重山崖高高矗立着，所以水滴落到这下面罢了。然而乱石与密树蒙密荫蔽，上下都无法窥视。偶然从缝隙间俯身见到路石之下，岩石裂成深潭，碧波渊深澄澈，潜影幽深，又间或抬头见到上面有削云排空的山峰，透过树丛现出来，或隐或现，时高时低，令人神志恍惚。到北面后，两面石山仍然向北拓展。又走八里，有一支石峰悬在中央，山坞分为两条，其中之一通向西北，另一条通向东北。我沿着通向西北的山坞溯江流进去，又是五里，又有山峰突立在中央，小江沿山峰东面流出去，路穿过山峰西面进去。又行二里，有数十家人依傍在中立山峰的北麓，这是头奎村，是因为突立在中央的山峰形状有如头盔。在姓何的头目家中吃饭。从横山的北面起，都是山寨的辖地。弘治年间（公元 1488—1505 年），都御史邓廷瓒奏请设置了永定长官司，长官是韦姓，隶属于庆远府。〔它西面又有个永顺司，土司名叫邓宗胜。嘉靖年间（公元 1522—1566 年）调两土司的兵到我家乡清剿倭寇，就是所说的狼兵了。〕饭后，天色忽然晴开。向北行走在山坞中，开始沿东面一列石山走了。五里，抵达永定司，就是所谓的山寨了。土司所住的村子在西面一列石山之下，想留下我住宿，我因为时间才过中午，不进村便走了。渐渐听到有隐隐约约的雷声。又向北二里，往西截过山坞。坞中有石水潭，时断时续，在潭中涵养着水源，就是小江的支流了，水大时就流成溪，干涸时便潜流在地下。从这里再沿西面一列石山往北行，又走五里，有山峰正当坞中而立，穿过它的侧边往北走，山坞于是向西转去，到这里山又成南北两列了。此时黑云从西北方涌起，势如泼墨，急忙向西疾行了七里，大雨暴降，到石壁堡的草棚下躲雨。石壁堡在北山山麓，堡中恰好被火烧过，打算停宿在其中，没有住处。半晌雨停了，于是向西二里，越过岭坳，这是东西两面分水的山脊。南北都有石山如门一样，穿过门向西出来，这才豁然变得十分开阔，其中都是高低不一的土阜，就是与永顺司接界的地区，南面就是成丛攒合的石峰，都是瑶人巢穴。沿石峰的西麓，向北升登在土阜间，土阜上有许多四面环绕中央下洼之处，大的如水塘，小的似水井，但都没

有水，俯瞰不见它的底。水由地下流，这些都是其中下陷之处，全像在太平府见到的。往北行五里，这才下到土山山坞中。这里的水向东北流去，路又一次穿过石峰的隘口，此处又有一支石峰自西延向东。一里后走出隘口，又走一里，在东峰的山麓见到一个村庄，叫草塘，村里人是冯指挥使的家丁。头目叫东光，说他的主人在青塘，今天暂且去了南乡。我拿出陆君的信命令他从速传递去。〔冯指挥使名叫润，两年前去泗城州，而泗城州的土司岑云汉加授了副总兵的头衔，要冯润以下属的礼仪相见。此地的流官到土司境内都按宾主相待，冯润不听从。岑云汉拘捕了他的随从送到监狱中，冯润也滞留下来不准走，又不给粮吃，随从一半死去。陆君出巡时来到，这才把他带出来。陆君的三儿子及两个仆人也死在狱中。所以陆君不让我从泗城州走，而送我经由此地，托付冯润与南丹州为我引路。〕这天晚上住宿在东光的竹楼上。



十七日　天十分晴朗。从草塘往北行，此地东西两列又有土山似门扉样排列。先从东麓横过到西麓，坞中有水积成塘，但断断续续不成溪流，也像山寨的北面一样。水塘的北面开始形成溪流往北流去，路从它西边走。从西峰下往北行五里，有座山突立在山坞中央，水由它东面流，路由它西面走。入峡后走二里，向东越过一个隘口又走一里，再往北行七里，又有一条小溪横亘在两座山北面的山口前，好像门槛一样。由它西边的隘口出去，在这里东西两列山都到了北面的尽头，这以外十分宽广，又成了东西向的大山坞。西面一列山在北面的尽头处，有岩石突起在峰头，北面的石龛中单独有一块红色嵌入里面，莫非是所谓的“赤心向北”的地方吗？又向北五里走完土坡，于是下坠到土山峡谷中，一里到达峡谷底。又从峡谷中行一里，走到五拱桥，有水流自西往东流出桥下，水势相当大，是土山中的巨流。越过桥往北又走三里，又有一支石山自西延向东，穿过隘口向北出来，它东面就是南山寺，龙隐洞在这里。有水流从它东边的山谷中流来，就是五拱桥下往东流的水，到黄冈便分为两条支流，一条往东经油罗村流入龙江的下游，一条向西北流经龙隐洞之前，而后向北经过庆远府东门流入龙江。出到隘口北边又都是土山了。又走五里，抵达庆远府的南门。在这里拓开为东西相夹的大峡谷，它南面一列是龙隐洞、九龙洞诸山，北面一列就是龙江北面的会仙山、青鸟山诸山，而江流直逼到北山下，

江南就是府城依傍之处。庆远府城东西长而南北窄。从城南向西抵达西城外,停宿在香山寺。时间才到中午,等候开饭,于是进城。又走出南门,抵达南山,游览龙隐洞。这之前,我过了后营,将到达蓝洞时,回头看见后面有五个人追来。盘问他们,是想去庆远府却被阻在蓝洞不敢进去的人,听说我从此条路走,所以尾随而来的。杨君命令他们一同跟在队伍中走。及杨君辞别离开后,我们一路上互相依靠,到香山寺他们才告谢走了。到我独自一人游到此地时,忽然见有几个人下山来迎接,就是这些人了,也不是庆远府人,都寄宿在此地。我借助他们捆了火把带上火种,先游龙隐洞,出来,又跟随游了双门洞。出洞后,见这里的洞又深又多不能在仓猝间游完,又不忍心放弃离开。于是命令顾仆留宿在香山寺,命令一个人一同去取铺盖,为住宿在此地做准备。我就留在此处,另外命令两个人捆好火把举着,探完了双门洞两个洞中的奇境。出洞已经天黑,再次进入龙隐洞,命令两人举着火把拉住绳子,坠下洞底的深阱。这天夜里住在龙隐洞。



【原文】

十八日　天色晴霁甚。早饭龙隐。僧净庵引,由山北登蚺蛇洞,借宿二人偕行。既下,再饭龙隐,偕二人循南山北西行二里,穿山腋南出,又循山南西行一里余,过龙潭。又西一里,渡北流小溪,南入张丹霞墓洞。遂东北五里,还饭于香山寺。复令一人肩卧具,随由西门入,北门出,渡龙江,北循会仙山西麓行一里,东上山又一里,游雪花洞。又里余,登山顶。是晚宿雪花洞。其人辞去,约明日来。

十九日　五更闻雨声,迨晓而止。候肩行李者不至,又独行探深井岩,又从书生鲍心赤从雪花东坳下,游百子岩。仍上雪花寺饭。有山下卧云阁僧至,因乞其导游中观、东阁诸胜,并肩卧具下二里置阁中。遂携火游中观、东观、丹流阁、白云洞,午餐阁中。下午,还香山寺。

二十日　入候冯,犹未归。仍出游西竺寺、黄山谷祠。

二十一、二十二日　皆有雨,余坐香山寺中。抵暮,雨大作,彻夜不休。是日前所随行五人,俱止南山龙隐庵,犹时时以一人来侍余。抵暮,忽有言其一人在洞诱牧牛童,将扼其吭而挟之去者[①]。村人来诉余,余固疑,其余行亦行,余止亦止,似非端人[②];然时时随游扶险,其意

殷勤，又似非谋余者。心惴惴不能测。

二十三日　雨犹时作时止。是日为清明节，行魂欲断，而沽酒杏花将何处耶？是处桃、杏俱腊中开落。下午，冯挥使之母以酒蔬饷，知其子归尚无期，怅怅，闷酌而卧。

二十四日　五鼓，雨声犹潺潺，既而闻雷，及起渐霁，然浓云或开或合，终无日影焉。既而香山僧慧庵沽酒市鱼，酌余而醉。及寝，雷雨复作，达旦而后止。

二十五日　上午犹未霁。既饭，丽日晶然。先是，余疑随行五人不良，至是卜之得吉。彼欲以两人从余，先畀定银与之市烟焉。又慧庵以缘簿求施，余苦辞之；既而念其意不可却，虽橐中无余资，展转不能已，乃作书贷之陆君，令转付焉。

二十六日　日晴霁。候冯挥使润犹不归，投谒守备吴[3]，不见而还香山寺，再饭。同僧慧庵往九龙，西南穿塍中，蜿蜒排石而过。五里，越北流溪[4]，至丹霞遗蜕洞，即前日所入者。仍下，绕其东麓而南，回眺遗蜕峰头，有岩东向高穹，其上灵幻将甚，心欲一登而阻于无路。又东南约半里，抵东峰之北麓，见路两旁皆水坑流贯，路行其上，若桥梁而不知也。其西有巨枫树一株，下有九龙神之碑，即昔之九龙祠遗址。度其北，是昔从龙隐来所经平冈中之潭，而九龙潭则在祠南石崖之下，水从其中北向经路旁水坑而出为平冈潭者也。



九龙洞山在郡城西南五里，丹霞遗蜕洞东南。其山从遗蜕山后绕而东，其北崖有洞，下有深潭嵌石壁中若巨井。潭中下横一石，东西界为二，东小而西巨，东水低，西水高，东水清，西水浑。想当雨后，西水通源从后山溢来，而东则常潴者也。西潭之南，石壁高数丈，下插潭底，潭多巨鱼。上镌“九龙洞”三大字，不知镌者当时横架杙木费几许精力？西潭之深莫能竟，曰垂丝一络，亦未可知，然水际无洞，其深入之窍当潜伏水底耳。洞高悬潭上三丈余，当井崖之端，其门北向，东与“九龙洞”三字并列，固知此镌为洞，不为潭也。门颇隘，既入乃高穹。峡南进，秉炬从之，其下甚平。直进十余丈，转而东，下虽平，而石纹涌起[5]，屈曲分环，中有停潦，遂成仙田[6]。东二丈，忽下陷为深坑。由坑上南崖伛偻而出坑之东，其下亦平，而仙田每每与西同。但其上覆石悬乳，压坠甚下，令人不能举首。披隙透其内，稍南北分岐，遂逼仄逾甚，不得入矣。仍西出至坑崖上，投火坑中谛视之，下深三丈余，中复

有洞东西通透：西洞直入，上峡同；东洞则横拓空阔，其上水淙淙下滴，下似有潦停焉。坑之南崖平覆如栈，惟北则自上直插坑底。坑之裂窍，南北阔二丈，东西长三丈，洞顶有悬柱倒莲，恰下贯坑中，色洁白莹映，更异众乳。俯窥其上久之，恨不携梯悬索，若南山一穷奥底也。东三百步，又有岩北向，深十余丈，在东峰崖过脊处。

九龙西峰高悬洞，在丹霞遗蜕之东顶，其门东向而无路。重崖缀石，飞突屼嵲，倒攀虽险，而石铓嵯峨[7]，指可援而足可耸也。先是，一道者持刀芟棘前引，一夫赍火种后随，而余居其中。已而见其险甚，夫不能从，道者不能引，俱强余莫前。余凌空直跃，连者数层，频呼道者，鼓其速登，而道者乃至。先从其北得一岩，其门东向，前峡甚峻，中通一线，不即不离，相距尺许；曲折而入者三丈，其内忽穹而开；转而西南四五丈，中遂黑暗，恨从夫不以火种相随。幸其下平，暗中摸索又转入一小室，觉无余隙，乃出。此洞外险而中平，外隘而不扃，亦可栖托，然非高悬之洞也。高悬处尚在南畔绝崖之上，亏蔽不能仰见。稍下，转崖根攀隙以升，所攀者皆兜衣钩发之刺棘也。既上，其岩亦东向，而无门环回前列，高数丈[8]，覆空若垂天之云。而内壁之后，层削而起，上有赭石一区嵌其中，连开二门，层累其上，猿猱之所不能升也，安得十丈梯飞度之。时老僧慧庵及随夫在山麓频频号呼，乃仍旧路下。崖突不能下睇，无可点足。展转悬眺，觉南上有痕一缕，攀棘侧肩循之。久之，乃石尽而得土，悬攀虽峻，无虞损坠矣。下山五里，还香山。返照甚朗，余以为晴兆。既卧而雷雨复大作，达旦不休。

注释

①吭（háng 杭）：喉咙。

②端（duān）人：正派的人。

③守备：明代武职。驻守城哨，地位次于游击将军，无定员。

④越北流溪：原误倒为“北越流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⑤而石纹涌起：“石纹”，乾隆本、四库本作“石级”。

⑥停潦（lǎo 老）：指岩洞内平坦洞底的积水。由于水浅，边缘的水蒸发快，沿边缘逐渐结晶，形成有纹理的蛇曲状沉淀物，比水池的水面稍高，犹如纵横阡陌，即是“仙田”，今人多称“石田坝”。

⑦铓（máng 忙）：刀剑等的尖锋。石铓：石头的尖锋。

⑧高数丈：乾隆本、四库本作“高十丈”。

【今译】

十八日　天色特别晴朗。在龙隐洞吃早饭。僧人净庵领路，由山北登蚺蛇洞，借宿的两人同行。下山后，再在龙隐洞吃饭，同那两人沿南山的北麓往西行二里，穿过山侧向南出来，又沿山南往西行一里多，走过龙潭。又向西一里，渡过向北流的小溪，向南进入张丹霞墓洞。于是向东北走五里，返回香山寺吃饭。又命令一个人肩扛铺盖，跟随着由西门进城，由北门出城，渡过龙江，向北沿会仙山西麓行一里，向东上山又是一里，游雪花洞。又走一里多，登上山顶。这天晚上住宿在雪花洞。那人告辞走了，约好明天来。

十九日　五更时听见雨声，到拂晓时便停了。等扛行李的人不见来，又独自走去探了深井岩，又跟随书生鲍心赤从雪花洞东面的山坳下，去游百子岩。仍上山到雪花寺吃饭。有山下卧云阁的僧人来到，于是恳求他领路去游中观、东阁诸处胜景，一起肩扛铺盖下来二里放在卧云阁中。于是带上火把游了中观、东观、丹流阁、白云洞，在卧云阁中吃午餐。下午，返回香山寺。



二十日　进城等候冯润，还未归来。仍出城游览西竺寺、黄山谷祠。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都有雨，我坐在香山寺中。到天黑时，风雨大作，彻夜不止。这天先前随行的五个人，都住在南山的龙隐庵，还时时派一个人来侍候我。到天黑时，忽然有人说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在洞中诱拐牧牛的儿童，扼住儿童的喉咙要挟持走。村里人来向我诉说，我本来就疑心，他们这些人我走他们也走，我停下来他们也停下，似乎不是正派人；然而时时跟随游览，险途相扶，那意思十分殷勤，又似乎不是要谋害我的人。心中惴惴不安，不能测知深浅。

二十三日　雨仍时下时停。这天是清明节，行路人的神魂欲断，可沽酒的杏花村将在何处呢？〔此处的桃、杏都在腊月中开花谢落。〕下午，冯指挥使的母亲用酒菜款待，我得知她的儿子归来还无定期，怅怅不乐，喝了闷酒便躺下。

二十四日　五更时，雨声还哗哗响，随后听见雷声，到起床时渐渐晴开，但浓云时开时合，始终不见日影。不久香山寺的僧人慧庵打来酒买来鱼，我喝醉了。到睡觉时，雷雨又大作，直到天明后才停。

二十五日　上午还未晴开。饭后，阳光十分明亮。这以前，我怀

疑随行的那五个人不是好人,到此时就此事卜封得到吉卦。他们想让两个人跟随我,先把定金交给他们买烟。慧庵又拿化缘簿来求我布施,我苦苦推辞;随后又考虑他的心意不可推却,虽然口袋中没有多余的钱财,但翻来覆去考虑后就写信向陆君借钱,令人转付给他。

二十六日　日光晴朗。等指挥使冯润仍不归,投名帖拜见吴守备,不接见便返回香山寺,再吃了饭。同僧人慧庵去九龙洞,向西南穿越在田埂中,蜿蜿蜒蜒分开岩石而过。五里,越过往北流的溪水,来到丹霞遗蜕洞,就是前几天进去过的地方。仍然下山,绕着山的东麓往南行,回头眺望遗蜕洞的峰顶,有个岩洞向东高高隆起,那上边将是非常灵幻的,心想登上去一次但阻于无路可走。又向东南约走半里,到达东峰的北麓,见路两旁都有水坑连贯,水流相连,路沿着水坑延伸,好似桥梁。路西有一棵巨大的枫树,树下有九龙神的石碑,是从前九龙祠的遗址。越到它的北面,这里是从前从龙隐洞来时经过的平缓山冈中的水潭,而九龙潭就在九龙祠南边的石崖之下,水从两者之中向北经过路旁的水坑流出去成为平缓山冈中的潭水。

九龙洞山在府城西南五里,丹霞遗蜕洞的东南。它所在的山从遗蜕山后绕向东,它北面的山崖上有洞,下边有深潭嵌入石壁中好像巨大的水井。潭下边横着一块岩石,分隔为东西两半,东半边小而西半边大,东边的水低,西边的水高,东面的水清,西面的水浑。想来应该是下雨之后,西面的水通着水源从后山溢出来,而东面则是经常积水之处。西面水潭的南边,石壁高达数丈,下插到潭底,潭中有很多大鱼。上方刻有“九龙洞”三个大字,不知刻字的人当时栽木桩横架木架费了几多精力?西面水潭之深无人能走到头,说是像一缕垂丝,也未必可知,水边没有洞,深入其中的洞穴应当潜伏在水底。洞高悬在深潭上有三丈多高,正当井壁石崖的顶端,洞口向北,在东面与“九龙洞”三个字并列,因而知道了此处的刻字是为了洞,不是为了水潭。洞口很窄,进洞后洞就高高隆起。峡谷向南进去,举着火把从峡谷中走,那下边十分平坦。一直前进十多丈,转向东,下边虽平,但石纹如水波涌起,弯弯曲曲分为一环一环的,其中有积水,便成了仙田。向东走二丈,忽然下陷为深坑。由坑上南侧的石崖弯腰钻出到深坑的东面,那下边也很平坦,而且仙田肥沃与西面的相同。但顶上岩石下覆石钟乳悬垂,压坠得十分低,让人不能抬头。分开缝隙钻进它里面,略走几步

便分为南北两岔，就更加狭窄得厉害，不能深入了。仍往西出到坑旁的石崖上，把火投入坑中细看坑底，下边深三丈多，其中又有洞穿透东西：西洞一直进去，与上面的峡谷相同；东洞却横向拓开十分空阔，洞上边有水淙淙下滴，下边似乎有水停积。深坑南边的石崖平覆如同栈道，唯有北面却从上面直插到坑底。深坑的裂穷，南北宽二丈，东西长三丈，洞顶有悬挂的石柱倒垂的莲花，恰好下贯到坑中，色彩洁白晶莹，更与众多的钟乳石不同。在那上面俯视了很久，遗憾没带来梯子绳索，像南山一样穷究一下深邃的洞底。向东走三百步，又有个向北的岩洞，深十多丈，在东峰崖脊延过之处。

九龙洞西峰高悬的洞，在丹霞遗蜕洞东面的山顶，洞口向东而无路。重重石崖连缀，飞突高耸，倒着攀登虽然危险，但刀刃状的岩石高险嵯峨，手指可以抓住而脚下可以上跃。这之前，一个道士拿刀在前砍荆棘引路，一个脚夫带着火种跟随在后，而我在他们中间。随后见山势非常危险，脚夫不能跟随，道士不能领路，都强迫我不要向前了。我凌空一直上跃，接连上登数层，频频呼唤道士，鼓动他赶快上登，而后道士这才来到。先从山北找到一个岩洞，洞口向东，前方的峡谷非常陡峻，中间通着一线宽的地方，不即不离，相距一尽左右；曲折走进去三丈，洞内忽然穹隆扩开；转向西南四五丈，洞中便黑暗下来，痛恨随行的脚夫不带上火种相随。幸好底下平坦，在黑暗中摸索着转进一个小石室，觉得没有别的缝隙，这才出来。此洞外边险而中间平，外面窄而洞中深锁，也可以寄身居住，不过还不是高悬的洞。高悬之处还在南侧山崖的绝壁之上，林木遮蔽抬头不能望见。稍下走，转过悬崖根部攀着缝隙上登，攀登之处都是挂住衣服钩住头发的刺丛荆棘。上去之后，这个岩洞也是向东，但前边没有环绕的洞口，高数丈，覆盖在空中好似垂在天上的云彩。而内壁的后方，层层陡削而起，壁上有一块赭红色的岩石嵌在其中，一连开有两个洞口，分层垒在上面，是猿猴所不能上登之处，哪里能找到十丈高的梯子飞度上去。此时老和尚慧庵及随行的随夫在山麓频频呼叫，只好仍从原路下走。山崖突出不能下视，无处可立脚。辗转在高悬之处眺望，觉得南边的上方有一线石痕，沿着它攀着荆棘侧肩而行。很久，走完岩石后走到土山上，悬空攀爬虽然陡峻，但不必担忧跌落下去了。下山后走五里，返回香山寺。夕阳返照十分明朗，我以为是天晴的征兆。睡下后雷雨重又大作，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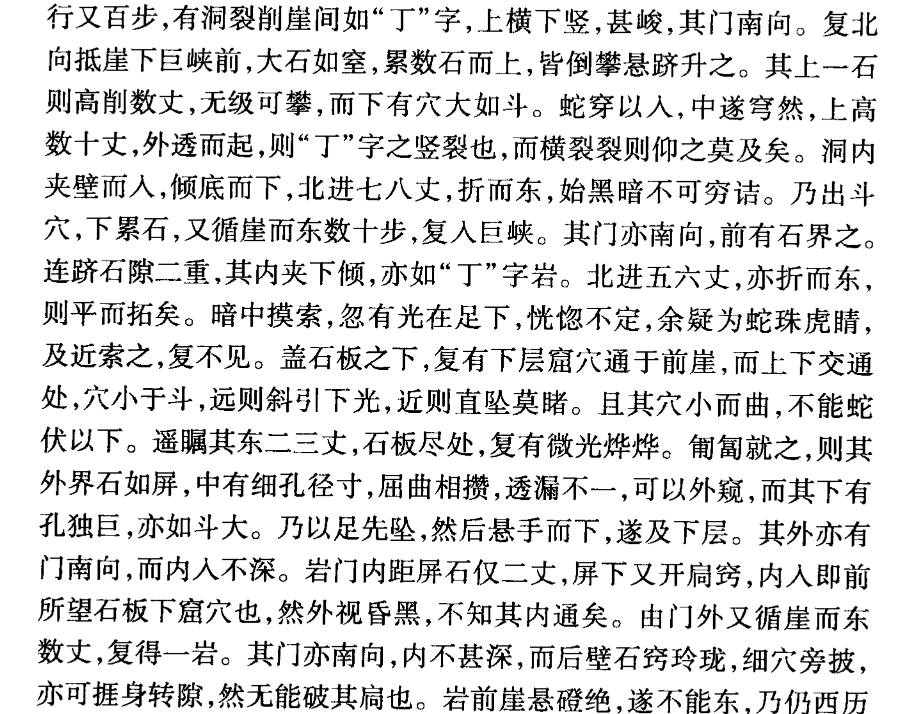
宵达旦不止。

【原文】

二十七日　雨止而起。余令人索骑欲行，而冯挥使之母令人再留曰，已三往促其子矣，姑允其留。既而天色大霁，欲往多灵，以晚不及。亟饭而渡北门大江，登北岸上观音阁，前为澄碧庵，皆江崖危石飞突洪流之上，就而结构成之者。又北一里，过雪花洞下，乃渡溪，遂西向入石山峡中。转而南，登岭坳，遇樵者问之，此上有牛陴洞，非三门也，三门尚在北山。仍出，由南来大路北行二里，过一古庙。又北，有水自西山麓透石而出，其声淙淙，东泻即前所渡自北而南小溪也。又西半里，循西山转入西坞，则北界石峰崔嵬，南界之山又转而为土矣，中有土冈南北横属。又半里，逾冈西下，则三门岩在北崖之中矣。乃由岐北向抵山下，望其岩上下俱危崖，中辟横窍，一带垂柱，分楞齐列于外。拾级而上，先抵岩东，则石瓣骈沓，石隙纵横，皆可深入。而前则有路，循崖端而西，其岩中辟，高二丈余，深亦如之，而横拓四丈余，上下俱平整，而外列三石，界成四门，俱南向，惟中门最大，而左腋一门卑伏。言“三门”者，举其大也。西门岩壁抵此而莫前，其上石态更奇；东门穿隙而出，即与东偏纵横之隙并；而中门之内，设神像于中，上镌“灵岩”二字。由神像后穿隙北入，宛转三四丈，逾庋攀而上，中有一龛，乃岩中之奥室也。出岩而东，披纵横之隙，亦宛转三四丈，始辟而大。东逾石阈而上，其内上下平整，前穴通明，另成一界，乃岩外之奥室也。透其前穴出，有石高擎穴前，上平如台。其东又有小隙宛转，如簇瓣莲萼，披之无不通也。由台前小隙下，即前循崖端而西路。复从崖端转石嘴而东，稍入，有洞门内辟。其门亦南向，中深数丈，弥备幽深之致。乃仍旧路下，即沿山麓东还，北望山坳间，有岩高悬绝峡之上，心异之。乃北向望坳上，攀石跻崖以升。数十步，逾坳间，乃炭夫樵斫者所由，而悬岩尚在其东，崖壁间之藤棘蒙密，侧身难度。乃令随夫缘枝践级，横过崖间，不百步而入岩，余亦从之。岩前悬峡，皆棕竹密翳，其色白，大者可为杖，细者可为箸。而洞当转峡之侧，上下悬峭，其门西南向，顶崇底坦。入五六丈，当洞之中，遥望西南锐竖尖峰正列其前，洞两旁裂峡分瓣，皆廉利沓合。洞后透石门而入，其内三辟三合，中连下透，皆若浮桥驾空，飞梁骈影，思各跻其上，不知何处着脚。及透入三桥之



内，其中转宽而黑。从左壁摸索而上攀东崖，南出三四丈，遂凌内梁之东。其梁背刀削而起，不堪着足。而梁之西亦峻石拄顶，另隔成界，不容西渡。又南缘东崖，凌中梁之东，其不可度与内梁同。又南缘东崖凌前梁之东，则梁背平整，横架于两崖之间，下空内豁，天设徒杠[①]。其背平架之端，又有圆石尺许耸立其上，俨若坐墩。余以为人琢而置此者，扪其根，则天然石柱也。渡梁之西，又北转入峡门，即中内二梁西端之石所界而成者。其内又有东豁而下通梁后，又西刓而透穴中。入穴中，又拓而为龛，环而为门，透而为峡，下皆细砂铺底，平洁如玉，但其中已暗而渐束，不能深入。仍出至前梁之西，缘西崖之半，攀石笋南下，穿石窟以出，复至洞中央矣。前眺尖峰，后瞩飞梁，此洞之胜，内外两绝。





出洞，取棕竹数枝，仍横度坳脊，历悬石，下危峡而抵麓。循麓东行又百步，有洞裂削崖间如“丁”字，上横下竖，甚峻，其门南向。复北向抵崖下巨峡前，大石如室，累数石而上，皆倒攀悬跻升之。其上一石则高削数丈，无级可攀，而下有穴大如斗。蛇穿以入，中遂穹然，上高数十丈，外透而起，则“丁”字之竖裂也，而横裂裂则仰之莫及矣。洞内夹壁而入，倾底而下，北进七八丈，折而东，始黑暗不可穷诘。乃出斗穴，下累石，又循崖而东数十步，复入巨峡。其门亦南向，前有石界之。连跻石隙二重，其内夹下倾，亦如“丁”字岩。北进五六丈，亦折而东，则平而拓矣。暗中摸索，忽有光在足下，恍惚不定，余疑为蛇珠虎睛，及近索之，复不见。盖石板之下，复有下层窟穴通于前崖，而上下交通处，穴小于斗，远则斜引下光，近则直坠莫睹。且其穴小而曲，不能蛇伏以下。遥瞩其东二三丈，石板尽处，复有微光烨烨。匍匐就之，则其外界石如屏，中有细孔径寸，屈曲相攒，透漏不一，可以外窥，而其下有孔独巨，亦如斗大。乃以足先坠，然后悬手而下，遂及下层。其外亦有门南向，而内入不深。岩门内距屏石仅二丈，屏下又开扃窍，内入即前所望石板下窟穴也，然外视昏黑，不知其内通矣。由门外又循崖而东数丈，复得一岩。其门亦南向，内不甚深，而后壁石窍玲珑，细穴旁披，亦可挺身转隙，然无能破其扃也。岩前崖悬磴绝，遂不能东，乃仍西历前所入洞口，下及山麓。又东百步，有洞当北麓，其门亦南向。穿而入，则转东，透峡四五丈而出，其门又东豁者也。闻古城洞在青鸟山前[②]，东门渡江，三里可至，石壁对夹，中多种蔬者。时日将晡，恐渡舟

晚不及济，亟从旧路还，五里余而抵龙江，渡舟适至，遂受之南济，又穿城一里，抵香山已薄暮矣。

注释

①徒(tú)杠：古代几根木头并列的称桥，独木小桥称杠。徒杠为仅通徒步的木桥，此亦用指小石桥。

②青鸟山：乾隆本原本"青乌山"，据季抄本二月十七日，三月初九日记改。

【今译】

二十七日　雨停后起床。我派人去找马打算上路，可冯指挥使的母亲派人来再三挽留，说已三次前去催促她儿子了，姑且答应她留下。不久天色大晴，想去多灵山，因为太晚来不及。急忙吃过饭渡过北门前的大江，登上北岸的观音阁，前边是澄碧庵，都是在江边悬崖危石飞突在洪流之上的地方，就着山势建造成的。又向北走一里，经过雪花洞下，于是渡溪，然后向西走入石山峡谷中。转向南，登上岭坳，遇上打柴的人问路，此处上面有个牛降洞，不是三门岩，三门岩还在北山上。仍旧出来，由南边来的大路往北行二里，路过一座古庙。又往北，有流水自西面的山麓透过石缝流出来，水声淙淙，往东流泻，就是前边渡过自北往南流的小溪了。又向西半里，沿西山转入西面的山坞，就见北面一列石峰崔嵬高大，南面的山又变为土山了，中间有土冈横向连接南北。又走半里，越过土冈向西下走，就见三门岩在北面山崖的中间了。于是由岔路向北走到山下，远望这个岩洞上下都是危崖，中间洞穴横向辟开，像衣带绕着下垂的石柱，分成窗户整齐地排列在洞外。沿石阶上登，先到达岩洞东边，就见成瓣的岩石成群杂沓，石缝纵横，都可以深入进去。而前边就有路，沿石崖外侧往西走，这个岩洞中间拓开，高二丈多，深处也如此，但横处拓开四丈多，上下全很平整，而外边排列着三根石柱，分隔成四个门洞，都是向南，唯有中间的门洞最大，而左侧的一个门洞低伏着。仅说"三门"，是举其大处说的。西门的洞壁到此处就无法前走，它上方的岩石形态更加奇特；东门穿过缝隙出来，就与编东处纵横的石缝并排；而中门之内，在正中安放了神像，上方刻有"灵岩"二字。由神像后方穿过石缝向北进去，弯弯转转走三四丈，超过石板攀登上去，中间有一个石龛，是岩洞中的深室。出

洞往东走，穿越纵横的石缝，也是弯弯转转走三四丈，这才变宽大。向东越过石门槛上去，那里面上下都平整，前方的洞穴透进亮光来，另成一处境界，是岩洞外的深室。钻过它前边的洞穴出来，有岩石高擎在洞穴前，顶上如平台。它东边又有曲曲折折的小裂缝，如成簇的花瓣似莲花的花萼，穿进去无处不通。由平台前的小裂缝下走，就是先前沿石崖外侧往西走的路。再从石崖外侧往东转过石山嘴，略走进去，里面有洞口张开。这个洞口也是向南，洞中深数丈，更具有幽深的情趣。于是仍由原路下山，马上沿着山麓往东回走，望见北面的山坳间，有岩洞高悬在悬绝的山峡之上，心里觉得它很奇特。于是向北望着山坳上登，攀着石崖上爬。几十步后，越到山坳间，是烧炭打柴的人所走的路，可高悬的岩洞还在它的东面，崖壁上的藤条荆棘蒙蒙密密，侧着身子难以过去。于是命令随行的脚夫抓住树枝踩着台阶，横过崖壁之间，不到一百步便进入洞中，我也跟着他走。洞前高悬的峡壁上，都是密蔽的棕竹，〔竹的颜色发白，大的可作手杖，细的可作竹筷。〕而洞正当山峡转弯处的侧面，上下高悬陡峭，洞口向西南，顶高底平。进去五六丈，位于洞的正中，远望西南方尖尖竖起的尖峰正坐落在它前方，洞两旁裂开的峡谷分为两瓣，都是棱角锋利杂沓聚合。洞后穿过石门进去，那以内三次分开三度合拢，中间相连下边空着，都好像浮桥架在空中，飞桥之影骈列，心想如单独登到它上面，不知在何处落脚。到穿入三座桥以内后，其中变得又宽又黑。从左侧洞壁摸索着上登东面的石崖，向南走出三四丈，便凌驾在里边一座桥的东头。这座桥桥背如刀削过一样立起，不能落脚。而桥的西头也有高峻的岩石撑住洞顶，另外隔成一境，不容飞渡到西面。又向南沿着东面的石崖走，凌驾在中间一座桥的东头，这里不可越过与里边的一座桥相同。又向南沿东面的石崖凌驾在前边一座桥的东头，就见桥背平整，横架在两面石崖之间，桥下中空向内裂开，是天设的石桥。桥背平架的顶端，又有一尺左右的圆石耸立在桥上，俨然一个供人坐的石墩。我以为是凿好放在此处的，摸了摸它的根部，原来是天然的石柱。越到桥西，又向北转入峡口，就是中间和里边两座桥西头岩石隔成的地方。这里面又有向东去的裂谷下通到桥后，又向西挖空而通入洞穴中。进入洞穴中，又拓展为石龛，环绕成洞口，穿通为峡谷，下边都是细砂铺在底上，平整光洁如玉石，但其中随即暗下来而且渐渐束拢，不能深入。仍然出来到前

边那座桥的西头,沿西面石崖的半中腰,抓住石笋向南下走,穿过石窟出来,又来到洞中央了。向前眺望尖峰,往后注视飞桥,是此洞的优美之处,内外双绝。

出洞后,摘取了几枝棕竹,仍横越坳脊,经历悬石,走下危峡而后抵达山麓。沿山麓又往东走一百步,陡削的山崖上有洞裂开如一个"丁"字,上横下竖,非常高峻,洞口向南。再向北走到山崖下的巨大峡谷前,岩石巨大似乎阻塞不通,沿数块叠垒的岩石上登,都是倒攀悬登地爬上去。它上边的一块岩石却陡削高达数丈,没有台阶可攀,但下边有个如斗一样大的洞穴。像蛇一样地钻进去,中间便穹然隆起,顶上高数十丈,外边穿通竖起,是"丁"字的竖裂缝,而横向的裂缝却只能抬头望无法到达了。沿洞内的夹壁进去,在倾斜的洞底上下走,向北前进七八丈,折向东,开始黑暗下来不可穷究。于是钻出斗一样的洞穴,下了叠垒的巨石,又沿山崖往东走数十步,再进入巨大的峡谷。这个洞口也是向南,前边有岩石隔开它。接连上登两层石缝,洞内的夹谷下倾,也像"丁"字岩。往北前进五六丈,也是折向东,便又平又宽敞了。在黑暗中摸索,忽然脚下出现光亮,恍惚不定,我怀疑是蛇蛛虎睛,到走近搜索时,又不见了。大概在石板之下,又有下层的洞穴通到前边的山崖,但上下相通之处,洞穴比斗小,在远处便斜引进下层的光,走近却笔直下陷无法看见。而且这个洞穴又小又弯曲,不能像蛇一样爬着钻下去。远望它东边二三丈外,石板的尽头处,又有微光闪亮。爬着走近它,就见它外面的岩石如屏风,中间有直径一寸的细小孔洞,曲曲折折攒聚在一起,玲珑剔透,不一而足,可以向外窥视,而且它下边有个孔洞唯独大一些,也像斗一样大。于是把脚先放下去,然后手高吊着下来,便到了下层。它外边也有洞口向南,但洞内进去不深。洞口以内距屏风石仅有二丈,屏风下又开有一个深闭着的石窍,进入里面就是先前望见的石板下的洞穴了。然而从外边看去十分昏黑,不知道它里面通着了。由洞口外又顺着山崖往东走数丈,又找到一个洞。洞口也是向南,洞内不怎么深,但后壁上的石窍玲珑小巧,细小的洞穴在四旁裂开,也可以侧身转进缝隙,但不能冲破它关锁的门扇。洞前石崖高悬石磴断绝,便不能向东走,只好仍往西经过先前进入的洞口,下到山麓。又向东走一百步,有洞正当北麓,洞口也是向南。穿入洞中,就转向东,穿过峡谷四五丈后出来,这个洞口又是向

东裂开的了。听说古城洞在青鸟山前，从东门渡江，三里路可以到，石壁对面相夹，其中有人种了很多蔬菜。此时太阳将到下午，担心渡船太晚了来不及渡江，急忙从原路返回来，五里多路便抵达龙江，渡船刚好来到，便乘上它渡到南岸，又穿过城中一里，到达香山寺已是傍晚了。

【原文】

二十八日　天色甚霁。晨起索饭，即同慧庵僧为多灵山之行。西南过雁山村，又过龙项村之北，共八里过彭岭桥，其水即九龙北去之流也。又二里登彭岭，其南陇有村，是为彭村[①]。又西下岭，西南转入山坞，峡中堰而成塘，水满浸焉。共五里，逾土岭而下，于是遂与石山遇。又三里，南穿其峡，逾脊而西，其南乃扩然。循石峰南麓西行，二里，为黄窑村。其村之西，石峰前突，是为黄窑山。转山嘴而西一里，有水自南冈土峡中泻下，分为二派：一循山嘴东行，引环村之前；一捣山麓北入石峰而出其后。渡水溯流陟冈而上，而上流亦一巨塘也。山至是南北两界，石峰遥列而中横土脊，东望甚豁，直抵草塘，觉其势渐下，而冈坡环合，反堰成此水。由塘上西行，又二里，则其水渐西流。又西南二里，下土洼，中则汇水一塘，自西北石峰下成涧而去。又西四里上土冈，见南山有村三四家，投之炊，其家闭户避不出。久之，排户入，与之烟少许，辄以村醪、山笋为供。饭而西行，四里，有石峰自西北中悬而来，至此危突，曰高狮山。又二里，逾山前土脊而下，又西南四里，过一荒址，则下迁村之遗也。又西上岭，望见一水自南，一水自东，至此合流而西去，是为下迁江。其江西北流去。截流南渡，水涨流深，上及于胸。既渡，南上陇行三里，有村在南峰东麓，龙门之流潆之而北，是为鹿桥村[②]，大路在其岭西。乃下岭循南峰东麓西行，过一浑水塘，共二里越脊而下，又二里出土山之隘，于是坞遂南北遥豁，东西两界皆石山矣。又有溪当石山之中，自南而北流去，路乃溯流南入。二里，过一石桥，由溪西南向行。又一里，有墟在路左，又有村在西山下，是曰黄村，则宜山西南之鄙矣。有全州道人惺一者，新结茅于此，遂投宿其中。是日尚有余照，余足为草履行损，且老僧慧庵闻郡尊时以朔日行香寺中，欲明日先回，故不复前。



二十九日　复从黄村墟觅一导者，别慧庵南向行。一里，有村在

西麓，曰牛牢村[3]。有一小水在其南，自西山峡中出，东入南来之溪，行者渡小水，从二水之中南向循山行。又一里余，有岩突西峰之麓，其门东向，披棘入之，中平而不深。其南峰回坞夹，石窍纵横，藤萝拥蔽，则山穷水尽处也。蒙密中不知水从何出，但闻潺潺有声，来自足底耳。从此半里，蹑级西上，石脊崚嶒。逾坳而西，共一里而抵其下，是曰都田隘，东为宜山县[4]，西为永顺司分界。见有溪自西南来，亦抵坳窟之下，穿其穴而东出，即为黄村上流者也。又南半里，乃渡其水西南行，山复开，环而成坞。二里，有村在西麓，是为都田村[5]，一曰秦村[6]，乃永顺司之叔邓德本所分辖者。又南二里，复渡其水之上流，其水乃西北山腋中发源者，即流入都田隘西穴，又东出而为黄村之水者也。又东南一里，陟土山之冈，于是转出岭坳，西向升降土冈之上，二里，为大歇岭。石山又开南北两界，中复土脊盘错，始见多灵三峰如笔架，高悬西南二十里外。下岭，又西南行夹坞中三里，乃西向升土山。其山较高，是为永顺与其叔分界，下山是为永顺境。

西由坞中入石山峡，渐转西北行。其地寂无人居，而石峰离立，色青白成纹，态郁纡若缕刻，色态俱奇。五里，路右有二岩骈启[7]，其门皆南向，东者在麓，可穿窍东出，而惜其卑；西者在崖，可攀石以上，而中甚幻。由门后透腋北入，狭窦渐暗，凌窦隙而上，转而南出，已履洞门之上矣。其下石板平如砥，薄若叶，践之声逄逄如行鼓上，中可容两三榻。南有穴，下俯洞门，若层楼之窗，但自外望之，不觉其上之中虚耳。其结构绝似会仙山之百子岩，但百子粗拙而此幻巧，百子藉人力，而此出天上，胜当十倍之也。

坐久之，乃南下山，复西北行。一里，路渐降，北望石峰之顶，有岩砉然，其门东南向，外有朱痕，内透明穴，乃石梁之飞架峰头者。下壑半里，转而南，始与溪遇。其水西南自八洞来，至此折而西向石山峡中。乃绝流渡，又南二里，西望有村在山坞中，是为八洞村[8]。都田村之东有八仙洞，乃往龙门道。又南一里，复南渡溪。过溪复南上，循山一里，转而东南行一里半，直抵多灵北麓。路左有土山，自多灵夭矫下坠。其后过腋处，有村数家，是为坟墓村，不知墓在何处也。从其前又转而西南行，一里下山，绝流渡溪，其溪自南来，抵石山村之左，山环壑尽，遂捣入石穴，想即八洞溪之上流矣。过溪又半里，北抵山麓，是为石山村。乃叩一老人家，登其栏而饭。望多灵正当其南[9]，问其上，有

庐而无居者。乃借锅于老人，携火于村。老人曳杖前导，仍渡溪，东南上土山，共二里，越冈得坞，已在坟墓村之南，与多灵无隔阪矣。老人乃指余登山道曰："此上已（无）岐，不妨竟陟也。"老人始去。

余践土麓东南上，路渐茅塞。披茅转东北行二里，茅尽而土峡甚峻。攀之上，抵石崖下，则丛木阴森，石崖峭削，得石磴焉。忽闻犬声，以为有人，久之不见；见竹捆骈置路傍，盖他村之人乘上无人而窃其笋竹，见人至，辄弃竹而避之巉岨间耳[10]。此间人行必带犬。于是攀磴上，磴为覆叶满积，几不得级。又一里，有巨木横仆，穿其下而上，则老枋之巨，有三人抱者。乃复得坪焉，而茅庵倚之。其庵北向，颇高整，竹匡、木几与夫趺跏洒扫之具俱备。有二桶尚存斗米，惜乎人已久去，草没双扉，苔封古灶，令人恨不知何事忆人间也！令一人爇火灶中，令一人觅水庵侧[11]。断薪积竹，炊具甚富，而水不可得。其人反命曰："庵两旁俱无，亦无路。惟东北行，有路在草树间，循崖甚远，不知何之？"予从之，果半里而得泉。盖山顶悬崖缀石，独此腋万木攒翳。水从崖石滴坠不绝，昔人凿痕接竹，引之成流，以供筒酌。其前削崖断岈，无可前矣。乃以两筒携水返庵，令随夫淅米而炊。令导余西南入竹林中，觅登顶之道。

初有路影，乃取竹觅笋者所践；竹尽而上，皆巨茅覆顶，披之不得其隙。一里，始逾一西走之脊。其脊之西，又旁起一峰以拱巨峰者，下不能见，至是始陟之也。又从脊东上，皆短茅没腰，践之每惊。其路又一里，而始逾一南走之脊。其脊之南，亦旁起一峰以拱巨峰者，北不能瞩，至是又陟之也。此两峰即大歇岭所望合中峰为笔架者。于是从脊北上，短茅亦尽，石崖峻垂，攀石隙以升，虽峻极，而手援足践，反不似从茅之易于颠覆也。直北上一里，遂凌绝顶。其顶孤悬特耸于众石山之上，南北逾一丈，东西及五太，惟南面可跻，而东西北三面皆嵌空悬崖，不受趾焉。顶之北，自顶平分直坠至庵前石磴下，皆巨木丛列，翳不可窥，惟遥望四面，丛山千重万簇，其脉似从西南来者。遥山外列，极北一抹乃五开、黎平之脊[12]；极南丛亘，为思恩九司之岭[13]；惟东北稍豁，则黄窑[14]、里渚所从来者也。南壑之下，重坑隔阪间，时见有水汪汪，盖都泥之一曲也。山高江逼，逆而来则见，随而转又相掩矣。此即石堰诸村之境也。山之东南垂，亦有小水潺潺，似从南向去，此必入都泥者，其在分脊岭之南乎？土人言："登此山者，必清斋数日，故昔有僧

王姓者不能守戒，遂弃山而下。若登者不洁，必迷不得道。”以余视之，山无别岐，何以有迷也？又云：“山间四时皆春，名花异果不绝于树。然第可采食，怀之而下，辄复得迷。”若余所见者，引泉覆石之上，有叶如秋海棠而甚巨，有花如秋海棠而色白，嗅之萼，极清香，不知何种。而山顶巨木之巅，皆蔷薇缘枝缀花，殷红鲜耀，而不甚繁密。又有酸草，茎大如指，而赤如珊瑚，去皮食之，酸脆殊甚。亦有遗畦剩菜，已结子离离。而竹下龙孙[15]，则悉为窃取者掘索已尽。此人亦当在迷路之列，岂向之惊余而窜避者，亦迷之一耶？

眺望峰头久之，仍从故道下。返茅庵，暝色已合，急餐所炊粥[16]，觉枯肠甚适。积薪佛座前作长明灯[17]，以驱积阴之气，乃架匡展蕈而卧[18]。

三月初一日　昧爽起，整衣冠叩佛座前。随夫请下山而炊，余从也，但沸汤漱之而下。仍至石山村导路老人栏，淅米以炊。余挟导者觅胜后山，仰见石崖最高处，有洞门穹悬，随小径抵其西峡，以为将攀崖而上，乃穿腋而下者也。其隘甚逼，逾而北下，东峰皆峭壁，西峰皆悬窍，然其中石块丛沓，萝蔓蒙密，无可攀跻处也。其北随峡而出，又通别坞，不能穷焉。转出村前，乃由其东觅溪水所从入，则洞穴穹然在山坳之下，其门南向，溪流捣入于中，其底平衍而不潭。洞高二丈，阔亦二丈，深三四丈，水至后壁，旁分二门以入，其内遂昏黑莫可进。洞之前，有石柱当其右崖，穿柱而入，下有石坡尽许，傍流渡入，不烦涉水。由石柱内又西登一隙，上复有一龛焉。底平而上穹，亦有石柱前列，与水洞并向，第水洞下而此上，水洞宽而此隘耳。洞中之水，当即透山之背，东北而注于八洞之前者也。出洞，还饭老人家。仍东北循土山而下，渡水过八洞，又北渡水，东南转入石山之峡，过前所憩洞前。又东入重坞，逾分脊之岭，乃下岭东北行坞，复陟冈转陂逾大歇岭，乃北下渡溪，沽酒饮于秦村。又北向渡溪而逾都田之岭，又从岭东随穴中出水北行而抵黄村庵，则惺一瀹茶煮笋以待。余以足伤，姑憩而不行。乃取随夫所摘多灵山顶芽茶，洁釜而焙之，以当吾乡阳羡茶中之茄[19]，香色无异也。此地茶俱以柴火烘黑，烟气太重。而瀹时又捉入凉水煨之，既滚又杂以他味焉。

初二日　别惺一，惺一送余以笋脯。以丝曝干者。乃北行渡溪桥，又北，乃东转入山峡，逾平脊，东过浑水塘上岭，东望鹿桥而北行。

已而北下，渡大溪之水，其水昔高涌于胸，今乃不及脐矣。但北上而崖土淖滑，无可濯处，跣而行。逾坡而下，抵下阱村旧址，有渟涝焉[20]，乃濯足纳履[21]。又东北逾一涧，乃东上高四山之南阪[22]。逾脊又东，升陟陂陀，路两旁皆皆坠井悬窞，或深或浅，皆土山，石孔累累不尽。既而少憩土冈上，其南即截路村。又东逾一冈下坞，有塘一方，潴水甚清，西北从石峰下破涧而去，丛木翳之，甚遥。又东逾冈，水从路侧西流。又东则巨塘汇陂间，乃北坠而下，分为两流，一北入山穴，一东循山嘴，环于黄窑村前，诸塍悉取润焉。乃饭于村栏，询观岩之路[23]。其人曰："即在山后，但路须东径草峡，北出峡口，西转循山之阴，而后可得。"从之，遂东。甫出村，北望崖壁之半，有洞高穹，其门东向，甚峻迥，不可攀。草峡之南，有双峰中悬，又有土山倚其下，是为里诸村，聚落最盛。共二里半，北入草峡。又东北行一里，逾石脊而过，有岐西行，遂从之，即黄窑诸峰石山之阴也。其山排列西北去，北尽于孤山[24]，所谓观岩者正在其中。乃循山东麓行，又三里折而西南，半里而抵其下，则危崖上覆，下有深潭，水潴其中，不知所出，惟从岩北隅泻入巨门，其中窅黑，水声甚沸。盖水从山南来，泛底而出，潴为此潭，当即黄窑之西巨塘分流而捣入山穴者，又透底而溢于此也。乃一出而复北入于穴，水与山和，其妙如此。覆岩之上，垂柱悬旋，纷纭历乱，后壁石脚倒插潭中。其上旋龛回窦，亦嵌漏不一，俱隔潭不能至。潭东南亦有一岩北向，内不甚深；潭东北崖间有神祠焉，中有碑，按之，始知为小观岩。神祠之后，即潭中之水捣入石门处，其门南向，甚高，望其中崆峒，莫须浮筏以进，不能竟入也。久之，仍从神祠东北出平畴，见有北趋路，从之，意可得大道入郡。既乃愈北，始知为独山、怀远道。欲转步，忽见西山下有潭，渊然直逼石崖，崖南有穴，则前北向入门之流，又透此而出也。计所穿山腹中，亦不甚遥，若溯流入，当可抵水声甚沸处。余欲溯流而入，时日已西昃，而足甚艰，遂从潭上东向觅畦而行。半里，将抵一村，忽坠坑而下，则前潭中之水北流南转，遂散为平溪，潆村南而东去。其水甚阔，而深不及尺，导者负而渡。渡溪，遇妇人，询去郡路几许，知犹二十里也。东北上崇涯，遂东出村前，有小路当从东南，导者循大路趋东北[25]，盖西北有大村，乃郡中趋怀远大道。知其非是，乃下坡走乱畦中，既渐失路，畦水纵横，踯躅者五六里。遇二人从南来，询之，曰："大道尚在北。"复莽行二里，乃得大道，直东向行。询之途人，曰："去城尚

十里。”返顾日色尚高，乃缓步而东。其道甚坦，五里，渐陟陂陀，路旁又多眢井坠穴[26]，与太平一辙。于是闻水声淙淙，则石壑或断或连，水走其底，人越其上，或架石为桥，俯瞰底水，所坠不一道，而皆不甚巨。盖小观之水出洞为溪，散衍诸畦洫中，此其余沥[27]，穿地峡而北泄于龙江者也。又东二里，逾冈而下，复得石壑，或断或连，水散溜其下，与前桥同。此乃彭岭桥之水，自九龙来，亦散衍畦洫，故余沥穿峡而北，泄者亦无几也。又东一里半，有庵峙路北，为西道。堂前有塘甚深衍，龙溪细流从东来注，而西北不见其所泄。又东一里，为西门街口，乃南越龙溪，循溪南东行，过山谷祠之后，又半里而抵香山寺，已昏黑矣。问冯使，犹未归也。暑甚，亟浴于盆而卧。

注释

①龙项村：今作龙降。彭村：今作鹏岭。皆在宜山县治西南郊，鹏岭在西，龙降在东。

②鹿桥村：今作六桥，在宜山县西境。

③牛牢村：今仍名牛牢，在宜山县西境，六桥稍西。

④宜山县：为庆远府附郭县，即今宜山县。

⑤都田村：“都”原作“鄙”，上文有都田隘，此应即都田村。

⑥秦村：今作新村，在宜山县西境，距北牙甚近。

⑦路右有二岩骈启：“二”原作“一”，乾隆本同。据文意从丁本、沪本改。

⑧八洞村：今作八峒，在宜山县西南境。

⑨多灵：即多灵山，在宜山县西南境，突起三峰如笔架，轩耸秀丽，可远眺数百里。

⑩巉（chán 馋）：山势高险的样子。岨（jū 居）：同“砠”，戴土的石山，或戴石的土山。

⑪令一人觅水庵侧：“水”原作“火”，据上下文意改。

⑫五开、黎平：明置黎平府隶贵州布政司，置五开卫隶贵州都司，治所同城，皆在今贵州黎平县。

⑬思恩：明置府，治所明初在旧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迁于桥利，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徙治于今武鸣县北隅的府城。思恩九司：为思恩府属九个土巡检司，皆嘉靖七年设。兴隆，今名同，在马山县中部，乔利稍南；那马，今作龙马，在马山县南境，周鹿稍东；白山，即今马山县治；定罗，今名同，在马山县西境，永州稍南；旧城，今名同，在平果县东隅；下旺，在今平果县北境的六着附近；安定，在今都安县南隅，澄江与红水河汇合处的红渡；都阳，今名同，在都安县西境；古零，今名



同，在马山县东南境。

⑭黄窑：今作黄瑶，在宜山县治西南郊。

⑮龙孙：竹笋的别称。

⑯急餐所炊粥：原误倒为“急炊所餐粥”，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⑰长明灯：佛前燃点的灯，昼夜不灭，故称长明灯。

⑱匡（kuāng 框）：即匡床，方正而安适的床。簟（diàn 店）：供坐卧用的竹席。

⑲茄：乾隆本、四库本作“茗”，可从。茗（míng）为茶芽，正与前句“多灵山顶芽茶”一致。“芽茶”，乾隆本、四库本作“茶芽”。

⑳渟涝（tíng lào）：水塘。

㉑纳履（lǚ 旅）：穿鞋。

㉒高四山：原作“高四山”，乾隆本同。沪本作“高狮山”。

㉓询观岩之路：“岩”原作“洞”，据下文及乾隆本、四库本改。

㉔孤山：乾隆本、四库本作“独山”。

㉕导者循大路趋东北：“东北”，沪本作“西北”。

㉖眢（yuān 渊）井：指如井中坠的洼地，中有落水洞，水从中下泄。

㉗沥（lì 历）：液体的点滴。



【今译】

二十八日　天色十分晴朗。早晨起床吃了饭，马上同慧庵和尚动身去多灵山。向西南路过雁山村，又走过龙项村的北边，共八里过了彭岭桥，桥下的水就是九龙潭向北流去的水流了。又走二里登上彭岭，岭南土陇上有村庄，这是彭村。又向西下岭，往西南转入山坞中，峡中筑堤修成水塘，塘水浸满。共五里，越过土岭下走，于是便与石山相遇。又走三里，向南穿过石山山峡，越过山脊往西走，山脊南面于是十分开阔。沿石峰南麓往西行，二里，是黄窑村。此村的西边，石峰前突，这是黄窑山。转过山嘴往西一里，有水流自南面山冈的土山峡中泻下来，分为两条支流：一条顺山嘴往东流，绳索样环绕过村前；一条冲向山麓向北流入石峰而后在石峰后面流出来。涉过水流逆流上登山冈，就见上游也是一个巨大的水塘。山在这里分为南北两列，石峰远远排列而中间横着土山脊，东边望去非常广阔，直达草塘，觉得地势渐渐低下来，但冈峦山坡环绕合拢，反而拦堵成此处水塘。由水塘上往西行，又走二里，就见这里的水渐渐向西流。又向西南二里，下到土洼中，中间积着一塘水，从西北的石峰下形成山涧流去。又向西四里

走上土冈，见南山有个三四家人的村庄，投奔村中去做饭，村中人家关上门避而不出。很久后，推开门进去，给了他少许烟草，立即把村中自酿的浊酒、山间的竹笋供献出来。饭后往西行，四里，有石峰自西北悬在中央延来，到此高高突起，叫高狮山。又走二里，越过山前的土山脊下走，又向西南四里，路过一处荒凉的废址，是下迁村的遗址。又向西上岭，望见一条水流自南面，一条水流自东边，到此处合流后往西流去，这就是下迁江。此江向西北流去。截流渡到南岸，水涨流深，上边到达胸部。渡江后，向南登上土陇行三里，有村庄在南峰东麓，龙门的水流潆绕过村庄往北流去，这是鹿桥村，大路在此岭的西面。于是下岭沿南峰东麓往西行，路过一个浑水塘，共二里越过山脊下行，又走二里出了土山的隘口，到这里山坞便呈南北向远远伸展开去，东西两面都是石山了。又有溪流正当石山之中，自南向北流去，路于是溯流向南进去。二里，走过一座石桥，由溪边向西南行。又一里，有集市在路左，又有村庄在西山下，这里叫黄村，是宜山县西南的偏僻山乡了。有个叫惺一的全州道人，新近在此地建了茅屋，便投宿到他屋中。这时落日还有余辉，我的脚被草鞋磨伤了，并且老和尚慧庵听说此时知府大人将在初一这天到寺中烧香拜佛，打算明天先返回去，所以不再前走了。

二十九日　重新从黄村墟找来一个向导，告别慧庵向南行。一里，有村庄在西麓，叫牛牢村。有一条小溪在村南，自西面的山峡中流出，往东流入南来的溪流中，走路的人渡过小溪，从两条溪水之中向南沿着山走。又是一里多，有个岩洞突起在西峰的山麓，洞口向东，分开荆棘走进洞，洞中平坦而不深。它南边山峰回绕山坞相夹，石窍纵横，藤蔓环拥密蔽，是山穷水尽之处。浓密的林木中不知水从哪里流出来，只听到有潺潺的水声来自脚底而已。从此处走半里，踏着石阶向西上登，石脊高峻。越过山坳往西走，共一里到达山下，〔这里叫都田隘，东边是宜山县，西边是永顺司的分界处。〕见有溪水自西南流来，也是流抵山坳的洞窟之下，穿过这个洞穴往东流出去，就成为黄村的上游了。又向南半里，就渡过这条溪水往西南行，山又分开，环绕成山坞。二里，有村庄在西麓，这是都田村，又叫秦村，是永顺司的叔父邓德本所分管的地方。又向南二里，再渡过这条溪水的上游，这条溪水就是在西北山侧中发源，随即流入都田隘西边的洞穴，又向东流出后

成为黄村的溪水的水流了。又往东南一里，登上土山的冈头，于是转向出到岭坳，向西升降在土冈之上，二里，是大歇岭。石山又分开为南北两列，中间又有土山脊盘绕错落，开始见到多灵山的三座山峰如笔架一样，高悬在西南二十里之外。下岭后，又往西南行走在两山相夹的山坞中三里，于是向西登土山。此山较高，这是永顺司与他叔父分界之处，下山后就是永顺司境内。

向西由山坞中走入石山山峡，渐渐转向西北行。此地荒寂无人居住，但石峰成排竖立，石色青白相间成纹，形态郁郁苍苍曲折蜿蜒，好像雕刻出来的一样，色彩形态全很奇特。五里，路右有两个岩洞成双张开，洞口都是向南，东边的在山麓，可穿过洞穴出到东面，但可惜它太低矮了；西边的在山崖上，可攀岩石上去，而且洞中十分奇幻。由洞口后侧方往北钻进去，窄洞渐渐变暗，由缝隙样的洞穴上登，转到南面出来，已踩在洞口之上了。脚下石板平得如同磨刀石，薄如树叶，用脚踏有嘭嘭嘭的声音如同行走在鼓上，洞中可容纳两三张床。南边有洞穴，向下俯视洞口，好似层层高楼的窗子，只是从外边望它，不觉得它上边中间是空的罢了。它的构造极像会仙山的百子岩，但百子岩粗笨而此处奇幻精巧，百子岩是借助于人力，而这里是出自于天上，优美之处应当是它的十倍了。

坐了很久，于是向南下山，再往西北行。一里，路渐渐下降，望见北边石峰的峰顶，有岩洞呈拱形，洞口朝向东南，外边有朱红色的痕迹，里面通着透出亮光的洞穴，是飞架在峰头的石桥。下走壑谷半里，转向南，开始与溪流相遇。这条溪水从西南的八洞村流来，到这里折向西流入石山峡谷中。于是截流横渡，又南行二里，望见西边有村庄在山坞中，这是八洞村。〔都田村的东边有个八仙洞，是去龙门的路。〕又向南一里，再向南渡溪。过溪后再往南上行，沿着山走一里，转向东南行一里半，直达多灵山北麓。路左有土山，自多灵山盘曲下坠。山后半腰侧旁之处，有个数家人的村庄，这是坟墓村，不知坟墓在何处了。从村前又转向西南行，一里后下山，截流横渡溪水，此溪自南边流来，流抵石山村的左边，山脉环绕壑谷到头，于是捣入石穴中，猜想就是八洞溪的上游了。过溪后又是半里，向北抵达山麓，这里是石山村。于是敲开一位老人的家门，登上他的竹楼吃饭。望见多灵山正当村前，问知山上，有房屋但无人居住。便向老人借了锅，从村中带上火

种。老人拖着拐杖在前领路,仍渡过溪水,向东南上登土山,共二里,越过山冈见到山坞,已在坟墓村的南边,与多灵山不再有相隔的山坡了。老人于是给我指点登山的路说:“这上边已没有岔路,不妨竟自上登。”老人这才离开。

我踩着土山山麓向东南上走,路渐渐被茅草塞住。分开茅草转向东北行二里,茅草完了但土山峡谷非常陡峻。攀上峡谷,抵达石崖下,就见丛林阴森森的,石崖峻峭陡削,在石崖间找到石磴。忽然听见狗叫声,以为有人,很久不见人影;见有成捆的竹子并排放在路旁,大概是其他村子的人乘山上无人来偷山上的竹笋竹子的,见有人来,就扔下竹子躲避到高险的山石间了。〔这一带的人走路必定要带上狗。〕于是攀石磴上走,石磴上盖满堆积的落叶,几乎找不到石阶。又走一里,有棵巨树横卧着,穿过树下上走,是棵巨大的老枋树,有三个人合抱那么粗。于是又走到一块平地上,一座茅草庵坐落在这里。这座寺庵向北,十分高大整齐,竹床、木几案与那些打坐洒扫的器具都很齐备。有两只桶中还存有一斗米,可惜主人已离开很久,荒草掩盖两道门,青苔封住了古旧的炉灶,让人遗憾不知是何事使主人想起了人间!命令一个人在灶中点燃火,命令一人去庵旁找水。砍断的薪柴竹子堆积着,炊具很多,可找不到水。那人反而命令我说:“庵两旁都没有,也没有路。唯有向东北走,有路在荒草树丛间,沿着山崖走十分远,不知通到哪里去?”我听从他的话,果然走半里后找到泉水。原来山顶悬崖危石连缀,独有此处侧旁万木成林簇拥密蔽。水从石崖上不停地滴落下来,从前有人凿有石痕接了竹子,把水接引成流,以供用竹筒舀水。它前方就是悬崖断埂,不能前走了。于是用两个竹筒带水返回庵中,命令随行的脚夫淘米煮饭。命令向导领我向西南走入竹林中,找登山顶的路。



最初有路的影子,是取竹子找竹笋的人踩出来的;竹林完后上走,都是高大的茅草覆盖在头顶,拨开茅草找不到缝隙。一里后,这才越过一条向西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的西面,又在旁边耸起一座山峰拱卫着巨大的主峰,在下边不能看见,到这里才开始登到它上面。又从山脊往东上登,都是短茅草没过腰部,踩着它走常常受到惊吓。这种路又走了一里,这才越过一条向南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的南边,也在旁边耸起一座山峰拱卫着巨大的主峰,从北面不能望见,到这里又

登上它了。这两座山峰就是在大歇岭望见的与中峰合在一起如笔架的山峰。于是从山脊向北上登，短茅草也完了，石崖高峻下垂，攀石缝上登，虽然极陡峻，可手抓脚踩的，反而不像在茅草丛中那样容易跌倒了。一直向北上登一里，终于登上绝顶。峰顶孤悬独耸在众石山之上，南北宽过一丈，东西长达五丈，唯有南面可以上登，而东、西、北三面都是嵌在空中的悬崖，不能承受脚趾。峰顶的北边，从峰顶平直分开一直下坠到庵前的石磴下，都是巨树成丛环列，密蔽不可窥视，只能远望四面，群山千重万簇，山脉似乎是从西南延伸而来的。远山排列在外层，极北边的一线是五开卫、黎平府的山脊；极南边成丛绵亘的，是思恩府九司的山岭；唯有东北方稍微开阔一些，是从黄窑、里渚延伸而来的山。南面的壑谷之下，隔着重重深坑山坡，不时见有一片汪汪的水，大概是都泥江的一个弯曲处。山高江窄，迎面流来就能看见，顺流转去又被遮住了。这就是石堰诸村的地域了。山的东南垂，也有小河潺潺流淌，似乎是从南面流去的，这必定是流入都泥江的水流，它在分水岭的南面吗？当地人说："登此山的人，必定要清心斋戒几天，所以从前有个姓王的和尚不能守戒，终于弃山而下。如果登山的人不干净，必定会迷路。"以我看来，山中别无岔道，凭什么会有人迷路呢？又说："山中四季都是春天，树上名花异果不会断绝。但是只能采了吃掉，万不能揣着下山，否则又得迷路。"如我所见的那样，引泉水石崖下覆处的上方，有种树叶像秋海棠但十分大，有种花如秋海棠可颜色白一些，嗅了嗅它的花萼，极清香，不知是什么品种。而山顶巨树覆盖，都有蔷薇的枝条攀缘花朵连缀，殷红鲜艳，可不怎么茂密。又有种酸草，茎大处如手指，但颜色红如珊瑚，去皮后吃它，特别酸脆。也有遗弃的菜地剩下的菜，已结子十分繁茂。但竹林下的竹笋，却已被偷取的人搜索挖掘光了。此人也应当在迷路之列，难道先前被我惊吓而逃窜躲避的人，也是迷路人中的一个吗？

在峰头眺望了很久，仍从原路下山。返回茅草庵，暮色已经四合，急忙吃了煮好的稀粥，觉得饥肠十分舒服。在佛座前堆积起薪柴作为长明灯，以驱散积久的阴气，于是架起床铺开竹席睡下。

三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整理好衣帽跪拜在佛座前。随行的脚夫请求下山后煮饭，我听从了，只用煮沸的热水冲洗了饥肠就下山。仍来到石山村指路老人的竹楼，淘米煮饭。我携同向导去后山找胜景，

仰面见到石崖最高处,有洞口穹隆高悬,沿小径抵达它西面的峡谷,以为将攀着山崖上登,是向下穿透到山侧的洞。这里的隘口非常狭窄,越过它往北下走,东峰都是峭壁,西峰上全是高悬的石窍,但两峰之中石块丛聚杂沓,藤蔓浓密,没有可攀登之处。它北边顺着峡谷出去,又通着另外的山坞,不能穷尽了。转出到村前,于是由村东去找溪水流入之处,就见洞穴穹然隆起在山坳之下,洞口向南,溪流奔流到洞中,洞底平平地延伸开来而不是水潭。洞高二丈,宽也是二丈,深三四丈,水流到后洞壁,在旁边分出两个洞口流进去,那里边便昏黑下来无法可以进去。洞的前面,有石柱正当洞右的石崖旁,穿过石柱进去,脚下有一尺左右宽的石坡,傍着水流通进去,不必麻烦涉水。由石柱内又向西登上一条裂隙,上边又有一个石龛。底部平而顶上穹隆,也有石柱排列在前边,与水洞同一方向,只是水洞在下面而此洞在上方,水洞宽而此洞窄罢了。洞中的水,应当就是穿透山背,向东北流注到八洞村前的水流了。出洞后,返回老人家中吃饭。仍往东北沿土山下走,渡水后走过八洞村,又向北渡水,往东南转入石山的峡谷,路过从前休息过的洞前。又向东走入重重山坞,越过分水岭,就下岭向东北行走在坞中,再登山冈转山坡地越过了大歇岭,于是向北下岭渡溪,在秦村买酒喝。又向北渡溪后越过都田村的山岭,又从岭东顺着洞穴中流出的水往北走到黄村庵,就见惺一烹茶煮笋等待着了。我因为脚受了伤,暂且休息不走了。于是取出随行脚夫在多灵山顶采摘的芽茶,洗净锅焙茶叶,拿来当我家乡阳羡茶中的芽茶,香味色泽没有不同之处。〔此地的茶叶全是用柴火把它烘黑,烟气太重。而煮茶时又抓入凉水中用微火慢慢煮,水滚后又杂有其他味道了。〕

初二日　辞别惺一,惺一拿笋干送给我。〔用笋丝晒干的。〕于是往北行过了溪上的桥,又向北,就向东转入山峡,越过平缓的山脊,向东越过浑水塘上的山岭,东面望见鹿桥后往北行。不久向北下行,渡过大溪的溪水,溪水前几天高高涌到胸口,今天却不到肚脐了。但是上到北岸山崖上泥淖滑溜,无处可以洗脚,赤着脚走。越过山坡下走,抵达下阱村的旧址,有个水塘,这才洗了脚穿上鞋。又往东北越过一条山涧,于是向东走上高四山的南坡。越过山脊又向东,升登在山坡间,路两旁都是悬坠的陷阱,或深或浅,都是土山,石孔层出不穷。随后在土冈上稍作休息,冈南就是截路村。又往东越过一座山冈下到坞

中，有一个水塘，积水非常清，往西北从石峰下冲破山涧流去，丛林遮蔽着溪水，十分遥远。又向东翻越山冈，水从路旁向西流。又向东就见巨大的水塘汇积在山坡间，从这里向北下泻，分为两条水流，一条向北流入山中的洞穴，一条向东沿着山嘴，环绕在黄窑村前，众多的田地全都取此水灌溉。于是在村中竹楼上吃了饭，打听去观岩的路。村里人说："就在山后，只是路必须向东经过草峡，往北走出峡口，向西转沿山北走，然后才能走到。"听从他的话，于是向东走。刚出村，望见北边崖壁半中腰，有个洞高高隆起，洞口向东，非常高峻深远，不可攀登。草峡的南面，有两座山峰悬在中央，又有土山靠在峰下，这里是里诸村，村落最繁荣。共走二里半，向北进入草峡。又往东北行一里，翻过石山脊，有岔路向西走，就沿它走，就是黄窑村诸峰石山的北面。这里的山往西北排列而去，北面在孤山到了尽头，所谓的观岩正在此山之中。于是沿着山的东麓走，又行三里折向西南，半里后抵达岩洞下，就见上面危崖下覆，下边有深潭，水积在潭中，不知从哪里流出，唯有从岩洞北隅泻入巨大的洞口，洞中深黑，水声极为沸腾。大概水从山南流来，从山底部漫流出来，积为这个水潭，应当就是黄窑村西边巨大的水塘中分流泻入山间洞穴的水流，又透过山底而后在此溢出。竟然一流出便又向北流入洞穴中，水与山的和谐，再美妙不过了。下覆的岩洞上方，石柱下垂如旌旗悬挂，纷纭杂乱，后面的石壁石脚倒插入潭中。它上边石龛孔洞回旋，也是深嵌透空，不一而足，全都隔着深潭不能到达。水潭东南方也有一个岩洞向北，里边不怎么深；水潭东北的山崖上有座神庙，庙中有碑，依照碑文，这才知道是小观岩。神庙之后，就是潭中的水捣入石洞之处，这个洞口向南，非常高，望洞中空荡荡的，不用木筏漂浮，是不能径直进去的。很久，仍从神庙向东北出到平旷的原野中，见有通向北边的路，沿着它走，意料可以走上进府城的大道。随后愈加往北走，才知是去独山、怀远的路。想要掉转脚步，忽然见西山下有个水潭，样子渊深直逼石崖之下，石崖南面有洞穴，就见先前向北流入洞口的水流，又穿出这里流出来了。估计它在山腹中穿流的距离，也不怎么远，如果逆流进去，应该可以到达水声极为沸腾之处。我打算逆流进去，此时日已西斜，而且脚下走路十分困难，终于从潭上向东寻找田地而行。半里，将抵达一个村子，忽然深坑下陷，就见前边潭中的水向北流后转向南，终于散开成为平缓的溪流，绕过村南

往东流去。溪水非常宽阔，但深不到一尺，向导背我渡过去。渡过溪水，遇上一个女人，询问去府城的路有多远，知道还有二十里。向东北走上高岸，于是向东出到村前，有小路应当从东南走，向导沿大路走向东北，原来西北有个大村子，是府城中通向怀远的大道。知道这条路不对，就下坡行走在杂乱的田亩之中，不久渐渐迷了路，田间水流纵横，跌跌撞撞走了五六里。遇见两个人从南边走来，询问他们，说："大道还在北边。"又在草丛中前行二里，这才找到大道，一直向东行。向途中的人问路，说："离城还有十里。"转身回头看天色还早，就缓步向东走。这条道十分平坦，五里，渐渐上登山坡，路两旁又有很多枯井坠穴，与太平府如出一辙。在这里听见水声淙淙响，就见石壑谷时断时连，水流在壑谷底，人越过壑谷上，有的地方用石块架成桥，俯瞰壑谷底的水流，坠入的水道不是一条，但水流都不怎么大。大概是小观岩的水出洞后流为溪水，散开漫流在田间诸条沟渠之中，这里是它残留的末流，穿过地峡往北泄入龙江。又向东行二里，越过山冈下走，又遇到石壑谷，时断时连，水散流在其下，与前边桥下的水流相同。这是彭岭桥的水，自九龙洞流来，也是散开漫流在田间的沟渠中，所以剩余的水流穿过峡谷往北流，流泄的水也不多了。又向东一里半，有座寺庵坐落在路北边，是西道庵。庵堂前有个水塘十分深广，龙溪细小的水流从东边流来注入，可西北方不见塘水外泄的地方。又向东一里，是西门的街口，于是向南越过龙溪，沿溪流南岸往东行，经过黄山谷祠堂的后方，又走半里后抵达香山寺，已经昏黑了。打听冯指挥使，还未归来。热极了，连忙在盆中洗了澡躺下。

【原文】

初三日　余憩足寺中。郡人祉会寺前[①]，郡守始出行香。余倚北檐作达陆参戎书，有一人伺其旁，求观焉，乃冯使之妻弟陈君仲也。名瑛，庠彦[②]。言："此书达陆君，冯当获罪，求缓之。余当作书往促。"并携余书去，曰："明日当来代请。"已而又二人至，一曰谢还拙，一曰陈斗南。谢以贡作教将乐而归[③]；陈以廪而被黜[④]，复从事武科者也[⑤]。二君见余箧中有文、项诸公手书，欲求归一录，余漫付之去。既暮，有河池所诸生杜[⑥]、曾二君来宿寺中，为余言："谢乃腐儒，而陈即君仲之叔，俗号'水晶'，言其外好看而内无实也。"

初四日　余晨起欲往觅陈、谢，比出寺东而陈、谢至，余同返寺中，坐谈久之。又求观黄石斋诗帖。久之去，余随其后往拜，陈乃返诸公手书。观其堂额，始知其祖名陈学夔，乃嘉靖末年进士，曾任常镇兵使者，莅吾邑，有爱女卒于任，葬西门外，为之题碑其上曰："此兵使者陈学夔爱女之墓。吾去之后，不知将夷而去之乎？抑将怜而存之乎？是在常之人已。"过谢君之堂，谢君方留酌，而随行者觅至，请还，曰："有陈相公移酒在寺，相候甚久。"余以谢意不可却，少留饮而后行。比还寺，复领陈君仲之酌。陈出文请正，在此中亦铮铮者。为余言，其邻有杨君者，名姿胜。亦庠生，乃独山烂土司之族[7]，将往其地，"君可一拜之，俟之同行，不惟此路无虞，而前出黔境亦有导夫，此为最便。"余颔之。

初五日　晨起，余往叩陈君。有韦老者，廪将贡矣，向以四等停，兹补试郡中，郡守以其文不堪，复再三令改作，因强余为捉刀[8]。余辞再三，不能已，乃为之作二文。一曰：《吾何执？》一曰：《禄足以代其耕也》。既饭，以稿畀韦，而往叩于陈，陈已他出矣。乃返宿于寺。

初六日　以一书畀吴守备，得其马票。韦亦为余索夫票于戚挥使。以为马与夫可必得，及索之，仍无应者。是日斋戒而占[9]，惟思恩可行，而南丹不吉。其杨生之同行，亦似虚而不实。

初七日　索夫马仍不得。杨姿胜来顾，乃阿迷州杨绳武之族也[10]。言其往黔尚迟，而此中站骑甚难，须买马可行。余占之，颇吉。已而冯使以一金来赆，侑以蔬酒，受之。既午，大雨倾盆，欲往杨处看骑，不果行。下午雨止，余作一柬托陈君仲代观杨骑。是日为谷雨，占验者以甘霖为上兆[11]，不识吾乡亦有之否也？

注释

①祉（zhǐ 止）：祈福。古代风俗，每年有春社、秋社，为祀社神的节日。社即土地神。春社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适当三月初，此次祉会应即春社日。

②庠（xiáng 详）：古代的学校。府学称郡庠，县学称邑庠，府州县学生员则称庠生、庠彦或庠士。彦（yàn 艳）：古代对读书人的美称。

③贡：即贡生。科举制度中，地方儒学生员升入京师国子监肄业者皆称贡生。

④廪（lǐn）：即廪膳生员，省称廪生。明代府州县学生员最初每月都给廪膳，以后须经岁、科两试成绩好的，才取得廪生名义，由官府发给伙食津贴。

⑤武科：科举制度中专为选择武官而设的科目，明代还有定期举行乡试、会试的制度。

⑥诸生：明清时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亦称诸生。

⑦烂土司：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治所在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西隅，都柳江东岸的烂土。

⑧捉刀：代别人作文。

⑨斋（zhāi）戒：古人在求神、祭祀或举行典礼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清心洁身，表示诚敬，称为斋戒。占（zhān）：即占卜、卜问，预测事物的迷信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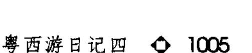
⑩杨绳武：云南广西府弥勒州人，与阿迷接近，但不是阿迷州人。

⑪甘霖（lín 林）：适时而有益于农事的大雨。

【今译】

初三日　我在寺中歇脚。府中的人在寺前举行庙会，知府这才出城烧香拜佛。我靠在北边的廊檐下写送给陆参将的信，有一个人守候在身旁，请求观看此信，是冯指挥使的妻弟陈君仲。〔名叫瑛，是庠生。〕说："此信送给陆君，冯某就将获罪，请暂缓寄信。我将写信去催促。"一并带走了我的信，说："明天将来代为请安。"不久又有两个人来到，一个叫谢还拙，一个叫陈斗南。谢还拙以贡生的资格作教官即将愉快地返乡；陈斗南以廪生的身份被贬黜，再从事武科考试。二君见到我竹箱中有文、项诸公的亲笔信，想要回去抄录一遍，我漫不经心地交给他们去了。天黑后，有河池所的生员杜、曾二君来寺中住宿，对我说："谢还拙是个迂腐的儒生，而陈斗南就是陈君仲的叔父，俗称为'水晶'，是说他外表好看但肚中没有真才实学。"

初四日　我清晨起床后想去找陈斗南、谢还拙，等出到寺东边时陈、谢二人来到了，我同他们返回寺中，坐谈了很久。又请求观看黄石斋的诗帖。很久才离开，我跟随他们后面去回拜，陈斗南于是送还了诸公的亲笔信。观看他堂屋上的匾额，才知道他的祖父名叫陈学夔，是嘉靖末年的进士，曾任常州府兵使者，莅任我县，有爱女死在任上，葬在西门外，为她在墓碑上题词说："这是兵使者陈学夔爱女之墓。我离开之后，不知将把它铲平挖掉呢？还是将同情她保存下去呢？这全在常州府的人了。"到谢君的堂上拜访，谢君将留我饮酒，可随行的人找来了，请求回寺，说："有个陈相公把酒席搬到寺中，等很久了。"我因为谢君的情意不可推却，留下稍微饮了一会儿后动身。到返回寺中



时,又领受了陈君仲的酒宴。陈君仲拿出文章请求指正,在这一带也是佼佼者。对我说起,他的邻居有个杨君,〔名叫姿胜。〕也是庠生,是独山烂土司的族人,即将去他家乡,“您可去拜访他一次,等他一同上路,不仅此去一路不会出意外,而且向前到了贵州境内也有向导,这最为方便。”我点头同意了他。

初五日　早晨起床,我前去叩见陈君。有个韦老者,由廪生将要入贡了,从前以四等被停考,现在来府城补考,知府认为他的文章不堪入目,又再三命令改写,于是强逼我为他代笔。我再三推辞,迫不得已,就为他作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吾何执?》;一篇叫《禄足以代其耕也》。〕饭后,把文稿交给姓韦的,而后去叩拜陈君,陈君已出门到别的地方了。于是返回寺中住下。

初六日　把一封信交给吴守备,得到他给的马票。姓韦的也替我向戚指挥使去要夫票。以为马和脚夫必定可以得到,到去要马要夫时,仍然没有应差的。这天斋戒后占卜,只有思恩府可以走,而走南丹州不吉。那个姓杨的儒生同行的事,也似乎虚而不实。



初七日　去要脚夫马匹仍然没得到。杨姿胜来看望,是阿迷州杨绳武的族人。说起他去贵州还要推迟,而这里驿站的马匹非常难要,必须买马才能上路。我以此事占卜,十分吉利。不久冯指挥使拿来一两黄金赠送,送酒菜来劝餐,接受了这些礼物。中午后,大雨倾盆,想去杨姿胜处看看坐骑,没走成。下午雨停后,我写了一个柬帖托付陈君仲代我观看杨姿胜的马。这天是谷雨,占卜的人把甘霖作为上好的征兆,不知我家乡有没有这个风俗?

【原文】

初九日　零雨浓云,犹未全霁。营中以折马钱至,不及雇骑者十之二。此间人之刁顽,实奥西所独见也。欲行,陈君仲未至,姑待之。抵午不至,竟不成行。下午,自往其家,复他出。余作书其案头作别,遂返寓,决为明日步行计。

自二月十七日至庆远,三月初十起程,共二十三日。

庆远郡城在龙江之南。龙江西自怀远镇,北凭空山,透石穴而出,其源从贵州都匀而下。循北界石山而东,其流少杀于罗木渡,而两岸森石嶙峋过之。江北石峰耸立,中为会仙,东为青鸟,

西为宜山，会仙高耸，宜山卑小。又西为天门拜相山，即冯京祖墓。皆凭临江北，中复开坞，北趋天河县名。者也。江南即城。城南五里有石山一枝，自西而东，若屏之立，中为龙隐洞山，东为屏山，西为大号山，又西为九龙山，皆蜿蜒郡南，为来脉者也。

郡城之脉西南自多灵山发轫。多灵西南为都泥，东北为龙江，二江中夹之脊也。东北走六十里，分枝而尽于郡城。将抵城五里外，先列为九龙山，又东北为大号山[①]，又北结为土山曰料高山，则郡之案也。又北遂为郡城，而龙江截其北焉。

多灵山脉，直东走为草塘堡南之土脊，东起为石壁山，又东而直走为柳州江南岸诸山，又东南而尽于武宣之下柳江、都泥交会处。

龙江，郡之经流也。其东北有小江南入于龙，其源发于天河县北界；其东南则五砻桥诸流北入于龙，其源发于多灵山东境，皆郡城下流也。郡城西南又有小水南自料高山北来，抵墨池西流，是为龙溪。又西则九龙潭之水自九龙山北流，与之合而西北入龙江。此郡城之上流也。

西竺寺在城西门外，殿甚宏壮，为粤西所仅见，然寥落亦甚。其南为香山寺，寺前平地涌石环立，为门为峡，为峰为嶂，甚微而幻，若位置于英石盘中者。且小峰之上，每有巨树箕踞，其根笼络，与石为一，干盘曲下覆，极似苏阊盆累中雕扎而成者。寺西有池，中亦有石。池北郡守岳和声建香林书院，以存宋赵清献公故迹。又西北为黄文节祠，后有卧龙石，前有龙溪西流。宋署守张自明因文节遗风，捐数十万钱建祠及龙溪书院，今规模已废而碑图犹存祠中。其东北即西竺寺也。



城内外俱茅舍，居民亦凋敝之甚，乃粤西府郡之最疲者。或思恩亦然。闻昔盛时，江北居民濒江瞰流亦不下数千家，自戊午饥荒[②]，蛮贼交出，遂鞠为草莽，二十年未得生聚，真可哀也！

绕城之胜有三：曰北山，则会仙也；曰南山，则龙隐也；曰西山，则九龙也。

龙隐岩在郡城南五里，石峰东隅回环北转处也。前有三门，俱西向；后通山背亦有三门，俱东南向。其中上下层叠，纵横连络，无不贯通[③]。今将中道交加处，以巨石窒其穴[④]，洞遂分而为

二。盖北偏一门最高敞，前有佛宇，僧净庵栖之；南偏二门在山腋间，最南者前多宋刻，张丹霞诸诗俱在焉；其中门已无路。余先从南门入，北透暗穴，反从上层下瞰得之，而无从下。仍出南门，攀搜到其处，再携炬入，遂尽其奥里。

北门西向高穹，前列佛宇三楹，洞高不碍其朗。内置金仙像，两旁镌刻皆近代笔，无宋人者。数丈后稍隘，而偏于南畔遂暗黑矣。秉炬直东入，又数丈，有岐在南崖之上。攀木梯而登，南向入穴，有一洼下陷如井，横土板于上以渡。又南，则西壁下有纹一缕，缘崖根而卧，鳞脊蜿蜒，与崖根不即不离，此即所称龙之"隐"者。外碑有记，谓其龙有昂首奋爪之形，则未之睹矣。又南数丈，逾一隘，遂俯石级下坠，则下层穴道亦南北成隙。南透则与中门内穴通，不知何人以巨石窒而塞之。北透过二隘，仰其上，则横板上渡处也。再北，窦隘而穷，遂从横板之窍攀空而上。盖上瞰则空悬无底，而下跻则攀跃可升也。仍北下木梯，复东向直入，又逾一隘，有岐复南去。从之，渐见前窍有光烨烨，则已透山而得后门矣。又数丈，抵后门。其门东南向，下瞰平畴；山麓有溪一枝，环而北透其腋，即五砻之东流之分而北者；其前复有石山一枝环绕为坞，成洞天焉。仍北返分岐处，复东向直入，又数丈，则巨石中踞。由其北隙侧身挨入，有眢井凭空下陷，大三四丈，深亦如之。乃悬梯投炬，令一人垂索而下，两人从上援索以絷梯。其人既下，余亦随之。又东南入一窍，中复有穴，下坠甚隘而深，一飞鼠惊窜上。从其西南攀崖而上，崖内复有眢井空陷，烛之不见其底。循其上西南入穴，遂无可通处。乃仍下，从悬梯攀索而上，依故道直西而出前门。



南门在北洞南二百余步山腋间，俗谓之双门洞。洞前宋刻颇多，而方信孺所题"一洞中分路口三"者，亦在焉。其诗载《一统志》。其上又有张自明《丹霞绝句》曰："玉玲珑外玉崔嵬，似与三生识面来。自有此山才'才'字余谓作'惟'字妙。有此，游人到此合徘徊。"此志所未载也。其左右又有平蛮诸碑，皆宋人年月。由门东向入，辄横裂而分南北，若"丁"字形。南向忽明透山腹，数丈而出后门，此亦后门之最南者也；北向内分两岐，直北遥望有光，若明若暗；东北悬崖而上，累碎石垣横截之。乃先从直北透腋

平入，其下有深窞，循其上若践栈道焉。数丈，北抵透明处，则有门西辟在五丈之下，而此则北门之上层也。其前列柱垂楞，飞崖下悬，与下洞若隔。从隙间俯窥下洞，洞底平直；从履下深入，洞前明敞，恍然一堂皇焉。上层逾隘北转，昏黑不能入。乃从故道南还，复出南门，索炬于北岩，复入。北至分岐处，乃东北逾石垣而下，其内宽宏窈窕，上高下平；数转约二十丈而透出东门，则后门之中也。其前犹垒石为门，置灶积薪，乃土人之樵而食息者。崖旁有遗粟，则戊午避盗者之所藏。门内五丈，有岐东南去，转而西南，共十余丈而穷。

中门在南门北数十步，与南门只隔一崖，上下悬绝，丛箐密翳，须下而复上。搜剔久之，乃得其门。亟觅炬索火于北岩[5]，由门东入，其后壁之上，即南来之上层也。从其下入峡，峡穷，攀而上，其南即上层北转处，向所瞰昏黑不能下者也，而援侧坂可通焉。其东直进又五六丈，有穴穿而下，以大石窒而塞之，即北洞交通之会，而为人所中断者也。大抵北洞后通之门一，南洞后通之门二，而中洞则南通南洞之上层，北通北洞之奥窟。是山东西南三面无不贯彻，惟北山不通，而顶有蚺蛇洞另辟一境云。

蚺蛇洞在龙隐山北绝顶。由山麓遂其东北一里，溪水从两山峡中破壁西北来，水石交和，漱空倒影，曳翠成声，自成一壑，幽趣窅然。渡水，共一里，南向攀崖而上，两崖如削瓜倒垂，中凹若刳，突石累累。缘之上跻，两旁佳木丛藤，蒙密摇飏，时度馨飔[6]。上一里，则洞门穹然北向，正与郡城相对；前有土山当其中，障溪西北去，而环麓成坞者也。门之中，石柱玲珑缀叠，前浮为台，其东辟洞空朗，多外透之窦。东崖既穷，转窍南入，始昏黑，须炬入，数丈无复旁窍，乃出。仰眺东崖之上，复有重龛[7]。攀崖上跻，则外龛甚大，内龛又重缀其上。坐内龛，前对外龛之北，有窦一圆恰当其中，若明镜之照焉。此洞极幽极爽，可憩可栖，惜无滴沥，奈艰于远汲何！

卢僧洞在龙隐北洞之旁，去北数十步即是。其门亦西向而甚隘，今有葬穴于中者，可笑也。既入，中辟一室，从东北攀隙上，又得一小室，其东北奥上悬垂盖，下耸圆笋，若人之首，即指以为卢僧者也。昔盱江张自明[8]候选都门[9]，遇一僧曰："君当得宜州，至

时幸毋相忘。”问:“何以知之?”曰:“以数测之。”问:“居何处?”曰:“南山。”因以香一枝畀之,曰:“依此香觅找,即知所在。”后果得宜,抵南山访之,皆曰:“僧已久去,不知所向矣。”张乃出香爇之,其烟直入此洞,随之入,遂与卢遇。余以为所遇者,即此石之似僧者耳。或又谓:“卢僧自洞出迎,饮以茶。茶中有鼻注,张不能饮[10]。侍者饮之,辄飞腾去。张遂愤而死。忽有风吹其棺,葬九龙洞石间。其棺数十年前犹露一角,今则石合而周之矣。”其说甚怪,不足信也。按张自明以辞曹摄宜州事[11],号丹霞,曾建黄文节祠、龙溪书院,兴学右文[12],惠政于民甚厚。今书院图碑刻犹存,而《统志》不载,可谓失人。至土人盛称其怪诞,又不免诬贤矣。

九龙潭在郡城西南五里平冈之上,有潭一泓,深窅无底,而汇水常溢,北流成溪。九龙洞石山在其南,张自明祷雨有应,请封典焉。石山之北,有岩北向,前有石屏其中,若树塞门。由西隙入,其内辟为巨室,而不甚高。后复有石柱一围,当洞之中。前立穹碑,曰“郡守张自明墓”。此嘉靖间郡守所立。此实石也,何以墓为?从墓东隙秉炬南入,又南则狭隘止容一人,愈下愈卑,不容人矣。仍出洞门,有一碑卧其前,中篆“紫华丹台”四大字,甚古。两旁题诗一绝,左行曰:“百尺长兮手独提,金乌玉兔两东西[13]。”右行止存一句曰:“成言一了闲游戏,”及下句一“赤”字,以下则碑碎无可觅矣。其字乃行草[14],而极其遒活之妙,必宋人笔。惜其碑已碎,并失题者姓名,为可恨!岩之西下又有一峡门,南入甚深而隘,秉炬入,十余丈而止。底多丸石如丹,第其色黄,不若向武者莹白耳。东下又有一覆壁,横拓甚广而平。倚杖北眺,当与羲皇不远。去岩东北四里,石阵排列,自西而东如插屏,直止于香山寺前,俗称为“铁索系孤舟”云。余览罢,即从北行,东渡龙潭北流之涧,东北三里而抵香山寺。寺僧言:“九龙洞甚深,须易数炬;此洞犹丹霞墓,非九龙岩也。”



会仙山在龙江之北,南面正临郡城,渡江半里,即抵其麓。其山盘崖峻叠,东西南三面俱无可上,惟北面山腋间可拾级而登。路从西麓北向行,抵山西北隅,乃东向上跻。第一层,岐而南为百子岩;第二层,岐而南为雪花洞,岐而北为百丈深井岩;直东上岭脊,转而南为绝顶。此皆西北面之胜也。从东麓北向上,直抵绝

壁之下，最东北隅者，为丹流阁，又循崖而西为东观，又西为白龙洞，又西为中观，又西为西观。此皆东南面之胜也。东南之胜在绝壁下，而中观当正南之中；西北之胜在绝顶上，而玄帝殿踞正南之极；而直北之深井，则上自山巅，下彻山底，中辟奥穴，独当一面焉。

百子崖在会仙山西崖之半，其门西向。由下门入三丈余，梯空而上，上复叠为洞，若楼阁然，前门复出下门之上。洞虽不深崇，而辟为两重，自觉灵幻。内置送子大士，故名。是山石色皆青黝，而洞石独赭。南又一洞与上层并列，已青石矣。

雪花洞在会仙山西崖，乃百子之上，而绝顶之侧也。其洞西北向，前有庵奉观音大士。侧叠石为台，置室其上，则释子所栖也。由大士龛后秉炬入，门颇不宏；渐入渐崇拓，有石柱石门；宛转数曲，复渐狭；其下石始崎嵚，非复平底矣。越一小潭，其内南转而路遂穷。洞在最高处，而能窈窕深入，石柱之端，垂水滴沥不绝，僧以器承之，足以供众，不烦远汲，故此处独有僧栖。余酌水饮之，甘冽不减惠泉也。夜宿洞侧台上，三面陡临绝壑，觉灏气上通帝座。

绝顶中悬霄汉，江流如带横于下，郡城如棋局布其前，东界则青鸟山，西界则天门拜相山，俱自北而南，分拥左右，若张两翼。而宜山则近在西腋，以其卑小宜众，则此山之岩岩压众可知矣。峰顶有玄帝殿，颇巨而无居者。殿后有片石凌空，若鼓翼张喙者然。按张自明《龙溪书院图》，绝顶有齐云亭，即此。

深井在绝顶之北，与雪花洞平列。路由二天门东北行，忽从山顶中陷而下，周回大数十丈，深且百丈。四面俱崭削下嵌，密树拥垂，古藤虬结，下瞰不见其底，独南面石崖自山巅直剖而下。下有洞，其门北向，高穹上及崖半，其内下平中远，反可斜瞩。盖洞上崖削无片隙，树莫能缘也。崖之西北峰头，有石横突窨中，踞其上，正与洞门对。傍又有平石一方如砥，是曰棋枰石，言仙自洞下出，升峰头而弈也[15]。余晚停杖雪花洞，有书生鲍姓者引至横突石上，俯瞰旁瞩，心目俱动。忽幽风度隙，兰气袭人，奚啻两翅欲飞[16]，更觅通体换骨矣，安得百丈青丝悬辘轳而垂之下也！僧言其洞直通山南，穿江底而出南山。通山南之说有之，若云穿江别度，

则臆说也。

中观在会仙山南崖之下。缘石坡而上，至此则轰崖削立。前有三清殿，已圮。上有玄帝像，倚崖缀石而奉之，像后即洞门，南向。篝灯而入，历一室，辄后崖前起。攀而上，复得龛一圆，可以趺坐，不甚深。其东崖上大书有“四遇亭”三字。循崖而东三百步，得白龙岩。

白龙洞在中观之东危崖下[17]，洞南向。入门即西行，秉炬渐转西北，其底平坦，愈入愈崇宏；二十丈之内，有石柱中悬，长撑洞顶，极为伟丽。其内有岐东上，而西北仍平，入已愈开拓。中有白石一圆，高三尺，尖圆平整，极似罗筑而成者，其为仙冢无疑。冢后有巨石中亘，四旁愈扩。穿隙而入，其内石柱更多。北入数丈，过一隘，又数丈，石壁忽涌起，如莲下垂，而下无旁窦可入。望其上复窅然深黑，然离地三四丈，无级以登。乃从故道出，仍过白石冢至东上之岐，攀跻而上。其石高下成级，入数丈，石柱夹而成门。逾门脊东下，其处深而扩，底平而多碎石漫其中。渐转而北，恐火炬不给，乃返步由故道出。余游是洞，以云卧阁僧为导，取刍洞口，未及束炬，故初入至白石冢而出；再取刍入，至石壁高悬，无级以登而出；三取刍入，从东岐逾隘下深底，将北转而出。三出皆以散草易爇，不能持久也。洞口有刘棐诗一绝，甚佳，上刻“白龙洞”三大字。



东观在白龙洞东北二百余步，前有三茅真人殿，殿后穹岩覆空，其门南向，中如堂皇，亦置金仙像。东西俱有奥室[18]，东奥下而窅黑，西奥上而通明。岩前大书“云深”二字，国初彭挥使笔也。殿西有洞高穹，其门东向。门之南偏，有石笋高二丈余，镌为立佛，东向洞外；门之北偏，有石屏高三丈余，镌为坐佛，西向洞中。其洞崇峻崆峒，西入数丈，忽下坠深坑，上嵌危石，洞转北入，益深益宏。盖下陷之坑，透石北转于下，上穹之洞，凌石北转于上，中皆欹嵌之石，横跨侧偃，架则为梁，空则为渊，彼此间阻，不能逾涉，故无深入之路，第一望杳黑而已。是洞有题崖者，亦曰“白龙”，又曰“白龙双洞”，乃知洞原有二，前之所入乃西洞，此乃东洞也。西洞路平可行，此洞石嵌，无容着足，其深远皆不可测。洞门题刻颇多，然无宋人笔，最多者皆永乐间题，有永乐四年庐陵郭

子卢佥宪小记云："此乃陆仙翁休服修炼处，石床、丹灶、仙桃、玉井犹存。"按《百粤风土志》，仙翁又名禹臣，唐时人，岂名与字之不同耶？洞两旁龛窦甚多，皆昔人趺坐之所。殿东有小室，亦俱就圮。

丹流阁在东观东北二百余步，其上危崖至此又一折矣。崖前有小阁两重，皆就圮。后阁中置文昌司命像。阁西有洞西入，其门东向，甚高。门之内，有石夹耸成关，架小庐其上，亦甚幽爽，皆昔人栖真之处也。由洞内西入数十丈，渐隘而北转，路亦渐黑，似无深入处，遂不及篝灯。阁北上崖裂折，下岭倒坠，北路遂尽，此中观东北之胜也。此处庐阁处处可栖，今俱凋敝，无一人居，以艰于水也。诸洞惟雪花有滴沥。

西观在中观西三余步危崖之上，上下皆石壁悬亘。后有洞，亦南向。余至中观，仰眺不见，遂折而东行；既下山麓，始回睇见之，不及复往矣。闻会仙山西南层崖上，又有仙姑岩，由西南山麓攀跻上，当在西观上层，雪花、百子岩南崖，无正道也。此中观西崖之胜也。



宜山在会仙山之西，龙江之北。其东又有小石一支并起，曰小宜山。二山孤悬众峰之间，按志以其小而卑，宜于众，故名。旧宜山县在江南岸、西竺寺西，正与此山相对。或又称古宜山县在江北，岂即在此山下耶？县今为附郭矣[19]。

多灵山最高耸。其上四时皆春，瑶花仙果，不绝于树。登其巅，四望无与障者。其山在郡城西南九十里，永顺司邓宗胜之境，乃龙江西南，都泥江东北，二江中分之脊也。其来脉当自南丹分枝南下，结为此山；东行至青塘之南，过脊为石壁堡山；又东走而环于柳江之南，为穿山驿诸山[20]；而东尽于武宜之西南境，柳、都二江交会之间[21]。

卧云阁在龙江北半里，周氏之别墅也。周氏兄弟五人，俱发隽，有五桂坊匾。营园于此，名金谷。今已残落，寂无一人。惟阁三楹犹整洁，前后以树掩映可爱。主人已舍为玉皇阁，而中未有像，适一老僧自雪花分来守此，余同徜徉于中。其西南临江，又有观音阁，颇胜而有主者，余不及登。

注释

①大号山：原作“火号山”，乾隆本、四库本同，皆误，从本日前记改。《嘉庆重修一统志》庆远府山川载：“大号山，在宜山县南二里，县境诸山，惟此独高。”《清史稿·地理志》亦载：宜山县“南，大号。”

②自戊午饥荒：“戊”，此处及南门条原俱作“或”，据十二日记改。戊午：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

③无不贯通：原缺“贯”字，空一格，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④以巨石窒其穴：原缺“石”字，空一格，“窒”原作“窑”，据乾隆本、四库本改、补。

⑤亟觅炬索火于北岩：原缺“岩”字，空一格，据本日记南门条补。

⑥馨（xīn 欣）：散布很远的香气。

⑦龛（kān 堪）：壁上的石室。

⑧张自明：建昌人，南宋嘉定时，以宜州教授摄州事，用州中余钱二十万建龙溪书院，后授知宜州。

⑨都门：原为都中里门，后通称首都为都门。



⑩鼻注：岭南一些民族有鼻饮的习惯，即饮吸东西不用口而用鼻子，其法系用一根管子接到鼻子里吸进去，该管即称鼻注。

⑪曹：州郡所置的属官。辞曹：即户曹，为各州郡主管民户的属官。摄（shè）：代理。宜州：宋置，在今广西宜山县。

⑫右文：崇尚文治。

⑬金乌：太阳的别称。玉兔：月亮的别称。

⑭行草：汉字书法中，介于正楷与草书间的字体称行书，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没有正楷那样端正。其中，楷法多于草法的称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称行草。

⑮弈（yì 亦）：下棋。

⑯奚啻（xī chì 溪翅）：何止，岂但。

⑰白龙洞：乾隆本、四库本作“白龙岩”，季抄本上述中观条亦作“白龙岩”。“岩”通“洞”，即岩洞，大体广西俗称岩，贵州、云南俗称洞。

⑱奥（ào）室：洞的深处。

⑲附郭：府治所在地的县，与府同城，因称附郭县，又作“倚郭”或“倚”。

⑳穿山驿：今仍作穿山，在柳江县南境的公路边。

㉑而东尽于武宣句：柳、都二江交会处在今象州西南隅的石龙附近，武宣西北隅以江为界，此山实际没有到达武宣境，“武宣”似为“象州”之误。

【今译】

初九日　下着零星雨，天有浓云，还未全部晴开。军营中把马匹

折成钱送来,数额不到雇马的十分之二。这里的人的刁顽,实在是粤西所仅见的。想要上路,陈君仲未来,暂且等一等他。到中午还未到,终于不能成行。下午,亲自去他家,又是出门他往。我写了封信放在他的案头告别,就返回寓所,决定为明天步行做准备。

从二月十七日到庆远府,三月初十上路,共二十三天。

庆远府城在龙江的南岸。龙江从西边的怀远镇,北边紧靠空山,穿过石穴流出来,〔它的源头从贵州都匀府流下来。〕沿北面一列石山往东流,江流稍小于罗木渡,但两岸森然嶙峋的怪石超过它。江北岸石峰耸立,中间是会仙山,东边是青鸟山,西边是宜山,〔会仙山高耸,宜山矮小。〕再在西边是天门拜相山,就是冯京的祖坟。都凭临在江北,中间又开为一个山坞,是往北通向天河〔是县名。〕的通道。江南就是府城。城南五里处有一座石山,自西往东延伸,似屏风一样竖立,中间的是龙隐洞山,东边是屏山,西边是大号山,又往西是九龙山,都蜿蜒在府城南边,成为延伸而来的山脉。

府城的山脉自西南方的多灵山发端。多灵山西南是都泥江,东北是龙江,是两江中间相夹的山脊。向东北延伸六十里,分出支脉而后在府城到了头。将到府城五里之外,先排列为九龙山,又往东北是大号山,又向北盘结为土山叫做料高山,是府城的案山。又往北便是府城,而龙江截过它的北边。

多灵山的山脉,向正东延伸成为草塘堡南边的土山脊,在东面突起为石壁山,又往东一直延伸成为柳州府柳江南岸的群山,又向东南在武宣县的柳江下游与都泥江相汇之处到了尽头。

龙江,是庆远府的主要河流。府东北部有条小江往南流入龙江,它的源头发源于天河县北境;府东南部则有五碧桥下的诸条水流向北流入龙江,它们的源头发源于多灵山东境,都是府城的下流了。府城西南又有条小河自南边的料高山往北流来,流抵墨池往西流,这就是龙溪。又往西有九龙潭的水自九龙山往北流,与龙溪汇合后向西北流入龙江。这是府城的上游。

西竺寺在府城西门外,殿宇非常宏伟壮丽,是粤西所仅见的,然而也十分冷落。它的南面是香山寺,寺前平地上石峰涌起环绕而立,是大门是峡谷,是山峰是屏障,非常精微而奇幻,好像安置

在英石盘中的样子。况且小峰之上，每每有巨树盘踞着，树根笼罩缠绕，与岩石融为一体，树干屈曲下覆，极似苏州盆景中雕凿捆扎而成的模样。寺西有水池，池中也有岩石。水池北边知府岳和声建有香林书院，以保存宋代赵清献公的故迹。又往西北是黄文节祠，后边有卧龙石，前边有龙溪往西流淌。宋代代理知府张自明承袭黄文节的遗风，捐钱数十万修建了祠堂与龙溪书院，今天建筑物的规制已经荒废但石碑地形图还保存在祠堂中。它东北面就是西竺寺了。

城内外都是茅屋，居民也是非常困苦，是粤西各府城中最疲敝的地方。〔或许思恩府也是这样。〕听说从前繁荣时，江北岸濒江瞰流的居民也不下数千家，自从戊午年闹饥荒以来，蛮族盗贼交替出现，终因极为穷困变为荒芜之地，二十年来未能生殖人口积聚财富，真可悲呀！



围绕府城的胜景有三处：一是北山，就是会仙山了；一是南山，就是龙隐山了；一是西山，就是九龙山了。

龙隐岩在府城南边五里，是石峰东角落向北回绕转折之处。前边有三个洞口，都是向西；后面通到山背后也有三个洞口，都朝向东南。洞中上下层层叠叠，纵横连接，无处不贯通。如今将中间通道相交之处，用巨石堵住了洞穴，洞便分为两半。大体上北边的一个偏洞口最高敞，前边有佛寺，僧人净庵住在寺中；偏在南边的两个洞口在山侧，最南的洞口前边有很多宋代的碑刻，张丹霞的诸诗都在那里；那中间的洞口已无路。我先从南洞口进去，向北穿过暗穴，反而从上层往下俯瞰到它，但无法下去。仍走出南洞口，攀援搜寻到那里，再带着火把进洞，终于观遍了它里边的隐秘之处。

北洞口向西高高隆起，前边排列着三间佛寺，洞高大不妨碍洞中的亮光。洞内放着金佛像，两旁的碑刻都是近代人的笔迹，没有宋人的。数丈后稍稍变窄，而偏在南边一侧便黑暗下来了。举着火把一直向东深入，又走数丈，有岔洞在南边石崖之上。攀着木梯上登，向南走入洞穴中，有一个洼坑下陷如井一样，在上面横放了木板渡过去。又往南，就见西面石壁下有一缕石纹，沿着石崖根部躺卧着，满是鳞片的石脊蜿蜿蜒蜒，与石崖根部不即不

离，这就是所称的龙“隐藏”之处了。外边石碑上有碑记，说是这条龙有昂首举爪的形态，却没有看到。又向南进数丈，越过一条隘道，于是俯身沿石阶下坠，就见下层洞穴的通道也是成为南北向的缝隙。往南通进去就与中间洞口内的洞穴相通，不知是何人用巨石把它堵塞住了。向北钻过两处隘口，仰望头上，就是在上面横放木板渡过去之处了。再向北，洞变窄而到了头，便从横放木板的石窍攀高空而上。原来从上面下瞰是空悬无底，但从下边上登却可以攀跳着上升。仍向北走下木梯，再向东径直进去，又越过一个隘口，又有岔洞往南去。从岔洞走，渐渐见到前方的洞中有闪闪的亮光，就已经穿透山腹走到后洞口了。又走数丈，抵达后洞口。洞口朝向东南，下瞰平旷的田野；山麓有一条溪流，环绕着往北穿流过山侧，就是五碧桥以东的水流往北分出的支流；山前又有一座石山环绕成山坞，成为洞天。仍向北返回到分岔之处，再向东一直深入，又走数丈，就见巨石盘踞在中央。由巨石北边的缝隙侧身挤进去，有枯井凌空下陷，大三四丈，深处也如此。于是悬挂梯子投下火把，命令一个人垂在绳子上下去，两个人从上面拉住绳子以拴住梯子。那人下去后，我也跟着他下去。又向东南走入了一个石窍，其中又有洞穴，陷下去非常狭窄而且很深，一只蝙蝠惊窜上去。从西南攀石崖上登，石崖内又有陷入空中的枯井，用火照不见它的底。沿着它上边向西南走入洞穴，终于无处可通。于是仍然下来，从悬梯上抓住绳子上爬，照着原路一直向西出了前洞口。

南洞口在北洞南边二百多步的山侧，俗称为双门洞。洞前宋代碑刻很多，而且方信孺所题“一洞之中分为三个路口”的碑文也在其中。他的诗收载在《一统志》中。它上方又有张自明的《丹霞绝句》，说：“里面玲珑外面崔嵬都似玉，好似三生有缘见面来。自有了此山才〔‘才’字我认为改作‘惟’字好。〕有此洞，游人到了这里该舍不得离开。”这是志书未收载的。它的左右又有平定蛮族的诸多碑记，落款都是宋朝人的年月。由洞口向东进去，马上南北横向分开，好像“丁”字的形状。南面忽然有亮光透入山腹，数丈后出了后洞口，这也是后洞口中最南边的洞口了；北面洞内分出两个岔洞，正北远远望去有亮光，似明似暗；东北的悬崖之

上，垒起碎石墙横堵在洞中。于是先从正北穿过侧旁平缓走进去，它下边有深井，沿着它上面走好像踩在栈道上。数丈后，向北抵达透入亮光之处，就见有洞口在西边开在五丈之下，而这里是北洞口的上层。它前边排列着石柱垂着窗棂，飞崖下悬，与下洞好像隔开了。从缝隙间俯身窥视下洞，洞底又平又直；从脚下深入进去，洞前明亮宽敞，恍然是一个厅堂。上层穿过隘口往北转，昏黑下来不能深入。只得从原路向南返回来，又出了南洞口，在北洞中找来火把，再进去。往北走到分岔之处，就向东北翻过石墙下走，那里面宽敞宏大深远，顶上高底下平；转了数个弯约有二十丈后钻出了东洞口，就是后洞口中间的一个。它前边仍然垒起石块作为门，安了灶堆积着柴火，是当地打柴的人吃饭休息的地方。山崖旁有遗下的粮食，是戊午年躲避盗贼的人贮藏的。洞口内五丈处，有岔洞往东南去，转向西南，共走十多丈便到了头。

中洞口在南洞口北边数十步，与南洞口只隔着一座山崖，上下悬绝，成丛的竹林密蔽，必须下山后再上登。搜索了很久，才找到这个洞口。急忙在北洞中找来火把取来火种，由洞口往东进去，它后面的洞壁之上，就是从南面来的上层了。从它下边走入峡谷，峡谷完后，攀登而上，它南边就是上层向北转之处，先前从上俯瞰昏黑得不能下走的地方，但攀着斜坡可以通过其中。从它东面一直前进又有五六丈，有个洞穴穿下去，用大石块堵塞在洞中，就是与北洞互通的会合而被人从中阻断的地方。大体上北洞后面通着一个洞口，南洞后面通着两个洞口，而中洞却往南通到南洞的上层，往北通到北洞的深奥之中。这座山东、西、南三面无不贯通，唯有山北面不通，但山顶有个蚺蛇洞另外辟出一个境界来了。

蚺蛇洞在龙隐山北面的绝顶。由山麓一里路走到山的东北面，溪水从西北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中冲破石壁流来，水石交相应和，冲刷着空濛的倒影，拖着翠色流成响声，自成一个壑谷，幽静的情趣十分深远。渡过溪水，共一里，向南攀登山崖上走，两侧的山崖如剖开的瓜一样倒垂着，中间下凹好似挖空的一样，突立的岩石重重叠叠。沿着山崖上登，两旁优美的树木成丛的藤葛，蒙蒙密密，飘扬摇曳，不时吹过馨香。上登一里，就见洞口穹然向

北，正好与府城相对；前方有土山正当坞中，挡住溪流往西北流去，是环绕山麓成为山坞的地方。洞口的中央，石柱玲珑连缀堆叠，前边浮起成为平台，它东面辟开的洞空阔明朗，有很多穿透到外面的孔洞。东边的石崖完后，转入石窍中往南进去，开始昏黑下来，须要火把进去，走数丈不再有旁洞，这才出来。仰面眺望东面的石崖之上，又有两重石龛。攀着石崖上登，就见外边的石龛很大，里边的石龛又重叠连缀在它上方。坐在内龛中，前边对着外龛的北面，有一个圆形的孔洞恰当其中，好像明镜一样照耀。此洞极幽静极明朗，可以歇息可以居住，可惜没有滴水，怎么受得了到远处去汲水的艰辛呢！

卢僧洞在龙隐岩北洞的旁边，距北洞几十步便是。洞口也是向西但非常狭窄，如今有人在洞中安葬墓穴，可笑呀！进洞后，中间辟开一个石室，从东北攀缝隙上去，又找到一个小石室，它东北的深处顶上悬垂着伞盖，下边耸起一个圆形石笋，像人的头，就是指认为是卢僧的地方了。从前盱江人张自明在京城等候选官，遇到一个僧人说："您将得到宜州，到那时希望不要相忘。"问："凭什么知道此事？"答："根据定数测知的。"问："住在何处？"答："南山。"于是把一炷香交给他，说："靠这炷香来寻找，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后来果然得到了宜州，来到南山查访他，都说："僧人已离开很久，不知到哪里去了。"张自明于是拿出香来点燃，香烟径直进入此洞，跟随烟气进洞，便与卢僧相遇。我以为他遇上的，就是这块形状似和尚的岩石。有人又说："卢僧从洞中出来迎接，拿茶给他饮。茶中有鼻注，张自明不能饮下去。侍从的人饮了茶，马上飞腾而去。张自明终于愤恨而死。忽然有风吹走了他的棺材，葬在九龙洞的岩石间。他的棺材数十年前还露出一个角落，今天岩石便合拢来遮遍了棺材了。"这种说法十分怪异，不值得相信。〔据考察，张自明以户曹的身份代理宜州的政事，别号叫丹霞，曾修建黄文节祠、龙溪书院，兴办学校，崇尚文治，给百姓的仁政十分深厚。今天书院的地图碑刻还保存着，可《一统志》不记载，可说是对人物失察。至于当地人极力称赞他的怪诞之事，又不免是诬蔑圣贤了。〕



九龙潭在府城西南五里处的平缓山冈之上，有水潭一泓，渊

深无底，而积水常流不停地溢出去，向北流成溪。九龙洞的石山在它南边，张自明祷告求雨有了应验，请求朝廷封赐祭典此山。石山的北面，有个岩洞向北，前边有岩石挡在其中，像树一样塞在洞口。由西边的缝隙进去，它里边拓开为巨大的石室，但不怎么高。后面又有一根石柱，位于洞的中央。前边立有一块大碑，写着“知府张自明之墓”。〔这碑是嘉靖年间的知府立的。〕这确实是石头，怎么会是墓呢？从墓东的缝隙举着火把向南进去，再往南就狭窄得只容得下一个人，越下走越矮，不容深入了。仍出到洞口，有一块碑倒卧在洞前，中间用篆文刻着“紫华丹台”四个大字，十分古朴。两旁题着一首七绝诗，左边一行写着：“百尺之长啊一手独提，红日皎月两头各东西。”右边一行只存留下一句，写着：“成约一旦了结闲游戏，”以及下一句的一个“赤”字，以下的碑碎了无处可找了。诗句的字体是行草，而极尽这种字体遒劲活泼的妙趣，必定是宋人的笔迹。可惜此碑已碎了，并且失去了题诗人的姓名，实为遗憾！岩洞西边的下方又有一个峡口，向南进去很深又很窄，举着火把进去，十多丈就到了头。洞底有很多石丸如丹砂，只是石色发黄，不如向武州的那样晶莹洁白罢了。往东下去又有一处下覆的石壁，横向拓开非常宽广而且很平整。拄着手杖向北眺望，应当与伏羲皇帝时的太古时代不远了。距岩洞东北四里处，岩石如军阵一样排列着，自西排到东如下插的屏风，一直到香山寺前才到头，俗称为“铁索系孤舟”。我观览完毕，立即从北行，向东渡过九龙潭往北流的涧水，向东北走三里抵达香山寺。寺中的僧人说：“九龙洞非常深，要换几次火把；此洞仍是张丹霞墓洞，不是九龙岩。”

会仙山在龙江的北岸，南面正面临府城，渡江后走半里，就到达山麓。此山陡峻的山崖盘绕重叠，东、西、南三面都无处可上，仅有北面从山侧可沿石阶上登。路从西麓向北走，抵达山的西北隅，于是向东上登。第一层，岔向南边是百子岩；第二层，岔向南边是雪花洞，岔向北边是百丈深井岩；一直向东登上岭脊，转向南是绝顶。这都是西北面的胜境。从东麓向北上登，直达绝壁之下，在最东北角落的，是丹流阁，又沿着山崖向西走是东观，又往西是白龙洞，又往西是中观，再往西是西观。这都是东南面的胜

境。东南一面的胜境在绝壁下，而中观正当正南方的中间；西北一面的胜境在绝顶上，而玄帝殿盘踞在正南方的极高处；而正北方的深井，却是上边起自山顶，下边通达山底，中间辟开深远的洞穴，独当一面。

百子崖在会仙山西面山崖的半中腰，洞口向西。由下洞口进去三丈多，踏着石梯凌空上登，上边又重叠成洞，好像楼阁一样，前边的洞口出来又在下洞口的上方。洞虽然不高深，但辟为两层，自然觉得灵妙奇幻。洞内放着送子菩萨，所以起这个名字。这座山的石色全是青黑色，但洞中的岩石唯独是赭红色。南面又有一个洞与上层并列，已是青石了。

雪花洞在会仙山西面的山崖上，就在百子崖之上，在绝顶的侧边。此洞朝向西北，前边有座寺庵供奉着观音菩萨。侧边用石块垒砌成平台，台上建了房子，是僧徒住的地方。由观音菩萨佛龛后举着火把进去，洞口不怎么宽大；渐渐进去逐渐变高变宽，有石柱石门；转过几个弯，又逐渐变窄；脚下的石头开始崎岖不平，不再是平坦的洞底了。越过一个小水潭，由它里边向南转后路便断了。洞在最高处，却能够幽深地深入进去，石柱的顶端，水滴不停地滴，僧人用容器接水，足够供给众多的人，不必麻烦到远处去频繁地取水，所以唯独此处有僧人居住。我舀水喝下，甘甜清凉不比惠泉差。夜里住宿在洞侧边的平台上，三面下临陡绝的壑谷，觉得弥漫在天地间的浩荡之气上通天庭。

绝顶高悬在云天之中，江流如衣带横在下方，府城如棋盘一样在它前方铺开，东面是青鸟山，西面是天门拜相山，都是自北延向南，分在左右拥围着，好似张开的两只翅膀。而宜山就近在西侧，因为它矮小适宜一般人攀登而得名，那么此山压倒群山的高峻之状可想而知了。峰顶有座玄帝殿，相当巨大却无人居住。殿后有片状的岩石凌空而起，好像鼓动翅膀张开嘴巴的样子。〔根据张自明的《龙溪书院图》，绝顶有个齐云亭，就是此地。〕

深井在绝顶的北面，与雪花洞平排并列。路由二天门往东北行，忽然从山顶中陷下去，周围大数十丈，深近百丈。四面都崭然陡削地向下深嵌，浓密的树丛围抱下垂，古藤盘结，向下俯瞰不见底，独有南面的石崖从山顶一直剖下去。下边有洞，洞口向北，高

高向上隆起到达石崖半中腰，洞内下边平坦中间深远，反而可以斜视。原来洞上的石崖笔直没有丝毫缝隙，树不能顺着生长。石崖西北方的峰头，有岩石横突在深井中，盘踞在深井的上方，正好与洞口相对。旁边又有一块平坦的岩石如磨刀石，这叫做棋枰石，说是仙人从下边的洞中出来，升到峰头下棋。我晚上停宿在雪花洞，有个姓鲍的书生领路来到横突的岩石上，向四旁俯瞰观览，心目全都受到震动。忽然幽景中山风透过缝隙吹来，兰花香气袭人，岂止是想插上两翅飞翔，更想去找全身脱胎换骨的方法了，哪里能找到百丈长的青丝带悬挂在辘轳上垂到下面去呀！僧人说此洞直通到山南面，穿过江底而后通到南山。通到山南面的说法是有的，如果说穿过江底通到别的地方，却是凭主观推测的说法了。

中观在会仙山南面山崖之下。沿石坡上走，到此处就见崩裂的山崖笔直竖立。前边有三清殿，已坍塌。上边有玄帝像，紧靠石崖连缀着石壁供奉着它。像后就是洞口，向南。点亮油灯进去，经过一个石室，后边的石崖马上向前突起。攀登上去，又见到一个圆形石龛，可以盘腿打坐，不怎么深。它东面的石崖上大大地写有“四遇亭”三个字。沿着石崖往东走三百步，就到了白龙岩。



白龙洞在中观东边的危崖之下，洞向南。进洞口后立即往西行，举着火把慢慢转向西北，洞底平坦，越进去越高大；二十丈之内，有石柱悬在中央，长长的撑到洞顶，极为雄伟壮丽。洞内有岔洞往东上走，可西北依然平坦，进去不久越开阔。其中有一块圆形白石，高三尺，又尖又圆十分平整，极似逐一排列修筑而成的样子，它是仙人的坟墓无疑。墓后有巨石横亘在中间，四旁愈加宽阔。穿过缝隙进去，那里面石柱更多。往北深入数丈，过了一个隘口，又走数丈，石壁忽然平地涌起，如莲花下垂，可下边无旁洞可以深入。望那上边重又杳渺深黑，然而离地面有三四丈，没有台阶可登。只好从原路出来，仍经过白石坟墓走到东边上方的岔洞，攀登而上。这里的岩石高低不一形成台阶，进去数丈，石柱相夹成门。穿过门洞下的石脊往东下走，此处又深又宽，洞底平坦但有许多碎石遍布其中。渐渐转向北，担心火把不够，只好返身由原路出来。我游览这个洞，请云卧阁的僧人作向导，到洞口取干草，未来得及捆火把，所以初次进洞到了白石坟墓便出来了；第

二次取了干草进去，走到高悬的石壁，没有台阶可登便出来了；第三次取了干草进去，从东边的岔洞穿过隘口下到深洞之底，将转向北便出洞来。三次出洞都是由于散草容易燃尽，不能持久。洞口有刘棐的一首绝句诗，非常好，上边刻着“白龙洞”三个大字。

东观在白龙洞东北二百多步处，前边有三茅真人殿，殿后穹隆的岩洞覆在空中，洞口向南，洞中如厅堂，也放有金佛像。东西两侧都有幽深的石室，东侧的深处在下方，幽深漆黑，西边的深处在上方，通明透亮。洞前大写着“云深”二字，是明朝初年彭指挥使的手笔。殿西有个洞高大穹隆，洞口向东。洞口偏南之处，有根石笋高二丈多，凿刻成站立的佛像，面向洞外的东方；洞口偏北之处，有座石屏风高三丈多，雕凿成坐立的佛像，面向西方的洞中。此洞高峻空阔，向西进去数丈，忽然脚下陷为深坑，上边嵌着危石，洞转向北进去，更深更大。原来下陷的深坑，穿过危石往北转到下边，上面穹隆的山洞，凌驾在危石上向北转到上边，中间全是高峻的岩石，横跨侧卧，高架的就成为桥梁，空着的就成为深渊，彼此之间阻隔，不能跋涉，所以无深入的路，仅只是一眼望去的深黑而已。此洞崖壁上有人题字，也叫“白龙”，又叫“白龙双洞”，才明白白龙洞原来有两个洞，先前进去之处是西洞，此处是东洞。西洞路平可以行走，此洞岩石深嵌，不容落脚，它的深远全然不可测。洞口题辞碑刻很多，然而没有宋人的笔迹，最多的是永乐年间的题辞，有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庐陵人佥都御史郭子卢的小记说：“此地是陆休服仙翁修炼之处，石床、炼丹灶、仙桃、玉井还保存着。”据《百粤风土志》，仙翁名字又叫禹臣，是唐代人，难道是他的名与字不同吗？洞两旁石龛洞穴非常多，都是前人盘腿打坐的场所。殿东有小屋，也全都坍塌。

丹流阁在东观东北二百多步处，它上方危崖到此处又是一道转折处了。石崖前边有两层小楼阁，都将近倒塌。后面的阁子中放有文昌司命君的坐像。阁子西边有洞往西进去，洞口向东，非常高。洞口之内，有岩石相夹高耸成为关隘，它上边建了小屋，也十分幽静爽朗，都是前人修真养性之处。由洞内向西深入几十丈，渐渐变窄向北转去，路也渐渐黑下来，似乎无深入之处，便不忙点灯。阁子北面上方的山崖断裂开，倒坠到下面的山岭，北面

的路便到了头，这是中观东北面的胜景。〔此处的房屋楼阁处处可以居住，如今全都衰败了，无一人居住，是因为取水艰难。诸洞之中唯有雪花洞有滴水。〕

西观在中观西边三百多步的危崖之上，上下都是悬亘的石壁。后面有洞，也是向南。我到中观时，仰面眺望不见洞，就折向东行；下到山麓后，这才回头仰视见到洞，来不及再去了。听说在会仙山西南的层层山崖之上，又有个仙姑岩，由西南面的山麓攀登上去，应当在西观的上层，雪花洞、百子岩南面的山崖上，没有正道可通。这是中观西面山崖上的胜景。

宜山在会仙山的西边，龙江的北岸。它东面又有一座小石山并排耸起，叫做小宜山。两座山孤悬在群峰之间，根据志书，是因为它又小又矮，适宜一般人攀登，所以得名。旧宜山县在龙江南岸、西竺寺西边，正好与此山相对。又有人称古宜山县在龙江北岸，难道就在此山之下吗？宜山县今天成为附郭县了。



多灵山最为高耸。山上四季都是春天，美玉般的鲜花与仙境中的果子，在树上不断。登上山顶，四面望去没有遮挡的山。此山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永顺司邓宗胜的辖境内，是龙江西南方，都泥江东北方，是分隔这两条江的山脊。它延伸来的山脉应当起自南丹州分出支脉南下，盘结为此山；往东延伸到青塘的南面，山脊延伸过之处成为石壁堡山；又向东延伸环绕在柳江的南面，成为穿山驿诸处的群山；而后向东在武宣县的西南境到了头，在柳江、都泥江两江相汇处之间。

卧云阁在龙江北面半里处，是周家的别墅。周家兄弟五人，都发奋不凡，〔有五桂坊的匾额。〕在此营建了园林，起名叫金谷园。如今已残破衰落，荒寂无一人。唯有三处的楼阁还整洁，前后有树掩映着，幽静可爱。主人已施舍作为玉皇阁，但阁中没有神像，恰好一个老和尚从雪花洞分出来守在此地，我同他闲游在园中。它西南边面临龙江，又有个观音阁，相当优美而且有主管的人，我来不及登。

【原文】

初十日　晨起饭于香山寺，云气勃勃未已，遂别慧庵行，西取南丹

道去。随龙溪半里，逾其北，即西门外街之尽处也。又半里，见又一溪反自西南来，乃九龙之流散诸田壑，北经西道堂之前东折而来。龙溪又西流而合，两水合于西街尽处，即从路下北入石穴而注于江。又半里，过西道堂，又西五里，过前小观还所过石桥架于石壑间者，其水乃小观所出之支也。过桥，西南有岐，即前小观所来大路，从桥西直行，乃怀远大道也。直西行又三里，望见西北江流从北山下一曲，盖自郡西来，皆循江南岸行，而江深不可见，至是一曲，始得而见之。江北岸之山，自宜山之西连峰至此，突而西尽，曰鸡鸣山。其西之连峰，又从鸡鸣后环而去者也。忆前从小观来，误涉水畦；既得大道后，即涉一石壑，有石架壑上，其下流水潺潺，深不可晰。又东二里，复过一石壑，其架石亦如之。今所过止东壑石桥一所，其西壑者，路已出其北，桥应在其南，但桥下北注之水，不知竟从何出，岂亦入穴而不可睹耶？向疑二桥之水，一为小观，一为九龙，以今观之，当俱为小观，非九龙也。于是两界石山俱渐转西北。从中坞行，又十里，有山中峙于两界之间，曰独山，峭削孤耸，亦独秀之流也。独山南有村数十家，在南山下，曰中火铺。又西北一里逾土冈，复望见西北大江一曲，自西而东。又西北一里，直逼南界石山而行。路北则土阜高下，江北复石峰蜿蜒，路濒南峰，江濒北峰，而土山盘界其间，复不见江焉。是时山雨大至，如倾盆倒峡，溪流之北入江者，声不绝也。又五里，两界之中，又起石峰一枝，路遂界其北，江遂界其南[①]。雨虽渐止，而泥滑不堪着足，行甚蹇也[②]。又三里，转南界石嘴，有泉一泓，独止石窗间，甚澄碧。其西有岩北向，前有大石屏门而峙，洞深五丈，中高外闷，后壁如莲花，叶蕊层层，相叠而缀，隙扁狭，可窥而不可入焉。又西北二里，南山后逊，外攒中开，一宕北向，数家倚之，曰大峒堡。入而炊于栏，问："洞何在？"曰："在南山之背。从堡后南入峡，尚三四里而至，一曰大洞，一曰天门洞，有楚氓开垦其内焉。"盖自堡北望之，则南峰回环如玦，入至堡后，又如莲瓣自裂，可披而入也。过大洞堡，升降陂陀，又十里，逾土山而下，则江流自南而北横，天堑焉。其西岸即为怀远镇[③]。时随夫挑担不胜重，匍匐不前，待久之而后渡。江阔半于庆远，乃怀远镇之南江也。其江自荔波来[④]，至河池州东境为金城江，又南至东江合思恩县西来水[⑤]，南抵永顺北境入山穴中，暗伏屈曲数里，而东出于永泰里[⑥]，又东北至中里，经屏风而东，黄村、都田之水入焉。又东北过此，又北而东五里，则北

江自西北来合，为龙江焉。前谓自屏风山入穴者，讹也。屏风未尝流穴中，入穴处在永顺司永泰里之间，土人亦放巨板浮穴中下。由是观之，永顺司有三大流焉。此为北支；而司北五里者，又为都泥北支；司南与思恩府九司隔界者，为都泥南支。八峒、石壁之水，入金城下流可知。怀远镇在江之西岸，其北尚有北江[7]自思恩县北总州来[8]，与南江合于怀远之下流，舟溯南江至怀远而止。其上则滩高水浅，不能上矣。北江通小舟，三四日至总州。是晚宿怀远镇之保正家，而送夫之取于堡中者，尚在其西土山上。盖是处民供府县，而军送武差。

十一日　晨起，保正以二夫送至安远堡换兵夫，久之后行。于是石山遥列，或断或续，中俱土山盘错矣。西北五里，上土山，转而北，已乃复西北升降坡陇，每有小水，皆北流。共二十里，过中火铺，又西北三里，为谢表堡。其堡当土山夹中，一阜孤悬，惟前面可上，后乃汇水山谷，浸麓为塘，东西两腋，亦水环之。堡在山上，数家而已。候夫久而行。又北逾一岭，五里，有数十家在东山下，曰旧军。时已过午，贳酒一壶，酌于路隅石上。石间有小水乱（流）。其南一穴伏石窞下，喷流而出，独清冽殊甚。又西北，坞中皆成平畴，望见西北石山横列于前，共八里，循南界石峰之麓，于是与西北石山又夹而成东西坞。路由其中，转向西行，逾一横亘土脊，则此小水之分界也。由此西望，则羊角山湾竖于两界之中，此叱石之最大者也。又西二里，抵德胜镇之东营[9]。时尚下午，候营目不至，遂自炊而食。既饭，欲往河池所，问相去尚五里。问韦家山、街南金刚山。袁家山、街北狮子洞。莲花塘，诸俱在德胜。遂散步镇间，还宿于东营。是日下午已霁，余以为久晴兆；及中夜，雨复作。



十二日　晨起，饭毕而雨不止。令顾奴押营夫担行李，先往德胜西营。余入德胜东巷门，一里，折而北，半里，抵北山下。袁家山。过观音庵，不入，由庵左自庵登山。有洞在山椒，其门南向，高约五丈，后有巨柱中屏，穿东西隙，俱可入，则稍下而暗。余先读观音庵碑，云庵后为狮子洞，故知此洞为狮子。又闻之土人云："袁家山有洞，深透山后。"窥此洞深杳，亦必此山。时洞外雨潺潺，山顶有玉皇阁，欲上索炬入洞，而阁僧适下山，其中无人。乃令随夫王贵。下观音庵索炬，余持伞登山。石磴曲缀石崖间，甚峻，数曲而上，则阁上为僧所扃，阁下置薪可为炬。余亟取之，投崖下。历崖两层，见两僧在洞口，余疑为上玉

皇阁僧也，及至，则随夫亦在焉。僧乃观音庵者，一曰禅一，一曰映玉，乃奉主僧满室命以茶来迎，且导余入洞者。遂同之，更取前投崖下薪，多束炬入。遂由屏柱东隙，又北进数丈，则洞遂高拓，中有擎天柱、犀牛望月、莺嘴、石船诸名状。更东折数丈，则北面有光熠熠自上倒影，以为此出洞之所也；然东去尚有道杳黑，乃益张炬东觅之，又约五丈而止。乃仍出北去，向明而投。抵其下，则悬石巉岨，光透其上，如数月并引。余疑，将攀石以登，忽有平峡绕其左而转，遂北透出，其门北向，又在前所望透明之下也。出洞，南向攀丛崖而上，则石萼攒沓，如从莲花簇瓣上行，缘透明穴外过，又如垂帘隔幕也。南向上山顶，遂从玉皇阁后入，则阁僧已归。登阁凭眺，则德胜千家鳞次，众峰排簇，尽在目中也。仍从二导僧下山，折磴石崖间，凡数曲下，出过狮子洞前，下入观音庵，谢满室而别。

遂出，南半里，过德胜街，其街东西二里余。街方墟集为市。雨中截街而南，又半里抵韦家山。从山之西麓攀级而登，崖悬峡转，有树倒垂其上，如虬龙舞空。上有别柯，从岩门横架巨树之杪，合而为一，同为纠连翔坠之势。其横架处，独枝体穿漏，刓空剔窍，似雕镂成之者。岩门在上下削崖间，其门西向，前瞰树杪，就隘为门。前有小台，石横卧崖端，若栏之护险。再上，有观音阁当洞门。由其右入洞，洞分两支：一从阁后东向入，转而南，遂暗，秉炬穷之，五丈而止，无他窦也；一从阁西东向入，下一级，转而北，亦暗，秉炬穷之，十丈而止，亦无他窦也。大抵此洞虽嵌空，而实无深入处，不若狮子洞之直透山后。然狮子胜在中通，而此洞胜在外嵌，凭虚临深，上下削崖，离披掩映，此为胜绝矣。观音阁之左为僧卧龛，上下皆峭岩，僧以竹扉外障；而南尽处余隙丈余，亦若台榭空悬，僧亦将并障。余劝其横木于前，栏而不障以临眺，僧从之。此僧本停锡未几，传闻此洞亦深透于后，正欲一穷，余以钱畀之，令多置火炬以从，其僧欣然。时有广东客二人闻之，亦追随入。及入而遍索，竟无深透之穴，乃止。洞门下悬级之端，亦有一门，入之深不过四丈，而又甚狭，遂下山，山下雨犹潺潺也。仍半里，出德胜街之中，随街西向行，过分司前。向有二府，今裁革，以河池州同摄镇事。又一里，出德胜西街门，又西一里，有营在路北，是为德胜营。往问行李，又挑而送至河池所矣。仍出至大路，稍西，遂从岐南过一小溪。半里，平原中乱石丛簇，分裂不一，中有潴水一泓，澄无片草，石尖

之上，亦有跨树盘络，如香山寺前状。石片更稠合，间以潭渚，尤奇。潭西又有一石峡，内亦潴水，想下与潭通。其上则石分峡转，不一其胜也。其南有石独高而巨，僧结茅于上，是为莲花庵，亦如香山寺前之梵室。门就石隙，东西北俱小流环之，地较香山幽丽特绝。但僧就峡壁间畜猪聚秽，不免唐突[10]灵区耳[11]。峡水之西，又有古庙三楹，扃而无人。前有庵已半圮，有木几、巨凳满其内，而竟无栖守。石虚云冷，为之怃然，乃返。

北出大路，又西过一石梁，其下水颇小，自北而南，又东环莲花庵之东，又西绕其前而南去，此乃南入南江之流也。又西经一古台门，则路俱砖甃，而旁舍寥落，不若德胜矣。又西一里，入河池所东门[12]。所有砖城，中开四门，而所署倾尽，居舍无几，则戊午岁凶，为寇所焚劫，荡为草莽也。德胜镇皆客民，雇东兰、那地土兵守御，得保无虞；而此城军士，反不能御而受燹[13]。担停于所西军舍，秽陋不堪。乃易衣履至东街叩杜实徵，不在舍。返寓，之东门，实徵引至其书室，则所土阜上福山庵后楹也。庵僧穷甚，无薪以炊，仍炊于军家[14]，移食于庵，并行李移人。下午，令顾仆及随夫以书及军符白管所挥使刘君[15]，适他出，抵暮归曰："当即奉叩，以晚，须凌晨至也。"所城与所后福山寺，皆永乐中中使雷春所创[16]，乃往孟英山开矿者。





注释

①路遂界其北，江遂界其南：原作"江遂界其北，路遂界其北，江遂界其南"，有衍文，现依文意删正。

②蹇（jiǎn 简）：原意为跛足，亦通作艰难解。

③怀远镇：明时隶宜山县，设巡检司，今仍称怀远，在宜山县西境的铁路边。

④荔波：明为县，先后隶庆远府、南丹州、河池州，即今贵州荔波县。

⑤思恩县：隶庆远府河池州，治今环江县。思恩县西来水明时即称环江，今称大环江。大环江下游明时称东江，从北往南，在河池县东境汇入龙江，汇流处聚落今仍称东江。

⑥永泰里：乾隆本、四库本作"泰顺里"。

⑦北江：即今小环江，从北往南，在怀远注入龙江。此段龙江又称南江。

⑧总州：应为中州。元代在小环江沿岸有安化峒，并分设安化中州与安化下州，隶庆远南丹安抚司。中州即安化中州的省称，至明时设治已废，但仍保留小地名。在今环江县东北境，小环江边的加兴附近。

⑨德胜镇：今仍称德胜，在宜山县西北境的铁路边。

⑩唐突：冒犯。

⑪灵区：原作“灵匽”，从沪本改。

⑫河池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置于河池县，因名。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徙于今宜山县西北隅，德胜西五里处。故明代河池所与河池州不同城。

⑬燹（xiǎn显）：兵火。

⑭军家：即军户人家。明代实行卫所制度，家属皆随军士驻屯地，军士的子孙仍入军籍，世代当兵。

⑮白：述事陈义通称白，即告知。

⑯中使：皇帝派出为使者的宦官，委以监军、找宝、开矿、收税等重任，到矿山的称“矿监”。

【今译】

初十日　早晨起床在香山寺吃饭，云气浓郁滚滚不停，于是辞别慧庵上路，向西取道去南丹州。顺着龙溪走半里，越到溪北，就是西门外街的尽头处。又走半里，见又有一条溪水反从西南流来，是九龙潭的水流散流在田间的诸条沟壑中，往北流经西道堂的前边向东折后流来。龙溪又向西流去汇合，两条溪水在西街的尽头处合流，立即从路下边向北流入石穴中然后注入江中。又走半里，经过西道堂，又向西五里，走过从前去小观时返回来经过的架在石壑间的石桥，桥下的水是小观流出来的支流。过桥后，西南方有条岔道，就是从前由小观来时的大路，从桥西头一直走，是去怀远镇的大道。一直往西又行三里，望见西北方江流从北山下转了一道弯，大概是从府城西边流来，我都是沿江南岸走，而江流深在谷底不可见，到了这里拐了一个弯，这才得以见到它。江北岸的山，自宜山的西面峰峰相连延到此处，突立起来向西边到了头，叫做鸡鸣山。它西面连接的山峰，又是从鸡鸣山后面环绕而去的了。回忆从前从小观来时，错涉过水田；随即找到大道后，马上涉过一个石壑，有石桥架在壑谷上，桥下流水潺潺，深得不能看清楚。又向东二里，再经过一个石壑，它上边架有石桥也如前边一样。今天所经过的只有东面石壑上的一座石桥，那在西面石壑的桥，路已经走到它的北面，桥应它南边，但桥下往北流注的水，不知究竟从哪里流出去，莫非也是流入洞穴中不能见到吗？从前怀疑两座桥下的水，一处是源于小观，一处是九龙潭，按今天观察的看，应当都是源于小

观，不是九龙潭。从这里起，两面的石山都渐渐转向西北。从中间的山坞走，又是十里，有座山屹立在两列山之间，叫独山，峻峭陡削，独自耸立，也是独秀峰之类的山。独山南边有个数十家人的村庄，在南山下，叫中火铺。又向西北走一里越过山冈，又望见西北方大江转了一个弯，自西流向东。又向西北一里，直逼南面一列石山而行。路北是高低起伏的土阜，江北又有蜿蜒的石峰，路紧靠南峰，江紧靠北峰，而土山盘绕隔在其间，又看不见江水了。此时山雨猛降，如倾盆一样倒入峡中，向北流入江中的溪流，响声不绝。又走五里，两列山之中，又耸起一座石峰，路便被隔在山北，江便被隔在山南。雨虽然慢慢停了，但泥地滑得不能落脚，行走非常艰难。又走三里，转过南面的石山嘴，有一泓泉水，独独停积在石坑间，十分澄澈碧绿。它西边有个向北的岩洞，前边有块大石头屏障样矗立在洞口，洞深五丈，中间高外边闭塞，后洞壁如莲花，叶片花蕊一层层，相叠连缀，缝隙又扁又窄，可以窥视却不能进去。又向西北二里，南山往后退进去，外边聚在一起，中间开阔，一处向北的空地，几家人依傍着它，叫大峒堡。进村在竹楼中烧饭，问道："洞在哪里？"答："在南山山脊上。从堡后往南走入峡中，还有三四里便到了，一个叫大洞，一个叫天门洞，有楚地的百姓在峡内开荒种地。"从大洞堡北望过去，就见南峰回绕如玉玦，进到堡后，又如莲花瓣自然裂开，可钻进去。过了大洞堡，升降在山坡间，又走十里，翻过土山下走，就见江流自南往北横流，成为天堑。江西岸就是怀远镇。此时随行的脚夫挑担子不能承受重担，趴在地下不能前走，等了他很久然后渡江。江面宽度有庆远府的一半，是怀远镇的南江。〔此江自荔波县流来，流到河池州东境称为金城江，又往南流到东江镇会合思恩县向西流来的江水，向南流抵永顺司北境流入山间洞穴中，暗流潜伏曲曲折折几里，而后在东边的永泰里流出来，又向东北流到中里，流经屏风山往东流，黄村、都田村的水流流入其中。又向东北经过此地，又流向北后转向东五里，就有北江自西北流来汇合，就是龙江了。从前认为自屏风山流入洞穴的看法，错了。水在屏风山未曾流入洞穴中，流入洞穴之处在永顺司永泰里之间，当地人也放了大木板漂浮在洞穴中流下来。由此看来，永顺司有三大水流。这是北面的支流；而司城北边五里的，又是都泥江北面的支流；司城南面与思恩府九司交界相隔的，是都泥江南面的支流。八峒、石壁村的水流，流入金城江下

游可想而知。〕怀远镇在江的西岸,江北还有北江自思恩县北面的总州流来,与南江在怀远镇的下游合流,船溯南江到达怀远镇便停下来。〔它的上游滩高水浅,不能上行了。北江通小船,三四天到达总州。〕这天晚上住宿在怀远镇的保正家中,可送行的脚夫要从军营中差遣,这人还在西边的土山上。原来此处民间应府县的差,而军人负责武差。

十一日　清晨起床,保正派两名脚夫送到安远堡换兵夫,很久后才上路。这里石山远远排列,时断时续,中间全是土山盘绕错杂。向西北走五里,登上土山,转向北,不久就又向西北上下在山坡土陇之间,常常有小溪,都是往北流。共二十里,路过中火铺,又向西北三里,是谢表堡。这座土堡正当土山相夹之中,一座土山孤悬着,只有前面可以上去,后面是水积在山谷中,浸着山麓成为水塘,东西两侧,也有水环绕着它。土堡在山上,只有数家人而已。等派夫等了很久才上路。又向北越过一道岭,五里,有数十家人在东山下,叫旧军。此时已过中午,买了一壶酒,在路旁的石头上饮。岩石间有小溪乱流。溪南一个洞穴隐伏在石坑下,水流喷涌而出,显得格外清冽。又往西北行,坞中全是平坦的田野,望见西北方石山横列在前方,共八里,沿南面一列石峰的山麓走,在这里与西北的石山又夹成东西向的山坞。路经由其中,转向西行,越过一条横亘的土山山脊,就是此处小溪的分界处了。由此向西望去,就见羊角山湾竖立在两面群山之中,这是羊状岩石中最大的。又向西二里,抵达德胜镇的东营。此时还是下午,等营中的头目不见来到,便自己煮饭吃了。饭后,打算去河池所,问知相距还有五里。问知韦家山、〔街南是金刚山。〕袁家山、〔街北是狮子洞。〕莲花塘,诸处都在德胜镇。于是在镇上散步,返回来住宿在东营。这天下午天已转晴,我以为是长期天晴的征兆;到半夜时,雨又下起来。



十二日　早晨起床,饭吃完但雨不停。命令顾仆押着营中的兵夫挑行李,先去德胜镇西营。我进入德胜镇东巷门,一里,折向北,半里,到达北山下。〔即袁家山。〕路过观音庵,没进去,由庵左从庵开始登山。有洞在山顶,洞口向南,高约五丈,后面有巨大的石柱屏风样挡在中央,穿过东西两边的缝隙,都可以进去,只是稍下走就暗下来。我先读过观音庵的碑,说到庵后是狮子洞,所以知道此洞是狮子洞。又从当地人那里听说:“袁家山有山洞,深深穿透到山背后。”窥见此洞深远,也必定是此山。此时洞外雨声潺潺,山顶上有玉皇阁,打算上去找

火把入洞，但阁中的僧人恰好下山了，阁中无人。于是命令随行的脚夫〔叫王贵。〕下山去观音阁要火把，我打着伞登山。石磴曲曲折折点缀在石崖间，十分陡峻，拐了几个弯上去后，就见阁上被僧人关锁着，阁下放有柴火可以做成火把。我急忙取了柴火，把柴扔下山崖。经过两层山崖，见两个和尚在洞口，我怀疑是上边玉皇阁的僧人，及走到时，就见随行的脚夫也在其中。僧人是观音庵的，一个叫禅一，一个叫映玉，是奉住持和尚满室的命令拿着茶来迎接，并且领我进洞的和尚。于是随同他们，再取来先前扔下山崖的柴火，多捆了些火把入洞。于是由屏风样石柱东边的缝隙，又向北走进去几丈，就见洞高高拓展开，其中有擎天柱、犀牛望月、莺嘴、石船诸般名称与形状。再向东折进去数丈，就见北面有光影闪闪发亮从上方倒射进来，以为这里是出洞的地方；然而向东去还有深黑的通道，就更加高举火把向东找过去，又约走五丈便断了。于是仍出来向北去，向着明亮处奔过去。到达那下边，就见悬石高险阻隔，光线从那上边透入，如同几个月亮并排引进亮光。我疑惑，将攀岩石上登，忽然见有平坦的峡谷绕过它左边转出去，于是向北钻出来，这里洞口向北，又在先前望见的透进亮光之处的下边了。出洞来，向南攀着成丛的石崖上登，就见石片攒聚杂沓，像从成簇的莲花花瓣上行走，沿透光的洞穴外走过，又如布帘下垂帏幕相隔了。向南上到山顶，就从玉皇阁后面进去，阁中的僧人却已归来了。登上楼阁凭眺，就见德胜镇千家万户鳞次栉比，群峰排列簇拥，全在眼中。仍跟随两个领路的僧人下山，曲折在石磴山崖间，一共下走了几个弯，出来经过狮子洞前，下山进入观音庵，谢过满室的人便告别了。

于是出庵来，往南半里，走过德胜街，〔此街东西长二里多。〕街上正在赶集。在雨中横穿过街往南走，又行半里抵达韦家山。从山的西麓攀石阶上登，山崖高悬山峡回转，有树倒垂在山崖上，如屈曲的神龙飞舞在空中。上方有另外的树枝，从洞口横架在巨树的树梢上，合二为一，一同作出缠绕相连翔空下坠的姿态。那横架之处，只有树干穿通，挖空剔窍，似雕凿成的样子。洞口在上下悬崖之间，洞口向西，前方俯瞩树梢，靠近险要之处辟为洞口。前边有个小石台，石横卧在石崖前端，好像栏杆一样护着险要之处。再上走，有观音阁挡在洞口。由它右边入洞，洞分为两个支洞：一个从阁后向东进去，转向南，便暗下来，举着火把穷究它，五丈后到了头，没有其他洞穴；一个从阁西向

东进去，走下一个台阶，转向北，也暗下来，举着火把穷究它，十丈后到了头，也没有其他洞穴。大抵此洞虽然嵌空了，可实际无深入之处，不如狮子洞一直穿透到山后面。不过狮子洞的优美之处在于中间相通，而此洞的优美之处在于外边深嵌，凭临虚空下临深渊，上下是悬崖，散乱掩映，这算是绝顶优美之处了。观音阁的左边是僧人睡觉的石龛，上下都是陡峭的岩石，僧人用竹门挡在外边；而南边的尽头处剩下一丈多的空隙，也是如台榭一样悬在空中，僧人也将一并挡起来。我劝他在前边横架木头，建成栏杆而不是堵起来，以便凭眺，僧人听从了这个意见。这个僧人原来也是停住在这里不多久，传闻此洞也是深深钻透到后山，正打算去穷究一次，我拿钱交给他，命令他多购置些火把跟随我进洞，这个僧人欣然领命。此时有两个广东的客商听说此事，也跟随着进洞。到进洞后四处搜索，竟然没有通到深处的洞穴，只得停下来。洞口下方石阶高悬的顶端，也有一个洞口，进洞后深处不超过四丈，而且又十分狭窄。于是下山，山下雨还在哗哗下着。仍是半里，出来到德胜街的中段，顺着街道向西行，走过分司衙门前。〔从前设有两个府，如今撤销了，由河池州共同代理镇上的政事。〕又走一里，出了德胜镇的西街门，又向西一里，有营房在路北，这是德胜营。去打听行李，又挑了送到河池所去了。仍出来走到大路上，稍向西走，就从岔道向南涉过一条小溪。半里，平原中乱石成丛成簇，分离迸裂不一而足，其中有一泓积水，澄澈没有一根草，石尖之上，也有横跨的树枝盘绕着，如香山寺前的形状。石片更加稠密闭合，间或杂以水潭小洲，尤为奇异。水潭西边又有一个石峡，里边也积着水，推想下边与水潭相通。它上面就见山石分开峡谷转向，其中优美之处不一而足了。它南边唯独有块岩石又高又大，僧人在上面建了茅屋，这是莲花庵，也像香山寺前的佛宇。庵门就着石缝建成，东、西、北三面都有小水流环绕着它，环境与香山寺比较，幽静清丽特别优美。只是和尚就着峡谷的石壁在其间养猪积满了污物，不免冒犯风光灵秀的地方了。峡中积水的西边，又有三处古庙，锁着无人。前边有座寺庵已有一半坍塌，有木茶几、大木凳堆满了庵中，可居然无人住守。石空云冷，为此怃然惋惜，这才返回来。



向北出到大路上，又往西过了一座石桥，桥下的水很小，自北流向南，又向东环绕在莲花庵的东边，又向西绕到庵前而后往南流去，这是

向南流入南江的溪流。又向西经过一处古台门，就见道路全是砖砌的，但路旁房屋稀疏冷落，不如德胜镇了。又往西一里，走入河池所的东门。周围有砖墙，中间开有四道城门，可所衙倒塌光了，居民的房屋不多，是戊午年年成歉收，被盗贼焚烧抢劫，荡为荒地了。〔德胜镇都是客居的百姓，雇东兰州、那地州的土司兵守卫，得以保证未出意外；但此城是军士驻守，反而不能抵御而受到兵火的破坏。〕把担子停放在所西的军营中，污秽简陋不堪。于是换了衣服鞋子到东街去叩见杜实徵，不在屋中。返回寓所，走到东门，实徵领到他的书房中，就是所衙土山上福山庵的后殿了。庵中僧人极为穷困，没有柴火煮饭，仍在军户人家煮好饭，搬到庵中进食，连同行李也搬入庵中。下午，命令顾仆及随行的脚夫拿着信及兵符去告知管理此所的指挥使刘君。恰好刘君出门去了，到傍晚时归来，说："应当马上来看望，因为天晚了，必须明天凌晨来了。"〔所城与所后的福山寺，都是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去孟英山开矿的宦官雷春创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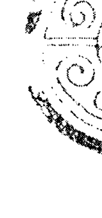


【原文】

十三日　晨起欲谒刘君，方往市觅柬，而刘已先至。刘名弘勋，号梦予。馈程甚腆，余止收其米肉二种。已而柬至，乃答拜其署，乃新覆茅成之者。商所适道，刘君曰："南丹路大而远，第土官家乱，九年冬，土官莫伋因母诞，其弟妇入贺，奸之，乃第三弟妻也。于是与第四弟皆不平，同作乱。伋遁于那地。后下司即独山之烂土司[①]，向为南丹所苦，十年九月间，亦乘机报愤，其地大乱。两弟藉下司万人围南丹，伋以那地兵来援，其三弟走思恩县，四弟走上司，伋乃返州治。十二月，收本州兵，执三弟于思恩而囚之。今年春，郡遣戚指挥往其州，与之调解，三弟得不死，而四弟之在上司者，犹各眈眈也[②]。下司路不通；由荔波行，路近而山险，瑶僮时出没[③]。思恩西界有河背岭，极高峻，为畏途，竟日无人，西抵茅滥而后入荔波境，始可起夫去。但此路须众人，乃行。"先是，戚指挥以护送牌惠余，曰："如由荔波，令目军房玉洁送。"盖荔波诸土蛮素慑服于戚，而房乃其影，尝包送客货往来。刘君命房至，亲谕之送，房唯唯，而实无行意，将以索重贿也。从署中望北山岩，如屏端嵌一粟。既出欲游北山，有王君以柬来拜，名冕，号宪周。且为刘君致留款意。已刘君以柬来招，余乃不游北岩而酌于刘署。同

酌者为王宪周、杜实徵及实徵之兄杜体乾，皆河池所学生也。曾生独后至。席间实徵言其岳陈梦熊将往南丹，曰："此地独耴夫难，若同之行，当无宵人之儆[4]。"刘君命童子往招之，不至。余持两端[5]，心惑焉。

十四日　以月忌[6]，姑缓陈君行。余卜之，则南丹吉而荔波有阻。及再占，又取荔波。余惑终不解。乃出北门，为北山之游。北山者，在城北一里余；拾级而上者，亦几一里。削崖三层，而置佛宇于二层之上、上层之下。出北门，先由平壑行，不半里，有乱石耸立路隅，为门为标，为屏为梁，为笋为芝，奇秀不一，更巧于莲花塘、香山寺者。又北几一里，北向陟山，危磴倚云崖而上，曲折亦几一里。进隘门，有殿宇三楹，僧以索食先下掩其扉，自下望之，以为不得入矣，及排之，则掩而不扃也。入其中，上扁为"云深阁"，右扁有记一篇，乃春元董其英者[7]，即所中人。言尝读书此中，觅阁东音石，为置茅亭。今从庵来，觅亭址，不可得。而庵之西，凌削崖而去，上下皆绝壁，而丝路若痕。已从绝壁下。汇水一坎，乃凿堰而壅者，有滴沥从倒崖垂下，汇之以供晨夕而已。庵无他奇异，惟临深凭远，眺揽甚遥。南望多灵山在第二重石峰之外，正当庵前；西之羊角山，东之韦家山，则庵下东西两标也。



徙倚久之，仍下山至所城北门之外，东循大路行。已岐而东北，共一里，入寿山寺。乱石一区，水纵横汇其中，从石巅构室三四处，以奉神佛，高下不一。先从石端得室一楹，中置金仙。其西则石隙南北横坠，澄流潴焉，若鸿沟之界者。以石板为桥，渡而西，有侧石一队，亦南北屏列，其上下有穴如门。又穿而西，有庵北向，前汇为塘，亦石所拥而成者。庵后耸石独高，上有室三楹，中置一像，衣冠伟然，一老人指为张总爷，而所中诸生皆谓之文昌像。余于福山寺阅《河阳八景诗》，有征蛮将军张澡跋，谓得之寿山藓石间，乃万历戊子阅师过此，则此像为张君无疑。以无文记，后生莫识，遂以文昌事之，而不知为张也。凭吊既久，西南一里，入所城东门，返福山寓。令奴子买盐觅夫于德胜，为明日行计。余作记寓中。已而杜实徵同其岳陈生至，为余觅夫，决明日同为南丹行。是日午后霁，至晚而碧空如洗，冰轮东上[8]，神思跃然。

注释

①莫伋：为南丹土官。原作"莫极"，据乾隆本《黔游日记》三月二十八日及嘉庆《广西通志·土司志》改。下同。下司与烂土司虽同为贵州独山州所辖的两个

土司,但二者有别。下司即丰宁长官司,在独山州南;烂土司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在独山州东。

②眈(dān 单)眈:威严地垂目注视。

③僮(zhuàng):即今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族,1982 年 7 月统计,有 13378 千人,集中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④儆(jǐng 景):通"警",戒备。

⑤持两端:持两可的态度,作不了决定。

⑥忌(jì 记):旧时迷信称行事不吉利的日子为忌日,有忌日、忌辰、月忌等。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

⑦春元:明代科举制度,会试每三年一次,在北京举行,由礼部主持。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考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亦称"春元"。

⑧冰轮:月亮。

【今译】



十三日 早晨起床后想去拜见刘君,正要前往市上找柬帖,而刘君已先来到。〔刘君名叫弘勋,别号梦予。〕馈赠的路费十分丰厚,我只收下他的米肉两种东西。不久柬帖来到,就到他的官署去答拜,官署是新近用茅草覆盖成的。商议所走的道,刘君说:"去南丹州的路大而远,只是土司家中出变乱,〔崇祯九年冬天,土司莫伋因为母亲过生日,他的弟媳入府贺寿,莫伋奸污了她,是三弟的妻子。三弟因此与四弟都不平,共同作乱。莫伋逃跑到那地州。后来,下司即独山州的烂土司,从前被南丹州害苦了,崇祯十年九月间,也乘机报仇,那一地区大乱。两个弟弟从下司借来一万人围攻南丹州,莫伋率那地州的兵前来救援,他的三弟逃奔思恩县,四弟逃到上司,莫伋这才返回州城。十二月,聚集了本州的兵马,在思恩县逮捕了三弟后把他囚禁起来。今年春天,府中派遣戚指挥使前去南丹州进行调解,三弟得以不死,但在上司的四弟,还各自虎视眈眈。〕去下司的路不通;经由荔波县走,路近但山险,瑶人僮人时常出没。思恩县西部边界上有个河背岭,极高峻,是艰险可怕的道路,终日无人,往西走到茅滥然后进入荔波县境内,才能征用脚夫前去。但这条路必须人多才能走。"这之前,戚指挥使把护送牌惠赠给我,说:"如果经由荔波,令目军房玉洁相送。"原来荔波县本地的诸蛮族素来慑服于姓戚的,而姓房的是他的影子,曾经包送客货往来。刘君命令房玉洁来,亲自告诉他送行,姓房的是是是的,可实际

上没有送行的意思，将以此索取厚重的贿赂。从官署中远望北山的岩洞，如屏风上头嵌着一颗小米。出来后想去游北山，有个王君拿了柬帖来拜见，〔名叫冕，别号叫宪周。〕并且为刘君传达了挽留款待的意思。不久刘君送柬帖来招唤，我于是不去游北岩而在刘君的官署中饮酒。一同饮酒的是王宪周、杜实徵及实徵的兄长杜体乾，都是河池所的学生。姓曾的儒生是后来才到。酒席上实徵讲起他的岳父陈梦熊将前去南丹州，说："此地独有蠢人难，如果与他同行，将无须防备坏人。"刘君命令一名儿童去招唤他，不来。我徘徊在两可之间，心中疑惑。

十四日　因为是月忌日，姑且让陈君推迟上路。我就此事占卜，是去南丹州吉利而走荔波县有阻挠。到第二次占卜时，又是取道荔波县。我的疑惑始终解不开。于是走出北门，去北山游览。北山，在城北一里多处；沿石阶上登，也将近一里。悬崖三层，而在第二层之上、上层之下建了佛寺。出了北门，先经由平坦的壑谷前行，不到半里，有乱石耸立在路旁，如门面、标杆，如屏风、桥梁，如竹笋、灵芝，奇秀不一，更比莲花塘、香山寺的巧妙。又向北近一里，向北登山，高险的石磴斜靠在入云的山崖上，由此上登，曲曲折折也将近一里。走进隘门，有殿宇三处，僧人因为去找食物先下山去掩上了寺门，从下边望去，以为不能进去了，到推门时，原来是虚掩着却没上锁。进入寺中，上方的匾是"云深阁"，右边的匾写有一篇记文，是春元董其英撰写的，〔就是所中的人。〕说曾经在这里边读书，在阁东找到音石，为此建了座茅草亭。现在从庵中来，寻找亭址，找不到。但寺庵的西边，凌驾在悬崖上走去，上下都是绝壁，而丝线一样的路如石痕似的。不久从绝壁下走。一坑积水，是凿坝拦堵而成的，有水滴从倒悬的石崖上滴下来，积成水塘以供早晚用水而已。庵中无其他奇异之处，唯有面临深渊凭眺远方，眺望得非常远。远望南方的多灵山在第二重石峰之外，正在庵前；西面的羊角山，东面的韦家山，则如庵下东西两面的座标了。

徘徊了很久，仍下山来到所城的北门外，往东沿大路行。不久岔向东北，共一里，走入寿山寺。乱石一片，水纵横流淌积在其中，在岩石顶上建了三四处小屋，以供奉神佛，高低不一。先在岩石顶上找到一间小屋，中间放着佛像。它西边有石缝南北横向下陷，澄澈的清流积在其间，好似鸿沟分界的样子。用石板作为桥，渡到西面，有一队侧

立的岩石，也是南北向屏风样排列着，它上下有洞穴如门一样。又穿到西边，有座向北的寺庵，前边积水成塘，也是岩石围抱而成的。庵后耸立的岩石独自高耸，上边有三间屋子，中间放着一尊塑像，衣冠华美，一个老人说是张总爷，可所中的众儒生都说它是文昌帝君像。我在福山寺读过《河阳八景诗》，有个征蛮将军张澡跋，在万历戊子年（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阅兵经过此地，说是在寿山长满苔藓的岩石间找到此像，那么此像无疑应是张君。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后辈无人认识，便把它当文昌帝君来侍奉，却不知是姓张的了。凭吊了很久之后，向西南一里，进入所城的东门，返回福山寺寓所。命令奴仆去德胜镇买盐找脚夫，为明天上路做准备。我在寓所中作日记。随即杜实徵同他岳父姓陈的儒生来，为我找脚夫，决定明天一同上路去南丹州。这天午后晴开，到晚上便碧空如洗，明月跃上东方，神思敏捷跃然纸上。



【原文】

十五日　晨起，天色如洗，亟饭而行。刘君来送，复往谢之，遂同杜实徵同至其岳陈处候之。出北门，即西向行。涉一涧，七里，过羊角山之北，候换夫于西村，竟不至。久之遂南逾土冈，望西峰环转处，有洞在山巅，东南向，其门甚巨，疑即所谓新岩者。土冈之南，山又分东西二界。由其坞中南向行，五里，渐见路左小水唧唧行，已而有小水从西北石山下来合，涉北来水循之，又南二里，为都街村[①]，有数家在西山之麓。至此皆为僮贼之窟，所称“西巢”也，始不得夫。又南二里，循溪入土山峡中，其峡甚逼。又一里半，转而东，又一里半，溪乃南去，路西逾土坳，始出险，所谓都街陇也。陇之中，草木亏蔽，为盗贼薮。数日前犹御人其间，余得掉臂而过，甚幸也。下坳西行三里，有茅舍一楹在山北，为税司。乃署德胜者，委本处头目掌之。其西一里即为落索村，都街之流又西转至此，由村南入峡去，路从村北陟山。都街、落索皆盗贼薮。西北二里半，过石下，有巨石蹲路北，上有榕缘络之。又西一里，有巨洞在路右山之半，其门东南向，而高悬殊甚，望之神飞。适担夫停担于下，余急贾勇北向攀崖，茅塞无路。诸人呼于下，余益奋而上，遂凌藤棘，抵其下。前亦多棕竹，颇巨。洞门甚高，内甚爽豁，深十丈而止。右有小窦，甚隘而中空，不识可蛇伏而入否？洞前有石，分两

岐倒垂其顶。余方独憩，以陈君候余于下，遂返。又西二里，宿于马草塘之北村。其村在北峰之麓，村西有江自北峡来，穿西峡而去，即东江之上流也。村氓茅栏甚巨，而下俱板铺，前架竹为台。主人出茅滤酒劝客。陈君曰："此皆贼子也。"是夜，月从东山出，明洁如洗。自入春来，晓旭宵轮，竟晨夕无纤翳，惟此日见之。

十六日　晨起，微云薄翳，已不如昨宵之明彻矣。饭后，南逾土阜而下，是为马草塘。东西俱有峰夹之，塘独低而洼，真萑苻之薮也。二里，越而南，又西三里，有江自北而南，深嵌危崖间，所谓东江也。其南有数家在冈坞间，泊舟于下，呼之不为渡，乃自取其舟渡而西。其江大数丈，而深不测，再南下数里，即与金城江合而入石穴中，透出永泰里，而下怀远镇为南江者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转而西下又四里半，为界牌村，是为宜山县、河池州界。村之东南有山中悬，即东江西北岸之山也。山之南，有坞豁然东南去，则金城之江已在南山之北，向此隙东注而下，与东江合者，第此处犹未之见耳。又西二里，有山在路北，峭崖屏削，上多纹理，虬干缘之，掩映间有若兜胄，有若戈矛，土人指为南丹莫氏之祖挂盔甲所成者，乃附会形似而言也。又西一里，路北有石耸出峰头，薄若片云擎空，上有岐角之物，土人指为犀牛，而不知犀乃独角也。又西一里为大湾村[②]，村在北山之麓。村东有洼岩，有水自北山石穴南出，流宕底三丈余，复南入地穴而注于江。又西则路出临江北岸，溯之西行一里，其江自西南来，北流至此，折而东去。路从折处直西行，一里，过一小石梁，其下乱石嵯峨，而涸无滴水。其南有村在南山之麓，为桥步村。又西三里，有江自北而南，其阔十丈余，其深与东江并，乃自荔波来者，其源当亦出于黔南，是为金城渡[③]。渡北之西岸，有水悬崖，平泻一二丈，声轰如雷，东注大江，则官村南来之水也。大江南去，转而东过大湾，与东江合，又南抵南巢，贼窟也，在永顺北。而捣入石穴数里，而出于永泰里以下怀远者也。时渡舟在江西岸，候久之，乃至。登西岸，复西向行，则山回壑转，始为峒而不为峡。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溯溪南行半里，有石梁跨其上，甚高整，是为南桥。越桥西半里，其坞乃西南转，有村在路右，是为垒街。又西南三里，山帏转拓，有村在西南山麓，曰官村。路折而南，溯溪西一里，过官村前。又南一里，循西山南嘴转入西峡，半里，有巨石峙北山之麓，老榕偃盖其上，为行者憩息之所。又西一里，北山复起石岩，其色黄白焕然，与



前所过诸山异。石山自三里来,所见皆青白为章。其赭黄一种,自柳州仙奕南见后,久未之睹矣。又西半里,有村在北山麓,是为鬼岩村,入登其栏而憩焉,于是村始见瓦栏。盖德胜间用瓦而非栏,河池所无栏而皆茅覆,河池以西则诸栏无非茅覆者,独此村用瓦。主人韦姓,其老者已醉,而少者颇贤,出醇醪醉客,以糟芹为案[4]。山家清供,不意诸蛮中得之,亦一奇也。是日昼阴,而夜月甚皎。

十七日　及明而饭,南向行。半里,得东来大路,有坞直南而去,墟当其中,是为鬼岩墟。复西向循南山北麓行,又西里余,有岩在南山之半,其门西北向,即鬼岩矣。洞中遥望杳黑,土人祀神像于其间,故谓之"鬼"。从其下西登坳,石级颇整。共一里,逾坳西下,自是石土二山交错,而石亦有土矣。两界山又南北成坞[5],有细流瀌瀌流坞中,南向而去,即东回北转而绕于官村之前者也。既下,溯细流北行坞中一里,则两界山又转为东西坞。仍溯细流西向行三里,有石堰细流之上,疑即所谓丁阑堰。上潴流一方,泻堰隙东下,是为滥觞之始,而源实出于都明岭之东麓。渡堰而南,循南山麓西行,又二里,过卢塘村[6]。盖南北两界山夹持成坞,坞底平洼,旱则涸,涨则成塘,有村在北山下,路循塘南行。又一里,复有堰当上流,又越之西二里,乃复上土岭半里,逾岭坳而西下又半里,有泉一泓出路左石穴,西向汩汩,无涨涸,亦无停息,勺而饮之,甘冽殊甚,出穴即坠石穴而下,瀌瀌有声。其处山犹东西成坞。循北界山随流东下三里,有村在南山下,曰都明村。村后南山既尽,有峡南去,则那地州道也;而河池之道,则西北行土陇间。又二里,渡石梁而西,桥下水北流,当亦东北入金城上流者。其源则一东自都明岭之石穴,一南自下河岭北来,二流合而成涧者也。又西北四里,陟一土冈。由冈上又西北二里,有两三家在北阜下,为乾照村,炊汤饭于其拦。遂从村侧北上土岭,由岭畔北行共三里,下至西麓,有大溪自南而北,即所谓河池江也。江底颇巨,皆碎石平铺,而无滴沥。横渡登西岸,北望则石峰回合,即有流亦无出处,不知此流涨时从何而出?盖北卓立之峰,其下有洞,门南向,当即江水透入之处也。其处南北两界又俱石山排列,江形西自河池州之南,东向至此,折而北捣入山。又西循枯江北岸行一里,则江底砂石间有细流淙淙矣。又西七里,入河池州之东门[7]。州城乃土墙,上覆以茅,城中居民凋蔽,俱草茅而无瓦舍。其山南北对峙,中成东西坞,而大溪横其中,东至乾照后土



山，亘截为前门溪，转而北，入石穴；西至大山岭石脊，为后钥水之所从发者也。抵州才过午，穿州出西门，寓茅舍中。以陆㯋马符索骑于州尊萧。来凤，东粤人。萧公即为发票，取夫骑各二，不少羁焉⑧。

注释

①都街村：今仍作都街，在宜山县西北隅的铁路边。

②大湾村：今仍称大湾，在河池县治稍东，金城江北岸。

③金城渡：明时为金城镇，设巡检司，即今河池县治金城江，现又是河池地区行署所在地。

④糟（zāo）：用酒或糟腌制食物。芹（qín）：即芹菜。案（àn）：古时进食用的短足木盘。

⑤两界山又南北成坞："两"原作"西"，据本书下文改。

⑥卢塘村：今作六塘，在河池县中部的公路旁。

⑦河池州：隶庆远府，治所今仍称河池，在河池县西境。

⑧羁（jī 基）：牵留。



【今译】

十五日　早晨起床，天色晴朗如洗，急忙吃了饭上路。刘君来送行，又前去谢过他，于是同杜实徵一起到他岳父陈梦熊处等他。出了北门，立即向西行。涉过一条山涧，七里，经过羊角山的北麓，在西村等候换夫，居然不来。很久后终于往南越过土冈，远望西峰环绕转折之处，有洞在山顶，面向东南，洞口非常巨大，怀疑就是所谓的新岩了。土冈的南面，山又分为东西两列。由两山间的山坞中向南行，五里，渐渐见路左有小溪哗哗流淌，随后有小溪从西北方的石山下流来汇合，涉过北面流来的溪水顺着它走，又向南二里，是都街村，有几家人在西山山麓。〔到此地都是僮人盗贼的巢穴，是所称的"西巢"了，开始得不到脚夫。〕又往南行二里，沿溪流走入土山峡谷中，此峡十分狭窄。又走一里半，转向东，又走一里半，溪水便往南流去，路向西越过土山坳，开始走出险途，是所谓的都街陇了。土陇之中，草木荫蔽，是盗贼的聚集地。几天前还在其中抢过人，我能够擦肩而过，非常幸运呀！下了山坳往西行三里，有一间茅屋在山北，是税司。〔是代管德胜镇的人，委托本地的头目掌管它。〕它西面一里处就是落索村，都街村的溪流又转向西流到此处，由村子南边流入峡中去，路从村北登山。〔都街

村、落索村都是盗贼聚集之地。〕往西北行二里半，走过岩石下，有块巨石蹲在路北，上边有榕树沿着石头缠绕。又向西一里，有个巨大的山洞在路右的山腰上，洞口朝向东南，但特别高悬，远望它神魂飞舞。适好挑夫在山下停下担子，我急忙鼓足勇气向北攀登山崖，茅草堵塞无路可走。众人在山下呼叫，我越加奋发向上登，终于越过藤枝荆棘，抵达洞下，洞前也有许多棕竹，相当大。洞口非常高，洞内十分爽朗开阔，深十丈就到了头。右边有个小洞，十分狭窄但中间是空的，不知能否像蛇一样爬进去？洞前有岩石，分为两岔倒垂在洞顶。我正想独自一人休息一下，由于陈君在山下等着我，于是返回来。又向西二里，住在马草塘的北村。此村在北峰的山麓，村西有条江自北面峡中流来，穿过西面的峡谷流去，就是东江的上游了。村民的茅草楼十分巨大，但下边全用木板铺，前边用竹子架为高台。主人拿出茅滤酒来劝客人饮。陈君说："这些都是贼人。"这天夜里，月亮从东山升起，明洁如洗。自从入春以来，没有见过拂晓旭日夜里明月，整天从早到晚没有丝毫浮云遮蔽，唯有这天见到明月。



十六日　早晨起床，薄云微微蔽日，已不如昨天夜里那样明澈了。饭后，往南越过土山下来，这是马草塘。东西都有山峰夹住它，只有水塘低洼下去，真是盗贼出没的聚集地呀！二里，向南翻越，又向西三里，有条江自北流向南，深嵌在危崖之间，就是所谓的东江了。江南有数家人在冈峦山坞之间，船停在岸下，呼唤村人渡江不愿意，只得自己取了他们的船渡往西岸。此江宽数丈，但深不可测，再往南下流数里，就与金城江合流后流入石山洞穴中，在永泰里钻出地面，而后下流到怀远镇成为南江。由江西岸往北行半里，转向西又下走四里半，是界牌村，这是宜山县、河池州的分界处。村子的东南有座山悬在中央，就是东江西北岸上的山了。山的南边，有个山坞豁然向东南伸展开去，就见金城江已在南山的北面，流向此处缺口往东流注下去，与东江合流，只是在此处还未能见到它罢了。又往西二里，有座山在路北，陡峭的山崖像屏风一样陡削，上面有很多纹路，拳曲的树干沿着山崖生长，掩映之间有的好像盔甲，有的好似戈矛，当地人说是南丹州莫家的祖先挂盔甲变成的，这是因形状相似附会的话。又向西一里，路北有岩石耸出峰头，薄得如一片云彩高擎在空中，上边有角一样岔出的东西，当地人说是犀牛，却不知犀牛是独角。又往西行一里是大湾村，村子

在北山的山麓。村东有下洼的岩石，有水从北山的石洞中向南流出，流过坑底三丈多，再向南流入地洞然后注入江中。又向西走就见路通到临江的北岸，溯江往西行一里，这条江自西南流来，向北流到此地，折向东流去。路从江流转折处一直往西走，一里，走过一座小石桥，桥下乱石高峻，但干涸得没有一滴水。桥南有个村庄在南山的山麓，是桥步村。又向西三里，有江流自北流向南，江宽十丈多，它的深处与东江相同，是从荔波流来的，它的源头应该也是出自于贵州南部，这里是金城渡。渡口北面的西岸上，有水流悬在山崖上，平铺直泻一二丈，水声轰鸣如雷，向东注入大江，是从官村往南流来的水流。大江向南流去，转向东流过大湾村，与东江合流，又往南流抵南巢，〔是盗贼的巢穴，在永顺司北境。〕而后捣入石山洞穴中潜流数里，在永泰里流出地表下流到怀远镇。此时渡船在江西岸，等了很久，这才到来。登上西岸，再向西行，就见山峰回绕壑谷回转，开始成为峒而不是峡了。三里，有小溪自南流向北，溯溪往南行半里，有石桥跨在溪上，十分高大整齐，这是南桥。越过桥往西走半里，这里山坞于是向西南转去，有个村庄在路右，这是垒街。又往西南行三里，帏幔状的山峦变开阔了，有个村庄在西南山麓，叫官村。路折向南，溯溪流往西走一里，走过官村前。又向南一里，沿西山南边的山嘴转入西面山峡中，半里，有巨石矗立在北山的山麓，老榕树倒卧覆盖在石上，是走路的人歇息的场所。又往西一里，北山中重又突起石山崖，石色黄白相间光彩焕发，与前边经过的群山不同。〔石山自从三里城以来，见到的全是青白二色形成的花纹。其中赤黄一种颜色，自从在柳州府仙奕岩南面见到后，很久未见到了。〕又向西走半里，有村庄在北山山麓，这是鬼岩村，进村登上村中的竹楼休息，在这里村中才见有瓦盖顶的竹楼。大体上德胜镇一带用瓦盖顶但不是竹楼，河池所没有竹楼但都是茅草盖顶，河池所以西诸地的竹楼无非都是茅草盖的顶，独有此村用瓦。房主人姓韦，他家的老人已经喝醉，而年轻的十分贤德，拿出醇酒醉客，用腌芹菜进餐。想不到在荒野群蛮之中得到这种山乡农家清淡的饭食，也是一件奇事。这天白天天阴，夜里月光十分皎洁。

十七日　到天明后吃饭，向南行。半里，走上东来的大路，有个山坞一直往南延去，有个集市正当坞中，这是鬼岩墟。再向西沿南山的北麓行，又向西一里多，有个岩洞在南山的半山腰，洞口朝向西北，就

是鬼岩了。远望过去洞中深黑,当地人在洞中祭祀神像,所以把它称为“鬼”。从它下边向西登山坳,石阶相当整齐。共一里,越过山坳向西下行,从这里起石山土山两种山交错,而且石山中也有土了。两面的山又形成南北向的山坞,有细流涓涓流淌在坞中,向南流去,就是向东回绕转向北方后绕到官村之前的水流了。下山后,溯细流向北在坞中行一里,就见两面的山又转成东西向的山坞。仍溯细流向西行三里,有石坝挡在细流之上,怀疑就是所谓的丁阑堰。坝上蓄着一池水,泻过坝上的缝隙向东下流,这是发源起始之处,但源头实际出自于都明岭的东麓。越过堤坝往南走,沿南山的山麓往西行,又走二里,路过卢塘村。大概是南北两列山夹峙成山坞,山坞底部平缓下洼,天旱就干涸,水涨就成水塘,有村庄在北山下,路顺着水塘南边走。又走一里,又有坝挡在上游,又越过堤坝往西行二里,于是再上登土岭半里,越过岭坳后向西又下走半里,有泉水一泓从路左的石洞中流出,向西涓涓流淌,不涨不干,也不停息,舀来饮下,特别甘甜清洌,流出洞穴后立即坠下石穴之中,淙淙有声。此处的山仍是形成东西向的山坞。沿北面一列山顺流往东下行三里,有个村庄在南山下,叫都明村。村后南山完后,有峡谷往南延去,是去那地州的路;而去河池州的路,则是向西北行走在土陇之间。又行二里,越到石桥的西边,桥下的水往北流,应当也是向东北流入金城江上游的水流。它的源头一是出自于东面都明岭的石穴中,一是自南面的下河岭往北流来,两条水流汇合成山涧。又向西北行四里,登上一座土冈。由冈上又向西北行二里,有两三家人在北面土阜下,是乾照村,在村中竹楼上烧水煮饭。于是从村子侧边向北上登土岭,由岭畔向北共行三里,下到西麓,有条大溪自南流向北,就是所谓的河池江了。江底十分宽阔,全是平铺着的碎石,但无滴水。横渡江底登上西岸,望北方有石峰回绕闭合,即使有流水也没有出去的地方,不知此江水流上涨时从何处流出去?原来北面卓立的山峰,山下有洞,洞口向南,应该就是江水穿流进去之处了。此处南北两面又全是石山排列,江流的流向在西面源自河池州的南境,向东流到此地,折向北捣入山中。又往西沿干枯的江北岸行一里,就见江底的砂石间,有细流淙淙流淌了。又向西七里,进入河池州的东门。州城是土墙,墙上覆盖着茅草,城中的居民困苦,全是茅草房而无瓦房。这里的山南北对峙,中间成为东西向的山坞,有大溪横在其中,东

面到达乾照村后的土山，横截为前门溪，转向北，流入石穴中；西面到大山岭的石脊，是后钥水从此发源之处了。抵达州城才过中午，穿过州城走出西门，寓居在茅屋中。拿了陆君的信函及调马的兵符去找州官萧公〔名叫来凤，广东人。〕要马。萧公当即发给马票，要来脚夫马夫各两名，没有少时的滞留。

【原文】

十八日　晨餐后得二骑差役，即以马夫二名作挑夫影射。既而萧公复以腆仪来觃，余受其笋脯，而尽璧其余[1]。入城买帖作谢柬，久乃得之，行已上午矣。西向山坞行三里，有溪自北山南流，合于西来大溪。乃渡北溪溯大溪北岸行，又七里，有村在南山之坞，有瓦室焉，名杨村[2]。杨姓者有巨力，能保护此村。循北山麓行，又二里，有飞石覆空而出，平压行人之上。已而上危级，见级外倚深坑，内有悬穴，中空下陷，洪流溢其底焉。既上，从山半行，遂循崖北转，又成南北之峡，山凑而为东西两界矣。循东崖溯流上，升陟三里，渡溪而北，逾一坡而下，见东峡石壁危削，上有穹岩，下有骈峡，但闻水声喧甚，以为自堕峡而下也，而旁眺不见影。稍前，则溪水犹自北来，复渡之。循溪东行峡中，三里，水穷峡尽。北上岭一里，又从岭头行一里，出两山坳间，有石垣两重，属两峰之左右[3]，是为大山岭，河池、南丹之界也。逾岭北下，遂为丹州境。转而西二里，渡小水，其水南去。复西南逾一岭，复与水遇，随之西北行，共三里，复渡水，水汇于石壁下，遂就之而饭。又随水出峡，西二里，山势渐开，近山皆变石为土，南山下有茅一二楹矣。随小水西行三里，渐转而北，土山坞尽，西山陇间有数十家倚之，是为土寨关，则南丹土税之钥也。路在东山之麓，遂北上土岭。其东来之水，似无北流隙，惟西北有巨山悬削，想亦从其下入穴以注大江，而下金城、东江者，未亲晰也。北下土岭，其坞中小水亦自东而注西南，似亦遁悬削巨山而去。于是复西北上岭，升陟共五里，转出岭头，始有巨坞西北去，路从其西山岭半行，又五里曰百步村[4]。茅舍数家在西山陇上，皆江右人，为行李居停者。时锡贾担夫三百余人，占室已满，无可托足，遂北向下陇前西北坞中。水至是转而西南去，有木梁架其上，覆以亭，亦此中所仅见者。度梁而上陇，其坞遂转东西。于是西向行五里，有四五家在南山陇间，曰岩田村。中有瓦栏三楹颇巨，亟投之，则



老妪幼孩，室如悬罄[5]，而上瓦下板，俱多破孔裂痕。盖此乃巨目家，前州乱时，为贼所攻掠而破，遗此老稚，久避他乡，而始归故土者。久之觅得一锅，仅炊粥为餐，遂席板而卧。

十九日　平明起，炊饭而行。细雨霏霏。西向行土山间，三上三下共十里。有水自东北注西南，深不及膝，阔约五六丈，是为大江。其源发于西北丛山壑中，南流东转而至永顺界，合东江下流者也[6]。渡江，又西逾一岭，共五里，转下一坞。其坞中有一水东南去，溯之行，其水曲折坞中，屡涉之，俄倾数十次。共三里，有水一支自西北来，一支自正西来，遂转而向西溯之。又半里，有村在北山之麓，其名曰金村，乃是站之当钥者[7]。其地西往锡坑止十五里，西北去南丹州五十里。入其栏，头目方往百步墟，乃坐而待之。雨时洒时止。陈梦熊从此入锡坑，遂别去。余候头目，抵晚始归。

二十日　晨起，雨霏霏。饭而候夫，久之乃扎竹为舆，止得其一，而少其一，上午始行。雨中遂东北逾土山，一里余，越其脊，乃西北下，深茅没径。又里许，穿翳而降至坞底，则有小水自南而北，大路亦自南随之，则锡坑道也。从之北一里，又有一水自西南来，二水合而东北去，水东有村在东山下，是曰雷家村，山峡稍开。又一里，遂转而为东西坞，有大溪自西而来，合南来小溪，东去即南转而为大江者也。于是溯溪南土山北麓行，西向升陟共十里，有茅数楹在南山之半，曰灰罗厂[8]，皆出锡之所也。由其下又西一里，其坞西尽，有土山横其中，一小水自西北，一大水自西南，二水合于横岭之下。于是涉小水西上横岭，岭东路旁有眢井种种，深数丈，而圆仅如井大，似凿掘而成者，即锡穴也。逾岭西下共四里，又与前西南来大溪遇。其溪方北曲而南，遂绝流而西，其峡复东西开。溯溪行其中，屡左右涉之，四里为西楞村，又一水自西北来入，路从大溪南岸行。又一里，路左有岐逾岭而南，想往锡坑道也。又西，有溪自南峡来合，其溪亦巨，与西来之溪等，于是又横涉南溪口，仍溯西来溪南岸行。又五里，有村在南山，曰大徐村。村之西，其峡复开，田始连塍，水盘折其中。又屡涉之，四里，直抵西山下。溯流转而北，一里，乃涉水上西山。初上甚峻，望北坞山环壑尽，瀑流从山腋悬空直喷，界群碧间，如玉龙百丈。粤西皆石山森幻，故悬水最艰，惟此景独见。忆前自全之打狗岭亦北望见之[9]，至此已迂回数千里，涉历经年，忽于此得睹，亦汗漫中一奇遇也[10]。西向援土级而上，



瞻顾一里而不能释，已而渐逾岭南，始不复见。又迤逦循北峰而西上者二里，逾一脊，脊北路隅是为打锡关[11]，乃锡贾自锡坑而来者，昔于此征税，有居舍，自去年乱后被爇，遂无居人。由此西下半里，即有壑当峡之西，遂转而北，山夹成峡。又下半里，水始成涧北去，随之又半里，渡涧西，缘崖北行一里半，出峡。前峡又自东北向西南，乃循崖转而西南行，雨大至。既而复屡涉此涧，涧乃南去，路乃西逾山坳。共二里，复行坞间，半里，循北山之崖，前涧复自南来，涉之。西北行又半里，又一溪自南峡来，其水颇大，与前涧合而北，横堰而潴之。从堰西向北行，又一里而渡南丹之南桥[12]，暮雨如注，雷电交作，急觅逆旅而税驾焉。

南丹之水北流经州治东。其山东西分界，州治在西山下。其东有街，南北依溪而列。中有一街西入，大石坊跨其前，曰："摅忠报国[13]，崇整精微。"粤省所未见者。由坊下进街西行，街尽，又入一石卷门。门内有关帝庙，西向，前亦有坊。其西即巨塘汇水，南北各有峰，自西山环臂而前，塘水直浸其麓。塘中有堤，东西长亘数丈，两端各架木为桥，而亭其上。越西桥，又西过一废苑，则州治在西南小石峰下。其门北向，前亦有石坊，而四围土墙不甚崇整，此下署也。州官所居，则在囤上。囤上者，即署后小石峰之巅，路由署中登，乃莫公因家难后移此以避不测者。盖西界群峰蜿蜒，其南北两支东突者，既若左右臂，又有一枝中下特起为石峰，而下署倚之，囤结于上，三面峭削，惟南面有坳可登。囤之后复起小峰，与囤中连若马鞍，其后与崇山并夹为深坑，其下有小水东南出而注于大溪，此署左第一层界水也。

囤山之北，其山西断，有洞裂山下。其门东南向，正与囤山对。门顶甚平，亦有圆柱倒垂。门之中既有二巨石危踞，中开一峡仅尺许，北入三四丈，折而西，稍下，则西巨石之后也。与洞后壁北距丈余，西深二丈余，窅黑无可见，不识有旁窦否？西巨石之上，其面高下不一，皆若台榭可栖，第四壁悬绝，俱无级可登。东石亦然，第后即联缀于洞壁，无后绕之隙，而石台之前，有石柱上耸接于洞顶，为异西石耳。西石之西，又有小隙穹石，而北峡中架梯一两层，即可登石上，由西石跨石二尺，即可达东石之端，惜此中人不知点缀耳。由岩前北向行半里，其山又开东西坞，循西山

嘴转而西行，又有水自西峡来，东北向而入大溪，即清水塘之下流也。溯之西行，又半里，渡一桥亭。桥南有石崖障流，内汇水一池，昔水从桥下出，今捣崖根而东，不北由桥下矣。渡桥稍西，逾一冈，即清水塘。塘南北两山成夹，中开东西坞，西则大山屏其后，东即石崖所障水口也。寺在其中，东向而立。入门即为方塘，四周石砌，汇水于中，不深而甚澈。前层架阁塘中，阁后越塘又中亘一亭，亭南北塘中，复供石于水，两旁各架阁于塘为左右厢。亭西则玉皇阁也，亦从塘中甃石为基，而中通水道者。阁下位真武，上位玉皇，而真武之后，又从塘中架阁一层，下跨水上，为栖憩之所，上与玉皇阁联架为一，置三世佛焉。佛后有窗，可平眺西峰，下瞰塘水罍罍从地中溢起。塘之外，皆有垣周之，层楼叠阁，俱架于水中，而佛像皆整丽，亦粤西所未见。惜乎中无一僧，水空云冷，惟闻唧唧溪声而已。寺为天启七年莫公伋所建，前所以潸[14]，鞭杀僧，遂无居者。寺南有溪自西南腋中来，即由寺前东去者。寺北有大道西向逾岭去，是通巴鹅而达平洲者[15]。寺前水东去，经石崖水口，又东出而注大溪，此署左第二重界水也。

署右第一重界水，即前来所涉堰上南峡之流，第二重即打锡关东来之涧，二水合为大溪而经州前。

注释

①贶（kuàng 况）：赐与。璧：通“辟”、“避”，避而不受。

②杨村：今名同，在河池县西境。

③属（zhǔ 主）：连接。

④百步村：今作八步，在南丹县东南隅，刁江东岸。

⑤悬罄（qìng 庆）：空无所有。

⑥有水以下句：十八、十九两日所记大江应指今刁江。《嘉庆重修一统志》庆远府山川载：“大江，在南丹州南二十里，源出都利山，亦名都利江，东北入河池州界，合金城江。”霞客未及亲晰，此处即本传统说法。但明清的传统说法有误，刁江经河池州界后，又东南经永顺司北，再南入都泥江，而不入龙江。

⑦乃是站之当钥者：“钥”，原作“月”，从沪本改。

⑧灰罗厂：今仍作灰罗，在南丹县东南隅，刁江东岸。

⑨忆前自全之打狗岭亦北望见之：“打狗岭”原作“打钩岭”，即丁丑闰四月十三日所记全州的“打狗岭”，“全”原作“金”，皆误。

⑩汗漫：漫无边际。

⑪打锡关：今仍称打锡，在南丹县治稍东南，公路从此经过。

⑫南丹：明为州，隶庆远府，即今南丹县。

⑬摅（shū 书）：舒展。

⑭谮（zèn）：诬害，中伤。

⑮巴鹅：今作巴峨，在南丹县西北隅。

【今译】

十八日 早餐后得到两个骑马的差役，就把两名马夫作为挑夫来使唤。随即萧公又拿丰厚的礼物来相赠，我接受了其中的笋干，而其余的全部完璧归赵。进城去买帖子写了答谢的柬帖，很久才买到帖子，动身已是上午了。向西在山坞中行三里，有溪水自北山往南流，汇合到西面流来的大溪中。于是渡过北来的溪水溯大溪北岸行，又走七里，有个村庄在南山下的山坞中，村中有瓦房，名叫杨村。〔姓杨的人家有巨大的力量，能保护此村。〕沿北山山麓行，又是二里，有飞石覆在空中突出来，平平地压在过路人的头上。不久上登高峻的石阶，见石阶外斜靠着深坑，坑内有高悬的洞穴，中间空阔向下深陷，洪流从洞底溢出来。上去后，从山腰上前行，于是沿着山崖向北转，又形成南北向的山峡，山挤拢来成为东西两列了。沿东面的山崖溯流上走，爬升了三里，渡到溪北，越过一道山坡下走，见东面峡谷的石壁高峻陡削，上方有穹隆的岩洞，下边有并列的山峡，只听到水声十分喧腾，以为是从峡中坠落而下的，但向四旁眺望不见影响。稍前走，就见溪水还是自北边流来，又渡过溪水。沿溪流东岸行走在峡中，三里。水穷峡尽。往北上岭一里，又从岭头行一里，走到两座山间的山坳，有两层石墙，连接着左右的两座山峰，这是大山岭，是河池州、南丹州的分界。越过岭向北下行，就是南丹州的境内。转向西走二里，渡过小溪，这条溪水往南流去。再向西南越过一座岭，再次与溪水相遇，顺流往西北行，共三里，再次渡水，水汇积在石壁下，于是靠着石壁吃饭。又顺水流走出山峡，向西二里，山势渐渐开阔起来，近处的山都由石山变为土山，南山下有一两间茅屋。顺小溪往西行三里，渐渐转向北，土山山坞完了，西面山陇间有数十家人家，这是土寨关，是南丹州土司征税的关口。路在东山的山麓，于是向北上登土岭。这里从东面流来的水流，似乎



没有缝隙往北流去，唯有西北方有座巨大的山峰悬绝陡削，推想也是从山下流入洞穴后注入大江，而后流下金城江、东江的，未亲自弄清楚。向北走下土岭，这里坞中的小溪也是自东流注到西南，似乎也是逼近悬绝陡削的巨大山峰而去。于是又向西北上岭，共爬升了五里，转出到岭头，开始有巨大的山坞向西北伸展而去，路从山坞西边的山岭半中腰上走，又行五里叫百步村。有茅屋数家在西边山陇上，都是江西人，是行路人歇脚的地方。此时锡商挑夫三百多人，已占满房间，无处可容身，便向北下到山陇前西北方的坞中。水流到这里转向西南流去，有木桥架在水上，用亭子覆盖着，也是这一带所仅见的。越过桥后上登土陇，这里的山坞于是转为东西向。于是向西行五里，有四五家在南面山陇间，叫岩田村。村中有三间瓦盖的竹楼相当大，急忙到那里去投宿，就见老妇幼童，室中空无一物，而且上面的瓦下边的地板，全有很多破孔裂痕。原来这是大头目的家，去年州中动乱时，被盗贼攻破掳掠，遗下这些老幼，长期避难他乡，是这才归回故土的人。很长时间才找到一口锅，仅煮了稀粥当饭，于是在地板上睡下。



十九日　黎明起床，煮饭吃后上路，细雨霏霏。向西行走在土山间，三次上山三次下山共走十里。有水流自东北流注到西南，水深不到膝盖，宽约五六丈，这是大江。它的源头发源于西北的重山壑谷中，往南流后向东转到永顺司境内，是汇合于东江下游的水流。渡过江，又向西越过一座岭，共五里，转下一个山坞。这个山坞中有一条水往东南流去，逆流而行，这条水流在坞中曲曲折折流淌，屡次涉过它，俄顷涉过数十次。共走三里，有一条支流自西北流来，一条支流自正西流来，于是转而向西溯流走。又走半里，有个村庄在北山的山麓，它的名字叫金村，是这一站路正当交通要道的地方。此地往西去锡矿只有十五里，西北距南丹州有五十里。进入村中的竹楼，头目正好去了百步墟，就坐着等他。雨时洒时停。陈梦熊从此地到锡矿去，于是告别走了。我等候头目，到晚上才归来。

二十日　早晨起床，淫雨霏霏。饭后等着派夫，很久才用竹子扎成轿子，只得到其中一乘，却少了一乘，上午才上路。于是在雨中向东北翻越土山，一里多，越过山脊，就往西北下走，深深的茅草隐没了小径。又走一里左右，穿过遮蔽道路的茅草下到山坞底，就有小溪自南流向北，大路也从南面来顺着溪流走，是去锡矿的路。顺着大路向北

一里,又有一条小溪自西南流来,两条流水合流后往东北流去,溪水东边有个村庄在东山下,这叫雷家村,山峡稍稍开阔了一些。又走一里,于是转向变为东西向的山坞,有条大溪自西面流来,汇合南边来的小溪,向东流去立即往南转去成为大江。从这里起溯流在溪南的土山北麓前行,向西爬升共十里,有数间茅屋在南山的半中腰,叫灰罗厂,都是出锡的处所了。由它下边又向西一里,这里山坞到了西面的尽头,有土山横在坞中,一条小溪自西北来,一条大溪自西南来,两条溪水在横亘的山岭之下合流。于是涉过小溪向西上登横亘的山岭,山岭东面的路旁有种种形状的枯井,深数丈,但圆圆的仅同井一样大,似乎是挖掘而成的,就是锡矿坑了。越岭往西共下行四里,又与先前从西南流来的大溪相遇。此溪正由北曲向南,于是横渡溪流往西走,这里的山峡再又呈东西向展开。溯溪流行走在峡中,屡次向左向右地涉过溪流,四里后是西楞村,又有一条溪水自西北流来注入,路从大溪南岸行。又走一里,路左有条岔道越过山岭往南走,猜想是去锡矿的路。又向西,有溪水自南面的峡中流来汇合,此溪也很大,与西来的溪流相等,于是又横向涉过南面的溪口,仍溯西来的溪流南岸行。又走五里,有个村庄在南山,叫大徐村。村子的西面,山峡又开阔起来,田地开始连成片,水流盘绕曲折在其中。又多次涉过溪流,四里,直达西山下。溯流转向北,一里,就涉过溪水上登西山。起初上走非常陡峻,望北面的山坞群山环绕壑谷到了头,瀑布从山侧悬空直泻,隔在碧绿的群山间,如百丈玉龙。粤西都是森立奇幻的石山,所以水流悬空最为困难,只有此景是唯一见到的。想起从前从全州的打狗岭上也从北面望见过它,到此时已迂回了数千里,经过一年的涉历,忽然在此地得以见到,也是漫无边际之中的一次奇遇。向西攀援土台阶上登,回头瞻望了一里路也不能舍弃,不久渐渐越到岭南,这才不再看得见。又沿着北峰逶迤向西上登二里,越过一条山脊,山脊北面的路旁是打锡关,是锡商从锡矿来的路,从前在此地征税,有居民的房屋,自从去年战乱后遭兵火破坏,便没有居民了。由此往西下行半里,立即有壑谷挡在山峡的西头,于是转向北,山相夹成峡。又下走半里,水开始形成山涧向北流去,顺山涧又走半里,渡到山涧西边,沿着山崖往北行一里半,走出山峡。前方山峡又自东北延向西南,就沿着山崖转向西南行,雨暴降。随后再次屡屡涉过这条山涧,山涧这才往南流去,路就向西越过

山坳。共二里，又行走在山坞间，半里，沿北山的山崖行，先前的那条山涧又从南边流来，涉过它。又往西北行半里，又有一条溪流自南面峡中流来，溪水很大，与先前的山涧汇合后往北流，横筑了堤坝蓄水。从堤坝西边向北行，又走一里后走过南丹州的南桥，暮雨如注，雷电交加，急忙找旅店住宿下来。

南丹州的水流往北流经州治东面。这里的山分为东西两列，州治在西山下。它的东面有街道，呈南北向依傍着溪流排列。当中有一条街向西进去，一座大石牌坊跨在街前，写着："抒忠报国，崇整精微。"是广西省内所未见过的。由牌坊下进街后往西行，街完后，又进入一道石拱门，门内有关帝庙，面向西方，庙前也有牌坊。庙西就是巨大的水塘积着水，南北各有山峰，自西山似手臂一样环绕到前方，塘中的水一直浸到山麓。塘中有堤，东西横贯长数丈，两端各自用木头架成桥，而且在桥上建了亭子。越过西边的桥，又向西走过一处废弃的花园，就见州治在西南的小石峰下。官署的大门向北，前边也有石牌坊，但四面的土墙不怎么高大整齐，这是下面的官署。州官居住的地方，却是在囤上。囤上就在官署后面小石峰的峰顶，路由官署中上登，是莫公因家中发生灾难后迁到此处以躲避意外事件的。西面一列群峰蜿蜿蜒蜒，它南北两面向东突出来的支峰，既好像是左右臂，又有当中一条支脉下延独自耸起成为石峰，而下面的官署就紧靠着它，囤子建在上边，三面峻峭陡削，唯有南面有山坳可以上登。囤子的后面又突起一座小峰，与囤子中间相连好似马鞍，小峰后边与高山并排相夹成深坑，山下有条小溪往东南流出去注入大溪，这是官署左边第一层分界的水流。



囤山的北面，那里的山在西边断开，有洞裂开在山下。洞口朝向东南，正好与囤山相对。洞口顶上十分平整，也有圆形石柱倒垂。洞口的中央就有两块巨石高高盘踞着，中间分开一条峡谷仅有一尺左右宽，往北深入三四丈，折向西，稍下走，就在西面的巨石之后了。与北面的山洞后壁距离有一丈多，往西深二丈多，深黑得看不见东西，不知有没有旁洞？西边巨石之上，岩石表面高低不一，都好像是台榭一样可以居住，只是四面的石壁悬绝，全无台阶可登。东面的巨石也是这样，只是后部连缀在洞壁上，没

有向后面绕去的缝隙，而且石台之前，有石柱上耸接到洞顶，与西面的巨石不同而已。西面巨石的西边，又有条小缝隙在大石上，而且在北面的峡谷中架一两层梯子，就可登到石上，由西面岩石上跨二尺宽的石桥，马上可以到达东面岩石的前端，可惜这里的人不知道点缀景色罢了。由洞前向北行半里，这里的山又开拓成东西向的山坞，沿西面的山嘴转向西行，又有水流自西边峡中流来，流向东北注入大溪，就是清水塘的下游了。逆流往西行，又走半里，走过一座桥亭。桥南有石崖挡住水流，里面积有一池水，从前水从桥下流出去，如今冲捣石崖根部往东流，不从北边经由桥下了。过桥后稍向西走，越过一座山冈，就是清水塘。水塘南北两面的山相夹成谷，中间展开成东西向的山坞，西面就是大山屏风样矗立在它后面，东面就是石崖挡住的河口了。寺庙在两者之中，向东而立。进门就是个方形水塘，四周用石块砌成，积水在塘中，不深但非常清澈。前边一层在塘中架了楼阁，阁后越过水塘又在中央横着一座亭子，亭子南北的水塘中，又在水面上摆设了石头，两旁在水塘上各建有阁子作为左右厢房。亭子西边就是玉皇阁，也是从塘中用石块砌成地基，但中间通有水道的。阁中在下位的是真武大帝，在上位的是玉皇大帝，而真武大帝的后方，又从塘中架起一层阁子，下边跨在水上，是休息的场所，上边与玉皇阁架空联结为一体，放置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像在其中。佛像后面有窗户，可以平眺西峰，下瞰塘水从地下源源不竭地溢起来。水塘之外，都有墙四周围着，层楼叠阁，全架在水中，而佛像都很整齐壮丽，也是粤西所未见过的。可惜寺中没有一个僧人，水空云冷，只是听见淙淙的溪水声而已。寺庙是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莫伋公修建的，前年因为有人诬陷，用鞭子打死了僧人，便无僧人居住了。寺南有溪水从西南的山侧流来，就是由寺前往东流去的溪流。寺北有大道向西越岭而去，是通往巴鹅而后到达平洲的路。寺前的溪水向东流去，流经石崖所在的河口，又向东出去注入大溪，这是官署左边第二层分界的水流了。

官署右边的第一层分界的水流，就是先前来时南面峡中涉过堤坝上的水流，第二层就是从东面打锡关流来的山涧，两条水流合流后成为大溪流经州治前。

【原文】

二十一日　平明起，天已大霁，以陆公书投莫。莫在囤，不及往叩，以名柬去，余乃候饭于寓中。既午，散步东街，渡塘堤，经州治前，而西循囤山北壁下行，共一里，入北山南向石洞。又从洞前西北行半里，转而西南又半里，渡桥亭，入清水塘，返寓已下午。莫公馈米肉与酒，熟而酌之。迨晚霁甚。

二十二日　五更颇寒，迨起而云气复翳。站人言夫将至，可亟炊饭。既饭而夫仍不齐。先是，余无以为贽[①]，以晶章二枚并入馈[②]，此晶乃漳中署中所得，莹澈殊甚。岂一并收入后，竟无回音。余索贴再三，诸人俱互相推委，若冀余行即已者。余不得已，往叩掌案刘[③]，为言其故。刘曰："昨误以为银硃薄物，竟漫置之，不意其为垂物也[④]，当即入言。但斯时未起，须缓一日程可耳。"余不得已，从之。昨诸人竟私置于外，故不得回柬，至是然后入白也。候至更余，刘犹在囤未归，乃闷闷卧。



银锡二厂，在南丹州东南四十里，在金村西十五里，其南去那地州亦四十里[⑤]。其地厂有三：曰新州[⑥]，属南丹；曰高峰，属河池州；曰中坑，属那地。皆产银、锡。三地相间仅一二里，皆客省客贾所集[⑦]。按志有高峰砦，即此高峰之厂，独属河池，而其地实错于南丹、那地之间，达州必由南丹境。想以矿穴所在，故三分其地也。银锡俱掘井取砂，如米粒，水淘火炼而后得之。银砂三十斤可得银二钱，锡砂所得则易。又有灰罗厂，止产锡。在南丹东南三十又五里，即余昨所经。有孟英山，在南丹西五十里芒场相近。止产银。永乐中遣中使雷春开矿于此，今所出甚微，不及新州矣。雷春至孟英时，河池所城是其所筑。

二十三日　候夫不至，总站徐曰："以昨礼未酬，尚须待一日。"余求去不得，惟闷闷偃坐而已。至午后，始以两昌章还余，而损其一，余五色，则为诸人干没矣[⑧]。是日午间雷雨，晚大霁。

由银锡厂而南，两日程至涯洞[⑨]，有大江自西而东，为那地、东兰二州界，其渡处名河水渡，即都泥江也。其上流来自泗城界，其下流东历永顺土司北五里，即下石堰，为罗木渡者也[⑩]。

南丹东八十余里抵大山岭，为河池州界；东南四十里过新州，为那地州界；西三日程约一百五十里抵巴鹅，北为平洲四寨界，西

为泗城州界；西北二日程约一百里过六寨，为独山下司界；东北日半程约七十里抵东界，为荔波县界。

南丹米肉诸物价俱两倍于他处。米俱自独山、德胜诸处来。惟银贱而甚低，所用者止对冲七成。其等甚大，中国银不堪使也。

龙眼树至此无。德胜甚多。

注释

①贽(zhì 至)：旧时初次求见人所送的礼物。

②晶(jīng 睛)章：水晶印章。

③叩(kòu)：询问。掌案：掌管案牍文书的人。

④垂物：流传永久的贵重物品。

⑤其南去那地州亦四十里：按实际地理方位，疑"南"字为"西"字之误。

⑥新州：今名同，在南丹县南隅。此三厂清代合称"三厂"，今三厂联为一个行政单位，设大厂镇。

⑦客省客贾(gǔ 古)：外省来此开店做买卖的商人。

⑧色：种类。干没：侵吞公家或他人财物。

⑨涯洞：明时亦作隘洞，今作隘洞，在东兰县治稍北，红水河北岸。

⑩有大江以下句：此处把都泥江与刁江相混了。经涯洞及罗木渡者即今红水河；在永顺司北五里者为红水河支流，即今刁江。刁江从北往南流，在罗木渡以上不远处汇入红水河。

【今译】

二十一日　黎明起床，天已大晴，把陆公的信投递给莫公。莫公在囤子上，来不及去叩见，拿了名帖去，我就在寓所中等待吃饭。中午后，在东街散步，走过塘中的堤坝，经过州治前，而后往西沿囤子所在的山北面的石壁下前行，共一里，进入北山向南的石洞。又从洞前往西北行半里，转向西南又走半里，越过桥亭，步入清水塘，返回寓中已是下午。莫公馈赠了米肉与酒，煮熟后饮酒。到晚上天气非常好。

二十三日　五更时相当寒冷，等到起床后云气重又遮蔽了太阳。驿站的人说脚夫将要到了，应赶快煮饭吃。吃饭后脚夫仍来不齐。这之前，我没有什么东西作见面礼，拿了两枚水晶印章一并送进去馈赠，〔此水晶是从漳州府衙门中得到的，特别晶莹清澈。〕怎么一并收进去后，竟然没有回音。我再三索要回帖，众人都互相推诿，好像希望我走

了就算了的样子。我不得已，前去叩拜一个姓刘的掌管案牍文书的人，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姓刘的说："昨天误以为是银子朱砂一类微不足道的东西，居然漫不经心把它放到了一边，想不到这是传世的稀世之物，应该马上进去说明。但此时未起床，必须暂缓一天上路是可以的了。"我不得已，听从了他。〔昨天众人竟然把水晶章私自放到衙门外，所以得不到回帖，至此后才进去禀告。〕等到一更多时，姓刘的仍在圃子上未归来，只好闷闷不乐地躺下。

银锡两种矿厂，在南丹州东南四十里，在金村西面十五里，它的南边距那地州也有四十里。此地的矿厂有三处：一叫新州，属南丹州；一叫高峰，属河池州；一叫中坑，属那地州。都出产银、锡。三个地方相隔仅一二里，都是外省的客商聚集之地。据志书，有处高峰砦，就是此地的高峰厂，唯独隶属于河池州，但此地实际交错在南丹州、那地州之间，到达州里必得经由南丹州境内。推想是因为矿坑所在之地，所以把此地分为三部分。〔银、锡都要挖矿井取出矿砂，如米粒一样，用水淘洗用火烧炼后才能得到。银矿砂三十斤可得到银子二钱，锡矿砂得到的锡却视情况而变化。〕又有个灰罗厂，只产锡。〔在南丹州东南三十五里处，就是我昨天经过的地方。〕有座孟英山，〔在南丹州西面五十里的芒场附近。〕只产银。〔永乐年间派遣中使雷春在此开矿，今天出产的银矿非常微少，赶不上新州了。雷春到孟英山时，河池所城是他修筑的。〕



二十三日　等脚夫不见来到，统管驿站姓徐的人说："因为昨天的礼没有答谢，还必须等一天。"我要求离开不能实现，只有闷闷不乐地躺躺坐坐而已。到午后，才拿两枚水晶印章还给我，但损坏了其中的一枚，其余的五种东西，却被众人吞没了。这天午间下雷雨，晚上大晴。

由银锡厂往南走，两天的路程到达涯洞，有大江自西流向东，是那地、东兰两州的分界，江上的渡口名叫河水渡，就是都泥江了。它的上游来自于泗城州境内，它的下游向东流经永顺土司北面五里，立即流下石坝，成为罗木渡的江流了。

南丹州往东八十多里抵达大山岭，是河池州的州界；东南四十里过了新州，是那地州的州界；往西三天的路程约一百五十里

抵达巴鹅，北面是平洲四寨的边界，西边是泗城州的州界；往西北两天的路程约一百里过了六寨，是独山州下司的边界；向东北一天半的路程约七十里抵达东部边界，是荔波县的县界。

南丹州米肉各种东西的价钱都比其他地方高两倍。〔米全是从独山州、德胜镇诸处运来。〕唯有银价贱而且成色很低，〔市面上使用的银子只冲抵为七成。〕此地的戥子非常大，使用中原的银子承受不了。

到此地龙眼树没有了。〔德胜镇非常多。〕

【原文】

二十四日　晨起，阴云四合，是日为立夏。饭而待夫，久不至，上午止得四名，二名犹未至。余不能待，以二名担行李，以二名肩舆行。出街北，直北行山坞间，一里半，大溪向东北去，路折而西北，逾土岭。二里半，逾岭西下，有水自东南来，北向而去，渡之南行，于是石峰复出，或回合，或逼仄，高树密枝，蒙翳深倩，时午日渐霁，如行绿幄中。已溯峡西入，惟闻水声潺潺，而翳密不辨其从出，想亦必东向之流，然石路甚大，不若州东皆从草莽中行也。共三里，有石峰中立于两山峡间，高锐逾于众，而两旁夹壁反隘，益觉峥嵘。由其南夹西透，又陟岭一里，西南逾脊，其南即深坑下坠，亦如岭北者之密翳沉碧也。由岭上西循北峰，又逾脊西下，共里余，由两山夹中西出，曰夹山关①。夹西即有数家倚北峰下，其后削崖如屏，前则新篁密箐，路从其下行。忽北山之麓，石崖飞架，有小水自西来，漱石崖之脚，北入石洞中。洞门南向，在浮崖之东村后危崖之下，水自南捣入，当亦透北山而泄于南丹下流者也。由浮崖下溯细流西行，其内复回田一壑，南麓又有村数十家。又西三里，逾土山下，西北又一里，有水自西南土峡中来，东抵石崖下，转而北去，路亦渡水而北。二里，水由东北坞中去，由小岐西北升陟，冈阜高下，共四里，乃下岭。又西南转入山坞，为夷州村，日已下午矣。炊而易骑，由坞中随细流东北行。一里，涉溪，又一里，逾坳乃转西北，细流在山峡中，亦西北转。已北渡一峡，复北上山，缘西山之半行，共二里，峰头石路甚崎嵚，其下峡中水亦自南而北，又有一东来小水凑合于其下而北去。又北行逾岭而下，则峡中汇水甚深，想即前水之转而西也。渡之，循涧北行，有堰截涧中，故其东水及马腹耳。共一里，又

有小水自西土峡来，合而东去。从其合处仍渡而北，则东来大路复至是会，乃循之西北上岭。一里，逾土山隘，则北面石山屏立而东，路循南界土山西北行，两界之中复有田塍，东西开坞，有小水界其中，亦东向去。又西二里余，坞南北山下俱有村，多瓦舍，曰栏路村[2]。大路直西向山隙去，从岐北向渡溪，一里，逾北界石山北下，转西行半里，宿于蜡北村。

二十五日　昧爽，由蜡北村稍西复北向入峡中，半里，逾小脊北下，半里，抵尖高峰下。其处另成一峒，有一二茅舍倚尖峰下。竟峒东北行二里，有村在西山之麓，曰肖村。又北半里，有洞在西小山坑中，其门东南向，外层甚敞，中壁如屏，又辟内门甚深。路由东山崖上行，隔坞对望之，藤萝罨挂，中有水自洞门潺潺出，前成涧，南流西折去。又东北半里，逾岭脊，颇峻。东西峰俱石崖，而此脊独土。逾之东北下一里，又成一峒，曰街旁村。送者欲换夫骑，而居人不承，强送者复前。于是西北登岭，岭上下多倚崖随壑之舍。一里，逾岭下而复上，又西北二里，复逾岭西转北向行，有村在东山之半，甚众。循之北行二里，有尖山竖东峰之上，甚锐，下有瓦房，环篱回堵，颇不似诸村落。其西界有山高耸，冠于诸峰，此始为南下多灵两江都泥、龙江。分界之脊，与所行东峰对夹成坞。中开大壑，自南而北，即前栏路村西行大道，转而为此坞者也。坞中土山之上，丛树蓊葱，居室鳞次。与此村东西相对者曰芒场[3]，此大道所经者；余以站骑就村相换，故就此小道。然村夫沿门求代，彼皆不承，屡前屡止，强之不行。方无可奈何，适有一少年悬剑插箭至，促其速行，则南丹莫君所遣令箭送余者，始得复前。又北逾一岭，又北一里，饭于壁坳村。数家在东峰之半，前多踞石排列，置庐其间，实为选胜，而土人莫之知也。既饭，易骑至而无鞍，乃令二夫先以担行，站夫再往芒场觅鞍；久之仍不得，乃伐竹缚舆；舆成而候夫；又久之马至，已下午矣，乃西向行。先是，壁坳站夫言："西北石山嵯峨，其下有村曰蛮王，此峰亦曰蛮（王）峰。"乃望之西行，越一土阜西下，共二里，有涧自南而北，逾涧又北上岭，逾土山二重，共一里，下至土峡中，有小水自北而南，溯之北上一里，直抵蛮王峰下。其屼嵲骈耸最，西南峰顶有石曲起，反躬北向，上复直竖如首，岂即所谓"蛮王"者耶？时顾仆押夫担在蛮王村，尚隔一夹，呼余直西从大道，彼亦从村押夫来。半里，会于峰之西，乃转而循峰西夹北向行。其夹会水于中，北



上半里，夹中犹土田，而水已北注，是为北来山脊，至蛮王而西渡南下，峙为芒场西最高之峰，以至多灵，为都泥、金城两江之界者也。北随水行半里，其水西向去，路西北又半里，逾岭而下半里，西南山界扩然，北界石山之脊自西而东，有尖峰竖其上，环其西南为大壑，田陇高下，诸庐舍倚其东北尖峰下。又里许，登其栏曰郊岚村[④]，又名头水站，有水自东北脊间出，为都泥旁枝之上流，此"头"名所由起也。村人以酒食献，餐之，易骑行。西北一里半，有路逾北夹而去，乃导者由岐西出峰南。又半里，复易夫，始知其为小路就村也。又西一里，雷雨大至，俄倾而过。又西一里，登一堡，导者欲易骑，其人不从，只易夫而行。乃挟峰北转，越岭而下。又西南坠，共二里，渡一涧，又西北行一里，始与东来大道合。复西北逾岭三里，望北山石脊嵯峨，诸庐舍倚其上，而尚隔一壑。又西，大道西去，由岐北转，从北山下东向行，一里，上抵飘渺村。其村倚山半，南向，东有尖峰高插岭头，西有危崖斜骞冈上。村前平坠为壑，田陇盘错，自上望之，壑中诸陇皆四周环塍，高下旋叠，极似堆漆雕纹。盖自蛮王峰西渡脊而北，至此水皆西南入都泥，壑皆耕犁无隙，居人亦甚稠，所称巴坪哨，亦一方之沃壤也。是晚，雨后即霁甚。

二十六日　晨起，饭而候骑，命夫先担行；待久之，乃得骑。由西峰突崖下西向行，二里，逾岭西北下坞中。其坞东西开夹，中底甚平，东汇堰为塘，溯之西行，塘尽而成草洼。共西半里，有墟场在路隅，曰巴坪场。其西有深夹自西北来，为此东西夹上流，场乃挟右而转者。路度夹而西，复上岭，半里，逾脊西下，于是成南北夹。路转北行半里，夹仍东西转，路又西向半里，此夹中皆平底草蔓，似可为田。于是复西逾隘脊，其脊止高丈许，脊东即所行草壑，脊西则水溢成溪。随溪西行半里，渡，从北山下行，过一坳，有三四家倚之。又西半里，大路直西去，以就村觅夫故，又南由岐涉溪逾南坳，共一里，得村于南坞中，曰潭琐。居村颇盛，山转中环，又成一峒。又饭而候夫，久乃得之。下山半里，由西北峡出，即前西流之溪矣。由溪南西行半里，溪转而北，路亦随之。于是山开东西两界：东界山皆自东而西突，凡五六峰，西面皆平剖下坠，排列而北，若"五老"西向；西界山则土峰蜿蜒，与东界对列成峡，涧由其中北向去。从涧西循西山东麓北行半里，有小水东注于涧，渡之又北一里半，抵一岭，涧折而东去，路乃北逾岭。一里，则大路自东来合。又东一里，有涧亦东注，渡之北，又一里，有水一泓，在路侧树

根下石隙间，清冽殊异。又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峡中来，东出与石泓北流之水合，似透东北峡而去，路溯西北峡而入。其峡湾环，北自东序六寨之一。南来，是名羊角冲，为此中伏莽之徒所公行无惮处[5]。舆夫指路侧偃草，为数日前杀人之区，过之恻然。入峡一里，东眺已逼东界突山下。又北则突山既尽，其坞大开。东望一峰尖迥而起，中空如合掌，悬架于众峰之间，空明下透，其上合处仅徒杠之凑，千尺白云，东映危峰腋间，正如吴门匹练[6]，香炉瀑雪[7]，不复辨其为山为云也。自桂林来，所见穿山甚多，虽高下不一，内外交透，若此剜空环翠者，得未曾有。此地极粤西第一穷徼，亦得此第一奇胜，不负数日走磨牙吮血之区也。又北一里，有村悬西峰石坡上，曰东序村，乃六寨极南之首村也。缚舆换夫。东北二里，复换夫。西北逾一岭而下，共一里半，有场曰六寨场。转北而东又半里，有溪自东来，独木桥渡其北。一里，有石峰中悬两峡间，前有数十家倚之，是为六寨哨[8]。所称“六寨”者，南自东序，北抵六寨哨，中有寨六。缚舆换夫，从东峡北行一里，转而西入峡。其水东流，溯之入又一里余，大路直西逾隘，由岐西北就村半里，得浑村在北村下。头目韦姓出贴呈览，以忠勇免差者。余谕之送，其人出酒肉饷，以骑送余。其地北有崇崖，有洞，门西南向，高悬崖上；南有绝壁，有洞，门东北向，深透壁间。从小路下西坡，交大路而南，二里，抵南洞之前。循石壁西，又一里，转入南山峡中，东南入坞，有村曰银村。待夫久之，晚而缚舆，昏黑就道。西北循山出峡，转而西，共三里，宿于晚宛南村。

二十七日　晨起，不及饭，村人舆就即行。循西山而北，石壑中渐有水东自浑村西麓来，流而成溪。半里，渡溪北行，半里，有村在西山下，溪流环其前，村东向临之，为晚宛中村，其长又半里。路隔溪，随之北又一里，渡桥而西，饭于晚宛北村。换夫东渡桥，遂东北行一里半，逾东冈，有村在冈北悬阜上。又换夫，北下冈，渡一涧，复一里半，北上一冈，是为岜土音作“壁”。歹村，乃丹州极北之寨也。六寨北至岜歹，西至巴鹅，昔皆泗城州所属之地，去泗城远，故后为丹州所占。三年前上疏清界，当亦在其中。由此西去两日程，曰罗猴，为泗城东北境，都泥上流所经也。饭而换马，北下阜，过一涧，于是北上冈陇，渐逾坳而北，三上三下。坞中俱荒芜，无复耕塍，其水皆西南流，故知东北即大山之脊矣。共五里，为山界，土人指以为与贵州下司分界处，此不特南

丹北尽，实粤西西北尽处也[⑨]。

逾脊北下，水犹西南流。又从岭北再升一土岭，共一里，北出石山之隘，是为艰坪岭。石骨棱削，对峙为门，是为南北二水分界。北下一里，石路嶙峋，草木蒙密，马足跃石齿间，无可着蹄处，正伏莽者弄兵之窟，余得掉臂而过，亦幸矣哉！既下，西向行峡中，水似西流，而似无出处。一里，始复睹塍田。又西半里，转而北，峡中塍乃大辟。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坞，曰由夷村，是为下司东南第一村，亦贵省东南第一村也。南丹送骑及令箭牢子辞去[⑩]。待夫甚久，担先去，暮，骑至。西北二里至山寨，又逾岭涉涧，越数村，夜行八里而抵下司，俱闭户莫启。久之，得一家启户入，卧地无草，遍觅之，得薪一束，不饭而卧。

注释



①夹山关：即今关上，在南丹县北境。

②栏路村：今作拉六，在南丹县北境，铁路线稍东。

③芒场：今名同，在南丹县北境。

④郊岚村：今作者乐，在南丹县北隅。

⑤伏莽之徒：暗藏在山林中的盗匪。无惮（dàn但）：无所畏惧。

⑥匹（pǐ）：绸布等织物的量名，古代一匹长约四丈。练（liàn）：洁白的熟绢。

⑦香炉：庐山香炉峰。

⑧六寨哨：今仍称六寨，在南丹县北隅的公路旁。

⑨实粤西西北尽处也：杨本、陈本、乾隆本、四库全书本皆将三月二十七日记分载两处，此句下有"余粤西游亦止此"，其下内容则列入《黔游日记》首篇，且文字较详。

⑩令箭：古时军中用以传令的小旗，竿头为铁制的箭镞，故称令箭。

【今译】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阴云四面合拢，这天是立夏日。饭后等待派夫，很久不来，上午只得到四名，有两名还未来。我不能等下去，让两名挑行李，用两名扛轿子上路。出到街北，一直往北行走在山坞间，一里半，大溪向东北流去，路折向西北，翻越土岭。二里半，越过岭往西下走，有水流从东南流来，向北流去，渡水后往南行，在这里石峰重新出现，有的回绕拢来，有的紧逼侧立，高树密枝，蒙密荫蔽，幽深俏丽，此时中午太阳渐渐晴开，如同行走在绿色的帏幔之中。不久逆着

山峡往西进去，只听见水声潺潺，但林木浓密遮挡着辨不出它从哪里流出去，推想也必定是向东的水流，然而石头路十分宽大，不像在州东都是从草莽中行走了。共三里，有座石峰当中立在两面山峡之间，又高又尖超过群山，而两旁相夹的石壁反而狭小，益发觉得峥嵘。由它南边的夹谷穿过去，又登岭一里，向西南越过山脊，山脊南面就是下坠的深坑，也像岭北的山一样林木密蔽碧波沉浮了。由岭上往西沿北峰走，又越过山脊往西下行，共走一里多，由两山相夹的山谷中向西出来，叫夹山关。西边就有数家人依傍在北峰下，它后面陡削的山崖如屏风，前边是清新浓密的竹林，路从它下边走。忽然北山的山麓，石崖飞架，有小溪从西边流来，冲刷着石崖的石脚，向北流入石洞中。洞口向南，在浮空石崖东面村后的危崖之下，水从南面冲捣进洞，应当也是穿流过北山而后泄入南丹州下游的水流。由浮空石崖下溯细小的溪流往西行，那里面又有田地回绕在满壑谷之中，南麓又有个数十家人的村庄。又向西三里，越过土山下走，向西北又是一里，有水流从西南的土山峡中流来，往东抵达石崖下，转向北流去，路也渡过水流往北走。二里，水由东北的山坞中流去，由岔开的小道向西北爬升，冈阜高低不一，共四里，这才下岭。又向西南转入山坞中，是夷州村，时光已到下午了。煮饭吃后换了坐骑，由坞中沿细流往东北行。一里，涉过溪流，又走一里，越过山坳就转向西北，细流在山峡中，也向西北转。不久向北越过一个山峡，再往北上山，沿西山的半山腰行，共二里，峰头的石头路十分崎岖，山下峡中的水流也是自南往北流，又有一条从东面流来的小溪凑合到山下往北流去。又往北行越岭下走，就见峡中的积水非常深，猜想就是前边的水流转向西流了。渡过积水，顺山涧往北行，有堤横堵在山涧中，所以堤东的水达到马肚子了。共走一里，又有小溪自西面的土山峡中流来，合流后往东流去。从水流会合处仍渡到溪北岸，就见东面来的大路又来到此地相会，于是沿大路向西北上岭。一里，越过土山隘口，就见北面的石山屏风样矗立往东延去，路沿着南面一列土山往西北行。两列山之中又有田野，拓开成东西向的山坞，有小溪隔在其中，也是向东流去。又向西走二里多，山坞南面北山下都有村庄，瓦房很多，叫栏路村。大路一直往西向着山间缺口走去，从岔路向北渡过溪流，一里，越过北面的石山向北下山，转向西行半里，住宿在蜡北村。

二十五日　黎明，由蜡北村稍往西走重又向北走入山峡中，半里，越过小山脊往北下行，半里，抵达尖高峰下。此处另成一峒，有一二间茅屋靠在尖高峰下。走完峒后往东北行二里，有村庄在西山的山麓，叫肖村。又向北走半里，有山洞在西面小山的坑谷中，洞口朝向东南，外面一层十分宽敞，中间的洞壁如屏风，里面又辟有洞口非常深。路由东面的山崖上走，隔着山坞与山洞对面相望，藤条覆挂，洞中有水从洞口潺潺流出，洞前形成山涧，向南流后折向西流去。又往东北行半里，越过岭脊，十分险峻。东西两面的山峰全是石崖，只有此处岭脊是土的。越过岭脊向东北下走一里，又成一峒，叫街旁村。送行的人想要换夫换马，可居民不肯应差，强迫送行的人再往前走。于是向西北登岭，岭上下之处有许多背靠山崖沿着壑谷的房屋。一里，越过山岭下走后再上走，又往西北二里，再越到岭西转向北行，有个村庄在东山的半山腰，房屋非常多。沿着东山往北行二里，有座尖山竖立在东峰之上，非常尖锐，下边有瓦房，竹篱围墙环绕，不太像各地的村落。这里的西面有山高耸，胜过群峰，这才是向南下延到多灵山两江〔都泥江、龙江。〕分界的山脊，与所走的东峰相对夹成山坞。中间展开一个大壑谷，自南延向北，就是前边从栏路村往西走的大道，转而成为此处山坞了。坞中的土山之上，树丛郁郁葱葱，居民房屋鳞次栉比。与此村东西相对的村庄叫芒场，这是大道经过的地方；我由于驿站的马匹要到村中去换，所以走上这条小道。然而乡村农夫挨门挨户去请求替换，那些人都不肯应差，屡次前走屡次停下来，强迫他们又不肯走。正在无可奈何之时，适好有一个少年悬挂宝剑插着弓箭来到，催促他们快走，原来是南丹州的莫君派遣持令箭来送我的人，这才开始再向前走。又向北越过一座山岭，又向北一里，在壁坳村吃饭。数家人在东峰半山腰，村前排列着许多岩石，房屋建在其间，实在是首选的胜境，但当地人不知道它的优美之处。饭后，换的马匹到来但却没有马鞍，只好命令两个挑夫先挑担走，驿站的脚夫再去芒场找马鞍；很久仍找不到，只得砍竹子捆成轿子；轿子做成又等候派夫；又是很久马才到，已是下午了，于是向西行。这之前，壁坳村驿站的差夫说："西北方石山巍峨，山下有个村庄叫蛮王村，此峰也叫做蛮王峰。"于是望着它往西行，越过一座土阜往西下行，共走二里，有山涧自南往北流，越过山涧又向北上岭，越过两重土山，共一里，下到土山峡谷中，有小溪自北

流向南，溯小溪往北上行一里，直抵蛮王峰下。它最为高峻突兀并列高耸，西南的峰顶有块岩石弯曲而起，反转身体朝向北方，上方又竖直如像头颅，莫非就是所谓的"蛮王"的地方了吗？此时顾仆押挑夫担子在蛮王村，还隔着一条峡谷，呼唤我一直向西从大道走，他也从村中押着挑夫来。半里，与顾仆在山峰西面相会，于是转弯沿山峰西面的峡谷向北行。这个峡谷中有水流相汇，往北上走半里，峡谷中仍有田地，但水流已往北流注，这是北面延伸来的山脊，到蛮王峰后向西延伸再往南下延，耸峙为芒场西面的最高峰，以下延到多灵山，成为都泥江、金城江两条江流的分界。往北顺水流行半里，那水流向西流去，路向西北又走半里，越过岭后下半里，西南一列山十分广阔，北面一列石山的山脊自西延向东，有座尖峰竖立在山脊上，环绕在它的西南成为大壑谷，田亩高低错落，许多房屋依傍在它东北的尖峰下。又走一里左右，登上村中的竹楼叫郊岚村，又叫头水站，有水流自东北的山脊间流出，是都泥江支流的上游，这是起名叫"头"的缘由了。村里人拿酒食来敬献，吃了酒饭，换了坐骑上路。向西北一里半，有路穿越北面的峡谷而去，于是向导由岔道向西出到峰南。又走半里，再换脚夫，这才明白他们走小路是将就村子了。又往西一里，雷雨暴降，不一会儿就过去了。又向西一里，登上一处土堡，向导想换马，那里的人不听从，只换了夫上路。于是傍着山峰向北转，越过岭下走。又向西南下坠，共二里，渡过一涧，又往西北行一里，这才与东面来的大道会合。再西北越岭三里，望见北山石脊巍峨，许多房屋依傍在山上，但还隔着一个壑谷。又向西，大道往西去，由岔道向北转，从北山下向东行，一里，上走到飘渺村。此村靠在半山腰，面向南，东边有尖峰高插在岭头，西边有危崖斜举在冈上。村前平缓地陷为壑谷，田亩盘绕错落，从上边望过去，壑谷中众多的田地四周都环绕着田埂，高下旋绕层层叠叠的，极似漆雕堆出来的纹路。从蛮王峰西边越过山脊往北走，到此地水流都是往西南流入都泥江，壑谷中都耕犁得没有空隙，居民也非常稠密，是所称的巴坪哨，也是一片肥沃之地。这天晚上，雨后天气非常好。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饭后等候坐骑，命令脚夫先挑担走；等了很久，才得到坐骑。由西峰突起的山崖下向西行，二里，越岭向西北下到坞中。这个山坞拓展成东西向的峡谷，坞中底部十分平坦，东边筑坝积为水塘，溯水塘往西行，水塘完后变成长满草的洼地。共向西走半

里,有个墟场在路旁,叫巴坪场。它西面有条深深的峡谷自西北延来,是这个东西向峡谷的上游,墟场是傍着右边转过去的地方。路向西穿越峡谷,再上岭,半里,越过山脊往西下行,到这里成了南北向的峡谷。路转向北行半里,峡谷仍转为东南向,路又向西走半里,此处峡谷中都是长满草丛的平坦谷底,似乎可以垦为田地。于是又向西越过隘口的山脊,这个山脊只有一丈多高,山脊东面就是所走过的长草的壑谷,山脊西面就有水溢出来形成溪流。沿溪流往西行半里,渡溪,从北山下行,走过一个山坳,有三四家人依傍着它。又向西半里,大路一直向西去,因为就近到村中找脚夫的缘故,又向南由岔道涉过溪流越过南面的山坳,共一里,在南面山坞中找到一个村子,叫潭琐。村中居民十分多,山环绕着中间转过,又成了一峒。又吃了饭等候换夫,很久才得到。下山半里,由西北的峡中出去,就是前边往西流的溪流了。由溪流南岸往西行半里,溪水转向北去,路也顺流走。在这里山分开成东西两列:东面一列山都是自东往西突起,共有五六座山峰,西面都是平剖下坠,往北排列,好像五个老人面向西方;西面一列山则是蜿蜒的土峰,与东面一列山相对排列形成峡谷,山涧由其中向北流去。从山涧西边沿西山的东麓往北行半里,有条小溪向东注入山涧,渡过小溪又向北走一里半,抵达一座山岭,山涧折向东流去,路于是向北越岭。一里,就见大路从东面伸来。又向东一里,有条山涧也向东流注,渡到涧北,又走一里,有水一泓,在路旁树根下的石缝间,清澈甘冽特别奇异。又向北一里,又有水流自西北的峡中流来,流出东边与石缝间清泉往北流的水合流,似乎是穿过东北的山峡流去,路溯西北的山峡进去。这山峡山湾环绕,从北面的东序〔是六寨之一。〕往南延来,这里名叫羊角冲,这是歹徒肆无忌惮公然横行之处。轿夫指出路旁倒伏的草丛,是数天前杀人的地方,走过这里心中恻然哀伤。入峡走一里,往东眺望已逼近东面突立的山峰下。又向北走就见突立的山峰完后,山坞十分开阔。望见东方一座山峰又尖又高地耸起,中间空着如合起来的手掌,悬架在群峰之间,下面透出空中的亮光,它上边合拢之处仅如独木桥一样凑拢,千尺白云,映衬在东边危峰山腰之间,正如苏州的白绢,庐山香炉峰雪花飞溅的瀑布,不再辨得清哪是山哪是云了。自从桂林以来,见过的穿山很多,虽然高矮不一,内外相通,如此峰剜空翠色环绕的,未曾有过。此地是粤西极边界第一穷僻之地,也有此等第一奇

绝的胜景，不辜负几天来奔走在这磨牙吮血之地了。又向北一里，有个村庄高悬在西峰的石坡上，叫东序村，是六寨极南边的头一个村子。捆轿子换夫。往东北行二里，又换夫。向西北越过一道岭下走，共一里半，有个墟场叫六寨场。转向北后往东又走半里，有溪水自东面流来，从独木桥上渡到溪北。一里，有座石峰高悬在两面山峡的中间，前边有数十家人背靠着它，这是六寨哨。〔所称的“六寨”，南面起自东序，北边抵达六寨哨，中间有六个寨子。〕绑轿子换夫，从东面的峡中往北行一里，转向西走入山峡。峡中的水往东流，逆流深入又是一里多，大路一直往西穿过隘口，由岔路就村子往西北半里，在北村下找到浑村。姓韦的头目拿出帖子呈给我观看，是以忠勇免除差役的村子。我告知他相送，此人拿出酒肉来招待，派坐骑送我。此地北面有高大的山崖，有山洞，洞口面向西南，高悬在山崖上；南面有绝壁，有山洞，洞口朝向东北，深透进石壁间。从小路走下西面的山坡，与大路相交往南走，二里，抵达南面的山洞前边。沿着石壁向西走，又是一里，转入南面的山峡中，向东南走入山坞，有个村庄叫银村。等换夫等了很久，天晚了才捆轿子，在昏黑中上路。向西北沿着山走出峡谷，转向西，共走三里，住宿在晚宛南村。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来不及吃饭，村里人就捆好轿子立即动身。沿西山往北走，石山壑谷中渐渐有水从东面的浑村西麓流来，流成溪流。半里，渡过溪水往北行，半里，有村庄在西山下，溪流环绕在村前，村子向东临溪，是晚宛中村，村子长处又有半里。路隔着溪流，顺溪流又往北一里，过桥后往西走，在晚宛北村吃饭。换夫后向东过桥，于是往东北行一里半，越过东面的山冈，有村庄在冈北高悬的土阜上。又换夫，向北下冈，渡过一条山涧，再走一里半，向北上登一座山冈，这是岜〔土话读作“壁”。〕歹村，是南丹州极北边的寨子了。〔六寨北面到岜歹村，西边到巴鹅，从前都是泗城州所属的地方，离泗城州远，所以后来被南丹州占了。三年前上奏章清理边界，应当也在其中。〕由此往西去两天的路程，叫罗猴，是泗城州的东北境，是都泥江上游流经的地方。吃饭后换马，向北走下土阜，越过一条山涧，从此地起向北上登山冈土陇，慢慢越过山坳往北走，三次上走三次下山。山坞中全是一片荒芜的景象，不再有耕地，这里的水流全向西南流，因此知道东北就是大山的山脊了。共五里，是山界，当地人指认为是与贵州下司分界之

处，此地不仅是南丹州到了北边的尽头，实际是粤西西北境的尽头了。

越过山脊向北下走，水流仍往西南流。又从岭北再爬升一座土岭，共一里，向北走出石山的隘口，这是艰坪岭。岩石棱角分明似刀削一般，对峙成门，这里是南北两面水流的分界处。向北下走一里，石子路面嶙峋，草木浓密，马足腾跃在牙齿状的石块间，没有可以落蹄之处，正是拦路抢劫的匪徒摆弄兵器的巢穴，我得以擦肩而过，也是幸运了呀！下山后，向西行走在峡谷中，水流似乎往西流，但似乎没有流出去的地方。一里，这才重新见到田地。又向西半里，转向北，峡中的田野显得十分开阔。又向北一里，有村庄在西面的山坞中，叫由夷村，这是下司东南境的第一个村子，也是贵州省东南境的第一村了。南丹州送行的坐骑及持令箭的牢子告辞离开了。等派夫的时间非常长，担子先离开，天黑，马到了。向西北二里走到山寨，又越岭涉涧地越过数村，夜幕中行走八里后抵达下司，都关着门不肯开。很久，找到一家人开门进去，睡在地上没有草，遍处寻找，找到一束干柴，未吃饭便躺下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徐霞客游记全译 修订版 二
作者=朱惠荣等注
页数=1067
SS号=12426568
DX号=
出版日期=2008.09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